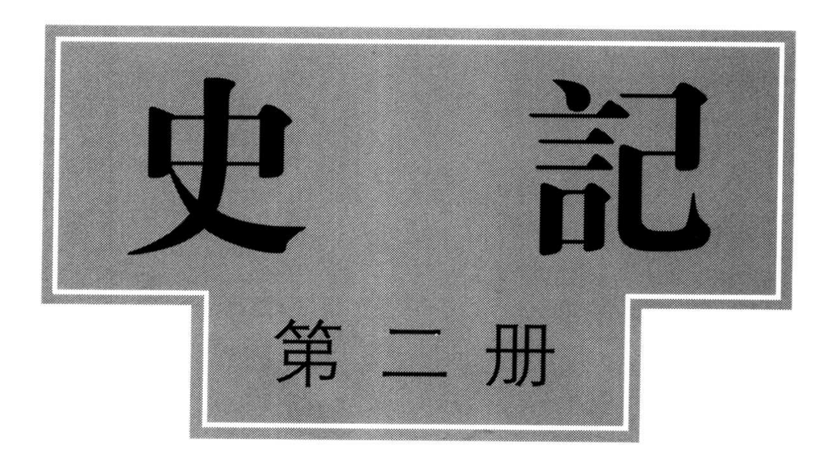


史記

第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史記

第二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安平秋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史記/安平秋分史主編 .一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2-5

I.史… II.安… III.①中國-古代史-紀傳體
②史記-譯文 IV.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596 號

二 十 四 史 全 譯

史　　記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安平秋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00 字數 2,49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2-5/K·75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史記》2 册　315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佘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衡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序

許嘉璐

一、爲什麽要把二十四史譯成現代漢語

中華民族自古重視自己的歷史。姑無論幾千年的史學傳統和分散在浩瀚文獻和文物中的歷史資料，單是記録民族歷史的骨幹——二十五部“正史”（即“二十四史”加《清史稿》），記録了從傳説中的三皇五帝直到1911年清皇朝覆滅的主要史實這一點，就是世界僅有的了。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與未嘗中斷的幾千年歷史記録相並行，中華民族的文化也一直延綿下來，形成特色鮮明、歷久長新的文化傳統，並且不斷吐故納新，發展豐富。這也是世界所僅有，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民族的現實過了今日就成了歷史。今日之中國是昨日之中國合乎歷史邏輯的延續。我們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自己的歷史中汲取國家興衰起伏的經驗和教訓，以爲振興中華的資糧；單就文化建設而言，也不但應該而且可以從中找到規律，以爲建設中華文化的資糧：今日之中華文化是昨日之中華文化的繼承和弘揚。昨日的歷史和文化存在於多種多樣的載體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世文獻。二十四史，就是傳世文獻中不能不重視的典籍。

我們正站在祖先的肩頭續寫着中華民族歷史的華章。這個時候最需要歷史的和文化的自覺。不認識、不尊重自己過去的民族，難以自覺地設計未來並爲之奮鬭不已；反之，像中華民族正在實現的偉大復興，力量源泉之一就是我們對自己的過去之優劣長短的清醒認識和分析。

要做到對過去與未來的清醒和自覺，就要讀史。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語言的發展和教育制度與内容的演變，現代社會的人們能够閲讀用古老的文言文所寫的史書的，已經寥寥。對於衆多對中華民族歷史有興趣的人來説，儘量準確的譯文不失爲門徑和橋梁。當然，要想進一步更細緻地體味原文、或做深入的研究，是不能依靠譯文的，但是有這種需要的畢竟不多，或者當有了這種需要

時應該已經具備了直接閱讀原著的能力。

中國要走向世界,就要讓世界瞭解中國,包括中國的過去。事實上,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對中國古代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現在世界各地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接觸過文言文的,即使有,也是極個别的,至於能够基本準確地領會史書原文,自如地運用其中的史料的,就更少了。史書的譯文可以讓所有掌握了現代漢語的外國讀者,利用這根"拐棍"間接地使用中國古代史書;如果將來有人想把這些史書譯爲外文,它也不失爲重要的參照。——我們想讓這部"全譯"同時成爲中國古史走嚮世界的中介。

正是爲了讓更多的中國人能够出入於"正史",而不僅僅從後人的史學論著中瞭解自己民族所走過的道路,同時爲對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有興趣的外國人提供方便,並且爲有朝一日把"正史"譯成外文準備些條件,我們決心把二十四史譯成現代漢語,取名爲《二十四史全譯》。作爲"二十五史"成員的《清史稿》,由於成稿倉促等原因,歷來爲史家所不滿,重修清史勢在必行(事實上這一工作 2002 年已經開始),所以把它翻譯出來意義不大,因而没有納入我們翻譯的範圍。

二、翻譯和出版過程

把二十四史全部翻譯成現代漢語,這是個很大的工程。全書 4000 多萬字,譯文則近 6000 萬字。篇幅大就是一個很大的困難。這個困難或許可以用延長翻譯和出版的時間來解決,但即使那樣也需要一批專職致力此事的隊伍,起碼參加者要具備專心致志、不務其他的條件(即所謂"脱産")。而這是個"民間項目",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同時,篇幅大也還並不是最大的困難,最難就難在如何保證譯文的質量。我們提出了"以直譯爲主"的原則,這就要求言文盡量對應。從理論上講,古今語言要完全"直譯",也就是嚴格地一一對應,是不可能的。因爲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着生活的演變而演變;某種社會和生活消逝了,反映那種社會和生活的詞匯一般來説也要退出全民語言的範圍;語言是交流(包括達情)的手段,不同社會的人,思與情是極爲細密的,常常言之不足就藉助於環境,把意和情放在言外。時隔千百年,要完全復原古人在一定社會生活環境下的意和情,充其量衹能盡力而爲而已。這樣,要做到盡可能接近古文原意,就不但需要更多的時間反復琢磨,還需要所有的譯者都具備較好的古今漢語和史學等等多方面的修養。當今的學者,術有專攻者不乏,而淵博旁通者蓋寡,彌補的辦法衹有廣詢能者,集思廣益,遇有問題反復研討。

雖説是史書,但是二十四史實際幾乎包含着古代的一切文體。不但在人物

傳記之外有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在散文主體中還録有駢文、詩詞、騷賦。這也是翻譯工作的難點所在。對於多數譯者，即使是熟篇，甚至引用或講授過多次的篇目，落筆時也覺其難。雖然我們在遇到這些文體時採取了通融的辦法，但是否能令讀者滿意尚未可知。

這項工作的難處還有非學術方面的。先後參加翻譯的，約逾200位教授、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來自七所大學的古籍研究所（名録見各分卷）。能够在本書中承擔任務的幾乎都是各所的業務骨幹，各有本單位下達的繁重科研任務，現在外加這項工作，又是分散進行，進度幾乎無法保證；參與者衆，風格各異，對"直譯"標準的理解和把握不同；連同原文上億字的校對、編輯加工，工作量之大，若非矢志弘揚中華文化的編輯出版者孰願爲之！篇幅既大，人員復多，周期過長，所需經費必夥；而國家百業正興，一時還不能顧及於此，從社會上籌集資金，復因企業投資文化事業的意識還要等待和培養，其事之難不言而喻。加之近年來先後出版了一些類似的譯作，雖然有的或號稱全譯實爲選譯，或自云精審實則草率，有些甚至難以卒讀，但既已立在購書者的書架上，市場也已縮小，這又增加了籌資的困難。

但是，種種困難如果和我們所認識到的這項事業的意義相較，應該説就算不得什麽了。關鍵在於堅持，在於找到志同道合者，在於各個方面相互理解，親密合作。

屈指計來，這個項目從啓動到付梓已經經過了13年。1992年，受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精神的感召，決心用這一項目爲精神文明建設、迎接文化建設高潮貢獻點力量。起初是和一家願意爲此做些奉獻的民營企業合作，開局是順利的。隨後，學者們的本職工作對完成譯稿的衝擊越來越大，交稿時間一拖再拖，更出乎意料的是投資者破産了，工作衹好停頓下來。一叠叠稿子壓在手裏，欠着譯者幾十萬元的稿酬，令人夜不能寐。過了兩年，終於遇到知音：江蘇省南通開發區南山投資有限公司楊冠三先生、北京北緯機電技術有限公司楊冠群先生、冠通期貨經紀有限公司楊冠平先生從事的行業雖與史學無涉，其公司也並非擁資若干億的巨企，但是當瞭解了《二十四史全譯》的意義後，便毅然決定投資支持；爲此他們共同出資組建了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從這時開始，各卷能否按照新的進度表交稿就成了關鍵。作爲主編，所着的急已非言辭所能形容；投資和出版者更是不堪忍受。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爲這個項目組織了幾十人審稿、校對、録入，投入數百萬元。顯然，譯者交稿向後拖延得越久，成本就越高，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用寢食不安、形容枯槁來形容主其事者、也是譯者和出資者之間的協調人孟繁華先生當時的景況恐怕是不爲過的。而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却從没有絲毫要停頓或退縮之意，出資者更是連一句

埋怨的話都没有。作爲譯者一方,我們固然爲十多年的心血得以問世而欣慰,同時也因看到了我國企業家中有這樣熱愛中華文化,並爲之盡力者而高興。這大概也是中華文化振興的高潮即將到來的徵兆之一吧,而南通南山投資有限公司等幾家則是先行者。

在没有親口吃梨子的時候,對梨子的味道不會有真切的感受。雖然事先已經想到這件事情不容易做,但絶對没有料到難到如此的程度。現在回想一大批編輯、録入人員坐等稿件,每天來電話詢問各卷進展時的情景,仍然要出些冷汗:對不起熱心的企業家和編輯者,又無力强使未做和未完的稿子一下子齊、清、定地來到我們面前。此時我纔懂得"不知深淺"這個詞組的深刻含義。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悔不當初"四個字不斷在腦中出現,却又不能説出,這種狀況或者就叫"苦不堪言"吧。

不過事情總算做完了。在我們急難的時候,西南師大、華中師大、廣州師院的先生們"拔'筆'相助",不但按時交稿,譯者、主編都異常認真負責。其情其意讓人永遠難忘。

所可告慰廣大讀者和投資出版者的是,所有參加翻譯工作的先生們,都是精益求精,不敢率意爲之。我們工作的流程是:先由顧問、主編副主編、分卷主編副主編共同擬訂工作規則、翻譯條例、古代職官、地名處理辦法、書寫格式;分工後請各分卷試譯,試譯稿由分卷主編審閲,修改後交主編再審,遴選出標準譯稿若干篇,印發給全體譯者參考。翻譯工作正式全面開始後,每篇都要經分卷主編審查,除原譯者修改外,最後由分卷主編定稿、簽字;分卷譯稿集中交"《二十四史全譯》辦公室"(設於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由工作人員按照齊、清、定的標準檢查,不合標準的退回補充修改;主編從稿件中隨機抽查,一查譯稿是否符合條例和格式,二查分卷主編是否審改過,三查譯稿質量。譯稿分批交出版編輯人員,首查是否齊、清、定,次查翻譯質量,遇有較多問題,退原翻譯單位修改;遇有普遍性問題,提出解決辦法請主編斟酌決定。

我們之所以制訂這樣複雜的工序,是因爲前面所説的翻譯之難。如果不讓每篇譯稿"過五關斬六將",就不敢出手,深恐玷污了古人,貽誤了當世。即使層層把關了,我們也不敢説在譯稿付印之前自己可以完全安心了。

我們在這裏不嫌繁復地寫下這部書翻譯和出版的始末,是因爲《二十四史全譯》的完成和出版,在古籍整理領域是一個不小的成果,也是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一次大膽的嘗試,其間的甘苦曲折應該記載下來,希望後人不再如此艱苦地工作;同時也是爲了請學術界和廣大讀者據此對我們進行指導和批評。

三、關於直譯與其他

古文的翻譯和外文的翻譯在某些方面很相近,例如同一本書由不同譯者譯出,可以是十分不同的樣子。除了個人的風格、理解的深淺和語言文字水平的不同外,還有見仁見智的問題。所以要找到一本讓所有的人都滿意的翻譯著作,是很難的,這也是同一本書可以有多種譯本的重要原因。我們爲了確保翻譯的質量,也爲了能方便讀者和原文對照,所以力求直譯。這樣,雖然譯文有的地方(例如文學色彩較濃的文章)可能不大順暢,但是因爲留給譯者的自由空間要小得多,因而在距離原文意思遠近方面也更"保險"一些,雖然可能又在另一方面冒更大的風險。

對所謂直譯,人們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我們提出的要求是:讓原文的字句基本上在譯文中落實,譯文中的字句在原文裏基本上能找得到根據。直譯並不等於譯文的語句和原文一對一,一詞不能加,一字不能減。自古訓詁家們註釋或翻譯文獻(例如"章句"之學)無不根據文意適當增減。所謂增,即由於古今語言和表達習慣的差異,翻譯時往往需要把古文中隱去或隱含的詞語也譯出來;所謂減,即把原文重復而譯文不很需要的詞語省去。但是這種增,又和訓詁之大忌"增字解經"不同:前者所增,是原文中本有而未顯,今則使之落實的;後者則是原無其意而譯/註者以己之意添上的。當然,這兩種情況,在實踐中往往難以區分,這也就是爲什麼歷史上的訓詁大家幾乎都難免增字解經之疵的緣故。這部《二十四史全譯》在力求直譯時,當然也避不開上述的矛盾,至於做得如何,則需要專家們和廣大讀者加以鑒定。

古代史書,處處出現大量地名、官名。這二者是隨時代而不斷變遷的,不但名稱屢易,一地所治、一官所司也變化萬千。翻譯不同於註釋,註釋可以用後代的地名、官名與原文相比照,如果用了後代的地名、官名來翻譯,必將似是而非,那對於翻譯工作來説就是失誤。因此我們一律採取徑用原名的辦法。這雖然可能讓一些讀者失望,但如果他們瞭解了其中的道理,恐怕是可以原諒譯者的。

四、我們的感謝

擔任本書顧問的是四位老前輩:原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主任周林,北京大學教授鄧廣銘、陰法魯,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兹全。這幾位先生都是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人,從來不擔任衹有虛名的職務。他們對《二十四史全譯》寄予厚望,不但有會必到,有意見就提,而且親自審閱、修改樣稿。

工作中輟，他們表示理解。他們對這部書的關心和支持，一直激勵着所有參與其事的人。作爲主編，真是難以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不幸的是，周林、鄧廣銘、陰法魯三位先生竟已先後作古。令人高興的是何先生還很健康，但也九十高齡了。——十三年的光陰哪！

任何一本書的出版，在作者看來，交了稿，此後就是出版單位的事了。雖然可能也知道録入、校對等等工序繁雜，但對其艱難未必都有深切的體會。這部《二十四史全譯》的出版過程給許多參與翻譯的專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不能按時交稿給出版者增加的困難這裏不必重復，由於譯者衆多，難免水平參差；篇幅巨大，譯時或有遺誤，於是編輯們在收到稿子之後，復核版本、審查譯文、斟酌商改、統一體例、多次校對，而每一次的改動既要商諸譯者，又要麻煩録者，直到出了膠片纔可以稍稍鬆口氣。責編們都是既有古文造詣，又有經驗的老編輯，其工作態度可以用一絲不苟來形容，譯文的毛病很難逃過他們的眼睛。他們實際上起到了“專職副主編”的作用。如果這部書還能讓讀者基本滿意的話，應該説，有一半的功勞是他們的。我們在這裏代表所有的譯者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並且希望讀者在閲讀這部書時能體會到並記得他們的辛勞與認真。

2003年7月15日於
日讀一卷書屋　許嘉璐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畝”、“畆”、“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禮）
辯（誩詧詧）　蓋（葢）　務（務矜）　善（譱）
飆（飈飈）　剛（罰）　料（析）　觴（醻）
餅（餅）　詬（訽）　躪（躝）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侯）　裸（羸）　鎖（鏁）
齜（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櫛欜櫜）
欸（欵）　悸（痵）　秣（餗）　蜿（蜿）
垂（𠂹垩）　奸（姧）　粹（粹）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轆（轆）　旆（旆）　誤（悞）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秸）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潊）
登（登）　躕（躕躕）　撇（撆）　璇（琁）
鐙（鞏）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䙅）
斗（鬭）　絶（𢇍）　煢（焭）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閶）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髠）　紝（紝）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擸）　孺（孺）　禹（𢍍）
蜂（𧒂）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𧛟)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笫”一詞,據文意“笫”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巳”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史記》全譯出版説明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司馬遷撰。《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其時間斷限,上自傳説中的黄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約爲三千年。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多字。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約卒於漢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的太史令,深諳歷史,通曉天文地理、諸子百家,在這種家學環境熏陶下,司馬遷十歲時就能誦讀《左傳》、《國語》、《世本》等古籍。後來他又嚮古文大師孔安國學習《尚書》,嚮今文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知識,掌握了先秦諸子的思想精髓。二十歲以後,司馬遷到全國各地遊歷考察,尋訪文化遺跡,瞭解民情風俗,增加了豐富的知識積累。數年後回長安,仕爲郎中。元封三年(前108年)襲其父職任太史令(趙翼《二十二史札記》:"父卒三年,遷爲太史令")。

關於《史記》動筆於何年,諸説頗有不同。從《史記·太史公自序》可以看出,司馬遷到太史令任後,便"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查閲記録朝廷藏書、資料),説明已經開始着手撰寫工作。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上大夫壺遂圍繞可否撰寫史書一事進行了辯論,他對於壺遂指責其撰寫史書目的何在一説,大不以爲然,"於是論次其文"。表明他的撰寫工作繼續進行。隨之而來的不幸,是天漢二年(前99年),司馬遷爲李陵敗降匈奴的事辨解而觸怒了漢武帝,被處以腐刑,關進監獄。爲了完成這部"草創未半"(《報任安書》)的著作,他忍辱負重,堅持寫作近二十年,征和二年(前91年),終於完成了這部千古絶唱的《史記》。

《史記》是中國二千年來最偉大的歷史著作,開創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從學術上來看,首先,他開創了史書編撰的全新領域。漢以前的史書,多爲編年體,敍事簡約,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很難考察其前因後果。司馬遷的紀傳體史書,從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裁入手,因人、因事、因時而採取不同的體裁表述,全方位地描繪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使繁複的内容系統化、條理化,清晰而生動。

本紀,以帝王事業爲綱,以編年的形式,記載各個時期的國家大事,具有系統的編年大事記的框架。

表,採用表格的形式,概括排列各歷史時期的大事。全書十表,分爲世表、年表、月表三種,把歷代相傳的世系、先秦時期列國之間的關係、重要職官的更替沿襲等事項,排列得條理分明。

書,記載典章制度、自然法則的形成、實施和歷史沿革。對禮樂、天文、曆法、經濟、水利、文化等内容,予以系統的記述。

世家,記載諸侯、勛貴以及特殊人物的歷史。其中把先秦以來主要王侯外戚世族的興衰,寫成不同的國别史。

列傳,記載各個時代不同類型人物的歷史。以描述各種人物活動的專傳爲主,如《孟嘗君列傳》、《魏公子列傳》。對有些彼此相關的人物,則寫成合傳,如《廉頗藺相如列傳》。對於人或事相類、相同者,則寫成類傳,如《循吏列傳》、《游俠列傳》。同時也對當時疆域内外的其他民族活動有所記述,如《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

其次,《史記》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兩漢以前,没有一部史書稱得上通史。漢大一統局面的建立和相對穩定的持續發展,豐富的典籍得以集中使用,大量的調查采風得以進行,使史學家具備了收集整理大量史料的條件,成爲産生《史記》這種歷史巨著的必然條件。《史記》以貫穿前後約三千年社會發展史爲中心,其内容包括疆域劃分、國家民族、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是爲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歷史、自然科學、經濟文化的重要史料。

第三,《史記》的語言通俗流暢,文筆生動優美,言人狀物,栩栩如生,不僅是優秀的歷史作品,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其語言藝術成爲歷代古文家景仰的旗幟,對我國二千多年的文學創作産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特别是列傳中許多膾炙人口的篇章,開創了傳記文學之先河。

《史記》的紀傳體通史體例創立後,歷代相沿不衰。清代學者趙翼説:"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其後歷代的廿三部正史,都以紀傳體寫成,便是例證。

從思想意義上看,司馬遷秉筆直書,不虚美、不隱惡的實事求是的撰史態度,成爲後世史學家治學、撰史的道德楷模。他對底層人物給予深切關注,對過去史書中很少記載的農民領袖或下層人物給予很高的評價,肯定他們在改變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如他把陳涉放在"世家"系列中;在《貨殖列傳》中,記載了小商販、礦場業主、手工業者發家致富的歷程,對他們於社會經濟所起的能動作用,也都有所描述。這種高瞻遠矚的社會進步思想,在上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特别是諸代史傳中,可以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史記》集中表現了司馬遷樸素的唯物論思想和進步的歷史觀。如對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及陰陽五行、神仙方士的種種邪説,都有所揭露與諷刺。司馬遷高度重視經濟發展對國家興衰、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他的《平準書》、《貨殖列傳》,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經濟史資料,體現出深刻的經濟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發表自己的觀點,評論歷代君王的是非功過,都顯示出他的史學思想的光彩。

《史記》的不足之處主要表現爲:一、在某些史實上有失誤。如周代傳年 800 年,可是司馬遷處理得十分簡略,而且世系年代還出現了重大失誤。另如對漢武帝的評價過於簡略,以及明明知道伯夷的生平始末不可信,但却把他寫成感情動人的篇章等等。清人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作了考證説明。二、爲了説明道理而顛倒事實的時間順序。如故意將吕不韋和韓非的著書放在被"遷"、被"囚"之前,顯然是爲了説理的需要,對時間進行了人爲的調整。三、體例不一致,有些文字未經推敲,造成前後矛盾。如大部份"太史公曰"很簡略,而《秦始皇本紀》後的太史公曰却幾乎全文録用賈誼的文章,顯得與全書頗不協調。不少語言還有前後矛盾的情況,如《史記》對商鞅是贊譽很多的,而在《商君列傳》後的太史公曰,却將

商鞅定位爲天資聰穎爲人刻薄。四、有的傳記是爲了表明自己的觀點而設立的。

關於《史記》的註本,最有名的是"三家註",即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北宋以後,開始有人將其拆散統一附於《史記》正文之下。現有最早的三家註合刻本是南宋慶元年間的黄善夫本,此本後收入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先生主持校勘、輯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

現在較爲流行的版本,還有明嘉靖、萬曆年間南北監所刻的《廿一史》、明末毛晉汲古閣所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官刻的《二十四史》、清同治年間金陵書局本及 1959 年中華書局的點校本。

本書以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作爲底本,同時吸收武英殿本及中華書局點校本等的長處。採用文白對照的體例,譯文力求準確、流暢、優美。捨去原書所附註釋。另外,本書根據各本對原書所作校訂也不再另行作註説明。

對於《史記》原文中存在的異體字,則根據原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審定的異體字整理表及有關規定,作出統一處理。對某些特殊的,古今字義不同的異體字,則予以適當保留。對《史記》原文中出現的避諱字,採取分别對待的原則。如常見的如唐人爲避名諱改"民"爲"人",改"虎"爲"獸"等等,因早已司空見慣,就不再修改,衹在譯文中改回。對抄寫刻板造成的錯字、殘字,也都一律改正。

《史記》全譯主编:安平秋。譯者:楊海峥、曹亦冰、王志平、郭濤。

史記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史記卷五十二

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吕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勳計，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吕太后喜，乃得辭就國。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稱制，天下事皆决於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吕台爲吕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吕王奉邑。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吕太后封爲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

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吕爲三王，擅權用事。

朱虚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虚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

齊悼惠王劉肥，是高祖的長庶子。他的母親是與高祖私通的女子，姓曹。高祖六年，立劉肥爲齊王，食邑七十座城邑，百姓中凡是能説齊語的都歸屬齊王。

齊王是孝惠帝的兄長。孝惠帝二年，齊王入京朝見皇帝。惠帝與齊王宴飲，他們以平等的禮節相待就像一般人家兄弟似的。吕太后惱怒，要誅殺齊王。齊王恐懼不能逃脱，就采用他的内史勳的計策，獻出城陽郡用來作爲魯元公主的封地。吕太后高興了，齊王纔得以辭别回國。

悼惠王在位十三年，是在惠帝六年去世的。他的兒子劉襄即位，這就是齊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去世，吕太后執掌朝政，天下大事都由高后决斷。二年，高后立她兄長之子酈侯吕台爲吕王，割齊國的濟南郡爲吕王的封地。

哀王三年，他弟弟劉章進宫值宿保衛漢王室，吕太后封他爲朱虚侯，把吕禄的女兒嫁給他爲妻。四年後，封劉章的弟弟興居爲東牟侯，都在長安擔任宿衛。

哀王八年，高后分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此後第二年，趙王劉友入朝，被幽禁而死在他的府邸。三個趙王先後都被廢黜。高后立諸位吕氏爲燕王、趙王、梁王，擅權當政。

朱虚侯劉章二十歲時，有氣力，因劉氏得不到職位而憤慨不平。他曾經入宫侍奉高后宴飲，高后命朱虚侯劉章爲酒吏。劉章自己請求説：

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吕后默然。頃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吕憚朱虚侯，雖大臣皆依朱虚侯，劉氏爲益强。

“我是將軍的後代，請允許我用軍法行酒令吧。”高后說：“可以。”酒興正濃，劉章進酒并以歌舞助興。過了一會兒說：“請讓我爲太后唱耕田歌吧。”高后把他當作小孩子一樣看待，笑着說：“想來倒是你父親曉得耕田的事。你生下來就是王子，怎麽知道耕田的事呢?”劉章說：“我知道耕田的事情。”太后說：“試試看你給我說説耕田的事。”劉章說：“深耕密種，留苗要疏；不是同種苗，要拔除去掉。”吕后默默無言。過了一會兒，吕氏族中有一人喝醉酒，逃離酒宴，劉章追趕他，拔劍把他斬首就回來了，向太后報告說：“有逃離酒宴一人，我謹行軍法斬了他。”太后左右大臣都非常驚愕。太后已經允許他按軍法行酒令，没有怪罪他。因此停止了酒宴。從此之後，諸吕氏都畏懼朱虚侯，即使是同朝大臣，也都依仗朱虚侯，劉氏的勢力逐漸强大。

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吕禄爲上將軍，吕王産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虚侯章以吕禄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虚侯、東牟侯爲内應，以誅諸吕，因立齊王爲帝。

此後第二年，高后去世。趙王吕禄爲上將軍，吕王吕産爲相國，都居住在長安城中，聚集軍隊威懾大臣，準備作亂。朱虚侯劉章因爲娶吕禄女兒爲妻，他知曉吕氏的陰謀，於是派人偷偷地出長安報告他的兄長齊王，準備讓他發兵西去，朱虚侯、東牟侯做内應，藉此誅滅諸吕氏，乘勢立齊王爲皇帝。

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宫。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宫。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内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吕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

齊王聽說此計後，就與他的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暗中謀劃發兵。齊國相召平聽説此事，就發兵包圍王宫。魏勃欺騙召平說：“大王想發兵，可是没有漢朝虎符作爲驗證。而您包圍王宫，這本來是好事。請求讓我爲您率兵擔任保衛王宫的任務吧。”召平相信了他，就派魏勃率兵包圍王宫。魏勃已經統率了軍隊，竟派兵包圍了相府。召平說：“唉！道家的話‘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説的就是對。”於是自殺。這時齊王以駟鈞作相國，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内史，發動全國所有軍隊。齊王派祝午東去欺騙琅邪王說：“吕氏作亂，齊王發兵打算西去討伐他們。齊王自認爲是小孩子，年紀小，不懂軍隊作戰的事情，願意把國家委托給大王。大王自打高帝時就是將軍，熟悉軍隊作戰的事情。齊王不敢離開軍隊，派我前來恭請大王駕臨臨菑，會見齊

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乃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

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説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决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

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産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

王謀劃起兵事宜，并請率領齊軍西去平定關中之亂。”琅邪王相信他，認爲是對的，就乘馬飛馳去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乘機扣留琅邪王，派祝午全部調出琅邪國的軍隊并且統率了他的軍隊。

琅邪王劉澤已經知道自己受了欺騙，不能够返回封國，就勸導齊王説：“齊悼惠王是高皇帝的長子，推本求源説來，大王是高皇帝的嫡長孫，應當即位。如今諸位大臣猶豫還没有確定即位的人，我劉澤在劉氏宗族中最爲年長，大臣們本來就等待我决定呢。現在大王留我在這裏也没有用，不如派我入關商議迎立大事。”齊王認爲他説得對，就準備了許多車輛送琅邪王。

琅邪王走後，齊王於是發兵西去攻打呂國的濟南。這時齊哀王送給諸侯王書信説：“高帝平定天下，封劉氏子弟爲王，悼惠王封在齊國。悼惠王去世，惠帝派留侯張良立我爲齊王。惠帝去世，高后執政，年事已高，聽憑諸呂擅自廢黜高帝所封的王，又殺死三個趙王，滅亡梁國、燕國、趙國，來封諸呂爲王，分齊國爲四個小國。忠臣進諫，主上被惑亂而不聽從。現在高后去世，皇帝年幼，不能治理天下，一定要依靠大臣諸侯。如今諸呂又擅自高居尊官，聚集兵力耀武揚威，脅迫列侯忠臣，假傳聖旨，號令天下，劉氏宗廟因此有危機。現在我率軍進入國都，誅殺那些不應當爲王的人。”

朝廷聽説齊國發兵西來，相國呂産於是派遣大將軍灌嬰東去抗擊齊兵。灌嬰到達滎陽，就謀劃説：“諸呂掌握兵權占居關中，想危害劉氏自立爲帝。我如今打敗齊兵回去報告，這是增加呂氏篡位的資本。”於是他就屯兵滎陽，派使者告訴齊王及諸侯，與他們聯合，來等待呂氏叛變，共同誅滅他們。齊王聽説，就西取齊國原來的濟南郡，也屯兵在齊國西邊的邊界上以等待舉行盟約。

呂禄、呂産欲作亂關中，朱虚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虚侯首先斬呂産，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

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

呂禄、呂産想在關中作亂，朱虚侯與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人誅殺了他們。朱虚侯首先斬殺了呂産，於是太尉周勃等人纔得以全部誅滅呂氏宗族。琅邪王也從齊國趕到長安。

大臣們商議想擁立齊王，琅邪王及一些大臣

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虚侯以誅吕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說："齊王的母親家是駟鈞，驕橫暴戾，就像戴着帽子的老虎。剛剛因爲吕氏的緣故幾乎禍亂天下，如今再立齊王，這是想再出現一個吕氏嗎！代王的母親家薄氏，是德高望重的君子，而且代王又是高帝的親生兒子，今天還活在世上，又最爲年長。以高帝親生之子即位則順理成章，用善人做國君而大臣們都將放心安定。"於是大臣們謀劃迎立代王，派朱虚侯把誅滅吕氏的事情告訴齊王，令他退兵。

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吕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

灌嬰在滎陽，聽説魏勃原本是教唆齊王謀反，在誅滅吕氏後，讓齊王退兵，就派使者召來魏勃并責問他。魏勃説："失火的家裏，哪有閑功夫先告訴家長而後再救火呢！"因此他退後站立，兩腿戰栗，恐懼得不能説出話，終於没説出别的話。灌將軍看了好一會兒而後笑着説："人們都説魏勃勇敢，不過是個狂妄平庸之輩，會有什麽作爲呢！"於是罷免了魏勃的職務而没有治他的罪。魏勃父親因爲善於彈琴見過秦始皇帝。等到魏勃年少時，想求見齊相曹參，家貧没有錢財自己去打通關係，就常常獨自一人天不亮就到齊國相舍人門外掃地。齊國相的舍人很奇怪，以爲是怪物，就偷偷地觀察，結果得到了魏勃。魏勃説："希望見到相君，没有什麽辦法，所以替您打掃，想藉此得以求見。"於是這位舍人就把魏勃引見給齊相曹參，曹參就用他做了自己的舍人。一次替曹參駕車，談論一些事情，曹參認爲魏勃很有才德，就報告給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魏勃，就拜他爲内史。當初，悼惠王得到了自己任命二千石官吏的權力。等到悼惠王去世，哀王即位，魏勃當權，權勢比齊相還大。

王既罷兵歸，代王來，是爲孝文帝。

齊王已經罷兵回歸封國，而代王到長安即位，這就是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虚侯、東牟侯各二千户。

孝文帝元年，把高后當權時所割走齊國的城陽、琅邪、濟南郡又還給齊國，改封琅邪王爲燕王，增加封給朱虚侯、東牟侯各二千户。

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則立，是爲文王。

這年，齊哀王去世，太子劉則即位，這就是文王。

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

齊文王元年，漢王朝割齊國的城陽郡立朱虚

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

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

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

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

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别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

齊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吴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吴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

侯爲城陽王，割齊國的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

齊文王二年，濟北王反叛，漢王朝誅殺他，把封地歸入漢王朝。

過了兩年，孝文帝封齊悼惠王的兒子罷軍等七人全都爲列侯。

齊文王在位十四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廢除，封地歸入漢王朝。

過了一年，孝文帝分割齊國的土地使原來所封的悼惠王的幾個兒子爲王，齊孝王將閭因爲是悼惠王的兒子，原封爲楊虛侯，這時改封爲齊王。原先封在齊國别的郡的齊悼惠王的兒子全都改封爲王，這就是：兒子劉志封爲濟北王，兒子劉辟光封爲濟南王，兒子劉賢封爲菑川王，兒子劉卬封爲膠西王，兒子劉雄渠封爲膠東王，加上城陽王和齊王，一共是七王。

齊孝王十一年，吴王劉濞、楚王劉戊謀反，發兵西去，通告諸侯説："要誅殺漢王朝的賊臣鼂錯以便安定劉氏宗廟。"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都擅自發兵響應吴王、楚王。他們想與齊王聯合，齊孝王猶豫，守衛自己的城池而不聽從，三國軍隊共同包圍齊國。齊王派路中大夫去稟告天子。天子又命令路中大夫返回報告齊王："好好堅守城池，我的大軍現在已經打敗吴、楚的叛軍了。"路中大夫趕到齊國時，三國軍隊把臨菑包圍了好幾層，無法入内。三國將領劫持并與路中大夫盟約，説："你反過來説漢王朝已被打敗了，齊國趕快投降三國吧，否則將要屠城了。"路中大夫已經答應他們，來到城下，望見齊王，説："漢王朝已經發兵百萬，派太尉周亞夫擊破了吴、楚叛軍，正在領兵來救齊國，齊國一定要堅守，不要投降！"三國將領誅殺了路中大夫。

齊國開始被圍困危急時，暗中與三國通話商議過，而盟約還没有立成，這時聽説路中大夫從漢王朝來，齊王高興了，齊國大臣們就又勸説齊王不要投降三國。没過多久，漢將欒布、平陽侯等率軍來到齊國，擊敗三國軍隊，解除對齊國的圍困。叛亂平定後，漢王朝又聽説齊國當初與三

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

國有謀劃，就要移兵攻打齊國。齊孝王害怕了，就飲毒藥自殺了。景帝聽説了，認爲齊王是最好的，因爲被脅迫劫持纔與三國通謀，不是他的罪過，就立孝王的太子劉壽爲齊王，這就是懿王，接續齊國後嗣。膠西王、膠東王、濟南王、菑川王全都被誅滅，封地全部歸入漢王朝。改封濟北王爲菑川王。齊懿王在位二十二年去世，兒子次景即位，這就是厲王。

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宫，正其後宫，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

齊厲王，他的母親是紀太后。太后把她弟弟紀氏的女兒嫁給厲王爲后。厲王不愛紀氏女子。太后打算讓紀氏家族世代在王宫寵貴，就讓她的長女紀翁主進入王宫，整頓後宫，不讓其他妃嬪接近齊厲王，想使厲王喜愛紀氏女。厲王就與他的姐姐紀翁主通奸。

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宫。"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宫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宫！"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潯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

齊國有個宦官名叫徐甲，入宫侍奉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叫脩成君，脩成君不是劉氏所出，太后可憐她。脩成君有個女兒名娥，太后想將她嫁給諸侯，宦官徐甲就請求出使齊國，一定使齊王上書請求娶娥。皇太后高興，就派徐甲到齊國。這時齊國人主父偃知曉徐甲到齊國是爲了齊王娶王后的事情，也因此對徐甲説："事情辦成了，希望您説我主父偃的女兒願意充王後宫。"徐甲到了齊國以後，就透露此事。紀太后大怒，説："國王有王后，後宫嬪妃已齊備。徐甲是齊國的一個貧民，困難時纔做了宦官，入京事奉漢皇室，没有做出任何有益的事情，就想禍亂我齊王家！而且主父偃又算個什麽東西？也想把他的女兒充入齊王後宫！"徐甲十分狼狽，回京報告皇太后説："齊王已經願意娶娥，然而有一個害處，恐怕像燕王一樣。"燕王，就是與他的女兒姐妹們通奸，新近論罪處死，封國被滅，所以徐甲用燕王的事情感悟太后。太后説："不要再提把娥嫁給齊王的事情了。"事情逐漸傳到天子耳中。主父偃由此也與齊國有了怨恨。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吕太后時齊欲反，吴楚

主父偃正受天子的寵信，專斷政事，乘機進言説："齊國臨菑有十萬户，商業税收每日千金，人多殷富，超過了長安，不是天子的親弟愛子不能到那裏當王。如今齊王與皇族更加疏遠了。"他就慫恿説："吕太后在世時齊國想反叛，

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宫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絶無後。

吴、楚反叛時孝王幾乎叛亂。如今聽説齊王與他的姐姐通奸。"這時天子就拜主父偃爲齊國相，并且讓他追究這件事。主父偃到了齊國後，就急於審問齊王後宫宦官中幫助齊王和姐姐翁主私通的人，讓他們在供辭和證據上都牽涉到齊王。齊王年少，恐怕罪大被官吏逮捕誅殺，就飲毒藥自殺了。他的子嗣斷絶没有後代。

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

這時趙王害怕主父偃一出任齊相就廢除了齊國，擔心他逐漸疏遠劉氏骨肉，就上書説主父偃接受賄賂以及因爲私怨顛倒是非等罪過。天子也在不久就囚禁了主父偃。公孫弘説："齊王因憂愁而死没有後代，封國歸入漢王朝，不誅殺主父偃無法平復和滿足天下百姓的憤恨之心。"漢王朝於是殺死了主父偃。

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

齊厲王在位五年死去，没有後代，封國被漢王朝收回。

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爲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

齊悼惠王的後代還有二國，這就是城陽國和菑川國。菑川的土地邊界與齊國相鄰。天子可憐齊國，因爲悼惠王的墳墓陵園在郡内，於是就割臨菑東面環繞悼惠王墓園的城邑全都給了菑川國，以供奉悼惠王的祭祀。

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虚侯與大臣共誅諸吕，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吕王産於未央宫。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

城陽景王劉章，是齊悼惠王的兒子，由於朱虚侯與大臣們共同誅滅諸吕宗族，城陽景王劉章親自在未央宫首先斬了相國吕王吕産。孝文帝即位後，加封劉章二千户，賞賜黄金千斤。孝文帝二年，以齊國的城陽郡立劉章爲城陽王。劉章在位二年去世，兒子劉喜即位，這就是齊共王。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爲頃王。

共王八年，改封爲淮南王。四年後，又回來做城陽王。先後在位一共三十三年去世，兒子劉延即位，這就是頃王。

頃王二十六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頃王即位二十六年去世，兒子劉義即位，這就是敬王。敬王即位九年去世，兒子劉武即位，這就是惠王。惠王即位十一年去世，兒子劉順即位，這就是荒王。荒王即位四十六年去世，兒子劉恢即位，這就是戴王。戴王即位八年去世，兒子劉景即位，直到建始三年，劉景十五歲去世。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吕，功少。及文帝從

濟北王興居是齊悼惠王的兒子，以東牟侯的身份幫助大臣誅滅諸吕，功勞不大。等到文帝從

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

代國來長安，興居説："請讓我和太僕夏侯嬰一起入宮清理宮室。"廢黜少帝劉弘，共同與大臣們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吕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

孝文帝二年，以齊國的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一同即王位。濟北王即位二年，反叛。開始大臣們誅殺吕氏時，朱虛侯功勞尤其大，漢王朝答應把趙國的全部土地都賞給朱虛侯，封他爲王，把梁國的全部土地賞給東牟侯，封他爲王。等到孝文帝即位，聽説朱虛侯、東牟侯當初想立齊王爲皇帝，所以就削減了他們的功勞。等到文帝二年，封諸子爲王，就分割齊國的兩個郡封劉章、興居爲王。劉章、興居自以爲失去了原來答應封他們的爵位，奪走了他們的功勞。劉章死了，興居聽説匈奴大舉入侵漢王朝，漢王朝派出很多軍隊，派丞相灌嬰抗擊匈奴，文帝親自駕臨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親自出馬抗擊胡人，他就在濟北發兵造反。天子聽説，止住了丞相并撤回已經派出的軍隊，都回歸長安。派棘蒲侯柴將軍擊破并俘虜濟北王，濟北王自殺，封地歸入漢王朝，改爲郡。

後十三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吴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吴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過了十三年，文帝十六年，又封齊悼惠王的兒子安都侯劉志爲濟北王。十一年後，吴、楚反叛時，劉志堅守城池，不與諸侯合謀。吴、楚的叛軍被平定後，改封劉志爲菑川王。

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吴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爲郡，地入于漢。

濟南王劉辟光，是齊悼惠王的兒子，孝文帝十六年，劉辟光由勒侯身份晋封爲濟南王。過了十一年，與吴、楚一起反叛。漢王朝擊敗叛軍，殺死劉辟光，改濟南爲郡，封地歸入漢王朝。

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吴楚反，漢擊破，殺賢。

菑川王劉賢，是齊悼惠王的兒子，文帝十六年，劉賢由武城侯晋封爲菑川王。十一年後，劉賢參與吴、楚反叛，漢王朝擊敗了他們，殺死劉賢。

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爲懿王。子建代立，是爲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爲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爲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

天子因而改封濟北王劉志爲菑川王。劉志也是齊悼惠王的兒子，由安都侯晋封爲濟北王。菑川王反叛，斷絶無後，就改封濟北王爲菑川王。先後在位三十五年去世，謚號爲懿王。兒子劉建即位，這就是靖王。劉建在位二十年去世，兒子劉遺即位，這就是頃王。頃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兒子終古即位，這就是思王。思王在位二十

立，是爲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

八年去世，兒子劉尚即位，這就是孝王。孝王在位五年去世，兒子劉橫即位，到了成帝建始三年，劉橫十一歲去世。

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吴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膠西王劉卬，是齊悼惠王的兒子，文帝十六年由昌平侯晋封爲膠西王。十一年後，參與吴、楚反叛。漢王朝擊敗他們，殺死劉卬，封地歸入漢王朝，於是改爲膠西郡。

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吴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膠東王劉雄渠，是齊悼惠王的兒子，文帝十六年，由白石侯晋封爲膠東王。十一年後，他參與吴、楚反叛，漢王朝擊敗了叛軍，殺死劉雄渠，封地歸入漢王朝，改爲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太史公曰：諸侯中的大國没有超過齊悼惠王的。由於天下剛剛平定，劉氏子弟少，漢天子感慨秦王朝没有封給宗親尺寸土地，因此劉氏皇帝大封同姓，來鎮撫萬民之心。等到以後出現分裂，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

史記卷五十三

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

相國蕭何，沛縣豐邑人。因爲他通曉法律，辦事公平，無人能比，曾經擔任沛縣的功曹掾。

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高祖劉邦還是平民百姓的時候，蕭何多次憑藉官吏的職權救護高祖。高祖做了亭長，蕭何常常幫助他。高祖作爲一名小官吏要到咸陽服役，其他官吏都奉送他三百錢，衹有蕭何送給他五百錢。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秦朝御史奉命督察郡政，蕭何跟着他辦事，常常做得井井有條。蕭何被任命爲泗水卒史，公務考核中名居第一。秦御史想回朝進言徵調蕭何，蕭何堅决辭謝，纔没被徵調走。

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争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戹塞，户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等到高祖劉邦起事自稱沛公時，蕭何做他的縣丞，常常督辦各種公務。沛公到達咸陽，將領們都争先恐後地奔向金帛財物的府庫瓜分東西，蕭何獨自先入宫收取秦朝丞相、御史掌管的律令、圖書，并珍藏起來。沛公做了漢王，任命蕭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的軍隊在咸陽燒殺一番後離去。漢王所以能全面而詳盡地知道天下山川的險關要塞，户口多少，人力物力强弱的地方，民衆疾苦等，都是憑藉蕭何完好地得到的秦王朝的文獻資料。蕭何推薦韓信，漢王任命韓信爲大將軍。這些事記載在《淮陰侯列傳》中。

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宫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

漢王領兵東進平定三秦，蕭何以丞相職務留守并收服巴蜀，安撫百姓，曉諭政令，使人民供給軍隊糧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攻打楚國，蕭何留守關中，侍奉太子，治理櫟陽。制訂法令、規章，建立宗廟、社稷、宫室、縣邑，每做一件事總是先奏明漢王，經漢王同意，准許實施；如

來以聞。關中事計户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果來不及禀告漢王，就酌情實施，等到漢王回來，再當面報告。蕭何在關中進行的事情還有管理户籍人口，徵繳糧草，經水路運給前方軍隊。漢王多次棄軍敗逃，蕭何經常發動關中士兵，補充軍隊的缺額。漢王因此專門委任蕭何處理關中政務。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持在京縣、索城之間，漢王多次派使者去慰勞丞相。鮑生對丞相說："漢王風餐露宿，却多次派使者來慰問您，這是對您有了疑心。爲您考慮，不如把您的子孫兄弟能作戰的人全都派到軍營去追隨漢王，他會更加信任您。"於是蕭何聽從他的計策，漢王非常高興。

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决。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鋭，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漢五年，已經殺死項羽，平定了天下，論功行賞。群臣爭功，經過一年多也没有做出功勞大小的决定。高祖認爲蕭何功勞最大，封爲酇侯，所享受的食邑最多。功臣們都説："我們身穿鎧甲，手執兵器，多的身經百戰，少的也參加了數十次戰役，攻占城池，奪取土地，戰功大小各有等差。如今蕭何未曾有過汗馬功勞，衹是靠着舞文弄墨發表議論，不參加戰鬥，封賞反倒在我們之上，這是爲什麽呢？"高祖說："你們知道打獵嗎？"大臣們說："知道。"高祖說："知道獵狗嗎？"回答說："知道。"高帝說："打獵的時候，追殺野獸兔子的是狗，可是發現踪迹放開繫狗的繩子，指示野獸所在的地方的是人。現今你們大家衹能獲得走獸而已，功勞和獵狗一樣。至於像蕭何，發現踪迹放開繫狗的繩子，指示野獸所在的地方，他的功勞和獵人一樣。况且諸位衹是個人跟隨我，一家多的不過兩三個人。現今蕭何發動宗族數十人都跟隨我，他的功勞是不可忘記的。"群臣都不敢再說什麽了。

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内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

列侯全都受到封賞後，等到奏請排列位次時，都說："平陽侯曹參身受七十處創傷，攻城略地，功勞最多，應該排列爲第一。"高祖在封賞上已經委屈了衆位功臣，更多地封賞了蕭何，至於排列位次没有再違逆衆功臣的意見，但内心還是想把蕭何排在第一位。關内侯鄂君進言說："群臣的議論都錯了。曹參雖然有野戰奪取地盤

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的功勞，但這衹是一時的事情。皇上與楚軍相持五年，經常失軍亡衆，單身敗逃好幾次。然而蕭何常常從關中派遣軍隊補充漢軍的缺額，這都不是皇上下詔命令他做的，數萬士卒開赴前綫正好趕上皇上失軍亡衆的時刻，這種情況有過好幾次。漢軍與楚軍在滎陽相持數年，軍隊没有了糧食，蕭何從關中用車船運來糧食，使漢軍糧食供應不缺乏。陛下雖然多次丢失殽山以東的地盤，而蕭何常常是保全關中來等待陛下，這是萬世的功勞。如今即使失去上百個曹參這樣的人，對於漢王朝有什麽虧缺呢？漢王朝得到這些人也不一定得以保全。怎麽可以要以一旦之功凌駕於萬世功勞之上呢！蕭何應居第一，曹參居次。”高祖説：“好。”於是便確定蕭何爲第一，特恩賜他帶劍穿鞋上殿，入朝見皇帝不用小步快走的禮儀。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内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皇上説：“我聽説進薦賢士受上賞。蕭何功勞雖然很高，但是經過鄂君的講説更加顯著了。”於是根據鄂君原來所封的關内侯食邑加封爲安平侯。這天，蕭何父子兄弟十多人全都得到封邑。又加封蕭何二千户，這是因爲高祖在咸陽服役時蕭何多送給他二百錢的緣故。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吕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説。”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漢高祖十一年，陳豨反叛，高祖親自率軍，到達邯鄲。反叛還没有平定，淮陰侯韓信又在關中謀反，吕后采用蕭何的計策，誅殺了淮陰侯，這件事在《淮陰侯列傳》中有記載。高祖已經聽説淮陰侯被殺，就派使者拜丞相蕭何爲相國，加封五千户，命令士卒五百人和一名都尉做相國的護衛。大家都來慶賀，而召平獨來哀悼。召平原是秦王朝的東陵侯。秦王朝滅亡後，他淪落爲平民百姓，很貧窮，在長安的城東種瓜。瓜很甜美，所以世俗稱之爲“東陵瓜”，這是根據召平的封號而命名的。召平對相國説：“災禍從此開始了。皇上在外面作戰，而您守在關中，没有槍林彈雨的危險却又增加了您的封邑，還派了護衛隊，是因爲如今淮陰侯剛在關中反叛，皇上懷疑您的心也就産生了。安置衛隊護衛您，不是因爲尊寵您。希望您辭謝封賞不要接受，把您全部的家産資財佐助軍費，那麽皇上就會高興了。”蕭相國聽從他的計策，高帝果然非常高興。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説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説。

漢高祖十二年秋天，黥布反叛，皇上親自領兵討伐他，多次派使者回來詢問相國在關内做什麽。相國因爲考慮皇上率軍在外，就安撫勉勵百姓，拿出他所有錢財資助軍隊，就像平定陳豨叛亂時一樣。有位客人勸告相國説："您的家族被滅的日子不遠了。您的職位是相國，功勞居第一，能够再增加嗎？然而您剛入關中的時候，就深得民心，至今已有十年多了，他們都親附您，現在您還是勤奮不懈地治理政務，赢得百姓的擁戴。皇上多次派人來詢問相國在做什麽的緣故，是擔心您威信撼動關中。現在您爲什麽不多買田地，采取低利賒貸的手法來玷污自己的名聲？皇上的心纔會安定。"於是相國聽從這位客人的計策，皇上就很高興。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强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竪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摇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

皇上征滅黥布叛軍回歸長安，百姓攔路上書，控告相國用低價强買民田宅院數千萬。皇上到了宫中，相國拜見。皇上笑着説："相國就這樣'利民'！"高祖把百姓所上的書都交給了相國，説："你自己向百姓謝罪吧。"相國趁機爲百姓請求説："長安地方狹窄，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早已廢棄荒蕪，希望下令讓百姓進入開墾種田，讓他們衹收穫糧食，不收禾稈，作爲禽獸食料。"皇上大怒説："相國多受商人的財物，就替他們請求占用我的上林苑！"於是把相國下交給廷尉，用鐐銬拘禁起來。過了幾天，王衛尉侍奉高祖，上前請教説："相國犯了什麽大罪，陛下拘禁他這樣厲害？"高祖説："我聽説李斯做秦皇帝相國時，有成績歸功主上，有了差錯歸罪自己。如今相國多受商人的錢財而爲百姓請求占用我的苑林，以便討好民衆，所以將他拘禁治罪。"王衛尉説："作爲相國的職責，如果有利於百姓的而爲他們請求，這確實是宰相的分内之事，陛下怎麽就懷疑相國接受商人的錢財呢！况且陛下與楚軍相持數年，陳豨、黥布反叛，陛下親自率軍前去平定，在這時，相國守關中，他一跺脚就使函谷關以西的地方不再歸陛下所有了。相國不在此時圖謀利益，如今他反而去圖受商人的錢財嗎？况且秦始皇因爲聽不到自己的過錯而喪失天下，這是李斯分擔過錯的結果，又有什麽可以效

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法的呢。陛下爲什麽懷疑宰相到了如此淺薄的地步呢。”高祖聽後不太高興。這天，高祖派使者持節赦免放出相國。相國年老，平時恭謹，入宫拜見高祖，赤脚謝罪。高祖說：“相國算了罷！相國爲民請求苑林，我不答應，我不過是個夏桀、殷紂王一樣的君主，而相國則是賢相。我所以拘禁相國，是想讓百姓知道我的過錯。”

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蕭何平素與曹參相互不容，等到蕭何病重，孝惠帝親自去探視相國的病情，乘機詢問說：“您在百歲後，誰可以接替您的職位呢？”蕭何回答說：“知道臣子才德的，没有誰能超過國君的。”孝惠帝說：“曹參怎麽樣呢？”蕭何叩頭說：“皇上得到了最合適的人選！我死後也就没有遺憾了！”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蕭何購置田宅必在貧窮偏僻的地方，建造房宅不修築圍墻。他說：“後世子孫如果賢能，就效法我節儉；如果不賢德，也不會被有權有勢之家所强奪。”

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

孝惠帝二年，相國蕭何去世，謚號爲文終侯。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絶，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蕭何後代因爲犯罪失去侯爵封號共有四世，每次斷絶繼承人時，天子總是尋求蕭何的後代，續封爲酇侯，其他功臣没有誰能比得上他的。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録録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太史公曰：相國蕭何在秦朝時是個文職小官吏，碌碌無爲，没有做出奇異事績。等到漢王朝興盛，仰仗皇帝的餘光，蕭何恭謹地據守關中，趁着人民對秦王朝苛法的痛恨，順應潮流，與百姓們更改舊法，頒布新律。淮陰侯、黥布等人都被誅滅，而蕭何的功勛更加燦爛。他地位居於群臣之首，名聲延及後世，可與閎夭、散宜生等人争輝媲美了。

史記卷五十四

世家第二十四

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

平陽侯曹參，沛縣人。秦王朝時曹參做沛縣的獄掾，而蕭何做主吏，他們在縣裏都算是有權威的官吏了。

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𡰖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

高祖做沛公剛剛起事時，曹參以侍從官的身份跟隨他。曹參率軍進擊胡陵、方與，攻打秦王朝御史監郡的軍隊，大破秦軍。往東攻下薛縣，進擊薛城西面的泗水守軍。又去進攻胡陵，奪取了它。曹參又率軍轉守方與。方與反叛，投降魏王，曹參攻打它。豐邑反叛歸屬魏國，曹參進攻它。劉邦賜給曹參七大夫爵位。曹參又在碭城東邊進擊秦司馬𡰖的軍隊，打敗他們，奪取碭縣、狐父縣、祁縣的善置邑。曹參攻取下邑以西的地區，直到虞縣，進擊章邯戰車騎兵。漢軍攻打爰戚及亢父，曹參最先登上這兩座城池。高祖晉升他爲五大夫。曹參率軍北去救援東阿，進擊章邯軍隊，攻陷陳縣，追擊到達濮陽。曹參又攻打定陶，奪取臨濟。他率軍向南救援雍丘，進擊李由軍隊，打敗了敵軍，殺死李由，俘虜秦朝的軍候一人。秦朝將領章邯攻破并殺死項梁，沛公劉邦與項羽率領軍隊往東邊去。楚懷王任命沛公爲碭郡長，率領碭郡軍隊。這時封曹參爲執帛，封號稱爲建成君。後來曹參遷升爲戚公，隸屬碭郡。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

從此以後曹參跟隨劉邦攻打東郡尉的軍隊，在成武的南邊打敗敵軍。漢軍進擊成陽南邊的王離軍隊，又在杠里攻打他們，把敵軍打得大敗。乘勝追擊敗軍，往西追到開封，進擊趙賁的軍隊，打敗了敵軍，把趙賁圍困在開封城中。漢軍向西進擊秦朝將領楊熊軍隊於曲遇，打敗了他

下轘轅、緱氏，絶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

們，俘虜秦朝司馬及御史各一人。曹參升爲執珪。他又跟隨劉邦攻打陽武，取下轘轅、緱氏二縣，封絶黄河的渡口，回軍在尸縣城北進擊趙賁軍隊，打敗敵軍。曹參跟隨劉邦向南攻打犨邑，與南陽郡守齮在陽城外城的東面交戰，攻破敵軍陣地，奪取宛縣，俘虜南陽郡守齮，全部平定南陽郡。曹參跟隨劉邦往西攻打武關、嶢關，奪取它們。向前進攻藍田南部的秦朝軍隊，又在夜間襲擊藍田城北的軍隊，於是大破秦軍，就直達咸陽，滅亡了秦王朝。

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内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晋關。至河内，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黄，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

項羽到達咸陽，封沛公爲漢王。漢王封曹參爲建成侯。曹參跟隨漢王到達漢中，遷爲將軍。他又跟隨漢王回軍平定三秦，最初攻下下辯、故道、雍、斄四縣。漢軍在好畤南面進擊章平的軍隊，打敗了他們，圍攻好畤，奪取壤鄉。漢軍在壤鄉的東部和高櫟兩處進擊三秦的軍隊，打敗了敵軍。漢軍又圍攻章平，章平從好畤逃跑。漢軍乘勢進擊趙賁、内史保的軍隊，打敗了他們。往東奪取咸陽，更名爲新城。曹參率軍守衛景陵二十天，三秦派章平等人攻打曹參，曹參出擊，大破三秦軍隊。漢王把寧秦賜給曹參做食邑。曹參以將軍身份率軍在廢丘圍攻章邯。後來他又以中尉身份跟隨漢王出臨晋關。到達河内，攻下脩武，渡過圍津，東擊龍且、項他的軍隊於定陶，打敗了他們。漢軍向東奪取碭縣、蕭縣、彭城。在進擊項籍軍隊時，漢軍大敗逃跑。曹參以中尉的身份圍攻并奪取雍丘。王武在外黄反叛，程處在燕地反叛，曹參前往進擊，全部擊破了他們。柱天侯在衍氏反叛，曹參又進攻擊破并奪取衍氏。在昆陽進擊羽嬰，追至葉縣。回軍進攻武彊，乘勢到達滎陽。曹參自漢中做了將軍、中尉，跟隨漢王進擊諸侯，到項羽戰敗，回到滎陽，一共兩年。

高祖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

高祖二年，任命曹參爲代理左丞相，進入關中屯駐軍隊。過了一個多月，魏王豹反叛，曹參以代理左丞相身份另與韓信東去攻打駐扎在東張的魏將軍孫遬的軍隊，把敵軍打得大敗。而後乘勢進攻安邑，獲得魏將王襄。接着進擊魏王於曲陽，追趕到武垣，活捉魏王豹。又攻取平陽，

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説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説。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别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

獲得魏王的母親妻子兒女，全部平定了魏地，共得五十二座城池。高祖把平陽賜給曹參作爲食邑。曹參又乘勢跟隨韓信進擊趙相國夏説的軍隊於鄔縣東邊，大破敵軍，斬殺夏説。韓信與原常山王張耳領兵攻下井陘，進擊成安君，而命令曹參回軍圍困趙國别將戚將軍於鄔縣城中。戚將軍出城逃跑，曹參追趕將他斬首。曹參帶領軍隊抵達敖倉漢王的住所。韓信攻破趙國後，做了相國，東去進擊齊國。曹參以右丞相的身份隸屬韓信，攻破齊國歷下的軍隊，於是奪取臨菑。而後回軍平定濟北郡，進攻著縣、漯陰縣、平原縣、鬲縣、盧縣。不久曹參跟隨韓信在上假密攻打龍且軍隊，大破敵軍，斬殺龍且，俘虜他的將軍周蘭。平定了齊國，一共奪取七十餘縣。俘獲了原齊王田廣的相國田光、替相國留守的許章和原齊國膠東將軍田既。韓信做了齊王，領兵抵達陳縣，與漢王共同擊破項羽，而曹參留下平定齊國尚未降服的地方。

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户，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

項籍死後，天下平定，漢王做了皇帝，韓信改封爲楚王，齊國改設爲郡。曹參歸還漢丞相印。高帝封長子劉肥爲齊王，任命曹參爲齊國的相國。高祖六年時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分節，世世代代不斷絶。曹參的食邑平陽共有一萬零六百三十户，封號爲平陽侯，收回以前所擁有的食邑。

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

曹參以齊國相國的身份進擊陳豨部將張春的軍隊，打敗了他們。黥布反叛，曹參以齊國相國的身份隨從悼惠王率領軍隊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合進擊黥布的叛軍，大敗叛軍。向南到達蘄縣，回軍平定竹邑、相縣、蕭縣、留縣。

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曹參的功勞：一共攻下兩個諸侯國，一百二十二個縣；俘虜諸侯王二人，宰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

孝惠帝元年，廢除了諸侯國設置相國的法令，改封曹參爲齊國丞相。曹參做了齊國丞相，齊國有七十座城邑。天下剛剛平定，悼惠王年紀輕，曹參把齊國的長老、讀書人全部召來，向他們詢問如何安撫百姓的辦法，而齊國原有儒生數

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以百計，衆説紛紜，曹參不知如何定奪。他聽説膠西有位蓋公，善於研究黄老學説，派人用重禮去請他。曹參已經見到蓋公，蓋公對他説治理國家，最好的辦法是清静無爲而百姓就自然安定了，以此類推，詳細而具體地講説了這方面的道理。曹參於是讓出正堂，請蓋公居住。曹參治理國家的綱要就是采用黄老學説，所以做了九年齊國丞相，齊國百姓安居樂業，大家都稱贊他是位賢德的丞相。

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惠帝二年，蕭何去世。曹參聽説了，告訴他的門客趕緊整治行裝，"我要入朝做相國了"。没過多久，朝廷使者果然來召曹參。曹參離開齊國時，囑咐接替他做丞相的人説："請在齊國保存訴訟獄和交易市吧，以作爲某些人寄托之所在，要慎重對待，千萬不要去干擾。"後任丞相説："治理國家没有比這更大的事情嗎?"曹參説："不是這樣説。那訴訟獄和交易市，能使善惡并容，現在您去干擾它，壞人到哪裏去容身呢？我因此把這方面的事情放在首位。"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曹參當初貧賤的時候，和蕭何很友好，等到他們一個做了相國、一個做了將軍的時候，却有了嫌隙。直到蕭何將要死去，他所推薦的賢臣惟有曹參。曹參接替蕭何做了漢王朝的相國，治理政務没有任何變更，一切遵循蕭何制定的法令。

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説，以爲常。

曹參選擇郡國官吏中那些不善於文辭而又持重忠厚的人，立即召來，任命他們爲丞相史。官吏中那些言辭苛刻，一味追求名譽的人，總是斥退驅逐他們。曹參日夜痛飲美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以及賓客看見曹參不理相國事情，前來拜訪的人都想進言勸諫。凡是到了曹參住所的人，曹參總是請他們飲美酒，稍有空隙時，客人們剛要開口相勸，曹參又讓他們飲酒，直到酒醉而後離去，始終没有開口勸説的機會，像這種情況習以爲常。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

相國的住宅後園靠近官吏的住所，官吏的住所整天飲酒唱歌大喊大叫。曹參侍從官吏厭惡他們，但又無可奈何，於是請曹參游覽園中，聽到官吏們醉酒歌唱，大喊大叫，侍從官吏希望相國召他們來加以制止。可是曹參反而取來美酒，擺

好座位，痛飲起來，也歌唱呼喊，與官吏們互相應和。

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曹參看到別人有了細小的過失，一味地掩匿遮蓋，所以相國府中平安無事。

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曹參的兒子曹窋做中大夫。惠帝責怪相國不治理政事，他這樣認爲"難道是輕視我嗎"？於是他對曹窋説："你回去，試着私下慢慢地問你父親説：'高帝剛剛去世，皇上年輕，您爲相國，每天飲酒，没有任何事情奏請，怎麽去憂慮天下大事呢？'可是不要説是我告訴你的。"曹窋休假回家，乘空侍候父親時，就將惠帝告訴他的話變成自己的話，勸諫他的父親曹參。曹參聽了大怒，用鞭抽打曹窋二百下，説："趕快回去侍奉皇上，天下事不是你所應當説的。"等到上朝時，惠帝責備曹參説："爲什麽懲治曹窋？是我讓他去勸諫你的。"曹參摘下帽子謝罪説："陛下自己考慮一下，您與高帝相比，誰聖明英武呢？"惠帝説："我怎敢與先帝相比呢！"曹參説："陛下看我與蕭何相比誰更賢能呢？"惠帝説："你不如他。"曹參説："陛下説對了。况且高帝與蕭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經制定得很明確了，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我們大臣奉守職責，遵循已有的法令而不改變它，不也可以嗎？"惠帝説："好吧。你别説了！"

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凈，民以寧一。"

曹參作漢王朝相國，出入朝廷三年。去世，謚爲懿侯。兒子曹窋接替了侯位。百姓歌頌曹參的事迹説："蕭何制定法令，明白得如同劃一；曹參接替相位遵守它而没有改變。在清静無爲的政策下，百姓安寧於一統。"

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死，國除。

平陽侯曹窋，在高后執政時作御史大夫。孝文帝即位，免去御史大夫職務，封爲侯。他繼承侯位二十九年去世，謚爲静侯。兒子曹奇繼承侯位，在位七年去世，謚爲簡侯。兒子曹時接替侯位。曹時娶平陽公主爲妻，生兒子曹襄。曹時得了惡病，回歸封國。他在位二十三年去世，謚爲夷侯。兒子曹襄繼承侯位。曹襄娶衛長公主爲妻，生兒子曹宗。曹襄在位十六年去世，謚爲共侯。兒子曹宗繼承侯位。征和二年的時候，曹宗因爲太子的事情受牽連而死，封國被取消。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攻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静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太史公曰：相國曹參攻城野戰的功勞之所以如此多，是因爲他跟隨淮陰侯韓信在一起的緣故。等到韓信被消滅以後，而列侯成就戰功的，惟獨曹參專擅其名。曹參作漢朝相國，極力主張清静無爲，是合乎道家學説的。百姓脱離了秦王朝的殘酷欺壓後，曹參給予他們休生養息的時機，無爲而治，所以天下都稱贊他的美德。

史記卷五十五

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留侯張良，他的祖先是韓國人。祖父開地做過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國。父親張平，做過釐王、悼惠王的相國。悼惠王二十三年，張平去世。他死後二十年，秦國滅亡了韓國。張良年少，未曾在韓國做過官。韓國滅亡時，張良家有僕僮三百人，弟弟死了没以厚禮安葬，而是把全部家財求買刺殺秦王的刺客，爲韓國報仇，因爲他的祖父、父親做過五代韓王相國的緣故。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張良曾經在淮陽學習禮法。東去拜見倉海君。得到一位大力士，爲他打造一個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鐵錘。秦始皇巡游東方，張良和大力士埋伏等候，在博浪沙襲擊秦始皇，結果誤中了秦始皇侍從所乘的車。秦始皇大怒，大肆搜索天下，捉拿刺客非常緊急，就是爲了張良的緣故。張良於是更名改姓，逃到下邳躲藏起來。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

張良曾經在閑暇時候，從容信步游覽下邳橋上，有一位老父，身穿粗布短衣，來到張良面前，故意把他的鞋子掉到橋下，回過頭來對張良說："小子，下去把我的鞋子取上來！"張良很驚訝，想毆打他。因爲看他年老，强力忍怒，下橋去取鞋子。老父說："替我穿上鞋！"張良心想既然已經替他取上來鞋子，因此就跪着爲他穿鞋。老父把脚伸過來接受張良給他穿鞋，而後笑着離去。張良特别吃驚，目視着老父的身影。老父走了一里左右路，又返了回來，說："小子是可以教導的啊！五天後天剛亮時，與我在此會面。"張良於是感到奇怪，跪下說："遵命。"五天後天剛亮，張良前往。老父已經早到了，發怒說：

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與老人約會，晚到，爲什麼?”老父離去，并說：“五天後早一點來相會。”五天後，鷄叫時，張良前往。老父又早到了，又發怒說：“晚到，爲什麼?”老父離去，又說：“五天後再早一點來。”五天後，張良半夜起來前往。過了一會兒，老父也來了，高興地說：“應當這樣。”拿出一本書，說：“讀懂它就可以作帝王的老師了。十年後會發迹的。十三年後小子在濟北見我，穀城山下面的黄石就是我。”於是老父離去，没再說别的話，從此再没見到他。天亮時一看這本書，原來是《太公兵法》。張良因此感到此書非同一般，經常學習、誦讀它。

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

張良居住下邳，仗義行俠。項伯曾經殺人，跟隨張良躲藏。

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厩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説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

過了十年，陳涉等起兵反秦，張良也聚集少年一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代理王，駐在留縣。張良打算前往跟隨他，途中遇上沛公。沛公率領幾千人，奪取下邳西邊的土地，張良於是跟隨了沛公。沛公拜張良爲厩將。張良多次用《太公兵法》游說沛公，沛公很賞識他，經常采用他的計策。張良對别人講兵法，都不省悟。張良說：“沛公大概是上天授予他才智。”因此跟隨沛公，不去拜見景駒。

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説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横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

等到沛公來到薛縣，會見項梁。項梁擁立了楚懷王。張良於是游說項梁說：“您已經立了楚王的後代，而韓國諸公子中横陽君成賢德，可以立爲王，增加同盟者的力量。”項梁派張良尋求韓成，擁立爲韓王。任用張良爲韓國司徒，與韓王率領一千多人西去攻取韓國原來的土地，奪取了數座城池，秦國總是再奪回去，韓軍往來游動於潁川地區。

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説曰：“秦兵尚强，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竪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

沛公從雒陽南穿過轘轅山時，張良領兵跟隨沛公，攻下韓國十餘座城邑，擊破了楊熊的軍隊。沛公於是讓韓王成留守陽翟，自己與張良一起往南，攻下宛縣，西入武關。沛公打算用二萬軍隊進擊秦朝的嶢關下的軍隊，張良游說，說：“秦軍還很强，不可以輕敵。我聽說那位守關的將領是屠夫的兒子，這種商人型的人是可以用利買動他的心的。希望沛公暫且留守軍營，派

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啖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

人先行，爲五萬人準備吃的東西，在各山頭張挂很多旗幟，作爲疑軍，派酈食其拿着貴重寶物去收買秦國守關的將領。”秦將果然背叛秦朝，想與沛公軍隊聯合，一起西去襲擊咸陽，沛公想采納他的意見。張良說：“這祇是秦將準備反叛罷了，恐怕士兵不順從。士兵不順從一定危險，不如乘他們懈怠，我們去攻打他們。”沛公於是率軍襲擊秦軍，把他們打得大敗。沛公追趕他們往北到達藍田，再次交戰，秦軍終於潰敗。沛公於是率軍來到咸陽，秦王子嬰投降了沛公。

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沛公進入秦朝宮殿，宮室中有帷帳、狗、馬、貴重寶器、嬌美婦女數以千計，沛公見此想留居宮中。樊噲勸諫沛公出去居住，沛公不聽。張良說：“秦王室昏庸無道，所以沛公得以至此。替天下鏟除殘暴逆亂，應當以儉樸清廉爲本。現在剛進入秦王宮，就想安逸享樂，這就是所說的‘助桀爲虐’。而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希望沛公聽樊噲的勸說吧。”沛公於是回軍駐扎在霸上。

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

項羽來到鴻門下，想襲擊沛公，項伯於是連夜乘馬馳入沛公軍營，私下會見張良，想讓張良同他一起離去。張良說：“我替韓王送沛公，今天事情緊急，逃跑離開是不仁義的。”於是張良把情況全部告訴了沛公。沛公大驚，說：“我應該怎麼辦呢？”張良說：“沛公的確想背叛項羽嗎？”沛公說：“淺薄無知的小人讓我把守函谷關不使諸侯入關，說秦地可以全部占取而稱王，所以聽從了他的建議。”張良說：“沛公自己揣度能抵禦項羽嗎？”沛公沉默了很長時間，說：“本來是不能够的。現在該怎麼辦呢？”張良於是堅持邀請項伯見沛公。項伯會見沛公。沛公與項伯飲酒，爲他祝壽，結爲親家。讓項伯回去詳細説明沛公不敢背叛項羽，沛公之所以把守函谷關，是防備其他的强盜入關。等到沛公會見項羽後，倆人就和解了。這些話記載在《項羽本紀》中。

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

漢王元年正月，沛公做了漢王，在巴地和蜀地稱王。漢王賜給張良黃金百鎰，珍珠二斗，張良全部獻給了項伯。漢王也乘勢讓張良多贈項伯財物，讓項伯代替請求漢中土地。項王就答應項

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説漢王曰："王何不燒絶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絶棧道。

伯的請求，漢王於是得到了漢中土地。漢王到了封國，張良送他到褒中，漢王打發張良回歸韓國。張良乘機告訴漢王説："大王何不燒毁所過的棧道，斷絶回去的道路呢？向天下表示您没有東回的心思了，以此穩固項羽的心。"漢王於是讓張良回去。漢王前行，隨後燒毁斷絶所過的棧道。

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説項王曰："漢王燒絶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張良到了韓國，韓王成因爲張良跟隨漢王的緣故，項王不派韓王成到封國去，就讓張良和自己一同往東。張良勸説項王道："漢王焚燒棧道，没有回來的心了。"他還把齊王田榮反叛之事書面報告項王。項王因此没有了西憂漢王之心，而發兵北去進擊齊王。

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成，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説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項王終於不肯派遣韓王回封國，改封爲侯，又將韓王殺死在彭城。張良逃跑，從小路西歸漢王，漢王也已經回軍平定了三秦了。又任用張良爲成信侯，跟隨漢王往東進擊楚王。到達彭城，漢軍打了敗仗向西撤軍。來到下邑，漢王下馬倚着馬鞍子而問道："我打算捨棄函谷關以東等地區作爲封賞，誰能和我一起建功立業呢？"張良進前説："九江王黥布是楚王的勇將，與項王有隔閡；彭越與齊王田榮在梁地反叛。這兩個人可以立即利用。而漢王的將領中衹有韓信可以任用做大事，能獨當一面。如果想捨棄這些地方就送給這三個人，那麽楚王的大軍就可以攻破了。"漢王於是派遣隨何游説九江王黥布，又派人去聯絡彭越。等到魏王豹反叛，派韓信率軍進擊魏王豹叛軍，乘勢攻下了燕國、代國、齊國、趙國。而最終攻破楚王大軍的，是這三個人的力量。

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張良體弱多病，從未單獨率軍作戰，經常作出謀劃策的大臣，時時跟隨漢王。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

漢王三年，項羽把漢王圍困在滎陽，情況危急，漢王恐懼憂慮，與酈食其謀劃削弱楚國的權力。酈食其説："從前商湯伐滅夏桀，封他的後代在杞地。武王伐滅紂王後，封他的後代在宋地。如今秦朝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掉六國之後，使他們的後代没有立錐之地。陛下誠然能够再擁立六國的後代，使他們都接受印信，他

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們的君臣百姓一定都感戴陛下的恩德，没有誰不向風慕義，願意做陛下的臣民。德義已經施行天下，陛下就可以南面稱霸，楚王一定整頓衣冠恭敬地來朝。”漢王説：“好吧。趕緊刻製印信，先生就可以帶着這些印信出發了。”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

酈食其還没有出發，張良從外面回來拜見漢王。漢王正在吃飯，説：“子房進前來！有位客人爲我獻了一個削弱楚國權力的計策。”他把酈食其的話都詳細具體地告訴了張良，説：“在子房看來怎麼樣？”張良説：“是誰爲陛下籌劃這個計策？陛下的大事就要完了。”漢王説：“爲什麼呢？”張良回答説：“我請求借用您面前的筷子爲您籌劃一下當前的形勢。”張良接着説：“從前商湯伐滅夏桀後而封他的後代在杞地，估量自己能够置夏桀於死地。現在陛下能够置項籍於死地嗎？”漢王説：“我不能够。”張良説：“這是不可以那樣做的第一個原因。武王伐滅紂王後而封他的後代在宋地，是因爲他揣度着能割取紂王的首級。現在陛下能够割下項籍的頭嗎？”漢王説：“不能。”張良説：“這是第二個不能施行那個計劃的原因。武王進入殷都後，到商容的里巷的大門表彰他的德行，從囚牢裏放出箕子，封高比干的墳墓。現今陛下能够封高聖人的墳墓，到賢者的里巷的大門表彰他的德行，在有才智的人的門前向他致敬嗎？”漢王説：“我做不到。”張良説：“這是第三個不能采用那個計策的原因。周武王發放鉅橋的糧食，散發鹿臺的錢財，用來賜給貧窮百姓。如今陛下能够散發府庫糧食賜給貧窮的人嗎？”漢王説：“我不能。”張良説：“這是第四個不能使用那個計劃的原因。殷朝事情結束後，武王拆毁戰車，改造爲乘車，倒放着兵器，上面覆蓋着虎皮，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現在陛下能够廢除武事采用文治，不再使用武器嗎？”漢王説：“我不能。”張良説：“這是第五個不可使用那個計策的原因。周武王把戰馬放在華山的南面，表示無所用了。如今陛下能够放棄戰馬不再使用它嗎？”漢王説：“我不能。”張良説：“這是第六個不可以使用那個計劃的原因。武王將運輸糧草的牛放牧在桃林的北面，以此表示不再運

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輸、聚積糧草了。如今陛下能够放牧牛群，不再運輸和聚積糧草了嗎？”漢王説：“我不能。”張良説：“這是第七個不可以采用那個計劃的原因了。况且天下的游士離開他們的親戚，捨棄祖墳，丢下故舊，跟隨陛下到處奔波，衹是日夜想得到一點點封地。如今恢復六國，擁立韓國、魏國、燕國、趙國、齊國、楚國的後代，天下游士各自回去服事他們的主子，隨從他們的父母妻子，返回到他們的故舊和自己祖先墳墓的所在地，陛下與誰去奪取天下呢？這是第八個不可以采用那個計劃的原因了。當前衹有使楚國不再强大，否則六國被封立的後代如果再重新屈服跟隨楚國，陛下怎麽能够使他們臣服呢？如果實在想采用客人的計劃，陛下的大事就完蛋了。”漢王停下吃飯，吐出嘴中食物，罵説：“這個書呆子，幾乎敗壞你老子的大事！”命令趕緊銷毁那些印信。

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説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

漢王四年，韓信攻破齊國而想自立爲齊王，漢王大怒。張良勸説漢王，漢王派張良授予韓信齊王的印信，這些話記載在《淮陰侯列傳》的事情中。

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説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

這年秋天，漢王追擊楚王到達陽夏的南邊，作戰不利而在固陵堅守營壘，諸侯逾期不到。張良勸説漢王，漢王采用他的計策，諸侯都到來。這些話記載在《項羽本紀》中。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决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漢王六年正月，封賞功臣。張良未曾有作戰的功勞，高帝説：“運籌謀劃帷帳之中，决勝於千里之外，這是子房的功勞。你自己在齊國選擇三萬户作爲封邑。”張良説：“當初我在下邳起事，與皇上在留地相會，這是上天把我交給了陛下。陛下采用我的計策，僥幸時常有效，我情願受封留縣也就滿足了，不敢接受三萬户。”於是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人一起受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宫，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

皇上已經封賞有大功勞的臣子二十多人，其餘的人日夜争功不决，未能進行封賞。皇上在雒陽南宫，從閣道上望見將領們常常三三兩兩坐在沙地上議論。皇上説：“這是在講什麽話？”留侯説：“陛下不知道麽？這是謀反呢。”皇上説：“天下已近於安定，爲什麽反叛呢？”留侯説：

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陛下以平民身份起事，靠這些人奪取天下，現在陛下做了天子，而所封賞的都是蕭何、曹參平時親愛的老朋友，而所誅殺的都是您平時所仇恨的人。如今軍吏計算功勞，認爲天下的土地不够普遍地封賞，這些人擔心陛下不能全部封賞，恐怕又被懷疑生平出現的過失而遭誅殺，所以就相聚謀反。”皇上於是很憂慮地說：“應該怎麽辦呢?”留侯說：“皇上平生所憎惡的，是群臣所共知的，誰最爲厲害呢?”皇上說：“雍齒與我有舊仇，曾經多次困窘并羞辱我。我打算殺死他，因爲他的戰功多，所以不忍心殺他。”留侯說：“現在立即先封賞雍齒以示群臣，群臣看見雍齒被封賞，那麽人人對自己的封賞將會堅信不疑了。”於是皇上就設酒宴，封雍齒爲什方侯，而且急於催促丞相、御史平定功勞，進行封賞。群臣飲酒後，都很歡喜地說：“雍齒尚能被封爲侯，我們這些人就没有憂慮的了。”

劉敬説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説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劉敬勸導高帝説：“在關中建都。”皇上很疑慮。左右大臣都是山東人，大多數都勸皇上建都雒陽，他們説：“雒陽東邊有成皋，西邊有殽黽，背靠着黄河，面向伊雒，地勢的堅固也足够依恃的了。”留侯説：“雒陽雖然有此堅固，但它的中間地方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瘠薄，四面受敵，這裏不是用武之國的所在地。關中左邊有殽山、函谷關，右邊有隴山、蜀山，肥沃田野千里，南面有巴、蜀的豐富資源，北邊有胡苑的牧馬的草原，依靠三面險阻的地形防守，而獨以一面向東控制諸侯。假如諸侯安定，由黄河、渭河水上運輸天下的糧草貨物，往西供給京師；假如諸侯發生變故，則順流而下，足以轉運軍需物資。這就是所説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説的是對的。”於是高帝當天起駕，西去定都於關中。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

留侯跟隨進入關中。留侯天生多病，修煉道引之術，不吃五穀，閉門不出有一年多。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

皇上想廢掉太子，立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爲太子。許多大臣諫諍，没有能够得到果斷的决定。吕后恐懼了，不知該怎麽辦。有人對吕后説：“留侯善於謀劃計策，皇上信用他。”吕后就

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吕澤强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争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派建成侯吕澤劫持留侯，説：“您一直是皇上的謀臣，現在皇上打算改换太子，您怎能高枕而卧袖手旁觀呢?”留侯説：“當初皇上多次處於困急之中，僥幸用了我的計策。現在天下安定，皇上因爲喜愛如意而想改换太子，這是皇室骨肉之間的事情，即使我們臣子有一百多人進諫，又能有什麼益處呢。”吕澤强行要挾説：“爲我想個辦法。”留侯説：“這件事是難以用口舌諫諍的。回想皇上不能招致的，天下有四個人。這四個人都是老年了，都認爲皇上對人傲慢無禮，所以逃匿山中，他們按照道義不做漢朝臣子。但是皇上很敬重這四位老人。現在您果真能够不愛惜金玉璧帛，讓太子寫一封書信，言辭謙恭，駕着四匹馬拉的安車，再派能言善道的士人懇切地聘請，他們應該會來。他們來到後，要當作貴客，讓他們時常跟隨着入朝，讓皇上見到他們，就一定驚奇而詢問他們，詢問了他們，皇上就能知曉這四位老人的賢德，那麽這對太子就是一大幫助。”於是吕后讓吕澤派人手捧太子書信，言辭謙卑，禮物豐厚，迎接四位老人。四位老人到來，作爲貴客住在建成侯府内。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説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强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

漢高祖十一年，黥布反叛，皇上病重，想派太子率軍，前往討伐叛軍。四位老人互相商議説：“我們所以前來，是要保住太子的位置，如果太子率軍出征，事情就危險了。”於是他們就游説建成侯道：“太子率軍出征，有了戰功，那麽爵位是不會再超過太子了；如果無功回來，那麽從此就要遭受災禍了。況且和太子一起出征的各位將領，他們都是曾經跟隨皇上平定天下的勇將，如今派太子統領大軍，這無異於使羊率領狼，都不肯爲太子盡力，太子没有戰功是一定的了。我們聽説‘母親受寵愛，她的兒子就會被人抱’，現在戚夫人日夜侍奉皇上，趙王如意常常被抱在皇上面前，皇上説‘終歸不能使那個不才的兒子居在我的愛子之上’，很明確了，如意代替太子的位置是一定的了。您爲何不趕快請吕后找個機會對着皇上流着眼淚説：‘黥布是天下的猛將，善於用兵，如今諸位將領都是陛下原來的同輩，而派太子率領這些人，這無異於使羊統率

强。'"於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竪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争鋒。"因説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狼，没有誰肯爲太子出力，而且讓黥布聽到了，那就會大張旗鼓向西進犯了。皇上雖然有病，但是强打精神乘坐可以坐卧的輜車，躺在車上而且使人保護着，諸位將領就不敢不盡力了。皇上雖然辛苦些，但是爲了妻子兒子就要自己勉强做吧。'"於是吕澤立即連夜去見吕后，吕后找個機會在皇上面前，按照四位老人的意思哭訴了一番。皇上説："我就知道這個小子本來就不能派他這個差事，就衹好我自己前往了。"於是皇上親自率軍東去，群臣留守，都送到灞上。留侯身有重病，自己强打精神起來，來到曲郵，拜見皇上説："我應當跟隨您出征，但是我病得厲害。楚人勇猛敏捷，希望皇上不要與楚人争鋒。"張良乘機勸導皇上説："讓太子做將軍，監統關中軍隊。"皇上説："子房雖然有病，但是請您躺着也要强打精神輔佐太子。"這時叔孫通做太傅，留侯行使少傅之職。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説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漢高祖十二年，皇上隨着擊破黥布叛軍歸來，病情更加嚴重，越發想更换太子。留侯勸諫，高祖不聽，留侯因此稱病不理政事。叔孫太傅引用古今之事勸説皇上，以死諫諍來保太子。皇上假意答應了他，但還是想更换太子。等到皇上設酒宴時，太子侍奉在側。四位老人跟隨太子，年齡都有八十多歲，鬚眉皓白，衣帽非常奇特。皇上很奇怪，問説："你們是做什麽的?"四位老人上前回答，各人講各人的姓名，叫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皇上於是大驚説："我尋求先生們好幾年了，先生們躲避我，現在先生們爲何自願與我的兒子交游呢?"四位老人都説："陛下輕視士人而好駡人，我們遵循道義，不肯受辱，所以恐懼而逃跑躲藏起來。我們私下聽説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士人没有誰不肯延頸想爲太子死的，所以我們纔肯前來了。"皇上説："煩勞諸位先生善始善終調教保護太子吧。"

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

四位老人敬酒祝壽完畢，小步快走離去。皇上目送他們，召來戚夫人，指着那四個人告訴她説："我想更换太子，他們四個人輔佐太子，羽翼已長成了，難動了。吕后真正成了你的主人

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了。”戚夫人哭泣，皇上説：“你爲我跳個楚舞，我爲你唱個楚歌。”皇上歌唱道：“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短箭，尚有何用！”一連唱了幾遍，戚夫人抽泣流淚，皇上起身離去，酒宴結束了。皇上終於没能更换成太子的原因，根本的就是在留侯幫助下招來四位老人所出的力。

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强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閒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聽而食。

留侯跟隨皇上進擊代國，獻出奇計，取下了馬邑，以及勸説皇上立蕭何爲相國，他與皇上從容談論天下的事情很多，因爲不是關於天下存亡的大事，所以没有記載。留侯於是稱説：“我家世代做韓國丞相，等到韓國滅亡，我不愛惜萬金家資，替韓國向强大的秦國報仇，普天之下爲之震動。如今憑着三寸之舌成爲皇帝的老師，封萬户，位列侯，這是一個平民發迹到了頂點，我張良已經滿足了。願意抛棄人間富貴，想跟隨赤松子去遨游。”於是學習道家的辟穀之術，静居運氣，道引輕身。正逢高帝去世，吕后感恩留侯，就强迫留侯吃東西，説：“人生一世間，如同白駒過隙，爲什麽要自找苦吃到這種地步呢！”留侯不得已，勉强聽太后的意見而吃東西。

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八年後留侯去世，謚爲文成侯。兒子不疑繼承侯位。

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臘，祠黄石。

張子房當初所見到的下邳橋上交給他《太公書》的老人，十三年後張良跟隨高帝經過濟北時，果然見到穀城山下有塊黄石，就取回此塊黄石，奉若至寶，祭祀它。留侯死了，便一起埋葬了黄石。張良家人每逢節日上墳掃墓祭祀張良時，也同時祭祀黄石。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因犯了不敬之罪，封國被廢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决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

太史公曰：學者大都説没有鬼神，可是却説有精怪。至於像留侯所見的老父給予他書，也可以稱得上奇怪了。高祖多次遭遇困境，而留侯經常在這時出力建功，難道可以説這不是天意嗎？皇上説：“在帷帳中出謀劃策，决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子房。”我認爲這個人大概是高大奇偉的，等到看見他的圖像，相貌就像婦人美女。孔

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子説過：“按照相貌評論人，我對子羽就有所失誤。”對於留侯也應這樣説罷。

史記卷五十六

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陽武户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産，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弃之。

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内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賫用益饒，游道日廣。

丞相陳平，是陽武縣户牖鄉人。小時候家貧，喜歡讀書，有田地三十畝，僅同兄長陳伯一起居住。陳伯經常耕田，支持陳平出外拜師求學。陳平長得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有人對陳平説："你家貧窮，吃什麼東西如此肥大呢？"他的嫂嫂惱恨陳平不顧家裏生産，説："也不過吃米糠罷了。有個這樣的小叔，不如没有。"陳伯聽説，就驅逐了他的妻子并休棄了她。

等到陳平長大，應當娶妻了，可是富貴家的女兒没有肯嫁給他的，娶貧窮家的女子陳平也感到耻辱。過了很長時間，户牖富人有個叫張負的，張負的孫女五次嫁人而丈夫都死了，没有人再敢娶她。陳平想娶她。鄉里有喪事，陳平貧窮，便去幫人家辦喪事，靠着早去晚回多得些報酬來補家用。張負在喪家已經見到陳平，特别看中陳平的高大身材，陳平也因爲想討好張負，最後一個離開喪家。張負跟隨陳平來到他家，他家是在靠着城墻的一個偏僻窮巷子裏，用破席子當作門，可是門外有許多德高望重者的車轍。張負回去，告訴他的兒子張仲説："我想把孫女嫁給陳平。"張仲説："陳平貧窮，又不從事生産，一縣裏的人都譏笑他的行爲，爲什麼偏要把女兒嫁給他呢？"張負説："哪有像陳平這樣儀表堂堂的人會長久地貧賤呢？"張負終於把孫女嫁給了陳平。因爲陳平貧窮，張家就借錢給他作爲聘禮，還給他酒肉錢讓他置辦酒席娶妻。張負告誡他的孫女説："不要因爲他家貧窮，就侍奉人家不謹慎。侍奉兄長陳伯就如同侍奉父親，侍奉嫂嫂如

同侍奉母親。”陳平已經娶了張氏之女，資財更加寬裕些，交游也一天比一天廣。

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在庫上里神社，陳平做了社宰，主持分割祭肉，每次分肉食非常平均。父老們説：“很好，陳家小子做社宰公平！”陳平説：“唉，假使讓我陳平能够主宰天下，也像分祭肉一樣公平合理啊！”

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説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

陳涉起義而在陳地稱王，派周市去奪取平定原來魏國的土地，擁立魏咎爲魏王，與秦朝軍隊在臨濟交戰。陳平在這以前就已經辭别了他的兄長陳伯，跟隨一些年輕人去到臨濟魏王魏咎手下做事了。魏王任用陳平爲太僕。陳平給魏王獻計策，魏王不采納，有人在魏王面前説陳平的壞話，陳平逃跑離去。

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過了很長時間，項羽攻城略地到達黄河邊上，陳平前往投奔項羽，隨從項羽入關打敗秦軍，項羽賜給陳平卿一級的爵位。項羽東去，在彭城稱王，漢王回定三秦而後往東，殷王反叛楚王。項羽於是任用陳平爲信武君，率領魏王魏咎留在楚國的部下前往，打敗并使殷王投降而回。項王派項悍拜陳平爲都尉，賜黄金二十鎰。没過多久，漢王攻下殷地。項王大怒，要誅殺前次平定殷地的將軍官吏。陳平害怕被誅殺，就封好項羽賜給他的黄金和官印，派人送還給項王，自己單身手持寶劍從小路逃跑了。陳平渡黄河時，船家見他是個美男子，獨自一人行走，懷疑他是個逃亡的將軍，腰中應該有金玉寶器，用眼睛盯着陳平，想殺死陳平。陳平很害怕，就解開衣服，袒露身子，幫助船夫撑船。船家知道他一無所有，纔没謀害他。

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説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

陳平於是到達修武，投降漢王，通過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他進去。這時萬石君奮做漢王的中涓，接過陳平的名帖，引陳平入見漢王。陳平等七人一同進入，漢王賜給他們飯食。漢王説：“吃完飯，就去休息吧。”陳平説：“我是有事而來，所説的話不可以越過今日。”於是漢王與他交談并很喜歡他，問道：“您在楚國身居何官？”陳平説：“做都尉。”這天漢王就拜陳平爲都尉，讓他做參乘，主管護軍事務。諸位將領都

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

喧嘩起來，說：“大王得到楚國的逃兵剛剛一天，不知他的能力大小，就與他同乘一車，反而讓他監護我們這些老將！”漢王聽說了，更加寵信陳平。於是就讓陳平跟隨漢王東去討伐項王。到達彭城，被楚軍打敗。引軍而回，收集散兵而後到達滎陽，漢王任用陳平爲亞將，隸屬韓王信，駐軍在廣武。

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處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絳侯、灌嬰等人都讒害陳平說：“陳平雖然是個美男子，衹不過像帽子上的玉飾罷了，他內中未必有真才實學。我們聽說陳平在家的時候，與嫂嫂私通；侍奉魏王，不被所容，逃亡到楚；歸順楚王後又不相合，又逃跑歸順漢王。如今大王給他很尊貴的官職，讓他監護軍中將領。我們聽說陳平接受諸將的金錢，給他金錢多的就能得到好處，給他金錢少的就得到差的待遇。陳平，是個反覆無常的亂臣，希望大王明察。”漢王對陳平有了懷疑，召見魏無知并責備他。無知說：“我所說的是他的才能，您所問的是他的品行。現在如果有人有尾生、孝己的好品行，可是對勝負沒有起任何的作用，陛下哪有閑工夫使用這樣的人呢？楚、漢相爭，我給您推薦有奇謀的士人，衹看他的計謀確實足以有利於國家與否而已。至於私通嫂嫂，接受金錢，又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呢？”漢王召見陳平，責備他說：“先生爲魏王做事不相投，於是就去侍奉楚王而又離去，如今又跟隨了我，講信用的人原本是這樣三心二意的嗎？”陳平說：“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用我的計策，所以離去侍奉項王。項王不能信用人，他所寵愛的，不是那些項氏家族的人，就是他妻子的兄長弟弟，雖然有懷有奇謀的人也不能被任用，我纔離開楚王。聽說漢王能用人，所以來歸順大王。我空身前來，不接受金錢，是無法辦事的。如果我的計劃有可采用的，希望大王采用；假使沒有可采用的，金錢尚在，請讓我封好送入官府，就允許我辭職回家。”漢王於是向他道歉，給他許多財物，拜陳平爲護軍中尉，監護所有的軍中將領。諸位將領就不敢再進讒言了。

其後，楚急攻，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

此後，楚王急於進攻，斷絶漢王運糧通道，把漢王圍困在滎陽城。過了很長時間，漢王對此

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黄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

很憂患，請求割滎陽以西的土地與楚王講和。項王不同意。漢王對陳平説："天下亂紛紛，何時纔能平定呢?"陳平説："項王的爲人，恭敬愛人，士人有廉節行爲和講究禮儀的大都歸順了他。至於論功行賞，賜爵封邑時，却猶豫不決，士人也因此不再歸順他了。如今大王傲慢而又缺少禮節，士人比較有廉節的不來歸順；可是大王能够捨得給人以爵位封邑，士人中那些圓滑没有骨氣的、惟利無耻的人也都前來歸順漢。如果你們各自去掉雙方的短處，發揚你們各自的長處，天下招一招手就會平定了。可是大王任意侮辱人，不能得到廉節的士人。想來楚軍有可以擾亂的地方，那項王那裏忠正敢諫的大臣是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等人，不過幾個人罷了。大王如果能够拿出幾萬斤黄金，進行反間計，離間他們君臣，讓他們都有了疑心，項王爲人猜忌信讒，一定會在内部互相誅殺。漢王在此時舉兵攻打他們，攻破楚軍是必然的了。"漢王認爲是這樣，於是拿出黄金四萬斤，交給陳平，任憑他去做事，不過問他用了多少和怎樣用的。

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

陳平已經用了許多黄金，大肆在楚軍中進行反間計，在諸位將領中散布言論，説鍾離眛等人爲項王率軍，立下許多功勞，可是始終得不到封地爲王，他們想和漢王統一起來，消滅項氏而瓜分他的土地，各自稱王。項羽果然不再信用鍾離眛等人。項王既然對他們有了懷疑，就派人到漢軍那裏打探。漢王準備豐富的酒宴，讓人端進。漢王見到楚王使者，就假裝吃驚地説："我以爲是亞父的使者，原來是項王的使者!"又命人撤下酒宴，改换粗劣的飯菜端給楚王的使者。項王使者回去，詳細地報告給項王，項王果然大大懷疑亞父。亞父想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任他，不肯聽他的意見。亞父聽説項王懷疑他，就發怒説："天下事大概定局了，君王自己去做吧！希望讓我辭職回家!"亞父回去未到彭城，背上毒瘡發作而死。陳平於是夜裏放走二千名女子出滎陽城的東門，楚王因此進擊這些婦女，而陳平就與漢王從城西門連夜出走。於是入關，收集散兵再次東去。

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户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第二年，淮陰侯攻破齊國，自立爲齊王，派使者向漢王報告。漢王大怒而斥罵韓信，陳平偷偷地用脚踩漢王。漢王也醒悟了，就優厚地款待齊國使者，派張子房立即去封韓信爲齊王。把户牖鄉封給陳平。漢王采用陳平的奇巧計策，終於滅了楚王。陳平曾以護軍中尉身份跟隨漢王平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竪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

漢高祖六年，有人上書報告楚王韓信謀反。高祖詢問諸位將領，衆位將領回答説："趕快發兵活埋這個小子。"高帝沉默不語，又問陳平，陳平一再推辭，説："衆位將領怎麼説?"皇上把衆將領意見告訴了他。陳平説："有人上書説韓信反叛，將領中有人知道這件事的嗎?"皇上説："没有。"陳平説："韓信自己知道嗎?"皇上説："不知道。"陳平説："陛下精兵與楚王相比誰强?"皇上説："不能超過楚王。"陳平説："陛下的將領中指揮軍隊作戰的有能超過韓信的嗎?"皇上説："没有誰能趕上他。"陳平説："如今軍隊不如楚王精鋭，而指揮作戰的大將又趕不上他，就這樣發兵攻打他，這是促使他與我們作戰，我私下認爲這樣做，陛下將會處於危險境地。"皇上説："應該怎麼辦呢?"陳平説："古代天子巡視各地，會見諸侯。南方有雲夢澤，陛下假裝出巡到雲夢澤，在陳縣會合諸侯。陳縣，是楚國西方邊界，韓信聽説天子好意出游，他見此情形一定不會有任何軍事防備而且會到郊外迎接拜見。他拜見時，陛下乘機擒住他，這祇不過是一個大力士就能做到的呀。"高帝認爲他説得對，於是派遣使者告訴諸侯在陳縣會合，"我將要南行出游雲夢澤"。高祖便隨即出發。此行尚未到達陳縣，楚王韓信果然在郊外道路上迎接聖駕。高帝預先準備好武士，看見韓信來到，就將他捉住捆綁起來，載在後面的車上。韓信高呼説："天下已經平定，我當然就應該烹殺了!"高帝回過頭來對韓信説："你不要高聲叫了！你反叛，很明顯了!"武士將他的兩手反捆着。高帝於是在陳縣會見諸侯，全部平定了楚地。皇上回到雒陽，赦免韓信，改封他爲淮陰侯，而與此次有功之臣剖符確定封賞。

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絶，爲户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

當時皇上與陳平剖符，世世代代不斷絶，封爲户牖侯。陳平辭謝説：“這不是我的功勞。”皇上説：“我采用先生的計謀，戰勝滅敵，這不是功勞是什麽?”陳平説：“没有魏無知，我怎麽能得以進身呢?”皇上説：“像您這様可稱得上不忘本了。”高帝又賞賜了魏無知。第二年，陳平以護軍中尉的身份隨從高帝攻打反叛的韓王信於代地。匆忙行軍到達平城，被匈奴所圍困，七天不得食物吃。高帝用陳平的計策，使人到單于閼氏那裏去疏通，纔得以解圍。高帝已經出來，其計策非常秘密，世人没有誰得知此事。

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户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户，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户。”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高帝南去經過曲逆，登上那座城池，望見那屋室非常大，説：“這個縣真壯觀啊！我巡行天下，惟獨見到洛陽與這裏一様。”他回過頭來問御史説：“曲逆户口有多少?”御史回答説：“當初在秦朝時有三萬多户，中間多次發生兵亂，許多人都逃亡躲藏起來，如今現存有五千户。”這時皇上詔告御史，改封陳平爲曲逆侯，全縣的賦税都歸屬陳平食用，取消以前所封的户牖鄉。

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

這以後陳平以護軍中尉的身份跟隨高帝攻打陳豨及黥布。他一共出過六次奇計，每一次都增加食邑，一共增加六次封地。陳平的奇計有的很秘密，世上没有誰能知曉奇計的内容。

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

高帝從隨平定了黥布的軍隊回來，受傷得病，緩慢地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叛，皇上派樊噲以相國的身份率兵前去攻打他。已經出發了，有人在高帝面前説樊噲的壞話。高帝發怒説：“樊噲見我有病，是希望我早死。”高帝采用陳平的計謀，召見絳侯周勃，讓他在病床下受詔。皇上説：“陳平迅速乘驛站車載着周勃去取代樊噲統率軍隊，陳平到了軍營中立即將樊噲斬首！”二人受詔以後，乘驛站車子急行，尚未到達軍營，邊行邊商議説：“樊噲是皇上的老朋友，戰功很多，而且又是吕后妹妹吕嬃的丈夫，與皇室有親戚關係而且尊貴，皇上因爲憤怒的緣故，想將他斬首，恐怕過後會後悔的。我們寧可把他囚禁起來，交給皇上，讓皇上自己親手誅殺他吧。”他們未到軍營就築起土壇，用皇帝賜的符節召見樊噲。樊噲受詔，立即把他反綁起來裝進囚車，

由驛站道上送往長安，讓絳侯周勃代替樊噲做統帥，率兵平定燕國及反叛的各縣。

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嬃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陳平在返回途中聽説高帝去世，他害怕呂太后及她妹妹呂嬃聽信讒言而發怒，於是乘驛站車子先行。正好碰上使者詔陳平與灌嬰停駐在滎陽。陳平受詔，立即再乘驛站車子趕至宮中，哭得非常悲哀，乘機在高帝靈柩前向呂后奏告奉命處理樊噲之事的經過。呂太后哀憐他，說："您辛苦了，出宮休息吧。"陳平害怕讒言加身，因此堅決請求留在宮中宿衛。太后就任命他爲郎中令，說："輔佐教導孝惠皇帝吧。"此後呂嬃進讒言纔没有發生效用。樊噲被押至長安，就被赦免，恢復了原來的爵位和封邑。

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去世，任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

王陵原是沛縣人，當初是縣裏的富豪，高祖貧賤時，像對待兄長一樣在王陵手下做事。王陵缺少文化，靠意氣用事，喜歡直言。等到高祖在沛縣起兵，進入關中到達咸陽，王陵也自行聚集黨徒幾千人，居住南陽，不肯跟隨沛公。等到漢王回過來攻打項籍，王陵纔率兵歸屬了漢王。項羽捉到王陵的母親安置在軍營中，王陵的使者到來，項羽就讓王陵的母親朝東坐着，想以此來招降王陵。王陵的母親私下送走使者時哭着說："請替我告訴王陵，讓他謹慎地侍奉漢王。漢王德高望重，讓王陵不要因爲我就有二心。我以一死給你送行。"於是自刎而死。項王大怒，烹煮王陵母親。王陵終於跟隨漢王平定天下。他因爲與雍齒友好，雍齒是高帝的仇人，而王陵原本無意跟隨高帝，因爲這個緣故受封較晚，被封爲安國侯。

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

安國侯已經做了右丞相，兩年後，孝惠帝去世。高后想立諸位呂氏爲王，詢問王陵，王陵說："不可以。"呂后詢問陳平，陳平說："可以。"呂太后發怒，就假裝升王陵爲皇帝的太傅，實際上不用王陵了。王陵發怒，稱病辭職，閉門不出，始終不上朝拜見，七年後去世了。

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

王陵被免丞相之職後，呂太后就改封陳平爲右丞相，任用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没

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

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吕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吕嬃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吕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吕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吕嬃之讒也。"

吕太后立諸吕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吕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吕，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吕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吕，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决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

有設辦事處所，經常在宫中處理政務。

食其也是沛人。漢王在彭城失敗後，西去，楚王把太上皇、吕后抓來作爲人質，食其以舍人身份侍奉吕后。他後來跟隨漢王打敗項籍被封爲侯，受到吕太后寵幸。等到食其做了左丞相，住在宫中，百官都要通過他决斷事情。

吕嬃常因爲從前陳平爲高帝出主意捉拿樊噲的事，多次進讒言説："陳平做丞相不治理政事，每天飲美酒，玩婦女。"陳平聽説後，飲酒作樂日甚一日。吕太后聽説了，暗自歡喜。一次吕太后當着吕嬃的面對陳平説："俗語説'小孩和婦人口裏説出的話是不可相信的'，看你對我如何罷了。不要怕吕嬃説你的壞話。"

吕太后立諸位吕氏爲王，陳平假意聽從。等到吕太后去世，陳平與太尉周勃合謀，終於誅滅了諸吕，擁立孝文皇帝，陳平是主謀。審食其被免除了左丞相的職務。

孝文帝即位，認爲太尉周勃親自率兵誅滅諸吕，功勞多，陳平想把尊位讓給周勃，就稱病告假。孝文帝剛即位，對陳平有病感到奇怪，就詢問他。陳平説："高祖時，周勃的功勞不如我陳平多。等到誅滅諸吕，我的功勞又不如周勃大。希望把右丞相職位讓給周勃。"於是孝文帝就任用絳侯周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陳平降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給陳平黄金千斤，增封三千户。

過了一段時間，孝文皇帝已經漸漸明瞭熟悉國家大事，臨朝時問右丞相周勃説："天下一年要判决多少訴訟案件？"周勃謝罪説："不知道。"皇上又問："天下一年錢糧的收入和開支有多少？"周勃又謝罪説："不知道。"急得他汗流浹背，愧不能對。這時皇上又問左丞相陳平。陳平説："有主管官吏。"皇上説："主管的官吏是誰？"陳平説："陛下如果問决斷獄案的，請詢問廷尉；如果問錢糧情况，請詢問治粟内史。"皇上説："如果各有主管的官吏，那麽您主管的是什麽事情呢？"陳平謝罪説："惶恐得很！陛下不知我的才智低下，使我愧對宰相職務。宰相的職責，是輔佐天子調理陰陽，順應四時，在下撫育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 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强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

萬物適時生長，對外鎮撫四夷和諸侯，對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自都能勝任他們的職責。"孝文帝於是贊賞他的回答。右丞相非常慚愧，出宫後就責備陳平説："您爲什麽不在平時教我回答這些對話呢!"陳平笑着説："您身居此位，不知道右丞相的職責嗎? 陛下如果詢問長安城中盜賊的數目，您想勉强回答嗎?"這時絳侯周勃自知自己的才能是遠不如陳平了。過了一段時間，絳侯周勃稱説有病，請求免除右丞相之職，陳平獨自擔任丞相職務。

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國除。

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去世，謚爲獻侯。兒子共侯陳買接替侯位，陳買兩年後去世。兒子簡侯陳恢繼承侯位，二十三年去世。兒子陳何繼承侯位，二十三年，陳何因爲犯了搶奪别人妻之罪，判以死刑，封國被廢除。

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當初陳平説："我經常使用詭秘的計謀，這是道家所禁忌的。我的後代如果被廢黜，也就完了，終將不能再興起了，這是因爲我多用陰謀暗中種下的禍因。"可是此後陳平的曾孫陳掌因爲靠着是衛氏的親戚而顯貴，希望得以接續陳家原來的封號，但終究没有成功。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黄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 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太史公曰：丞相陳平少年時，原本喜愛黄帝、老子的學説。當他在神社的砧板上分割祭肉的時候，他的志向本來就已很遠大了。後來他徘徊於楚、魏之間，最後終於歸順了高帝。經常出奇計，解救紛亂的危機，消除國家的禍患。等到吕后執政時，事情多有變故，然而陳平竟然自己能够逃脱，安定宗廟社稷，終身保持榮耀的地位和名聲，被稱爲賢相，難道不是善始善終嗎! 如果没有才智謀略，誰能做到這步呢?

史記卷五十七

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

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

絳侯周勃是沛縣人。他的祖先是卷縣人，後遷居到沛縣。周勃以編織養蠶的器具爲生，經常爲有喪事的人家做吹鼓手，後來又做了拉强弓的勇士。

高祖在做沛公剛剛起兵的時候，周勃以中涓的身份跟隨高祖攻打胡陵，取下方與。方與反叛，高祖和他們交戰，打退敵軍；又進攻豐縣，在碭縣東邊攻打秦軍，而後回軍到達留縣和蕭縣；又進攻碭縣，攻克。奪取下邑時，周勃最先登城。高祖賜給他五大夫爵位。漢軍攻打蒙邑、虞縣，又奪取了。漢軍襲擊章邯的戰車騎兵，周勃又立了下等功。接着平定魏地。攻打爰戚、東緡縣，一直攻到栗縣，全都奪取了。漢軍攻打齧桑，周勃最先登上城池；在東阿之下進擊秦軍，打敗了他們；追趕到濮陽，奪取甄城。漢軍攻打都關、定陶，襲取了宛朐，俘獲了單父縣令。漢軍在夜間襲取臨濟，攻打壽張，以此前進到達卷縣，攻破城池。在雍丘城下進擊李由軍隊。漢軍攻打開封，周勃的軍隊先到城下的最多。後來章邯打敗了項梁軍隊并殺死了項梁，沛公與項羽領兵東去到達碭縣。高祖自從在沛縣起兵到返回碭縣，一共是一年零兩個月。楚懷王封沛公爲安武侯，任命他爲碭郡郡長。沛公拜周勃爲虎賁令，周勃以虎賁令的身份跟隨沛公平定魏地。漢軍在城武攻打東郡尉的軍隊，打敗了敵軍；進擊王離軍隊，打敗了他們；攻打長社縣，周勃最先登上城池；攻打潁陽、緱氏，切斷黄河渡口；在尸鄉北邊進擊趙賁軍隊，往南攻打南陽郡守吕齮，攻

破武關、嶢關；在藍田擊破秦軍，到達咸陽，滅亡秦王朝。

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内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絶。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户，號絳侯。

項羽到達咸陽，讓沛公做漢王。漢王賜周勃爲威武侯。他跟隨漢王進入漢中，漢王拜他爲將軍。漢王回軍平定三秦，到達秦地後，漢王把懷德賜給周勃作食邑。漢軍攻打槐里、好畤時，周勃立了上等功。漢軍進擊趙賁、内史保於咸陽，周勃又立了上等功。漢軍北去攻打漆縣；進擊章平、姚卬的軍隊；往西平定汧縣；回軍取下郿城、頻陽；在廢丘圍攻章邯；攻破西縣縣丞的軍隊；進擊盜巴軍隊，打敗敵軍；攻打上邽；往東把守嶢關；轉過來進擊項籍；攻打曲逆，周勃立了上等功。回軍把守敖倉，追擊項籍。項籍死後，漢軍乘勢往東平定楚地泗水和東海郡，共得二十二個縣。回軍把守雒陽、櫟陽。漢王把鍾離縣賜給周勃和潁陰侯，作爲他們共有的食邑。周勃以將軍身份跟隨高帝討伐反叛者燕王臧荼，在易縣城下打敗了叛軍。周勃率領士兵在馳道上阻擊叛軍，功勞最多。高帝賜給周勃列侯的爵位，分剖信符，讓周勃的爵位世世代代不斷絶。把絳縣八千一百八十户作爲周勃的食邑，號稱絳侯。

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

周勃以將軍身份跟隨高帝攻打反叛的韓王信於代地，降服了霍人縣；向前進軍到達武泉，攻打胡人騎兵，在武泉北邊打敗胡人騎兵；又轉過來在銅鞮攻打韓信的軍隊，打敗了他們。回軍，降服了太原的六座城池；在晉陽城下攻打韓信的軍隊和胡人騎兵，都打敗了他們，奪取晉陽；後來在硰石進攻韓信軍隊，打敗了他們，往北追擊八十里；回師攻打樓煩的三座城，乘機進擊胡人騎軍於平城之下，周勃率領的士卒在馳道阻擊敵軍，功勞最多。周勃升爲太尉。

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勳。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

漢軍進擊陳豨，在馬邑屠城。周勃所率領的士卒斬殺了陳豨的將軍乘馬絺；在樓煩進擊韓信、陳豨、趙利的軍隊，打敗了他們。周勃俘獲了陳豨的將領宋最、雁門守將圂。趁勢轉攻并俘獲雲中的守將遬、丞相箕肆、將領勳。平定雁門郡十七個縣，雲中郡十二個縣。乘勢又進擊陳豨於靈丘，打敗敵軍，斬首陳豨，俘獲陳豨的丞相

肆。定代郡九縣。

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别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平定代郡九個縣。

燕王盧綰反叛，周勃以相國身份取代樊噲率領軍隊，攻下薊縣，俘獲燕王盧綰的大將抵、丞相偃、郡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滅渾都縣；在上蘭打敗燕王盧綰的軍隊，又在沮陽再擊破盧綰的軍隊。追趕叛軍到達長城，平定上谷十二個縣，右北平郡的十六個縣，遼西、遼東二十九個縣，漁陽郡的二十二個縣。周勃功勞是第一的：他隨從高帝共俘獲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和二千石的官吏各三人；另外他還打敗兩支軍隊，攻下三座城池，平定五個郡，七十九個縣，俘獲丞相、大將各一人。

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説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

周勃爲人質樸剛强、老實敦厚，高帝認爲可以委任他大事。周勃不喜好文學，每次召見諸位儒生和游説之士，他面向東坐着而責令他們説："趕快對我説吧。"他樸實無文就是這個樣子。

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吕禄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吕産以吕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吕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吕后》、《孝文》事中。

周勃平定燕國以後就回軍了，高祖已經去世，他以列侯身份侍奉孝惠帝。孝惠帝六年，設置太尉官職，任命周勃做太尉。十年後，高后逝世。吕禄以趙王的身份擔任漢朝的上將軍，吕産以吕王的身份擔任漢朝的相國，把持漢朝大權，想危害劉氏。周勃是太尉，不得進入軍營之門。陳平是丞相，不能够處理政務。這時周勃與陳平謀劃，終於誅滅了諸吕而擁立孝文皇帝。這些話記載在《吕后》、《孝文帝本紀》中。

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户。居月餘，人或説勃曰："君既誅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

文帝已經即位，任命周勃爲右丞相，賜給黄金五千斤，食邑一萬户。過了一個多月，有人勸説周勃道："您已經誅滅了諸吕，擁立代王爲皇帝，威震天下，而您得到了厚賞，居處尊位，已經很受寵信了，時間長了，災禍要降臨您的身上了。"周勃恐懼，也自感危險，就向皇上謝罪辭職，請求歸還相印。皇上同意他的請求。過了一年多，丞相陳平去世，皇上又任命周勃爲丞相。十個多月後，皇上説："前日我詔令列侯，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封國去，有的人還没有動身，丞相您是我所器重的人，您率先到封國去吧。"周勃於是被免去丞相職務，前往封國。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

回到封地一年多，每當河東郡守、郡尉巡行各縣到達絳縣，絳侯周勃自己畏懼被誅，經常

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身披鎧甲，命令家人手持兵器來見郡守、郡尉。此後有人上書告發周勃想謀反，皇上就把這件事交給廷尉。廷尉又把此事交給長安處理，於是捕捉周勃治罪。周勃恐懼，不知怎樣答辯。獄吏漸漸欺凌侮辱他，周勃拿千兩黄金送給獄吏，獄吏就在牘板背面寫上字示意他説："請公主作證。"公主，是孝文帝的女兒，周勃的長子勝之娶公主爲妻，所以獄吏教周勃引用公主作證。周勃把增封受賜的財物都給了薄昭。等到周勃案件緊急關頭，薄昭替他向薄太后進言，太后也認爲周勃没有謀反的事。文帝臨朝時，薄太后抓起頭巾向文帝擲去，説："絳侯身挂皇帝賜給的印璽，在北軍率領軍隊，不在那時謀反，如今身居一個小縣，反倒要謀反嗎！"文帝已經看到絳侯在獄裏的供辭，於是向太后謝罪説："獄吏剛纔查清楚了，馬上放他出獄。"於是派使臣手持符節釋放絳侯，恢復他的爵位和封邑。絳侯出獄後説："我曾經率領百萬大軍，然而怎麽知道獄吏的尊貴呀！"

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絶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内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

絳侯又回到封國。於孝文帝十一年去世，謚號爲武侯。兒子周勝之繼承侯位。過了六年，他娶的公主與他不和睦，又因殺了人被治罪。封國被廢除。爵位斷絶一年，文帝纔從絳侯周勃兒子中選出賢能的河内郡守亞夫，封他爲條侯，接續絳侯的爵位。

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内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説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説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爲條侯，續絳侯後。

條侯亞夫尚未封侯做河内郡守時，許負爲他看相説："您三年後就被封侯爵了。封侯八年後將擔任將軍、丞相，執掌大權，位高任重啊，在大臣中不再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你。此後再過九年，您將會餓死。"亞夫笑着説："我的兄長已經接替父親的侯位了，如果他死了，他的兒子應當接替，亞夫哪裏有爲侯之説呢？可是既然尊貴得像你説的那樣，又爲什麽説會餓死呢？請指教我吧。"許負指着他的口説："有縱紋入口，這是餓死的面相。"過了三年，他的兄長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選擇絳侯兒子中賢能的，都推舉亞夫，於是封亞夫爲條侯，接續絳侯的爵位。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

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大舉入邊。文帝於是任

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兹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命宗正劉禮爲將軍，駐軍霸上；任命祝兹侯徐厲爲將軍，駐軍棘門；任命河内郡守亞夫爲將軍，駐軍細柳：以此防備胡人入侵。皇上親自慰勞軍隊。皇上到達霸上及棘門的軍營，一直乘馬馳入營門内，將軍及以下的官吏都騎馬迎進送出。接着皇上來到細柳軍營，軍中的官兵身披鎧甲，手持鋭利兵刃，弓弩張開，弓弦拉滿。天子的先導到來，不得進入。先導人員説："天子就要到來！"把守軍門的都尉説："將軍命令説'在軍中聽從將軍的命令，不聽天子的詔令'。"没過多久，天子到來，又不得進入。於是皇上就派使臣手持符節詔令將軍："我想入營慰勞軍隊。"亞夫於是傳話：打開營門。把守營門的官吏對跟隨皇上的車馬隨從説："將軍規定，軍營中不得車馬驅馳。"這時天子就拉着繮繩慢慢地行進。到了大營帳中，將軍亞夫持着兵器作揖説："身穿甲胄的武士不能大禮參拜，請允許我以軍禮參見。"天子深受感動，面容變得很嚴肅，倚在車前的横木上以示敬意。而後派人稱謝説："皇帝致敬慰勞將軍。"皇帝慰勞軍隊的禮儀舉行完畢後離去。皇上已經出了軍營大門，群臣都很吃驚。文帝説："唉，這纔真是個合格的將軍啊！先前看見霸上、棘門的軍營，就像小兒做游戲呀，他們的將軍原本可以襲擊而且就會被俘的。至於亞夫，怎麽可以容人去冒犯他呢！"皇上贊美亞夫很久。一個多月後，三支大軍都撤除了。文帝就任命亞夫爲中尉。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

孝文帝將要去世時，告誡太子説："假使有緊急情况發生，周亞夫是真正可以擔當領兵重任的。"文帝去世，孝景帝任命亞夫爲車騎將軍。

孝景三年，吴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吴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争鋒。願以梁委之，絶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

孝景帝三年，吴王、楚王反叛。亞夫以中尉代行太尉之職，往東進擊吴、楚。亞夫親自向皇上請示説："楚軍凶悍輕捷，難與他們争鋒相對。希望把梁國放棄給他，然後斷絶他們的運糧通道，纔可以制服叛軍。"皇上同意他的意見。

太尉既會兵滎陽，吴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

太尉已經在滎陽會軍，吴國剛剛攻打梁國，梁國告急，請求援救。太尉領兵往東北去，跑到昌邑，深溝高壘堅守不出。梁王天天派使者請求太尉支援，太尉認爲堅守有利，不肯前往。梁王

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吴楚兵後食道。吴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吴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吴王濞弃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吴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吴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却。

給景帝上書告急求援，景帝派使者詔令太尉救援梁國，太尉不聽從詔令，堅壁不出，而派輕騎兵弓高侯等人去斷絶吴、楚軍隊後方的糧道。吴軍缺乏糧食，士兵飢餓，多次想挑戰，太尉始終不出戰。夜間，漢軍營中驚亂，軍内互相攻擊擾亂，到達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過了一會兒，又恢復了平静。後來吴軍衝向漢軍營壘的東南角，而太尉却派人防備西北角。後來吴軍的精兵果然衝向漢軍營壘的西北角，没能進入。吴軍士兵已經餓了，於是撤退離去。太尉發出精兵追擊，大敗吴軍。吴王劉濞丢棄他的軍隊，與壯士幾千人逃跑，跑到江南丹徒自保。漢軍因此乘勝追擊，於是全部俘虜叛軍，他們都投降了漢軍，又懸賞千金買吴王人頭。一個多月後，越國人斬了吴王頭報告漢王朝。雙方攻守共三個月，吴、楚叛軍被打敗平定。這時，諸位將領纔認爲太尉的計謀是對的。而由此梁孝王與太尉亞夫有了仇怨。

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太尉回朝後，朝廷重新設置太尉官職。五年後，亞夫升爲丞相，景帝很器重他。景帝廢黜栗太子，丞相堅决争保太子，没能成功。景帝由此疏遠了亞夫。而梁孝王每次來朝，經常與太后説條侯的過失。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

竇太后説："皇后兄長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推辭説："當初南皮侯、章武侯，先帝没有封他們爲侯，等到我即位後纔封他們爲侯。王信現在還不該封侯呢。"竇太后説："人主應該各自按照不同的時代行事。竇長君在世時，竟然没有得到封侯，死後他的兒子彭祖反倒得到侯爵。我很悔恨這種作法。皇帝趕快封王信爲侯吧！"景帝説："請讓我和丞相商議一下。"景帝與丞相議論王信封侯的事情。亞夫説："高祖皇帝有規定'不是劉氏不得封王，没有功勞的人不得封侯。誰不按規定去做，天下共擊之'。如今王信雖是皇后兄長，没有功勞，封他爲侯，這是不符合規定的。"景帝没有説什麽，停止了此事。

其後匈奴王唯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

此後匈奴王唯徐盧等五個人投降漢朝，景帝想封他們爲侯，以便鼓勵後來的人。丞相亞夫説："他們背叛他們的君主投降陛下，陛下封他

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唯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

絶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吕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

們爲侯,那麽怎樣再責備人臣不奉守節義呢?”景帝説:“丞相的建議不可采用。”景帝把唯徐盧等五人全都封爲列侯。亞夫因此稱病告假。景帝中三年,亞夫因病免去丞相職務。

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見條侯,賞賜給酒食,衹放了一大塊没有切的肉,又不放筷子。條侯内心不平,轉過頭告訴主管酒席的官員取筷子。景帝看到後笑着説:“這些不能滿足你的需要嗎?”條侯脱下帽子謝罪。皇上起身,條侯乘機快步走出宫去。景帝目送他出去後,説:“這個憤憤不平的人,不能做少主的大臣啊!”

没過多久,條侯的兒子爲父親從工官尚方那裏購買了五百具可以殉葬用的盔甲盾牌。搬取這些東西的雇工很辛苦,又不給他們工錢。當雇工們得知他是盗買皇上用的器物,一怒之下,上書告周亞夫之子要謀反,此事牽連到條侯。雇工的上書信呈給皇上,皇上將此事下交給官吏辦理。官吏按照文書所列罪狀逐一責問條侯,條侯拒不回答。景帝駡他説:“我不用你了。”景帝下令把亞夫交給廷尉治罪。廷尉責問説:“您想造反嗎?”亞夫説:“我所買的器物,乃是殉葬品,怎麽説我是造反呢?”獄吏説:“您縱使不反地上,也想在地下造反吧。”獄吏的逼迫越來越緊。當初官吏捕捉條侯,條侯想自殺,他的夫人阻止了他,因此没有死,於是進了廷尉的監獄。亞夫由於五天没有吃飯,嘔血而死。他的封國被廢除。

周氏侯爵斷絶一年,景帝改封絳侯周勃另一個兒子周堅爲平曲侯,接續絳侯的爵位。平曲侯在位十九年去世,謚爲共侯,他的兒子建德繼承侯位,十三年後,做了太子太傅。因爲他貢獻的供祭祀用的黄金不好,元鼎五年,被判有罪,封國被廢除。

條侯周亞夫果然餓死。他死後,景帝封王信爲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當初爲平民時,是個粗俗樸實的人,他的才能不超過一個普通人。等到他隨從高祖平定天下,居處將相的尊位上,諸位吕氏想作亂,周勃匡救國家危難,使國家恢復

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安定。即使伊尹、周公，又有什麼能超過他的呢！亞夫用兵，保持威嚴鄭重，堅韌不拔，穰苴名將在世還有什麼能超過他的呢！他滿足自己的才智而不虛心學習，衹知奉守節操而不能恭順，終於落個窮困的結局。真是令人悲痛啊！

史記卷五十八

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爲代王，以參爲太原王，以勝爲梁王。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其春，吴楚齊趙七國反。吴楚

梁孝王劉武，是孝文皇帝的兒子，與孝景帝是同母所生。他們的母親是竇太后。

孝文帝共有四個兒子：長子是太子，就是孝景帝；次子名武；第三個兒子名參；第四個兒子名勝。孝文帝即位二年，封劉武爲代王，封劉參爲太原王，封劉勝爲梁王。兩年後，改封代王爲淮陽王。把代地全部給了太原王，封號是代王。劉參即位十七年，於孝文帝後元二年去世，謚爲孝王。兒子劉登繼承王位，這就是代共王。代共王在位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去世。兒子劉義即位，這就是代王。代王十九年，漢王朝擴充關隘，以常山爲界限，遷移代王到清河爲王。清河王遷移時是元鼎三年。

當初，劉武做淮陽王第十年時，梁王劉勝去世，謚爲梁懷王。懷王是孝文帝最小的兒子，寵愛超過其他兒子。第二年改封淮陽王劉武爲梁王。梁王開始在梁地稱王時，是孝文帝十二年。梁王從起初受封爲王以來至此一共經歷了十一年。

梁王十四年，入朝拜見皇帝。十七年，十八年，每年都入朝，留住在宫中，第二年纔到封國去。梁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時孝文帝去世。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又入朝。這時皇上尚未設立太子。皇上與梁王在酒席宴上飲酒，曾經從容説道："我死之後，傳帝位給你。"梁王推辭，他雖然知道這不是真心誠意的話，但心裏高興。太后也同樣高興。

這年春天，吴王、楚王、齊王、趙王等七王

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吴楚。吴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多大縣。

反叛。吴軍、楚軍最先攻打梁國的棘壁，殺死幾萬人。梁孝王據守睢陽城，而派韓安國、張羽等人爲大將軍，抗禦吴、楚叛軍。吴、楚在梁國受阻，不敢越過梁國而向西進兵，與太尉周亞夫等相持三個月。吴、楚叛軍被打敗，而梁國軍隊所打敗、殺傷、俘虜的叛軍與漢朝軍隊戰績大致相等。第二年，漢朝確立太子。此後，梁國與漢王朝關係最親密，又有戰功，又是個大國，擁有天下肥沃富饒的土地。梁國的北邊地界是泰山，西邊到達高陽，四十多座城池，多數都是大縣。

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宫室，爲複道，自宫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趕，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説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梁孝王是竇太后的小兒子，很受寵愛，所賞賜的東西不可勝數。這時孝王建築東苑，方圓三百多里。擴大睢陽城七十里。大造宫室，設樓閣複道，從王宫連接平臺三十多里。獲得天子賜給的旌旗，出外隨從千乘萬騎。到處馳馬打獵，規格類似天子。出行則言“趕”，清道斷絶行人，回宫稱“警”，戒嚴警衛。招徠四方豪傑，自殽山以東的游説之士没有不到這裏來的。如齊國人羊勝、公孫詭、鄒陽等人。公孫詭滿腹奇邪計策，最初拜見孝王時，得到賞金千兩，官至中尉，梁國稱他爲公孫將軍。梁國製造兵器、弩弓、矛戟等幾十萬件，而府庫的金錢將近百萬萬，珠玉寶器比朝廷還多。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拜見皇帝。景帝派使者持符節駕着駟馬高車，到關前迎接梁王。梁孝王朝見完畢，上書請求留居宫中。因爲竇太后寵愛的緣故，梁王入宫就侍奉景帝，他們同乘一輛車輦，出宫就與天子同乘一車游獵，在皇帝的上林苑中射獵禽獸。梁國的侍中、侍郎、謁者都登記名册，發通行證，自由出入天子的殿門，與漢王朝的官員没有什麽兩樣。

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説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

十一月，皇上廢黜栗太子，竇太后心裏想以孝王爲繼承人。大臣及袁盎等人勸阻景帝，而竇太后的提議受到阻止，從此也不再説讓梁王作繼承人的事情了。此事非常機密，世人没有誰知道。梁王於是辭行回歸封國。

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

這年夏季四月，皇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恨袁盎及其參與議嗣的大臣，就與羊勝、公孫詭等人謀劃，暗中派人刺殺袁盎及其他議臣十多

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后得釋。

人。朝廷追捕那些殺人凶手，當時沒有捉到。這時天子懷疑梁王主謀，捉到凶手，果然是梁王主使他們行刺的。於是朝廷派遣使者連續不斷，來往於去梁國的路上，到梁國查辦刺殺案，搜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已被梁王藏匿在後宮裏。使臣責問俸禄二千石的官員很急，梁國丞相軒丘豹和內史韓安國進宮勸諫梁王，梁王於是命令羊勝、公孫詭都自殺，然後交出他們的尸體。皇上由此怨恨梁王。梁王恐懼，就派韓安國通過長公主向太后謝罪，然後梁王纔被寬恕。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

皇上的怒氣逐漸消除，梁王乘機上書請求入朝拜見皇上。已經到了函谷關，茅蘭勸說梁王，讓他改乘表示降服的布幔車子，衹帶兩位騎馬的隨從進入，躲藏在長公主的花園內。漢朝派使者迎接梁王，梁王已經入關，車子乘騎全部放在關外，不知梁王所在。太后哭泣說："皇帝殺死我的兒子了！"景帝很憂愁恐懼。這時梁王背着刑具跪伏在宮門下，認罪求罰，太后、景帝見此非常高興，相對哭泣，和好如初。皇上詔令梁王全部的隨從官員入關。然而景帝漸漸疏遠梁王，不再同他乘坐一輛車輦了。

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

三十五年冬天，梁王又來朝拜皇帝，上書想留住京都，皇上不允許。梁王回到封國，神情恍惚不樂。北上良山打獵，有人獻上一頭牛，牛脚長在背上，孝王很厭惡它。六月中旬，梁王得了熱病，六天後去世，謚爲孝王。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飡。

孝王很孝敬母親，每當聽說太后有病，就口不能進食，躺下睡不好覺，經常想留在長安侍奉太后。太后也很疼愛他。等到聽說梁王去世，竇太后哭得非常悲痛，不吃東西，說："皇帝果然殺死了我的兒子！"景帝悲哀而又懼怕，不知應當怎樣做。皇上與長公主商議此事，於是分割梁國土地爲五個小國，把孝王的五個兒子全部封立爲王，他的五個女兒也都封給湯沐邑。於是報告太后，太后纔高興，爲了贊賞這種做法，特意給景帝加了一次餐。

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

梁孝王的長子劉買繼承王位，這就是共王；次子劉明爲濟川王；三子劉彭離爲濟東王；四子劉定爲山陽王；五子劉不識爲濟陰王。

王。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孝王未死時，錢財按萬萬計，不可勝數。等到梁孝王死後，府庫收藏剩餘的黃金尚有四十多萬斤，其他財物與此相當。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梁共王三年，景帝去世。共王在位七年去世，兒子劉襄即位，這就是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絶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

梁平王劉襄十四年，母親是陳太后。共王母親是李太后。李太后是平王的祖母。平王的王后姓任，叫任王后。任王后很受平王劉襄的寵愛。當初，梁孝王在世時，有一個罍樽，價值千兩黃金。孝王告誡他的後代，要很好地保存這個罍樽，不要送給他人。任王后聽説後想得到這個罍樽。平王的祖母李太后説："先王有遺命，不要把罍樽送人。其他器物即使百萬萬，都可以任你自取。"任王后執意要得到這個罍樽。平王劉襄直接派人打開府庫取出罍樽，賞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恰巧漢王朝派使者前來，她想把此事告訴使者，平王劉襄和任王后阻攔，閉上了門，李太后與他們爭門奪路，手指被門擠傷，終於没能够見到漢王朝使者。李太后私下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人通奸，而平王與任王后用這件事使人暗示勸阻李太后，不讓她揭發罍樽事，李太后因自己有淫亂行爲，也就作罷了。後病死。她病重時，任王后未曾請安問病；死時，又不居喪守孝。

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元朔年間，睢陽有位名叫類犴反的人，有人侮辱他的父親，而此人與淮陽太守的客人外出同乘一車。太守的客人下車走了，類犴反把他的仇人殺死在車上後離去。淮陽太守大怒，以此責備梁國的二千石官員。二千石以下的官員尋求類犴反非常急迫，抓住了類犴反的親戚。類犴反知道梁國宫内的隱秘事情，就給皇帝上書，詳細地報告梁平王與祖母爭奪罍樽的情狀。當時丞相以下的官吏都知道這件事，想藉此打擊梁國的高級官員，就上書讓天子得知此事。天子把事情下交給官吏查問，確有此事。公卿請求廢黜平王劉襄爲庶人。天子説："李太后有淫亂行爲，梁王劉襄没有好的師傅，所以陷於不義。"於是削減梁國八座城池，把任王后斬首示市。梁國剩下十座

城池。平王劉襄在位三十九年去世，謚爲平王。兒子無傷立爲梁王。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川王劉明，是梁孝王的兒子，以桓邑侯的身份於孝景帝中元六年封爲濟川王。七年後，因射殺他的中尉，漢朝的有司請求誅殺他，天子不忍心誅殺，廢黜劉明爲庶人，遷居房陵，封地歸漢朝，改設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濟東王彭離是梁孝王的兒子，在孝景帝中元六年被封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横凶悍，不行做君主的禮儀，在夜晚私下與他的奴僕、少年亡命徒幾十人，去搶劫殺人，奪取别人財物以爲樂事。他所殺死的人被發覺的就有一百多人，全國的人都知道，没有誰敢在夜裏行走。被他殺死的人的兒子上書朝廷告發此事。漢朝有司請求誅殺彭離，皇上不忍心，廢黜他爲平民，貶遷到上庸，封地歸入漢朝，改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山陽哀王劉定是梁孝王的兒子，於孝景帝中元六年被封爲山陽王。他在位九年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取消，封地歸入漢朝，改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濟陰哀王不識是梁孝王的兒子，於孝景帝中元六年被封爲濟陰王。一年後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取消，封地歸入漢王朝，改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宫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然以與皇上、太后親愛的緣故，在肥沃富饒的土地上稱王，可是正逢漢王室繁榮興盛，百姓殷富的時代，所以他纔能積累財貨，擴大他的宫室，車乘服飾類似於天子。然而這樣做也超越了規定。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説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

褚先生説：我做侍郎時，從宫殿中那些好事的老郎吏口中聽説過梁孝王的事迹。我私下認爲，使梁孝王怨恨，想做壞事，謀求帝位，此事是從宫中惹出來的。當時的太后是女主，因爲疼愛她的小兒子的緣故，想使梁王做太子。朝廷大臣們不能及時直言説明這樣做是不可以的情由，而是一心衹想阿諛奉承，治理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私下取悦太后的歡心來接受太后的賞賜，這都不是忠

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

臣所爲。假如像魏其侯竇嬰那樣直言，怎麽會有後來的災禍呢？景帝與梁王在家宴上會見，侍奉太后飲酒，景帝說："我死之後傳位給你梁王。"太后很喜悦。竇嬰在酒席前，伏地勸諫説："漢朝法律規定，帝位傳子傳嫡孫，如今皇帝爲什麽要把帝位傳給弟弟呢？這是擅自擾亂高帝的成約啊！"這時景帝默然無語。太后内心不高興。

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没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

從前周成王與年幼的小弟弟站在樹下，拾取一片桐葉送給弟弟，説："我以此封你。"周公聽説，進見説："天子分封弟弟，很好啊。"成王説："我衹不過與他戲耍罷了。"周公説："君主没有錯誤的舉動，不應當有開玩笑的話，説過的話，一定要實現。"於是成王就封小弟於應縣。此後成王一直到死不敢有戲言，凡是講過的話一定實行。《孝經》上説："不合法度的就不説，不符合道義的就不做。"這是聖人的格言。現在皇上不應該對梁王説那些好聽的話。梁王上有太后可倚重，驕橫傲慢已年深日久，多次聽到景帝説的好話：死後傳帝位給他，而實際上是不實行的。

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内，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

再者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朝法律上有規定，諸侯王朝見天子總共有四次罷了。開始到京，入宫小見；到正月初一早晨，捧着鹿皮墊、璧玉，恭賀正月，按照禮儀進見；過了三天，天子爲諸侯王設酒宴，賞賜金錢財物；再過兩天，再入宫小見，而後告辭離去。諸侯總共留在長安不超過二十天。小見，就是天子在皇宫禁門之内設酒宴召見諸侯王，皇宫禁門以内，不是士人所能進入的。現今梁王西去入京朝見皇上，趁機留住，一住將近半年。進宫與皇上同乘一輦，出宫與皇帝同乘一車。皇帝用大話諷示他將來繼承皇位，而實際上不執行，以致使梁王口出怨言，謀反叛逆，於是皇上隨之爲他擔憂，這不是違背事理太遠了嗎！不是大賢人，不知道退讓。現今漢朝的禮儀規定，朝見皇上恭賀正月的，常常是一位國王與四位

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

諸侯一同朝見，十多年來朝見一次。現今梁王經常連年入宮朝見，長久留住。俗語說："驕子不孝。"這話說的不錯。所以諸侯王應當配備好的師傅，任用忠言之士爲相，如汲黯、韓長孺等人，敢於直言極諫，怎麼會有患害發生呢！

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

聽說梁王西去入朝，拜見竇太后，在宴席會見，與景帝一起侍奉坐在太后的面前，講說母子兄弟之間的高興話。太后對皇帝說："我聽說殷朝主張親愛自己的兄弟，周朝主張尊敬祖宗，他們的主張從道義上說，是一致的。我百年之後，把梁孝王托付給你。"景帝跪在席上挺起身子說："好吧。"酒宴結束出宮，皇帝召見袁盎等諸位大臣中通曉經書道理的人說："太后說了這樣的話，是什麽意思呢？"衆位大臣都回答說："太后意思是想立梁王爲皇帝的太子。"皇帝詢問其中的情由。袁盎等人說："殷朝主張親愛兄弟是立弟做繼承人。周朝主張尊敬祖宗，是立兒子做繼承人。殷朝主張質樸，質樸是效法上天，親愛他所親近的，所以立弟弟。周朝主張文采，文采是效法大地，尊敬他所敬重的，尊敬就是立子，所以立長子。周朝主張，太子死了，立嫡孫。殷朝主張，太子死了，立他的弟弟。"皇帝說："你們說應該怎麽做呢？"大臣們都回答說："如今漢王室是效法周朝的，周朝主張不得立弟，應該立子。所以《春秋》因此否定宋宣公。宋宣公死後，不立他的兒子而把侯位傳給他的弟弟。弟弟接受了國家後就死去了，而又反過來把侯位傳給他兄長的兒子。弟弟的兒子與兄長的兒子相爭，認爲自己應當接替父親的位子，就殺死兄長的兒子。因此國家亂了起來，災禍不絕。所以《春秋》上說'君子應當遵循常規，宋國的災禍是宋宣公造成的'。我請求進見太后，陳述這個道理。"袁盎等人入宫拜見太后說："太后說想立梁王爲太子，梁王如果死了，想立誰呢？"太后說："我再立皇帝的兒子。"袁盎等人就用宋宣公

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湌，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窺天也。

不立兒子而立弟所發生的禍亂，禍亂出現後而五世不斷絶，將小不忍則將傷害大義的道理的情由報告給太后。太后纔解除她的欲念，高興了，就讓梁王回歸封國。而梁王聽説立子不立弟的主意是出自袁盎諸位大臣口中，就怨恨起來，派人來殺袁盎。袁盎回過頭望着刺客説："我是人們所説的袁將軍，您不要搞錯了啊?"刺客説："對了!"刺殺袁盎，丢下劍，劍插在袁盎身上。察看那把劍，是新鑄造的。詢問長安城中製造刀劍的工人，工人説："梁國郎官某人來製此劍。"從這裏瞭解到此劍的來歷，發現了刺客的綫索，皇帝打發使者前去追捕刺客。光是梁王所要殺死的大臣就有十多人，辦案的執法官吏追查出根源，謀反的端倪一目瞭然。太后不吃飯，日夜哭泣不止。景帝很憂愁，請教公卿大臣，大臣們認爲應該派遣精通經典道理的官吏前去處理此案，纔可以化解。於是派遣田叔、吕季主前往梁國處理此案。這二人都是精通經典道義的，懂得大禮。去了回來，到達霸昌廄，取火全部燒掉梁王謀反的供辭，衹空手而回向景帝報告。景帝説："怎麼樣?"他二人回答説："據説梁王不知道此案情由，製造這起禍端的，衹是他的受寵信的大臣羊勝、公孫詭一類人做的。他們已經讓我們謹慎地遵照法律將他們誅死，梁王没有任何事情。"景帝高興，説："趕快去報告太后。"太后聽説了，立即坐起吃飯，氣色恢復了。所以説，不精通經典道理，不知道古今大禮的，不可以作爲三公和皇帝左右近臣。見識少的人，如同從竹管中去窺視天空一樣。

史記卷五十九

世家第二十九

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孝景帝的兒子一共十三人封爲王，他們的母親有五位，同母所生稱爲宗親。栗姬的兒子名榮、德、閼于。程姬的兒子名餘、非、端。賈夫人的兒子名彭祖、勝。唐姬的兒子名發。王夫人兒姁的兒子名越、寄、乘、舜。

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閒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河閒獻王劉德，是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封爲河閒王。他愛好儒家學説，衣着服用、言行舉止，都仿照儒生。崤山以東的儒生大都歸附他。

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獻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兒子共王不害即位。共王四年去世，兒子剛王劉基即位。在位十二年去世，兒子頃王劉授即位。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哀王閼于，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封爲臨江王。他在位三年去世，没有後代，封國被取消，改設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

臨江閔王劉榮，在孝景帝前元四年，立爲皇太子，四年後被廢黜，以原太子身份被封爲臨江王。

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宫，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臨江閔王即位第四年，因侵占宗廟的短墻外的空地擴建宫室而犯罪，皇上徵召他。劉榮前往，在江陵北門祭祀行路之神，祭祀完畢，上了車，車軸折斷，車子毁壞。江陵父老流着眼淚私下説："我們的君王不會回來了！"劉榮到了京城，前往中尉府核實罪行。中尉郅都審訊臨江王，臨江王恐懼，自殺了。葬在藍田。幾萬隻燕子銜土放在他的墳墓上，百姓也憐憫他。

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

劉榮在諸皇子中年齡最大，死後無後代，封

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國被取消，封地歸入漢朝，設爲南郡。

以上三國首任國王都是栗姬的兒子。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吴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魯共王劉餘，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封爲淮陽王。二年後，吴、楚反叛被擊敗後，在孝景帝前元三年，改封爲魯王。他喜好建築宫室、苑囿，喂養狗馬。他晚年喜愛音樂，不喜歡講話争辯，説話口吃。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兒子劉光接替王位。劉光年輕時喜好音樂和車馬，晚年節省吝嗇，惟恐錢財不够。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吴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吴。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吴。吴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吴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宫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

江都易王劉非，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身份封爲汝南王。吴、楚反叛時，劉非十五歲，有勇有謀，上書父皇，願意帶兵進擊吴王。景帝賜給劉非將軍印，去進擊吴王。吴王被打敗了，二年後，劉非改封爲江都王，治理吴王原來的封國，因爲劉非立下軍功，皇上賜與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舉入侵漢朝邊境爲寇，劉非上書父皇，願意率軍進擊匈奴，皇上不同意。劉非喜好使弄氣力，建築宫室樓臺，招攬四方豪傑，十分驕横奢侈。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説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絶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奸。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劉非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兒子劉建即位爲王。七年劉建自殺。淮南王、衡山王謀反時，劉建略微聽到他們的陰謀，自認爲封國靠近淮南王，擔心他們一旦發難，自己的封國被吞并，就暗中製造兵器，而且還時常佩帶天子賜給他父親的將軍印，車上載着天子的旌旗外出。易王死後未葬，劉建就喜愛上易王生前寵愛的美人淖姬，夜裏派人把她迎接來，在守喪的房子裏與她通奸。等到淮南王事發，朝廷懲治叛黨，叛黨略微涉及到江都王劉建。劉建恐懼，就派人多持金錢，熄滅這場被牽扯的官司。他又相信巫祝，使人祭祀禱告，編造謊言。劉建又與他所有的姐妹通奸。事情已經傳聞到朝廷，漢朝公卿請求捉捕劉建治罪。天子不忍心，派大臣立即去審訊劉建。劉建招認所犯罪行，於是自殺。封國被取消，封地歸入漢王朝，設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

膠西于王劉端，在孝景帝前元三年吴、楚七國反叛被擊敗後，他以皇子身份封爲膠西王。劉端爲人陰惡暴戾，又患有陽痿病，一接觸婦人，

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宫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宫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

就要病倒數月。他有個寵愛的少年作爲郎官。這位少年人作郎官没有多久，就與後宫妃嬪淫亂起來，劉端擒住他并殺死，同時還殺死了他的兒子和母親。劉端多次違犯皇上的法令，漢朝公卿幾次請求誅殺劉端，天子因爲與他是兄弟的緣故，不忍誅殺，可是劉端的所作所爲更加厲害了。有司再次請求削减他的封國，去掉了大半。劉端心中懷恨，於是對國内錢財不再計算管理，府庫全都破漏，腐爛掉的財物以萬萬計，始終是既不去收拾，又不轉移。他命令官吏不得徵收租税。劉端又把侍衛全部撤走，把宫門全都封起來，衹從一個門出入。他多次改變名姓，穿着布衣，到其他郡國周游。

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强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

凡是到膠西國來的丞相、二千石級的官員，如果遵照漢朝法令治理政事，劉端總是尋找他們的罪名，向朝廷控告；找不出罪名的，劉端就用欺詐手段，用毒藥殺死他們。劉端所使用的詐騙術，變化無窮，他的强横足以拒絶别人的勸諫，他的才智足以文過飾非。丞相、二千石級的官員如果遵從劉端治理政務，就中其陷害，被朝廷以法治罪。所以膠西雖是小國，而被劉端所殺死、傷害的二千石級的官員非常多。

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劉端在位四十七年去世，最後没有兒子接續他，封國被取消，封地歸入漢王朝，設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以上三國的第一代國王，都是程姬的兒子。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内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餘

趙王彭祖，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封爲廣川王。趙王劉遂反叛被擊敗後，彭祖在廣川稱王。四年後，改封爲趙王。十五年後，孝景帝去世。彭祖爲人花言巧語，謙卑陰詐，表面上十分謙恭而内心却非常刻毒。喜好法律，憑着詭辯來中傷人。彭祖宫内有許多寵愛的妃子和子孫。丞相、二千石級的官員想奉行漢王朝法令治理政務，那麽就會妨害趙王國家。因此，每當朝廷派來的丞相、二千石級的官吏到了趙國，彭祖就穿着黑色布衣，親自前往迎接，并動手爲二千石級的官員打掃房舍，設下許多疑難事情，讓他們用力去做，衹要抓住二千石級的官員的錯誤語

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奸淖姬者爲姬，甚愛之。

言，觸犯朝廷禁忌，他就記録下來。二千石級的官員想治理政務的話，他就拿出記下的他們的錯話來進行威脅；如果不聽，就上書告發，以及給他們扣上貪贓取利的罪名。彭祖在位五十多年，丞相、二千石級的官員來到趙國的，没有誰能够任滿過二年的，總是帶着罪名離去，罪名大的被處死，罪名小的受刑罰，因此二千石級的官員没有誰敢再奉法治理政務。而趙王專擅國權，派使臣到各縣去經營商賈之事，他這種經營專賣的收入，比朝廷規定給他的平常賦稅的收入還多。因此，趙王封國宫内有許多金錢，但是他將這些錢財全部賜給了妃子們和諸位兒子，也全都分光了。彭祖娶了已故的江都易王的寵姬即王劉建所通過奸的美人淖姬爲姬妾，非常寵愛她。

彭祖不好治宫室、禨祥，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

彭祖不喜好建造宫室，也不喜好信奉鬼神去求福，而喜好做下級官吏的事情。他上書朝廷，情願督討國都裏的盜賊。他經常夜間帶領走卒巡查邯鄲城内。各國使者及過往客人都因爲彭祖險毒邪僻，没有誰敢留在邯鄲城内過夜。

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産姊奸，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趙王彭祖的太子劉丹，與他的女兒及同母所生的姐姐通奸。劉丹與他的門客江充有仇恨。江充告發劉丹淫亂的事情，劉丹因此被廢黜。趙國改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内，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中山靖王劉勝，在孝景帝前元三年，以皇子身份封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去世。劉勝爲人愛好飲酒，喜歡女色，有子孫一百二十多人。經常與兄長趙王互相責怪，説："兄長做國王，專門代替下級官吏辦事。作爲君王，應當每天聽音樂，欣賞女色。"趙王也責怪他，説："中山王衹是每天淫樂，不幫助天子安撫百姓，以什麽資格稱作藩臣呢！"

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中山王劉勝在位四十二年去世，兒子哀王劉昌即位。劉昌即位一年去世，兒子昆侈接替中山王職位。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以上二國的第一代國王，都是賈夫人的兒子。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

長沙定王劉發，劉發的母親是唐姬，原爲程姬的侍女。景帝召幸程姬，程姬身有月經，不願

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侍寢，而將侍女唐兒裝飾一番，讓她夜裏入内侍寢。景帝酒醉不知真假，以爲是程姬而與她同床了，於是唐兒有了身孕。景帝事後纔發覺不是程姬。等到唐兒生了兒子，因此命名爲發。他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封爲長沙王。因爲劉發的母親地位低微，没有受到皇上寵愛，所以把他封在土地低濕而貧窮的小國裏。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爲長沙王。

劉發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兒子康王劉庸即位。他在位二十八年去世，兒子鮒鮈即位，這就是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以上一國的第一代國王是唐姬的兒子。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

廣川惠王劉越，在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爲廣川王。

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産奸。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廣川王劉越在位十二年去世，兒子劉齊立爲國王。劉齊有位受寵信的臣子桑距，後來犯了罪，想誅殺桑距，桑距逃跑了，廣川王因此捕捉他的宗族。桑距怨恨廣川王，於是上書朝廷告發廣川王劉齊與他的同胞姐妹私通。從此以後，廣川王劉齊多次上書告發漢朝公卿及受寵信的大臣所忠等人的罪行。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

膠東康王劉寄，在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爲膠東王，在位二十八年去世。淮南王謀反時，劉寄暗中聽到他的事情，就私下製作樓車鏃矢，作好戰鬥和防守的準備，等候淮南王起事。等到朝廷懲治淮南王反叛案件時，供辭中牽扯出劉寄。劉寄與皇上最親密，心裏很悲傷，發病而死，國内不敢安排王位的繼承人，於是稟告了皇上。劉寄有長子名賢，他的母親不受寵愛；小兒子名慶，他的母親受寵愛，劉寄經常想立劉慶爲太子，因爲他不合次序，又由於自己有過錯，終於没敢提出。皇上可憐他，就封劉賢爲膠東王，做康王的繼承人，而把劉慶封在原來衡山王的封地上，這就是六安王。

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

膠東王劉賢在位十四年去世，謚號爲哀王。兒子劉慶爲王的繼承人。

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六安王劉慶，在元狩二年，以膠東康王兒子的身份封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

清河哀王劉乘，在孝景帝中元三年，以皇子

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的身份被封爲清河王。他在位十二年去世，没有後代，封國被取消，封地歸入漢朝，設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

常山憲王劉舜，在孝景帝中元五年以皇子的身份封爲常山王。劉舜與皇上最親，是景帝的小兒子，驕横怠惰，淫亂無度，多次觸犯法律，皇上時常寬釋他。他在位三十二年去世，太子劉勃繼位爲王。

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棁。棁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棁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説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棁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奸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棁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

當初，憲王劉舜有個兒子，是他所不喜愛的姬妾生的，名棁。劉棁因爲其母不得寵的緣故，也没有受到憲王的寵信。王后脩生太子劉勃。憲王的姬妾很多，他所寵愛的姬妾生兒子名平、名商。王后很少得到憲王的寵幸。等到憲王病危，衆位受寵愛的姬妾常常侍病，所以王后也因爲妒嫉而不常去侍病，總是回到自己房中去。醫生進藥，太子劉勃不親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等到憲王去世後，王后、太子纔趕到。憲王素來不把長子劉棁當作兒子看待，等到去世，又没有分給他財物。侍郎官有人勸説太子、王后，讓衆兒子與長子劉棁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即位後，又不肯收納撫恤劉棁。劉棁怨恨王后、太子。漢朝派使臣來看察憲王的喪事，劉棁親自向漢朝使臣告發，説憲王病重時，王后、太子不去侍病，等到去世，六天就離開了守喪房舍，太子劉勃就去私通、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乘車馳奔、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派遣大行張騫查驗王后以及審訊了新王劉勃後，張騫請求天子下詔逮捕劉勃和與他通奸的諸人作爲佐證，新王劉勃爲了逃脱罪行，就把這些人證物證藏起來。官吏搜求捕捉，劉勃非常着急，派人去擊打揭發檢舉的人，擅自放出漢朝所關押的嫌疑犯。有司請求誅殺憲王后脩和新王劉勃。皇上因爲王后脩素無品行，致使劉棁告發她的罪行，劉勃没有好的師傅，不忍誅殺他們。有司請求廢黜王后脩，放逐劉勃以及他的家屬到房陵，皇上同意了。

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絶。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争，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

劉勃爲王幾個月，被廢遷到房陵，封國斷絶。一個多月後，天子因爲與憲王最親，就詔令有司説："常山憲王早年去世，王后與姬妾不和，嫡子和庶子互相誣告争鬥，陷於不義以致滅國，

王子平三萬户，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户，爲泗水王。”

我很可憐他。就封憲王的兒子劉平三萬户，爲真定王；封他的又一個兒子劉商三萬户，爲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定王。

真定王劉平，在元鼎四年以常山憲王兒子的身份，被封爲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絶，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泗水思王劉商，在元鼎四年以常山憲王兒子的身份被封爲泗水王。他在位十一年去世，兒子哀王安世即位。他在位十一年去世，没有兒子。於是皇上可憐泗水王斷絶祭祀，就把安世的弟弟劉賀封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以上四國第一代國王都是王夫人兒姁的兒子。此後漢朝增加封她的支屬子孫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都是兒姁的子孫，現在已經有了六位國王了。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内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黄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吴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税，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國的一切賦税都歸諸侯所有，國王都能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吏，漢朝衹是爲諸侯國配置丞相，佩帶金印。諸侯自己可以任命御史、廷尉正、博士，與天子相類似。自從吴、楚反叛後，在五宗爲王的時代，漢朝爲諸侯國派遣二千石級的官員，去掉“丞相”稱作“相”，佩帶銀印。諸侯衹能享有租税，削奪了他們的政治大權。此後諸侯中有貧窮的衹能乘坐牛車。

史記卷六十

世家第三十

三王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

"大司馬臣霍去病冒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承蒙陛下錯愛，讓我去病在軍中供職。本應該專心考慮邊塞事務，即使暴尸荒野，我也無法報答皇上的恩德，竟然敢計議其他的事情來打擾陛下，確實看到陛下爲天下事務操勞，哀憐百姓，而忘掉了自己，節儉食膳，控制音樂，裁減郎官。皇子賴天保祐，已長大成人，且能行趨拜之禮，到現在尚未有封號爵位，也未設師傅官。陛下謙恭辭讓，不肯顧恤骨肉之情，群臣私下埋怨，但皆不敢越職進言。我私下抑制不住效犬馬之勞的心情，冒死進言，懇望陛下下詔有司，趁着盛夏吉時，確定皇子的爵位。希望陛下明察。臣霍去病冒死再拜以此稟告皇帝陛下。"三月乙亥日，御史大臣霍光署理尚書令上奏未央宫。皇帝下詔說："下交御史辦理。"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元狩六年三月戊申初一，乙亥，御史署理尚書令霍光、守尚書令丞非，下批給御史文書到達，批文說："丞相莊青翟、御史大夫張湯、太常趙充、大行令李息、太子少傅任安，行宗正事務，冒死上奏：大司馬霍去病上書奏道：'承蒙陛下錯愛，讓我去病在軍中供職。應當專心考慮邊塞事務，即使暴尸荒野，也不能報答陛下的聖恩，竟敢計議其他事務來干擾陛下，實在是看到陛下憂慮操勞天下事，哀憐百姓以至忘記自己，節儉食膳，控制音樂，裁減郎官。而皇子們仰賴上天，已長大成人，并能行趨拜禮儀，然而至今没有賜給他們封號、爵位，也未設置師傅官。陛下謙恭辭讓而不顧恤皇子們，群臣私下埋怨，但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并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不敢越職而進言。我私下抑制不住效犬馬之勞的心情，冒死懇望陛下下詔有司，趁盛夏吉時來確定皇子們的爵位。希望陛下明察。’皇上批示說：‘下交御史辦理。’臣謹與中二千石級、二千石級的官員公孫賀等商議：古代分地立國，同時封立諸侯來尊奉天子，所以尊崇宗廟，重視社稷。現今霍去病上書天子，不忘他的職責，以此來宣揚皇上聖恩，便說天子謙讓自貶來操勞天下事，考慮皇子們尚未有封號爵位。臣莊青翟、臣張湯等應當遵奉道義，履行職責，可是我們愚笨而未能辦好此事。現在正是盛夏吉時，臣莊青翟、臣張湯等人冒死請求封立身爲皇子的臣劉閎、臣劉旦、臣劉胥爲諸侯王。我們冒死請求賜與他們所立的國名。”

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并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皇上批示說：“我聽說周王朝封了八百個諸侯，姬姓并列，有子爵、男爵、附庸。《禮記》上說‘庶子不得奉祭宗廟’。你們說并建諸侯是爲尊崇社稷，我没有聽說過。況且上天不是爲君主而降生百姓。我没有德行，海內還未安定協和，就讓尚未教育成熟的人勉強地做諸侯王，那麼左右大臣對於他能起什麼勸導作用呢？你們再議論一下，就以列侯封他們吧。”

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傅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并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逾，列位失

三月丙子日，奏請未央宮。“丞相臣莊青翟、御史大夫臣張湯冒死進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級、二千石級的大臣公孫賀，諫議大夫博士臣任安等商議說：聽說周王朝分封八百位諸侯，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因爲祖父、父親而顯貴，而伯禽靠着周公而受封，他們都是建國的諸侯，以相傅作爲輔佐。百官奉行法令，各遵其職，而國家的統系就完備了。我們私下認爲并建諸侯之所以能尊重社稷，是因爲使四海諸侯能各遵守其職，供奉貢品、祭物。庶子不得奉祭宗祖，這是禮制規定的。封皇子建諸侯，是使他們各守藩國，因而帝王就能藉以扶植道德，施行教化。陛下奉承天統，光大聖業，尊敬賢能之士，獎賞有功之臣，使滅亡了的國家再興起，讓斷絶後代的再接續。把蕭文終的後代續封於酇，褒獎群臣平津侯等。昭示六親的次序，表明上天施予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以推廣私恩分封子弟户

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邑，賜賞封號建立封國一百多個。然而却封皇子爲列侯，那麽就使尊卑相逾越，所列之位失去次序了，不能承繼帝統到萬世。我們請求封立臣劉閎、臣劉旦、臣劉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皇帝批示：“康叔有十個兄弟，而他獨被尊貴的緣由，是褒獎有德行的人。周公在郊外祭祀天神，所以魯國用白色公畜、赤色脊牛作祭牲。其他公侯均用毛色不純的牲畜作祭牲，這就是賢者和不肖者的差别。‘巍巍的高山，是值得瞻仰的；偉大的德行，是值得向往的’。我非常敬慕他們。所以抑制未成熟的人，封皇子爲列侯就可以了。”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捍禄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討强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虚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

四月戊寅日，奏未央宫。“丞相臣莊青翟、御史大夫臣張湯冒死進言：臣莊青翟等與列侯、二千石級的官吏、諫議大夫、博士臣慶等商議：冒死奏請封皇子爲諸侯王。皇上御批説：‘康叔有兄弟十人而惟獨他被尊貴的緣由，是明君褒獎有德行的人。允許周公祭天神於郊外，所以魯國用白色公畜、脊背紅色的牛作祭牲。其他公侯的祭牲是用毛色不純的牲畜，這就是賢者與不肖者的差别。“巍巍的高山令人瞻仰，偉大的德行使人向往”。朕很是敬慕他們。所以抑制尚未成熟的人，封皇子爲列侯就可以了。’臣莊青翟、臣張湯、博士臣將行等聽説康叔兄弟有十人，武王繼承帝統，周公輔佐成王，其他八人都依靠祖父、父親的尊貴而建爲大國。康叔在年幼時，周公身居三公之位，而伯禽擁有國家在魯地，大概接受賜爵的命令時，他尚未成人。康叔後來抵禦禄父的禍難，伯禽平滅淮夷的叛亂。從前五帝各有不同的制度，周王朝設有五等爵位，春秋時改爲三個等級，都是根據不同時代而設立尊卑的次序。高皇帝撥亂反正，彰揚聖德，平定海内，封建諸侯，設立諸侯王與列侯兩個等級的爵位。皇子中有的尚在襁褓中就被封爲諸侯王，以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以更改。陛下躬行仁義，身施聖德，文治武功互相配合。顯揚慈愛孝順的品行，拓廣賢能的道路。對内褒獎有德之人，對外征討强暴。往北境臨北海，往西界至月氏，匈

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奴、西域，舉國來供奉朝廷。製造車子、兵械的費用，不用向百姓徵收。拿出御府庫中的金銀財寶，獎賞有軍功的將士；打開皇家倉庫，來賑濟貧窮百姓；裁減一半戍卒。各個少數民族的君主，没有不向慕風化，接受漢朝的教化而屈首稱贊的。遠方有特殊風俗的民族，他們的語言需要輾轉翻譯而前來朝見，漢王朝的恩澤遍及遠方外族。所以珍禽異獸的到來，嘉穀獲豐收，可見天道應驗，是很明顯的。如今諸侯庶子都封至諸侯王，而皇子却封爲列侯，臣莊青翟、臣張湯等私下深思熟慮，都認爲這是尊卑失序，讓天下人失望，是不可行的。我們請求封臣劉閎、臣劉旦、臣劉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日，奏未央宫，皇上留在宫中而没有批示下達。

“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丞相臣莊青翟、太僕臣公孫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趙充、太子少傅臣任安行宗正事冒死進言：臣莊青翟等前奏大司馬霍去病上疏所講之事，皇子未有封號爵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張湯、中二千石級、二千石級、諫議大夫、博士臣慶等冒死請求封皇子臣劉閎等人爲諸侯王。陛下謙讓自己的文治武功，嚴於責己，以及認爲皇子未教成熟。群臣議論，儒者口上稱道他們的理論，有的與他們内心是相違背的。陛下堅持拒絕，不予同意，而衹封皇子爲列侯。臣莊青翟等私下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商議，都説這種做法，是使尊卑失去次序。高皇帝建立天下，成爲漢太祖，封子孫爲王，擴大皇族勢力。先帝遵循法則而不更改，所以這樣做爲的是彰揚皇族的至尊地位。臣請求陛下下令史官選擇吉日，遵照禮儀奉上，御史呈上輿地圖，其他都照以前的禮儀辦理。”皇上批示：“可以。”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别奏。臣昧死請。”

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

四月丙申日，奏未央宫。“太僕臣公孫賀行御史大夫事冒死進言：太常臣趙充説占卜選在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封諸侯王。臣冒死奏呈輿地圖，請賜所建立國的名稱。禮儀另奏。臣冒死請求。”

皇帝批示：“封皇子劉閎爲齊王，劉旦爲燕王，劉胥爲廣陵王。”

四月丁酉日，奏未央宫。元狩六年四月初一

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戊寅日，癸卯日，御史大夫張湯將批示下達丞相，丞相下達中二千石級的官，二千石級的官下達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達有關辦事人員。按照命令行事。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張湯在祖廟封立皇子劉閎爲齊王。聖旨道：嗚呼，小子劉閎，接受這包青色社土！我繼承祖先的聖業，根據古制，建立你的國家，把你封在東方土地上，世代做漢王朝的藩國輔臣。嗚呼，記住吧！遵行我的詔令，你要知道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做人要有美德，纔能够昭明顯光。如果不施德義，那麽君子就會離心不歸附你。盡你的心吧，如能很好地把握中庸之道，上天賜與你的福祿就永遠歸屬於你。如果犯有錯誤，不勉力爲善，就會給你的國家帶來災禍，傷害你的自身。嗚呼，保衛國家，治理人民，怎麽可以不恭謹慎重呢！作爲國王應當警戒。"

右齊王策。

以上是封齊王的策文。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奸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期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張湯在祖廟封立皇子劉旦爲燕王。聖旨說：嗚呼，小子劉旦，接受這包黑色社土吧！我繼承祖先聖業，根據古制，建立你的國家，把你封在北方土地上，世代做漢王朝的藩國輔臣。嗚呼！葷粥氏人面獸心，虐待老人，侵犯掠奪，加以壓榨邊民。嗚呼！我命令將軍率兵前去征討他們的罪行，他們的萬夫長，千夫長，三十二位君長都來歸順，旗幟降下，軍隊潰敗。葷粥氏遷移疆域，北方州郡纔得以安定。盡你的心吧，不要結下仇怨，不要做損德之事，不要廢棄邊防軍備。沒有學習禮儀的人，不得召在身邊使用。嗚呼，保護國家，治理人民，怎麽可以不恭敬謹慎呢！作爲國王，你一定要警戒。"

右燕王策。

以上是封燕王的策文。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三代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張湯在祖廟封立皇子劉胥爲廣陵王。聖旨說：嗚呼，小子劉胥，接受這包紅色社土吧！我繼承祖先的聖業，根據古制，建立你的國家，把你封在南方土地上，世代做漢王朝的藩國輔臣。古人有這樣一句話，說：'長江以南，五湖之間，那裏

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軼，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的人心輕狂。楊州是保衛中原的邊疆，三代時是屬要服地區，政教不能到達。’嗚呼！盡你的心吧！要小心翼翼，對百姓多施恩惠，對上多加孝順，不要輕舉妄動，不要貪圖享樂，不要接近小人，一切要遵守法令，一切要合乎規範。《書經》上說：‘做臣子的不要作威，不要作福，以後不會遭受恥辱。’嗚呼，保衛國家，治理人民，怎麽可以不恭敬謹慎呢！作爲國王，你應當警戒。”

右廣陵王策。

以上是封廣陵王的策文。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箸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太史公曰：古人有句話說“喜愛他，就想使他富有，親近他，就想使他尊貴”。所以作爲帝王，就應該裂土建國，封立子弟，用來褒獎親屬，分序骨肉，尊崇先祖，顯貴宗族，在天下擴大同姓的勢力。因此形勢强大而王室纔能安定。從古至今，由來已久了。没有什麽特別的地方，所以不必論述。燕國、齊國的事情，没有什麽可采録的。然而封立三王，天子恭謹謙讓，群臣奉守道義，文辭燦爛，很值得觀賞，因此附在世家裏面。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强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褚先生說：我僥幸能以文學被任命爲侍郎，喜歡閲覽太史公的列傳。傳中稱贊《三王世家》文辭甚可觀賞，而尋求這篇世家却始終没有得到。私下從愛好故事的長老那裏得到了這些封策書，把有關的事迹編寫出來，讓後代能够觀賞賢明君主的旨意。

聽說孝武帝的時候，同一天一道聖旨封了三個皇子爲王：封一個皇子在齊國，一個皇子在廣陵國，一個皇子在燕國。各根據皇子的才力智能，以及土地的薄厚，人民的輕重，給他們作書策，來警戒他們。告訴三個被封的國王：“世世代代做漢王朝的藩國輔臣，保護國家，治理人民，怎麽可以不敬畏呢！作爲國王，你們一定要警戒。”賢明君主所作的策文，本來就不是見識淺的人所能知道的，不是博聞强記的君子是不能研究它的深意的。至於那封立的策文中的次序劃分，文字的上下，策文的參差長短，都有用意，别人是不知道的。謹論那些用楷書和真

草書寫成的詔書，編列在下面，使閱覽者自己通曉其中的深意而作出解說。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厄，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户，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絶，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王夫人，是趙國人，與衛夫人一同受到武帝的寵幸，王夫人生兒子劉閎。劉閎將要封立爲王時，他的母親病了，武帝親自駕臨探問病情，説："兒子應當封王，你想讓我把他封在什麼地方呢？"王夫人説："陛下在，我又怎麼可以有話説呢。"武帝説："雖然這樣，就你的願望來説，想把他封在什麼地方呢？"王夫人説："希望把他封在雒陽。"武帝説："雒陽有朝廷武庫敖倉，那裏是天下的要衝之地，是漢國的大都城。自先帝以來，没有哪個皇子封在雒陽爲王的。除了雒陽，其他的地方都可以。"王夫人没有應聲。武帝説："關東的封國没有比齊國更大的了。齊國的東邊靠着大海，而且城池大，古時祇有臨菑城中擁有十萬户，天下的肥沃土地没有比齊國更多的了。"王夫人用手敲打腦袋，感謝説："太幸運了。"王夫人死了，武帝很悲痛，就派使者去拜祭王夫人説："皇帝謹派使者太中大夫明奉上白璧一塊，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兒子劉閎封在齊國爲王，年歲小，没有兒子，即王位，不幸早死，封國被取消，改設爲郡。天下人説：齊地不宜封王。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

所謂"受此土"的意思，諸侯王開始受封的必須從天子那裏接受祖廟社稷的土，到封國後用它建立自己的國社，按照年節祭祀它。《春秋大傳》上説："天子的國有泰社。東方青色，南方紅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所以將封在東方的取青土，封在南方的取紅土，封在西方的取白土，封在北方的取黑土，封在中央的取黄土。各自取走合乎自己國家方位的色土，用白茅裹了，加土封高爲國社。這是開始受封於天子的諸侯王。所受的土是作爲主土，主土的意思，是建立社壇去祭祀它。"朕承祖考"，祖的意思，就是祖先；考的意思，就是父親。"維稽古"，維的意思，就是忖度，考慮，稽

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

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禄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

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内；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

夫廣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閒，其人輕心。楊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

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户。

的意思，是應當，應當順從古時的法則。

齊地的人多變詭詐，不習禮義，所以皇上告誡齊王劉閎説："恭敬地遵照我的詔令，天命不是長久地固定不變的。人應該有好的品德，纔能够昭明顯光。如果不施行道義，就會使君子離心怠慢。盡你的心吧，信誠地把握中庸之道，上天賜給你的福禄就可以永存。如果有了過錯而又不改惡從善，就會給國家帶來凶災，而且傷害你的自身。"齊王到達封國，左右大臣以禮義維持國政。齊王不幸中年早死，然而保全自身没有過錯，正像策文上説的那樣。

古書上説"青色出於藍色，而青色又比藍色更青"，這是經過提煉使它這樣的。有遠見的賢明君主，其真知卓見已昭然若揭了：告誡齊王對内要謹慎；告誡燕王不要結仇構怨，不要違背道德；告誡廣陵王對外要慎重，不要作威作福。

廣陵處於吴國、越國之地，那裏的百姓精明而輕狂，所以告誡他説："長江和湖泊之間，人民的心是輕狂的。楊州是保護中原的最緊要的邊疆，三代的時候，强迫他們順從中原國家的風俗服飾，政教不大到達，衹能從意念上統治它而已。不要貪圖安逸，不要接近小人的念頭，一切言行都要按照法則去做。不要産生貪圖安逸娱樂、馳逐射獵、放蕩淫亂而接近小人。經常懷念法度，那就不會遭受羞辱了。"三江、五湖有魚鹽的利益，銅山的財富，天下人民都很仰望。所以告誡他説"作爲朝廷的命臣不要作福"，其深意，就是不使他利用財禮，過多地賞賜人，來樹立自己的聲譽，使四方人民去歸順他。又説"作爲朝廷命臣不要作威"，其中深意，就是不讓他因爲那裏人民的輕狂而背叛道義。

適逢孝武帝去世，孝昭帝新即位之際，首先讓廣陵王劉胥來朝見，厚賞金銀財寶，價值三千多萬，增加封地方圓百里，食邑萬户。

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

適逢昭帝去世，宣帝新即位，因爲骨肉情義，施行仁義，在本始元年中，分割漢王朝的土地，將廣陵王劉胥的四個兒子全都封爲諸侯王：長子封爲朝陽侯；次子封爲平曲侯；三子封爲南利侯；最年幼最受寵愛的小兒子劉弘，封爲高密王。

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

此後，劉胥果然作威作福，派使者勾結楚王。楚王揚言說："我祖先是元王，是高帝的小弟弟，封賞他三十二個城邑。如今土地城邑越來越少，我打算與廣陵王共同發兵了。擁立廣陵王爲皇上，我恢復當年楚王的三十二座城邑，像元王在世時那樣。"他們的事情被發覺，漢朝公卿有司請求進行懲罰誅殺。天子因爲骨肉之情的緣故，不忍心讓劉胥受到刑法制裁，下詔書：不要懲罰廣陵王，衹誅殺首惡楚王。古書上說"蓬草生長在麻中，不扶自直；白沙撒在泥中，同污泥一起都會變成黑色"，其中的原因，是土地環境的教化使它這樣的。此後劉胥又祈求鬼神幫助他謀反，事情敗露自殺，封國被取消。

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王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

燕國土地貧瘠，北邊接近匈奴，那裏的人民勇敢而少謀略，所以告誡他說："葷粥氏沒有孝行而是禽獸心腸，因此搶劫侵犯邊疆人民。我詔令將軍前往征討它的罪行，萬夫長，千夫長，三十二位君長都來歸順，旗幟降下，軍隊潰敗。葷粥氏把國家遷到了遠方，我們北方州郡纔得以安定。""你要盡心竭力，不要結怨"，這句話的用意是，不要使他順從習俗而產生怨恨。"無俷德"，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做出違背道德的事情。"無廢備"，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減少武器軍備，要經常防備匈奴。"非教士不得從徵"，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沒有學習禮義的人，不得召在身邊使用。

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

適逢武帝年老，而太子不幸去世，尚未立新的太子，這時劉旦派使者前來上書，請求親自進入長安擔任皇上的保衛。孝武帝看了劉旦的書後，摔在地上，憤怒地說："生

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

下兒子就應當放在齊國和魯國的禮義之鄉去，竟把他封在燕國、趙國，果然有了爭權野心，不謙讓的端倪已經露出來了。”於是派使臣立即將劉旦的使者斬首在宫門下。

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户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

適逢武帝去世，昭帝初即位，劉旦果然結怨而怨恨朝廷的議事大臣。自認爲長子應當做繼承人，就與齊王的兒子劉澤等謀劃叛亂，散發言論說：“我哪裏有弟弟在呢！現在即位的是大將軍的兒子。”他們準備發兵。事情被發覺，應當誅殺。昭帝緣情施恩，寬恕忍讓，將案件壓下而不張揚。公卿選派大臣請求懲處，朝廷就派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户滿意、御史二人，一同前往出使燕國，去規勸燕王。他們到了燕國，各在不同的時間，輪番去責備燕王。宗正，是主管劉氏皇族名籍的，他先見燕王，列舉事實，陳述昭帝確實是武帝的兒子。侍御史於是再去見燕王，按照國家的大法責備他，問道：“燕王打算發兵反叛，罪名很明白了，應當治罪。漢王朝有大法，侯王犯了細小的罪過，就要依照法律直接制裁，怎麼能寬恕你呢！”用法律條文使他驚魂動魄。燕王的情緒漸漸低落，内心更加恐懼。公户滿意精於經典義理，最後一個去見燕王，引用古今通行的道義，國家的大禮，華美的文辭，正大光明的情理。他對燕王説：“古代的天子在朝廷内一定設有異姓大夫，用來匡正皇族子弟；在朝廷外設有同姓大夫，用來匡正異姓的官吏。周公輔佐成王，誅殺了他兩個弟弟，所以國家得到大治。武帝在世時，尚能寬恕你。如今昭帝剛剛即位，年幼，富於春秋，尚未臨朝執政，把國家大事委任給大臣。古代的誅殺懲罰，不偏袒親屬，所以天下安定。當今朝廷是大臣輔佐朝政，奉行法律，直接查辦，不敢有所偏私，恐怕不能寬恕大王。大王應該自己謹慎，不要使自己身死而封國被滅，被天下人耻笑。”這時，燕王劉旦纔恐懼服罪，叩頭認罪。大臣們想使他們骨肉和好，不忍心用法律傷害他。

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

這以後，劉旦又與左將軍上官桀等人謀反，揚言說“我僅次於太子，太子不在了，我就應當即位，朝廷大臣都壓抑我”等等。大將軍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商議說：“燕王劉旦不思改正錯誤，悔過自新，仍然行惡不變。”於是依據法律照直審斷，執行懲罰誅殺。劉旦自殺，封國被取消，正如封他的策文中所指出的一樣。有司請求誅殺劉旦的夫人和孩子。孝昭帝因爲骨肉之親，不忍心讓他們受到法律制裁，就寬恕赦免了劉旦的妻子、兒女，把他們降爲平民。古書上說“蘭根與白芷這樣的香草，如果將它們浸泡在餿米湯裏，君子就不會接近它們，平民就不會佩戴它們”，這是浸泡後使它們這樣的。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宣帝剛剛即位，廣施恩澤，宣揚德化，在本始元年中又將燕王劉旦的兩個兒子全都封爲侯王：一個兒子封爲安定侯；封燕王原來的太子劉建爲廣陽王，讓他承奉燕王的祭祀。

史記卷六十一

列傳第一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吴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學者們讀的書極其廣博，但仍然要從六經中尋找證據。《詩》、《書》雖有殘缺，但可從虞、夏兩代的文獻記載中查考。堯要退位，把王位讓給虞舜，從舜到禹這期間，四岳十二牧都推薦的人，纔能在一定官位上試用，任職數十年，已有功績後，纔交給他政權。這説明天下好比貴重的寶器，王者是最尊貴的位置，傳天下要如此地慎重。但有的傳説中講堯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不接受，感到羞耻逃走隱居起來。到了夏代，有卞隨、務光也是這様。這又如何解説呢？太史公曰：我登上箕山，聽説那上面有許由的墓。孔子依次論列古代的仁人、聖人、賢人，像吴太伯、伯夷這些人講得很詳細。我認爲我所聽説的許由、務光的德行是非常高尚的，但關於他們的事迹却没有一點記載，這是爲什麽呢？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

孔子説："伯夷、叔齊不記舊仇，因此怨恨之情很少。""尋求仁德也找到了仁德，他們又有什麽怨恨呢？"我悲嘆伯夷的想法，看到他散佚的詩篇很令人吃驚。他的傳記上説：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想立叔齊爲國君，到父親去世後，叔齊讓給伯夷。伯夷説："那是父親的命令。"於是逃走。叔齊也不肯繼位便逃走了。國人祇好擁立孤竹君的居中之子。這時伯夷、叔齊聽説西伯昌善於尊養老人，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了那裏，西伯去世了，武王載着他父親的木牌位，追尊謚號爲文王，向東去討伐商紂。伯夷、叔齊拉住馬繮繩勸諫道："父親

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

死了還没安葬，就發動戰争，能説是孝順嗎？作爲臣子去殺君王，能説是仁義嗎？”武王的手下要殺掉他倆。太公説：“這是仁義之人啊。”扶起他們讓他們走了。武王平定殷的禍亂後，天下人都歸順周朝，而伯夷、叔齊認爲這很可耻，堅守氣節，不吃周朝的糧食，隱居在首陽山中，采野菜果腹。將要餓死時，作了一首歌。歌辭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裏的野菜。以暴臣换暴君啊，却不知道自己的過失。神農、虞、夏之世轉眼已逝啊，我將歸依何處？唉！衹有去死啊，命運如此不濟！”於是餓死在首陽山。由此看來，他們是怨恨呢，還是不怨恨呢？

有人説：“上天公正無私，總是幫助好人。”像伯夷、叔齊，可不可以説是好人呢？積累仁德，修煉品性到這種程度却餓死！此外孔子的七十個學生中，仲尼衹推薦顔淵是好學的。可是顔回常陷於窮困，粗劣的食物也不能吃飽，而終於早死。上天給好人的報答，是怎麽樣的呢？盗蹠每天殺害無辜，吃人肉，殘暴放縱，聚集徒黨千人横行天下，竟然壽終正寢。這是遵循的什麽道德呢？這些是特别大而且非常顯而易見的例子。如果説到近代，操行不軌，專門違法犯禁的人，却終身安逸享樂，富貴優裕，世代不絶。有的選好地方纔落脚，是時機了纔説話，不走歪門邪道，不是公正的事情不努力去做，這樣却遇到災禍的人，數都數不過來。我十分困惑，如果説到天道，是有呢還是没有呢？

孔子説“觀點不同不能在一起商量事情”，也就各自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説“富貴如果可以求得，即使執鞭駕車的事，我也去做。如果不可求得，就去做我喜歡的事”。“天氣冷了，然後纔知道松柏是最後凋謝的”。整個社會都混濁，清高之士纔顯現出來。難道不正因爲有些人那麽重視富貴安樂，纔顯出另一些人如此輕視富貴安樂嗎？

孔子説：“君子痛恨死後名聲不能流傳。”賈誼説：“貪財的人爲財而死，有志之士爲名獻身，貪圖權勢的人爲權而死，百姓們爲生存鬥争。”

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同樣明亮的事物互相映照，同類事物互相感應。”“龍行生雲，虎嘯生風，聖人制定規則而萬事萬物顯現。”伯夷、叔齊雖然賢德，受到孔子稱贊名聲纔更顯揚。顏淵雖然酷愛學習，衹有追隨孔子之後他的行爲纔更著稱。隱居山野的人，或進取或隱居合乎時宜也是如此，美名却埋没而不能顯揚，那多麼可悲啊！普通的百姓，想要砥礪德行確立名聲，如果不依附那些德高望重之人，又怎麽能名揚後世呢？

史記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

管晏列傳

管仲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名夷吾，是潁上人。年輕時經常跟鮑叔牙交往，鮑叔牙知道他賢能。管仲貧困，經常欺騙鮑叔，鮑叔總是友好地對待他，不因此說他什麽。不久鮑叔服事齊公子小白，管仲爲公子糾做事。等小白即位，就是桓公，公子糾死了，管仲被囚禁。鮑叔於是舉薦管仲。管仲被任用，在齊國執政，齊桓公因此稱霸，多次盟會諸侯，一統天下，是靠管仲的謀略。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管仲說："我當初貧困時，曾同鮑叔一起做買賣，分錢財時我自己多分，鮑叔不認爲我貪財，知道我是因爲窮困。我曾爲鮑叔謀劃事情，却使他處境更艱難，鮑叔不認爲我愚蠢，知道時勢有順利和不順利。我曾經幾次做官却幾次被君主驅逐，鮑叔不認爲我没才能，知道我没遇上好時機。我曾幾次參戰却幾次逃走，鮑叔不認爲我膽怯，知道我有老母親。公子糾失敗，召忽爲此自殺，我被囚禁受辱，鮑叔不認爲我没有廉耻，知道我不以小節爲羞耻，而以名聲不能顯揚於天下爲耻辱。生我的是父母，瞭解我的是鮑叔啊。"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禄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鮑叔舉薦管仲後，自己位居其下。子孫世代在齊國做官，領有封邑的十餘代，常成爲名大夫。天下人不贊美管仲的賢能而稱贊鮑叔能瞭解人才。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管仲任齊相執政後，憑藉處於海邊的小小齊國，流通貨物，積累財物，富國强兵，與百姓同好惡。所以他說："糧倉充實百姓就懂得禮節，衣食充足百姓就知道榮辱，國君遵守法度上下左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右就能緊密團結。禮義廉耻不能弘揚，國家就會滅亡。頒布政令就像流水的源頭，要使它順應民心。”所以他政令簡易而百姓容易執行。百姓想要的，就順他們的心願給他們；百姓所反對的，就順應民意除掉。

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

管仲處理政事，善於化禍爲福，變失敗爲成功。能分清輕重緩急，謹慎權衡利弊。齊桓公本因少姬改嫁而發怒，向南襲擊蔡國，管仲就順便去征討楚國，譴責它不把貢品進獻周朝。桓公實際上是向北征討山戎，而管仲就順便讓燕國實行召公的政教。在柯會盟，桓公要背棄跟曹沫的盟約，管仲因勢利導讓桓公守約，各國因此歸順齊國。所以說：“懂得給予是爲了取得的道理，這是爲政的法寶。”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强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管仲的富有可與國君相比，有三房家室和國君的宴會設備，齊國人不認爲他奢侈。管仲去世後，齊國遵循他的政策，總是比各國强盛。一百多年以後，齊國又出了晏嬰。

晏嬰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晏平仲，名嬰，是萊地夷維人。爲齊靈公、莊公、景公做過事，因爲節儉、辦事盡力被齊國人看重。他擔任齊相國後，吃飯不同時有兩樣肉食，姬妾不穿絹帛。他在朝廷中，國君對他説到的事，他都直言以對；没有説到的事，他就秉公而行。國君有法度，他就服從命令；國君没有法度，他就斟酌而行。因此連續三朝作官，名聲在各國顯揚。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越石父賢德，正在囚禁之中。晏子出行，在路上遇到了他，就解下自己馬車左外側的馬贖他出來，用車子載回。没有打招呼，晏嬰就進内門去了。過了很久，越石父請求絶交。晏子很震驚，整理衣帽道歉道：“晏嬰雖然不够仁德，但使您從困境中脱身，爲什麽您這麽快就要絶交呢?”石父説：“不是這樣的。我聽説君子在不瞭解自己的人面前受委屈，在瞭解自己的人面前揚眉吐氣。當我在囚禁中時，那些人是不瞭解我的。夫子既然已經感悟而贖出了我，就是瞭解我；瞭解我而不能以禮相待，所以還不如在囚禁中了。”晏子於是請他進去，奉爲貴賓。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晏子做齊國相國，外出，他的車夫的妻子從門縫裏看她丈夫。他的丈夫給相國駕車，坐在大車蓋下，鞭打着四匹馬，意氣揚揚，非常得意。馬車夫回家後，他的妻子請求離去。丈夫問她原因，妻子說："晏子身高不到六尺，身爲齊國宰相，名揚諸侯。今天我看他外出，志向顯得很深遠，總是很自謙的樣子。現在你身高八尺，却給別人作僕役，駕馬車，可是你心裏却很滿足，所以我請求離去。"這以後這位丈夫自我克制。晏子覺得奇怪就問他，車夫把實情告訴他，晏子推薦他做了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太史公曰：我讀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文章，及《晏子春秋》一書，裏面講得很詳細啊。看了他們的著述，就想觀察他們所做的事，所以編列他們的傳記。至於他們的書，世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論列，衹論述一些他們的軼事。

管仲，是世間所說的賢臣，可是孔子瞧不起他。難道是因爲周朝政治衰敗，桓公既然很賢德，管仲何不勉勵他成王業，而衹是稱霸了呢？古語講："要順勢助成君主的美德，匡正挽救他的過失，所以君臣上下能和睦相處。"難道說的就是管仲嗎？

當晏子伏在莊公尸體上哭他，盡到禮節後離開，難道他是所謂"見義不爲，没有勇氣"的人嗎？至於他直言進諫，冒犯君主的威嚴，這就是所謂"在朝想要盡忠，歸隱想要補過"的人吧！假使晏子還在世上，我即使爲他駕車，也是我所仰慕的啊！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

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李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是周朝掌管藏書室的史官。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到了周都，想向老子問禮。老子說："您所說的禮，制定它的人早已死了，衹有他的言論還在。而且君子遇到時機就出仕，趕不上時機就隱居起來。我聽說，好的商人把貨物深藏起來，好像什麽都没有的樣子，君子德行很高，表面上看起來却很愚鈍。去掉您的驕氣和過多的欲望，去掉您高貴的神態和過高的志向，這些對您自己都没什麽好處。我要告訴你的，就衹有這些。"孔子離開後，對弟子們說："鳥，我知道它能飛；魚，我知道它能游；獸，我知道它能跑。會跑的可以用網罩住它，會游的可以用綫去釣它，會飛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於龍，我就不知道了，它乘風駕雲上天。我今天見到老子，他就像一條龍吧！"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老子研究道德的學問，他的學說以隱秘不求名聲爲主旨。老子在周住了很久，看到周朝衰落，就要離開。到了關口，關令尹喜說："您就要隱居了，請勉爲其難爲我寫本書吧。"於是老子就寫了一本書，分上下兩篇，講述道德的含意，共五千多字，然後纔離開，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有人說：老萊子也是楚國人，著書十五篇，講道家的作用，他與孔子是同時代的人。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

老子大概活了一百六十多歲，有人說他活了

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二百多歲，因爲他修道養身所以長壽。

在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史書上記載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時說："當初秦國與周朝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五百年就分開了，分開後七十年就會出現霸王。"有人說儋就是老子，有人說不是，世上没人知道哪種説法正確。老子，是隱居的君子。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

老子的兒子叫李宗，李宗作魏國的將軍，被封在段干。李宗的兒子叫李注，李注的兒子叫李宫，李宫的玄孫叫李假，李假在漢孝文帝朝做官。而李假的兒子李解作膠西王劉卬的太傅，於是住在齊國。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静自正。

世人學老子學説的就排斥儒家學説，學儒家學説的也排斥老子學説。"主張不同的人不在一起商量事情"，難道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嗎？李耳認爲清静無爲，百姓就能自己變得正直守義。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盗跖》、《胠箧》，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虚》、《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莊子，是蒙地人，名周。莊周曾作蒙漆園的官吏，與梁惠王、齊宣王是同時代人。他的學説各個方面都有涉及，可是其主旨却本源於老子的學説。所以他著書十餘萬字，大多是寓言。寫了《漁父》、《盗跖》、《胠箧》，來詆毁孔子學派的人，闡發老子的主張。《畏累虚》、《亢桑子》這些文章，都是空泛的言論没有事實依據。但他善於行文措辭，描摹事物的情態，來攻擊儒家、墨家，即使是當代學識淵博的人也不能避免他的攻擊。他的語言汪洋恣肆，隨心所欲，所以那些王公大臣都不能采用他的學説。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楚威王聽説莊周賢能，派使者帶着重禮去請他，許諾讓他作相國。莊周笑着對楚使者説："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您難道没見過郊祭時用的牛嗎？喂養它數年，給它披上絢麗的絲綢，送進太廟。在這時，即使它想變成一隻孤獨的小猪，難道可能嗎？您趕快離開，不要玷污了我。我寧願高高興興地在污水中游戲，也不願被掌權的人所束縛，我終生不做官，讓自己心情愉快。"

申不害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

申不害，是京人，原來是鄭國的低級官吏。

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無侵韓者。

研究學術後向韓昭侯求官，韓昭侯讓他作相國。對內修明政教，對外應對諸侯，歷時十五年。申子在位的時候，國家安定，軍隊强大，没有哪國敢侵犯韓國。

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申子的學説來源於黄、老却又以循名責實爲主旨。著書兩篇，書名爲《申子》。

韓非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説，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

韓非，是韓國的一位公子。喜歡刑名法術的學説，而其學説根本上源於黄、老之學。韓非口吃，不善言談，而擅長著書。和李斯一起師事荀卿，李斯自認爲不如韓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强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説林》、《説難》十餘萬言。

韓非看到韓國日益削弱，多次上書規勸韓王，韓王不采用他的意見。當時韓非痛恨韓王治理國家不致力於加强法制，反憑藉君主的權勢去支使臣下，不能富國强兵，求才任賢，反而提拔那些浮誇過度對國家有害的人，讓他們位居真正的功臣之上。韓非認爲儒家用文獻經典擾亂國家法度，游俠用武力違犯國家禁令。國家太平時國君寵愛有名氣的人，國家危急時就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現在國家供養的不是要使用的人，要使用的人又不是所供養的。他悲嘆廉潔正直之士被邪惡不正的臣子所排擠，觀察歷史上成敗得失的經驗，所以寫下了《孤憤》、《五蠹》、《内外儲》、《説林》、《説難》等十餘萬字的著作。

然韓非知説之難，爲《説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脱。

然而韓非知道游説的難處，作了一篇《説難》講得很詳細，他最終死在秦國，自己没能逃脱游説帶來的災禍。

《説難》曰：

《説難》這樣講：

凡説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説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横失能盡之難也。凡説之難，在知所説之心，可以吾説當之。

大凡游説的艱難，不是難在我要用事理去游説君主；也不是難在我的口才難以能够説明白我的想法；也不是難在我不敢縱横馳騁地把主張全部表達出來。大凡游説的艱難，在於要瞭解游説對象的想法，再用我的學説去適應他。

所説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説出於厚利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説實爲厚利而

被游説的對象想得到好的名聲，而游説者却用重利勸説他，就會被認爲氣節卑下而受到卑賤的待遇，一定會被拋棄和疏遠。被游説的人想要得到厚利，却用好名聲去游説他，就會被看作是没有頭腦而且遠離實際，

顯爲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説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一定不被接納。被游説的人實際上想謀取厚利而表面上裝作追求好名聲的，如果用好名聲去游説他，就會表面上被任用而實際上被疏遠；如果用厚利來游説他，那麽他會暗中采納游説人的意見而表面上拋棄不用他這個人。這些是游説者不能不知道的。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説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説行而有功則德亡，説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説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説者與知焉，則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泛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説之難，不可不知也。

大凡事情是因爲保密而成功，談話是由於泄露秘密而失敗。不一定是游説者本人泄露了秘密，而是談話中説到了被游説者隱藏着的心事，這樣的話游説者就危險了。當權者有過失，如果游説者明白地陳述，巧妙地論説以推究他的過失，那麽游説者就危險了。當權者還没給他深厚的恩澤，游説人就全部説出心裏話，主張能實行并取得了成效，游説者的功德會被忘掉，主張不能實行遭到失敗，游説者就要被懷疑，這樣游説者就危險了。當權者有了好主意并想以此作爲自己的功績，如果游説者説出了這個計謀，那麽他就危險了。當權者表面上在做一件事，實際上是在做另一件事，游説的人説出真相，那麽他就危險了。强迫當權者去做他一定不肯做的事，阻止他做他不能停止的事情，游説者就危險了。所以説：同他談論大人物，他會以爲你在離間他們之間的關係；同他談論小人物，他會以爲你賣弄權勢。談論他所喜愛的人，他會以爲你想藉助他們的權勢；同他談論他憎恨的人，他會認爲你在試探他。説話言簡意賅，他會認爲你不聰明而輕視你；如果説話滔滔不絶，旁徵博引，他會認爲你説得太多太久。就事論事，就會説你是怯懦而不能暢所欲言；考慮事情廣泛并全部説出，就會説你魯莽而傲慢。這些游説的艱難，是不能不知道的。

凡説之務，在知飾所説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

大凡游説最重要的，在於懂得誇飾被游説者崇敬的東西，而貶低他認爲醜惡的東西。他自認爲計策高明，就不要提他的過失使他難堪；他認爲决斷果敢，就不要用他的對手來激怒他；他自認爲力量强大，就不要用他難以辦到的事情來壓抑他。游説者在規

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説之成也。

劃和君主想法相同的另一件事情時，稱贊和君主行爲相同的另一個人時，就要誇飾得没有一點過失。有和君主同樣過錯的人，就要明確地粉飾説他没有過錯。等到君主對你的忠心没有反感，對你的言辭没有抵觸，然後就可以施展口才和智慧了。這就是游説者得到君主親近而不被懷疑，能盡情施展才智的艱難。能够經過很長時間，使君主對游説者的恩情已經深厚，可以深遠地謀劃而不被懷疑，互相争論而不被治罪，纔可以明白地討論利害關係來成就其功業，直接指出是非來糾正君主的行爲，這樣來扶持君主，這就是游説成功了。

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伊尹作厨師，百里奚當奴隸，都由此得到君主的任用。所以這兩個人，都是聖人，仍不能不做低賤的事，處於如此卑賤的地位，那麽聰明之士就不能以此爲耻辱了。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盗"，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説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

宋國有個富人，天下雨淋塌了院墻。他的兒子説"不修好將有賊"，他的鄰居的父親也這樣説，夜裏果然丢失了很多財物，這家人認爲自己兒子很聰明而懷疑鄰居的父親。從前鄭武公要攻打胡人，就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胡人的國君。又問群臣道："我想出兵，可以進攻誰?"關其思説："胡人可以攻打。"鄭武公就斬了關其思，説："胡國，是我們的兄弟之國，你説攻打它，爲什麽?"胡國國君聽説了，認爲鄭國親近自己就不防備鄭國，鄭國人偷襲胡國，占領了那裏。這兩個説話的人，他們瞭解的都是實情，可是重的被殺，輕的被懷疑。懂得事理不難，如何處理這事情纔是難事。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

從前彌子瑕被衛君寵愛。按衛國法律，偷駕君主車子的要受斷足的處罰。不久彌子瑕的母親病重，有人聽説了，連夜報告了彌子瑕，彌子瑕假藉君命駕着君主的車離去。衛君聽説後認爲他賢德，説："孝順啊，爲了母親的緣故甘願受斷足的懲罰!"他曾與衛君在果園游玩，彌子瑕吃到一個桃覺得甜，没吃完就獻給衛君。衛君説："真愛我

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説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説之矣。

呀，自己捨棄了美物的享用而想到我！”等到彌子瑕姿色衰老，寵愛減退時，被衛君治了罪。衛君説：“這個人曾假托我的命令駕我的車，還曾把他吃剩的桃給我吃。”彌子瑕的行爲同以前并没有不同，從前被認爲是美德而後來被治罪的原因，是由於國君對他愛憎的態度徹底改變了。所以被君主寵愛時，就認爲他聰明而更加親近他；被君主憎恨時，就認爲他有罪而更加疏遠他。所以進諫游説之士不能不先考察君主的愛憎態度然後再去游説他。

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説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龍作爲一種蟲，可以馴養、玩弄而且可以騎。可是它的喉嚨下有一尺長的逆鱗，人如果摸到，它就一定會傷害人。君主也有倒鱗，游説的人能不觸動君主的倒鱗，就差不多了。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毁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有人把韓非的書傳到秦國。秦王看到《孤憤》、《五蠹》這些書，説：“唉！我如果能見到這個人并且同他交往，就死而無憾了！”李斯説：“這是韓非著的書。”秦國於是立即攻打韓國。韓王當初不用韓非，等危急時，纔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喜歡他，還没任用他。李斯、姚賈陷害韓非，誹謗他道：“韓非，是韓國的公子。現在大王想吞并各國，韓非終究會幫助韓國而不會幫助秦國，這也是人之常情。現在大王不任用他，留他很久再把他放回去，這是自留禍患啊，不如找出他的過錯按法律殺了他。”秦王認爲他們説得對，把韓非交獄吏治罪。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讓他自殺。韓非想向秦王講清楚，没能見到秦王。秦王後來悔悟，派人去赦免他，韓非已經死了。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説難》而不能自脱耳。

申不害、韓非都著書，流傳於後世，學者們有很多人有他們的書。我衹是悲嘆韓子作了《説難》而自己却没能擺脱游説的災禍。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虚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

太史公曰：老子注重的是道，虚無，順應自然無所作爲以適應各種變化，所以他寫的書文辭旨意微妙難懂。莊子遠離道德，暢言高論，但其根本還是歸於自然。申不害自强不息，致力於名

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實之學。韓非以法度爲依據，決斷事情，明辨是非，發展到極點就是殘酷苛刻。他們的主張都本源於道德，衹是老子要深遠些。

史記卷六十四

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説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决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

司馬穰苴，是田完的後代子孫。齊景公時，晉國攻打阿、甄，而燕國侵犯黄河南岸地區，齊國軍隊打了大敗仗。景公爲此憂慮。晏嬰於是舉薦田穰苴道："穰苴雖是田氏庶出，可是這人文才能使大家歸服，武略能威震敵人，希望國君能試用他。"景公召見穰苴，和他談論軍事，非常高興，任命他爲將軍，領兵抵抗燕國、晉國的軍隊。穰苴説："我一向地位卑賤，國君把我從平民中提拔出來，讓我位居大夫之上，士兵没有歸附，百姓也不信任，人微權輕，希望得到國君寵愛的、國人尊敬的一位大臣做監軍，纔可以。"景公答應了他的要求，派莊賈前往。穰苴辭别了景公，同莊賈約定説："明天中午在軍門會合。"穰苴先騎馬到軍中，設置了計時的木表和漏壺等着莊賈。莊賈一向驕横顯貴，認爲統率自己的軍隊，自己又是監軍，就不太着急；親戚朋友給他送行，留他喝酒。中午了而莊賈没到，穰苴就放倒木表，放掉漏壺中的水，進入軍營，檢閲軍隊，指揮士兵，宣布紀律。部署完畢，傍晚時，莊賈纔到。穰苴説："爲什麽比約定的時間晚了?"莊賈表示歉意道："我交往的大夫和親戚們給我送行，所以耽擱了。"穰苴説："將帥受命之日就應該忘掉自己的家，到軍中受紀律約束就應該忘掉自己的親人，擂鼓進軍的危急時刻就應忘記自己的性命。現在敵國侵入内地，國内騷亂，士兵們在邊境上風餐露宿，國君睡不好覺，吃不下飯，百姓的性命都繫在您手上，還説什麽送行呢!"召來軍法官問道："按軍法，對約好時間而

軍。三軍之士皆振栗。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馳三軍法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奮出爲之赴戰。晋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延誤的人怎麽辦?"軍法官回答説："應當斬首。"莊賈害怕了，派人飛馬報告景公，請求解救。派去的人走了，還没來得及返回，穰苴就斬了莊賈并在全軍示衆，全軍將士都嚇得發抖。過了好一會兒，景公派使者持符節來赦免莊賈，使者馳馬闖入軍中。穰苴説："將領在外作戰，國君的命令可以不接受。"問軍法官道："騎馬闖入軍中的怎麽辦?"軍法官説："應當斬首。"使者非常害怕。穰苴説："國君的使者不能殺。"於是斬了使者的僕人，砍斷車子的左車杆，殺了左邊駕車的馬，向全軍示衆。派使者回去報告，然後纔出發。對士兵們安營、打井、立竈、飲食、求醫問藥這些事情，穰苴都親自過問安排。把自己作爲將軍的全部給養拿出來給士兵們享用，自己同士兵平分糧食，特别照顧那些瘦弱的人。三天後整頓軍隊。有病的士兵都要求跟着出發，争先奮勇出發爲他戰鬥。晋軍聽到這些，就撤軍回去。燕國軍隊聽説後，撤到黄河北岸，解了圍。這時齊軍追擊他們，收取了所有淪陷的國土後纔帶兵回來。軍隊没到國都時，穰苴就解除了軍隊的武裝，取消戰時法令，盟誓之後纔進城。景公和大夫們到郊外迎接，按照禮節慰勞了軍隊之後，纔回寢宫。景公召見了穰苴，尊封他爲大司馬。田氏在齊國一天天顯貴起來。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

後來大夫鮑氏、高氏、國氏等人忌妒他，到景公那裏説他的壞話。景公免了穰苴的官，穰苴得病死去。田乞、田豹這些人因此怨恨高氏、國氏等人。後來到田常時殺了簡公，全部消滅了高氏、國氏家族。到田常的曾孫田和，自立爲齊威王，用兵作戰大顯威風，大多仿效穰苴的方法，而各國都來朝拜齊國。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齊威王叫大臣整理古代的《司馬兵法》，把穰苴的兵法也放在裏面，就稱爲《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

太史公曰：我讀《司馬兵法》，覺得它宏大深遠，即使三代時的戰争，也未能完全發揮其内涵，説穰苴的文字類似《司馬兵法》，有點過分褒獎了。至於穰苴，爲一個區區小國帶兵打仗，怎能與《司馬兵法》相提并論呢？世人既已推崇

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司馬兵法》，就不再評論，作了這篇穰苴的列傳。

史記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

孫子吴起列傳

孫武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吴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吴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

孫武，是齊國人，因爲擅長兵法被吴王闔廬接見。闔廬説："您的十三篇兵書，我全部讀過了，能够擺擺隊伍小試一下嗎?"孫武回答説："可以。"闔廬説："能用女人來試一下嗎?"孫武説："可以。"闔廬於是答應下來，叫出宫中的美女，共一百八十人。孫子把她們分爲兩隊，讓吴王的兩個寵愛的妃子任兩隊隊長，讓她們都拿着戟。命令她們説："你們知道你們的心、左右手及後背嗎?"婦人們説："知道。"孫子説："向前，就看心口所對的方向；向左，就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右，就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後，就看後背所對的方向。"婦人們説："是。"命令已經下達，又設置了鈇、鉞等刑具，把命令重復了幾遍。之後就擊鼓命她們向右，婦人們大笑。孫子説："紀律不嚴明，號令不熟悉，這是將領的過失。"又反復交待了幾遍後擊鼓讓她們向左，婦人們又大笑。孫子説："紀律不嚴明，號令不熟悉，是將領的過錯；號令已很明確而不按照去做，就是軍官和士兵的過錯。"就要斬殺左右兩隊的隊長。吴王在臺上觀看，看到要斬他的愛姬，非常驚恐，趕緊派使者傳令道："我已經知道將軍善於用兵了。我没了這兩個妃子，就會連吃飯也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殺她們。"孫子説："我既然已經受命爲將領，將領在軍中，國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用聽從。"於是斬了兩個隊長示衆。依次又派兩人任隊長，於是又擊鼓。婦人們向左向右、向前向後、下跪起立都符合命令和紀

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吴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晋，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律的要求，没人敢出聲。於是孫子派人報告吴王説：“隊伍已經整齊，大王可以試着下來看看，任憑大王使用，即使是赴湯蹈火也可做到。”吴王説：“將軍回旅館休息吧，我不願意下去看。”孫子説：“大王衹是喜歡我的兵書，不能實際任用我。”由此闔廬知道孫子善於用兵，終於任用他爲將軍。向西打敗强大的楚國，攻入郢都；向北威震齊國、晋國，名揚諸侯，這裏面孫子有很大貢獻。

孫臏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孫武死後，過了一百多年出了個孫臏。孫臏生長在阿城、鄄城一帶，孫臏也是孫武的後代子孫。孫臏曾經同龐涓一起學習兵法。龐涓後來到魏國作官，又作了惠王的將軍，而他自認爲才能比不上孫臏，就暗中派人叫來孫臏。孫臏來後，龐涓害怕他的能力超過自己，就妒忌他，於是巧立罪名用刑砍斷他的兩隻脚，還在他臉上刺了字，想使他隱藏起來不再露面。

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説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

齊國使者到了大梁，孫臏以刑徒的身份暗中去見他，游説齊國使者。齊國使者認爲他是奇才，就偷偷用車帶着他到齊國去。齊國將軍田忌認爲他賢能用賓客之禮招待他。田忌屢次同齊國公子們賽馬打賭。孫子看到那些馬的脚力差不了多少，馬可分爲上、中、下三等。於是孫子對田忌説：“您儘管下最大的賭注，我能使您獲勝。”田忌聽信了他的話，跟齊王和公子們下了千金的賭注賽馬。到比賽開始時，孫子説：“現在用您的下等馬同他們的上等馬比，用您的上等馬同他們的中等馬比，用您的中等馬同他們的下等馬比。”三個等級的馬比賽完畢，田忌輸一場勝兩場，終於贏得了齊王的千金。這樣田忌又把孫子推薦給齊威王。齊威王向他詢問兵法，又尊他爲軍師。

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撠，批亢

後來魏國攻打趙國，趙國形勢危急，向齊國求救。齊威王想讓孫臏任將軍，孫臏推辭道：“受過刑罰的人不能任主將。”於是就任命田忌爲將軍，孫子做軍師，住在輜車中，坐着出謀劃策。田忌想帶兵到趙國，孫子説：“要解决雜亂糾紛的人不能握緊拳頭用勁，阻止打鬥的人不能

搗虚，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虚，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插身其中，避實就虚，讓對方感到形勢受阻而有所顧忌，就會自動解圍了。如今魏國攻打趙國，精兵强將一定是在外精疲力竭，老弱之人在國内疲於奔命。您不如帶兵迅速攻打大梁，占據其交通要道，攻打他們空虚之處，他們一定放棄趙國而回來解救自己。這樣我們就一舉解了趙國之圍又使魏國自行挫敗。”田忌聽從孫臏的意見，魏國果然撤離邯鄲，同齊軍在桂陵交戰，魏軍大敗。

後十三歲，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弃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三年後，魏國和趙國一起攻打韓國，韓國向齊國告急。齊國派田忌帶兵前往，直奔大梁。魏國將領龐涓聽説了，離開韓國回國，齊軍已經過境西進了。孫子對田忌説：“那魏國的軍隊一向勇猛强悍而輕視齊軍，齊軍以膽怯出名，善於用兵的人就要利用這樣的形勢使其向有利的方向發展。兵書上講，出兵百里去逐利的，前鋒主將要受挫，急行軍五十里去争利的，衹有一半軍隊能够趕到。下令齊軍進入魏國後築十萬人煮飯用的竈，第二天築五萬人煮飯用的竈，再下一天築三萬人煮飯用的竈。”龐涓行軍三天，非常高興，説：“我就知道齊軍膽小，進入我國境内三天，士卒逃亡的已超過一半了。”於是丢下步兵，和其輕裝精鋭部隊日夜兼程追趕齊軍。孫子估計他的行程，晚上應當到馬陵。馬陵道窄，而路旁多險阻，可以埋伏兵力，於是把一棵大樹削得露出白皮，在上面寫道：“龐涓死在這棵樹下。”於是命齊軍中的神射手一萬人，沿路埋伏，約好：“晚上看到火光亮起就一起放箭。”龐涓果然夜間來到那棵樹下，看到樹白皮上有字，就讓人取火來照樹上的字。還没讀完，齊軍萬箭齊發，魏軍大亂，彼此失去聯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於是刎頸自殺，説：“竟讓這小子出了名！”齊軍於是乘勝徹底打敗魏軍，俘虜了魏太子申回國。孫臏因此名揚天下，世上流傳他的兵法著作。

吴起

吴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吴起，吴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吴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

吴起，是衛國人，喜歡用兵之術。曾向曾子學習，爲魯國國君做事。齊人攻打魯國，魯國想讓吴起作將軍，吴起娶了齊國女人爲妻，魯國因此懷疑他。吴起於是想成就功名，就殺了自己的

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妻子，以表明自己不會幫助齊國。魯國終於任命他爲將軍。吴起率軍攻打齊國，大敗齊軍。

魯人或惡吴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吴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弃衛。"魯君疑之，謝吴起。

魯國有人攻擊吴起道："吴起爲人，猜忌殘忍。他年輕時，家産千金，游歷求官不成，於是敗掉了家業。鄉黨們嘲笑他，吴起殺了三十多個譏笑他的人，離開衛國，經東門出走。他同母親告别，咬着胳膊盟誓道：'我不作卿相，就不再回衛國。'於是師事曾子。過了不久，他母親死了，吴起最終没有回去。曾子鄙薄他，就和他絶交了。吴起於是到了魯國，學習兵法爲魯國國君做事。魯君懷疑他，吴起殺了妻子以求被任命爲將軍。魯國是小國，而有戰勝的名聲，諸侯們就打魯國的主意。况且魯國、衛國是兄弟般的國家，而魯君起用吴起，就是捨棄了衛國。"魯君懷疑吴起，疏遠了他。

吴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吴起這時聽説魏文侯賢德，想去事奉他。魏文侯問李克説："吴起是什麼樣的人呢?"李克説："吴起貪婪而好色，可是他用兵是司馬穰苴也比不過的。"於是魏文侯任命吴起爲將，攻打秦國，攻下五座城。

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吴起爲將領，同最下等的士兵穿同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飯。睡覺時不鋪被褥，行軍不騎馬，不乘車，親自包裹多餘的軍糧，替士兵分擔勞苦。有個生毒瘡的士兵，吴起替他吮吸毒汁。士兵的母親聽説後哭了。有人説："你兒子是士兵，而將軍親自爲他吸毒瘡，您還哭什麼?"那母親説："不是這樣的。往年吴公爲他父親吸毒瘡，他父親作戰時勇往直前，於是死在敵人手裏。吴公現在又爲我兒子吸毒瘡，我不知兒子會死在哪裏，所以爲他哭泣。"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文侯因爲吴起善於用兵，廉潔公正，能得所有士卒的歡心，於是任命吴起爲西河太守，來抵禦秦國、韓國。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

魏文侯死後，吴起事奉其子武侯。武侯沿黄河順流而下，船到中途，回頭對吴起説："太美了，山河環繞，這是魏國的國寶啊!"吴起回答説："國家强盛在於仁德而不在於形勢險要。從前三苗氏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澤，不修德義，禹滅掉了它。夏桀的住處，左邊是黄河、濟水，

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

右邊是泰山、華山，伊闕山在它南面，羊腸坡在它北面，但他不修仁政，湯放逐了他。殷紂的國都，左邊有孟門山，右邊有太行山，常山在它北面，黄河流經它的南面，他不實行德政，武王殺了他。由此來看，治國在於推行德政而不在於形勢險要。如果您不修德政，船中之人都會成爲敵國之人。”武侯說：“好。”

吴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吴起做西河守，很有聲譽。魏國設相國，任命田文爲相。吴起不高興，對田文說：“請讓我跟你比比功勞，怎麽樣？”田文說：“可以。”吴起說：“統率三軍，使士兵願意去死戰，敵國不敢打魏國的主意，您和我比誰强？”田文說：“我不如您。”吴起說：“管理百官，使百姓親附，使倉庫儲藏充實，您和我比誰强？”田文說：“我不如您。”吴起說：“鎮守西河而秦軍不敢侵擾東方，韓國、趙國歸附，您和我比誰强？”田文說：“我不如您。”吴起說：“這三方面，你都在我之下，而位置却在我之上，爲什麽？”田文說：“國君年輕，國家不安定，大臣不順服，百姓不信任，在這時，是應把政務交給您呢？還是交給我呢？”吴起默然良久，說：“應該交給您。”田文說：“這就是我職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吴起纔知道自己不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吴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吴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强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吴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吴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田文死後，公叔任相國，娶了魏國公主，忌恨吴起。公叔的僕人說：“吴起容易除掉。”公叔說：“怎麽辦？”他的僕人說：“吴起爲人高傲而且喜愛虚名。您可趁機先對武侯說：‘吴起是有才能的人，可是您的國家小，又和强秦接壤，我私下擔心吴起没有久留之心。’武侯就會問：‘怎麽辦呢？’您就對武侯說：‘試着用把公主嫁給他的話試探，吴起有久留之心就一定會接受，没有久留之心就一定會推辭。以此可推測其心意。’您就請吴起和你一起回家，故意讓公主發怒而輕視您。吴起看到公主這樣輕視您，就一定會推辭。”於是吴起看到了公主輕視魏相的樣子，果然謝絶了魏武侯。武侯懷疑他，不再信任他。吴起害怕受懲處，於是離開，就去了楚國。

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

楚悼王一向聽說吴起賢德，一到楚國就讓他任相國。他申明法令，裁減不必要的官員，廢除

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説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對疏遠王族的供養，來撫養戰士。重點在於使軍隊强盛，斥退那些縱横游説之人。於是向南平定百越；向北吞并陳國、蔡國，擊退三晉的軍隊；向西討伐秦國。諸侯都爲楚國强盛而憂慮。原來楚國的王族都想加害吴起。等到悼王去世，王室大臣暴亂，攻擊吴起，吴起跑過去伏在悼王的尸體上。射殺吴起的那些人在射吴起時，也射中了悼王的尸體。悼王下葬後，太子即位，於是命令尹把射吴起時射中悼王尸體的人全部殺掉。因射殺吴起而被滅族的有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吴起説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道的用兵之法，都會講到《孫子》十三篇和吴起《兵法》，這兩部書世上多有流傳，所以不加論述，衹論述其生平行事的所作所爲。俗話説：“能做事的人不一定能講清楚道理，能講清道理的人未必能做事。”孫子算計龐涓的計策很神明，可是不能預先防範受刑的災禍。吴起對武侯講形勢險要不如實行德政的道理，可在楚國執政時，却因苛刻少恩而丢了性命。可悲啊！

史記卷六十六

列傳第六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伍子胥是楚國人，名員。他的父親叫伍奢，哥哥叫伍尚。他的祖先叫伍舉，憑藉直言進諫侍奉楚莊王，頗有聲望，所以他的後人在楚國很有名氣。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絶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

楚平王有個太子名叫建，平王派伍奢作太子太傅，費無忌作太子少傅。費無忌對太子建不忠。平王派費無忌給太子到秦國娶親，秦國女子長得很漂亮，費無忌就跑回去報告平王道："秦國女子長得非常漂亮，大王可以自己娶了她，另外再給太子娶個妻子。"平王於是自娶了這個秦國女子，并且十分寵愛她，後生子名軫。平王另外給太子娶了妻子。

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

費無忌憑藉秦女得寵於平王後，便離開太子而侍奉平王。他擔心有朝一日平王駕崩，太子即位，會殺自己，於是在平王面前說太子建的壞話。太子建的母親是蔡人，不得平王寵愛。於是平王漸漸地越來越疏遠太子建了，派他去駐守城父，負責邊防。

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

不久，費無忌又不停地在平王面前講太子的壞話，他説："太子因那個秦國女子的緣故，不會不生怨望之心，希望大王自己提防一下。自從太子駐守城父，統領軍隊，結交諸侯，恐怕想要回來作亂了。"平王於是把太子太傅伍奢召來查問。伍奢知道是費無忌在平王跟前毁謗太子，便説："大王怎麽能因讒賊小臣疏遠父子的骨肉關係呢？"費無忌説："如果大王不馬上制止，他的陰謀就要得逞。那時大王就要落到别人手裏了！"因此平王大怒，拘捕了伍奢，同時派城父司馬奮

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

揚去殺太子。半路上，奮揚派人先去通知太子：“太子趕快離開吧，不然將被殺。”於是太子建逃亡到了宋國。

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訽，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仇，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

費無忌對平王説：“伍奢有兩個兒子，都很有才能，不殺掉恐將成爲楚國之憂。可以拿他們的父親當人質，把他們召來，不這樣會成爲楚國的後患！”平王派人對伍奢説：“能招致你的兩個兒子來就可以活，否則就是死。”伍奢説：“伍尚爲人仁厚，叫他肯定會來。伍員爲人桀驁不馴，堅忍卓絶，能成大事業，他知道來了一并被捉，勢必不來。”平王不聽，派人去召他們説：“你們來了，我饒你們的父親不死；不來，現在就殺死伍奢。”伍尚打算前往，伍員説：“楚王叫我們兄弟去，并不是想保全我們父親的性命，他衹是擔心有逃脱的，會生後患，所以拿父親作人質，用欺騙的方法來叫我們。兩個兒子一到，就會父子一同處死。對於父親的死，有什麽好處？去了，仇就報不成了！不如逃到别國，藉他人之力來洗雪這個耻辱，一起死，毫無意義。”伍尚説：“我知道去了終究不能保全父親的性命。但是心中懊悔父親召我們以求生而我們不去，將來又不能報仇雪恨，最後衹是被天下人耻笑啊！”又對伍員説：“你走吧！你能報父仇，我要投身就死。”伍尚就擒後，使者又要去抓伍胥，伍胥彎弓搭箭對着使者，使者不敢近前，伍子胥就逃掉了。又聽説太子建在宋國，便去投奔。伍奢聽説伍子胥逃跑了，便説：“楚國君臣恐怕要爲戰事所苦了！”伍尚到了楚國，楚王把伍奢和伍尚一起處死了。

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晋，晋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内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産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吴。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脱。追者在後。至江，

伍子胥到了宋國，宋國剛好發生華氏之亂，伍子胥便同太子建逃到了鄭國，鄭國君臣對他們很友好。太子建又前往晋國，晋頃公説：“太子對鄭國好，鄭人又信任太子。如果太子能給我從内接應，而我自外攻入，肯定能滅掉鄭國。滅掉鄭國，就把鄭地封給太子。”太子於是返回鄭國。事情還没準備妥當，恰巧太子有件私事要殺從者，這個從者知道他的計劃，便告訴了鄭國。鄭定公和子産便誅殺了太子建。太子建有個兒子名叫勝。伍子胥怕喪命，便和勝一起逃往吴國。到昭關時，守衛要抓他們，伍子胥就和勝二人徒步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逃亡，幾乎不能幸免。追趕的人窮追不捨。伍子胥逃到了江邊，江上有個漁父駕着船，知道了伍子胥情況危急，就渡他過江。過了江，伍子胥解下佩劍，說："這把劍值百金，送給你吧。"漁父說："楚國法令，抓到你的賜粟五萬石，封執珪之爵，豈祇百金之劍呢！"不肯接受。伍子胥還没到吳國就病倒了，滯於中途，討飯苟存。到了吳國時，吳王僚正掌權，公子光爲將，伍子胥便通過公子光求見吳王。

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

過了一段時間，楚平王因楚國邊城的鍾離人與吳國邊城的卑梁氏都養蠶，兩地女子因爭桑葉而鬥，於是大怒，以致兩國興兵相互討伐。吳國派公子光攻楚，占領了鍾離、居巢後回國了。伍子胥勸吳王僚說："楚國可以破啊。希望再派公子光去。"公子光對吳王說："那伍子胥的父兄死於楚國，他勸你攻楚，不過想報私仇罷了。楚國打不下來的。"伍子胥知道公子光對內有野心，想弒吳王僚而自立，故不能用外事來游說他，便向他推薦了專諸，自己歸隱，和太子建的兒子勝到鄉下種田去了。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絶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

五年後，楚平王去世。原先平王奪的太子建的秦女生子名軫，平王死後，軫竟然繼立爲昭王。吳王僚趁楚國大喪，派兩個公子帶兵襲楚。楚人發兵斷了吳軍的後路，吳軍退不回去。吳國內部空虛，於是公子光就讓專諸殺死吳王僚，然後自立爲王，這就是吳王闔廬。闔廬作了王，志得意滿，於是召回伍員，任以行人，讓他參與商量國家大事。

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不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

楚國殺了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的孫子伯嚭逃到了吳國，吳國也任命伯嚭作了大夫。從前吳王僚所派帶兵攻楚的兩個公子，後路被斷回不了吳，後來聽説闔廬弒吳王僚自立，便帶兵降楚，楚國封他們於舒。闔廬爲王三年，就興兵同伍子胥、伯嚭攻楚，占領舒地，擒獲了原來吳國的兩個叛將。於是闔廬想趁勢攻郢，將軍孫武說："百姓疲憊，還不行，姑且等等。"於是收兵回國。

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

闔廬四年，吳攻楚，占領了六地和灊地。五年，攻越，大敗越國。六年，楚昭王派公子囊瓦

子囊瓦將兵伐吴。吴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

帶兵伐吴。吴派伍子胥迎擊，在豫章大破楚軍，奪取了楚國的居巢。

九年，吴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吴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吴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

九年，吴王闔廬對伍子胥、孫武説："當初你們説郢地進不了，現在怎麽樣？"二人回答説："楚將囊瓦貪財，唐國、蔡國都恨他。王若要大舉攻伐，一定要先得到唐、蔡的支持纔行。"吴王聽取了這個意見，發動全部軍隊和唐、蔡一起攻楚，跟楚軍在漢水兩岸擺開陣勢。吴王的弟弟夫概帶領軍隊請求跟從，吴王不許，夫概便帶所屬五千人攻打楚將子常。子常敗逃到鄭國。於是吴國乘勝前進，五戰打到郢都。己卯日，楚昭王出逃。庚辰日，吴王入郢都。

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吴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吴，不吉，乃謝吴不與王。

楚昭王出逃，進入雲夢；有强盜攻擊，便逃到鄖地。鄖公的弟弟懷説："平王殺了我們的父親，我們殺他的兒子，不很公道嗎？"鄖公怕弟弟殺了昭王，便跟昭王逃到隨。吴兵圍隨，對隨人説："漢川一帶的周室子孫，都被楚人滅掉了。"隨人想殺昭王，王子綦把昭王藏起來，説自己是昭王以搪塞他們。隨人又進行占卜，認爲把楚王送給吴國不吉，於是婉言拒絶把昭王送給吴國。

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吴。六月，敗吴兵於稷。會吴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

當初，伍子胥和申包胥結交，伍子胥逃亡時，對申包胥説："我一定要顛覆楚國。"申包胥説："我一定能保全它。"等到吴軍入郢，伍子胥搜尋昭王不得，就挖開楚平王的墳墓，拖出尸體，鞭打三百鞭，這纔罷休。申包胥逃到山中，派人對伍子胥説："你這樣報仇，太過分了吧！我聽説，人多可以勝天，天定也能破人。你原是平王的臣子，曾親自侍奉過他，如今到了侮辱死人的地步，這難道不是没天理之極嗎！"伍子胥説："替我向申包胥道歉吧，我處境好比日暮途遠，所以祇能倒行逆施。"於是申包胥跑到秦國告急，向秦求救，可是秦國不答應。申包胥站在秦的朝堂上，七日七夜，痛哭不止。秦哀公憐憫他，説："楚國雖然無道，但有這樣的臣子，能不存在下去嗎？"於是派兵車五百輛擊吴救楚。六月，在稷打敗吴軍。恰巧吴王長期留在楚國找昭王，而闔廬弟夫概回國自立爲王。吴王得知後於是放棄楚國，回去攻打他的弟弟夫概。夫概敗

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内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

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强楚，北威齊晋，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孔子相魯。

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栖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争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吊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

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

逃到楚國。楚昭王見吳國有内亂，就返回郢都。把夫概封到堂谿，稱堂谿氏。楚國再跟吳作戰，打敗吳國，吳王就回去了。

兩年後，吳王派太子夫差帶兵攻楚，占領番地。楚人怕吳再次大舉而來，便離開郢都，遷徙到鄀。此時，吳國憑伍子胥、孫武的計謀，西破强楚，北震齊晋，南服越人。

此後四年，孔子在魯國任相。

過了五年，吳國攻越，越王勾踐迎擊，在姑蘇打敗吳軍，傷了吳王闔廬的脚趾，吳軍退却。吳王創傷發作，臨死，對太子夫差説：“你會忘記勾踐殺了你的父親嗎？”夫差道：“不敢忘記。”當夜，闔廬去世，夫差繼位。夫差立後，任伯嚭爲太宰，加緊練兵。兩年後攻越，在夫湫大敗越兵。越王勾踐帶着五千餘士卒待在會稽山上，派大夫文種以重金賄賂吳太宰伯嚭以求和，請求將越國以臣妾身份隸屬并事奉吳國。夫差準備答應，伍子胥進諫説：“勾踐很能吃苦，如果不殺他，將來一定會後悔。”夫差不聽，而采納伯嚭之計，同越國講和。

過了五年，夫差聽説齊景公死後，大臣争權，新君勢弱，便興師向北攻齊。伍子胥諫道：“勾踐每餐不過兩個葷菜，吊唁死去的，撫恤有病的，打算將來有所作爲。此人不死，一定會是吳國的禍害。現在吳國有越國，正像一個人有了腹心之疾。可王不先攻越而去攻齊，不是大錯特錯嗎！”吳王不聽，攻打齊國，在艾陵大敗齊軍，於是威懾鄒、魯二國國君而歸。這樣夫差越來越不相信伍子胥的計謀了。

又過了四年，夫差要北攻齊國，勾踐用子貢之計，率兵助吳，并用重金賄賂伯嚭。伯嚭屢次受賄，更加喜歡信任勾踐，整天替勾踐説話。而吳王總是相信采納伯嚭的計策。伍子胥諫道：“越是心腹之患，現在却聽信些花言巧語去攻齊。攻破齊國，好比得到一片石頭地，毫無用處。《盤庚之誥》説：‘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

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吴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吴之亡矣。汝與吴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吴。

吴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强諫，沮毁用事，徒幸吴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吴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吴也。"乃自剄死。吴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吴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吴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吴王召

遺育，無使易種於茲邑。'這是商興盛的原因。希望大王能後齊先越；不然，後悔就來不及了。"吴王不聽，派伍子胥出使齊國。伍子胥臨走，對兒子説："我屢次勸諫大王，大王不聽。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吴國的末日了。你和吴一塊兒完蛋沒什麽好處。"於是把兒子托付給齊國的鮑牧，自己回吴報告情況。

吴國的太宰伯嚭與伍子胥不和，進讒道："伍子胥爲人强硬凶暴，猜忌少恩，他的怨恨之心恐怕會成爲大禍。上次大王要伐齊，他認爲不行，大王伐齊大勝，伍子胥耻於他的計謀不被采用反而心懷不滿。現在大王又要伐齊，伍子胥執拗强諫，毁謗敗壞大王的偉業，而衹希望吴國失敗以證明自己的高明。如今大王親征，兵力悉出以攻齊，而伍子胥因計謀不被采用而裝病不去。大王不能不有所戒備，這要生起禍端是不難的。况且我派人暗中觀察他，他出使齊時，竟把兒子托付給了齊國的鮑氏。作人臣的，在國内不得志，在國外倚靠諸侯，自命舊臣，現今不被用，常常悶悶不樂心中懷有怨恨。希望大王早作打算！"吴王夫差説："没有你這番話，我也懷疑他。"於是派人把屬鏤劍交給伍子胥，説："你用這個自殺吧。"伍子胥仰天嘆道："啊呀！讒臣伯嚭作亂，王竟然殺我。我曾令你父親稱霸。你未立時，諸公子相争，若非我力争於先王，你幾乎不能得立。你立後，想把吴國的一部分分給我，我却不敢奢望。現在你竟然聽小人的話來殺長者！"於是對門客説："一定要在我墳上種梓樹，使它長大能做棺材，再挖出我的眼珠挂在吴國東門上，我要看着越人入都滅吴。"於是自刎而死。吴王聽説之後，大發雷霆，就把他的尸體裝進皮袋，漂在江上。吴人憐憫他，便在江邊給他立祠，山名曰胥山。

夫差殺了伍子胥，便進攻齊國。齊國的鮑氏殺了齊悼公而立陽生。夫差想去討伐，没有勝利就離開了。又過了兩年，夫差召魯、衛二君會於

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黄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吴太子，破吴兵。吴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吴，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

橐皋。第二年，趁勢北上在黄池大會諸侯，以逼使周王承認其地位。這時，勾踐襲吴，殺了吴太子，打敗吴兵。吴王聞知，馬上回國，派人用重金向越國求和。九年後，越王勾踐滅吴，殺了吴王夫差。同時殺了伯嚭，因爲他不忠於其君，外受巨賄，私下勾結越國。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吴。吴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曰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吴誅子胥。

當初和伍子胥一起逃亡的故楚太子建的兒子勝，也在吴國。吴王夫差時，楚惠王想把他召回楚。葉公諫道："勝好鬥，又暗訪死士，恐怕會有野心！"惠王不從，召回了勝，讓他住在邊邑鄢，稱他爲白公。白公回楚的第三年，吴國殺了伍子胥。

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晋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

白公勝回楚國後，恨鄭殺了自己的父親，就暗養死士要報仇。回楚五年後，要求攻鄭，楚令尹子西答應了他。楚軍尚未出發，晋就攻鄭，鄭向楚求救，楚就派子西去救，結盟而回。白公勝怒道："我不恨鄭國，而恨子西！"有次他親自磨劍，有人問他："你磨劍幹嗎？"他説："要用它殺子西。"子西聽説了，笑道："勝像個鷄蛋罷了，能幹什麽呢！"

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四年後，白公勝和石乞在朝堂上襲殺了楚令尹子西和司馬子綦。石乞説："不殺楚王不行。"於是把楚惠王劫持到高府。石乞的隨從屈固背着楚惠王逃到昭王夫人的住所。葉公聽説白公作亂，便帶他的國人攻打白公。白公敗逃到山裏，自殺了。葉公俘虜了石乞，問白公尸體所在，不説就烹他。石乞説："成則爲卿，敗則受烹，本就是職責所在。"到底不肯説出白公尸體所在。於是葉公烹殺石乞，找到惠王後又立他爲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弃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

太史公曰：怨毒對於人太可怕了！王者尚且不能結怨於臣下，何况同輩呢！假設伍子胥跟伍奢一塊兒死，和螻蟻有什麽分别。棄小節，雪大耻，名垂千古，悲壯啊！子胥困窘於江邊，乞食途中時，心裏何嘗忘過報仇呢？所以隱忍以成功名，不是烈丈夫誰能做到？白公若不自立，他的

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事業謀略也是不可盡言的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第七

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孔子説其學生“通曉六藝的學生有七十七人”，都是奇才異能之士。德行好的：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擅長政事的：冉有，季路。能應對的：宰我，子貢。熟悉文獻的：子游，子夏。師偏激，參遲鈍，柴愚笨，由粗魯，回經常窮得没辦法。賜不受天命而去經商，猜度行情，常常準確無誤。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并世。

孔子尊敬的人：周有老子；衛有蘧伯玉；齊有晏平仲；楚有老萊子；鄭有子産；魯有孟公綽。多次稱道的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比他們都小，不是同一時代。

顔回

顔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顔回是魯國人，字子淵。比孔子小三十歲。

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顔淵問什麽是仁，孔子説：“克制自己，恢復禮儀，天下人就會稱你是仁德之人了。”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孔子説：“顔回的德行多好啊！一小筐飯，一瓢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這種苦，他却自得其樂。”“顔回聽講時好像愚人一樣；回去自己思考，却也能發揮，顔回一點也不笨。”“用我，就去做，不用我，就藏起來，衹有我和你纔能這樣吧！”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

顔回二十九歲時，頭髮全白了，過早去世了。孔子哭得很傷心，説：“自從我有了顔回，學生們越發親近我。”魯哀公問孔子：“學生中哪個最好學？”孔子回答説：“顔回最好學，他不遷

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怒於人，不重犯同樣的過失。可惜短命死了，現在再也没有這樣的人了。”

閔損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

閔損，字子騫。比孔子小十五歲。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禄。“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孔子説：“閔子騫真孝順啊！人們不能在他父母兄弟之間説離間的話。”他不做大夫的官，不吃昏君的俸禄。他説：“如果再有人來召我作官，我一定逃到汶水北面去了。”

冉耕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

冉耕，字伯牛。孔子認爲他很有德行。

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伯牛患難治的病，孔子去探望他，從窗上拉着他的手，説：“這是命啊！這樣的人竟生了這樣的病，這實在是命啊！”

冉雍

冉雍字仲弓。

冉雍，字仲弓。

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問怎樣從政，孔子説：“出門好像是去見貴賓，役使百姓好像是承擔大祭。在邦國裏和在大夫封邑裏做事，不要跟人結怨。”

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孔子認爲仲弓有德行，説：“冉雍呀，可以作大官。”

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仲弓的父親，是個地位卑微的人。孔子便説：“雜色牛生的幼犢長着純紅色的毛，兩角周正，雖然不想用它作祭品，山川之神難道會捨棄它嗎？”

冉求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

冉求字子有，比孔子小二十九歲。作季孫氏的總管。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

季康子問孔子説：“冉求仁德嗎？”孔子説：“有千户人家的縣，有百輛兵車的邑，可以讓他管理軍政。至於他有没有仁德，我不知道。”季康子又問：“子路怎麽樣？”孔子説：“和冉求一樣。”

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冉求問：“聽了就做嗎？”孔子説：“做罷。”子路問：“聽了就去做嗎？”孔子説：“上有父兄，怎麽能聽了就去做呢！”子華感到奇怪，説：“爲什麽問話相同而答語不同？”孔子説：“冉求猶豫退縮，所以鼓勵他；仲由膽量過人，所以貶退他。”

仲由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仲由字子路，卞人。比孔子小九歲。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子路性情鄙野，好勇逞强，戴着雄鷄式樣的冠，佩着猪皮裝飾的劍，欺侮孔子。孔子用禮漸漸地誘導子路，子路後來穿着儒服，帶着禮物，通過門人請求作孔子的弟子。

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怎樣從政，孔子說："先作出表率，讓百姓辛勤地工作。"子路請求多講一點，孔子說："不要懈怠。"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子路問："君子崇尚勇敢嗎?"孔子說："義是最可貴的。君子有勇無義就會作亂，小人有勇無義就會爲盜。"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聽到了教誨，還没有去做，衹怕又聽到新的。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孔子說："根據一面之辭可以斷案的，大概衹有仲由吧!""子路好勇超過了我，别的不行。""像仲由，會不能得到好死。""穿着破絲綿袍的人，同穿狐裘的人站在一起，却不羞愧，恐怕衹有子路吧!""子路的學問，已經登上了正廳，還没有進入内室。"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季康子問："子路仁德嗎?"孔子說："有千輛兵車的國家可以讓他管理軍政，不知道他有没有仁德。"

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

子路喜歡隨孔子出游，曾經遇到過長沮、桀溺和荷蓧丈人。

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子路擔任季孫氏的總管，季孫問道："子路可以說是大臣嗎?"孔子說："可以說是一般的臣子。"

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静，可以報上。"

子路去作蒲邑大夫，向孔子告别。孔子說："蒲地多壯士，又難管理，但是我告訴你：恭敬謹慎，可以制服勇猛；寬大公正，可以團結衆人；爲官恭正，地方安静，可以此報答主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

當初，衛靈公有個寵姬叫南子。靈公的太子蕢聵得罪了南子，擔心被殺而逃到國外。靈公去世，夫人要立公子郢，郢不肯，說："太子的兒子輒還在。"於是立輒爲君，稱出公。出公即位十二年，他父親蕢聵還在國外回不來。子路這時任衛大夫孔悝的邑宰。蕢聵就和孔悝作亂，用計

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來到孔悝家裏，於是率人攻襲出公。出公逃奔魯國，而蕢聵入國立爲國君，就是衛莊公。當孔悝作亂時，子路在外，聽說了馬上趕回，碰上了剛從城門出來的子羔，子羔說："出公已走，城門也關了，你回去吧，免得枉受其禍。"子路說："吃了人家的飯，有難不能避開。"子羔便走了。正巧有個使者要進城，城門打開，子路跟進去。來到蕢聵處，蕢聵和孔悝都在臺上。子路說："你怎能任用孔悝呢？請讓我把他殺了。"蕢聵不從。子路便要放火燒臺，蕢聵怕了，就叫石乞、壺黶下來攻打子路，他們砍斷了子路的帽帶。子路說："君子死了，冠也不除。"於是繫好帽帶，死了。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孔子聽說了衛國之亂，說："唉，子路死了！"不久，子路真的死了。因此孔子說："自從我有了子路，没有聽到過侮辱的話。"這時，子貢正替魯國出使齊國。

宰予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宰予字子我，利口善辯。宰予受教後，問："三年之喪，不也太長了嗎？君子三年不習禮儀，禮儀一定敗壞；三年不奏音樂，音樂一定荒疏。陳穀吃完，新穀上來，生火的木頭也换了一遍，服喪一年也就够了。"孔子說："你這樣心安嗎？"宰予說："心安。"孔子說："你心安就這樣做。君子守孝，吃美味不覺得甜，聽音樂不覺得快樂，所以不這樣做。"宰我出門，孔子說："宰予不仁啊！兒女生下三年纔離開父母的懷抱。守孝三年，是天下的通義啊！"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

宰予白天睡覺。孔子說："朽木不能雕刻，糞土的墻壁不能够粉刷。"

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予問五帝的德行，孔子說："你不是問這種事的人。"

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宰我作臨菑大夫，和田常一起叛亂，因而被滅族，孔子以此爲耻。

端沐賜

端沐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

端沐賜，衛人，字子貢。比孔子小三十一歲。

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

子貢能言善辯，巧於辭令，孔子常常壓制

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

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

他。孔子問道："你和顏回誰强?"子貢答道："我怎敢和顏回相比!他聞一知十，我聞一知二。"

子貢完成了學業，問道："我是怎樣的人?"孔子說："你好比一個器皿。"問："什麽器皿?"孔子說："宗廟裏的瑚璉。"

陳子禽問子貢："仲尼的學問是從哪學的?"子貢說："文武之道没有滅絶，還在人間流傳，賢人抓住根本，不賢的人得到末節，無處不有文武之道。夫子在什麽地方不能學習，又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師?"陳子禽又問："孔子到一個國家，一定要聞該國政事。這是尋求得到的，還是别人主動告訴他的?"子貢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到，這或許不同於别人求的方法吧!"

子貢問："富有而不驕傲，貧窮而不諂媚，怎麽樣?"孔子說："可以了;但是不如貧窮而樂道，富有而好禮。"

田常想在齊國作亂，又擔心高、國、鮑、晏四家的勢力，便調他們的兵攻魯。孔子聽說了，對弟子們說："魯國是祖宗墳墓所在，父母之國，現在國危如此，你們何不挺身而出?"子路請去，孔子不許。子張、子石請去，孔子也不許。子貢請去，孔子答應了。

子貢於是出發，先到齊國，勸田常說："你打魯國是不對的。魯國是很難攻打的國家:它的城墻又薄又矮，護城河又窄又淺，國君愚昧不仁，大臣僞詐無用，百姓又厭惡戰爭，這樣的國家不能去打。你不如去攻吳。吳國城墻高又厚，城池廣袤深遠，鎧甲堅固且新，士兵精悍數量也足，寶器和精兵都在其中，加上賢明大臣鎮守，這很容易攻打。"田常憤然變色說："你難做的，别人容易;你容易的，别人難做。你拿這些來教我，是什麽意思?"子貢說："我聽說，有内憂的攻强國，有外憂的攻弱國。如今您有内憂。我聽説你三次被封三次失敗，就是因爲有反對的大臣啊。現在您破魯以擴齊，戰勝了使國君驕縱，使大臣尊重，而您的功勞却不在其中，這樣和國君的關係就會一天天疏遠。這是您在上使國君驕

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强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吴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吴王。

縱，在下使大臣肆恣，想以此成就大業，難啊。國君驕縱就會不顧忌一切，大臣恣肆就會互相爭奪權利，這是您在上與國君有矛盾，在下與大臣互相爭奪。這樣，不但難成大業，而且會有危險啊。所以不如伐吴。伐吴不勝，那樣百姓死在國外，大臣在國内勢力減弱，這樣您上無大臣反對，下無百姓非難，能够孤立國君、控制齊國的衹有您了。"田常説："好。即便如此，但是兵已攻魯，轉而攻吴，大臣懷疑我，怎麽辦?"子貢説："您先按兵不動，我去出使吴，讓它攻齊救魯，你趁勢迎擊它。"田常答應了，便派子貢南下去見吴王。

説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霸者無强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吴爭强，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强齊，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栖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吴之强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晋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吴王大説，乃使子貢之越。

子貢游説吴王道："我聽説，爲王者不絶國於世，稱霸者不樹强敵，千鈞重物加上銖兩細物就可能移動。如果萬乘的齊國再占有了千乘的魯國，來和吴爭强，那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險。救魯能顯揚名聲；攻齊能獲得大利。安撫泗上諸侯，懲罰暴齊而鎮服强晋，好處没有比這更大的了。名義上去救魯，實際上是圖齊，聰明人不會遲疑。"吴王説："好。雖然這樣，但我曾經與越國作戰，困越王於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復我之心。您等我伐越之後再去。"子貢説："越强不過魯，吴强不過齊，你捨齊攻越，那麽齊就平定魯國了。况且你正打着存亡繼絶的旗號，攻弱小之越又畏懼强齊，這不是勇啊。勇者不避危難，仁者不使人困窘，智者不失時機，王者不絶於世，以樹立他們的道義。如今保存越國以向諸侯顯示仁德，救魯伐齊，威懾晋國，各國諸侯一定會來朝見，這樣，吴國稱霸天下的大業就成功了。大王果真畏忌越國，我請求東去會見越王，叫他出兵相從，這實際上使他兵力空虚，名義上是隨諸侯討伐齊國。"吴王非常高興，便派子貢前往越國。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説吴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

越王清掃道路，到郊外迎接子貢，親自駕車到館舍問道："這裏是蠻夷之邦，大夫怎麽屈尊來了?"子貢説："近來我勸説吴王攻齊救魯，他心裏想去却又畏懼越國，説'等我攻打越國後纔行'，這樣看來，攻越是一定的了。况且没有報復之心而令人生疑，這很拙劣；有此心而讓人知

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吴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吴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吴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以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説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晋，臣請北見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鋭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晋，而王制其敝，此滅吴必矣。”越王大説，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

報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吴，軍敗身辱，栖于會稽，國爲虚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吴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吴王大説，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吴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吴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

子貢因去之晋，謂晋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

道，很危險；事情没做就傳開了，很不安全。這三種情况都是辦事的大害。”勾踐再拜道：“我曾自不量力，與吴作戰，結果被困會稽，痛入骨髓，日夜脣乾舌焦，祇想和吴王相繼而死，這就是我的願望。”於是請教子貢。子貢説：“吴王爲人凶猛殘暴，群臣不能忍受；國家因戰事頻繁而疲敝，士兵不能忍受；百姓怨恨國君，大臣心生亂意；伍子胥忠諫被殺，太宰伯嚭掌權，順迎吴王之過來鞏固私利。這是亡國的政治啊。如果大王真能發兵隨征來投合他的意願，送上豐厚財寶來求得他的歡心，言辭卑下以表示對他的尊重，他一定會攻打齊國。他戰敗了，是大王您的福氣。戰勝了，他定會兵臨晋國，我請求北上會見晋君，使他一同進攻，削弱吴國的勢力是一定的。吴國的精鋭耗在齊國，大軍牽制在晋國，大王趁他困窘予以打擊，這樣，滅吴是一定的了。”越王十分高興，答應了。送給子貢黄金百鎰，劍一柄，好矛兩支。子貢没有接受就走了。

子貢回報吴王説：“我不敢怠慢，把大王的話告訴了越王，越王十分恐懼，説：‘我十分不幸，小時候就失去了父親，又不自量力，得罪了吴，兵敗受辱，栖居會稽，國家成了廢墟荒地，仰賴大王恩賜，使我能够捧着祭品進行祭祀。吴王的恩德我没齒不忘，怎麽還敢想别的！’”過了五天，越國派大夫文種跪着對吴王説：“東海奴僕勾踐派來使臣文種，冒昧進言。現在聽説大王將興仁義之師，鋤强扶弱，圍困齊國安定周室，我們請求出動越國所有士兵三千人，越王請求親自披堅執鋭上陣，來先抵擋尖石。由小臣文種獻上先人所藏鎧甲二十領，鈇，屈盧矛，步光劍，作爲給軍吏的賀禮。”吴王很高興，把這話告訴子貢説：“越王要親自隨我出征伐齊，可以嗎？”子貢説：“不行，使越國空虚，用盡它的士兵，又使其國君隨從，這樣是不講道義。大王應接受它的禮物，允許它的軍隊來，再辭謝它的國君。”吴王應允，於是辭謝越王。這樣吴王就出動九個郡的部隊攻打齊國。

子貢於是離開吴國去了晋國，對晋國國君説：“我聽説，事情不先準備就不能應變，軍隊

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不先準備就不能勝敵。現在齊、吳將戰，吳國不勝，越國肯定要作亂；若勝了，吳就會兵臨晉國。”晉君大爲恐慌，說：“怎麼辦？”子貢說：“修造武器，休養士卒，等吳軍過來。”晉君答應了。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吳晉爭强。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宫，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子貢又去魯國。吳王果然在艾陵與齊軍開戰，大敗齊軍，俘獲七個將軍的人馬却不返回，果真兵臨晉國，在黄池和晉人相遇。吳、晉爭强。晉人大敗吳軍。越王聽說了，渡江攻吳，離吳都七里駐軍。吳王聞知，捨晉返回，同越軍在五湖決戰，三戰皆敗，城門失守，越軍包圍王宫，殺了夫差和他的相國。滅吳後三年，越國稱霸東方。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所以子貢一出馬，使魯國保全，齊國混亂，吳國破滅，晉國强盛而越國稱霸。子貢一出使，勢力均衡打破，十年之間，五國局勢各有變化。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子貢喜歡經商，隨時轉貨。好頌揚別人的好處，不能隱藏别人的過失。他曾任魯、衛兩國的相，家産累積千金，最後死在齊國。

言偃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言偃，吳人，字子游。比孔子小四十五歲。

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子游學成後，作了武城太守。孔子經過，聽到了彈琴唱歌的聲音。孔子微笑道：“殺鷄何必用宰牛刀？”子游道：“從前我聽夫子說，君子學道就能愛人，小人學道就易於驅使。”孔子說：“學生們，子游的話對啊，我剛纔開玩笑罷了。”孔子認爲子游熟悉古代文獻。

卜商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卜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歲。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是什麼意思？”孔子說：“繪畫先打上白底。”子夏問：“禮在仁義之後嗎？”孔子說：“子夏啊，現在可以和你討論《詩》了。”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子貢問：“師和商，誰更賢一些？”孔子說：“師有些過了，商有些不够。”子貢說：“那麼師好一些？”孔子說：“過和不及没什麼兩樣。”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子對子夏說："你要做君子之儒，不要做小人之儒。"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孔子去世後，子夏到西河教書，作了魏文侯的老師。兒子死了，哭得雙目失明。

顓孫師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比孔子小四十八歲。

子張問干禄，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張問怎樣求俸禄，孔子說："多聽慎言，就會少犯錯；多看慎行，就能少後悔。說話少犯錯，辦事少後悔，俸禄也就在其中了。"

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有一次子張隨從孔子在陳、蔡之間被圍，子張問如何纔能使自己行得通。孔子說："言語誠信，行爲忠厚，到蠻夷之地也行得通；言語不誠信，行爲不忠厚，即使在鄉里能行得通嗎？站立時如同'忠信篤敬'就擺在面前；坐在車上，如同看到這幾個字就挂在車軾上，這樣纔行得通。"子張把這些話寫在衣帶上。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子張問："士怎樣纔能稱得上通達？"孔子說："你說的通達是什麼意思？"子張說："在諸侯國或采邑有名望。"孔子說："這是有名氣，不是通達。通達應當是品質正直，愛好禮義，察顔觀色，謙讓待人，這樣纔是通達。所謂名望，是表面好仁，行動相反，却以仁自居而毫不疑惑，這樣到處都能騙到聲望。"

曾參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比孔子小四十六歲。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孔子認爲他能守孝道，所以授他學業。孔子爲曾參作了《孝經》。曾參死在魯國。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比孔子小三十九歲。

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

子羽長得很醜。想要師從孔子，孔子認爲他資質低下。受業後，他回去努力提高，不走旁門左道，不因公事不見卿大夫。

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

他南游到長江，跟着的學生有三百人，他行爲無缺，名聞諸侯。孔子知道了，說："我以言

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取人，看錯了宰予；以貌取人，看錯了子羽。"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

宓不齊，字子賤。比孔子小三十歲。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孔子説"子賤是君子啊！若説魯沒有君子，這人從哪裏學的好品德呢？"

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子賤作單父宰，回去報告孔子，説："這地方有五個人比我賢明，他們教我治理的辦法。"孔子説："可惜子賤治理的地方太小了，要是大就接近於道了。"

原憲

原憲字子思。

原憲，字子思。

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

子思問什麽叫耻辱。孔子説："國家有道，做官；國家無道，做官，這就是耻辱。"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

子思説："不好勝，不自誇，不怨恨，不貪心，可以説是仁嗎？"孔子説："可以説難能可貴了，仁則我不知道。"

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孔子去世後，子思隱居荒野。子貢任衛相，車馬成群，推開草門進入陋室探望子思。子思整了整破舊衣帽，會見子貢。子貢見他貧窮感到羞耻，説："你怎麽這樣困窘呢？"子思説："我聽説，没有錢叫貧窮，學了道而不能實行纔叫困窘。我現在衹是窮，不是困窘。"子貢很慚愧，不高興地離開了，一生都爲失言而感到羞耻。

公冶長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子説："公冶長，可以把女兒嫁給他，雖然他被關過監獄，但不是他的錯。"於是把女兒嫁給了他。

南宫括

南宫括字子容。

南宫括字子容。

問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宫括問孔子："羿擅長射箭，奡善於水戰，都不得好死；禹稷親自務農却得到了天下，這是什麽道理？"孔子不回答。他出了門，孔子説："這人是個君子呀！他真是崇尚道德！"孔子評價他："國家清明，他不被廢；國政昏暗，他又免遭刑戮。"他把"白珪之玷"這詩反復誦讀，孔子把哥哥的女兒嫁給了他。

公晳哀

公晳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公晳哀字季次。

孔子說："天下士人大多無行，給大夫做了家臣，在都邑當官。衹有季次不曾做過官。"

曾蒧

曾蒧字晳。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

曾蒧，字晳。

有次陪着孔子，孔子說："談談你的志向。"曾晳說："春天的衣服穿上了，同五六個成年人，六七個年輕人，在沂水裏洗浴，在舞雩臺吹風，然後唱着歌回來。"孔子長嘆道："我和你一樣啊！"

顔無繇

顔無繇字路。路者，顔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

顔回死，顔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顔無繇字路。是顔回的父親，父子二人曾在不同的時間師事孔子。

顔回死了，顔路家貧，請求孔子賣掉車來安葬顔回。孔子說："有没有才能，都是自己的兒子。孔鯉死了，有棺無椁，我不能賣車步行，因爲我做過大夫，不能步行啊。"

商瞿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商瞿，魯國人，字子木。比孔子小二十九歲。

孔子把《易》傳給瞿，瞿傳給楚人馯臂子弘，弘傳給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給燕人周子家豎，豎傳給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給齊人田子莊何，何傳給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給菑川人楊何。楊何在元朔年間因研究《易》作了漢中大夫。

高柴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

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

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高柴，字子羔。比孔子小三十歲。

子羔身高不滿五尺，受業於孔子，孔子認爲他很笨。

子路使子羔作費邑和郈亭的長官，孔子說："這是害人子弟！"子路說："有老百姓，又有政府機構，何必一定要讀書纔叫學習？"孔子說："因此我討厭利口善辯者。"

漆彫開

漆彫開字子開。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

漆彫開字子開。

孔子讓他去做官，他說："我對做官没有信

能信。”孔子説。

心。”孔子非常高興。

公伯繚

公伯繚字子周。

周訴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繚其如命何！”

公伯繚字子周。

公伯繚向季孫氏毁謗子路，子服景伯告訴孔子，説：“夫子本就不信公伯繚，我的力量還能够殺了他。”孔子説：“道的興廢，全是由命。公伯繚能拿命怎麽樣呢！”

司馬耕

司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耕字子牛。

子牛話多性急。他向孔子問仁，孔子説：“仁者説話謹慎。”子牛問：“説話謹慎，就是仁了嗎？”孔子説：“做起來難，説話能不謹慎嗎？”

子牛問什麽是君子，孔子説：“君子不憂愁，不畏懼。”子牛問：“不憂不懼，就是君子了嗎？”孔子説：“自己問心無愧，還憂愁畏懼什麽！”

樊須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

樊須字子遲。比孔子小三十六歲。

樊遲請求學種莊稼，孔子説：“我不如老農。”又請求學種菜，孔子説：“我不如菜農。”樊遲出了門，孔子説：“樊遲是個小人！統治者好禮，百姓没有人敢不恭敬；好義，没有人敢不服從；好信，没有人敢不講真話。做到了這些，四方的百姓就會背着小孩子來投奔，哪裏用得着自己去種莊稼！”

樊遲問什麽是仁，孔子説：“愛别人。”問什麽是智，孔子説：“瞭解别人。”

有若比孔子小四十三歲。有若説：“禮的應用，以和諧爲可貴，先王治道，好就好在這裏。什麽事都按這樣做，有時會行不通；衹知和諧而和諧，不用禮節制它，也就行不通。”“誠信近於義，故可受實際檢驗；恭敬符合於禮，纔能遠離耻辱；倚靠不離開自己的親族，這纔靠得住。”

孔子死後，弟子們懷念他。有若長得像孔子，學生們就師事他如孔子。有一天，弟子上前問道：“從前夫子要出行，讓弟子帶雨具，後來果然下了雨。學生問：‘夫子怎麽知道會下雨

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的?’孔子說：‘《詩》不是說“月亮靠近畢宿，就會有滂沱大雨了”嗎?昨天晚上不正是靠近畢宿區域嗎?’後來有一天，月亮也是停留在畢宿天區，竟没下雨。商瞿年紀大了却無兒子，商母令他另外娶妻。孔子派他到齊國，商母請孔子不要讓他去。孔子說：‘别擔心，商瞿四十後會有五個兒子。’後來果然這樣。請問夫子是如何知道的?”有若默然，無話可答。學生們站起來説：“有若躲開吧，這不是你的座位!”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

公西赤字子華。比孔子小四十二歲。

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子華出使齊國，冉有替他母親向孔子請求粟。孔子説：“給一釜。”請求多給點，孔子說：“給一庾。”冉有給了她五秉。孔子説：“赤到齊國去，坐着肥馬駕的車，穿又輕又暖的皮袍。我聽説君子周濟臨時陷於困境的人，而不是使他成爲富人。”

巫馬施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

巫馬施字子旗。比孔子小三十歲。

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吴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陳司敗問孔子：“魯昭公懂禮嗎?”孔子說：“懂禮。”孔子出去，陳司敗向巫馬旗作了個揖道：“我聽説君子不包庇别人，君子也包庇别人嗎?魯君娶一吴女爲夫人，替她起名叫孟子。孟子姓姬，避忌稱同姓，所以叫孟子。魯君如果懂禮，誰還不懂禮呢!”巫馬施轉告孔子，孔子説：“我很幸運，犯了錯，人家一定知道。臣子不能够説國君父親的過失，替他隱諱，就是懂禮啊。”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顔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梁鱣字叔魚。比孔子小二十九歲。
顔幸字子柳。比孔子小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比孔子小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比孔子小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比孔子小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比孔子小五十三歲。

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

從子石以上三十五人，他們的年齡、姓名以及受業情況都能見到文字記載。其餘四十二人，

無年及不見于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後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晳。
公肩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周。
顏之仆，字叔。
榮旂，字子祈。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晳。

没有年齡可考也找不到文字記載的記在下面：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後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晳。
公肩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周。
顏之仆，字叔。
榮旂，字子祈。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晳。

邦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邦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大多説到孔子的七十個門徒，稱贊者或許言過其實，毁謗者也許損害了真相，大家都没見到他們的真相貌而去談論，比較起來，《論語》所記弟子們的事迹，更接近真實。我關於孔子弟子的姓名等情況，全部取自《論語》的師生問答，把它們合編成一篇，有疑問的就空着。

史記卷六十八

列傳第八

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説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

商君是衛君妾所生的兒子，名鞅，姓公孫，他的祖先本來姓姬。商鞅年輕時喜歡刑名之學，事奉魏相國公叔座做了中庶子。公叔座瞭解他的才能，還没來得及向魏王推薦。適逢公叔座病了，魏惠王親自去探病，説："萬一你的病有個好歹，國家怎麼辦？"公叔座説："我的中庶子公孫鞅，年紀雖輕，但有特殊的才能，希望大王能把國家大事全交給他。"惠王默然。魏惠王將要離開時，公叔座屏退左右説："大王若不能用他，就一定要殺掉他，不要讓他走出國境。"魏惠王答應後走了。公叔座召來商鞅道歉説："剛纔大王問我誰可任相國，我推薦了你，看大王的神色不會答應。我當先忠於君主，然後顧及臣下，因而勸大王，如果不能用你，便殺了你。大王答應了。你快走吧，否則就要被抓了。"商鞅説："大王不能聽你的話用我，又怎能聽你的話殺我呢？"終於没有離開。惠王離開後，對隨從説："公叔座病得厲害，可悲呀，他要我把國事交給公孫鞅，這不是糊塗嗎！"

公叔座死後，商鞅聽説秦孝公下令全國求賢，想要重整穆公霸業，向東收復失地，就向西入秦，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求見孝公。孝公召見商鞅，談了很久，孝公却時時打瞌睡，不聽他的。商鞅退出，孝公遷怒景監道："你的客人是個無知妄言之徒，怎麼能任用！"景監拿這話責備商鞅。商鞅説："我以帝道進言，看來他不能領悟。"過了五天，景監再請孝公見商鞅。商鞅又見孝公，談得更多，但還是不合孝公的心意。

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説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説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説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國之術説君，君大説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

見過商鞅後，孝公又責備景監，景監又責備商鞅。商鞅説："我以王道進言，還是没聽進去。請你讓他再見我。"商鞅又見秦孝公，孝公認爲他説得好，但没采納。商鞅退出。孝公對景監説："你的客人不錯，可以同他談談。"景監告訴商鞅，商鞅説："我以霸道進言，看來他是要采納了。如果再召見我，我知道説什麽了。"於是又見孝公。孝公與商鞅交談着，不知不覺移動膝蓋到墊席前頭靠近了商鞅。談了幾天仍不知疲倦。景監問商鞅："你用什麽打動了我們國君？他特别高興！"商鞅説："我用五帝、三王的道理向他進言，勸他比照三代，可他説：'太久遠了，我不能等待。况且賢能之君，都希望當世名揚天下，怎能無聲無息地等幾十上百年纔成帝王大業呢！'所以我用富國强兵的方法向他進言，他就格外高興。可是這也就不能和殷周比量德政了！"

孝公用商鞅後，商鞅想要變法，孝公擔心秦人議論自己。商鞅説："行動上猶豫，搞不成名堂；事業上猶豫，建不成功績。况且超出常人行迹的人，本來會受到世俗非難；具有獨到見解的人，必定受到一般人的詆毁。愚人對既成事實還弄不明白，聰明人却能料事於先。謀劃大事不能跟老百姓商討，衹能够事後讓他們分享事業成功的利益。談論高深道理的人不迎合習俗，成大功業的人不跟一般人商量。因此聖人衹要能够使國家强盛，就不必效法陳規；衹要有利於百姓，就不必遵循古制。"孝公説："好。"甘龍説："不對。聖人不變更民俗而教化，聰明的人不改變法制而使國家得到治理。沿襲民俗而教化，可以不付出勞動而成功；沿襲成法治國，官吏習慣，百姓相安。"商鞅説："甘龍所説的是世俗之言。俗人安於舊習，學者囿於自己所聞。這兩種人，居官守法還可以，却不能和他們討論常法以外的事情。三代禮制不同，却各成王業，五霸法制各異，却各成霸業。智者創立法度，愚人爲它所制；賢人變更禮制，庸人爲它所拘。"杜摯説："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變更舊法度；没有十倍的功用，不换掉舊器物。遵循古法，可以無過失；因循舊禮，可以無偏差。"商鞅説："治理國家的

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方法不衹一種，有利於國家的事情就不必依照古法。所以湯武不守古法，却統一了天下；桀紂不變舊禮，却遭到了滅亡。反對古法的人不能非難，遵循古禮的人不值得稱贊。”孝公説：“好。”任商鞅爲左庶長，下達了變法的命令。

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按照新法，百姓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互相監督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坐。不告發壞人的腰斬，告發壞人的跟斬殺敵人一樣受賞，窩藏壞人的跟投降敵人一樣處罰。民家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居另立門户的，一人繳兩人的税。立了軍功的，按功勞大小升爵受賞；爲私利争鬥的，按情節輕重處以刑罰。努力務農，精耕勤織，因而獲得糧食、布帛豐産的，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賦税。糾舉從事工商和因懶惰而貧窮的人，没入官府做奴婢。國君親屬宗族不是立有戰功經過評定，不得列入譜牒。明確規定尊卑爵禄的等級，各按其等占有土地、房屋，奴婢數量、衣料式樣等，按各家爵禄等級决定。有軍功的享受榮耀，無軍功的，即使富有，也没有值得顯示尊崇的地位。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新法已準備就緒，還没公布，怕老百姓不相信，於是在咸陽市場南門立一根三丈長的大木杆，招募百姓中有能把它搬移到北門的，賞十金。百姓奇怪，没人敢移。又宣布：“能搬移的給五十金。”於是有一個人搬移了木杆，就給了他五十金，以此表明令出必行，决不欺騙。接着公布了新法令。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説，道不拾遺，山無盗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新法實行了一年，秦人到國都投訴新法不便利的數以千計。正在這時，太子也觸犯了新法。商鞅説：“新法行不通，是由於上面的人先犯法。”將依法懲辦太子。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不能施刑，就處罰了太傅公子虔，太師公孫賈被處以墨刑。第二天，秦人都守法了。新法實行了十年，秦人非常滿意，路不拾遺，深山裏也没有盗賊，家家富裕，人人飽暖。百姓勇於爲國作戰，不敢私鬥，鄉鎮安定。秦人當初説新法不當的百姓中，有人又來説新法好處的，商鞅就説“這些都是擾亂教化的人”，把他們全都遷到邊境。從此，老百姓再也没有人膽敢議論新法了。

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宫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爲禁。而集小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税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於是任命商鞅作大良造，領兵圍攻魏國安邑，安邑降服。過了三年，秦在咸陽修建魏闕宫廷，把國都從雍地遷來。下令禁止老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把小的城鎮村落合并爲縣，設置縣令、縣丞，共三十一個縣。廢除原有的田塍疆界，擴大耕地面積，而使賦税平衡。統一度量衡。施行了四年，公子虔又犯法了，處以劓刑。過了五年，秦國富强，天子把祭肉賜給孝公，諸侯都來祝賀。

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説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厄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

下一年，齊在馬陵打敗魏軍，俘虜魏太子申，殺死將軍龐涓。又下一年，商鞅勸孝公説："秦和魏，好像一個人患有心腹疾病，不是魏吞并秦，就是秦吞并魏。爲什麽？魏處在山嶺險要的西部，建都安邑，跟秦國以黄河爲界，獨得了崤山以東的地利。條件有利，就可以向西犯秦；不利，就可以向東擴展。如今靠大王的英明才幹，秦國强盛。而魏去年大敗於齊，諸侯反叛它，可趁此機會攻打魏國。魏國不敵，定然東遷。東遷，秦就占有了黄河崤山的險要地勢，向東控制諸侯，這是帝王大業啊！"孝公認爲對，派商鞅率兵攻魏。魏派公子卬領兵迎擊。兩軍相對抗後，商鞅給魏公子卬送信説："我當初和公子交好，現在都成了兩國大將，不忍心互相攻殺，可以同公子會面結盟，歡飲撤兵，使秦魏兩國都安定。"魏公子卬覺得對。會盟結束，喝起酒來，而商鞅埋伏的士兵突然襲擊，俘虜魏公子卬，并乘勢攻打魏軍，大勝回國。魏惠王屢次被齊秦打敗，國内空虚，勢力漸衰，恐慌起來，就派人説割河西地區給秦以求和。而魏離開安邑，遷都大梁。魏惠王説："我後悔没采納公叔座的意見啊。"商鞅破魏返秦，秦把於、商等十五邑封給他，稱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

商鞅任秦相十年，很多宗室貴戚怨恨他。趙良去見商鞅。商鞅説："我見到你，是由孟蘭皋的介紹，現在我想和你交個朋友，可以嗎？"趙良説："我不敢抱這樣的希望。孔子説：'推舉賢能，愛民有才的人就會來；招攬不賢，講王道的人就會引退。'我不賢，所以不敢從命。我還聽

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説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别，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晋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

説：‘占據了不該有的位置叫貪位，享有了不該有的名譽叫貪名。’倘若我接受你的厚誼，恐怕我就是貪位貪名了。所以不敢從命。”商鞅説：“你不滿我對秦的治理嗎?”趙良説：“能反省叫聰，能自視叫明，能自制叫强。虞舜説：‘虚心謙遜非常可貴。’您不如遵從虞舜的道理去做，無須問我了。”商鞅説：“當初秦國風俗同戎翟一樣，父子没有分别，同室而居。如今我改變了這種風俗，使他們男女有别，又大築冀闕，經營得像魯衛一樣。你看我治秦，和五羖大夫比，誰更好?”趙良説：“千張羊皮，抵不上一領狐腋；千人附和，抵不上一人直言。武王因左右多直言而興盛，商紂因群臣不敢吭聲而滅亡。如果你不反對武王的作法，那我就整天講直言而請不要見怪，可以嗎?”商鞅道：“古語説，應酬話虚浮，内心的話真誠，苦口危言是藥石，甜言蜜語是病因。你肯跟我整天講實話，就是我治病的藥石啊。我將拜先生爲老師，先生又何必推辭呢!”趙良説：“五羖大夫，原是楚國的鄉下人。他聽説秦穆公是賢君，想去拜見，可是没有路費，就把自己賣給秦人，穿着粗布短衣給人看牛。一年後，穆公知道了，把他從牛口之下提拔起來，凌駕於百官之上，秦國没有人不滿意。他任秦相六七年，東伐鄭國，三立晋君，一次阻止楚國北進的禍患。在國内施行教化，巴人前來納貢；教化影響到諸侯，四境的夷族前來歸附。由余聽到這種情况，叩關來投奔。五羖大夫做秦相，勞累了也不乘坐安車，大熱天也不張傘蓋，在都城裏行走，不用隨從的車輛，不帶防衛的武器。他的功業記在史册上，藏在府庫中，德行流傳給後代。五羖大夫死了，秦國男女都流淚，小孩子不唱歌，連舂米也不喊號子了。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現在您得見秦王，是靠寵幸小臣景監的介紹，這就談不上名望了。做秦相不以百姓利益爲重，却大築冀闕，這就談不上功業了。對太子、太師太傅施刑，用嚴刑傷害百姓，這是積怨聚禍。您的教令影響人民比國君的命令還深刻，人民響應您的號召比國君的命令還迅速。如今您又憑藉詐術建立威權，自作主張改變君命，這就談

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岩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不上施行教化了。您又據有高位，自比國君，天天用新法約束秦國貴族。《詩經》說：‘看那老鼠尚且有肢體，人却没有禮儀；人没有禮儀，不如作速死去。’從詩句來看，不是給您祝福啊。公子虔閉門不出已八年了，您又殺了祝懽，對公孫賈施以墨刑。《詩》說：‘得人心的就昌盛，失去人心的就失敗。’您做的這幾件事，都談不上得人心啊。您出門，隨從的車輛數以十計，車上載着武士，用身强力壯的人作隨從，拿長矛交戟的衛隊夾護着您的車子奔馳前進。這些東西缺少一樣，您必然不敢出行。《書》上說：‘依恃德的就昌盛，依持武力的就敗亡。’您的性命像易失的朝露一樣危險，還想延年益壽嗎？那麼爲什麽不交還商於十五邑，到邊遠地方澆澆園子，勸秦王起用隱居山林的賢人，贍養老人，優撫小孩，敬重父兄，叙用有功的人，尊敬有德的人，這樣您纔能稍得安全。如果您還貪圖商於的富有，以專擅秦國大權而洋洋自得，結怨百姓，有朝一日秦王駕崩，秦國想抓您的人還少嗎！您的滅亡很快要來了。”商鞅没有聽從。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强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五個月後秦孝公去世，太子登位。公子虔的黨徒告商鞅謀反，派人逮捕他。商鞅逃跑到邊關，想住旅店。旅店主人不知他是商鞅，說：“商君法令規定，留宿没證件的人，店主要連帶判罪。”商鞅慨然嘆道：“唉，法令的遺害竟到了這個地步！”逃到魏國，魏人恨他欺騙公子卬而打敗魏軍，不肯收留。商鞅要去别國，魏人說：“商鞅是秦的逃犯，秦國强大，逃犯逃入魏國，不送回不行。”魏人於是把商鞅送回秦。商鞅又入秦，跑到商邑，和他的部下發動士兵北攻鄭地。秦出兵攻商鞅，在鄭的黽池殺了他。秦惠王將商鞅五馬分尸示衆，說：“不要像商鞅這樣造反！”就殺了商鞅全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

太史公曰：商鞅是個天性刻薄的人。看他當初要以帝王之道游說孝公，衹是表面說說，并非發自内心。况且他靠國君寵幸的太監發迹，等到被任用，就施刑於公子虔，欺騙魏將公子卬，不聽從趙良之勸，也足以證明他的刻薄少恩了。我

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曾讀他的《開塞》、《耕戰》等篇，內容與他本人行事相似。最後在秦得到叛逆惡名，這是有來由的呀！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第九

蘇秦列傳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遍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

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蘇秦，東周雒陽人。曾經往東到齊國去從師，向鬼谷先生學習。

在外地游歷了好幾年，蘇秦極其窮困地回到家。家裏所有的人都暗地裏嘲笑他，說：“按照東周人的習慣，大家都經營自己的產業，致力於工商，謀取其中十分之二的盈利作爲生活的手段。現在您捨棄根本，却以搬弄口舌爲職業，遭受窮困，不也是應該的嗎?”蘇秦聽了，感到很慚愧，暗自傷心，就關上門整天不出來，拿出自己的藏書又讀了一遍。說：“一個讀書人本來已經接受了書本知識，却不能用它來謀取榮華富貴，儘管掌握的知識很多，又有什麽用呢!”這時他得到周書中的《陰符》，埋頭攻讀。一年後，從中悟出了許多揣摩人心理的訣竅，說：“憑着這些，可以游說當代的國君了。”就請求游說周顯王。顯王的近臣一向熟悉蘇秦，都瞧不起他。顯王也不相信他的話。

於是蘇秦往西到了秦國。正值秦孝公去世。他便游說秦惠王道：“秦國是一個四方都有天險的國家，有華山倚靠，有渭水流貫，東面有函谷關和黄河，西面有漢中，南面有巴郡和蜀郡，北面有代郡和馬郡，這真是一個天府之國。憑着秦國衆多的士兵和百姓，嚴格的軍事訓練，足够吞并天下，建立帝王的事業來統治全國。”秦王說：“正像鳥羽毛没長成就不能高飛一樣，我國的制度還没走上正軌，談不上兼并天下。”當時秦國剛誅殺了商鞅，痛恨游說的人，因而没有任用蘇

秦。

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説之。

於是蘇秦又向東到了趙國。當時趙肅侯任用他的弟弟趙成爲相，稱爲奉陽君。奉陽君不喜歡蘇秦。

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説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

離開趙國，蘇秦周游到了燕國，一年多以後纔被召見。他對燕文侯説："燕國東面有朝鮮、遼東，北面有林胡、樓煩，西面有雲中、九原，南面有嘑沱河、易水，國土縱横兩千多里，軍隊幾十萬，戰車六百乘，戰馬六千匹，糧食可以供給好幾年。南面有碣石和雁門的肥沃土地，北面有棗和栗子的收成，百姓即使不務農，光靠棗和栗子也能過活了。這正是人們所説的天府之國啊。

"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安居樂業，遠離戰争之苦，没有比燕國更好的國家了。大王知道爲什麽是這樣的嗎？燕國之所以没被外敵侵犯，没有捲入戰争的漩渦，是因爲趙國在南方做了屏障。秦國和趙國打了五仗，秦國勝了兩仗，而趙國勝了三仗。秦、趙因交戰而彼此困頓，而您憑藉完整無損的燕國，從背後控制他們，這正是燕國未受外敵侵犯的原因。況且秦國攻打燕國，要越過雲中、九原，穿過代郡、上谷，跋涉幾千里，即使攻下燕國的城池，估計秦國也根本無法長期占領。秦國不能侵犯燕國的道理也就很明顯了。如果趙國攻打燕國，發出號令，不出十天，數十萬的軍隊就會進駐東垣了。渡過嘑沱河、易水，不到四五天就能抵達燕國的首都。所以説，秦國攻打燕國，是在千里以外作戰；趙國攻打燕國，是在百里以内作戰。不擔心百里以内的禍患，而注重千里之外的戰事，策略上的失誤，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因此，請大王和趙國合縱親善，天下結爲一體，那麽燕國也就没有什麽可擔憂的了。"

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强趙，南近齊，齊、趙强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

燕文侯説："您的話很有道理，但我的國家很小，西面和强大的趙國接壤，南面又靠近齊國，齊國和趙國都很强大。您一定要通過合縱來保證燕國的安全，我願意率領全國百姓聽從您的安排。"

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説趙肅侯曰：

於是燕文侯提供給蘇秦車馬和金銀布帛，讓他到趙國去。當時奉陽君已經死了，蘇秦就趁機

勸說趙肅侯：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

天下的公卿大臣和一般官吏，一直到普通士人，都仰慕您這樣的君主能施行仁義，都願意聽從您的教誨，并在您的面前傾訴忠言，爲時已經很久了。儘管如此，但奉陽君嫉賢妒能，而您又不大理事，因此賓客和游説之士没有敢在您面前傾吐忠言的。現在奉陽君去世了，您纔能够跟士人百姓親近起來，所以我纔敢於向您陳述我的某些不成熟的意見。

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

我私下裏替您考慮，没有比安定百姓來求得平安無事更好的辦法了，不要老是驚擾百姓。安定百姓的根本，在於選擇邦交，邦交選擇得當，百姓就能安定；邦交選擇不當，百姓就會終身不得安寧。請允許我談談趙國的外患問題：現在齊國和秦國是趙的兩大敵國，百姓不得安寧，倚靠秦國攻打齊國，趙國百姓不會安寧；倚靠齊國攻打秦國，百姓也不會安寧。所以謀害别國的君主，進攻别的國家，常常苦於公開聲言斷絶同别國的外交關係。請您持慎重態度，不要説出口。請允許我以辨别白色和黑色作比方，這是爲了區别陰陽罷了。您果真能够聽信我的話，燕國一定會獻上盛産旃裘狗馬的土地，齊國一定會獻上盛産魚鹽的海灣，楚國一定會獻上盛産橘柚的果園，對於韓、魏、中山等國，可以讓他們獻上供您收取賦税的私邑，而您的尊貴的親戚和父兄也可以接受封侯的賞賜。割占土地，席捲盈利，這是春秋五霸通過消滅别國軍隊，俘虜對方將領纔能得到的；讓自己的親戚得以封侯，這是商湯和周武王通過流放甚至殺死國君的辦法纔達到的。現在您高高拱起手就能得到，這正是我替您考慮的。

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

大王如果支持秦國，那麽秦國一定會削弱韓國和魏國；如果支持齊國，那麽齊國一定會削弱楚國和魏國。魏國被削弱，免不了割讓河外；韓國被削弱，免不了獻出宜陽。宜陽被獻出，上郡就會瀕於絶境；河外被割

可不孰計也。

讓，往來的道路就會被阻塞；楚國被削弱，趙國就失去了外援。這三方面的對策，不能不深思熟慮。

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逾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

秦國攻取軹道，南陽就會危險；秦國奪取韓國的南陽，包圍周都，那麽趙國就要拿起武器自衛；秦國占據衛國，取得卷城，那麽齊國一定會向秦國稱臣。秦國的貪欲已經從山東諸國得到一定的滿足，一定會發兵進攻趙國。秦軍渡過黄河、漳水，占據番吾，那麽秦、趙二國的軍隊勢必在邯鄲城下展開激戰。這是我替您憂慮的。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强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

當前，山東一帶所建立的國家，没有比趙國更强大的了。趙國領土縱横兩千多里，士兵幾十萬，戰車千乘，戰馬萬匹，糧食可以供給好幾年。西有常山，南有漳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本來是個弱國，不值得害怕。秦國在天下所嫉恨的没有誰能比得上趙國，但是秦國不敢發兵攻趙，爲什麽呢？是害怕韓、魏在後面暗算它。這樣看來，韓、魏是趙國南方的屏障。秦國攻打韓國和魏國，没有名山大川的阻礙，可以像蠶吃桑葉一樣逐漸吞并它們，逼近它們的國都纔罷休。韓、魏不能抵擋秦國的進攻，一定會臣服於它。秦國没有韓、魏的阻礙，一定會把戰禍加到趙國頭上。這是我替您憂慮的。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

我聽説堯没有三百畝的分土，舜没有尺寸的土地，但都擁有了天下；禹没有百人的部下，却統率了諸侯；湯王和武王的武士超不過三千，戰車超不過三百乘，步兵超不過三萬人，却登位做了天子。這是因爲他們確實掌握了謀取天下的策略。因此賢明的君主對外估計對手的强弱，對内衡量士兵素質的優劣，不用等到兩軍開戰，關於勝利還是失敗，生存還是滅亡的關鍵已經成竹於胸了，怎麽會被一般人的話所蒙蔽，糊裏糊塗地决定大事呢？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

我私下裏拿天下的地圖來推算，諸侯國的土地面積是秦國的五倍，估計諸侯國的軍

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

隊是秦國的十倍，六個國家結成一個整體，合力向西攻打秦國，秦國一定會失敗的。現在您却向西服事秦國，向它稱臣。打敗别人和被别人打敗，使人臣服和被别人臣服，難道可以同日而語嗎?

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主張連横的人，都想割讓各國的土地給秦國。秦國成就了霸業，就會把樓臺亭閣建得更高大，把宫殿房屋修飾得更華美，整天聽美妙的音樂，前有樓臺宫闕，後有苗條艷麗的美女，自己的國家遭受秦國的禍害却不感到擔憂。這些主張連横的人，時刻憑藉秦國的威勢恐嚇各國，要求割讓土地，所以，請大王仔細考慮這個問題。

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鋭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鋭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我聽説賢明的君主善於斷絶疑惑，擯棄讒言，摒除流言的來源，堵塞結黨營私的途徑，所以那些謀劃推尊主上、開拓國土、增强兵力的大臣纔能把一片忠心向主上傾訴。因此，私下替大王謀劃，不如合縱，聯合韓、魏、齊、楚、燕、趙六國，來反對秦國。讓諸國的將軍和卿相在洹水邊上會盟，互相交换人質，宰殺白馬舉行盟誓。共同訂立盟約："如果秦國進攻楚國，齊國和魏國各派出精鋭部隊援助楚國，韓軍斷絶秦軍的糧草運輸道路，趙軍渡過黄河、漳河，燕軍則守衛常山北面的地帶。秦國如果攻打韓國和魏國，楚軍就截斷秦軍的後路，齊國則派出精鋭部隊援助韓、魏，趙軍渡過黄河、漳河，燕軍守衛雲中。如果秦國攻打齊國，楚軍截斷秦軍的後路，韓軍守衛城皋，魏軍堵塞秦軍進攻的通道，趙軍渡過黄河、漳河、博關，燕國派出精鋭部隊援助齊國。如果秦國攻打燕國，那麽趙軍守衛常山，楚軍進駐武關，齊軍渡過勃海，韓、魏派出精鋭部隊援助燕國。如果秦國攻打趙國，那麽韓軍進駐宜陽，楚軍進駐武關，魏軍進駐河外，齊軍渡過清河，燕國派出精鋭部隊援助趙國。各國中有不按盟約行事的，就用五國的軍隊共同討伐它。"六國合縱共同對抗秦國，秦軍一定不敢出函谷關侵擾山東諸國了。這

樣，霸主的事業就成功了。

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綉千純，以約諸侯。

趙肅侯説："我年紀輕，治理國家的時間不長，還没聽到使國家得以長治久安的謀略。現在您這樣尊貴的客人有意保全天下，安定各國，我願意讓全國的百姓聽從您的安排。"於是將一百乘車裝飾一新，加上黄金一千鎰，白璧一百雙，錦綉一千匹，讓蘇秦去聯合各國。

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

這時，周天子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贈給秦惠王。惠王派犀首進攻魏國，俘虜了魏將龍賈，攻占了魏國的雕陰，正要舉兵東下。蘇秦擔心秦軍打到趙國去，便用計激怒張儀，使他投奔到了秦國。

於是説韓宣王曰：

韓北有鞏、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跖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於是蘇秦游説韓宣王道：

韓國北有鞏、成皋這樣的堅固城池，西有宜陽、商阪這樣的要塞，東有宛邑、穰邑和洧水，南有陘山，土地縱横九百多里，軍隊有幾十萬，普天下的强弓勁弩都從韓國出産。溪子、少府時力、距來等弩箭都能射到六百步開外。韓軍士兵跳起來蹬發弩箭，能連續發射百來次，中間不需要歇息，遠的可以讓箭鏃射穿胸部，近的可以讓箭頭射穿心房。韓軍士兵的劍戟都産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等地，都能在陸地上斬殺牛馬，在水裏截擊鵠雁，與敵交戰時能斬殺對方將士；從堅韌的鎧甲鐵衣，到皮革製成的射具盾牌，没有一樣不齊備。憑着韓軍士卒的勇敢，披上堅韌的鎧甲，踏着强勁的弩弓，佩上鋒利的寶劍，一個人抵擋一百個敵兵，是不在話下的。憑着韓國的强大及您的賢明，竟然面向西方服事秦國，拱手臣服，使國家蒙羞，被天下人恥笑，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所以請大王仔細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

大王如果向秦國屈服，它一定會向您索求宜陽和成皋。如果把這兩個地方給它，第二年它又會要求割地。給它吧，没有那麽多的地方可給，不給吧，就會斷送以前的外交努力而遭受後患。而且大王您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國的貪欲却無止境，以有限的土地

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迎合無止境的貪欲，這正是平常所説的買下怨恨，結下禍根，没有經過戰争，國土已經被削奪了。我聽民間有個諺語説：“寧可做鷄的嘴，也不要做牛的肛。”如果面向西方，拱手臣服秦國，這和做牛肛有什麽區别呢？憑着大王您的賢明，又擁有强大的韓軍，却有做牛肛的醜名，我私下裏替大王感到羞辱。

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這時，韓宣王一下子變了臉色，揮起手臂，瞪大眼睛按着寶劍，抬頭長嘆一聲，説：“儘管我没出息，但一定不能向秦國屈服。現在您用趙王的教導來曉諭我，我誠心把韓國托付給您，聽從您的安排。”

又説魏襄王曰：

蘇秦又去游説魏襄王，説：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内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

大王的國土，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河、潁河、煑棗、無胥，西面有長城作爲邊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國土縱横千里。地方儘管名義上很小，但耕地房屋很密集，連放牧牲畜的地方都没有。人口衆多，車馬成群，日夜奔馳，絡繹不絶，轟轟隆隆，那聲勢好像是三軍士兵發出來的。我私下裏估量您的國家，力量不小於楚國。而那些主張連横的人，却想引誘您夥同虎狼一樣的秦國來侵吞天下，秦國一旦加害於魏，他們却不肯替您分擔憂患。仗着强大的秦國的勢力，來暗算别國的君主，罪過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魏國是天下的强國，大王是天下的賢明君主，現在您竟有意投向西方，服事秦國，自稱是秦國東方的屬國，爲它修築帝王的行宫，接受它的服飾制度，春秋季節給秦國獻禮助祭，我私下替您感到羞耻。

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

我聽説越王勾踐用三千疲憊的士兵作戰，在干遂抓住了夫差；周武王率領三千士兵，用蒙着皮革的三百乘戰車，在牧野制服了商紂王：難道是因爲他們的士卒衆多嗎？衹是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威力罷了。我私下裏聽到大王的軍事實力，有常備精兵二十萬，

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説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强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

蒼頭軍二十萬，衝鋒部隊二十萬，勤雜兵十萬，戰車六百乘，戰馬五千匹。這些超過越王勾踐和周武王的很多了。現在您却聽信臣下的話，想以臣子的身份服事秦國。服事秦國一定得用割地來表現自己的誠實，所以還没打仗，國家已經被削弱了。群臣中凡是建議服事秦國的，都是奸人，不是忠臣。他們作爲君主的臣子，却割讓自己君主的土地，去求得外國的賞識，衹求取得一時的成功，而不顧它的後果，破壞國家的利益來求得個人的名聲，在外憑藉强大的秦國的勢力，在國内算計自己的君主，用這種手段達到割讓土地的目的，希望大王能認清這一點。

《周書》曰："綿綿不絶，蔓蔓奈何？毫厘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周書》上説："草木像絲綫的時候不及早斬斷，等到蔓延開了怎麽辦呢？毫厘大小的時候不及早砍伐，等到長大了，就要用斧頭纔行。"事前的考慮不成熟，事後就會大禍降臨，那時怎麽辦呢？大王如果能聽取我的話，使六國合縱相親，專心并力，統一意志，就一定不會有遭受强秦侵犯的禍患。所以敝國趙王派我來提出我們的策略，奉上明確的公約，全賴大王的指示去號召大家。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魏王説："我没有什麽出息，以前没聽過您高明的指教，現在您用趙王的指示來啓發我，我願意率全國的百姓聽從您的安排。"

因東説齊宣王曰：

蘇秦接着向東，游説齊宣王説：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鬥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

齊國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稱得上是一個四面都有天險的國家。齊國的國土縱横兩千多里，軍隊幾十萬人，糧食堆積得像山丘一樣。三軍的精鋭抵得上五國的軍隊，進攻時像刀鋒、箭頭一樣勢不可擋，戰鬥時像雷霆一樣力量萬鈞，撤退時像風雨一樣很快消散。即使有軍事行動，也没有離開泰山，越過清河，渡過勃海。臨菑有七萬户人家，我私下裏估計，每户不少於三個男子，三七就是二十一萬人，不需要從遠方的縣邑徵集士兵，僅臨菑的士兵已經够二十一萬了。臨菑富裕殷實，這裏的百姓没有不鼓瑟吹竽、彈琴擊筑、鬥鷄走

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

狗、下棋踢球的。臨菑的街道上，車輛輪軸相撞擊，人們肩挨着肩，把衣襟連接起來，就成了一幅帷帳，舉起衣袖就能連成一大塊幕布，衆人用手抹汗，灑下去像下雨一樣。家家殷實，人人富足，大家志向高遠，意氣昂揚。憑着大王的賢明和齊國的强大，天下没有誰能跟齊國對抗，現在您却向西侍奉秦國，我真私下裏替您感到羞愧。

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决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晋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虚猲，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

况且韓國和魏國之所以十分畏懼秦國，是因爲它們和秦國邊界相接，雙方軍隊一出擊就要正面交鋒，不出十天，勝敗存亡的關鍵就定了。即使韓國、魏國戰勝了秦國，它們自己的兵力也要耗損大半，四邊的國境就無力守衛；如果戰爭不能取勝，國家的危亡就會隨後到來。這就是韓國、魏國在跟秦國開戰上很慎重，而把向秦國稱臣看得很隨便的原因。而秦國進攻齊國就不是這樣了。秦軍背靠着韓、魏的國土，要穿過衛國陽晋的通道，經過亢父的要塞，戰車不能并排走，騎兵不能齊頭進，一百人守衛險要之處，一千人都過不去。秦軍要想深入進去，就得像狼一樣，時時回顧後路，不敢徑直前進，生怕韓、魏從背後暗算它。這樣看來，秦軍内心恐懼疑惑，衹能虚張聲勢地恐嚇别人。儘管它狂妄自大，却不敢冒失前進，秦國不能對齊國構成危害的道理也就很明顯了。

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不能充分估計到秦國對齊國無可奈何這種情況，却要向西侍奉它，這是諸位大臣謀略上的失誤之處。要想没有臣服秦國的醜名，而有國家强盛的實效，我希望大王稍微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齊王説："我是個愚笨的人，居住偏僻遥遠，靠近大海的地方。齊國是一個道路曲折，地處東隅的國家，因此我没聽過您很多的教誨。現在您用趙王的指示曉諭我，我願意率領全國的百姓，聽從先生的安排。"

乃西南説楚威王曰：

於是蘇秦向西南去游説楚威王，説：

楚，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

楚國是天下的强國；大王是天下的賢明君主。楚國西面有黔中、巫郡，東面有夏

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

州、海陽，南面有洞庭、蒼梧，北面有陘塞、郇陽，國土縱橫五千多里，軍隊上百萬，戰車千乘，戰馬萬匹，糧食可以支撑十年。這是建立霸主事業的資本。憑着楚國的强大和大王您的賢明，天下没有誰能抵擋的。現在您竟要向西服事秦國，那麼其他國君就没有不倒向西方，到章臺之下參拜秦王的了。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則秦弱，秦强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秦國所忌恨的國家没有比得上楚國的，楚國强大，秦國就會被削弱，秦國强大，楚國也會被削弱，二者是不能同時并存的。所以替大王考慮，不如合縱聯盟來孤立秦國。大王如果不合縱，秦國必然要出動兩支軍隊，一支殺出武關，一支直下黔中，那麼鄢、郢一帶也會動摇了。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

我聽説治國要趁它還没起亂子的時候，做事要從没有形成時入手。患難臨頭纔痛心疾首，就來不及了。所以請大王及早考慮這個問題。

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宫，燕、代槖駝良馬必實外厩。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大王果真能聽信我的建議，我願意號召山東各國向您貢獻四季的産品，接受大王的詔令，把他們的國家、王族的命運托付給您，訓練士兵、鑄造武器，聽從大王的指揮。您如果能采納我的不成熟的計謀，那麼韓、魏、齊、燕、趙、衛的美妙的音樂和艷麗的婦人一定會充滿後宫，燕國、代國的駱駝和良馬一定會塞滿您的畜圈。所以合縱成功，楚國就能稱王，連横得逞，秦國就會稱帝。現在您放棄霸王的事業，而甘心蒙受服事别國的醜名，我認爲這種做法不可取。

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仇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

秦國是一個像虎狼一樣的國家，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它也是天下各國共同的仇敵。主張連横的人，都想分割各國的土地獻給秦國，這正是所説的供養仇人孝敬敵人。作爲人的臣子，割讓自己君主的土地去結交虎狼一樣的秦國，達到侵略别國的目的，而自己的國家遭受攻擊時，却從不顧及。在外倚仗强大秦國的勢力，在國内算計自己的國君，來達到割讓土地的目的，背叛國家，不忠於

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國君，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所以，如果合縱聯盟，各國就會割讓土地來服事楚國；而連橫成功，楚國就要割讓土地去服事秦國。兩種策略相差太遠了，大王願意站到哪一方呢？所以敝國趙王派我來進獻不成熟的計謀，奉上明確公約，全賴大王曉諭衆人。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内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楚王說：“我國西南和秦國接壤，秦國有吞并巴、蜀和漢中的野心。秦國是虎狼一樣的國家，是不能親近的。而韓國和魏國受到秦國侵略的威脅，不值得共同謀劃大事。如果與他們謀劃大事，恐怕它們會背叛我去討好秦國。這樣一來，計劃尚未實行，國家已經面臨危險。我自己估計，拿楚國去抵擋秦國，不一定能取得勝利；在朝廷内商議，群臣也不值得信賴。我睡覺睡不安穩，吃飯也不香甜，内心晃晃悠悠，像懸挂着的旌旗那樣，沒有依靠。現在您想團結天下諸國，保全那些處於危亡境地的國家，我願意把國家托付給您，聽從您的安排。”

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

至此，六國合縱成功，并力同心。蘇秦做了六國聯盟的盟主，同時擔任六個國家的相。

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遍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蘇秦北上向趙王彙報，中途經過雒陽，帶着大量的車輛馬匹，各國都派很多使者護送，氣派和周王差不多。周顯王聽説後很吃驚，便派人清掃道路，到郊外去慰勞他。蘇秦的兄弟、妻和嫂子，都伏在地上，不敢抬頭看他，侍候他用飯。蘇秦笑着對嫂子説：“你爲什麽先前那麽傲慢，現在這麽恭順呢？”嫂子曲着身子匍匐而進，臉貼在地面上，謝罪道：“因爲我看到小叔您現在地位尊貴，財物很多。”蘇秦深有感慨，嘆息道：“同樣是我這麽一個人，富貴了，親戚們就敬畏我；貧賤時，就怠慢我。更何况别的人呢！假如當初我在雒陽近郊有良田兩頃，我現在能佩上六國相印嗎！”當時便把許多財物施捨給親戚朋友。當初，蘇秦要去燕國，向别人借了一百錢作爲路費，取得富貴後，就用一百金去償還他。對所有曾經給過他好處的人，全部報答。跟随的人中僅有一個人還沒有得到賞賜，走上前來申明。蘇秦説：“我并不是忘了你。當初你跟随我到燕國去，在易水之上，你再三要離開我，那時我處境困

難，因而心裏對你很不滿意。所以纔把你放到最後，現在你可以領賞賜了。”

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蘇秦約定六國合縱聯盟以後，回到趙國，趙肅侯封他爲武安君。蘇秦把合縱的盟約送到秦國，秦軍不敢窺伺函谷關以外的國家達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後來，秦國派犀首欺騙齊國和魏國，和它們一起進攻趙國，想要破壞合縱聯盟。齊國、魏國進攻趙國，趙王便責難蘇秦。蘇秦心裏很害怕，就請求出使燕國，發誓要報復齊國。蘇秦離開趙國之後，合縱聯盟就解散了。

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爲王取之。”

秦惠王把自己的女兒嫁給燕國的太子爲妻。這一年，燕文侯去世，太子繼位，這就是燕易王。易王繼位不久，齊宣王便趁燕國國喪攻打燕國，奪取了十座城。易王對蘇秦說：“以前先生到燕國，先王資助先生去趙國，於是約定六國合縱。現在齊國先是進攻趙國，接着又進攻燕國，因爲先生的緣故讓天下人耻笑二國，先生能替燕國收復失地嗎？”蘇秦聽了，十分慚愧，說道：“請讓我替您把它收回來。”

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吊。齊王曰：“是何慶吊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强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虚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

蘇秦見到齊宣王，拜了兩拜，俯首慶賀，抬頭吊慰。齊王說：“爲什麽慶賀和吊慰連得這麽緊呢？”蘇秦說：“我聽說飢餓的人之所以不吃名叫烏喙的草本植物，是因爲用毒草填肚子和餓死是一樣的結果。現在燕國雖然很弱小，但燕王是秦王的小女婿。大王貪圖十個城池的利益，却長期和强大的秦國爲敵。如果以弱小的燕國做先鋒，强大的秦國緊隨其後，招引天下的精兵來攻擊您，這正和吃烏喙充飢是一回事。”齊王聽了，緊張得臉色都變了，說：“情況已經這樣了，該怎麽辦呢？”蘇秦說：“我聽說古時候善於控制事態發展的人，能够使災禍變成幸福，可以利用失敗的機會取得成功。大王如果聽信我的計謀，應該把十座城歸還給燕國。燕國白白收回十座城，一定很高興；秦王知道您是爲他的緣故纔歸還燕國的城池，也會很高興。這叫做化敵爲友。燕國和秦國都和齊國交好，那麽大王發號施令，天下也就没有誰敢不聽從了。也就是說，大王衹需口頭上表示依附秦國，用十座城池的代價换取天下。這是霸王的事業。”齊王說：“好。”歸還了

人有毁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説齊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强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燕國的十座城池。

有人詆毁蘇秦説："蘇秦是個摇擺不定、叛賣國家、反覆無常的人，他會作亂的。"蘇秦害怕被判罪，就回到了燕國，燕王却不讓他擔任官職。蘇秦拜見燕王，説："我本來是東周的一個鄙陋的人，没有半點功勞，而大王親自在宗廟裏授予我官職，并在朝廷上以禮相待。現在我替您退了齊國的軍隊，收回了十座城池，照理説，您對我應該更加親近。現在我回到了燕國，大王之所以不給我官職，一定是有人以不誠實爲罪名，在您面前中傷我。其實，我的'不誠實'正是大王的福氣。我聽説，忠信誠實的人，一切都爲自己打算；講求進取的人，一切都爲别人打算。而且我游説齊王，并没有欺騙他。我把年邁的母親丢在東周，本來就是抛棄爲個人謀利益的打算，一心幫助别人求進取。假如説現在有三個孝順得像曾參，廉潔得像伯夷，誠實得像尾生的人，讓他們來服事大王，您覺得怎麽樣?"燕王説："足够了。"蘇秦説："像曾參一樣孝順的人，一定會堅守孝道，不肯離開父母在外住宿一晚，大王又怎能讓他步行千里，來服事弱小燕國的困窘的國君呢？像伯夷一樣廉潔的人，一定會堅守節義，不願做孤竹君的繼承者，不肯做周武王的臣子，不接受封侯的賞賜，而餓死在首陽山下。廉潔到這種地步，大王又怎能讓他步行千里，到齊國去幹一番進取的事業呢？像尾生那樣誠實，堅守信用，和女子約好在橋下相會，女子没來，洪水來了也不肯離開，抱着橋柱被水淹死。守信到了這種程度，大王又怎能讓他步行千里，去使齊國的强兵退却呢？我正是因爲忠誠守信而得罪大王的。"燕王説："你自己不忠信罷了，難道有因爲忠信而獲罪的嗎?"蘇秦説："并非如此。我聽説有個在遠地做官的人，他的妻子和别人私通，丈夫快要回來了，與妻子私通的人很擔心，妻子説：'别怕，我已經做好毒酒等着他了。'過了三天，丈夫果然回來了。妻子讓小妾捧着毒酒送給丈夫。小妾想説出酒裏放了毒藥，又怕主父知道後驅逐主母；不説吧，又怕毒死了主父，衹好假裝昏倒，把酒潑到地上。主父大發雷霆，打了她

五十竹板。小妾假裝昏倒潑了毒酒，對上保全了主父，對下保全了主母，然而免不了挨打，怎麼說堅守忠信就不至於得罪别人呢？我的過錯不幸得很，跟這件事剛好類似！”燕王說：“先生還是擔任原來的官職吧。”從此以後更加優待蘇秦。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

易王的母親是文侯的夫人，和蘇秦私通。燕王知道這件事，對蘇秦更加優待。蘇秦恐怕日後被殺，就對燕王說：“我留在燕國，不能使燕國地位提高，如果我到了齊國，一定能提高燕國的地位。”燕王說：“一切隨先生的便。”於是蘇秦假裝得罪了燕王而逃到齊國，齊宣王委任他爲客卿。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説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於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

齊宣王死後，湣王繼位。蘇秦勸湣王隆重地安葬宣王，以表明自己的孝道；高築宫室，廣闢園林，以表明自己志得意滿，其實是想讓齊國敗落，從而有利於燕國。燕易王去世後，燕王噲繼位做了國君。後來，齊國的大夫中有很多人在國君面前和蘇秦争寵，派人暗殺蘇秦，蘇秦僥幸未死，帶着重傷逃走了。齊湣王派人捉拿凶手，但没有拿到。蘇秦臨死前對齊湣王說：“我快死了，請您在街市上把我五馬分尸示衆，宣稱‘蘇秦爲了燕國要在齊國作亂’。這樣，殺我的凶手一定能抓到。”齊王便按他的話去辦，刺殺蘇秦的人果然自己露面了。齊王將他殺了。燕國聽到這個消息，說：“齊王替蘇先生報仇，手段也太殘忍了！”

蘇代　蘇厲

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

蘇秦死後，他的許多秘密都泄露了。齊國得知這些情况後，十分惱恨燕國。燕國很恐慌。蘇秦的弟弟叫蘇代，蘇代的弟弟叫蘇厲，他倆看到哥哥取得的成就，也都發奮讀書。蘇秦死後，蘇代去拜見燕王，想繼承蘇秦的舊業，說：“我本來是東周一個鄙陋的人，聽說大王的義氣很高，鄙人愚笨，放下手中農具來拜見大王。到了邯鄲後，看到的情况和我在東周聽到的相差很遠，我暗暗地認爲有負於我的一片期望之心。來到貴國的朝廷，看了大王的群臣和下屬官吏，獲得的印象是：大王是天下賢明的君王。”燕王說：“您説的賢明的君王是怎麽樣的呢？”蘇代回答說：“我

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仇，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入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巨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巨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從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

聽說賢明的君王一定要聽別人議論自己的過失，而不願聽別人誇贊自己的優點。請允許我指出您的過失。齊國和趙國，是燕國的仇敵；楚國和魏國，是燕國的盟國。現在您幫着仇敵去攻打盟國，這是不利於燕國的行動。大王如果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這是策略上的失誤，而不把這種失誤向您説明的人，就不是忠臣。”燕王説：“齊國本來是我的仇敵，是我要討伐的國家，衹是我擔心自己的國勢弱小，力量不足，纔没有行動。您如果能憑藉燕國現有的力量討伐齊國，我願意將整個國家托付給您。”蘇代説：“天下可以互相征伐的國家共有七個，燕國很弱小，單獨作戰不行；如果有所依附，那麼不管依附誰，它都會因此而提高地位：向南依附楚國，楚國就會提高地位；向西依附秦國，秦國就會因此而提高地位；中部依附韓國和魏國，韓國和魏國就會因此而提高地位。而且如果燕國所依附的國家地位提高了，大王的地位也一定會隨着提高。現在齊國的君主年事已高而又一意孤行，向南連續攻打楚國五年，積蓄的財富耗費盡了；向西困擾秦國三年，士兵們個個疲憊不堪；向北與燕國交戰，折損了全部軍隊，衹俘虜了兩名敵軍將領。接着用它剩餘的兵力向南攻破了擁有五千輛兵車的宋國，并懾服了十二個小國。這樣的國君一心想要擴張，以致百姓力量枯竭，有什麼可取之處呢！而且我聽説，連續征戰，人民就會勞累；長期用兵，士卒就會疲憊。”燕王説：“我聽説齊國有清濟和濁河便於固守，又有長城和巨防作爲要塞，果真是這樣嗎?”蘇代説：“天時不給它有利的機會，雖然有清濟、濁河，哪能固守！而百姓的力量耗盡了，雖然有長城、巨防，哪能作爲要塞！而且，以前濟西地區不徵發兵役，是爲了防備趙國；河北地區不徵發兵役，是爲了防備燕國。現在連濟西、河北都在徵兵役，全國都疲憊不堪了。驕横的君主一定好利，亡國的臣子一定貪財。大王如果不以用愛子、胞弟做人質感到羞愧，用珍珠、寶玉、綢緞去賄賂齊王的親信，齊王就會友好對待燕國，并輕易地滅亡宋國，那麼齊國就可以滅掉了。”燕王説：“我終於能靠着您

承受上天的旨意了。”燕國就派了一個公子到齊國去做人質，蘇厲通過這個公子的關係拜見齊王。齊王怨恨蘇秦，想要拘捕蘇厲。燕國的公子替他向齊王謝罪，於是蘇厲就委身做了齊國的臣子。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燕國的相國子之和蘇代結爲姻親，子之想取得燕國的政權，就派蘇代到齊國去服侍那位做人質的公子。齊國讓蘇代回報燕國。燕王噲問：“齊王大概要稱霸了吧?”蘇代說：“不可能。”燕王問：“爲什麽?”蘇代說：“齊王不信任他的臣下。”於是燕王便把權力集中委任給子之，不久便讓位給他，燕國大亂。齊國進攻燕國，殺了燕王噲和子之。燕國擁立了昭王，蘇代、蘇厲從此再不敢進燕國，最後都投奔到了齊國。齊國以優厚的條件款待他們。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蘇代經過魏國，魏國替燕國拘捕了蘇代。齊國派人對魏王說：“齊國如果要把宋國的土地封給涇陽君，秦國一定不肯接受。秦國不是不願占有齊國并取得宋國的土地，而是不相信齊王和蘇代。如今齊國和魏國關係到了這樣嚴重的地步，齊國也就不可能再欺騙秦國了。秦國相信齊國，齊、秦聯手，涇陽君得到了宋國的土地，那就不是一件有利於魏國的事情了。所以大王不如讓蘇代東歸齊國，這樣，秦國一定會懷疑齊國而且不相信蘇代。齊、秦不能合作，天下的局勢就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動，討伐齊國的時機也就成熟了。”魏國就放了蘇代。蘇代到了宋國，宋國以優厚的條件款待他。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

>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仇强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

齊國進攻宋國，宋國告急，蘇代送給燕昭王一封信，寫道：

> 燕國是一個萬乘大國，却向齊國派遣人質，名聲低下而且勢力弱小；以萬乘大國的身份幫齊國進攻宋國，使得百姓疲勞，財力耗盡；打敗宋國，侵略楚國的淮北，對强大的齊國有利，敵人日益强大，自已的國家却遭受禍害。這三者對一個國家來説，都是很不利的。大王之所以這樣做，是爲了取得齊國的信任。但是齊國却把不守信的罪名加到您頭上，而且越來越嫉恨燕國，這説明大王

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

的策略錯了。宋國和楚國的淮北加在一起，抵得上一個强大的國家，齊國吞并了它，等於又增加了一個齊國。北夷的土地縱横七百里，加上魯國和衛國，也抵得上一個强大的國家，齊國吞并了它，等於增加了兩個齊國。衹有一個强大的齊國，燕國就驚疑恐懼，對付不了，現在三個齊國的力量壓到燕國頭上，後果一定很嚴重。

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栖於會稽，復殘强吴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

儘管如此，明智的人辦事，能利用災禍取得幸福，使失敗轉化爲成功。齊國的紫色綢絹，本來是用劣質的白色綢絹染成的，而價錢高出十倍；越王勾踐曾在會稽山上栖身，後來却打敗强大的吴國而稱霸。這些都是利用災禍取得祥福，把失敗轉化爲成功的例子。

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説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并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弃齊如脱躧矣。今不收

現在大王如果想利用災禍取得祥福，使失敗轉化爲成功，不如慫恿、推崇稱霸的齊國，讓它派使者到周國去訂立盟約，燒掉秦國的符信，宣稱"上好的計策是打敗秦國，其次是永遠排斥它"。秦國遭受排斥，面臨被打敗的威脅，秦王一定很擔憂。秦國近五代以來，經常攻伐各國，現在竟屈居齊國之下，按照秦王的意願，衹要能挫敗齊國，不惜傾注全國的力量。大王何不派説客這樣去游説秦王："燕國和趙國打敗宋國，壯大齊國，推崇它，甘心屈從它的原因，并不是從中得到什麽好處；燕、趙二國既不能從中得到好處，而又一定要這麽做的原因，在於不相信秦王。既然如此，大王爲什麽不派人聯絡燕國和趙國，讓涇陽君、高陵君先到燕國、趙國去？秦國如果變卦了，可以把他們當作人質，這樣，燕國和趙國就會相信秦國了。秦國稱西帝，燕國稱北帝，趙國稱中帝，樹立三帝來對天下發號施令。韓國、魏國不服從，就由秦國去討伐他們；齊國不服從，就由燕、趙二國去討伐它。有誰敢不服從？天下服從了，就驅使韓國和魏國去攻打齊國，威脅説：'一定要交出宋國的土地，歸還楚國的淮北。'齊國交出宋國的土地，

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説秦？秦必取，齊必伐矣。

歸還楚國的淮北，這對燕、趙有利；并立三帝，也是燕、趙樂意的。這樣，在事實上得到自己要求的利益，在名分上達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標，燕國和趙國甩掉齊國，會像脱掉草鞋一樣隨便。如果您不爭取燕國和趙國，齊國的霸業一定會成功。各國擁護齊國而您不服從，就會招來各國的攻伐；各國都擁護齊國而您也服從它，您的聲望也會下降。爭取燕國和趙國，既能使您的國家安定，名聲也很高；不爭取燕國和趙國，您的國家就危險，名聲也下降。捨棄尊榮和安定，却選擇危險和卑下，聰明的人是不會幹的。”秦王聽了這些話，感覺一定像心臟被刺痛一樣。大王爲什麽不派説客用這樣的話去游説秦王呢？如果這樣，秦國一定會被爭取過來，齊國也一定會遭到討伐。

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爭取秦國，這是重要的外交；討伐齊國，這是正當的利益。處理好重要的外交事務，追求正當的利益，這是聖王的任務。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

燕昭王很贊賞他的信，説：“先王曾對蘇家有恩，由於子之的禍亂，蘇家兄弟離開了燕國。燕國想要向齊國報仇，没有蘇家兄弟不行。”於是召回蘇代，重新優待他，跟他商議攻打齊國的事，最終打敗了齊國，齊湣王出逃。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

過了很久，秦國邀請燕王，燕王準備前去。蘇代勸阻燕王説：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仇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楚國取得了枳地導致國家危亡，齊國取得了宋地導致國家危亡，齊國和楚國不能占有宋地和枳地，反而要臣服於秦國，爲什麽呢？因爲凡有戰功的國家，都是秦國的大敵。秦國奪取天下，不是靠推行正義，而是靠使用暴力。秦國使用暴力，已經公開宣告天下了。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

它警告楚國：“蜀地的軍隊，坐着船浮在汶江上，趁着夏季的水勢沿江直下，五天就能到達郢都。漢中的軍隊，坐着船從巴江出來，趁着夏季的水勢，沿漢江直下，四天就能到達五渚。我親自在宛東集結部隊，直下隨邑，聰明的人來不及謀劃，勇敢的人來

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

不及發怒，我進擊你們像射殺鷹隼一樣神速。你們竟想等天下的軍隊攻打函谷關，不是太遥遠了嗎!”因爲這個緣故，楚王前後十七年服事秦國。

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

秦國警告韓國説：“秦軍從少曲出發，一天就可以截斷太行山的通道。從宜陽出發，抵達平陽，兩天之内，你們全國各地的形勢都得動摇。我軍經過東周和西周，抵達新鄭，五天之内，你們的國都就會被攻占。”韓國認爲情况確實是這樣，所以纔臣服秦國。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戈在後，决滎口，魏無大梁；决白馬之口，魏無外黄、濟陽；决宿胥之口，魏無虚、頓丘。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

秦國警告魏國説：“我軍攻下安邑，圍困女戟，韓國的太原就保不住。我軍直下軹，經過南陽，封鎖冀邑，包抄東、西二周。趁着夏季的水勢，駕着輕便的戰船，强弓硬弩擺在前面，鋒利的戈矛跟在後頭，掘開滎河口，魏國的大梁就完了；掘開白馬河口，魏國的外黄、濟陽就完了；掘開宿胥河口，魏國的虚地、頓丘就完了。從陸路進攻，可直指河内，從水路進攻，可滅掉大梁。”魏國認爲情况確實如此，就臣服了秦國。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

秦國想攻打安邑，怕齊國前去援助，便把宋地許給了齊國。説：“宋王胡作非爲，做個木偶象徵我，射它的面部。我的國土與宋國隔絶，軍隊距宋國遥遠，不可能進攻它。大王如果能打敗宋國并占領它，我會像自己占有一樣高興。”後來，秦國占領了安邑，圍困了女戟，因而又把侵略宋國的罪名加到齊國頭上。

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

秦國想要攻打韓國，恐怕天下諸國援助它，便把齊國許給了各國。説：“齊王四次跟我訂立盟約，却四次欺騙我，并先後三次率天下諸國來攻打我。有齊國，便没有秦國；有秦國，便没有齊國。我一定要討伐它，一定要滅掉它。”後來，秦國占領了宜陽和少曲，攻取了藺邑和離石，又把打敗齊國作爲天下諸國的罪名。

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

秦國想要進攻魏國，先推崇楚國，把南

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

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

兵傷於譙石，而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

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

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説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

陽許給了楚國。説："我本來跟韓國絶交了。摧毁均陵，阻塞鄳阸，如果有利於楚國，我會像自己占有它們一樣高興。"後來，魏國拋棄盟國跟秦國聯合，楚國又被秦國安上了阻塞鄳阸的罪名。

秦軍在林中遭到圍困，就推崇燕國和趙國，把膠東許給燕國，把濟西許給趙國。後來，秦國和魏國和解了，把公子延作爲人質，派魏將犀首組織軍隊進攻趙國。

秦軍在譙石受到挫折，在陽馬吃了敗仗，就推崇魏國，把葉地和蔡地許給魏國。後來，秦國與趙國和解了，就威脅魏國，魏國不給割地。隨後，秦軍陷入了困境，秦王就派太后的弟弟穰侯前去講和，一取得勝利，就背棄了太后和穰侯的諾言。

秦國指責燕國説"是爲了膠東"，指責趙國説"是爲了濟西"，指責魏國説"是爲了葉地和蔡地"，指責楚國説"是爲了阻塞鄳阸"，指責齊國説"是爲了宋地"。它的外交辭令如轉圈子，軍事手段毒辣凶狠，太后不能控制，穰侯不能約束。

龍賈戰役、岸門戰役、封陵戰役、高商戰役、趙莊戰役，秦國殺死的三晉百姓有幾百萬，現在生存下來的人都是被秦國殺死的人留下的孤兒寡母，晉地西河以外，上雒、三川一帶的災禍，占了三晉地區災禍的一半，秦國製造的災禍竟是這樣嚴重！而燕、趙兩國到秦國去的人，都用向秦國效勞來游説自己的國君，這是我最擔心的事。

燕昭王没有去秦國。蘇代在燕國又被重用。

像蘇秦在世時一樣，燕國派蘇代聯絡各國合縱聯盟，有的國家參加了，有的國家没有參加。但各國從此推崇蘇氏兄弟所倡導的合縱聯盟。蘇代、蘇厲得終天年，名聲顯揚各國。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都因游説各國而揚名，他們的本領是擅長權謀機變。蘇秦因爲施行反間計在齊國被人殺死，天下人都嘲笑他，不肯公開研習他的學説。然而社會上流傳的蘇秦的

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事迹有許多出入，凡和他的事迹相似的其他不同時期的事實都附會到蘇秦身上。蘇秦由普通百姓發迹，終於聯絡六國合縱相親，這說明他有過人之處。所以我特地按時間順序編列了他的事迹，以便不使他衹蒙受醜惡的名聲。

史記卷七十

列傳第十

張儀列傳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張儀已學而游説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説，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蘇秦已説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

張儀，是魏國人。他最初曾經和蘇秦一起跟着鬼谷先生學習游説之術，蘇秦自認爲水平趕不上張儀。

張儀學業完成後便去游説諸侯。他曾經和楚相一起飲酒，席散後，楚相丢失了玉璧，相府的下人認爲是張儀偷了，説："張儀貧窮没有好的品德，一定是他偷了相國的玉璧。"衆人捉住張儀，打了他幾百竹板，張儀不承認，後來釋放了他。他的妻子説："嘿！你如果不讀書不游説，怎麽會遭到這種侮辱呢？"張儀對妻子説："你看看我的舌頭還在嗎？"妻子笑着回答："舌頭在呀。"張儀説："這就够了。"

蘇秦已經游説趙王，并能與趙王約定訂立合縱盟約，但又擔心秦進攻各國諸侯，諸侯們背棄盟約，盟約被破壞。蘇秦考慮没有誰能派往秦國，於是派人去悄悄勸説張儀："你以前和蘇秦要好，現在他已經當權，你何不到他那裏去，以求展現你的理想？"張儀於是前往趙國，遞上名片求見蘇秦。蘇秦告誡手下人不替張儀通報，又設法讓他幾天不能離開。此後蘇秦纔見他，讓他坐在堂下，拿僕人、侍女所吃的飯食給他吃。在吃飯的時候一再責備張儀説："憑着你的才能，竟自己弄得受困受辱到這種地步。我難道不能够説句話讓你富貴嗎？衹是你不值得收留啊！"蘇秦拒絶了張儀，讓他離開。張儀來的時候，自以爲是舊交，想求得幫助，反而受到侮辱，十分氣憤，考慮各國諸侯没有可以事奉的，惟有秦國纔

能折磨趙國，於是到了秦國。

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

蘇秦在張儀離去後告訴門客說："張儀，是天下少有的賢士，我恐怕比不上他。現在我有幸先被重用，而能够掌握秦國大權的，衹有張儀纔行。但是他貧窮，没有進身的資本。我怕他滿足於小利而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把他叫來侮辱他，來激發他的意志。你替我暗中幫助他。"蘇秦接着把自己的打算禀告趙王，趙王撥出錢財車馬，派人暗中跟隨着張儀，與張儀同住一個旅舍，逐漸接近他，供給他車馬錢財，凡張儀要用，都取來供給他，但并不告訴他實情。張儀於是得以見到秦惠王。秦惠王用張儀爲客卿，與他商議攻打各國諸侯。

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蘇秦的門客於是向張儀告辭，張儀說："我靠你纔得以顯赫，正要報答你的恩德，爲什麽你要離開呢？"門客回答說："我并不瞭解你，瞭解你的是蘇先生啊！蘇先生擔心秦國攻打趙國而破壞合縱的計劃，認爲非你不能掌握秦國大權，所以故意激怒你，派我暗中供給你經費，這都是蘇先生的計謀。現在你已經被重用，請允許我去回覆蘇先生。"張儀說："啊呀，這些計謀都是我研習過的而我竟未能發現，我趕不上蘇先生是無疑了！我又是新被任用，怎麽能打趙國的主意呢？請你爲我答謝蘇先生，衹要在蘇先生當權之時，我怎麽敢説什麽呢。再説蘇先生在，我哪能和他作對呢！"張儀做了秦的相國，寫文書告訴楚相說："當初我跟你一起飲酒，我没有盜你的玉璧，你打我。你好好守住你的國家，我要盜取你的城池！"

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决。司馬錯與張儀争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苴國和蜀國相互攻打，兩國分别向秦國告急。秦惠王打算派兵攻蜀，又考慮到蜀道險要狹窄難以到達，同時韓國又藉機侵犯秦國；秦惠王想先打韓，後攻蜀，擔心不能取勝；想先打蜀，擔心韓國乘虚偷襲，惠王猶豫没能作出决定。司馬錯和張儀在秦惠王面前争論，司馬錯想攻蜀，張儀說："不如攻韓"。秦惠王說："請讓我聽一聽你們的理由。"

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

張儀說："親近魏國，結好楚國，出兵三川，阻斷什谷的入口，扼守屯留的路徑，讓魏兵阻絶

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顧争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去韓國必經的南陽道路，讓楚兵直逼南鄭，我們則攻打新城、宜陽，兵臨二周郊野，聲討周王的罪過，侵占楚、魏的土地。周王自知局勢無法挽救，一定獻出九鼎寶器。占有九鼎寶器，掌握天下的地圖和户籍，劫持着天子在天下發號施令，天下没有誰敢不聽從，這正是稱王天下的事業啊！現在的蜀國，不過是西方偏遠的國家，戎狄的同類，疲軍勞民不足以成就威名，得到他們的土地算不上什麽利益。我聽説過到朝廷上去争名，到集市上去争利。如今三川、周室是天下的朝廷和集市，大王您不到朝廷和集市上去争奪，反而到戎狄那樣的地方去争奪，這距離稱王大業太遥遠了！”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

司馬錯説：“不對。我聽説過，想使國家富强的人努力擴充他的領土，想使軍隊强大的人努力讓百姓富裕，想要稱王的人努力推行他的德政。這三個條件具備，王業也就隨之而來了。現在大王您的領土狹小百姓貧窮，所以我希望先從容易的地方做起。蜀，是西方偏遠的國家，是戎狄的領袖，像桀、紂那樣横暴無道。憑着秦國的力量去攻它，就好像用豺狼去驅趕着群羊。奪得蜀的土地可以擴展疆土，取得蜀的財富足以富民强兵，不損傷軍隊而蜀國就臣服了。滅掉一個蜀國而天下并不認爲是暴虐；完全占有西方資源而天下并不認爲是貪婪。這是一舉而威名和實惠同時得到，而且又有禁暴止亂的美名。現在攻打韓國，劫持周天子，是惡名聲，而且不一定能得利，又有不義的名聲，攻打天下都不願意攻打的國家，這是危險的。請大王允許我陳述其中的緣故：周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齊，是韓的盟國。周自知要失去九鼎，韓國自知要失去三川，兩國勢必協力齊心，憑藉齊、趙兩國，并求得與楚、魏和解，周把寶鼎給楚國，韓將土地給魏國，大王您不可能制止。這就是我所説的危險。不如攻打蜀國更爲穩妥。”

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强，富厚，輕諸侯。

秦惠王對司馬錯説：“好，我就聽從你吧。”終於起兵攻蜀。十月，拿下蜀國。平定蜀國後，降低蜀王的爵位改稱爲“侯”，并派陳莊擔任蜀的相國。蜀歸秦以後，秦因此更加强大富裕，看

不起各國諸侯。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説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秦惠王十年，派公子華和張儀包圍魏國的蒲陽，蒲陽投降。張儀趁勢勸説秦把蒲陽交還魏國，并派公子繇到魏國作人質。張儀藉此勸説魏王道："秦王對待魏國非常仁厚，魏國不能够没有相應的禮數。"魏國因此把上郡、少梁給了秦國，答謝秦惠王。秦惠王便任張儀爲相國，并將少梁改名爲夏陽。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陜。築上郡塞。

張儀任相國四年，擁戴秦惠王稱王。過了一年，張儀爲秦將，領兵攻取了陜縣。同時在上郡構築城塞。

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説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

這之後兩年，派張儀到齧桑與齊、楚的相國盟會。從東邊回國後，免掉他秦相國的職位，爲了秦國去當魏的相國，想讓魏國先歸附秦國，然後讓諸侯們仿效魏國。魏王不聽從張儀。秦王震怒，攻取了魏國的曲沃、平周兩城，又暗中給張儀更爲豐厚的待遇。張儀感到慚愧，覺得没有什麽作爲回報。張儀留在魏國四年，魏襄王去世，魏哀王即位。張儀又勸説哀王，哀王没有聽從。於是張儀暗中讓秦國攻魏。魏與秦作戰，被秦打敗。

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説魏王曰：

第二年，齊兵又來進攻在觀津打敗了魏。秦又要攻魏，首先打敗韓國申差率領的軍隊，斬首八萬，諸侯都爲之震驚害怕。接着張儀又勸説魏王道：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魏國的土地縱横不滿一千里，士兵不到三十萬。地勢四面平坦，各諸侯和魏之間都有道路相通，没有高山大河的阻隔。從新鄭到大梁不過二百多里，戰車和步兵奔跑，不用花大力就能到達。魏國南與楚國交界，西與韓國相連，北與趙國接境，東與齊國連界，軍隊戍守四方，守衛邊境的兵士不下十萬。魏國的地勢，本來就是戰場。南邊和楚交好而不和齊國交好，齊就會進攻魏國的東邊；東邊和齊國友好而不和趙國友好，趙就會進攻魏的北面；不和韓國成爲盟國，韓就會進攻魏的西面；與楚國不親近，楚就會侵犯魏的南面。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就是人們所説的四分五裂的道路啊。

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强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

再説諸侯們之所以合縱結盟，是想靠合縱使國家安全、君王保持尊位、增强軍力、壯大國威。現在各合縱國把天下當作一家，彼此結爲兄弟，在洹水之濱殺白馬立誓爲盟，以堅定彼此的信念。然而親兄弟同一父母，還有争奪錢財的事，想靠着虚情假意來維持蘇秦的小計謀，其不能成功是明顯的。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晋，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大王如果不依附秦，秦出兵攻打河外，占據卷、衍、燕、酸棗，脅迫衛國，奪取衛國的陽晋，趙國就不能南下，魏也就不能向北和趙呼應，魏不能向北聯絡南北交通就斷絶了，南北交通斷絶那麽大王的國家要想不危險是不可能的。秦國使韓折服接着攻梁，韓國害怕秦國，與秦聯爲一體，梁的滅亡就在眼前了。這就是我爲大王擔心的啊。

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

現在爲大王着想，不如依附秦國。依附了秦國，楚國、韓國就一定不敢妄動；没有了韓、楚的禍患，大王就可以高枕而卧，國家肯定没有什麽憂慮的事情了。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虚；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

再説秦想削弱的首先是楚國，而能削弱楚國的首先是魏國。楚國雖然有民富國大的名聲，實際上却空虚；它的軍隊雖然多，但是慣於臨陣敗逃，不能頑强作戰。調集魏國全部軍隊向南攻打楚國，戰勝楚是肯定的。分割楚的疆域來擴大魏的面積，使楚受到損傷使秦國高興，轉嫁了災禍，安定了國家，這是一件好事啊。大王如果不聽從我，秦出兵向東攻魏，到那時魏即使想依附秦，也不可能了。

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説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説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説，豈得無眩哉。

再説主張合縱的人大多講話激昂却很少可信，衹要説服了一位諸侯，就能被賜封爲侯，所以天下游説的人無不時時慷慨陳詞宣揚合縱的好處，來勸説君主。君主欣賞他們的漂亮言辭被他們牽着走，怎麽可能不迷惑呢。

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毁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

我聽説，堆積很多羽毛也能把船壓沉，車載輕東西太多也能把軸壓斷，衆人的嘴巴可以熔化金屬，過多的壞話能把骨頭銷毁。所以希望大王慎重地作出決定，并請您允許

我辭職離開魏國。

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魏哀王於是背棄合縱盟約，通過張儀請求與秦結好。張儀回秦後，恢復了秦國相國的職位。三年後魏又背叛秦國重新加入合縱之盟。秦攻魏，奪取了曲沃。次年，魏又歸附秦國。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説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吊，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説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絶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

秦國準備攻打齊國，而齊與楚都參加合縱，關係密切，於是張儀前往楚國擔任相國。楚懷王聽説張儀來，騰出上等館舍親自安排他住下。懷王問張儀："我們是個偏遠鄙陋的國家，你有何見教？"張儀勸説懷王："大王真的能够聽從我的意見，關閉邊界與齊斷交，我願獻上商、於地區六百里的地方，讓秦王的女兒作大王的妻子，秦、楚娶婦嫁女，永遠成爲兄弟般的國家。這是北面削弱齊國，西面有利於秦國，没有比這更好的策略了。"懷王非常高興，采納了張儀的意見。群臣都爲此向懷王道喜，惟有陳軫向懷王表示悲傷的慰問。懷王發怒道："我不用發兵得到六百里土地，大臣們都表示慶賀，惟有你表示悲傷的慰問，爲什麽？"陳軫答道："事情不像您説的這樣。以我的觀察，商、於之地大王得不到，齊、秦還會聯合起來。齊、秦聯合，楚國的災難肯定降臨。"懷王問道："你有什麽説法嗎？"陳軫回答説："秦國之所以看重楚國，是因爲有齊國。如果楚國關閉邊界與齊國斷交，楚國就孤立無援。秦國爲什麽要看重一個孤立的國家，送它六百里商、於之地呢？張儀回到秦國，一定背叛大王。這樣，楚國北與齊斷交，西面從秦引來災患，齊、秦的軍隊一定會一起前來進犯。妥善地爲大王考慮的話，不如暗中與齊修好，表面上與齊絶交，派人隨同張儀到秦。如果給了我們土地，再與齊斷交也不晚；不給我們土地，我們與齊暗中聯合商量對策。"懷王説："希望你閉上嘴不要再説了，等着我得到商、於之地吧。"於是懷王將楚國的相印授予張儀，并送給他許多財物。楚關閉邊界，與齊斷交，并派一員將軍隨同張儀到秦。

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

張儀到了秦國，假裝上車時没有拉住上車的繩子從車上墜下，三個月不上朝。楚懷王聽説了，説："張儀是因爲我與齊國絶交還不够徹底

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

吧？"於是派勇士前往宋國，借來宋國的符節，向北大罵齊王。齊王大怒，卑躬曲節投靠秦國。秦與齊的邦交建立之後，張儀纔上朝，對楚國的使臣說："我有封地六里，願意拿出來獻給你們大王。"使臣說："我受楚王之命，來接受商於之地六百里，没有聽說是六里。"使臣回國報告楚懷王，懷王大怒，發兵攻秦。陳軫說："我可以開口說話嗎？攻打秦國，不如反過來割地贈給秦國，與秦國聯合攻齊，這樣我們向秦國割出的土地，從齊國得到補償，大王的國家還可以存在。"懷王不聽，終於發兵派將軍屈匄攻打秦國。秦、齊一起攻打楚國，殺掉楚兵八萬，殺了屈匄，接着奪取了楚國的丹陽、漢中之地。楚國重又增兵襲擊秦國，到達藍田，和秦軍大戰，楚軍大敗，於是楚割讓兩城和秦國議和。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秦國想强迫楚，得到楚黔中之地，用武關以外的土地换取。楚王說："我不想换地，希望得到張儀，我就奉獻黔中之地。"秦王想派張儀赴楚，不忍說出來。張儀於是自己請求到楚國去。秦惠王說："那個楚王恨你背棄了給他商、於之地的諾言，這是要殺了你纔甘心啊。"張儀說："秦强楚弱，我與楚國的靳尚要好，靳尚事奉楚王的夫人鄭袖，鄭袖說的話楚王都聽從。况且我帶着您的符節出使，楚國怎敢殺害我呢？假使殺了我而爲秦得到黔中之地，這正是我最大的願望。"張儀於是出使楚國。張儀一到，楚王就把他囚禁起來，要殺掉他。靳尚對鄭袖說："你也知道你在楚王面前的地位低下嗎？"鄭袖問道："爲什麽？"靳尚說："秦王非常喜愛張儀，不想讓他前來出使。現在就要用上庸所屬的六縣送給楚國，把美女嫁到楚國，用秦宫中善於唱歌的女子作爲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尊重秦國，秦國的美女肯定得寵而您就要被疏遠了。不如爲張儀說情釋放他。"於是鄭袖日夜向懷王進言說："人臣各爲自己的君主效勞。現在我們的土地還没有交給秦國，秦國派遣張儀前來，這是非常尊重大王。大王没有以禮接待張儀，還要殺掉他，秦一定會大怒進攻楚國。我請求讓我們母子都遷居到江南去，不要被秦兵殘害了。"懷王後悔了，赦

免了張儀，仍像過去那樣隆重地接待他。

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説楚王曰：

張儀獲釋後，還没有離開楚國，聽説蘇秦已死，便勸説楚王道：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

秦國的土地占天下一半，兵力與周圍國家的總和相當，四邊險要，有黄河圍繞，四面都有要塞作爲堅固的邊防。擁有雄兵一百多萬，戰車千輛，戰馬萬匹，糧食堆積如山。法令嚴明，士卒樂於臨難赴死。國君明智威嚴，將帥有謀有勇，雖然没有出兵，但其形勢是占據常山的險要，一定折斷天下的脊梁，天下有後臣服的就要先滅亡。再者那些從事合縱的，和驅趕着群羊進攻猛虎没有什麽不同，虎與羊力量懸殊是清清楚楚的了。現在大王不和猛虎結交却和群羊結交，我私下認爲大王的計劃錯了。

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争，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總計天下的强國，不是秦就是楚，不是楚就是秦，兩國相争，形勢是不可能兩國并立。大王不結交秦，秦發兵占據宜陽，韓國的上地地區就不能通行。秦攻下河東，奪取成皋，韓國一定投降稱臣，魏國就會隨之而降。秦攻楚的西面，韓、魏攻楚的北面，國家怎麽能不危險呢?

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虚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

再説合縱是聚集一批弱國攻打最强的國家，不估量對方輕率作戰，國家貧窮却頻頻發兵，這是危亡的打算。我聽説，兵力不如對方不要向對方挑戰；糧食不如對方多不要同對方長期對陣。那些談合縱的人話説得好聽，不切實際，極力抬高主上不事秦的氣節，説這樣做的好處不説它的壞處，突然有秦進攻的禍難，挽救就來不及了。所以請大王仔細地考慮。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

秦國西擁有巴蜀之地，大船裝載着糧食，從汶山出發，順江而下，到楚國三千餘里。大船運載士兵，每條大船能載五十人和三個月的糧食，順江而下，一天可行三百餘里，里程雖長，但并不費牛馬的力氣，不到十天便可抵達楚國的扞關。扞關震動，從邊境以東城邑都要上城守備，黔中、巫郡就不再是大王的了。秦揮師出武關，向南面進

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忘强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

攻，楚國的北境就被切斷。秦兵進攻楚國，楚國的危難就在三個月之内，而楚國等待各國諸侯援救，却在半年之外，這種形勢是救兵趕不上的。依靠弱國的救援，忘記强秦的禍患，這就是我替大王擔心的原因啊！

大王嘗與吴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

大王曾經與吴國人作戰，戰五次勝了三次，能上陣的士兵都死了；在一方守衛新攻占的城邑，活下來的百姓够苦的了。我聽説功大者容易招致危險，百姓窮困會怨恨國君。維持容易招致危險的功業而和强秦的意願作對，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險。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

再説秦國之所以十五年不從函谷關出兵攻打齊、趙，是因爲暗中策劃統一天下的計劃。楚國曾經與秦國發生衝突，在漢中交戰，楚没有打勝，有侯爵和執珪之爵的戰死了七十多人，失去了漢中之地。大王大怒，發兵襲擊秦國，在藍田交戰。這就是所謂兩虎相争啊。秦、楚相互削弱而使韓、魏兩國以其完整無損的國力在後面打秦、楚的主意，没有比這更加危險的做法了。請大王仔細地考慮。

秦下甲攻衛陽晋，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

秦發兵攻取衛的陽晋，一定把天下的交通樞紐斷絕。大王發動全部兵力進攻宋國，不到數月就可攻下，攻占宋國再向東進攻，那麽泗水邊上的十二個諸侯國就是大王的了。

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約集天下各國用盟約進行合縱鞏固彼此關係的是蘇秦，他被封爲武安君，任燕國的相國，就暗中和燕王策劃攻破齊國瓜分齊國的土地。於是便裝作有罪逃離燕國到達齊國，齊王收留他，讓他做了相國。過了兩年發現他的計謀，齊王大怒，把蘇秦在集市上車裂。憑着一個狡詐虚僞的蘇秦，却想治理天下，把各國諸侯聯在一起，這不可能成功也是很明顯的了。

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

現在秦和楚邊界相接，本來就是地理形勢親密的國家。大王真的能聽從我，請允許我讓秦王派太子到楚國來作人質，楚太子到

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

秦國去作人質，并請求把秦王的女兒作您的妻子，奉上萬户人家的大城作爲您自己收取賦税的地方，秦與楚長期成爲兄弟國家，永世不互相攻打。我認爲没有比這更好的策略了。

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

這時楚懷王已經得到張儀，又難於割棄黔中之地給秦國，想要同意張儀的意見。屈原說："以前大王被張儀欺騙，張儀來了，我以爲大王會烹殺他；現在即使不忍心殺他，却又聽信他的邪說，不能這樣。"懷王說："答應了張儀可以保住黔中，這是很有利的。答應之後又背棄他，不可。"懷王最後應允了張儀，與秦結好。

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

張儀離開楚國，便前往韓國，勸說韓王道：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

韓國地勢險惡，民衆生活在山地，生産的五穀，不是豆子就是麥子，老百姓吃的基本上是豆子，喝的是豆葉湯。一年没有收成，人們連糟糠都吃不飽。韓國縱横不到九百里，没有兩年的糧食儲備。估計大王的軍隊，總共不過三十萬，而且雜役也在其中。除去守衛邊界亭堡的，現有兵力不過二十萬罷了。秦國的軍隊有一百多萬，戰車千輛，戰馬萬匹，勇猛的士兵飛躍奔跑連頭盔也不戴，彎弓持戟衝鋒陷陣的，多得數不清。秦軍戰馬精良，士兵衆多，馬的前蹄前奔，後蹄猛蹬，一躍前後蹄之間可以達到兩丈多的，不可勝數。山東六國的軍隊戴盔披甲迎戰秦軍，秦國士兵扔掉鎧甲赤足露背奔向敵人，左手提着人頭，右手挾着俘虜。秦兵與山東六國的兵相比，就像勇士和懦夫；如果雙方憑力氣相較量，就像力士烏獲和嬰孩。用孟賁、烏獲那樣的人來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國，這和把千鈞重力壓在鳥卵上面没有什麽不同，肯定没有幸免的了。

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

各國的君臣不估量自己國土狹小，却聽信主張合縱者的甜言蜜語，他們彼此勾結互相吹嘘，個個慷慨激昂地說"聽從我的主意便可以稱强稱霸於天下"。不顧及國家的長遠利益而聽信眼前的說辭，貽誤國君，没有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

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説秦，計無便於此者。

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説齊湣王曰：

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説，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説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强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説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趙弱。

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

比這更嚴重的了。

大王不歸附秦國，秦發兵占據宜陽，截斷韓國的上黨，東取成皋、滎陽，那麽鴻臺之宫、桑林之苑就不是大王所有的了。阻塞了成皋，截斷上黨，大王的國土就分割開了。先於諸侯歸附秦國就安全，不歸附秦國就危險。製造禍患却要想得到福報，策劃粗淺却結下深怨，悖逆秦國而順從楚國，要想國家不亡，是不可能的。

所以爲大王着想，不如爲秦國效勞。秦的願望没有比削弱楚國更大的了，而能削弱楚國的没有誰比得上韓國。不是因爲韓能比楚强大，是因爲地勢是這樣的。現在大王向西服從秦國，進攻楚國，秦王一定高興。攻打楚國有利於增加韓國土地，轉移禍患取悦秦國，没有比這更合適的主意了。

韓王聽從了張儀的主意。張儀回秦報告，秦惠王封給張儀五座城邑，稱他爲武信君。又派張儀東去勸説齊湣王道：

天下的强國没有能比得上齊國的，大臣百姓都富裕安樂。但是爲大王謀劃的人，都宣傳衹顧一時的説法，不顧長遠的利益。主張合縱的人勸説大王，一定説“齊國西面有强盛的趙國，南面有韓國與魏國。齊國，是個濱海的國家，地大人多，兵强士勇，即使有一百個秦國，也拿齊國没有辦法”。大王信服他們的説法却没有考慮它的真實情况。主張合縱的人相互勾結，没有人不認爲合縱可行。我聽説，齊國與魯國三次交戰，魯國三次獲勝，而國家危亡跟隨其後，雖然有戰勝的名聲，却有亡國的實質。這是什麽原因呢？齊國大魯國小啊。現在的秦國和齊國，就像齊國和魯國。秦、趙在黄河、漳水邊交戰，兩戰而趙兩次戰勝秦；在番吾城下交戰，打兩仗趙又戰勝秦。四戰之後，趙國陣亡的兵士幾十萬，衹剩下首都邯鄲，雖然有戰勝的名聲，而國家已殘破了。這是爲什麽呢？因爲秦强而趙弱。

現在秦、楚之間娶婦嫁女，成爲兄弟國

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

家。韓國獻出宜陽，魏國獻出河外，趙王到澠池朝見秦王，割讓河間來臣事秦國。大王不歸附秦國，秦驅使韓、魏進攻齊國南部地帶，趙國的全部軍隊渡過清河，直奔博關，臨菑、即墨就不是大王的了。齊國一旦被攻，即使想歸附秦，已經不可能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細考慮。

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

齊王說："齊國偏僻鄙陋，獨自處於東海邊上，没有聽過關於國家長遠利益的意見。"於是答應了張儀的建議。

張儀去，西說趙王曰：

張儀離開齊，西去勸說趙王道：

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敝國國君派我向大王進獻策略。大王收羅、率領天下諸侯抵禦秦國，秦兵十五年不敢出函谷關。大王的威名遍播山東，我們秦國恐懼折服，整治武器和軍隊，加强車馬，練習騎射，勤力耕作積蓄糧食，堅守四境，戰戰兢兢，不敢有所行動，這衹是因爲您有意責怪我們。

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逾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

現在靠着大王的力量，秦國攻占巴蜀，吞并漢中，囊括兩周，遷移九鼎，據守白馬之津。秦國雖然偏遠，但是内心憤怒已經很久了。現在秦有破敗的軍隊駐守在澠池，想渡過黄河和漳水，進占番吾，在邯鄲城下與趙相會，希望在甲子那天會戰，來重演周武王伐紂的故事，特别派我先來告知大王。

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鬥，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

大王相信合縱靠的是蘇秦。蘇秦迷惑諸侯，顛倒是非，企圖顛覆齊國，却讓自己被車裂於集市之上。天下不可能聯合爲一體也就明明白白了。如今楚國與秦國成了兄弟國家，韓國與魏國自稱爲秦國東邊的屏障之國，齊國獻給秦盛産魚鹽的地方，這是斷了趙的右臂。斷了右臂與别人相争，失去同盟成了孤家寡人，想要不危險，怎麽可能呢？

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

現在秦王派出三位將軍：一支軍隊截斷午道，通知齊國派兵渡過清河，駐扎在邯鄲的東面；一支軍隊駐扎成皋，驅使韓、魏的軍隊駐扎在河外；一支軍隊駐扎在澠池。聯

國爲一以攻趙，趙破，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合四國一起來攻趙，趙國被攻破後，它的國土一定被分爲四份。因此我不敢隱瞞我們的想法和真實的情況，先讓大王知道。我私下爲大王考慮，不如與秦王在澠池相會，雙方見面親口約定，請他按兵不要進攻。希望大王拿定主意。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

趙王說："先王在時，奉陽君專權控制形勢，蒙騙先王，獨攬政務，我由師傅管教，不參與國家的大事。先王去世時，我年紀輕，作國君的時間短，内心本來就暗自懷疑，認爲一心合縱而不依附秦國，不是趙國的長遠利益。我準備改變主意，割讓土地爲以前的過錯道歉，歸附秦國。我正準備車馬啓程，恰好聽到了您的英明指示。"趙王答應了張儀，張儀便離開了趙國。

北之燕，說燕昭王曰：

張儀北上到燕國，勸說燕昭王道：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

大王所親近的國家没有哪個超過趙國。當初趙襄子曾經讓他姐姐作代王之妻，想吞并代國，邀代王在句注山的要塞相會。他讓工人製作了舀酒的銅斗，把斗的尾部做得很長，讓它可以襲擊别人。趙襄子和代王飲酒，暗中吩咐厨子說："到酒飲得酣暢高興的時候，送上熱湯，掉轉金斗打代王。"於是酒飲到酣暢高興之時，送來熱湯，厨子爲代王斟湯，藉勢倒轉斗打代王，把代王殺了，代王的腦漿流了一地。趙襄子的姐姐聽到這個消息，便把簪子磨鋭利而自殺，所以到現在有摩笄山。代王的死因，天下人没有誰没有聽說。

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

趙國國君狠毒不顧親人，這是大王看得清楚的事情，還把趙王當作是可以親近的人嗎？趙起兵進攻燕，兩次圍困了燕的都城要挾大王，大王割讓了十座城來謝罪。現在趙王已經到澠池朝見秦王，獻上河間來事奉秦國。現在大王不歸附秦國，秦發兵到雲中、九原，驅使趙進攻燕，那麽易水、長城就不是大王所有了。

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

再說現在趙國對於秦國而言就像秦的郡縣，不敢妄自興兵打仗。現在大王依附秦國，秦王必定高興，趙就不敢妄動，這樣燕

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説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

西面有强秦的援助，南面没有齊、趙的憂患，所以希望大王仔細考慮。

燕王説："我像蠻夷一樣處在偏僻之地，雖然是個大男子却好像個嬰兒，言論不值得采納作爲正經的意見。現在榮幸地得到貴賓指教，請允許我西向依附秦國，獻上恒山末端的五城。"燕王聽從了張儀的意見。張儀返回秦國報告，還没有走到咸陽秦惠王去世了，秦武王即位。武王從當太子的時候就不喜歡張儀，等到即位，群臣中有許多人説張儀的壞話："他没有信用，行爲反覆，出賣國家利益來取悦國君的歡心。秦國如果再用他，恐怕會被天下耻笑。"各國諸侯聽説張儀和秦武王有隔閡，都背叛了連横，又恢復了合縱。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托儀？"對曰："是乃王之托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

秦武王元年，大臣們日日夜夜誹謗張儀的事没有平息，齊國對秦任用張儀的責難又到了。張儀害怕被殺，便趁機對秦武王説："我有一條計策，願意貢獻出來。"武王問道："什麽樣的計策？"張儀回答説："爲秦的利益着想，東方有了大的變動，然後大王可以多割得土地。現在聽説齊王非常恨我，我所在的地方，齊王一定會發兵攻打它。所以我請求讓我這不才的人前往梁國，齊一定會興師伐梁。梁和齊的軍隊糾纏在梁城下不能脱身，大王趁這個空隙攻打韓國，進入三川，出兵函谷關但不進攻，用來威脅周室，周室的寶器一定會獻給大王。挾持周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圖和户籍，這是稱王的大業啊。"秦武王認爲張儀説得對，就準備了三十乘兵車，讓張儀前往梁國。齊國果然興師攻打梁國。梁哀王害怕，張儀説："大王不要憂慮，請讓我退掉齊兵。"於是派門客馮喜到楚國，藉用楚人作使者前往齊國，對齊王説："大王非常恨張儀，雖然如此，大王把張儀托付給秦做得也够分量了！"齊王説："我痛恨張儀，張儀在哪裏，一定興兵討伐哪裏，爲什麽是使他更受信任呢？"使者回答説："這就是爲什麽王之所以要使張儀更受信任啊。張儀離開秦國時，本來和秦王約定，説：'爲大王着想，東方有了大的變動，然後大王可以多割得土地。現在齊王非常恨我，我所在的地方，齊王一定發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内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托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

兵攻打。所以我請求讓我這不才的人前往梁國，齊王一定興師伐梁。齊、梁的軍隊在梁城下對峙着不能脱身，大王趁這個空隙攻打韓國，進軍三川，出兵函谷關但不進攻，用來威脅周室，周室的寶器一定會獻給大王。挾持周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圖和户籍，這是稱王的大業啊。'秦王認爲説得對，所以準備了三十乘兵車讓他前往梁國。現在張儀到了梁國，大王果然攻梁，這是大王對内使國力疲憊，對外攻打盟國，廣泛樹敵自尋危險，讓秦王信任張儀。這就是我所説的'把張儀托給秦'。"齊王説："好。"於是撤走了攻梁的軍隊。

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張儀在魏國作相國一年後，死在魏。

陳軫

陳軫者，游説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閒，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弃，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

陳軫，是個游説之士。他與張儀一起爲秦惠王做事，都受到重用，二人爲得到尊位而爭。張儀在秦惠王面前説陳軫的壞話："陳軫携帶大量財物輕易出使秦、楚之間，是爲兩國的邦交。現在楚國没有對秦國更親善却對陳軫很好的原因，是陳軫替自己謀劃得多而替大王想得少啊。而且陳軫想離開秦投奔楚，大王爲何不聽任他呢?"惠王問陳軫："我聽説你想離秦投奔楚，有這回事嗎?"陳軫回答説："有。"惠王説："張儀的話果然是真的。"陳軫説："這件事不單張儀知道，路上的行人也都知道了。過去伍子胥忠於其君，因而各國諸侯爭着讓他作自己的臣子；曾參對他的雙親孝敬，因而各家父母都希望讓他作爲自己的兒子。所以賣僕妾不用走出街巷便被買去的，是好僕妾；被拋棄的婦女能再嫁本鄉本里的，是好婦人。現在如果我對國君不忠，楚王又怎麽會認爲我是忠臣呢?忠心尚且被拋棄，我不去楚國又歸向何處呢?"秦惠王覺得他的話有道理，於是很好地對待他。

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

陳軫在秦國住了一年，秦惠王終於任命張儀爲相國，陳軫投奔楚國。楚没有重用他，却派他出使秦。陳軫路過魏，想見犀首。犀首推辭不見。陳軫説："我是爲事而來，你不見我，我就要走了，不能等到其他日子。"犀首會見了陳軫。陳軫問："你爲什麽喜歡飲酒呢?"犀首答説：

"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

"没有事做。"陳軫説:"請允許我讓你的事情多得辦不完,行嗎?"犀首説:"你有什麽辦法?"陳軫説:"魏相田需邀各國諸侯進行合縱聯盟,楚王懷疑此事,還没相信。你去對魏王説:'我與燕、趙的國君有舊交,他們多次派人來,説"你没什麽事,怎麽不見見面",我希望允許我到燕、趙去。'魏王即使答應你,你也不要太多車輛,可以把三十輛車子擺在庭院内,公開説要到燕、趙去。"燕、趙在魏作客的人聽到了,用快車禀告自己的國君,讓人迎接犀首。楚王聞知此事大怒,説:"田需和我約定,可是犀首却前往燕、趙兩國,這是欺騙我啊!"楚王憤怒之下,不再聽田需的建議。齊聽説犀首去北方,派人把齊的政事交給犀首。犀首於是出發,燕、趙、齊三國相國事務都歸犀首决定。陳軫於是到了秦國。

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决。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竪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則必鬥,鬥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鬥,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

韓、魏兩國互相攻打,一年没有停戰。秦惠王想解救,徵求大臣們的意見。大臣們有的説解救好,有的説不解救好,秦惠王没能作出决定。陳軫正好到達秦國,秦惠王説:"你離開我去了楚國,還想念我不?"陳軫答道:"大王聽説過越國人莊舄嗎?"惠王説:"没有聽説過。"陳軫説:"越國人莊舄在楚國任執珪,不久得了病。楚王問:'莊舄原來是越國地位低賤的人,如今在楚國任執珪,富貴了,還想念不想念越國?'一位侍御答道:'大凡一個人懷念過去,是在他病的時候。莊舄如果想念越國,就會發出越國的口音;不思念越國,就會是楚國的口音。'楚王派人去聽,莊舄發出的仍然是越國的口音。現在我雖然被拋棄到楚國去,怎麽可能不發出秦國的口音呢?"秦惠王説:"好啊。現在韓、魏互相進攻,一年了還没有解决,有人對我説解救爲好,有人説不解救爲好,我不能决定,希望你能在替你的國君考慮的餘暇,爲我考慮這件事情。"陳軫回答説:"有人曾經把卞莊子刺虎的事講給大王聽嗎?卞莊子準備刺殺老虎,旅舍裏的傭人制止他,説:'兩隻老虎正在吃牛,吃到痛快的時候一定會争奪,争奪就一定會格鬥,格鬥則大虎要受傷,小虎要死亡,在大虎受傷後再去追殺,

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剋之。此陳軫之計也。

一舉就能獲得殺死兩隻老虎的名聲。’卞莊子認爲他説得對，站着等候。過了一會兒，兩隻老虎果然争鬥起來，大的受傷，小的死了。卞莊子跟着受傷的老虎刺殺了它，一舉果然有了殺死雙虎的成績。現在韓、魏相攻，一年得不到解決，這樣必然大國受傷，小國殘破，進攻受傷的國家，一舉一定有擊破兩國的實效。這和卞莊子刺虎是同類的事。我爲楚王和爲大王您出主意有什麽不同呢?”秦惠王説：“好。”終於不去解救兩國。大國果然受了損傷，小國面臨滅亡，秦王興兵討伐，取得大勝。這正是陳軫的計謀。

公孫衍

犀首者，魏之陰晋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

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

犀首，是魏國陰晋人，名衍，姓公孫。他與張儀關係不好。

張儀爲了秦國的事前往魏國，魏王任張儀爲相國。犀首認爲對己不利，因此派人對韓國的公叔説：“張儀已經使秦、魏兩國聯合了，他的話是‘魏攻取韓國的南陽，秦攻取韓國的三川’。魏王之所以看重張儀，是想得到韓國的土地。而且韓國的南陽已經被攻下了，你爲什麽不把南陽交給我，作爲我的功勞，這樣秦、魏兩國的交往就停止了。這樣的話，魏國一定會打秦國的主意，拋棄張儀，拉攏韓國并任我爲魏相。”公叔認爲這樣很好，便把南陽交給犀首作爲他的功勞。犀首果真做了魏國的相國。張儀離開了魏國。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綉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西戎國義渠君到魏國朝見。犀首聽説張儀又當了秦相，擔心對自己有威脅。犀首於是對義渠君説：“路途遥遠，你不可能再來這裏了，請允許我向你報告些事情。”犀首説：“中原如果没有大的舉動，秦國將會燒殺侵略你的國家；如果有大的舉動，秦國就會隨時派出使臣贈送厚禮到你的國家。”此後楚、魏、齊、韓、趙五國聯合進攻秦，正好陳軫對秦王説：“義渠君，是蠻夷中的賢君，不如厚贈他來安撫他。”秦王説：“好。”於是用一千匹錦綉、一百名美女送給義渠君。義渠君召集群臣商量説：“這就是公孫衍所説過的吧?”於是發兵偷襲秦國，在李伯大敗秦兵。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張儀死後，犀首到秦做了相國。他曾經佩帶着五國的相印，當了五國盟約的約長。

太史公曰：三晋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説，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太史公曰：三晋有許多善於權變的人，那些談合縱連横使秦國强大的，大多是三晋的人。張儀做事比蘇秦更厲害，但世人厭惡蘇秦，是因爲他先死，張儀就張揚揭露他的短處來幫助自己的游説，完成他的連横策略。總之，他們兩個真正稱得上是傾邦覆國的人啊！

史記卷七十一

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

樗里子嬴疾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樗里子，名叫嬴疾，是秦惠王的弟弟，和秦惠王同父異母。他的母親，是韓國的女子。樗里子詼諧多智，秦國人稱呼他爲“智囊”。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秦惠王八年，授給樗里子右更的爵位，讓他帶兵攻打曲沃，把城裏的人全部趕走，奪取了這座城池，土地歸屬秦國。秦惠王二十五年，讓樗里子作將領攻打趙國，俘虜了趙國將軍莊豹，打下了藺縣。第二年，他協助魏章攻打楚國，打敗楚將屈丐，攻取了漢中之地。秦國加封樗里子，封號是嚴君。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説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强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悦。

秦惠王去世，太子武王即位，驅逐了張儀、魏章，用樗里子、甘茂作左右丞相。秦國派甘茂攻打韓國，打下了宜陽。派樗里子用一百輛車朝見周王。周王派士兵迎接他們，態度非常恭敬。楚王很惱火，責備周王，因爲他重視秦國的客人。游騰替周王向楚王游説道：“智伯攻打仇猶時，贈給他們大車，乘機隨後派兵，仇猶於是滅亡了。爲什麽？因爲没有防備。齊桓公討伐蔡國時，號稱攻打楚國，實際上是突襲蔡國。現在秦國，就是虎狼一般的國家，派樗里子用一百輛車朝見周王，周王以仇猶、蔡的事件作借鑒，所以把長戟排在前面，强弩壓在後頭，名義上是保衛嬴疾，其實是囚禁他。周王怎能不擔心他的社稷呢？怕的是有一天亡了國，讓大王感到憂傷。”楚王這纔高興起來。

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

秦武王去世，秦昭王即位，對樗里子更加尊重。

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秦昭王元年，樗里子將要攻打蒲城。蒲城的守將很害怕，向胡衍求計。胡衍爲了蒲城便對樗里子説："你攻打蒲城，爲了秦國，還是爲了魏國？爲了魏國還好，爲了秦國就不算有利了。衛國之所以能作爲衛國而存在，是因爲有蒲城。現在討伐蒲城，讓蒲城投奔魏國，那衛國一定會轉而歸屬魏國。魏國失去了西河之外的地區，却没能奪取回來，是因爲兵力薄弱。現在如果衛國并入魏國，魏國一定强盛。魏國强大的那一天，西河之外的地區也必定危險了。何况秦王還要觀察您的行事，如果危害秦國而有利於魏國，秦王一定會怪罪您的。"樗里子説："那該怎麽辦？"胡衍説："您丢下蒲城不打，我試着幫您進城説一下，施給衛君一些恩德。"樗里子説："好。"胡衍進了蒲城，對那裏的守將説："樗里子已經瞭解蒲城的弱點了，他揚言説一定要打下蒲城。我胡衍能讓他丢下蒲城不打。"蒲城的守將很害怕，就向胡衍拜了又拜説："我想聽聽您的高見。"便獻出三百斤黄金，説："秦兵要是撤退了，請允許我把您的功勞上報給衛君，讓您晋升高位。"因而胡衍從蒲城接受了黄金并且在衛國享有了高位。這時樗里子就解除了對蒲城的包圍離開了。返回攻打皮氏，皮氏没有投降，就又離開了。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宫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去世，葬在渭水南岸章臺的東面。他説："一百年後，這裏一定有天子的宫殿把我的墳墓夾在中間。"樗里子羸疾的家在昭王廟西渭水南岸陰鄉樗里，所以人們通常稱他樗里子。到了漢代興起後，長樂宫建在他墳墓的東邊，未央宫建在他墳墓的西邊，武庫正對着他的墳墓。秦國人的諺語説："論力氣要算任鄙，論智慧要數樗里。"

甘茂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説。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説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

甘茂，是下蔡人。從師於下蔡史舉先生，學習百家的學説。通過張儀、樗里子求見秦惠王。秦惠王一見他就非常喜悦，讓他帶兵，輔佐魏章平定了漢中地區。

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

秦惠王去世，秦武王即位。張儀、魏章離開秦國，往東到了魏國。蜀侯輝、蜀相陳壯謀反，秦王派甘茂平定蜀亂。回來後，就讓甘茂作了左

以樗里子爲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逾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

丞相，讓樗里子作了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秦王對甘茂說："寡人想開闢一條能够走車的路通往三川，來窺視周王室，那麽寡人死了也是不朽的了。"甘茂說："請讓我去魏國，約他們攻打韓國，并派向壽協助前往。"甘茂到達魏國後，對向壽說："您回去後，就對大王說'魏國已經聽信我了，但是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韓國'。事情成功後，功勞全是您的。"向壽回去後，報告了秦王，秦王在息壤迎接甘茂。甘茂到來後，秦王追問原因。甘茂說："宜陽，是一個大縣，上黨、南陽的積貯，已經屯積在那裏很久了。名義上是縣，實際上是一個郡。現在大王冒着數倍的凶險，千里行軍攻打它，難啊。過去曾參住在費城時，魯國有個和曾參同姓名的人殺了人，有人告訴他母親說'曾參殺了人'，他母親還織布織得非常自如。一會兒，又有一人告訴她說'曾參殺了人'，他母親仍然織得非常鎮定。一會兒，又有一人告訴她說'曾參殺了人'，他母親扔掉機杼，走下織機，跳墻逃走了。憑着曾參的賢明和他母親對他的信任，三個人懷疑他，他母親就害怕了。現在我的賢明不如曾參，大王對我的信任又不如曾參母親對曾參的信任，懷疑我的又不止三人，我擔心大王會'扔掉機杼'。原先張儀在西邊吞并巴蜀的土地，在北邊開拓了西河之外的地區，在南邊攻取了上庸，天下没有因此稱贊張儀却推崇先王。魏文侯讓樂羊領兵攻打中山國，三年纔攻下來。樂羊返回時評定戰功，魏文侯給他看了毁謗他的文書一小箱子。樂羊再一次跪拜叩頭道：'這次不是我的功勞，全是主上的威力啊。'現在我是寄居在秦國的客卿。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藉口韓國還有實力，來非議進攻韓國之事，大王一定會聽從他們，這樣大王欺騙了魏王而我也受到公仲侈的怨恨。"秦王說："寡人不聽他們的，請讓我跟您訂個盟約。"終於派丞相甘茂領兵去攻打宜陽。過了五個月還没有打下來，樗里子、公孫奭果然和秦王争議討伐之事。秦武王召回甘茂，想要罷兵。甘茂說："息壤還在那個地方呢。"秦王說："有這回事。"於是大舉起兵，讓甘茂進攻宜陽。

斬首六萬，就打下了宜陽。韓襄王派公仲侈到秦國謝罪，和秦國議和了。

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捍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

秦武王終於到了周地，并且死在了周地。他的弟弟即位，這就是秦昭王。昭王的母親宣太后，是楚國女子。楚懷王怨恨從前秦國在丹陽打敗楚國而韓國不來援救，就派兵圍攻韓的雍氏。韓王派公仲侈向秦告急。秦昭王新登王位，而太后是楚國人，不肯救援。公仲侈依靠甘茂，甘茂爲韓國對秦昭王說道：“公仲侈正因爲有可能得到秦國援救，所以纔敢抵禦楚國。現在雍氏被圍，秦軍如果不下殽山解救，公仲侈就會仰着頭而不來朝拜，公叔將要把國家向南和楚國聯合。楚、韓合而爲一，魏國不敢不聽他們的命令，那樣就形成了伐秦的形勢。不知道坐着等待別人來討伐和討伐別人哪一個有利？”秦王說：“好啊。”就從殽山派軍隊來解救韓國。楚軍這纔退去。

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

秦國讓向壽平定宜陽，又讓樗里子、甘茂進攻魏國的皮氏。向壽是宣太后的外親，又和秦昭王從小一起長大，所以被重用。向壽到楚國去，楚國聽說向壽是秦的顯貴，因而事奉向壽非常優厚。向壽替秦國守衛宜陽，將要用來攻打韓國。韓國的公仲侈派蘇代對向壽說：“鳥獸處於困境時，還能掀翻車輛。您要是攻破韓國，侮辱了公仲侈，公仲侈收拾國事後再事奉秦國，自以爲必定可以加封。現在您要把解口這個地方給楚國，又封楚國的小令尹作杜陽的長官。秦國和楚國聯合，再次進攻韓國，韓國一定滅亡。韓國滅亡，公仲侈將要親率他的私家部屬和秦國對抗。希望您仔細考慮。”向壽說：“我聯合秦國和楚國，并不是用來對付韓國，你替我進見公仲侈，說秦國和韓國是能够交往合作的。”蘇代回答說：“我也想對您說一下。人家說，能珍視自己最可珍視者方爲可貴。秦王寵愛您，不如寵愛公孫奭；秦王認爲聰明能幹的，您也不如甘茂。現在這二人都不能參與秦國大事，可是您却單單能和秦王主持決斷國事，爲什麼呢？他們有喪失信任的原因。公孫奭和韓國結黨，甘茂又和魏國結黨，所以秦王不信任他們。現在秦國和楚國爭强，可您却和楚國結黨，這和公孫奭、甘茂走的是一條路，您

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仇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僻仇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其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争强，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

與他們又有什麽差别呢？人們都説楚國善變，您一定會敗在他們手裏，這應該自己負責任。您不如和秦王一起商議應付變化無常的楚國，親善韓國，防備楚國，這樣就没有什麽後患了。韓國一定會先聽從公孫奭，然後把國事委托給甘茂。韓國是您的仇敵。現在您説親善韓國，防備楚國，這就是‘外舉不避仇’。”向壽説：“對，我很想和韓國合作。”蘇代回答説：“甘茂答應把武遂給公仲侈，遣返宜陽的居民，現在您想不出力而坐收武遂，很難啊。”向壽説：“既然如此，那該怎麽辦？武遂終究得不到了嗎？”蘇代回答道：“您爲什麽不用秦的名義替韓國從楚國討還潁川呢？這是韓國的寄存之地呀。您要是討還回潁川，這樣您的命令在楚國實行，并用這塊土地讓韓國感德。您要是討還却没有得到，這樣韓國和楚國的結怨没有解除，就會争相奔走秦國。秦國和楚國争强，而您慢慢地責備楚國，藉機收服韓國，這對秦國有利。”向壽説：“該怎麽辦呢？”蘇代回答説：“這是件好事。甘茂想藉助魏國來攻打齊國，公孫奭想藉助韓國來攻打齊國。現在您打下了宜陽，建立了功勛，如果再收服了楚國和韓國并加以安撫，然後聲討齊國和魏國的罪過，那樣公孫奭、甘茂就會無所事事了。”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争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甘茂終於勸説秦昭王，把武遂又還給韓國。向壽、公孫奭反對此事，也未能奏效。向壽、公孫奭從此懷恨，説甘茂的壞話。甘茂很害怕，放棄了進攻魏國的蒲阪，逃跑了。樗里子和魏國講和，退了兵。

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遁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説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

甘茂逃離秦國投奔齊國，遇見了蘇代。蘇代替齊國出使秦國。甘茂説：“我在秦國犯了罪，感到害怕而逃跑，没有地方容身。我聽説有一個窮人的女兒和富人的女兒一起紡織，窮人的女兒説：‘我没錢買蠟燭，可是您的蠟燭的光亮還有富餘，您可以分給我一點餘光，這没有損害您的一點照明，而我也得到了一點便利。’現在我處於困境，而您却正出使秦國并且當權了。我甘茂的妻子兒女就在那裏，希望您能用餘光來拯救他們。”蘇代答應了。就出使到秦國去。完成使命後，就對秦王説：“甘茂，不是一個平常的士人。

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禄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他住在秦國，連續幾世受到重用。從殽塞以至到鬼谷，那裏地形的險惡和平坦都瞭解得很清楚。他用齊國的名義約定韓國和魏國反過來算計秦國，不是秦國的好事。”秦王說：“既然這樣，那怎麼辦呢?”蘇代說：“大王不如加重送給甘茂的禮物，提高他的俸禄來迎接他，假如他回來，就安置在鬼谷，一輩子不讓他出來。”秦王說：“好。”就賜給甘茂上卿的官職，用相印到齊國來迎接他。甘茂没有去秦國。蘇代對齊湣王說：“甘茂，是個賢人。現在秦國賜給他上卿，用相印來齊國迎接他。甘茂對大王的賞賜很感德，喜歡做大王的臣子，所以推辭没去。現在大王用什麽禮遇來對待他呢?”齊王說：“好。”就給他上卿的高位來留他。秦國就免除了甘茂家的賦税徭役，同齊國争着收買甘茂之心。

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歡。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内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巨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

齊國派甘茂出使楚國，楚懷王新和秦國通了婚姻，很高興。可是秦國聽說甘茂在楚國，就派人對楚王說：“希望把甘茂送回秦國來。”楚王就問范蜎說：“寡人想在秦國安置一個丞相，誰行呢?”范蜎說：“我没有能力識别那樣的人。”楚王說：“寡人想要讓甘茂作丞相，可以嗎?”范蜎說：“不行。史舉，是下蔡的看門人，從大的方面說他不是事奉國君，從小的方面說他没有成家，因苟且、卑賤和不廉潔名聞於世，甘茂對待他却很恭順。所以憑秦惠王的賢明，秦武王的洞察，張儀的能言善辯，那甘茂服事秦國，謀取上十個官職而没有什麽罪過。甘茂確實是個賢才，可是不能讓他在秦國當丞相。秦國有賢明的丞相，不是楚國的好事。何況大王以前曾經在越國任用召滑，可是召滑暗地裏指使章義作難，越國騷亂，所以楚國纔能在南邊把厲門作爲邊塞，把江東作爲郡。算起來大王的功績達到這種地步的原因，是越國動亂而楚國太平。現在大王衹知道用到越國却忘了用到秦國，我以爲大王這是重大的失誤。那麽大王要想在秦國安置一個丞相，没有比向壽更合適的了。向壽對秦王來說，是親戚，小時候和他一同穿衣，長大了又和秦王一起坐車，因此在國事上言聽計從。大王一定要讓向壽在秦國作丞相，那對楚國有利啊。”於是派使

者請求秦王讓向壽在秦國作丞相。秦王終於讓向壽作了丞相。而甘茂終於没能再回到秦國，死在了魏國。

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茂有個孫子叫甘羅。

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甘羅，是甘茂的孫子。甘茂死了以後，甘羅十二歲就服事秦國丞相文信侯呂不韋。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大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兹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

秦始皇帝派剛成君蔡澤到燕國去，三年後燕王姬喜派太子丹來秦國做人質。秦國派張唐到燕國去作丞相，想要和燕國一起討伐趙國來擴大河間的土地。張唐對文信侯説："我曾經爲秦昭王攻打趙國，趙國怨恨我，説：'能得到張唐的人給一百里的土地。'現在到燕國必定經過趙國，我不能去。"文信侯很不高興，但也不能勉强。甘羅説："君侯爲什麽這麽不高興呢?"文信侯説："我讓剛成君蔡澤事奉燕國三年，燕國太子姬丹已經來做人質了，我親自請張卿到燕國去作丞相而他不肯去。"甘羅説："我請求説服他去。"文信侯叱責道："去！我親自請他都不肯，你又怎麽能讓他去呢?"甘羅説："偉大的項橐生下來七歲就做孔子的老師。現在我在這裏已經長到十二歲了，您就讓我去試試，爲什麽急於叱責呢?"於是甘羅就去拜見張卿説："您的功勞和武安君相比誰的大?"張卿説："武安君在南邊挫敗了强大的楚國，北邊威懾燕國和趙國，戰勝攻取，破城滅邑，不計其數，我的功勞不如他。"甘羅説："應侯被秦國重用，和文信侯相比誰專横呢?"張卿説："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横。"甘羅説："您確實知道他不如文信侯專横嗎?"張卿説："知道。"甘羅説："應侯想要進攻趙國，武安君認爲很難辦，結果離開咸陽七里就馬上死在了杜郵。現在文信侯親自請您到燕國作丞相而您不肯去，我不知道您死的地方啦。"張唐説："請讓我根據你這小孩子的開導而啓程吧。"便讓人整理行裝，準備上路。

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

距離啓程還有幾天，甘羅對文信侯説："借給我五輛車，請讓我替張唐先去報告趙國。"文信侯就入宫對秦始皇説："甘茂的孫子甘羅，年紀很輕，可是他是有名人家的子孫，諸侯都聽説

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强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

過他。現在張唐想稱病不肯去，甘羅勸說他纔肯去了。現在甘羅希望先通報趙國，請您允許派他去。”始皇召見甘羅，讓他出使趙國。趙襄王到郊外迎接甘羅。甘羅游說趙王道：“大王聽說燕太子丹到秦國作人質了嗎？”趙王說：“聽說了。”甘羅說：“聽説張唐作燕國的丞相了嗎？”趙王說：“聽說了。”甘羅說：“燕太子丹到秦國來做人質，這是燕國不欺騙秦國。張唐作燕國的丞相，這是秦國不欺騙燕國。燕國、秦國互不相欺，要是攻打趙國，那就危險了。燕國、秦國互不相欺没有别的緣故，是想攻打趙國來擴大河間的土地。大王不如賜給我五個城邑來擴大河間的土地，請求遣還燕太子，和强趙合攻弱燕。”趙王立即親自割讓五個城邑來給秦國擴充河間的土地。秦國讓燕太子返回。趙國攻打燕國，取得了上谷三十個城邑，秦國得到了十一個城邑。

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甘羅回來後報告秦王，就封甘羅爲上卿，又把從前甘茂的田地住宅賜給了他。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强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太史公曰：樗里子因爲是秦王的骨肉至親而被重用，固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是秦國人稱贊他的智慧，所以較多地采録了他的事迹。甘茂從下蔡的民間發迹起家，揚名諸侯，爲强大的齊國和楚國所敬重。甘羅很年輕，可是出了一條奇計，後世稱道他。他們雖然不是行爲忠厚的君子，然而也是戰國時的足智多謀的人士。當秦國强大的時候，天下尤其趨向使用陰謀詐術啊。

史記卷七十二

列傳第十二

穰侯列傳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

穰侯魏冄，是秦昭王母親宣太后的弟弟。其祖先是楚國人，姓芈。

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爲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冄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争立，唯魏冄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爲政。

秦武王去世，没有兒子，立他的弟弟爲昭王。昭王的母親過去稱爲芈八子，等到昭王即位，芈八子稱爲宣太后。宣太后不是武王的生母。武王母親稱爲惠文后，早於武王而死。宣太后有兩個弟弟：她的異父同母的大弟弟叫穰侯，姓魏，名冄；同父弟叫芈戎，是華陽君。昭王的同母弟是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冄最賢能，從惠王、武王時起任職處理國事。武王死後，諸兄弟争着繼位，衹有魏冄有力量能够擁立昭王。昭王即位後，讓魏冄作將軍，護衛咸陽。誅殺作亂的季君，驅逐武王后到魏國，昭王各兄弟中存心不良的都殺掉了，威震秦國。昭王年少，宣太后親自治理國家，任用魏冄執政。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冄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冄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冄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冄相秦。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了，就派涇陽君到齊國去作人質。趙國人樓緩來秦國作丞相，趙國認爲很不利，就派仇液到秦國，請求用魏冄作秦國的丞相。仇液將要出發，他的門客宋公對仇液説："秦國不聽信您，樓緩一定會怨恨您。您不如對樓緩説'請允許爲了您的原因，不要急於向秦國提出要求'。秦王看到趙國不急於請求讓魏冄作丞相，將會不聽您的。您説了如果事情没成功，可以讓樓緩感激；如果事情成功了，魏冄因此會感激您的。"於是仇液就聽從了。而秦國果然免去了樓緩，并使魏冄作了秦國的丞相。

欲誅吕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

秦王要殺吕禮，吕禮出奔到齊國。昭王十四

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

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吕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説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晋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

年，魏冉推薦白起，讓他代替向壽領兵去攻打韓國、魏國，在伊闕打敗了他們，斬首二十四萬，俘虜了魏將公孫喜。第二年，又攻下了楚國的宛城、葉城。魏冉因病辭去丞相，用客卿壽燭作丞相。第二年，壽燭免職，又使魏冉作丞相，於是把穰邑封給魏冉，又增封陶邑，稱爲穰侯。

穰侯受封四年後，作秦國將領，攻打魏國。魏國獻出了河東方圓四百里的土地。魏冉攻下了魏國的河内，奪取城邑大小六十多座。昭王十九年，秦王號稱西帝，齊王號稱東帝。一個多月後，吕禮來到秦國，而齊國、秦國各自又撤銷帝號仍舊稱王。魏冉再度擔任秦國的丞相，六年後被免除。免職二年後，又擔任秦國的丞相。四年後，派白起攻下楚國的郢，秦國設置爲南郡。就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是穰侯所任命推舉的，互相親善。當時穰侯之富，超過了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作相國，帶兵攻打魏國，趕走芒卯，進入北宅，接着圍攻大梁。梁大夫須賈勸説穰侯道："我聽説魏國的長吏對魏王説：'過去梁惠王攻打趙國，在三梁戰勝了，攻下了邯鄲；趙氏没有割地，於是邯鄲又被收復。齊國人攻打衛國，打下了舊都，殺了子良；衛國人没有割地，而舊地又被歸還。衛國、趙國能使國家保全、軍隊强勁而土地并没有被諸侯吞并，其原因是因爲它們能忍受困難而重視出讓土地。宋國、中山國多次被征伐而割地，因而國家也隨着滅亡。我以爲衛國、趙國可以效法，而宋國、中山國却應當引以爲戒。秦國，是貪婪凶殘的國家，不能親善它。蠶食魏氏，又全部占領晋國，戰勝了韓將暴鳶，割去八縣，土地還没有全部接收，軍隊又出動了。秦國有什麽滿足呢！現在又趕走了芒卯，進入了北宅，這不僅是敢於攻打魏國，而且要脅迫大王以求多割得土地。大王一定不要聽從。現在大王背棄楚國、趙國而與秦國媾和，楚國、趙國惱怒之下遠離大王，與大王争着事奉秦國，秦國一定會接受它們。秦國再加上楚國、趙國的軍隊再來攻魏國，那麽國家想不滅亡都不可能了。希望大王一定不要媾和。大王如果想媾和，也要少割讓土地，而且要有秦國人質；

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不這樣，一定會受騙。’這是我從魏國聽到的，希望您根據這些話來考慮問題。《周書》説‘天命不是經常不變的’，這是説幸運不可能再出現。戰勝暴鳶，割得八縣，這不是由於兵力精鋭，也不是計策的精妙，是上天給予幸運的成分居多。現在又趕走芒卯，進入北宅，來進攻大梁，這是把幸運當作常例了，明智的人不會這樣。我聽説魏氏動用一百個縣的全部精鋭士兵來保衛大梁，我以爲不下三十萬人。用三十萬人守衛大梁七仞高的城墻，我以爲就是商湯、周武王再生，也不容易攻下。輕率地背離楚國、趙國的軍隊，登上七仞高的城墻，和三十萬大軍交戰，并且决心一定要攻克，我以爲從開天闢地到如今，還不曾有過。進攻却没有攻下，秦國的軍隊一定會疲憊，陶邑一定丢失，那就前功盡棄了。現在魏氏正在猶疑，可以乘此用少割土地的辦法來收服魏國。希望您趁着楚國、趙國的軍隊還没有到魏國，趕快用少割土地來收服魏國。魏國正在猶豫，會把少割土地視爲有利，一定會願意，那您就會得到您想得到的了。楚國、趙國對魏國比自己搶先一步會感到惱怒，一定會争着事奉秦國，合縱諸國因此解散，而您可以隨後選擇對策。况且您得到土地難道一定要使用武力嗎！割去晉國的土地，秦軍不用進攻，魏國一定會獻出絳城和安邑。又爲陶邑打開了兩條通道，幾乎完全占有宋國舊地，而衛國也一定會獻上單父。秦國的軍隊可以保全，您控制着它們，什麽要求不能得到，什麽行爲不能成功！希望您仔細考慮而不要幹危險的事。”穰侯説：“好。”就停止了對大梁的圍攻。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

第二年，魏國背棄了秦國，和齊國合縱相親。秦國派穰侯攻打魏國，斬首四萬，打跑了魏將暴鳶，得到了魏國三個縣。穰侯增加了封地。

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

第二年，穰侯和白起及客卿胡陽又進攻趙、韓、魏，在華陽城下打敗了芒卯，斬首十萬，奪取了魏國的卷、蔡陽、長社，趙國的觀津。又把觀津還給趙國，用兵力充實趙國，攻打齊國。齊襄王害怕了，派蘇代替齊國暗中送給穰侯一封信説：“我聽來往的人説道‘秦國將要擴充趙國精兵四萬來攻齊國’，我私下肯定地對我國的國王

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仇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仇，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决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説‘秦王明智并善於計謀，穰侯有智慧且熟悉政事，一定不會擴充趙國四萬軍隊來攻打齊國’。這是爲什麽呢？三晉的相互交往，是秦國的深仇。上百次相背棄，上百次相欺騙，都不算是不守信用，不算是没有品行。現在打敗齊國去壯大趙國。趙國，是秦國的深仇，對秦國不利。這是第一。秦國的謀士一定會説‘攻破齊國，打垮晉國、楚國，然後控制晉國、楚國直到勝利’。齊國是一個疲憊的國家，用天下的兵力來攻打齊國，如同用千鈞重的强弩去衝破一個爛瘡，一定死亡，又怎麽能有助於打垮晉國、楚國？這是第二。秦國少出兵，那麽晉國、楚國不再信任秦國；秦國多出兵，晉國、楚國會受制於秦國。齊國恐懼，不來投奔秦國，一定會投奔晉國、楚國。這是第三。秦國分割齊國來引誘晉國、楚國，晉國、楚國用兵控制秦國，秦國反而受敵。這是第四。這樣晉國、楚國利用秦國算計齊國，利用齊國算計秦國，爲什麽晉國、楚國很明智而秦國、齊國很愚蠢呢？這是第五。所以得到了安邑并好好地經營，也一定没有禍患了。秦國有了安邑，韓國一定會喪失上黨。取得了天下的中心，跟出兵而又害怕軍隊回不來相比，哪一個有利呢？我因此説秦王明智并善於計謀，穰侯有智慧且熟悉政事，一定不會擴充趙國四萬軍隊來攻打齊國。”於是穰侯不再進兵，率領軍隊回去了。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睢自謂張禄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説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與客卿竈計議，想要進攻齊國奪取剛、壽兩地，來擴大他的陶邑。這時魏國人范睢自稱張禄先生，譏諷穰侯攻打齊國，是越過三晉來進攻齊國，趁這個時機請求勸説秦昭王。昭王於是任用了范睢。范睢説宣太后專制，穰侯在諸侯中擅用職權，涇陽君、高陵君這些人太奢侈，富得超過了王室。於是秦昭王醒悟，就免去了穰侯的相國，讓涇陽君這些人都遷出關外，到封邑去。穰侯遷出關外，輜重車輛有一千多輛。

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穰侯在陶邑去世，就葬在那裏。秦國又把陶邑收歸中央，改設爲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

太史公曰：穰侯，是昭王的親舅舅。秦國向東擴充土地，削弱諸侯，曾經在天下稱帝，天下

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都向西叩首的原因，是穰侯的功勞。等到他顯貴之極，富足有餘，由於一個人的啓發說明，身受挫折，勢力被削奪，以致憂憤而死，何況那些客居在秦國的大臣呢？

史記卷七十三

列傳第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絶之。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絶。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絶，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

白起，是郿城人。善於用兵，事奉秦昭王。昭王十三年，白起任左庶長，領兵攻打韓國的新城。這年，穰侯在秦國作丞相，推舉任鄙擔任漢中郡守。第二年，白起任左更，在伊闕攻打韓國、魏國，斬首二十四萬，又俘虜了魏將公孫喜，攻下了五座城邑。白起升爲國尉。白起又渡過黄河攻下韓國安邑以東，一直到乾河一帶。第二年，白起擔任大良造。他攻打魏國，攻克了它，奪取大小城池六十一座。此後第二年，白起和客卿錯攻打垣城，攻克了。五年後，白起攻打趙國，打下光狼城。七年後，白起攻打楚國，打下鄢、鄧等五座城池。此後第二年，攻打楚國，攻克郢都，燒了夷陵，就向東進到竟陵。楚王逃離郢都，向東逃跑遷都到陳邑。秦國把郢城改爲南郡。白起升爲武安君。武安君趁機攻取楚國，平定了巫郡、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打魏國，攻下華陽，趕走芒卯，俘虜了三晋的將領，斬首十三萬。白起和趙將賈偃交戰，把賈偃的士兵二萬人沉到黄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打韓國的陘城，攻下五座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打南陽太行道，斷絶了這條道。

四十五年，白起攻打韓國的野王縣。野王縣投降了秦國，上黨的道路也斷絶了。上黨郡守馮亭和百姓商議道：“通往鄭都的道路已經斷絶，韓國百姓是定不能做了。秦兵日益進逼，韓國不能抵擋，不如把上黨歸依趙國。趙國如果接納我們，秦國惱怒，一定會進攻趙國。趙國遭受戰

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禍，一定會親近韓國。韓、趙合一，就可以抵擋秦國了。"就派人報告趙國。趙孝成王和平陽君、平原君商議此事。平陽君説："不如不接受。接受了，禍患會大於得到的利益。"平原君説："無故得到一郡，接受了有利。"趙國接納了上黨，就封馮亭爲華陽君。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

四十六年，秦國攻打韓國的緱氏、藺邑，打下了它們。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食。

四十七年，秦國派左庶長王齕攻打韓國，奪取了上黨。上黨的百姓逃往趙國。趙軍駐扎在長平，以便安置援救上黨的百姓。四月，王齕乘機進攻趙國。趙國派廉頗作將軍。趙軍士兵侵犯了秦國的偵察兵，秦國的偵察兵殺死了趙國的裨將茄。六月，秦軍攻陷趙軍，攻取二個城堡俘虜四個尉官。七月，趙軍修築壁壘來防守。秦軍又進攻趙軍營壘，俘獲二個尉官，攻破了它的陣地，奪得西邊的壁壘。廉頗堅守營壘來對付秦軍的進攻，秦軍多次挑戰，趙兵都不出來。趙王多次因此責備廉頗。秦相應侯又派人到趙國行賄千金施以反間計，并説："秦國所討厭的，祇有馬服子趙括領兵，廉頗容易對付，他將要投降了。"趙王早已惱怒廉頗的軍隊多有損失傷亡，軍隊屢次失敗，又反而堅守營壘不敢出戰，再聽信了秦國反間的流言，就派趙括代替廉頗領兵來攻擊秦國。秦國聽説趙括領兵，就暗中派武安君白起作上將軍，王齕作尉裨將，命令軍中有敢泄露武安君領兵的斬。趙括到來後，就出兵攻擊秦軍。秦軍佯敗逃跑，出動二支奇兵劫擊趙軍。趙軍乘勝追擊，追到秦軍的營壘。秦軍營壘堅決抵禦難以攻破，而秦國奇兵二萬五千人斷絶了趙軍後路，又一支軍隊五千騎兵穿插到趙軍營壘之間，趙軍被分割成兩部分，糧道斷絶。秦軍派出輕裝部隊攻擊趙軍。趙軍出戰不利，就築營壘堅守，來等待救援。秦王聽説趙軍糧道斷絶，親自到河内，賜給百姓爵位各一級，徵發十五歲以上的人全部前往長平，截斷趙軍的救兵和糧食。

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

到了九月，趙軍士兵已經四十六天没得到糧食了，暗中爲爭奪食物互相殘殺。趙軍進攻秦軍營壘，想逃出去。分爲四隊，反復衝殺了四五

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次，没能衝出。趙國將軍趙括出動精鋭士兵并親自搏殺戰鬥，秦軍射死了趙括。趙括軍隊戰敗，士兵四十萬人投降了武安君。武安君估計道："從前秦軍已經攻下上黨，上黨百姓不樂意投靠秦國而歸附了趙國。趙軍士兵反覆無常，不全部殺掉，恐怕要作亂。"就使用欺詐手段把趙軍降兵全部活埋殺死，留下年紀小的二百四十人返還趙國。前後斬首和俘虜四十五萬人。趙國人非常震驚。

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説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吕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

四十八年十月，秦國又平定了上黨郡。秦國把軍隊分爲兩部分：王齕攻打皮牢，打下了它；司馬梗平定了太原。韓國、趙國很恐慌，派蘇代携帶重金去游説秦丞相應侯説："武安君擒殺了趙括嗎?"應侯説："是。"蘇代又説："秦軍即將圍困邯鄲嗎?"應侯説："是。"蘇代説："趙國滅亡，那麽秦王就稱王了，武安君會作三公。武安君替秦國戰勝攻取的有七十多座城池，在南平定了鄢城、郢邑、漢中郡，在北擒獲了趙括的軍隊，即使是周公、召公、吕望的功勛也不能超過這些了。如果現在趙國滅亡了，秦王稱了王，那武安君一定作三公，您能作他的下屬嗎？即使不想作他的下屬，也已經不可能了。秦國曾經攻打韓國，包圍邢丘，圍困上黨，上黨的百姓都反而依靠趙國，天下不樂意作秦國的百姓已很久了。現在如果滅了趙國，北方的土地落入燕國，東方的土地落入齊國，南方的土地落入韓國、魏國，那您得到的百姓也没多少了。因此不如乘機割取韓、趙的土地，不要使它都成爲武安君的功勞。"於是應侯對秦王説："秦軍疲勞了，請允許韓國、趙國割取他們的土地來講和，并能休養士兵。"秦王聽從了，割取了韓國的垣雍、趙國的六座城邑講和了。正月，都罷兵了。武安君聽到這回事，從此和應侯有了嫌隙。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

這年九月，秦國再次發兵，派五大夫王陵攻打趙國的邯鄲。這時武安君病了，不能够前去。四十九年正月，王陵進攻邯鄲，獲利不大，秦國增派軍隊協助王陵。王陵的軍隊損失了五個營。武安君病痊愈後，秦王想派武安君代替王陵領兵。武安君説道："邯鄲實不易攻。況且諸侯的

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内空。遠絶河山而争人國都，趙應其内，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

救兵天天來到，那些諸侯怨恨秦國爲時很久了。現在秦國雖然消滅了長平的趙軍，可是秦兵死亡也過半，國内已經空虚了。遠遠跨過黄河山脉去争奪别人的國都，趙國在城裏抵禦，諸侯從外進攻，打敗秦軍是一定的。不可以再打仗了。”秦王親自下令，武安君也不肯前去；就派應侯請他，武安君終究推辭不肯出發，還聲稱得了病。

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秦王派王齕代替王陵領兵，圍攻邯鄲有八九個月，没有攻下。楚國派春申君及魏公子領兵數十萬進攻秦軍，秦軍有很多人逃跑傷亡。武安君説道：“秦王不聽我的計策，現在怎麽樣呢！”秦王聽説後，非常惱怒，强迫徵用武安君，武安君就聲稱病情嚴重。應侯去請他，他也不出仕。於是免去武安君的官爵貶爲士兵，并讓他遷到陰密。武安君病了，没有動身。過了三個月，諸侯進攻秦軍非常緊急，秦軍多次退却，信使天天到來。秦王就派人去遣發白起，不能留在咸陽城中。武安君已經動身，出咸陽西門十里，到了杜郵。秦昭王和應侯及大臣們商議道：“白起被遷移，他的心中還是怏怏不服，有怨言。”秦王就派使者賜給他一把劍，讓他自殺。武安君拉出劍將要自刎，説道：“我有什麽得罪了上天而到這種地步呢？”過了很久，説道：“我本來就該死。長平之戰，趙國士兵投降的數十萬人，我用欺詐手段全部活埋了他們，這就足够讓我死了。”就自殺了。武安君之死，是在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他的死不是因爲他的罪過，秦國人憐憫他，城鄉都祭祀他。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

王翦，是頻陽東鄉人。年輕時就喜歡軍事，事奉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王翦領兵攻打趙國的閼與，攻破了它，打下九座城邑。十八年，王翦領兵攻打趙國。一年後，就攻下了趙國，趙王投降，全部平定了趙國的土地，改設爲郡。第二年，燕國派荆軻到秦國行刺，秦王派王翦攻打燕國。燕王喜逃到遼東，王翦就平定了燕國的薊都而回。秦國派王翦的兒子王賁攻擊楚國，楚軍被擊敗。返回來攻打魏國，魏王投降，就平定了魏國各地。

秦始皇既滅三晋，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

秦始皇全部消滅了三晋，趕走了燕王，還多次打敗楚軍。秦將李信，年輕强壯勇敢，曾經率軍隊數千人追擊燕太子丹，一直追到衍水之上，終於打敗并捉到了丹。秦始皇認爲李信賢能勇敢。當時始皇問李信說："我想攻取楚國，請將軍考慮用多少人纔够?"李信說："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說："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說："王將軍老了，怎麽這麽膽小！李將軍果斷强壯勇敢，他的話是對的。"就派李信及蒙恬領兵二十萬向南攻打楚國。王翦的話没被采用，就藉病推辭，回到頻陽養老。李信進攻平與，蒙恬攻打寢丘，大破楚軍。李信又攻打鄢郢，攻下了它，這時領兵向西，和蒙恬在城父會合。楚國人乘機緊隨秦軍，三天三夜没有停息，大敗李信軍隊，攻入兩個營壘，殺了七個都尉，秦軍逃跑了。

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秦始皇聽說這事，大爲惱怒，親自驅車到頻陽，向王翦道歉說："寡人因爲不用將軍之計，李信果然使秦軍蒙受耻辱。現在聽說楚兵每日向西進兵，將軍雖然有病，難道忍心丢下寡人嗎!"王翦推辭道："老臣疲弱有病昏聵糊塗，惟有請大王另選賢將。"秦始皇賠禮說："好了，將軍不要再推辭了!"王翦說："大王迫不得已要用我，非六十萬人不行。"始皇說："一定聽從將軍的計策。"於是王翦領兵六十萬人，始皇親自送到灞上。王翦臨行，請求賜給他許多良田美宅園林池塘。始皇說："將軍出發吧，爲什麽擔心貧窮呢?"王翦說："作大王的將領，有功終究不能封侯，所以乘着大王還倚重我，我也及時請求園林池塘作子孫的産業。"始皇大笑。王翦已經到了關口，派使者回去請求賜予好田有五次。有人說："將軍的請求賜賞，也太過分了。"王翦說："不然。秦王粗暴而不相信人，現在把秦國的軍隊士兵全部委任給我，我如不多多請求田宅替子孫經營産業，來顯示我對秦國的忠貞，反過來讓秦王因此懷疑我嗎?"

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

王翦果然代替李信出擊楚國。楚國聽說王翦增兵前來，就調用全國的軍隊來抗擊秦軍。王翦到後，加固營壘來防守，不肯出戰。楚軍多次出

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蕲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來挑戰，王翦始終不出戰。王翦每天讓士兵休息沐浴，并用精美的飲食安撫他們，親自和士兵一起吃飯。很久以後，王翦派人詢問軍隊中正在游戲嗎？回答說："正在投擲石塊和比賽跳躍。"於是王翦說："士兵可以用了。"楚國多次挑戰，而秦軍不出戰，就領兵撤向東方。王翦乘機發兵追趕，命令精鋭的士兵出擊，大破楚軍。到了蕲縣以南，殺死了楚國將軍項燕，楚兵就敗逃了。秦軍乘勝奪取平定了楚國的土地城邑。一年後，俘虜了楚王負芻，終於平定了楚地，改設爲郡縣。趁勢又南征百越的君王。王翦的兒子王賁和李信攻破平定了燕國、齊國的領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

秦始皇二十六年，全部吞并了天下，王氏、蒙氏的功勞居多，名聲流傳到後代。

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秦二世的時候，王翦和他的兒子王賁都已經死了，又誅滅了蒙氏。陳勝反抗秦國時，秦國派王翦的孫子王離攻打趙王，把趙王和張耳圍困在鉅鹿城。有人說："王離，是秦國的名將。現在領着强大的秦軍，攻打新建立的趙國，攻克它是一定的。"客人說："不然。作將軍經歷三代的一定要敗亡。爲什麽必敗呢？這無疑是他們攻殺討伐的太多，他的後人要遭受這種不吉祥的報應。現在王離已經是第三代將領了。"没過多久，項羽援救趙國，攻擊秦軍，果然俘虜了王離，王離的軍隊就投降了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殁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太史公曰：俗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預料敵情，順應機變，奇計層出不窮，聲名震動天下，然而却不能解救禍患於應侯。王翦作秦將，平定六國，在當時，王翦是老將，始皇把他當成老師，然而不能輔佐秦國建立功德，鞏固它的根本，苟且迎合，以求容身，直至死去。等到他的孫子王離被項羽俘虜，不也是相稱的嗎！他們各有自己的短處。

史記卷七十四

列傳第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太史公曰：我讀《孟子》一書，讀到梁惠王問"怎樣有利於我的國家"，不是没有不放下書感慨一番的。我還説：唉呀，功利實在是禍亂的開始呀！孔夫子很少談功利，其原因在於經常要防備禍亂的根源。所以説"按照功利來行事，會有很多怨恨"。從天子到平民，喜好功利的毛病有什麽差别呢！

孟軻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吴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鄒子之屬。

孟軻，是鄒國人。向子思的弟子求過學。事理已經通達後，就出游事奉齊宣王，宣王没能任用他。到大梁去後，梁惠王没有實行他的主張，認爲他的話迂曲遥遠并且空闊不切實際。在這時候，秦國任用商鞅，使國富兵强；楚國、魏國任用吴起，打了勝仗削弱了敵人；齊威王、宣王任用孫臏、田忌這些人，因而諸侯都東來朝見齊王。天下正力求合縱連横，把攻城伐地當作賢能，可是孟軻却稱述唐堯、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功德，因此他所到的地方都不適合。返回來和萬章這些人編訂《詩經》、《尚書》，闡述孔子的意旨，寫作《孟子》七篇。在他以後有鄒子等人。

鄒衍

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齊國有三個鄒子。在孟軻前的是鄒忌，因藉彈琴之機求見齊威王，趁勢談及國政，他就被封爲成侯并接受了相印，時間先於孟子。

其次鄒衍，後孟子。鄒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

其次是鄒衍，後於孟子。鄒衍看到擁有國家的人更加荒淫奢侈，不能崇尚德政，像《大雅》要求的那樣整治自身，就能推行到平民百姓了。

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兹。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於是深入觀察天地陰陽的消亡增長，并記述怪誕迂曲的變化，如《終始》、《大聖》這些篇十多萬字。他的話空闊遠大，没有根據，這必然先驗證小的事物，推而廣之，直到無邊無際。先從現在往上直推到黄帝，是學者共同研討的方法，大體隨着時代的盛衰，就記載下它的吉凶和法度規律，推而遠之，直到天地未形成的時候，深遠奥妙而不能考究溯源。先列述中國的名山大川，所有山谷裏的禽獸，水土中所繁殖的，物類中所珍貴的，於是由此推廣，直到海外人們所看不到的東西。稱引天地剖分以來，五德循環轉動，治理天下各有相應的方法，天命和人事符合照應得這樣巧妙。他還認爲儒者所謂的中國，在全天下衹是八十一分中占一分罷了。中國名叫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有九個州，就是夏禹所分列的九州，這不能算做州數。中國以外有九個像赤縣神州的州，纔是所謂的九州。在這裏有小海環繞，人民乃至禽獸都不能彼此相通，好像處在一個區域中，纔是一個州。像這樣的州有九個，還有大瀛海環繞在外，這纔是天地的邊際呢。他的學術都屬這一類。然而總結它的宗旨，一定要停留在仁義節儉，在君臣上下以至六親中施行，衹是所論空泛不實。王公大人最初見到他的學説，驚奇之下心中留意并受到感化，在這以後却不能實行它。

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宫，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

因此騶衍被齊國所重視。他到了魏國，惠王在郊外迎接，實行了主人接待客人的禮節。到趙國去，平原君側身而行，并用衣服拂拭座席。到燕國，昭王持掃帚在前面走，并請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來接受學習，建築碣石宫讓他住，親自到那裏向他學習。騶衍寫了《主運》一書。他游説諸侯被尊敬禮讓得這樣高，哪裏像孔子在陳國、蔡國面有菜色，孟軻在齊國、梁國遇到困厄那樣呢！所以武王靠仁義討伐商紂而稱王，伯夷飢餓也不吃周朝的糧食；衛靈公問起行軍布陣，孔子也不回答；梁惠王計劃想攻打趙國，孟軻稱頌周太王離開邠邑的事。這難道是有意迎合世俗隨便附和麽！拿着方鑿想放進圜孔裏，能進去嗎？有人説，伊尹背着鼎去勉勵商湯成就王業，百里奚

鼎之意乎?

在車下喂牛而秦穆公靠他稱了霸，行動首先配合，然後引導他們走上正道。鄒衍的話雖然不合常軌，或許也有百里奚喂牛，伊尹負鼎的用意吧?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從鄒衍到齊國稷下的諸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這些人，各自著書談論天下治亂的大事，來晋見當世的國君，這哪裏能够説得盡呢!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强記，學無所主。其諫説，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黄金百鎰。終身不仕。

淳于髡，是齊國人。博聞强記，治學兼采衆家。從他的進諫勸説來看，是仰慕晏嬰的爲人，然而致力於承受意旨和察顔觀色。賓客中有人把淳于髡引見給梁惠王，梁惠王讓左右侍從退下，獨自坐着兩次接見他，他最終也没有説話。惠王感到奇怪，責備那位賓客説:“你稱贊淳于先生，説管仲、晏嬰都不及他，可等他見了寡人，寡人没有得到什麽。難道是寡人不够格和他談話嗎?爲什麽呢?”賓客把這些話對淳于髡説了。淳于髡説:“本來嘛。我前一次進見魏王，魏王的心思在驅車打獵上;後來再見魏王，魏王的心思在音樂上，我因此纔默不作聲。”賓客把這話全部報告梁惠王，惠王十分驚訝，説:“唉呀!淳于先生確實是聖人啊!前一次淳于先生來時，有人獻上了好馬，寡人還没有來得及看，正巧先生到了。後一次先生來時，有人來獻歌舞藝人，寡人還没來得及試試，也正好先生來了。寡人雖然讓人退下，可是私心在别的方面。有這回事。”後來淳于髡進見，連着談了三天三夜都不困倦。惠王想用卿相的職位來接納他，淳于髡却推辭離開了。於是送給他駕着四匹馬的平穩坐車，成捆的絲帛加上玉璧，黄金一百鎰。淳于髡終身没有做官。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慎到，是趙國人。田駢、接子，是齊國人。環淵，是楚國人。他們都學習黄帝、老子道德方面的學説，就闡發説明叙述它的意旨。因而慎到著有十二論，環淵著有上、下篇，田駢、接子都有所論述。

鄒奭者，齊諸鄒子，亦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

鄒奭，是齊國諸多鄒子之一，較多地吸收鄒衍的一些學説來撰寫文章。

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於是齊王嘉許他們，從像淳于髡以下的一些人，都任命爲諸大夫，給他們開設住宅和寬闊平坦的大道，高門大屋，尊重寵信他們。延攬天下諸侯賓客，説明齊國能够招致天下的賢能之士。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荀卿，是趙國人。五十歲時纔開始來到齊國游學。鄒衍的學説迂曲誇大而富於雄辯；鄒奭文章完備而難以實施；淳于髡和他相處很久，經常能得到有用的觀點。所以齊國人稱頌説："善於談天的是鄒衍，善於雕飾的是鄒奭，智慧無窮的是淳于髡。"田駢這些人都已經死了。齊襄王時，荀卿是最年長資深的學者。齊國正在補充列大夫的缺位，而荀卿三次出任祭酒。齊國有人説荀卿的壞話，荀卿就到了楚國，春申君讓他作蘭陵的縣令。春申君死後荀卿被廢黜了，就在蘭陵安了家。李斯曾經是他的弟子，後來作了秦國的丞相。荀卿憎恨混亂時代的政治，諸侯國相繼滅亡，昏亂的君主也接連失去權力，他們不遵循正道却被巫祝所迷惑，相信鬼神降福去災，鄙陋的儒生拘於小節，如莊周等人又荒誕不稽，敗壞風俗，因此荀卿把儒家、墨家、道家的所作所爲興盛失敗，叙述整理寫成數萬字的著作後去世。就葬在蘭陵。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趙國也有公孫龍，進行了"離堅白"及"合同異"的辯論，還有劇子的言論；魏國有李悝，開展了完全發揮土地潛力的教育；楚國有尸子、長盧；阿邑有吁子。自孟子直到吁子世上有很多他們的書，所以就不論述它們的内容了。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墨翟，是宋國的大夫，精通防守和抵禦的戰術，主張節儉用度。有的説他同孔子同時，有的説在孔子之後。

史記卷七十五

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説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孟嘗君名叫文，姓田。田文的父親是靖郭君田嬰。田嬰是齊威王的小兒子、齊宣王的庶弟。田嬰從齊威王時起任職掌權，與成侯鄒忌及田忌領兵救韓攻魏。成侯和田忌争寵，成侯出賣了田忌。田忌害怕了，襲擊齊國的邊境，没有取勝，便逃跑了。正逢齊威王去世，齊宣王即位，得知成侯出賣了田忌，就又召回田忌，讓他當將領。齊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一起攻打魏國，在馬陵打敗魏軍，俘虜了魏國的太子魏申，殺死了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出使到韓國、魏國，韓國、魏國歸服於齊國。田嬰與韓昭侯、魏惠王在東阿的南面會見了齊宣王，結盟後離去。第二年，齊宣王又與梁惠王在甄邑會見。這年，梁惠王去世。齊宣王九年，田嬰擔任齊國的丞相。齊宣王與魏襄王在徐州會見，互相承認對方稱王。楚威王聽到這事，對田嬰的作法感到氣憤。第二年，楚國在徐州打敗齊軍，就派人讓齊國驅逐田嬰。田嬰派張丑去勸説楚威王，楚威王纔作罷。田嬰擔任齊國丞相十一年，齊宣王去世，齊湣王即位。即位三年後，就把田嬰封在薛邑。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

起初，田嬰有兒子四十多人，他的賤妾有個兒子名叫田文，田文是在五月五日出生的。田嬰告訴田文的母親説："不要撫養他。"他的母親偷偷地哺育養活了他。等到他長大了，他的母親通過她的兄弟把她的兒子田文引見給田嬰。田嬰憤怒地對田文的母親説："我讓你丢掉這個兒子，你却敢養活他，爲什麽呢？"田文磕頭，接着説：

“五月子者，長與户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户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户，則可高其户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您不撫養五月出生的兒子，是什麽緣故？”田嬰説：“五月出生的孩子，長得和門一樣高了，將要不利於他的父母。”田文説：“人生受命於天呢？還是將要受命於門呢？”田嬰默不作聲。田文説：“如果一定是受命於天，您憂慮什麽呢？如果一定是受命於門，那可以把門户加高，誰能長得到那麽高呢！”田嬰説：“你不要説了。”

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宫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過了很久，田文乘機問他父親田嬰道：“兒子的兒子叫什麽？”田嬰説：“叫孫子。”“孫子的孫子叫什麽？”田嬰説：“叫玄孫。”“玄孫的玄孫叫什麽？”田嬰説：“不知道。”田文説：“您掌權擔任齊國宰相，到今天已經歷三代國王了，齊國没有擴大，可是您的私家財富已積累了上萬金，門下看不見一個賢人。我聽説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現在您的賤妾踏着錦綉綢紗，可是士人却穿不上粗布衣服；奴婢們有剩餘的魚肉可是士人却吃不飽糟糠。現在您還在多積蓄、多儲藏，想把它留給還不知道是誰的什麽人，忘掉了國家的事業一天天削弱，我私下覺得奇怪。”於是田嬰纔以父子之禮對待田文，讓他主持家事，接待賓客。賓客一天天多起來，田文的名聲也傳到了各諸侯國。諸侯都派人請求薛公田嬰立田文爲太子，田嬰答應了。田嬰去世，謚號是靖郭君。田文果然在薛邑即位，這就是孟嘗君。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孟嘗君在薛邑，招徠諸侯賓客以及有罪逃亡的人，他們都歸附孟嘗君。孟嘗君拿出家財厚待他們，因此天下的士人全都傾心歸附。食客有數千人，無論貴賤一律和田文相等。孟嘗君接待賓客，坐着交談，屏風後經常有侍從文書，負責記録孟嘗君和賓客談話的内容，問明親戚的住處。賓客離去後，孟嘗君已派使者去問候，奉送財物給他們的親戚。孟嘗君曾招待賓客夜餐，有個人遮住了燭光。賓客大怒，以爲飯菜不一樣，没有吃飯就要告辭而去。孟嘗君站起來，端着自己的飯菜和他比較。賓客慚愧得自殺了。因此很多士人都來歸附孟嘗君。孟嘗君對賓客不加選擇，都友善地對待他們。人人都各自以爲孟嘗君親近自己。

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

秦昭王聽説孟嘗君很賢能，就先派涇陽君到

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齊國作人質，來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要去秦國，賓客都不想讓他前往，規勸他，他不聽從。蘇代對他説："今天早上我從外過來，看到木偶人跟土偶人互相交談。木偶人説：'天一下雨，您就要毀壞了。'土偶人説：'我從泥土中生出，毀壞了就回到泥土裏。現在天一下雨，漂着您前進，不知道停留在哪裏。'現在秦國是虎狼一般的國家，您想要前往，如果不能回來，您能不被土偶人恥笑嗎？"孟嘗君這纔不去。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説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遍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齊湣王二十五年，終於又派孟嘗君去秦國，秦昭王就讓孟嘗君作秦國的宰相。有人勸説秦昭王道："孟嘗君賢能，而且又是齊國的王族，現在讓他當宰相，一定要先替齊國打算然後再替秦國打算，秦國將要危險了。"於是秦昭王纔作罷。他囚禁了孟嘗君，計議想殺了孟嘗君。孟嘗君派人冒昧求見秦昭王寵幸的愛姬，請求解免。寵姬説："我希望得到孟嘗君的白狐毛皮袍子。"這時孟嘗君有一件白狐皮衣袍，價值千金，天下無雙，到秦國後獻給了秦昭王，再沒有别的同樣的皮袍了。孟嘗君爲此憂慮，問遍了門客，没有人能提出對策。最後的座位上有個善於僞裝成狗盗竊的人，説："我能得到白狐毛皮袍。"就在夜裏裝作狗，進了秦宫的倉庫裏，取出了所獻的白狐毛皮袍回來，獻給了秦王的寵姬。寵姬替他向秦昭王説情，秦昭王釋放了孟嘗君。孟嘗君得以逃去，立即驅車離開，更换了過關的憑證，改名换姓纔出了關卡。半夜裏來到函谷關。秦昭王後悔放出孟嘗君，去找他，已經離去了，立即派人乘傳車飛馳追趕孟嘗君。孟嘗君到了函谷關，關防法令規定鷄鳴纔放旅客出去，孟嘗君恐怕追兵趕來，門客中有個地位較爲低下的賓客能够模仿鷄叫，他一叫，許多鷄一起叫了起來，於是交驗通關憑證，出了關。出關大約一頓飯的工夫，秦國追兵果然到了函谷關，已經晚於孟嘗君出關之時了，就返回了。開始孟嘗君把這二人列在賓客中，賓客們全都感到羞耻，等到孟嘗君在秦國有難，終於靠這二人拯救了他。從此以後，賓客都佩服他們了。

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

孟嘗君路過趙國，趙國的平原君以客禮接待

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他。趙國人聽説孟嘗君賢能，出來看他，都笑着説："開始以爲薛公很魁偉，現在看來，衹是個渺小的男子罷了。"孟嘗君聽到這些話，發怒了。和他同行的賓客跳下車，砍殺了數百人，終於平滅了這一縣的人纔離開。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

齊湣王認爲自己無德，因爲是他派孟嘗君到秦國去的。孟嘗君回來了，就用他作齊國的宰相，負責政務。

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强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强，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

孟嘗君怨恨秦國，將要用齊國的力量幫助韓國、魏國攻打楚國，隨後與韓國、魏國攻打秦國，向西周借軍糧。蘇代替西周對孟嘗君説："您用齊國的力量幫助韓國、魏國攻打楚國已達九年，奪取了宛邑、葉邑以北來加强韓國、魏國，現在又攻打秦國去加强它們。韓國、魏國南邊没有楚國的憂慮，西邊没有秦國的災患，那樣齊國就危險了。韓國、魏國一定會輕視齊國，畏懼秦國，我替您感到危險。您不如讓我國和秦國加深交往，您不要進攻，又不要借軍糧。您的軍隊逼近函谷關而不進攻，讓我國把您的情況對秦昭王説'薛公不會攻破秦國以使韓國、魏國强大。他攻打秦國，是想要大王讓楚王割得東國給齊國，秦國也會放出楚懷王來講和'。您讓我國以此給秦國施以恩惠，秦國能够不受損失而用東國使自己免受災難，秦國一定願意。楚王也能放出，一定會感激齊國。齊國得到了東國，更加强大，薛邑也世世代代無憂了。秦國没有大的削弱，仍然處於三晋的西邊，三晋一定會重視齊國。"薛公説："好。"就讓韓國、魏國朝賀秦國，使三個國家不用進攻，并且不向西周借軍糧了。當時，楚懷王去到秦國，秦國扣留了他，所以蘇代想使秦國釋放他。秦國最終没有放出楚懷王。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毁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

孟嘗君擔任齊國宰相，他的舍人魏子替孟嘗君收取封邑的租税，三次往返没有收到一點租税。孟嘗君問他，他回答説："有個賢能的人，我私下藉用您的名義給了他，因此没有收回租税。"孟嘗君發怒，斥退了魏子。過了幾年，有人在齊湣王面前毁謗孟嘗君説："孟嘗君將要作亂。"等到田甲劫持了齊湣王，齊湣王心中懷疑孟嘗君，孟嘗君就出逃了。魏子給粟米的那個賢

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宫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踪迹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

者聽説此事，就上書説孟嘗君不會作亂，請求以生命發誓，於是在宫門前自殺來證明孟嘗君是清白的。齊湣王這纔感到驚訝，跟踪調查詢問，孟嘗君果然没有反叛陰謀，就又召回孟嘗君。孟嘗君就藉病辭職，請求回到薛邑去養老。齊湣王答應了。

其後，秦亡將吕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吕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吕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吕禮嫉害於孟嘗君。

這以後，秦國的逃亡大將吕禮擔任齊國的宰相，想讓蘇代處於困境。蘇代就對孟嘗君説：“周最對待齊國，非常寬厚，可是齊王驅逐了他，并且聽信親弗使吕禮爲相的原因，是想取悦秦國。齊國、秦國聯合，那麽親弗和吕禮就會被重用了。有了他們可用，齊國、秦國一定會輕視您。您不如趕快向北發兵，進軍趙國，而跟秦國、魏國講和，召回周最以顯示寬厚的德行，并且挽回齊王的信譽，又防止了天下的變化。齊國不靠秦國，那麽天下會歸向齊國，親弗一定會逃跑，那樣齊王靠誰治理他的國家呢！”於是孟嘗君聽從了蘇代的計策，因而吕禮嫉恨并想殺害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吕禮收齊，齊，天下之强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晋，吕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吕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仇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晋之强，秦必重子以取晋。晋國敝於齊而畏秦，晋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晋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晋交重子。若齊不破，吕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吕禮亡。

孟嘗君害怕了，就送給秦國宰相穰侯魏冉一封信説：“我聽説秦國想要用吕禮來收服齊國，齊國，是天下的强國，您一定要受輕視了。齊國、秦國互相結盟來對付三晋，吕禮一定會兼任齊、秦二國的宰相，這是您結交齊國來加重吕禮的地位。如果齊國免除了各國軍隊的威懾，他一定會深深地仇恨您。您不如勸秦王攻打齊國。齊國被攻破後，我願意請求秦王把得到的土地封給您。齊國被攻破後，秦國畏懼晋國的强大，秦國一定會重用您來攻取三晋。晋國被齊國打敗，又畏懼秦國，晋國一定要藉重您來取悦秦國。這樣您攻破齊國，建立了功勋，挾持晋國，受到重用；這樣您攻破齊國固定了封地，秦國、晋國争相藉重您。如果齊國不被攻破，吕禮還受重用，您一定會非常困窘。”於是穰侯向秦昭王進言攻打齊國，吕禮逃跑了。

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

後來齊湣王滅了宋國，更加驕横，想要除掉孟嘗君。孟嘗君恐懼了，就到魏國去。魏昭王讓他作宰相，向西和秦國、趙國聯合，與燕國一起攻破齊國。齊湣王逃到莒邑，就死在那裏。齊襄

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絶嗣無後也。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悦。

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户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

王繼位，孟嘗君在諸侯中保持中立，没有歸屬誰。齊襄王新繼位，畏懼孟嘗君，與他連横和好，又親近了薛公。田文死後，謚號是孟嘗君。各個兒子爭着繼位，齊國、魏國就一起滅了薛邑。孟嘗君斷絶了繼承者，没有了後代。

當初，馮驩聽説孟嘗君好客，穿着草鞋就來見他。孟嘗君説："先生遠道屈尊，用什麼教導我呢？"馮驩説："聽説您喜歡士人，我把貧賤之身歸附給您。"孟嘗君把他安頓在普通客房裏，十天後，孟嘗君問客房的頭頭説："客人幹什麼？"回答説："馮先生窮得很，可還有一把劍，用草繩纏着劍把，彈着他的劍唱歌道'長劍回去吧，吃飯没有魚'。"孟嘗君把馮驩遷到中等客房，吃飯有魚了。過了五天，孟嘗君又問客房頭頭。回答説："客人又彈着劍唱歌説'長劍回去吧，出去没有車'。"孟嘗君又把他遷到上等客房，出入都坐車了。五天後，孟嘗君又問客房頭頭，頭頭回答説："先生又常彈劍唱歌説'長劍回去吧，没有東西養家'。"孟嘗君感到不快。

過了整一年，馮驩没有説什麼。孟嘗君這時任齊國的宰相，在薛邑受封了一萬户。他的食客有三千人，封邑的收入不足以奉養食客，所以在薛邑放債。一年的收成不好，貸錢的人多數不能還清他們所欠的利息，賓客的供奉將要不够用了。孟嘗君擔憂此事，問左右的人："可以派什麼人到薛邑去收債？"客房頭頭説："上等客房的賓客馮公的形狀相貌好像能言善辯，年紀又大，没有别的技能，可以讓他去收債。"孟嘗君就接見馮驩并懇求他説："賓客們不知道我無德無能，光臨到我這裏來的有三千多人，薛邑的收入不足以奉養賓客，所以在薛邑收利息錢。薛邑的年成不好，没有收入，百姓很多没有償還利息。現在賓客的食用恐怕不够了，希望先生前往收債。"馮驩説："好。"告辭前往，到了薛邑，召集貸了孟嘗君錢的人都來聚會，收得利息錢十萬。於是他釀了許多酒，買了肥牛，叫各個借了錢的人，能還利息的都來，不能償還利息的也來，都拿着借錢的證券文書來驗證它們。大家一齊參加集會，每天殺牛擺酒。酒正喝得暢快時，馮驩就讓

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强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他們拿着證券到前面來驗證，能還利息的，與他們約定期限；窮得不能償還利息的，就拿過他們的證券燒了。他説：“孟嘗君貸錢的原因，是爲了讓没有産業的百姓可以從事農業生産；收取利息的原因，是没有東西奉養賓客。現在富裕有餘的人給約定期限，貧窮的人燒了證券文書來廢棄債務。你們好好吃飯吧。有這樣的主人，怎麽能够辜負呢！”坐着的人都站起來，拜了又拜。

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虚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孟嘗君聽説馮驩燒了證券文書，惱怒地派使者召回馮驩。馮驩來到了，孟嘗君説：“我有食客三千人，所以在薛邑放貸。我的俸禄封邑少，可是百姓還多不按時還利息，賓客的食用恐怕不够，所以請求先生收取債錢。聽説先生收到錢，就用來多備牛肉酒食，燒了證券文書，爲什麽？”馮驩説：“是這樣。如不多備牛肉酒食就不能全部聚會起來，也没法知道他們是有餘還是不足。有餘的，約定了期限還債。不足的，即使坐守催討十年，還是收不上來，利息越來越多，一急之下，就用逃跑來廢除這些債務。如果逼急了，始終没有東西償還，上面會認爲您好利，不愛惜士人百姓，下面會有背離君上和抵抗人君之名，這不是勉勵士人百姓、顯揚您的名聲的辦法。燒掉没用的空頭債券，放棄得不到的空頭賬目，讓薛邑的百姓親近您，顯揚您的好名聲，您還有什麽懷疑的呢！”孟嘗君就雙手相合向他道歉。

齊王惑於秦、楚之毁，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説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强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

齊湣王被秦國、楚國的毁謗迷惑了，以爲孟嘗君名聲超過了他的君王并且專攬齊國政權，就廢黜了孟嘗君。各位門客看到孟嘗君被罷黜了，都離開了他。馮驩説：“借給我一輛可以進入秦國的車，一定讓您受國家重用，俸禄封邑更加增多，可以嗎？”孟嘗君就安頓了車輛錢物，派他走了。馮驩就到西邊勸秦王説：“天下的游説之士駕着車套着馬西行來秦的原因，没有不想加强秦國而削弱齊國的；駕着車套着馬東行去齊的，没有不想加强齊國而削弱秦國的。這兩個是雄與雌的國家，形勢發展不能兩者并立稱雄，稱雄的就得天下了。”秦王長跪着問他説：“用什麽方法可以使秦國不作雌呢？”馮驩説：“大王也知道齊國廢黜了孟嘗君嗎？”秦王説：“聽説了。”馮驩

今齊王以毁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悦，乃遣車十乘黄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説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强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强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黄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强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絶其霸强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説：“使齊國被天下看重的，是孟嘗君。現在齊王因爲聽信毁謗言論而廢黜了他，他的心裏怨恨，一定會背棄齊國，背棄齊國到秦國，那樣齊國的情况，人事的真實情形，會全部送給秦國，齊國的土地都可以得到，豈止是稱雄呢！您趕快派使者裝着財物暗中迎接孟嘗君，不可失去時機。如果齊國覺悟了，又任用孟嘗君，那樣雌雄在哪一邊就不知道了。”秦王很高興，就派十輛車載着黄金一百鎰來迎接孟嘗君。馮驩告辭先行，到了齊國，勸齊王説：“天下的游説之士駕着車套着馬東行來齊的，没有不想加强齊國而削弱秦國的；駕着車套着馬西行入秦國的，没有不想加强秦國而削弱齊國的。秦國和齊國是雄雌之國，秦國强大，齊國就弱小，這種形勢不能兩者都稱雄。現在我私下聽説秦國派使者用十輛車載着一百鎰黄金來迎接孟嘗君。孟嘗君不西行還罷了，如果西行到秦國作宰相，那樣天下就會歸附秦國，秦國稱雄，齊國爲雌，那麽臨淄、即墨就危險了。大王何不在秦國使者未到之前，恢復孟嘗君的職位，并且多給他封邑來向他道歉呢？孟嘗君一定會高興地接受。秦國即使是個强國，又怎麽可以請去人家的宰相呢！挫敗了秦國的計謀，也就斷絶了秦國稱霸逞强的策略。”齊王説：“好。”就派人到國境等候秦國使者。秦國使者的車輛正好進入齊國境内，齊王的使者駕着車返回來告訴他，齊王召回孟嘗君并恢復了他的相位，還給他舊邑的封地，又增封了一千户。秦國的使者聽説孟嘗君又擔任了齊國宰相，回轉車子離去了。

自齊王毁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

自從齊王因爲毁謗之言而廢黜了孟嘗君，各位門客都離開了。後來孟嘗君被召回并恢復了職位，馮驩迎接他。還没有到地方，孟嘗君長嘆道：“我常常好客，對待賓客不敢有一點過失，食客有三千多人，這也是先生知道的。賓客們看到我一旦被罷黜了，都背棄我離開了，没有回頭看我一眼的。現在靠先生能够恢復職位，賓客們還有臉面再見我嗎？如果有再見我的，一定要唾他的臉，狠狠地羞辱他一頓。”馮驩收住馬繮，停車下拜。孟嘗君下車扶起他，説：“先生替賓

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趨市朝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客道歉嗎?”馮驩說:“不是替賓客道歉，是因爲您的話有錯誤。萬物發展都有必然的最高限度，事情都有本來的面貌，您知道嗎?”孟嘗君說:“我不知道您說的是什麼意思。”馮驩說:“生者一定有死，這是事物的必然歸向;富貴了就有很多士人，貧賤了少有朋友，事情本來就是這樣。您單單没看見趕集市的人嗎?早晨天明了，側着肩擠着門進去;日暮以後，路過集市的人甩着胳膊頭也不回。不是喜好早晨而討厭晚上，是因爲他們所期望的東西不在那裏了。現在您失去了職位，賓客都離開了，不值得因此就怨恨士人，而白白地斷絕了賓客的來路。希望您像過去那樣對待賓客。”孟嘗君拜了又拜說:“我恭敬地聽從您的指教。聽了先生的話，怎敢不奉行教導呢!”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太史公曰:我曾經路過薛邑，那裏的風俗是，鄉邑間多有凶狠殘暴的子弟，與鄒國、魯國不同。我問這樣的原因，他們說:“孟嘗君招徠天下的豪傑俠客，奸邪的人到薛邑中的大概有六萬多家呢。”世間傳說孟嘗君以好客而自鳴得意，名不虛傳。

史記卷七十六

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平原君趙勝，是趙國諸多公子中的一個。在諸多公子中趙勝最賢能，喜好賓客，賓客大概到了幾千人。平原君擔任趙惠文王及趙孝成王的宰相，三次離開相位，三次恢復原職，被封在東武城。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平原君家的高樓向下能看到老百姓家。一户老百姓家有個跛子，一摇一晃地常走到井邊打水。平原君的美妾住在樓上，向下看到這情景，大聲發笑。第二天，跛子到了平原君門前，請求道："我聽説您喜歡士人，士人不遠千里來這裏的原因，是因爲您能尊重士人而輕視小妾。我不幸有病致殘，可是您的小妾從樓上看到還譏笑我，我希望得到譏笑我的人的腦袋。"平原君笑着回答説："好。"跛子離開後，平原君笑着説："看看這小子，就想因爲笑了一下而殺了我的美人，不也太過分啦！"終究没有殺小妾。過了一年多，他的賓客門下舍人陸陸續續離開的超過了一半。平原君覺得奇怪，説："我對待你們不曾敢失禮，離開的人怎麽這樣多呢？"門下客有一人走上前回答説："因爲您没有殺笑跛子的人，人們認爲您喜好美色，輕視士人，士人就離開了。"於是平原君就斬下笑跛子的那個美人的頭，親自登門獻給跛子，趁機向他道歉。這以後他的門客又漸漸地回來了。這時候齊國有孟嘗君，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因此爭相盡其所能來招納士人。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

秦國包圍了邯鄲，趙國派平原君去求救，與

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脱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

楚國縱向聯合，平原君準備邀集勇猛有力、文武兼備的食客門人二十人一起前去。平原君説："假如文能取勝，那就好了。如果使用文的方式不能取勝，那祇能在華麗的大廳下歃血爲盟，一定要訂好合縱條約纔回來。文武之士也不必到外頭找，從食客門下中找就够了。"找到十九人，其餘的再找不到合適的，没有辦法滿二十人。門下有個叫毛遂的人，走上前，向平原君自我介紹道："我聽説您將要與楚國聯合，商定與食客門人二十個人一起去，不到外面找。現在還少一個人，希望您就用我充數前去吧。"平原君説："先生在我門下到現在有幾年了?"毛遂説："到現在已經三年了。"平原君説："賢能的人處世，就像錐子處在囊中，它的尖頭立刻就會露出來。現在先生在我門下已經有三年了，左右没有稱誦過你什麽，我也不曾聽説過你，這是因爲先生没有所長啊。先生不能去，先生留下吧。"毛遂説："我是今天纔請求處在囊中的。假如使我早處在囊中，就會把整個錐頭都露出來，不單是錐尖露出來而已。"平原君終於讓毛遂一起去了。其餘十九人都相視一笑，但并没有拋棄他。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

毛遂等到了楚國，與那十九個人議論，十九個人都佩服他。平原君與楚王商議訂立合縱聯盟的事，説明利害，從日出談起，到了日中還没有决定。十九個人對毛遂説："先生上吧。"毛遂就握着寶劍一步一階地走上去，對平原君説："合縱的利害，兩句話就决定了。現在從日出就談論合縱，到了日中還没有决定，爲什麽?"楚王對平原君説："這位客人是幹什麽的?"平原君説："這是我的家臣。"楚王喝叱説："爲什麽不退下！我是與你的主人説話，你來幹什麽!"毛遂擕着劍走上前説："大王喝叱我的原因，是憑着楚國人多。現在十步以内，大王就不能憑着楚國人多了，大王的性命懸在我手上。我的主人就在跟前，喝叱什麽?何况我聽説商湯憑着七十里的土地稱王天下，周文王憑着一百里的土地使諸侯臣服，哪裏是他們士兵衆多呢，實在是能根據形勢發揮威力啊。現在楚國土地方圓五千里，擁兵百萬，這是霸王的資本。憑楚國的强大，天下没有

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録録，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能抵擋的。白起，衹是個小小子罷了，率領幾萬人，興兵和楚國交戰，一戰就攻下楚都、再戰又燒了夷陵，三戰就侮辱了大王的祖先。這是楚國百代的怨仇，連趙國也感到羞耻，可是大王却不知道可惡。合縱的目地是爲了楚國，不是爲了趙國。我的主人就在跟前，又喝叱什麼呢？"楚王說："是，是，確實像先生說的那樣，我鄭重地尊奉社稷來訂立合縱盟約。"毛遂說："合縱盟約定下來了嗎？"楚王說："定了。"毛遂對楚王的左右侍臣說："取鷄狗馬的血來。"毛遂捧着銅盤，跪着進獻給楚王說："大王應當歃血訂下合縱盟約，其次是我的主人，其次是我。"就在殿上訂立了合縱盟約。毛遂左手托着銅盤裏的血，右手招呼十九人說："你們就在堂下歃血吧。你們碌碌無爲，就是所說的依靠别人的力量做成事的人罷了。"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平原君已經訂立合縱盟約返回，回到趙國，說："我不敢再觀察士人啦。我觀察士人多的上千人，少的上百人，自認爲不會漏掉天下有才能的士人，現在却在毛先生這兒弄錯了。毛先生一到楚國，就使趙國的威望比傳國的九鼎大吕還受人尊重。毛先生憑着三寸之舌，强過百萬大軍。我不敢再觀察士人啦。"於是把毛遂當作上賓。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宫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

平原君已經返回趙國，楚國派春申君領兵前來援救趙國，魏國信陵君也假托旨意，奪取了晉鄙的軍隊前去救援趙國，都還没有到。秦國加緊包圍邯鄲，邯鄲危急，將要投降，平原君非常擔憂此事。邯鄲的旅館長官的兒子李同勸平原君說："您不擔心趙國滅亡嗎？"平原君說："趙國滅亡了，我就成了俘虜，怎麽不擔心呢？"李同說："邯鄲的百姓，用死人骨頭燒火，把子女交换着吃，可以說很危急了，可是您的姬妾數以百計，賤妾奴婢們都穿着錦綉縐紗，有多餘的細糧魚肉，而百姓們連粗布衣服都穿不完整，糟糠都吃不飽。百姓困窘，兵器用盡，有的削尖木頭當作長矛弓箭，可是您却享用器物、鐘磬照舊。假如秦國攻破趙國，您哪能還這樣？假如趙國得到保全，您何愁没有這些東西呢？現在您確實可以讓夫人以下的人都編到士卒中間，分工勞作，家

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裏所有的東西全部散發來犒勞士兵，士兵們正當危急苦難之時，容易感恩戴德。”於是平原君聽從了，得到敢死的士兵三千人。李同就和三千人前去與秦軍作戰，秦軍爲此後退了三十里。正好楚國、魏國的救兵也到了，秦軍就撤兵了，邯鄲又保存下來了。李同戰死了，封他的父親爲李侯。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勛，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虚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虞卿想憑着信陵君保存邯鄲的功勞給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聽説此事，連夜駕車會見平原君説：“我聽説虞卿想憑信陵君保存邯鄲的功勞給您請封，有這回事麽？”平原君説：“是這樣。”公孫龍説：“這非常不恰當。國君選拔您作趙國的宰相，不是因爲您的智力才能是趙國所没有的。割東武城來封給您，不是因爲您一個人有功勞，而認爲國人都没有功勞，衹不過因爲您是王親國戚的緣故。您接受相印没有推辭説没有能力，割地加封也不説自己没有功勞而拒絶，也是自以爲是國王親戚的緣故。現在以信陵君保存了邯鄲而請求加封，這是憑親戚之名來接受城邑，又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來計算功勞，這是很不恰當的。况且虞卿掌握着兩方面的平衡，事情成功了，他會像債主一樣拿着勝券來向您討債；事情要不成功，他也會以虚名讓您感德。您一定不要聽從。”平原君就没有聽從虞卿的。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平原君在趙孝成王十五年去世。子孫世代承襲平原君的封爵。以後終於與趙國一起滅亡了。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平原君優待公孫龍。公孫龍善於作“堅白石”的辯論，等到鄒衍路過趙國談論最高明的道理，就排斥公孫龍了。

虞卿

虞卿者，游説之士也。躡蹻檐簦説趙孝成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虞卿，是個游説的士人。穿着草鞋、扛着雨傘，去游説趙孝成王。第一次見面，賜給他一百鎰黄金，一對白璧；第二次見面，讓他作了趙國的上卿，所以稱作虞卿。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

秦國、趙國在長平交戰，趙國没有取勝，死了一個都尉。趙王召來樓昌和虞卿説：“軍隊打不贏，都尉又死了，寡人讓軍隊裝束鎧甲，奔赴戰場，怎麽樣？”樓昌説：“這没有好處，不如派重要使臣去講和。”虞卿説：“樓昌説要講和的原

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内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内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

因，是認爲不講和軍隊必被擊敗。可是决定是否講和在於秦國。况且大王分析一下秦國，是想攻破趙國的軍隊呢，還是不呢?”趙王説：“秦國不遺餘力，一定要攻破趙軍。”虞卿説：“大王聽我的，派使臣拿出貴重珍寶來依附楚國、魏國，楚國、魏國想得到大王的貴重珍寶，一定會接納我們的使臣。趙國派使臣到楚國、魏國，秦國一定會懷疑天下要合縱，將必定很恐慌。這樣，講和纔可行。”趙王没有聽從，與平陽君决定講和，派鄭朱到秦國。秦國接納了他。趙王召來虞卿説：“寡人派平陽君向秦國講和，秦國已經接納了鄭朱，您以爲怎麽樣?”虞卿回答説：“大王不可能講和了，軍隊一定被攻破。天下祝賀戰勝的都要在秦國了。鄭朱，是重要人物，入使秦國，秦王和應侯一定要張揚此事以宣示天下。楚國、魏國以爲趙國講和，一定不救援大王。秦國知道天下不會救援大王，那麽講和不可能成功。”應侯果然把鄭朱張揚顯示給天下到秦國祝賀戰爭勝利的使臣看，終究不肯講和。趙軍在長平大敗，秦軍就包圍了邯鄲，趙王也被天下人所恥笑。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晋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

秦國解除了對邯鄲的包圍後，趙王入秦朝，派趙郝訂約事奉秦國，割讓六個縣來講和。虞卿對趙王説：“秦國進攻大王，是疲倦而回去呢，還是他們有力量進攻，衹是愛惜大王而不進攻呢?”趙王説：“秦國攻打我國，不遺餘力，一定是因爲疲倦了纔撤回的。”虞卿説：“秦國憑它的力量攻打它不能奪取的土地，疲倦了纔回去，大王又把秦國力量不能攻取的土地送給它，這是幫助秦國來進攻自己。來年秦國又進攻大王，大王就没有救了。”趙王把虞卿的話告訴了趙郝。趙郝説：“虞卿真的能完全知道秦國的力量能達到什麽地步嗎?真的知道秦國的力量不能進攻，這個彈丸之地也不給，但假若秦國來年又進攻大王，大王能够不割讓您自己的領地來講和嗎?”趙王説：“我恭聽您割地的意見，您一定能使秦國來年不再攻打我們嗎?”趙郝回答説：“這不是我敢負責的。以往三晋和秦國相交，彼此親善。現在秦國親善韓國、魏國却進攻大王，這是大王事奉秦國必定不如韓國、魏國的緣故。現在我替

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您解除了因背叛盟國而招來的攻擊，開放邊關，互通貨幣，與韓國、魏國對秦國修好的程度相等，到了來年大王如果單單被秦國進攻，這是因爲大王事奉秦國一定在韓國、魏國之後的緣故。這不是我敢負責的。”

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趙王把這些話告訴虞卿。虞卿回答說：“趙郝說‘不講和，來年秦國又進攻大王，大王能够不割讓您自己的領地來講和嗎’。現在要是講和，趙郝又不能保證一定使秦國不再進攻。現在即使割讓六座城，又有什麽好處！來年又進攻，又要割讓秦國國力不能奪取的土地來講和。這是自殺的做法，還不如不講和。秦國雖然善於進攻，也不能攻取六個縣；趙國雖然不能防守，終究不會失去六座城邑。秦國疲倦而回，軍隊一定是力量不足。我們用六座城邑收服天下，進攻疲憊的秦國，這是我們在各國那裏失去了六城，却在秦國那裏得到了補償。我國還有利，與平白無故地割地、削弱自己來壯大秦國哪一個好呢？現在趙郝說‘秦國親善韓國、魏國而攻打趙國的原因，一定是大王事奉秦國不如韓國、魏國’，這是讓大王每年用六座城事奉秦國，這是坐視城邑被割盡。來年秦國又要求割地，大王還給它嗎？不給，這是前功盡棄并挑起秦國進軍的戰禍；給了它，就没有土地再給了。俗話說‘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現在無故地聽從秦國，秦軍没有疲敝就得到很多土地，這是壯大秦國削弱趙國啊。讓更强大的秦國來宰割更弱小的趙國，秦國的要求本來就没有止境的。何况大王的土地有窮盡，可是秦國的欲求没完没了，憑有限的土地滿足無限的欲求，這趨勢一定是趙國不復存在了。”

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

趙王的計議還没有决定，樓緩從秦國回來，趙王和樓緩商量此事，說：“給秦國土地與不給秦國土地，哪一種好？”樓緩辭讓說：“這不是我能知道的。”趙王說：“即使這樣，請說說您私下的想法。”樓緩回答說：“大王也聽說過公甫文伯母親的事嗎？公甫文伯在魯國做官，病死了，姬妾爲他在房中自殺的有兩個人。他的母親聽說了，没有哭。他有個幫着料理家務的人說：‘哪有兒子死了母親還不哭的人？’他的母親說：‘孔

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

子是賢人，被魯國驅逐，可是這個人没有跟隨他。現在死了，姬妾爲他自殺的有兩個人，像這樣一定是他對長者感情淡薄而對婦人感情深厚。’所以從他母親的角度説，這是位賢母；要是從他妻子的角度説這話，這一定免不了做妒妻。所以那些話雖然一樣，説話的人不同，人心也就變了。現在我新近從秦國回來，如説不要給土地，那不是好計策；要是説給土地，恐怕大王以爲我幫助秦國，所以不敢回答。如我能爲大王計議的話，不如給了土地。”趙王説：“好。”

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説也，王眘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説，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决之，勿復計也。”

虞卿聽説了，入朝見趙王説：“這是虚僞造作的言論，大王千萬小心不要給土地！”樓緩聽説了，去見趙王。趙王又把虞卿的話告訴了樓緩。樓緩説；“不對。虞卿衹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國、趙國交戰，天下都高興，爲什麽？他們説‘我們將要依靠强國來欺凌弱國’。現在趙軍被秦國軍隊圍困，天下祝賀戰争勝利的一定都要跑到秦國了。所以不如趕快割地講和，使天下人産生懷疑，并且能寬慰秦國的心。不然，天下將要趁着秦國惱怒，利用趙國疲敝，瓜分趙國。趙國將要滅亡了，如何圖謀秦國呢？所以説虞卿知其一，不知其二。希望大王就這樣决定下來，不要再考慮了。”

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仇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仇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

虞卿聽説後，去見趙王説：“樓子這樣替秦國賣力，危險啦！這樣更使天下人懷疑，又怎麽能寬慰秦國的心呢？爲什麽單單不説我們向天下示弱呢？况且我説不給土地，并不是一定不給土地就算了。秦國向大王索要六座城，大王可以用六座城賄賂齊國。齊國，與秦國有深仇，得到了大王的六座城，和趙國合力攻打秦國，齊國會聽從大王，不用等到話説完就會應允的。這樣大王失去了送給齊國的六座城却從秦國取得了補償。齊國、趙國的深仇也可以報了，也讓天下看出趙國有能力，有作爲。大王要憑此宣布，軍隊還没有窺伺邊境，我已經看到秦國的大量財物已經送到趙國，反過來向大王講和了。答應和秦國講和，韓國、魏國聽説後，一定要全部藉重大王；一定會拿出重寶争先送給大王。這樣大王一舉就和三國結交親善，這是與秦國交换了主動與被動

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的地位。”趙王説：“好。”就派虞卿向東進見齊王，和齊國一起對付秦國。虞卿還没有返回，秦國使者已經在趙國了。樓緩聽説後，逃跑了。趙國因此把一座城封給虞卿。

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

過了不久，魏國請求與趙國訂立合縱盟約。趙孝成王召來虞卿商議。虞卿拜訪了平原君，平原君説：“希望您去談論合縱的利弊。”虞卿進見趙王。趙王説：“魏國請求合縱。”虞卿回答説：“魏國錯了。”趙王説：“寡人本來没有答應他。”虞卿回答説：“大王錯了。”趙王説：“魏國請求合縱，您説魏國錯了，寡人説没有答應，您又説寡人錯了，那麽合縱終究不可行嗎?”虞卿回答説：“我聽説小國與大國交往行事，如果勝利了那大國享有好處，如果失敗了，小國遭殃。現在魏國因爲是小國却願意遭殃，可是大王因爲是大國却推辭不受好處，我因此説大王錯了，魏國也錯了。我以爲合縱有好處。”趙王説：“好。”趙國就和魏國建立合縱聯盟。

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户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虞卿終於因爲魏齊的緣故，不看重萬户侯卿相的官爵，和魏齊從小道逃跑，終於離開了趙國，被困在大梁。魏齊死後，虞卿很不得志，就著書立説，上從《春秋》書中搜集，下從近代的世情中觀察，書名叫作《節義》、《稱號》、《揣摩》、《政謀》等，一共八篇。用以批評國家的得失，世上流行他的書稱作《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説，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太史公曰：平原君是亂世時代風流灑脱、有才幹的公子，可是看不到大的方面。俗話説“利令智昏”，平原君貪信馮亭的邪説，使趙國被活埋在長平的士兵達四十多萬人，邯鄲幾乎淪陷。虞卿預料大事揣摩情况，替趙國出謀劃策，多麽周密啊！等到不忍心抛下魏齊，終於被困在大梁，庸人還知道這樣做不行，何况賢人呢？可是虞卿如果不是窮愁困苦，也不能著書向後世自我表現了。

史記卷七十七

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魏公子無忌，是魏昭王的小兒子、魏安釐王的同父異母的弟弟。魏昭王死後，魏安釐王即位，賜封公子爲信陵君。這時候范睢從魏國逃到秦國做宰相，因爲怨恨魏齊，秦軍包圍了大梁，攻破了魏國華陽的駐軍，趕跑了芒卯。魏王和公子都爲此事擔憂。

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爲人仁厚，尊重士人，士人無論是才能高的還是才能低的，都很謙恭地以禮交往，不敢因爲他的富貴而傲慢地對待士人。因此方圓數千里内的士人争着歸附他，招致的食客達三千人。在這時，各諸侯國因爲公子賢明，賓客又多，不敢進兵對付魏國有十多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公子和魏王賭棋，北方邊境傳遞着舉起烽火，説“趙國侵略者來了，將要侵入邊界了”。魏王推開棋具，想召集大臣商議。公子制止魏王説：“趙王是在野外打獵，不是入侵。”又照舊下棋。魏王害怕了，心不在棋盤上面。過了一會兒，又從北方傳來消息説：“趙王是在野外打獵，不是入侵。”魏王非常吃驚，説：“公子怎麽知道的?”公子説：“我的門客中有能探到趙王的私事的人，趙王幹什麽，門客就把它報告給我，我因此知道。”此後魏王害怕公子的賢能，不敢讓公子負責國政。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魏國有個隱士叫侯嬴，七十歲了，家裏貧窮，是大梁夷門的看門人。公子聽説了，前去問候，想送給他豐厚的禮物。侯嬴不肯接受，説：“我修養身心，純潔德行幾十年了，終究不能因爲看門窮困的緣故接受公子的錢財。”公子於是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擺酒大會賓客。坐定後，公子帶着車馬，空着左面的座位，親自迎接夷門侯生。侯生整整破衣服帽子，直接坐上載着公子的車的上座，没有謙讓，想以此觀察公子。公子握着繮繩，更加恭敬。侯生又對公子説：“我有個朋友在街上的屠坊裏，希望委屈您的車馬，讓我拜訪他。”公子駕着車馬到市場，侯生下車見了他的朋友朱亥，斜着眼看公子，故意久久地站着和他的朋友説話，暗中觀察公子。公子臉色更加温和。在這時，魏國的將相、王親、賓客滿堂，等着公子開宴。市場裏的人都看到公子握着繮繩。跟從公子的人都暗罵侯嬴。侯嬴看到公子臉色始終不變，就告辭朋友來到車上。到了家，公子領着侯嬴坐到上座，給侯嬴一一介紹在座的賓客，賓客都驚訝了。飲酒盡興，公子站起來到侯嬴面前祝壽。侯嬴就對公子説：“今天我侯嬴難爲公子也真够多了。我侯嬴是夷門守門的人，可是公子親自委屈車馬，親自到大庭廣衆之中迎接我，本來不應如此過禮，可是如今公子却故意爲我而過禮。而我侯嬴想成就公子的名聲，故意久久使公子的車馬停在市場中，藉拜訪朋友來觀察公子，公子更加謙恭。市場的人都認爲我侯嬴是小人，認爲公子是能够尊重士人的長厚的人。”在酒宴撤了後，侯嬴就成了上賓了。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侯嬴對公子説：“我拜訪的屠夫朱亥，這是個有才能的人，世上没人能瞭解他，所以隱居在屠坊裏。”公子多次去問候他，朱亥故意不回拜，公子對此感到奇怪。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經攻破了趙國長平的駐軍，又進兵包圍了邯鄲。公子的姐姐是趙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多次送給魏王及公子書信，向魏國求救。魏王派將軍晉鄙領十萬人救援趙國。秦王派使者告訴魏王説：“我攻打趙國早晚將要攻下，諸侯有敢救援趙國的，在我攻下趙國後，一定要調兵先攻打它。”魏王害怕了，派人阻止晉鄙，把軍隊留在鄴城扎營，名義上是救趙，實際上是猶豫觀望。平原君派使者絡繹不絕地到了魏國，指責魏公子説：“趙勝高攀您，和您結爲婚姻的原因，是因爲公子的行爲高尚，

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弃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説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能够急人所難。現在邯鄲早晚就要投降秦國，而魏國的救兵没到，公子急人所難又在哪裏呢！何況公子縱然輕視我趙勝，拋棄我，讓我投降秦國，您難道不憐愛您的姐姐嗎?”公子很擔心，多次請見魏王，還派門客、辯士用多種手段勸説魏王。魏王畏懼秦國，終究没有聽從公子。公子自己揣測終究不能從魏王那裏得到什麽，便决定不圖自己苟活而讓趙國滅亡，就請求賓客，湊集了百餘輛車馬，想帶領門客前赴秦軍，與趙國共存亡。

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晋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與公子。

路過夷門，遇見了侯嬴，把想同秦軍拼死的情况全都告訴了侯嬴。説完了告别要走，侯嬴説：“公子努力吧，老臣不能跟從了。”公子走了幾里地，心裏不快，説：“我對待侯嬴够周到的，天下没有誰不知道，現在我將要去死可是侯嬴没有一言半語送給我，我難道有什麽過失嗎?”又領車返回，問侯嬴。侯嬴笑着説：“我本來知道公子要回來的。”又説：“公子喜歡士人，名聞天下。現在有了困難，没有别的辦法，想與秦軍拼命，這好比用肉扔給餓虎，有什麽用呢?又哪裏用得着這些門客呢?可是公子對我很優厚，公子前往而我却没有送，我因此知道公子恨我會再返回。”公子又拜了拜，就向他請教。侯嬴就讓人退下，私下説：“我聽説晋鄙的兵符經常放在魏王的卧室内，如姬又最受寵幸，出入大王卧室，有能力偷出兵符。我聽説如姬的父親被人殺害，如姬懷憤三年了，從大王以下的人都想替她報殺父之仇，没有人辦得到。如姬對公子哭泣，公子派門客斬了她仇人的頭，敬獻給如姬。如姬想去爲公子死，她是不會推辭的，衹是没有機會罷了。公子真的一開口求如姬，如姬一定答應，那麽得到虎符奪取晋鄙的軍隊，北面救援趙國，西面打退秦國，這是五霸的功業啊。”公子聽從了他的計策，請求如姬幫忙。如姬果然偷來了晋鄙的兵符送給了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

公子臨行，侯嬴説：“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以求對國家有利。公子就是合了兵符，可是晋鄙不授給公子軍隊，并且還向魏王請示，事情一定危險了。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以跟您一起

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去，這人是個力士。晉鄙聽從了，很好；不聽從，可以讓朱亥打死他。”於是公子哭了。侯嬴說：“公子怕死嗎？爲什麽哭呢？”公子說：“晉鄙是個聲威赫赫的老將，我前去他恐怕不會聽從，一定要殺了他，因此哭泣，哪裏是怕死呢？”於是公子請見朱亥。朱亥笑着說：“我是市場中操刀的屠夫，可是公子親自多次問候我，我不回拜答謝，是認爲小禮没有用的緣故。現在公子有急難，這是我爲您效命的時候了。”就和公子一起去。公子前往向侯嬴告辭。侯嬴說：“我應該跟着您，衹是年老不行了。請讓我計算公子的行期，當您到了晉鄙軍隊的時候，我就向北面自刎，來給公子送行。”公子就出發了。

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决，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公子到了鄴城，假傳魏王命令代替晉鄙。晉鄙合了兵符，懷疑此事，舉起手看着公子說：“現在我擁有十萬人，屯在邊境上，這是國家的重任，現在您單獨一輛車來代替我，這是爲什麽？”想要不聽從。朱亥拿出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鐵椎，一椎打死了晉鄙，公子就統率晉鄙的軍隊。整頓全軍，向軍中下令說：“父子都在軍中的，父親回去；兄弟都在軍中的，兄長回去；没有兄弟的獨子，回去奉養父母。”由此選出了精兵八萬人，進兵攻打秦軍。秦軍解圍離開，就救了邯鄲，保存了趙國。趙王及平原君親自到邊界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袋替公子作先導。趙王又一次下拜說：“自古賢人没有趕得上公子的。”在這時，平原君不敢把自己同别人相比。公子和侯嬴分别後，到了軍中，侯嬴果然向北面自刎而死。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

魏王惱怒公子盗了他的兵符，假傳命令殺了晉鄙，公子自己也知道魏王會惱怒的。已經打退秦軍，保住了趙國，派將軍帶兵回魏國，可是公子單單和賓客留在趙國。趙孝成王感激公子假令奪取了晉鄙的軍隊而保存了趙國，就和平原君商議，用五座城封給公子。公子聽說後，心中驕傲起來，露出了自以爲有功的神色。門客中有人勸公子說：“事情有不該忘記的，還有不該不忘記的。别人對公子有恩德，公子不該忘；公子對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了它。况且假傳魏王命

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

令，奪取了晋鄙的軍隊來救援趙國，對趙國有功了，對魏國則不算是個忠臣啊。公子却自己驕傲，以爲有功，我私下認爲公子不該這樣。"於是公子馬上責備自己，好像無地容身似的。趙王掃了臺階，親自迎接，用主人的禮節，領着公子到西階。公子側行謙讓，從東階上去。自稱有罪過，有負於魏國，對趙國無功。趙王陪着飲酒直到晚上，不忍心提出獻給五座城的事，因爲公子很謙讓自責。公子終於留在了趙國。趙王把鄗邑作爲公子的封邑，魏國也又把信陵邑送給了公子。公子留居趙國。

公子聽説趙國有兩個處士，毛公隱藏在賭博的人當中，薛公隱藏在賣酒的人當中，公子想會見這兩個人，兩個人躲起來不肯見公子。公子聽説了他們住的地方，就偷偷走去，跟這兩個人交游，很高興。平原君聽説此事，對他的夫人説："當初我聽説夫人的弟弟魏公子是天下無雙的賢人，現在我聽説他却胡亂地和賭博的人、賣酒的人交游，公子是個荒唐的人啊。"夫人把這話告訴公子。公子就向夫人告辭要離開，説："當初我聽説平原君賢能，所以背棄魏王來救援趙國，以便對得起平原君。平原君與人的交游，衹是爲了顯示他豪放的舉動罷了，不是求士人。我自己在大梁的時候，常聽説這兩個人賢能，到了趙國，惟恐見不着。讓我跟他們交游，還恐怕他們不想接納我，現在平原君却以此爲羞耻，他不值得我跟他交游。"就整裝待發。夫人把這些話全部告訴了平原君。平原君這纔脱了帽子道歉，一定要留住公子。平原君的門下客人聽説此事，有一半離開了平原君歸附公子，天下的士人又去歸附公子，公子的門客人數超過了平原君的門客。

公子留在趙國十年没有回去。秦國聽説公子在趙國，就日夜出兵東伐魏國。魏王擔心此事，派使臣去請公子。公子害怕魏王惱恨他，就告誡門下客："有敢替魏王使臣傳達的，處死。"賓客們都是背棄魏國到趙國的，没有敢勸公子回去的。毛公、薛公兩人前往會見公子説："公子被趙國敬重，名聞諸侯的原因，衹是因爲有魏國。現在秦國攻打魏國，魏國危急，可是公子却不體

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

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徧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

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恤，假使秦國攻破大梁而夷平了先王的宗廟，公子有什麽臉面立於天下呢?”話還没有説完，公子馬上變了臉色，吩咐車夫趕快驅車回救魏國。

魏王會見了公子，相對哭泣，把上將軍印授給了公子，於是公子就任統帥。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派使臣遍告各諸侯國。諸侯聽説公子領兵，各自派遣大將領兵救援魏國。公子率領五國軍隊在河外打敗秦軍，趕走了蒙驁。就乘勝把秦軍趕到了函谷關，抑制了秦兵，秦兵不敢出戰。在這時，公子威震天下，從諸侯國來的門客進獻的兵法，公子都給它們題了名，因此世上稱作《魏公子兵法》。

秦王擔心此事，就用一萬斤黄金到魏國行賄，求見晉鄙的門客，讓他們在魏王面前毁謗説：“公子逃亡在外十年了，現在是魏國上將，諸侯都將歸屬於他，諸侯衹聽説魏公子，不知道魏王。公子也想乘此時平定南面稱王，諸侯畏懼公子的威勢，正想共同擁立他。”秦國多次使用反間計，假裝祝賀公子，問能立爲王没有。魏王每天聽到這些毁謗，不能不信，後來果然派人代替公子領兵。公子知道自己再次遭到毁謗，就托病辭職，不來朝見，和賓客通宵達旦飲烈酒作樂，又過分喜好女色。這樣日夜取樂飲酒四年，終於因飲酒過量致病而去世。這一年，魏安釐王也去世了。

秦國聽説公子死了，派蒙驁攻打魏國，攻下二十座城，開始設置東郡。這以後秦國逐漸地蠶食魏國，十八年後俘虜了魏王，屠滅了大梁。

高祖當初貧賤年輕的時候，多次聽説公子的賢明。等到登上天子位後，每次路過大梁，經常祭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攻打黥布回來，替公子安排了五户人家守墳，世世代代每年四季祭祠公子。

太史公曰：我路過大梁城的廢墟，向當地人請教所説的夷門。夷門，是大梁城的東門。天下各公子也有喜歡士人的，但是信陵君接近山門隱士，不以與比自己低下的人交游爲耻，是有道理的。他的名望超過了各國君主，不是没有根據的。高祖每當路過這裏就命令百姓祭祀他，没有斷過。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黄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説秦昭王曰：

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鬥。兩虎相與鬥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説：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棋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

春申君，是楚國人，名歇，姓黄。到處游學，知識廣博，事奉楚頃襄王。頃襄王認爲黄歇善辯，派遣他到秦國。秦昭王派白起攻打韓國、魏國，在華陽打敗了他們，擒獲了魏將芒卯，韓國、魏國歸服事奉秦國。秦昭王正要讓白起與韓國、魏國一起攻打楚國，還没有出發，楚國派黄歇正好到了秦國，知道了秦國的計劃。在這時候，秦國已先派了白起攻打楚國，打下了巫郡、黔中郡，攻下了楚都，向東直到竟陵，楚頃襄王向東把國都遷到了陳縣。黄歇看到楚懷王被秦國誘騙來朝見，就受了欺騙，被扣留而死在秦國。頃襄王是楚懷王的兒子，秦國輕視他，頃襄王害怕秦國發兵滅了楚國。黄歇就給秦昭王上書勸説道：

天下没有比秦國、楚國更强大的。現在聽説大王想攻打楚國，這好比兩虎相鬥。兩虎相鬥，劣犬也能利用它們的疲憊，還不如好好對待楚國。我請求説明我的看法：我聽説物極必反，如同冬季、夏季相互轉换一樣；到了極點就危險，壘棋子就是這樣。現在貴國的土地，占有天下兩個邊陲，這是從有人類以來，萬乘大國的土地也没有這麽廣闊。先帝文王、莊王及大王，三代不隨便使土地接近齊國，以斷絶合縱國家的要害。現在大王派盛橋到韓國主持有關事務，盛橋把韓國的土地貢獻給了秦國，這是大王不用兵，不要威風，却得到了百里土地。大王可以説稱得上是有才能的了。大王又發兵攻打

虚、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磿之北，注齊、秦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魏國，堵塞了大梁的城門，攻下了河內，打下了燕、酸棗、虚、桃各地，進入邢地，魏國軍隊像雲彩一樣飛散而不敢拯救危局。大王的功勞也够多的了。大王停止用兵，使軍民得到休息，二年後再用兵，又吞并了蒲城、衍城、首城、垣城，靠近了仁地、平丘，黄地、濟陽環城守衛，魏國歸服了；大王又割取濮地、磿地的北面，打通了齊國、秦國的要害，斷絶了楚國、趙國的聯係，天下諸侯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大王的威望也算到頭了。

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吴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

大王如果能保持已有的功勞和威望，取消攻取的心思，涵養仁義的心境，使得没有後患，就可以功過三王，名高五伯了。大王如果靠着人口衆多，仗着軍隊强大，乘着摧毁魏國的威勢，想用武力使天下的君主臣服，我恐怕會有後患。《詩經》説“事物都有好的開端，但很少能有好的結果”。《易經》説“狐狸從水裏走過，終究要沾濕它的尾巴”。這些是説開始容易，結束難。怎麽知道會這樣呢？過去智氏看到了攻打趙氏的好處却不知道榆次的災禍，吴王看到了攻打齊國的便宜却不知道在干隧的失敗。這兩個國家，不是没有大功，因爲沉迷於眼前的利益，就换來了後來的禍患。吴國相信越國，跟着攻打齊國，在艾陵戰勝了齊軍後，返回在三渚的水邊被越王擒獲。智氏相信了韓氏、魏氏，跟着攻打趙氏，攻下了晉陽城，勝利指日可待，韓氏、魏氏背叛了它，在鑿臺之下殺死了智伯瑶。現在大王嫉妒楚國没有被毁滅，却忘記摧毁了楚國會使韓國、魏國强大，我替大王考慮，不要采取這種辦法。

《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聞

《詩經》説“高明的軍事家用兵不遠離家鄉作戰”。由此看來，楚國，是後援；鄰國，是敵人。《詩經》説“蹦蹦跳跳的狡兔，一旦遇到狗，也會被捉住。别人有心思，我能揣摩它”。現在大王中途相信了韓國、魏國親善大王，這正如吴國相信了越國。我聽

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毁。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

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

説，對敵人不能寬容，時機不能錯過。我恐怕韓國、魏國用謙恭的言辭來消除禍患，其實是想欺騙大國。爲什麽呢？大王對韓國、魏國没有累代的功德，却有幾代的仇怨。韓國、魏國父子兄弟接踵而死在秦國的將近十代了。他們的國家殘破，社稷毁壞，宗廟毁滅。百姓剖腹斷腸，斷頭毁面，身首分離，骸骨暴露在草地水邊，頭顱僵倒在地，在境内到處看得見，父子老弱被繫着脖子、捆着手，成爲成群結隊的俘虜，在路上相跟着走。鬼神孤苦悲傷，没有人祭祀。民不聊生，族人離散，流亡做奴僕侍妾的，充滿了四海之内。所以韓國、魏國不滅亡，將是秦國社稷的憂患，現在大王幫他們一起攻打楚國，不也是個過錯嗎！

況且大王攻打楚國將怎麽出兵？大王要向仇敵韓國、魏國借路嗎？那麽軍隊出發的那天起，大王就要擔憂它不返回，這是大王拿軍隊幫助仇敵韓國、魏國。大王如果不向仇敵韓國、魏國借路，一定要攻打隨水右邊的土地。隨水右邊的土地都是大河大水，山林溪谷，不産糧食的地方，大王即使占有了它，也不算是得到了土地。這是大王有打敗楚國的名聲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實惠。

況且大王攻打楚國的時候，齊國、趙國、韓國、魏國一定全部出兵來響應大王。秦國、楚國的軍隊交戰而不分開，魏國將出兵攻打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各地，原來宋國的土地一定會全部歸屬魏國。齊國人向南面攻打楚國，泗上一定會被攻下。這些都是平原，四通八達，土地肥沃，使他們獨自攻占這些地方。大王攻破楚國却在中原養肥了韓國、魏國，并使齊國强大了。韓國、魏國强大了，足够向秦國報仇。齊國南面憑泗水爲界，東靠大海，北靠黄河，没有後患，天下各國没有比齊國、魏國强大的，齊國、魏國得到土地，保住既得利益，假裝作爲服事秦國的下級官吏，一年以後，稱帝雖然不能，但他們阻止大王稱帝却

是有餘地的。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内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摇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憑着大王土地的廣博，人口衆多，兵馬强壯，一行動就與楚國結怨，却讓韓國、魏國重視齊國，送給齊王帝號，這是大王失策呀。我替大王考慮，不如好好對待楚國。秦國、楚國合而爲一逼近韓國，韓國一定縮手。大王充分利用東山的天險，圍繞着九曲黄河的便利，韓國一定要成爲您的關内侯了。然而大王派十萬軍隊鎮守鄭地，魏國恐懼，許地、鄢陵閉城自守，上蔡、召陵不相往來，這樣一來，魏國也就成爲您的關内侯了。大王一旦親善楚國，使關内兩個大國的土地與齊國相接，齊國的右邊的土地可以拱手而得。大王的土地跨過了西海和東海，約束天下，這樣燕國、趙國不能依傍齊國、楚國，齊國、楚國也不能依傍燕國、趙國。這以後威震燕國、趙國，一直動摇着齊國、楚國，這四個國家不等痛擊就會歸服了。

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秦昭王説："好。"於是就制止了白起出兵并向韓國、魏國道歉。派使臣賄賂楚國，約定爲盟國。

黄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黄歇乃説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黄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

黄歇接受了條約回歸楚國，楚國派黄歇和太子完到秦國作人質，秦國扣留了他們幾年。楚頃襄王病了，太子不能回去。楚太子與秦國宰相應侯友善，於是黄歇就勸應侯説："相國真的與楚國太子友好嗎?"應侯説："是。"黄歇説："現在楚王恐怕是病得起不來了，秦國不如讓楚國太子回去。太子能够繼位，他一定會更加恭敬地服事秦國，永遠感激相國的恩德，這是親近了盟國，讓太子成爲了大國君主。如果不讓他回去，太子也不過是咸陽的一個百姓罷了；楚國改立太子，一定不服事秦國。失去了盟國，斷絶了大國的和約，不是好計策。希望相國仔細考慮。"應侯把黄歇的話報告了秦王。秦王説："讓楚國太子的老師先去問候楚王的病，回來後再謀劃。"黄歇替楚國太子出主意説："秦國扣留太子，想以此謀利。現在太子的能力還不够使秦國有好處，我非常擔心。可是陽文君的兩個兒子都在國中，大王如果壽終天命，太子不在國内，陽文君的兒子

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黄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黄歇。

一定要繼位做繼承人，太子就不能奉祀宗廟。不如逃離秦國，與使者一起出去；我請求留下，拿死來擔當責任。”楚國太子就换衣服扮作楚國使者的車夫出了關，黄歇留守住所，經常推托太子有病謝客。估計太子已經走遠了，秦國追不上了，黄歇纔親自對秦昭王説：“楚國太子已經回去了，走遠了。黄歇我該死，請求您賜我一死。”昭王很惱怒，想聽任他自殺。應侯説：“黄歇作爲臣子，獻出生命來效忠他的主子，太子登位後，一定任用黄歇，所以不如赦他無罪放回他，以此親近楚國。”秦國就放走了黄歇。

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爲都邑。

黄歇回到楚國三個月，楚頃襄王去世了，太子完登位，這就是考烈王。考烈王元年，用黄歇作宰相，封號是春申君，賜給淮北地方的十二個縣。十五年後，黄歇對楚王説：“淮北地帶邊界靠近齊國，那裏事情緊迫，請求設置郡縣方便些。”就一起獻上淮北十二縣，請求封他到江東。考烈王答應了他。春申君就在過去吴國的廢墟上建城，以此作爲自己的都邑。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

春申君已經在楚國作了宰相，這時候齊國有孟嘗君，趙國有平原君，魏國有信陵君，正争相尊重士人，招徠賓客，互相争奪，輔佐國事，把持政權。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强。

春申君擔任楚國宰相的第四年，秦國打敗趙國的長平駐軍四十多萬。第五年，包圍了邯鄲。邯鄲向楚國告急，楚王派春申君領兵前往救援，秦軍也退去了，春申君就回來了。春申君作楚國宰相的第八年，替楚國北伐，消滅了魯國，讓荀卿作蘭陵縣令。在這時，楚國又强大了。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趙國平原君派人出使到春申君那裏，春申君讓他住在上等客舍。趙國使者想向楚國誇耀趙國富有，就戴上了玳瑁簪子，在刀劍套子上用珠玉裝飾着，請求會見春申君的門客。春申君門客三千餘人，其中的上賓都穿着綴有珍珠的鞋子來見趙國使者，趙國使者很慚愧。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吕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

春申君作宰相的第十四年，秦莊襄王即位，讓吕不韋作宰相，封爲文信侯。攻占了東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

春申君擔任宰相的第二十二年，各諸侯國擔

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心秦國攻城伐地没有停止的時候，就互相聯合起來，向西攻打秦國，楚王是合縱首領，春申君管理合縱事。到了函谷關，秦國出兵進攻，各諸侯國的軍隊都敗退逃跑。楚考烈王把作戰失利歸咎於春申君，春申君因此更加被疏遠了。

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强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計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鬥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吴，行相事。

門客中有個觀津人朱英，對春申君説："人家都以爲楚國是强大的，而您使它削弱了，在我看來則不然。先王時親善秦國二十年，秦國没有攻打楚國，爲什麽？秦國越過黽隘的要塞來攻打楚國，不便利；向東周、西周借路，背對着韓國、魏國攻打楚國，不方便。現在却不然，魏國早晚要滅亡，不能吝惜許地、鄢陵，這也許就使魏國把它們割讓給秦國。秦軍離陳地一百六十里，我觀察到的是秦國、楚國將每天相鬥了。"楚國於是離開陳地遷到壽春；秦國把衛國遷到野王城，設置了東郡。春申君從此前往吴地接受封地，行使宰相職務。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説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

楚考烈王没有兒子，春申君憂慮此事，尋找適合生孩子的婦女進獻，獻了很多，最終還是没有兒子。趙國人李園帶着他的妹妹，想獻給楚王，聽説他不適合生孩子，恐怕過久了妹妹不再受寵。李園請求事奉春申君作他的家臣，不久告别歸去，故意誤了回來的日期。回來進見，春申君問他情况，回答説："齊王派使臣求聘我的妹妹，我和那使臣飲酒，所以誤了日期。"春申君説："聘禮獻了嗎？"李園回答説："没有。"春申君説："能讓我見見嗎？"李園説："可以。"於是李園就進獻了他的妹妹，馬上被春申君寵幸了。知道她有了身孕，李園就和他妹妹商議。李園妹妹乘機勸春申君説："楚王尊重寵信您，即使是兄弟也達不到這種程度。現在您擔任楚國宰相二十多年，可是楚王没有兒子，如果楚王死後將要改立他的兄弟，那麽楚國改立國君後，也要各自重用他們過去的親信，您又怎能永遠受寵信呢？不但這樣，您被重用當政太久了，對大王的兄弟多有失禮之處，假如大王的兄弟真的登位，您災禍就要臨身了，又怎麽保住相印和江東的封地呢？現在我自己知道有了身孕，可是别人不知道。我被您寵幸没有多久，假如真憑您的重位把

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

我進獻給楚王,楚王一定寵幸我;我假如賴天之力生了兒子,那麽這是您的兒子當國王了。楚國全都可以得到了,與身臨預料不到的罪禍相比,哪一個好呢?”春申君認爲很對,就把李園的妹妹送出去,小心地安排住處,并向楚王説了。楚王召入宫中,寵幸她,就生了個兒子,被立爲太子,讓李園的妹妹作王后。楚王重用李園,李園當政了。

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

李園進獻了他妹妹後,他妹妹立爲王后,所生的兒子立爲太子,恐怕春申君泄漏了此事而更加驕横,暗中養了敢死的武士,想殺了春申君滅口,楚國人中頗有些人知道此事。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

春申君擔任宰相的第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了。朱英對春申君説:“世上有不期而至的幸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災禍。現在您處在生死無常的世上,服事意料不到的國君,怎麽能够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春申君説:“什麽叫不期而至的幸福?”朱英説:“您當宰相二十多年了,雖然名義上是相國,實際是楚王。現在楚王病了,早晚要死,而您輔佐幼主,乘機代替他管理國事,好像伊尹、周公,國王長大了,把政權還給他,這不就是遂了南面稱王、據有楚國的心願?這就是所謂不期而至的幸福。”春申君説:“什麽叫不期而至的災禍?”朱英説:“李園不治理國家却是您的仇人,不領兵却養敢死的武士,日子很久了,楚王死後,李園一定搶先入宫占據權勢,殺了您滅口。這就是所謂不期而至的災禍。”春申君説:“什麽叫不期而至的人呢?”朱英回答説:“您讓我作郎中,楚王死後,李園一定先入宫,我替您殺了李園。這就是所謂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説:“您算了罷。李園是個軟弱的人,我又對他很好,怎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朱英知道意見不被采納,擔心災禍臨身,就逃走了。

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内。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這以後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園果然先入宫,在棘門内埋伏了敢死的武士。春申君進入棘門,李園的敢死武士夾住了春申君,刺死了他,砍了他的頭,扔到棘門外面。在這時就派官吏全部滅絶了春申君一家。李園妹妹當初被春申君寵幸,有了身孕被進獻給楚王,生下的兒子就

繼位了，這就是楚幽王。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吕不韋廢。

這一年，秦始皇帝繼位九年了。嫪毐也在秦國作亂，被察覺，滅了他的三族，吕不韋被廢黜了。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説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太史公曰：我路過楚國，看到春申君的舊城，宫室宏大啊！當初，春申君勸説秦昭王，以及豁出性命打發楚國太子回國，智慧是多麼高明！後來被李園控制，老了啊。常言説："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指的是春申君失策没有聽朱英的話吧？

史記卷七十九

列傳第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范睢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説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范睢，是魏國人，字叔。游説各國，想事奉魏王，家庭貧窮不能自己供給自己，就先服事魏國中大夫須賈。

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禄。

須賈替魏昭王出使齊國，范睢跟隨前去。停留了幾個月，没有得到答覆。齊襄王聽説范睢有辯論的口才，就派人賜給范睢黄金十斤以及牛肉美酒，范睢辭讓不敢接受。須賈知道了，非常惱怒，以爲范睢把魏國的隱秘大事告訴了齊國，所以纔得到這些饋贈，讓范睢接受了牛肉美酒，退還了黄金。回來以後，須賈心裏惱怒范睢，把這件事報告了魏國宰相。魏國宰相，是魏國的公子之一，叫魏齊。魏齊非常惱怒，派家臣拷打范睢，打斷了脅骨、打掉了牙。范睢裝死，就把他用葦席捲起來，扔到厠所中。賓客們喝醉了，交替往范睢身上小便，故意侮辱他，以此懲戒後人，使没有敢胡説的人。范睢從葦席中對看守的人説："您能放出我，我一定重謝您。"看守的人就請求出去扔了葦席中的死人。魏齊醉了，説："可以。"范睢纔得以出來。後來魏齊後悔了，又叫人尋找他。魏國人鄭安平聽説此事，就帶着范睢逃跑了，躲躲藏藏，范睢改姓名叫張禄。

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禄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

在這時，秦昭王派謁者王稽出使到魏國。鄭安平假裝成衛兵，侍奉王稽。王稽問道："魏國有賢能的人能和我一起西游的嗎?"鄭安平説："我同鄉中有個張禄先生，想求見您，談論天下大事。這個人有仇人，不敢白天露面。"王稽説："夜裏和您一起來。"鄭安平夜裏和張禄拜見了王

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

稽。話没有説完，王稽知道了范雎的賢明，對他説："先生在三亭的南面等着我。"和他私約以後纔離開。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王稽告辭魏國離開，路過三亭就載着范雎進入秦國。到了湖地，看到車馬從西過來。范雎説："那邊來的人是誰？"王稽説："秦國宰相穰侯到東邊巡視縣邑。"范雎説："我聽説穰侯獨攬秦國大權，討厭接納各國的説客，恐怕他會侮辱我，我寧可暫躲在車中。"過了一會兒，穰侯果然到了，慰勞了王稽，就停下車子説："關東有什麽變化？"王稽説："没有。"穰侯又對王稽説："謁者没有和諸侯的説客一起來吧？這種人没有用處，衹會把别的國家搞亂罷了。"王稽説："不敢。"就告别離開。范雎説："我聽説穰侯是聰明人，衹是他看問題慢，剛纔他懷疑車中有人，但忘了搜索。"於是范雎下車行走，説："這人一定後悔。"走了十多里，穰侯果然派人返回搜索車中，没有説客，這纔罷休。王稽就和范雎進入了咸陽。

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

王稽已經報告了出使情况，乘機説道："魏國有個張祿先生，是天下的辯士。他説'秦王的國家危如累卵，能够用我就能安全。然而不能用書信傳授'。我因此載了他來。"秦王不相信，讓范雎住在客舍，吃粗劣的飯菜。范雎待命了一年多。

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

在這時候，昭王已經即位三十六年了。向南打下了楚國的鄢城、郢都，楚懷王被幽禁，死在秦國。秦國向東攻破齊國。齊湣王曾經稱帝，後來取消了。秦國多次圍困三晉。昭王討厭天下的辯士，不相信他們。

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

穰侯，即華陽君，是昭王母親宣太后的弟弟；涇陽君、高陵君都是昭王的同母弟弟。穰侯擔任宰相，三個人交替當將軍，有封地，因爲太后的緣故，他們私人財富超過了王室。等到穰侯作秦國將軍，將要越過韓國、魏國攻打齊國的綱壽，想以此擴大他在陶邑的封地。范雎就上書説：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

我聽説聖明的君主建立政令，有功的人不能不賞，有才能的人不能不給他官職，功

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

勞大的人，他的俸禄優厚；功勞多的人，他的爵位尊貴；能够管理衆人的，他的官職大。所以没有才能的人不敢擔當官職，有能力的人也不能被埋没。假如認爲我的話可行，希望您施行，則更加有利於治國之道；認爲我的話不可行，久久留住我也没有作用。常言説：“昏庸的國君賞賜他所喜愛的人，懲罰他所討厭的人；明智的君主却不這樣，賞賜一定加給有功的，刑罰一定判給有罪的人。”現在我的胸膛不能够擋住砧板，我的腰不能够頂住斧鉞，怎麽敢用捉摸不定的事情向大王嘗試呢！即使認爲我是貧賤的人而輕視侮辱我，難道就不重視推薦我的人對大王是否忠誠嗎？

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況且我聽説周朝有砥砨，宋國有結緑，梁國有縣藜，楚國有和氏璞玉，這四種珍寶，都是土裏生産的，好工匠所丢棄的，却是天下的著名器物。那麽聖明的君王所丢棄的人，難道不足以使國家有利嗎？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顔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我聽説善於使家豐厚的是從國家取得財富，善於使國家豐厚的是從所轄封國取得財富。天下有聖明的君主，則諸侯不能獨自豐厚，爲什麽呢？因爲他們要分割利益。好醫生知道病人的生死，聖明的君主明白成敗的事情，有利就施行，有害就放棄，拿不準就稍微嘗試一下，即使虞舜和夏禹再生，不能更改這種態度。最深切的話我不敢寫在這書面上，淺陋的話又不值得聽從。想來由於我的愚蠢没有感動大王的心吧？或者輕蔑推薦我的人地位卑下而不能聽用我呢？如果不是這樣，我希望把您游覽觀賞的空閑時間多少給我一點，讓我瞻仰大王的容顔。如果有一句話没用，甘受死刑。

於是秦昭王大説，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

當時，秦昭王非常高興，就向王稽道歉，派人用驛站的車子召見范雎。

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宫，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

於是范雎纔能在行宫受到秦昭王的接見，他假裝不知道永巷是後宫的通道，就鑽了進去。秦王來了，宦官發怒，驅趕他説：“大王到了！”范雎胡亂説道：“秦國哪裏有王？秦國祇有太后、

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争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

穰侯罷了。"想以此震動激怒昭王。昭王來到，聽説他和宦官争吵，就前去迎接，道歉説："寡人早應該親身領教，正巧義渠的事情緊急，寡人每天早晚都要親自請示太后；現在義渠的事情結束了，寡人纔能向您領教。我昏瞶不機敏，恭敬地向您行賓主的禮節。"范雎推辭謙讓。這天看到范雎被召見情況的，群臣没有不肅然起敬變了臉色的。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説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吕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吕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吴市，卒興吴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

秦王屏退左右，宫中空無一人。秦王長跪請求説："我有幸受到先生的哪些指教呢?"范雎説："是，是。"過了一會兒，秦王又長跪請問道："我有幸受到先生的哪些指教呢?"范雎説："是，是。"像這樣有三次。秦王長跪説："先生終究不肯指教寡人嗎?"范雎説："不敢這樣。我聽説從前吕尚遇到周文王的時候，他衹是個漁夫，在渭水邊釣魚罷了。是如此交往不深。周文王與吕尚交談後很高興就立他爲太師，載着他一起回去，是因爲他的話深刻啊。所以文王終於得力於吕尚并且終於擁有了天下。如果以前周文王疏遠吕尚，不和他深談，這樣周朝没有天子的德行，文王、武王也不能一起成就王業。現在我是旅居外國的百姓，交情和大王疏遠，可是我想陳述的都是匡扶國君的大事，處在别人骨肉之間，我希望獻出愚忠，可是不知道大王的心思。這就是大王問三次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我不是害怕不敢説。我知道今天説這些在前，明天會受死刑在後，可是我不敢逃避。大王如果真的施用我的言論，死不足以成爲我的憂患，流亡不足以使我愁苦，被漆塗身變成癩子，披散着頭髮變成瘋子，不足以使我感到羞耻。况且像五帝那樣聖明也死了，三王那樣仁義也死了，五霸那樣賢良也死了，烏獲、任鄙那樣有力也死了，成荆、孟賁、吴王慶忌、夏育那樣勇敢也死了。死，是人們一定免不了的。處在必然如此的情况下，能够稍微對秦國有些幫助，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我又擔心什麽呢！伍子胥被用袋子裝着出了昭關，夜行晝伏，到了陵水，無以糊口，用膝蓋爬行，磕着頭，露出肉，鼓着肚子吹篪，在吴國市場上乞討，終於振興了吴國，讓闔閭作了霸主。

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奸臣之態，居深宫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

假如我能像伍子胥那樣出盡計謀，然後加以囚禁，終身不再見人，這也是我的話施行了，我又擔憂什麽呢？箕子、接輿被漆了身子成爲癩子，披散着頭髮成了瘋子，可是他們對君主却没有好處。假如我的遭遇和箕子能够相同，但是可以對賢明的君主有所幫助，這是我最大的光榮，我有什麽羞耻？我所擔心的，衹是害怕我死了以後，天下看到我盡忠身死，就從此閉口止步，不肯投向秦國罷了。您上畏懼太后的威嚴，下被奸臣的態度所迷惑，住在深宫之中，離不開保姆的手，終身迷惑，不能明察奸佞。大則國家覆滅，小則自己孤單危險，這是我所擔心的。那些窮困侮辱的事情，死亡流放的憂慮，是我不會畏懼的。我死了而秦國太平，這是我死勝於生。”秦王長跪着説：“先生這是説什麽話！秦國偏僻荒遠，寡人愚蠢不才，先生却委屈地到這地方，這是上天讓寡人打擾先生來保存先王的宗廟。寡人能够向先生領教，這是上天寵幸先王，不抛棄他的後代啊。先生怎麽説出像這樣的話！事情無論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希望先生全部指教寡人，不要懷疑寡人。”范雎下拜，秦王也下拜。

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施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

范雎説：“大王的國家，四周的要塞可以固守，北邊有甘泉、谷口，南邊有涇河、渭河圍繞，右邊有隴山、蜀山，左邊有函谷關、崤山，奮力攻打的士兵上百萬，戰車上千乘，有利就出外進攻，不利就入關防守，這是建立帝王事業的基地。百姓害怕私鬥却勇於爲公而戰，這是稱王之人的百姓。大王兼有此二者。以秦兵的勇敢，車馬的衆多，來治服各諸侯國，好比用韓國的壯犬來鬥跛脚兔子，霸王的事業可以到手，可是群臣都不稱職。到現在閉關自守十五年，不敢用兵力窺探崤山以東各國的原因，這是穰侯替秦國出謀劃策不够忠誠，并且大王的計策也有失誤。”秦王長跪着説：“寡人想聽聽寡人的失策之處。”

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

可是左右有很多偷聽的人，范雎害怕，未敢説國内的事，先談論國外的事，以此觀察秦王的態度。就走近説：“穰侯越過韓國、魏國攻打齊國的綱地、壽地，這不是好計策。少出軍隊不足以打擊齊國，多出軍隊就對秦國有害。我想大王

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强則附趙，趙强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

的計策是，想少出兵而讓韓國、魏國全部出兵，就不仁義啦。現在已經發現盟國不親密了，越過人家的國境進攻齊國，能行嗎？這在計劃上是疏忽了。況且齊湣王過去向南攻打楚國，打敗了楚軍，殺死了他們的將領，又開闢一千多里土地，可是齊國最後連尺寸之地也没有得到，難道是齊國不想得到土地嗎？是形勢所迫不能占有啊。各諸侯國看到齊國疲敝，君臣不和，就起兵攻打齊國，徹底打敗了齊國。齊國士兵受辱、軍隊困頓，都歸咎於他們的國王，説：‘誰出的這個主意？’齊王説：‘文子出的。’大臣作亂，文子逃走了。所以齊國大敗的原因，是因爲它攻打楚國却養肥了韓國、魏國。這就是所謂借給盜賊兵器，送給盜賊糧食。大王不如遠交近攻，得一寸地就是大王的一寸地，得一尺地也是大王的一尺地。現在放下這些鄰國而進攻遠方的國家，不也錯了麽！況且過去中山國土地方圓五百里，趙國獨吞了它，功成名立，利益跟着來了，天下没有能損害它的。現在韓國、魏國地處中原，是天下的樞紐，大王要想稱霸，一定要接近中原，以此作爲天下樞紐，來威懾楚國、趙國。楚國强大就使趙國歸附，趙國强大就使楚國歸附，楚國、趙國都歸附了，齊國一定恐懼。齊國恐懼，一定要用謙卑的言辭、貴重的禮物來服事秦國。齊國歸附，韓國、魏國乘機也就被俘虜了。”昭王説：“我很早就想親近魏國了，可是魏國是個變化多端的國家，寡人不能親近它。請問怎麽樣親近魏國？”范睢回答説：“大王用好話重金事奉它；如果不行，就割地賄賂它；還不行，就發兵攻打它。”秦王説：“寡人恭敬地聽到了指教。”昭王就任命范睢作客卿，計劃軍事。終於聽從了范睢的計策，派五大夫綰攻打魏國，打下了懷地。二年後，打下了邢丘。

客卿范睢復説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綉。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

客卿范睢又勸説昭王説：“秦國、韓國的地形，像刺綉一樣交錯。秦國對於韓國的存在，好比木頭裏有蠹蟲，人有心腹之患。天下不變還罷了，天下如果有變，那成爲秦國禍患的還有誰比韓國更大呢？大王不如收服韓國。”昭王説：“我本來想收服韓國，韓國不聽從，怎麽辦呢？”范

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

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

雎說："韓國怎麽能不聽從呢？大王發兵攻打滎陽，那麽鞏地、成皋的道路不通；從北截斷太行山的道路，那麽上黨的軍隊就不能下山了。大王一旦起兵攻打滎陽，那麽他的國家就會分割成三塊。韓國看到一定滅亡，怎麽能不聽從呢？如果韓國聽從了，霸業就可以考慮了。"昭王說："好。"將要派使臣去韓國。

范雎日益親近昭王，言論又被采納了幾年了，就乘機勸説昭王道："我住在山東時，聽説齊國有田文，没聽説他們有國王；聽説秦國有太后、穰侯、華陽君、高陵君、涇陽君，没聽説他們有君王。獨攬國政的叫君王，能够興利除害的叫君王，控制生殺威權的叫君王。現在太后擅自行動，不顧一切，穰侯出使也不彙報，華陽君、涇陽君等殺人斷案没有忌諱，高陵君任免官吏都不請示。這四個貴人齊備可是國家不危險的，還没有過。在這四個貴人的下面，纔是所謂的君王呢。這樣大權怎麽能不旁落，政令怎麽能從大王那裏發出呢？我聽説善於治國的人，就要對内鞏固自己的威信，對外重視他的權力。穰侯出使外國時操持着大王的重權，在諸侯中決斷控制，持着符節到天下，征伐敵人，攻打别國，没有誰敢不聽從的。戰勝攻取了，好處歸到陶邑，國家的損害由諸侯承擔；戰敗了那麽就會與百姓結下怨恨，把災禍歸到社稷上。《詩經》説'樹上果實多的會壓折樹枝，壓折樹枝會損傷樹心；擴大屬國就會危害國家，尊崇臣子會使君主卑微'。崔杼、淖齒掌管齊國政權，射國王的腿，抽國王的筋，把國王吊在廟堂的梁上，過了一晚上就死了。李兌掌管趙國政權，把主父囚禁在沙丘，過了一百天餓死了。現在我聽説秦國太后、穰侯當政，高陵君、華陽君、涇陽君輔助他們，最終會没有了秦王，這也是淖齒、李兌一類的。況且三代亡國的原因，是國君把國政交給大臣，自己縱酒馳騁，四處打獵，不聽政事。那些被授予國政的人，嫉賢妒能，欺下瞞上，想實現他們的私欲，不替君主打算，可是君主不覺悟，所以喪失了他們的國家。現在從一般官吏以上直到許多大臣，再向下以至大王的左右，没有不是相國的

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

人。看到大王在朝廷上很孤立，我私下替大王擔心，萬代以後，擁有秦國的不是大王的子孫了。”昭王聽到這些很害怕，說：“好。”於是廢黜了太后，把穰侯、高陵君、華陽君、涇陽君驅逐到函谷關外。秦王就任命范雎作宰相。收回穰侯的相印，讓他回到了陶地，派官府供應車子和牛爲他搬遷，有一千多輛車。到了邊關，關上的官吏檢查他的珍寶器物，奇珍異寶比王室還多。

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秦國把應地封給范雎，封號是應侯。這時是秦昭王四十一年。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

范雎已經當了秦國宰相，秦國人稱他爲張祿，可是魏國人不知道，以爲范雎已經死了很久了。魏國聽說秦國將要向東攻打韓國、魏國，魏國派須賈到秦國。范雎聽說了，就暗中出行，穿着破衣從小路到了賓館裏，看到了須賈。須賈看見他驚訝道：“范叔原來没出事啊！”范雎說：“是這樣。”須賈笑着說：“范叔到秦國游說了吧？”范雎說：“不。范雎前些時候得罪了魏國宰相，所以逃跑到此，怎麼敢游說呢！”須賈說：“現在范叔做些什麼事呢？”范雎說：“我替人家作雇工。”須賈心裏憐憫他，留下他一起坐下喝酒吃飯，說：“范叔貧寒到這個樣子！”就取出他的一件厚綢袍子賜給他。須賈乘機問道：“秦國宰相張君，您知道嗎？我聽說他被秦王寵信，天下大事都由相君決斷。現在我的事情成敗都取決於張君。你小子有没有朋友和相君熟悉呢？”范雎說：“我的主人熟悉瞭解他。就是我也能進見，我請求替您在張君面前引見。”須賈說：“我的馬病了，車軸也折了，不是四馬拉的大車，我是不會出門的。”范雎說：“我願意爲您向我的主人借四匹馬拉的大車。”

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

范雎回去取來了四匹馬拉的大車，替須賈駕車，進了相府。府中人有望見的，認識的人都躲避起來。須賈對此覺得奇怪。到了宰相的家門，范雎對須賈說：“等着我，我替您先進去通報相君。”須賈等在門口，拉着車繩很久了，問門口的人說：“范叔不出來，爲什麼？”門人說：“没有范叔。”須賈說：“剛纔和我一起坐車進來的那個人就是范叔。”門人說：“那是我們的宰相張

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 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

君。"須賈很驚慌，知道自己被欺騙了，就脱衣露體，用膝蓋走路，通過門人向范雎謝罪。這時范雎坐在華麗闊大的帷帳中，侍候的人很多，接見了須賈。須賈磕頭稱死罪，説："我没想到您能自己達到青雲之上，我不敢再讀天下之書，不敢再參與天下之事。我犯下了該扔到熱水鍋中烹煮的死罪，請讓我自己退到野蠻地區，聽憑您處置我的生死!"范雎説："你的罪有幾條?"須賈説："拔了我的頭髮來數我的罪，還不够呢。"范雎説："你的罪有三條。過去楚昭王時申包胥替楚國打退了吳軍，楚王把荆地的五千户封給他，申包胥推辭不接受，因爲他家的墳墓就在荆地。現在我的先人的墳墓也在魏國，你從前認爲我有外心串通齊國，在魏齊面前惡語中傷我，這是你的第一條罪。當魏齊在厠所中侮辱我的時候，你没有制止，這是第二條罪。喝醉後接連地派人向我身上小便，你怎麽這樣殘忍呢? 這是第三條罪。可是你能不死的原因，是因爲把厚綢袍子贈給我，還有顧戀之心，還有老朋友的情意，所以放過你。"於是須賈稱謝告辭。范雎進宫對秦昭王説了此事，打發須賈回去。

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 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須賈向范雎告辭，范雎大擺筵席，把諸侯的使者都請來，和他們一起坐在堂上，酒菜很豐盛。讓須賈坐在堂下，把草料豆子放在他面前，讓兩個受過黥刑的犯人夾着他，像喂馬一樣讓他吃。范雎責備他説："替我告訴魏王，趕快拿着魏齊的頭過來! 要不然，我將要屠殺大梁城。"須賈回去，把這些告訴魏齊。魏齊害怕了，逃跑到趙國，藏在平原君家裏。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宫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宫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

范雎已經當了宰相，王稽對范雎説："事情有三種不能知道的，有三種無可奈何的。國君會有一天死去，這是第一種不可預知的事情。您要突然死在客館裏，這是第二種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假如我突然死了被埋在溝壑裏，這是第三種不能知道的事情。如果君王真的有一天死去了，您即使爲推薦我而悔恨，是無可奈何了。如果您突然死在客館裏，您雖然對我有所遺憾，也無可奈何了。假如我突然死去埋在溝壑裏，您雖然因爲没有報答我的救命之恩而感到悔恨，也無可奈

忠，莫能内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何了。”范睢不高興了，就進宫對昭王説：“如果不是王稽的忠誠，不能在函谷關接納我；不是大王的聖明，也不能重用我。現在我官至宰相，爵位在列侯，王稽的官職還衹是謁者，這不是他接納我的心意。”昭王召來王稽，任命他爲河東郡守，三年内不要向上彙報施政情况。范睢又使鄭安平受到任用，昭王讓他作將軍。范睢於是散發家裏的財物，以此報答所有的那些因爲他的事遭受困苦的人。一頓飯的恩德也一定償還，瞪瞪眼睛的仇怨也一定報復。

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説，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爲上

范睢當秦國宰相的第二年，是秦昭王四十二年，向東攻打韓國的少曲、高平，攻下了它們。

秦昭王聽説魏齊在平原君家裏，一定要爲范睢報這個仇，就假裝友好地送給平原君一封信説：“寡人聽説您的高尚的仁義，願意和您結成普通百姓一樣的友誼，您要是光臨我這裏，我願意和您暢飲十天。”平原君畏懼秦國，并且認爲信中寫的是對的，就進秦國會見秦昭王。昭王和平原君飲了幾天酒，昭王對平原君説：“過去周文王得到吕尚，把他看作太公，齊桓公得到管夷吾把他看成仲父，現在范君也是寡人的叔父。范君的仇人在您的家裏，希望派人回去取他的頭過來；要不然，我不放您出關。”平原君説：“尊貴的人結交朋友，是因爲不忘卑賤；富裕的人結交朋友，是爲了不忘貧困。魏齊，是我的朋友，即使是在我家裏，我也一定不會把他交出來，何况現在又不在我家裏。”昭王就送給趙王信説：“大王的弟弟在秦國，范君的仇人魏齊在平原君家。大王派人趕快拿着魏齊的頭過來；要不然，我發兵攻打趙國，又不放大王的弟弟出關。”趙孝成王就發兵包圍了平原君家，形勢緊急，魏齊夜裏逃出來，求見趙國宰相虞卿。虞卿估計趙王終究不能勸説得動，就解下相印，和魏齊一起逃跑，從小道走，想到諸侯中没有能够很快到達的，就又逃回大梁，想靠信陵君逃到楚國。信陵君聽説了，畏懼秦國，猶豫着不肯接見，説：“虞卿是什麽人？”這時侯嬴在旁邊，説：“人本來不容易被别人瞭解，瞭解别人也不容易。虞卿穿着草鞋、打着傘，第一次見到趙王，被賜給白璧一

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争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雙，黄金百鎰；第二次見到趙王，被任命爲上卿；第三次見到趙王，終於被授予相印，封爲萬户侯。在這時候，天下争着瞭解他。魏齊窮困潦倒時投奔虞卿，虞卿不看重爵位俸禄的尊貴，解下相印，棄了萬户侯而從小道來。他急士人之困來投奔公子，公子説‘什麽人’。人本來就不容易被别人瞭解，瞭解别人也不容易啊！”信陵君很慚愧，驅車到郊外迎接他們。魏齊聽説信陵君當初爲接見他們爲難，一怒之下自刎而亡。趙王聽説了，終於取下他的頭給了秦國。秦昭王纔放出平原君返回趙國。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

秦昭王四十三年，秦國攻打韓國的汾陘，攻下了它，就在黄河邊的廣武築城。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稾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

過了五年，昭王采用應侯的計策，使用反間計欺騙了趙國，趙國因爲這個原因，讓馬服子的兒子代替廉頗帶兵。秦軍在長平大破趙軍，就包圍了邯鄲。不久范睢同武安君白起有嫌隙，進言殺了白起。任用鄭安平，讓他帶兵攻打趙國。鄭安平被趙軍包圍，形勢緊急，帶領軍隊二萬人投降了趙國。應侯坐在草墊上請罪。秦國的法律，舉薦人而被舉薦人犯了罪，舉薦人與被舉薦人同罪。當時應侯按罪應當拘捕三族。秦昭王恐怕傷了應侯的心，就向國中下令：“有誰敢談論鄭安平事件的，處以跟鄭安平同等的罪。”賞賜給相國應侯的飲食器物日益豐厚，來讓他順心。二年後，王稽擔任河東郡守，和各國勾結，犯法被處死。應侯日益不高興。

昭王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内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昭王在上朝時嘆息，應侯進前道：“我聽説‘君主憂愁是臣子的耻辱，君主受辱臣子要去死’。現在大王在朝廷上憂愁，我大膽地請求接受處罰。”昭王説：“我聽説楚國的鐵劍鋒利而歌舞技藝拙劣。鐵劍鋒利則説明士兵勇敢，歌舞拙劣則説明思慮深遠。以遠大的思慮來駕御勇敢的戰士，我擔心楚國會圖謀秦國。事情平常不準備，不能應付倉猝的事變，現在武安君已經死了，鄭安平等人背叛了，國内没有良將，國外有很多敵國，我因此憂慮。”昭王想以此激勵應侯。應侯害怕了，不知道出什麽主意。蔡澤聽説了，前去到了秦國。

蔡澤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内慚，蔡澤乃西入秦。

蔡澤是燕國人。游學列國，求見很多大小諸侯謀求官職，可是没人賞識他，就找唐舉看相，説：“我聽説先生給李兑看相，説‘一百天以内執掌國家政權’，有這回事嗎?”唐舉説：“有這回事。”蔡澤説：“像我怎麽樣?”唐舉仔細地看了看他，笑着説：“先生是朝天鼻，聳肩膀短脖子，大臉，塌鼻梁，膝蓋蜷曲。我聽説聖人不在乎相貌，大概就是説先生吧?”蔡澤知道唐舉跟自己開玩笑，就説：“富貴是我本來有的，我不知道的是壽數，希望聽您説説。”唐舉説：“先生的壽數，從今往後有四十三年。”蔡澤笑着道謝而去，對他的車夫説：“我端着米飯，吃着肥肉，策馬急馳，懷抱着黄金印，在腰上繫着紫色綬帶，在君主面前作揖禮讓，吃着肉，又富貴，四十三年足够了。”他便離開唐舉來到趙國，被驅逐。到韓國、魏國，在途中遇到强盜，奪走了他的鍋碗。蔡澤聽説應侯任用鄭安平、王稽都在秦國犯了重罪，應侯心裏慚愧，蔡澤就向西進入秦國。

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説，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説。”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强，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

蔡澤將要會見昭王，派人揚言來激怒應侯説：“燕國游客蔡澤，是天下雄才，擅長辯論的聰明人。他一見到秦王，秦王一定爲難您并奪了您的相位。”應侯聽到了，説：“五帝、三代的事情，百家的學説，我全部知道，衆人的巧辯，我都打敗了他們，這人怎麽能使我爲難并奪了我的相位呢?”派人召來蔡澤。蔡澤進來，就向應侯作揖。應侯本來不高興，等見到他，又傲慢無禮，應侯就指責他説：“你曾經揚言想代替我當秦國宰相，難道有這回事嗎?”蔡澤回答説：“對。”應侯説：“請讓我聽聽您的説法。”蔡澤説：“唉！您怎麽見識這麽落後呢！四季的順序，完成了各自的任務就離開。人活着身體各部位强壯，手足麻利，耳聰目明，心靈智慧，這難道不是士人的願望嗎?”應侯説：“是。”蔡澤説：“以仁德爲本質，秉持正義，推行天道，施行恩德，在天下實現了自己的心願，天下懷念、喜歡、尊敬、熱愛他，都希望他作君王，難道不是才辯聰明的人的期望嗎?”應侯説：“是。”蔡澤又説：

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絶，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

“富貴顯達榮耀，治理萬物，使它們各得其所；性命長壽，享盡天年而不夭折；天下繼承他的傳統，保守他的基業，傳到無窮；名實完全一致，恩澤流傳千里，世世代代稱頌不絶，和天地始終：難道不是符合道德而且是聖人所謂的吉祥善事麽?”應侯説：“是。”

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説，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

蔡澤説：“像秦國的商君，楚國的吴起，越國的大夫文種，他們的死難道也可以期望嗎?”應侯知道蔡澤想拿話爲難他，又硬説：“爲什麽不可？公孫鞅事奉秦孝公，終生没有二心，盡忠公家不顧私情；設置刀鋸來禁絶奸邪，申明賞罰以達到太平；披露内心，展示情懷，蒙受怨恨，欺騙老友，捉了魏公子卬，安定了秦國的社稷，爲百姓謀利，終於替秦國擒獲了敵將攻破了敵軍，開拓土地千里。吴起事奉楚悼王，使私情不得妨礙公家，讒言不能掩蓋忠言，説話不采取隨便附和的態度，行爲不采取隨意寬容的態度，不因爲危險改變行動，推行仁義不避艱難，可是爲了使君王稱霸，國家富强，他不避凶禍。大夫文種事奉越王，君王雖然處於困境，受到侮辱，而他全心盡忠不懈，君王雖然絶代亡國，而他竭盡才能而不離開，成就功業却不自大，富貴也不驕傲懈怠。像這三個人，本來是仁義的極致，忠誠的節操。因此君子因爲仁義死難，視死如歸；活着受辱不如死得光榮。士人本來應殺身成全名節，祇要是仁義所在，就是死了也没有遺恨。爲什麽不值得呢?”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吴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

蔡澤説：“君主聖明，臣子賢良，是天下的洪福啊；君主英明，臣子正直，是國家的幸福；父慈子孝，丈夫誠實，妻子忠貞，是家庭的幸福。所以比干忠誠却不能保存殷朝，子胥聰明却不能保全吴國，申生孝順可是晋國混亂。這些都是忠臣孝子，可是國家滅亡混亂的原因是什麽呢？没有英明的君主、賢良的父親來聽從，所以天下人因爲他們的君主、父親被侮辱就憐憫他們的大臣和兒子。現在商君、吴起、大夫文種身爲人臣，他們的行爲是對的；他們的君王，就是不對的了。所以世人稱他們三人立了功却不見有好報，難道羨慕他們没遇到好時候而死了嗎？如果

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

等待死後纔能立忠成名，這樣微子不足以成仁，孔子不足以成聖，管仲不足以成大人物了。人們建立功業，難道不期望成全嗎？身和名一起保全，是上等。功名可以效法而失去性命，是其次。功名被侮辱而性命保全的，是下等。”這時應侯贊同蔡澤的説法。

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吴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强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强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内，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吴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禄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仇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

蔡澤稍稍抓住了空子，趁機説：“商君、吴起、大夫文種，他們身爲人臣，盡忠立功就可以稱心如願了，閎夭事奉周文王，周公輔佐周成王，難道不也忠誠聖明嗎？從君臣之間評論，商君、吴起、大夫文種他們與閎夭、周公相比哪一個值得羨慕呢？”應侯説：“商君、吴起、大夫文種不如他們。”蔡澤説：“既然這樣，您的主上慈愛仁義、任用忠臣，篤念舊情，他的賢明智慧，和有道德的士人如膠似漆，講義氣，不背棄功臣，和秦孝公、楚悼王、越王相比，哪一個好呢？”應侯説：“不知道怎麽樣。”蔡澤説：“現在君王親近忠臣，不超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您的出謀劃策能够替主上安定危局、修明政治，治理混亂、加强軍隊，排除禍患、克服困難，擴大土地、種植穀物，使國富民足，强化君主的權力，社稷受到尊重，光大宗廟，天下人没有敢欺侮、冒犯您的主上，君主的聲威震動四海之内，功業顯赫萬里以外，聲名光輝傳到千秋萬代，您和商君、吴起、大夫文種相比哪一個好？”應侯説：“我不如他們。”蔡澤説：“現在君王親近忠臣，不忘舊情不如孝公、悼王、勾踐，而您的功績和所受的偏愛、信任、親近、寵幸又不如商君、吴起、大夫文種，可是您的俸禄職位又多又高，家產的富足超過這三人，可是您還没有退身，恐怕禍患比這三人還厲害，我私下替您覺得危險。常言説‘太陽到了正中就偏移，月亮圓了就虧缺’。物盛則衰，是天地的普遍規律。進退伸縮，隨時代變化，是聖人通常的準則。因此‘國家政治清明就做官，國家政治混亂就隱居’。聖人説‘國君在位，利益體現在大官身上’。‘没有道義而得來的富貴，對我來説如同浮雲’。現在您的仇怨已經報了，恩德已經報償，心願到頂了，却没有改變的打算，我私下認爲您不應該采

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絶。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吴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强以輕諸侯，陵齊晋，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强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吴起爲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

取這辦法。况且翠鳥、天鵝、犀牛、大象，它們所處的形勢不是不遠離死地，可是却死了，其原因是被誘餌迷惑了。蘇秦、智伯的聰明，不是不足以避開侮辱、遠離死亡，可是他們却死了，其原因是被貪圖功利不止所害了。因此聖人制定禮儀，節制私欲，從百姓中取利有節度，使用民力按一定的時期，使用民財有一定止境，所以心志不能過分，行爲不驕傲，經常合乎準則而不背離，所以天下繼承他們的傳統而不斷絶。過去齊桓公九次會合諸侯，一次匡扶天下，到了葵丘會盟時，有了驕傲自滿的心思，背離他的有好幾個國家。吴王夫差的軍隊天下無敵，勇敢强大，輕視諸侯，侵凌齊國、晋國，所以就殺身亡國了。夏育、太史噭喝叱喊叫震駭三軍，可是被庸夫殺死了。這些都是功名達到頂點，而不肯返躬自省究竟合不合爲人處事的道理，没有處在謙卑的位子、退到節儉地步而招致的災禍。商君替秦孝公修明法令，禁絶奸邪的根本，重視爵位一定獎賞，有罪的一定懲罰，統一權衡，整飭度量，調節輕重，廢除阡陌，以安定生養百姓的産業，統一他們的風俗，鼓勵百姓耕種農業，利用土地，一家裏没有兩種事業，努力種田，積蓄財物，修習作戰布陣之事，因此軍隊出動就能擴大土地，軍隊休養國家也富强，所以秦國天下無敵，在諸侯中建立威望，使秦國的基業完成了。功業已經成就了，商鞅就被五馬分尸了。楚國土地方圓數千里，擁兵百萬，白起率領數萬軍隊和楚國交戰，一戰便攻克鄢地、郢都，燒毁了夷陵，再戰在南面吞并了蜀地和漢中。又跨過韓國、魏國攻打强大的趙國，在北面活埋了馬服君的軍隊，屠殺了四十多萬人，把他們全部消滅在長平城下，血流成河，沸騰的聲音像雷鳴，接着進圍邯鄲，使秦國擁有了帝王基業。楚國、趙國是天下的强國，是秦國的仇敵，從此以後，楚國、趙國都懾服了，不敢進攻秦國，這是由於白起的威勢。白起親身征服七十多座城，功業已經成就了，却被賜劍在杜郵自殺。吴起替楚悼王制定法令，削减大臣的威勢，罷免没有才能的，廢黜没有用的，裁减不必要的官員，杜塞了私人的

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仇，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决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

請求，統一了楚國的風俗，禁止游耍好閑的百姓，精養耕種攻戰的士民，在南面收服了楊越，在北面吞并了陳國、蔡國，破除了合縱連横的關係，使馳騁游説的人無法開口，禁止結黨來鼓勵百姓，安定了楚國的政治，軍隊震動天下，威勢懾服諸侯。功業已經成就了，吳起却終於被肢解了。大夫文種替越王深謀遠慮，免除了會稽的危險，在危亡中求生存，雖受辱但赢得了榮耀，除草墾荒，充實城邑，開闢土地，種植糧食，率領四方百姓，集中上下的力量，輔佐賢明的勾踐，報了夫差的仇，終於擒獲了强大的吳王，使越王成爲霸主。功業已經顯明確實了，勾踐終究負心殺了他。這四個人，功業成就了却不離開，禍患到了這種地步。這就是所謂能伸不能屈，能進不能退。范蠡知道這些道理，超脱地避開世俗，長久作陶朱公。您難道没看到賭博的人嗎？有的想投大注，有的想分次下注，這些都是您明白知道的。現在您當秦國的宰相，出主意不用下坐席，定謀略不用出朝堂，坐着就控制了諸侯，利益施及到三川地區，充實了宜陽，斷絶了羊腸坂的險塞，堵塞了太行山的道路，又斬斷了范氏、中行氏領土上的道路，六國不能合縱，棧道上千里，直通到蜀地、漢中，使天下都畏懼秦國，秦國的欲望達到了，您的功勞到頂了，這也是秦國分次下注的時候了。像這樣還不退身，那麽您就會是商君、白公、吳起、大夫文種的下場了。我聽説，‘用水做鏡子可以看見自己的面容，用别人做鏡子能推斷事情的吉凶’。《書經》説‘成功之下，不可久處’。這四人的禍患，您爲什麽要承受呢？您爲什麽不趁此時送還相印，讓給賢德的人，您退身林泉，這樣，一定有伯夷的廉潔的名聲，長期享受應侯的爵位，世世代代稱寡道孤，并且有許由、延陵季子讓賢的美名，有王子喬、赤松子的壽命，和因禍患而終結的人相比哪一個好呢？現在您選擇哪一種呢？留戀而不能自行離開，猶豫而不能自己决定，一定有這四人的災禍。《易經》説‘龍飛到最高的地方，往下飛不可能，一定後悔’，這是説能上不能下，能伸不能屈，能進不能退的人。希望您仔細考慮！”應

侯說："好。我聽說'有欲望而不知滿足，就會失去他的所有欲望；占有了而不知停止，就會失去他所有的占有'。幸蒙先生指教，我謹敬地接受指教。"於是就延請蔡澤入座，尊爲上賓。

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説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説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

過了幾天，范睢進朝，對秦昭王說："有個新從殽山的東面來的游客叫蔡澤，這個人是個善辯的人，明白三王的事情，五霸的功業，以及世俗的變化，足以把秦國大政寄托給他。我看到的人很多，没有趕得上他的，我也不如他。我大膽地報告給您聽。"秦昭王召見蔡澤，和他交談，非常喜歡他，任命他作客卿。應侯就稱病辭職，請求交還相印。昭王硬要留下應侯，應侯就稱病更厲害。范睢被免去了宰相，昭王一開始就贊賞蔡澤的謀劃，任命他作宰相，向東收服了周王室。

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蔡澤當秦國宰相幾個月，有的人討厭他，他害怕被殺，就稱病辭職交還了相印，被賜封號爲綱成君。住在秦國十多年，事奉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最後事奉秦始皇帝，替秦國出使燕國，三年後燕國派太子丹到秦國作人質。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説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説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强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太史公曰：韓非子說"穿長袖衣服的人善於舞蹈，錢多的人善於做買賣"，這話確實啊！范睢、蔡澤是世上所說的一代辯士，可是游說諸侯的說客直到白了頭也没有遇到知音，不是他們的計策笨拙，而是游說缺乏效力。等到二人旅居到秦國，相繼取得卿相之位，功垂天下的原因，本來是强弱的形勢不同。可是士人也有偶然遇到機會的，像他們這樣賢能的人很多，但是不能稱心如意，哪裏說得完呢！可是這二人要是不受困厄，怎麽能够奮發向上呢？

史記卷八十

列傳第二十

樂毅列傳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

樂毅的先祖叫樂羊。樂羊是魏文侯的將軍，攻下了中山國，魏文侯把靈壽封給了樂羊。樂羊死後，葬在靈壽，他的後代子孫就在那裏安了家。中山重新建國，到了趙武靈王時又滅了中山國，樂氏的後代有樂毅。

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

樂毅賢明，喜歡軍事，趙國人推薦他。等到趙武靈王發生了沙丘的叛亂，他就離開趙國到魏國。聽説燕昭王因爲子之之亂使齊國大敗燕國，燕昭王怨恨齊國，没有一天忘記要向齊國報仇。燕國狹小，偏僻荒遠，力量不能制服齊國，於是燕昭王降低身份尊重士人，先以禮對待郭隗來招納賢人。樂毅在這時替魏昭王到燕國出使，燕王用客禮接待他。樂毅推辭謙讓，就獻禮請求作臣子，燕昭王讓他作亞卿，任職很久。

當是時，齊湣王强，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别使連楚、魏，令趙啖説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

在這時，齊湣王强大，向南在重丘打敗了楚國宰相唐眛，向西在觀津摧毁了三晉，就和三晉攻打秦國，幫着趙國滅了中山國，攻破宋國，擴大土地一千多里。齊湣王和秦昭王爭着自尊爲帝，没多久又把帝號取消了，仍稱王。諸侯都想背棄秦國服事齊國。齊湣王自負，百姓受不了。在這時燕昭王詢問攻打齊國的事情。樂毅回答説：“齊國是霸國留下的基業，地大人多，不易單獨進攻。大王一定想要攻打齊國，不如與趙國及楚國、魏國一起攻打。”於是昭王派樂毅和趙惠文王約定，另派使臣聯合楚國、魏國，讓趙國用攻打齊國的好處勸説秦國。諸侯都受害於齊湣王的驕横凶暴，都爭着聯合和燕國一起攻打齊

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

國。樂毅回來報告後，燕昭王就出動全部軍隊，讓樂毅作上將軍，趙惠文王把相國的印交給樂毅。樂毅於是合并總領了趙國、楚國、韓國、魏國、燕國的軍隊，攻打齊國，在濟水西面打敗了齊軍。諸侯的軍隊罷兵返回，燕軍由樂毅率領獨自追趕，到了臨菑。齊湣王在濟水西被打敗，逃走了，在莒地保守城池。樂毅獨自留下進攻齊國，齊國的城邑都堅守着。樂毅攻入臨菑，全部取走了齊國的珍寶財物及祭祀用的禮器，送到燕國。燕昭王很高興，親自到濟水邊慰勞軍隊，犒賞宴請士兵，把樂毅封在昌國，封號是昌國君。在這時燕昭王收了從齊國俘虜繳獲的人、物回去，派樂毅又用兵平定齊國不肯投降的城邑。

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

樂毅留在齊國攻城掠地五年，攻下齊國七十多座城邑，都設置郡縣歸屬燕國，惟獨莒地、即墨沒有降服。正巧燕昭王死了，兒子繼位爲燕惠王。惠王從作太子時就不滿意樂毅，等到登位後，齊國的田單聽說了，就派人到燕國施行反間計，說：“齊國城邑沒有投降的衹有兩座。可是沒能早點攻下的原因，聽說是樂毅和燕國新即位的國王有嫌隙，想聯合軍隊將要留在齊國，在南面稱齊王。齊國所擔心的，是惟恐別的將軍來攻。”這時燕惠王本來已經懷疑樂毅，聽到齊國反間的話，就派騎劫代替領兵，召回了樂毅。樂毅知道燕惠王派人代替他是不懷好心，害怕被殺，於是向西投降了趙國。趙國把樂毅封在觀津，封號是望諸君。尊重寵信樂毅，以此警告威懾燕國、齊國。

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

齊國田單後來和騎劫交戰，果然設騙局誑騙了燕軍，就在即墨城下打敗騎劫，輾轉戰鬥，追逐燕軍，向北直到黃河邊，全部收復了齊國城邑，從莒地迎回襄王，進入臨菑。

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群臣，寡

燕惠王後悔讓騎劫代替樂毅，因此軍隊失敗，將軍陣亡，喪失齊地；又怨恨樂毅投降趙國，恐怕趙國任用樂毅趁燕國疲敝攻打燕國。燕惠王就派人指責樂毅，并向他道歉說：“先王把全國交給將軍，將軍替燕國攻破齊國，報了先王之仇，天下沒有不震動的，寡人又怎敢有一天忘了將軍的功勞呢！正巧先王離開了群臣，寡人新

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

登位，左右之人使寡人產生了錯誤。寡人派騎劫代替將軍，是因爲將軍長期在外暴曬露宿，所以召回將軍休息，商議大事。將軍錯聽了人言，以爲與寡人有嫌隙，就拋棄燕國歸附趙國。將軍替自己考慮還可以，但用什麼報答先王對待將軍的厚意呢?”樂毅寫了一封回信送給燕惠王，信中說:

我不才，不能遵從大王的命令，來順應左右的意願，恐怕傷害了先王的英明，損害了您的仁義，所以逃到趙國。現在您派人指責我有罪，我擔心侍從您的人不覺察先王養育我的道理，又不明白我事奉先王的心思，所以大膽地用信回答您。

我聽説賢明的國君不把俸祿偏向自己的親信，功勞多的賞賜他，才能相當的就安排他。因此考察才能授給官職的，這是成就功業的國君;評價德行而結交的，這是樹立名聲的士人。我暗中觀察先王的舉動，看到先王有超出世間國君的心思，所以我藉從魏國持節出使之機，讓自己到燕國受到考察。先王誤選了我，置身在賓客之中，站在群臣以上，不和父兄宗親大臣等商議，讓我作亞卿。我缺乏自知之明，自以爲奉命接受旨意，可以僥幸没有罪過，所以接受命令却没有推辭。

先王命令我說:“我對齊國有積怨深仇，不考慮國家力量弱小，而想把對付齊國當作大事。”我說:“齊國是霸國剩下的基業，是常勝國家的後代。士兵訓練有素，熟習戰鬥進攻。大王假如想攻打它，一定要和天下其他諸侯國圖謀它。和天下其他諸侯國圖謀它，不如和趙國結交。況且又有淮北、宋的土地，這是楚國、魏國想要的地方，趙國如果答應定約，四國攻打齊國，齊國可以被徹底打敗。”先王認爲對，準備符節派我往南到趙國。回來交差後，就起兵攻打齊國。憑着天道，先王的威靈，黄河以北的土地上的人都追隨先王，全部到了濟水邊上。濟水邊

卒鋭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吕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

的軍隊受令攻打齊國，大敗齊軍。輕裝精鋭的士兵，長驅直入齊國國都。齊王逃跑到莒地，僅僅保住了自己的命；珠玉財寶、戰車武器、珍貴器物全都收運到燕國。齊國器物擺在寧臺，大吕鐘陳列在元英宫，原先燕國的大鼎也回到了曆室宫，汶水邊的竹子也種到了薊丘，從五霸以來，功績没有趕得上先王的。先王認爲心願滿足了，所以割地封給我，使我能够比得上小國諸侯。我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自以爲奉命接旨，可以僥幸没有罪過，所以接受命令却没有推辭。

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

我聽説賢明的君王，功業建立了而不荒廢，所以被寫在《春秋》裏；有遠見的士人，名聲成就了而不敗壞，所以被後世稱贊。像先王的報仇雪耻，平定了有萬輛戰車的强國，没收了八百年的積蓄，等到離開群臣的時候，遺留下的政策還没有衰敗，執政管事的大臣，修明法令，謹慎地安置王族子孫，恩惠施及到平民百姓，這些功績，都可以教育後世。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説聽於闔閭，而吴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我聽説，善於創造的人不一定善於完成，有好的開始未必有好的結局。過去伍子胥的勸説被闔閭聽取了，而吴王的足迹遠達郢都；夫差不認爲伍子胥的意見是正確的，賜給他皮袋令他自殺，將他的尸體漂到長江裏。吴王不明白伍子胥先前的言論能够建立功業，所以把伍子胥沉到江裏也不後悔；伍子胥没有早些看到君主各自不同的氣量，以至於被拋進江中也不變心。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毁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使自身免受災禍建立功業，來彰明先王的功業，是我的上策。遭到毁辱誹謗，敗壞先王的名譽，是我最大的憂慮。身臨不可預測的罪過，利用僥幸免禍之機而謀求私利，從道義上講我是不會去做的。

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

我聽説古代的君子，交情斷了也不出惡語；忠臣離開國家，不洗刷自己的名聲。我即使不才，也多次領受過君子的教誨。恐怕您親近偏信左右侍從的説法，不察明被疏遠的大臣的德行，所以大膽地寫信報告您，希

意焉。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

樂閒　樂乘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

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

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

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

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望君王留心此事。

於是燕王又讓樂毅的兒子樂閒作昌國君；樂毅也和燕國又往來溝通了，燕國、趙國都用他作客卿。樂毅死在了趙國。

樂閒住在燕國三十多年，燕王姬喜采用他的宰相栗腹的計謀，想攻打趙國，詢問昌國君樂閒。樂閒説："趙國，是和四方交戰的國家，它的百姓熟習軍事，攻打它不行。"燕王没有聽從，就攻打趙國。趙國派廉頗攻打燕軍，在鄗地大破栗腹的軍隊，擒獲了栗腹、樂乘。樂乘，與樂閒同宗。於是樂閒逃奔趙國，趙國就包圍了燕國。燕國大量割地來和趙國媾和，趙軍纔解圍離開。

燕王悔恨没采用樂閒的意見，樂閒已經在趙國了，就給樂閒送信説："紂王的時候，箕子的話不被采納，他敢冒犯進諫，毫不懈怠，希望紂王聽從；商容不被重用，自身也被侮辱，仍希望紂王能改變。等到民心涣散，監獄裏的囚犯自己跑出來，這以後二人纔退隱。所以紂王擔負着殘暴的負累，二人還不失忠誠賢明的名聲。爲什麽？他們憂患已經到頭了。現在寡人雖然愚蠢，不像紂王的殘暴；燕國百姓雖然混亂，也不像殷朝百姓那麽過分。家裏有了閑話，不全部告訴鄰里。這二方面，寡人認爲您不該這麽做。"

樂閒、樂乘怨恨燕國没有聽從他們的計策，二人終於留在了趙國。趙國封樂乘爲武襄君。

第二年，樂乘、廉頗替趙國包圍了燕國，燕國用重禮求和，趙軍纔解圍了。五年後，趙孝成王去世。襄王派樂乘代替廉頗。廉頗攻打樂乘，樂乘逃走了，廉頗逃進魏國。這以後十六年秦國滅了趙國。

這以後二十多年，漢高祖路過趙國，問道："樂毅有後代嗎？"回答説："有樂叔。"漢高祖封他在樂鄉，封號是華成君。華成君，是樂毅的孫子。樂氏的家族有樂瑕公、樂臣公，當趙國將要被秦國所滅亡的時候，他們逃到齊國的高密。樂臣公善於研究黄帝、老子的言論，在齊地名聲顯赫，被稱爲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太史公曰：當初齊國的蒯通以及主父偃讀樂毅報惠王的書信的時候，没有不放下書信而哭泣的。樂臣公學習黄帝、老子的學説，他的祖師號稱河上丈人，不知河上丈人從哪來。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在齊地高密、膠西教學，是曹相國的老師。

史記卷八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强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脱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

廉頗，是趙國傑出的將領。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國領兵攻打齊國，大敗齊軍，攻取了陽晉，被封爲上卿，憑藉自己的勇氣聞名於諸侯。藺相如，是趙國人，是趙國宦官頭目繆賢的家臣。

趙惠文王時，得到了楚國的和氏璧。秦昭王聽説了，派人給趙王送了一封信，想用十五座城來换取和氏璧。趙王和大將軍廉頗等諸位大臣商量：想給秦國，而秦國的城池恐怕得不到，白白地被欺騙；想不給，又害怕秦軍來攻打趙國。計謀還没有定下來，想尋找一個可以出使答覆秦國的人，没有得到。宦官令繆賢説："我的家臣藺相如可以出使。"趙王問他："你怎麽知道的?"回答説："我曾經犯了罪，偷偷地計劃想逃跑到燕國去，我的家臣藺相如勸阻我，説：'您憑藉什麽知道燕王會收留您呢?'我回答説：'我曾經跟隨大王和燕王在邊境上會面，燕王私下裏和我握手，説"希望結成好朋友"。因此我知道燕王對我很友好，所以想去燕國。'藺相如對我説：'趙國强而燕國弱，而您受趙王寵幸，因此燕王對您很友好。如今您是從趙國逃到燕國去，燕國害怕趙國，勢必不敢收留您，而會把您捆着送回趙國。您不如光着膀子伏在刀斧砧板上請罪，或許能够免罪。'我聽從了他的計策，大王您也施恩赦免了我。我私下裏認爲這個人是勇士，而且有智謀，應該可以出使。"於是趙王召見他，問藺相如説："秦王想用十五座城來交换我的和氏璧，可以給他嗎?"藺相如説："秦國强大而趙國

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弱小，不能不給。”趙王說：“秦國拿了我的和氏璧，却不給我城池，怎麽辦？”藺相如說：“秦國用城换璧而趙國不答應，理虧的是趙國。而趙國給了和氏璧秦國却不給城，理虧的就是秦國了。比較兩個方面，寧可答應秦國而使他們承擔理虧的責任。”趙王說：“誰可以出使？”藺相如說：“大王如果真的没有人，我願意捧着璧出使秦國。秦國的城劃歸了趙國，我就把璧留在秦國；秦國的城如果没有劃歸趙國，我一定完璧歸趙。”於是趙王就派遣藺相如捧着和氏璧西行入秦。

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强，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强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相如度秦王雖齋，决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

秦王坐在章臺接見了藺相如，藺相如捧着和氏璧奏見秦王。秦王非常高興，把和氏璧傳給美人和手下人看，手下人都高呼萬歲。藺相如看到秦王没有償還給趙國城邑的意思，就走上前説：“璧有小斑點，請讓我爲大王指出來。”秦王把璧給他，於是藺相如拿着璧倒退幾步站住，靠着柱子，怒髮衝冠，對秦王説：“大王想得到和氏璧，讓人送信給趙王，趙王召集所有的臣下商量，都説‘秦國貪心，倚仗它的强大，用空話求璧，補償城邑恐怕得不到’。想要不給秦國和氏璧。我認爲平民百姓的交往尚且不可以相互欺騙，何况堂堂大國呢！况且因爲一塊璧的原因而惹得秦國不高興，不可取。因此趙王就齋戒五天，讓我捧着璧，在朝堂上叩拜，送上國書。爲什麽呢？是尊敬大國的威嚴并表示敬意啊。現在我來了，大王在一般的宫殿裏接待我，禮節很傲慢；拿到璧以後，傳給美人看，來戲弄我。我看大王實在没有償還趙國城邑的意願，因此我又把璧取回來。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的話，我的頭今天就會和璧一起碎在這柱子上！”藺相如拿着璧斜視着柱子，準備用璧擊柱。秦王害怕他撞壞了璧，就道歉并再三請求，召集有司查看地圖，指出從這裏以外的十五座城給趙國。藺相如揣摩秦王衹不過是設計假裝給趙國城邑，實際上趙國還是拿不到，於是就對秦王説：“和氏璧，是天下共同傳揚的寶物，趙王害怕，不敢不獻給秦。趙王送出璧時，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應該齋戒五天，設置九賓禮於朝廷，我纔敢獻上璧。”秦王揣度這件事，終究不可以强奪，於是答應齋戒五天，讓藺相如

于趙。

住在廣成公館。藺相如估計秦王雖然齋戒，肯定會違背約定不給趙國城邑，於是讓他的隨從穿着粗布衣服，懷揣着和氏璧，從小道逃走，把和氏璧送回了趙國。

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强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秦王齋戒了五天後，於是設九賓之禮於朝廷，接見趙國的使者藺相如。藺相如來到，對秦王説："秦國自穆公以來二十多個君主，不曾有堅守盟約的。我真是害怕白白地被欺騙而對不起趙國，因此讓人拿着璧回去，從小道已經到了趙國了。况且秦國强大而趙國弱小，大王派一個使者到趙國，趙國馬上捧着璧前來。現在以秦國的强大而先割讓十五座城邑給趙國，趙國哪裏敢留和氏璧而得罪於大王呢？我知道欺騙大王的罪應當殺頭，我請求受湯鑊之刑，希望大王和臣下們仔細商量這件事情。"秦王和群臣面面相覷，驚嘆紛紛。秦王左右的人有的想把藺相如拉下去，秦王於是説："如今殺了藺相如，也終究不能得到璧，而且斷絶了秦國和趙國之間的友好，不如因此厚待藺相如，讓他回到趙國，趙王怎麽敢因爲一塊璧的緣故而欺騙秦國呢！"終於在朝廷上接見了藺相如，行禮完畢讓他回國。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藺相如已經回到趙國，趙王認爲他是賢能的大夫，出使諸侯而不受辱，任命他爲上大夫。秦國也不給趙國城邑，趙國最終也不給秦國和氏璧。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之後秦國攻打趙國，攻占了石城。第二年，再攻打趙國，殺死二萬人。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

秦王派使者告訴趙王，想和趙王在西河外的澠池會見言和。趙王害怕秦國，不想去。廉頗、藺相如商量説："大王不去，就表明趙國弱小而膽怯。"趙王於是前行，藺相如跟從。廉頗送他們到邊境上，和趙王辭别道："大王前去，估計路程及會見禮節完畢，直到回來，不會超過三十天。三十天後不回來，就請讓我立太子爲王，以斷絶秦國的貪心。"趙王答應了他，就去同秦王在澠池相見。秦王飲酒正酣，説："我私下裏聽説趙王喜好音樂，請趙王彈瑟。"趙王彈瑟。秦國御史上前記載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與趙王一起飲酒，讓趙王彈瑟"。藺相如上前説："趙王

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私下裏聽説秦王擅長演奏秦地的音樂，請獻上盆缻給秦王演奏，來相互娛樂。”秦王發怒，不答應。於是藺相如上前獻上盆缻，又跪着請求秦王演奏。秦王不肯擊缻。藺相如説：“五步以內，我就要把脖子上的鮮血濺到大王的身上了！”左右的人想要殺藺相如，藺相如瞪眼呵斥他們，這些人都潰退下去。對藺相如的做法，秦王很不高興，衹得敲了一下缻。藺相如回頭召來趙國御史記載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國的群臣説：“請趙國用十五座城邑爲秦王祝壽。”藺相如也説：“請秦國用咸陽爲趙王祝壽。”一直到酒席完畢，秦王始終不能壓服趙國。趙國又部署了大軍防備秦國，秦國因此不敢輕舉妄動。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會見結束後回到趙國，趙王認爲藺相如功勞很大，封他爲上卿，職位在廉頗之上。廉頗説：“我擔任趙國的將軍，有攻城野戰的大功勞，而藺相如衹不過以口舌之勞立了點功，而職位却在我之上，况且藺相如本是卑賤之人，我覺得羞耻，不能容忍地位在他之下。”揚言説：“我見到藺相如，一定羞辱他。”藺相如聽説以後，不肯和廉頗相見。每次上朝時，藺相如常常稱病不去，不想和廉頗争座次。不久後藺相如外出，望見廉頗，藺相如調轉車子躲避。於是他的家臣們一齊勸説他道：“我們之所以離開親戚而來侍奉您的原因，是因爲仰慕您的高尚節操。如今您和廉頗同朝爲官，廉頗口出惡言而您畏懼躲避，非常害怕，常人尚且感到羞耻，何况將相呢！我們不賢德，請求告辭離去。”藺相如堅決阻止他們，説：“你們看廉頗將軍和秦王，誰更厲害？”回答説：“秦王厲害。”藺相如説：“像秦王那樣威風，我還當廷叱責他，羞辱他的臣子，我藺相如雖然駑笨，難道單單害怕廉頗將軍嗎？衹不過我考慮到，强大的秦國之所以不敢對趙用兵，衹因爲有我們兩個人在。如今兩虎發生争鬥，勢必不可能共存。我這樣做的原因，是以考慮國家的安危在先而以自己的怨恨在後。”廉頗聽説以後，光着膀子背着荆條，由賓客帶着來到藺相如家門口謝罪。説：“我是鄙賤的人，不知道將軍寬厚至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鬥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

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

此。"終於相互和好，結成生死之交。

這一年，廉頗向東攻打齊國，打敗了齊國的一支軍隊。過了兩年，廉頗又攻打齊國的幾邑，攻占了它。此後三年，廉頗攻打魏國的防陵、安陽，都攻占了。四年後，藺相如領兵攻打齊國，到了平邑就撤軍了。第二年，趙奢在閼與城下攻破了秦軍。

趙奢，是趙國的田部吏。收租稅而平原君家裏不肯繳納，趙奢依法辦理，殺了平原君家裏管事的九個人。平原君發怒，要殺趙奢。趙奢就勸說他道："您在趙國是貴公子，如今如果您放縱家裏不奉公守法，法律就會被削弱，法律削弱了則國家就會被削弱，國家削弱了則諸侯就會對國家用兵，諸侯對國家用兵就没有趙國了，您哪裏能再擁有這種富裕呢？以您這樣尊貴的身份，奉公守法則國内上下公平，上下公平則國家强盛，國家强盛則趙國鞏固，而您又身爲貴戚，怎麼能讓天下人看輕呢？"平原君認爲他很賢德，就向趙王推薦了他。趙王用他來治理國家的賦稅，國家的賦稅從此非常合理，百姓富足，國庫充實。

秦國攻打韓國，在閼與駐軍。趙王召來廉頗問道："可以救韓國嗎？"回答説："道路遥遠，而且既險又窄，難救。"又召來樂乘問這件事，樂乘的回答和廉頗説的一樣。再召問趙奢，趙奢對答説："道路遥遠而狹窄，就像兩隻老鼠在穴中相鬥，將是勇敢的一方取勝。"趙王就任命趙奢爲將軍，出兵救韓國。

軍隊離開邯鄲三十里，趙奢向軍隊下令説："有敢爲軍事進諫的人處死。"秦軍駐軍在武安西邊，秦軍擂鼓吶喊，整頓軍隊，武安城的屋瓦都震動了。軍中有個偵察員説應該火速救援武安，趙奢立即斬了他。趙軍堅守營壘，停軍二十八天不動，又進一步鞏固了營壘。秦國的間諜來，趙奢好好地招待他吃飯，并打發他走了。間諜以此報告給秦軍的將領，秦國的將軍非常高興，説："離開國都三十里而軍隊不再前行，而增加營壘，閼與不會成爲趙國的地方了。"趙奢已經遣返了秦國的間諜，就讓軍隊卸去鎧甲，快速前進，兩天一夜趕到前綫，讓擅長射箭的士兵距離閼與五

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十里駐軍。軍隊的營壘建成以後，秦國軍隊聽説了，全軍趕來。軍士許歷請求爲軍事進諫，趙奢説：“請他進來。”許歷説：“秦國的軍隊没有料到趙國的軍隊到了這裏，他們的來勢很猛，將軍一定要大量集中兵力等待他們。不然，一定會失敗。”趙奢説：“我願意接受你的建議。”許歷説：“請處以殺頭之罪。”趙奢説：“等回到邯鄲之後再處理。”許歷又請求進諫，説：“先占領北山的人一定取勝，後到的一定失敗。”趙奢答應了，立即派一萬人快速趕到那裏。秦兵後到，爭奪山頭却攻不上去，趙奢派兵攻打，大敗秦軍。秦軍解圍離去，於是趙奢解了閼與之圍回國。

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趙惠文王賜趙奢封號爲馬服君，任命許歷爲國尉。趙奢因此與廉頗、藺相如地位相等。

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四年後，趙惠文王駕崩，兒子孝成王即位。孝成王七年時，秦國和趙國軍隊在長平對陣，當時趙奢已經死了，而藺相如病得很厲害，趙派廉頗率軍攻打秦國，秦軍多次擊敗趙軍，趙軍固守營壘不出戰。秦軍多次挑戰，廉頗不肯應戰。趙王相信了秦國的反間計。秦國的奸細説：“秦國衹是害怕馬服君趙奢的兒子趙括做將軍。”趙王於是任命趙括爲將軍，代替廉頗。藺相如説：“大王憑名聲來使用趙括，好比把弦柱用膠粘上再來彈琴。趙括衹是能讀他父親留下來的書，不知隨機應變。”趙王不肯聽從，於是以趙括爲將軍。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

趙括從小學習兵法，談論軍事，認爲天下没有誰能比得上他。曾經和他父親趙奢談論軍事，趙奢不能難倒他，却并不稱贊他。趙括的母親問趙奢是什麽原因，趙奢説：“用兵，是出生入死的事情，而趙括説起來很輕鬆。假使趙國不用趙括做將軍則罷了，如果一定要用他，使趙軍被攻破的一定是趙括。”等到趙括將要出行，他的母親上書給趙王説：“趙括不可以被任命爲將軍。”趙王説：“爲什麽？”回答説：“當初我侍奉他的父親，當時身爲將軍，他親自端飯招待吃喝的人數以十計，他友好對待的人數以百計，大王及宗室賞賜的東西他都給了下屬軍官和幕僚們，接受

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命令的那些日子裏，不過問家事。現在趙括做了將軍，就面向東方接受士兵們的朝見，將士們没有敢仰視他的，大王所賞賜的金帛錢財，都拿回去藏在家裏，而每天去尋找便宜、合適的田宅，可以買的就買下來。大王認爲他和他的父親比起來怎麽樣？父子二人的心思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帶兵。”趙王説：“你這做母親的就不要管了，我已經决定了。”趙括的母親於是説：“大王一定要以他爲將，如果有了不稱職的事情，我可以不受牽連嗎？”趙王答應了她。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脱。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趙括代替廉頗做將軍以後，全部改變了法令，更换了軍吏。秦國的將領白起聽説了，派出奇兵，假裝兵敗逃跑，而切斷了趙軍的糧道，把趙軍一分爲二，趙軍士兵軍心涣散。四十多天後，趙軍缺糧挨餓，趙括派出精鋭士兵親自督陣搏殺，秦軍射殺了趙括。趙括的軍隊大敗，數十萬士兵投降於秦，秦軍把他們全部活埋了。趙國前後損失的士兵有四十五萬。第二年，秦軍圍攻邯鄲，長達一年有餘，幾乎難脱覆滅的結局。靠着楚、魏等諸侯派兵來救援，纔得以解脱邯鄲之圍。趙王也因趙括的母親有言在先，終於没有殺她。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

自從邯鄲之圍被解五年之後，燕國聽取了栗腹的計謀，説“趙國的壯年人都在長平死掉了，他們的孤兒都還没有長大”，發兵攻打趙國。趙國派廉頗爲將軍，還擊，大敗燕國軍隊於鄗，殺死了栗腹，於是圍困了燕國。燕國割讓了五座城邑請求和解，纔同意燕國的求和。趙王把尉文邑賜給廉頗，封號爲信平君，并代理相國。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

廉頗從長平免職回來，失去勢力的時候，原來的門客都離去了。等到重新起用爲將軍，門客又都回來了。廉頗説：“你們都退下吧！”賓客們説：“唉，您怎麽明白得這麽晚呢？天下是按照市場法則交易的，您有權勢的時候，我們就跟從您，您没有勢力的時候，我們就離開，這本來就是常理，您又有什麽可以抱怨的呢？”過了六年，趙國派遣廉頗攻打魏國的繁陽，奪取了它。

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

趙孝成王逝世，兒子悼襄王即位，用樂乘代替廉頗。廉頗生氣了，攻擊樂乘，樂乘逃走了。

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廉頗於是投奔到魏國的大梁。第二年，趙國又任命李牧爲將軍攻打燕國，攻下了武遂、方城。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

廉頗居住在大梁很久了，魏國不能相信重用他。趙國因爲數次被秦兵圍困，趙王希望重新起用廉頗，廉頗也希望再次被趙國起用。趙王派使者去看看廉頗還能否任用。廉頗的仇人郭開給了使者很多黄金，讓使者説廉頗的壞話。趙國的使者已經見到廉頗，廉頗爲此一頓飯吃了一斗米，十斤肉，披甲上馬，表示自己還可以被任用。趙國的使者回來報告趙王説："廉頗將軍雖然老了，但還能吃很多飯，但和我一起坐着，一會兒就拉了三次屎。"趙王認爲廉頗老了，就没有徵召他。

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楚國聽説廉頗在魏國，暗中派人迎接他。廉頗作爲一個楚國將領時，没有什麽功勞，説："我想統領趙國的軍隊。"廉頗最後死在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

李牧，是趙國北方邊境上的良將。經常駐扎在代郡、雁門郡，防備匈奴。有權按照實際情况設置官吏，市場的租税都送到將軍的帳下，作爲士兵們的費用。每天殺幾頭牛犒勞戰士，學習騎射，小心地看守烽火臺，派出很多間諜，厚待戰士。制定規矩説："匈奴如果入侵騷擾，趕快進入堡壘防守，有敢捕捉俘虜的斬首。"每次匈奴入侵，都謹慎地點燃烽火，總是躲進堡壘防守，不敢交戰。像這樣過了幾年，也没有什麽損失。但是匈奴以爲李牧膽怯，連趙國守邊的士兵都這樣認爲。趙王責備李牧，李牧依然如此。趙王發怒，召回他，讓别人替代他。

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强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

一年多後，匈奴每次來犯，趙軍都出來交戰，往往不能取得勝利，損失却非常多，邊境地區不能種田、畜牧。又來請李牧做邊境的將領。李牧閉門不出，堅决稱病推脱。趙王則强迫他再次擔任將軍。李牧説："大王如果一定要使用我，我像以前那樣，纔敢奉命。"趙王答應了他。

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

李牧到了邊境，按照以前的規定辦事。匈奴幾年來都没有什麽收獲。始終認爲李牧膽怯。邊疆的守兵每天都得到賞賜而没有作戰任務，都願意一戰。這時李牧就挑選戰車一千三百輛，選擇戰馬一萬三千匹，曾經獲得百金之賞的戰士五萬

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人，能射箭的十萬人，全部組織起來操練。組織大規模放牧，人民布滿原野。匈奴小規模入侵，李牧假裝不能取勝，把數千人丢給了匈奴。單于聽説後，率領大軍來侵犯。李牧設置了很多奇怪的陣法，從左右兩翼攻打匈奴，大敗匈奴，殺死匈奴十多萬騎兵。滅了襜襤，攻破東胡，使林胡投降，單于逃跑了。這以後的十多年，匈奴不敢靠近趙國的邊城。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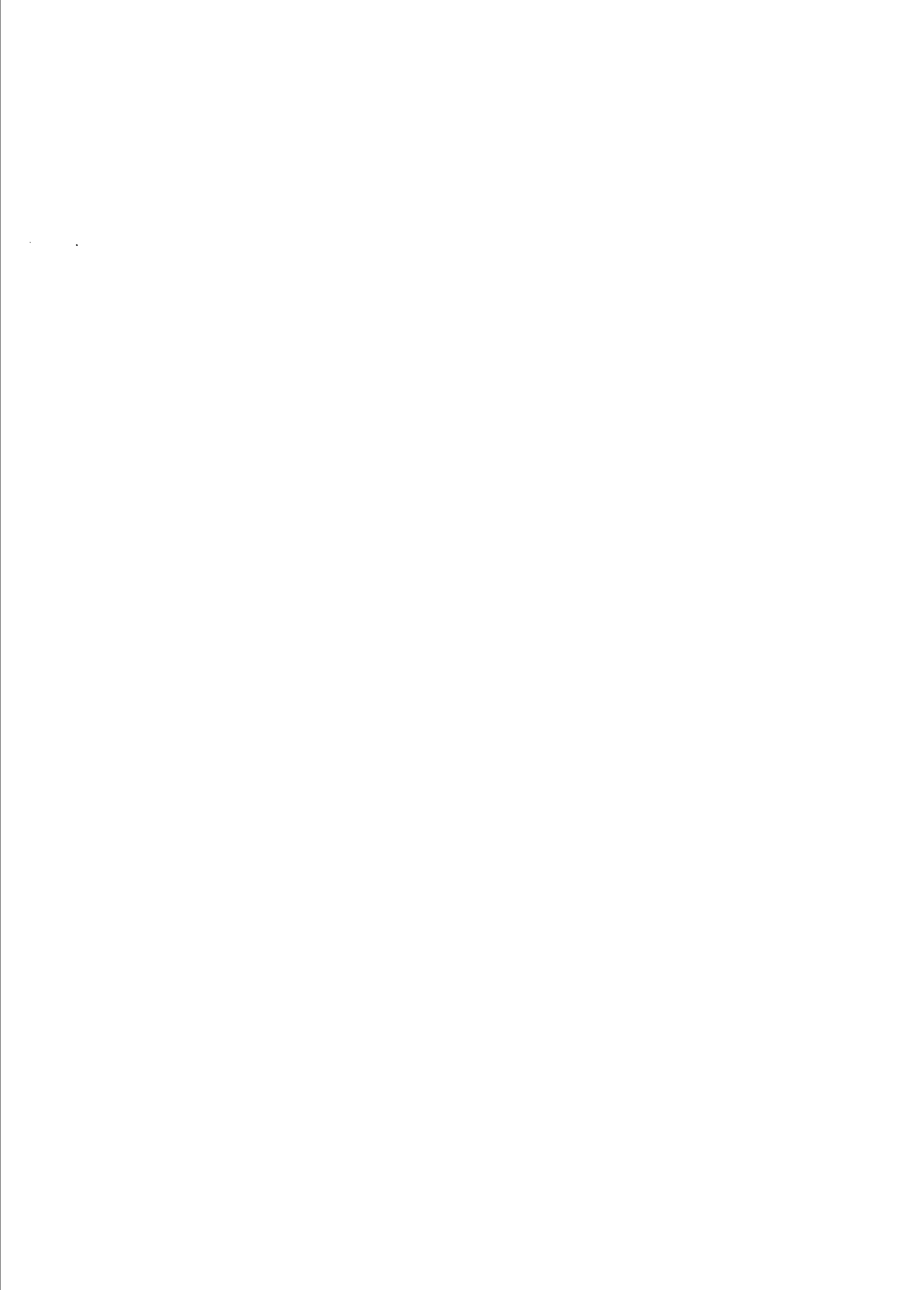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已經逃到魏國，趙國派遣李牧攻打燕國，攻下了武遂、方城。過了兩年，龐煖打敗了燕軍，殺了劇辛。七年後，秦國在武遂擊敗并殺死了趙國的將領扈輒，斬首十萬人。趙國就讓李牧擔任大將軍，在宜安攻擊秦軍，大破秦軍，趕走了秦國的將領桓齮。趙王封李牧爲武安君。三年後，秦國攻打番吾，李牧擊破秦軍，還在南面抵擋韓國和魏國的軍隊。

趙王遷七年，秦國派遣王翦攻打趙國，趙國派李牧、司馬尚抵禦秦兵。秦國送給趙王寵臣郭開很多黄金，施反間計，説李牧、司馬尚想要謀反。趙王於是讓趙葱和齊國的將領顔聚取代李牧。李牧不接受命令，趙王便派人暗地裏逮捕李牧，并斬了他。廢黜司馬尚。三個月後，王翦乘機快速攻打趙國，大敗趙軍并殺死趙葱，俘虜趙王遷和齊國的將領顔聚，於是滅掉了趙國。

太史公曰：明知要死那就一定要勇敢，死并不是很難的，對待死却很難。當藺相如拿着璧斜視柱子，以及叱責秦王左右的臣子時，那形勢不過是被殺而已，可士人有的就因爲懦弱而不敢發作。藺相如一旦鼓足勇氣，威風在敵國也得以傳揚，回來後又謙讓於廉頗，名氣比泰山還重，處事的智謀和勇氣，他可以説是兼而有之啊！



史記卷八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脱，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

田單是齊國田氏王族的遠親。齊湣王時，田單作臨菑市場的掾吏，不爲人所知。等到燕國派樂毅攻破齊國，齊湣王出逃，後來在莒城保守城池。燕軍長驅直入平定了齊國，田單逃到安平，讓他的同族人把他們的車軸的兩頭全都鋸斷，裹上鐵箍。不久燕軍攻打安平，城被攻破，齊國人逃跑，爭道，因爲車軸頭撞折，車子毁壞，被燕軍俘虜了，祇有田單的同族人用鐵箍裹住車軸頭得以逃脱，向東退守即墨。燕國已經完全降服了齊國城邑，祇有莒城、即墨没有攻下。燕軍聽説齊王在莒城，就合兵攻打他們。淖齒已經在莒城殺死了齊湣王，就堅守，抵抗燕軍，好幾年没有攻下。燕國領兵向東包圍了即墨，即墨大夫出來和燕軍交戰，戰敗被殺死。城中的人共同推舉田單作長官，説："安平之戰，田單的同族人因爲用鐵箍裹住車軸頭得以保全，他熟悉軍事。"就立田單爲將軍，以即墨城防抵抗燕軍。

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

不久，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繼位，和樂毅有嫌隙。田單聽説了，就派人到燕國去行使反間計，揚言説："齊王已經死了，城邑没有攻下的祇有二座了。樂毅害怕被殺不敢回來，他以伐齊爲名，實際想聯合軍隊在齊國稱王。齊國百姓尚未歸附，所以姑且緩攻即墨來等待他們歸順。齊國人害怕的，祇擔心别的將領過來，即墨就要殘破了。"燕王認爲對，派騎劫代替樂毅。

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

樂毅就歸附了趙國，燕國士兵忿忿不平。田單就下令城裏的人吃飯時必須先在庭院裏祭祀他們的祖先，飛鳥都翱翔飛舞到城中下去啄食。燕

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

軍感到奇怪。田單就揚言說：“有神人下來教我。”就命令城裏人說：“會有神人作我的老師。”有一個士兵說：“我可以作老師嗎？”說完轉身就跑。田單就站起來，招他回來，向東坐下，以對老師的禮節事奉他。士兵說：“我騙了您，我確實没有才能。”田單說：“您不要説了！”就尊他爲師。每當發布號令，一定要稱是神師的主意。揚言說：“我們衹害怕燕軍把俘虜的齊國士兵割去鼻子，擺到最前列和我們交戰，那麽，即墨就敗了。”燕軍聽說了，就按這話做了。城裏的人看到齊軍投降的人全都被割了鼻子，都憤怒了，嚴密防守，惟恐被俘虜。田單又派人反間說：“我們害怕燕軍挖掘我們城外的祖宗墳墓，侮辱我們的先人，那可要爲之寒心了。”燕軍全部掘開墳墓，焚燒死尸。即墨人從城上望見，全都傷心流淚，都請求出戰，憤怒增長十倍。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

田單知道士兵可以使用了，就親自拿着夾板鏟鍬，和士兵分頭勞動，把自己的妻妾編到隊伍之中，全部散發飲食來犒勞士兵。讓披甲的士兵都埋伏起來，使老弱的人和婦女上城防守，派使者和燕軍約定投降，燕軍都高呼萬歲。田單又收集百姓黄金，得到一千鎰，讓即墨的富豪送給燕國將領，說：“即墨將要投降了，希望不要擄掠我們幾族人家的妻妾，讓我們安居。”燕將大喜，答應了。燕軍因此更加鬆懈。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

田單就在城裏收集到一千多頭牛，給它們披上大紅絹衣，畫着五彩的蛟龍花紋，在它們角上捆上兵刃，把灌滿油脂的蘆葦捆到牛尾上，點着蘆葦的末梢。把城墻鑿了幾十個洞，夜裏放出了牛，有壯士五千人跟在火牛後面。牛尾一經燒灼，牛就發狂奔向燕軍，燕軍夜裏非常吃驚。牛尾的火把光明耀眼，燕軍看到的都是蛟龍花紋，所觸及的全都死傷。五千人趁機銜枚攻擊燕軍，城中跟着大聲鼓噪，老弱的人都敲打銅器作聲，聲震天地。燕軍很驚駭，潰敗逃跑。齊軍就殺死了燕將騎劫。燕軍混亂奔跑，齊軍追擊逃兵，所經過的城邑都背叛燕國歸順田單，軍隊日益增多，乘勝追擊，燕軍日益潰敗逃亡，終於到了黄河邊，齊國七十多座城邑都又回歸齊國了。就到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户；後如脱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莒城迎接齊襄王，進入臨菑來處理政事。

齊襄王加封田單，封號叫安平君。

太史公曰：用兵要一面和敵人正面交鋒，一面出奇兵制勝。善於用兵的人，變化出奇没有窮盡。奇正循環相互轉化，就像圓環没有起點和終點一樣。開始時像處女一樣沉静柔弱，使敵人門户洞開；然後就像脱逃的兔子一樣迅速敏捷，敵人來不及抵抗：這就是説的田單吧！

當初，淖齒殺了齊湣王，莒城的人就尋找湣王的兒子法章，在太史嬓的家裏找到了他，他在替人灌種園地。太史嬓的女兒憐憫他并對他很好。後來法章私下把自己的情况告訴了太史嬓的女兒，她就和他私通了。等到莒城人共同擁立法章作齊王，靠莒城抵抗燕國，太史嬓的女兒就成了王后，就是所説的"君王后"。

燕國當初攻入齊國的時候，聽説畫邑人王蠋賢良，就向軍中下令説"圍繞畫邑三十里的地方不要攻進"，這是因爲王蠋的緣故。不久派人對王蠋説："齊國人多數稱贊您的高義，我讓您擔任將領，封您萬户的領地。"王蠋堅决辭謝。燕國人説："您要是不聽從，我就領三軍屠殺畫邑。"王蠋説："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没有聽從我的進諫，所以我隱居起來在鄉野耕田。國家已經破亡，我不能保存它；現在你們又劫持我作你們的將領，這是助桀爲虐。與其活着不守道義，還不如烹了我！"就把頭頸吊在樹枝上，自己奮力把脖子扭斷而死。齊國流亡的諸大夫聽説了，説："王蠋，是個老百姓，守道義不肯向燕國北面稱臣，何况我們這些有職位吃俸禄的人呢！"就在莒城相聚，訪求齊王的兒子，擁立他爲齊襄王。

史記卷八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

魯仲連是齊國人。喜歡出奇特宏偉卓絶的謀劃計策，却不肯當官任職，追求保持高尚的節操。曾游歷趙國。

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晋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强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

趙孝成王的時候，秦王派白起打敗趙國長平的軍隊前後四十多萬，秦軍乘勝向東包圍了邯鄲。趙王恐懼，諸侯的救兵没有敢攻打秦軍的。魏安釐王派將軍晋鄙救援趙國，畏懼秦國，停在蕩陰不前進。魏王派客籍將軍新垣衍從小道進入邯鄲，通過平原君對趙王説："秦國急着包圍邯鄲的原因，是因爲以前跟齊湣王争强稱帝，不久又歸還了帝號；現在齊國已經更加衰落，當今衹有秦國稱雄天下，這不是必定要貪圖邯鄲，他的用意是想再謀求稱帝。趙國如果真的派使臣尊奉秦昭王爲帝，秦國一定高興，就會罷兵離開。"平原君猶豫着，還没有决定。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

這時魯仲連恰好在趙國游歷，正趕上秦軍圍趙，聽説魏國將軍想讓趙國尊奉秦國爲帝，就求見平原君説："這件事將怎麼辦？"平原君説："我怎麼敢談論這事！先前在外頭死了四十萬之衆，現秦軍深入又包圍了邯鄲，又不能使他們退却。魏王派客籍將軍新垣衍讓趙國尊奉秦王爲帝，現在那人還在這裏。我怎麼敢談論這事！"魯仲連説："我起初認爲您是天下的賢明公子，我現在纔知道您不是天下的賢明公子。魏國客人新垣衍在哪兒？我願意替您責問他，讓他回去。"平原君説："我願爲您介紹，讓他見見先生。"平原君就去見新垣衍説："東方國家有個魯仲連先

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

生，現在那人在這兒，我願意替你們介紹，讓他和將軍結交。”新垣衍說：“我聽説過魯仲連先生，是齊國的高士。我是魏王臣子，奉命出使，負有職責，我不想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說：“我已經泄露了您在這裏的消息。”新垣衍纔答應。

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魯仲連見了新垣衍并没有説話。新垣衍說：“我看住在這座圍城當中的，都是有求於平原君的；現在我看先生的玉貌，不是有求於平原君的，爲什麽久留在這圍城中不離開呢？”魯仲連說：“世人認爲鮑焦是不能寬容自己纔死的，這都不對。衆人不瞭解他，則是因爲他們衹爲自己一個人。秦國是抛棄禮義而崇尚以斬獲敵人首級多少來計功的國家，用權力役使它的士人，把百姓當做奴隸驅使。它要是肆意地稱了帝，進而在天下執政，那麽我衹有投東海而死了，我不忍作它的臣民。我見將軍的原因，是想來幫助趙國。”

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新垣衍說：“先生將會怎樣幫助趙國？”魯仲連說：“我將要使魏國及燕國來幫助它，至於齊國、楚國則本來就幫助趙國。”新垣衍說：“對於燕國，就算我相信您的説法了；至於魏國，我就是魏國人，先生怎麽能使魏國幫助趙國呢？”魯仲連說：“魏國衹是没有看到秦國稱帝的危害罷了。假使魏國看到秦國稱帝的危害，那麽一定會幫助趙國了。”

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斫。’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

新垣衍說：“秦國稱帝的危害怎麽樣呢？”魯仲連說：“過去齊威王曾經講仁義，率領天下諸侯朝拜周朝。周朝既貧又弱，諸侯没有朝拜的，齊國單單去朝拜了。過了一年多，周烈王去世，齊國奔喪晚了些，周朝惱怒，到齊國發訃告說：‘這是天崩地裂的大事，連繼位的天子都守喪睡在苫席上。東方藩國的臣子田因齊却後到了，當斬。’齊威王勃然大怒說：‘呸，你母親還是個婢女呢！’終於被天下耻笑。他之所以活着時朝拜周朝，死了就罵，確實是忍受不了他的苛求。當然那天子也本來如此，没有什麽可奇怪的。”

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

新垣衍說：“先生難道没看到那些僕人嗎？十個人跟着一個人，難道是他們力氣不如、智力不行嗎？是害怕主人。”魯仲連說：“唉呀！魏國

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吊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比起秦國好像僕人吧?"新垣衍説:"對。"魯仲連説:"我將要使秦王烹煮魏王,作成肉醬。"新垣衍怏怏不快,説:"哼哼,先生的話也太過分!先生又怎麽能使秦王烹煮魏王,作成肉醬呢?"魯仲連説:"肯定能,我將要説一説。過去九侯、鄂侯、文王,是紂王的三公。九侯有個女兒很美,獻給了紂王,紂王認爲很醜,把九侯剁成肉醬。鄂侯諫争激烈,辯論犀利,所以紂王把鄂侯做成了肉乾。文王聽説了,嘆了口氣,所以被拘留在牖里的倉庫一百天,想讓他死。爲什麽和人家同樣稱王,最終却到了做成肉乾、剁成肉醬的地步?齊湣王到魯國去,夷維子替他掌鞭相隨,他對魯國人説:'您們將怎麽接待我們君王?'魯國人説:'我們將用十副太牢禮接待你們君王。'夷維子説:'你們這是拿什麽禮節接待我們的君王?我們的君王,是天子。天子巡游,諸侯要避開正宫,交出鎖匙,撩起衣襟,安排几桌,在堂下掌管膳食,天子吃完後,纔能退下聽理朝政。'魯國人丢下鎖匙,没有讓他們進去。他們不能進到魯國,將要到薛國去,向鄒國借路。在這時,鄒國國君死了,齊湣王想前去吊喪,夷維子對鄒國的嗣君説:'天子吊喪,主人一定要將靈柩掉轉來,移到坐南朝北的方向,這樣天子再面南吊喪。'鄒國的群臣説:'如果定要這樣,我們將用劍自殺。'因此不敢去鄒國。鄒國、魯國的大臣,在君主生前不能奉養,死後不能送冥衣冥財,可是想要在鄒國、魯國行使天子之禮,鄒國、魯國的大臣就不接納他們。現在秦國是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魏國亦是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都占據萬輛兵車國家的地位,各自都有稱王的名分,如果看到它一次仗打赢了,就想追隨它稱帝,這是使三晋的大臣不如鄒國、魯國的僕人奴婢。况且秦國要是毫不罷休地稱了帝,就要撤换諸侯的大臣。他將要撤了他覺得不賢的,换上他認爲賢能的;撤了他恨的,换上他愛的。他又將派他的女子和花言巧語的姬妾作諸侯的嬪妃,住在魏國宫殿裏。魏王怎能够安穩呢?將軍又怎麽得到從前的寵信呢!"

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

於是新垣衍站起來,拜了兩拜謝罪説:"當

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

>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
>
> 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决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

初以爲先生是平常的人，我現在纔知道先生是天下的高士。我請求離開，不敢再説讓秦稱帝了。"秦國將軍聽説了，因此撤軍五十里。正好魏公子無忌奪取了晉鄙的軍隊救援趙國，攻打秦軍，秦軍就領兵而去。

這時平原君想加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了多次，終究不肯接受。平原君就擺下酒宴，飲酒歡暢時起身上前，用千金替魯仲連祝壽。魯仲連笑道："對天下的士人來説最可貴的，是替人排憂解難、解決糾紛却不取分毫。假如收取酬勞，這是商人的事，我不忍心做。"就辭别平原君離開了，終身不再相見。

這以後二十多年，燕國將軍攻下了聊城，聊城人有的向燕國説壞話，燕國將軍害怕被殺，就據守聊城，不敢回去。齊國田單攻打聊城一年多，士卒死了很多，但聊城没有攻下。魯仲連就寫了封信，繫在箭上射到城中，送給燕國將軍。信中説：

> 我聽説，聰明人不違背時勢放棄好處，勇敢的人不逃避死亡來埋没名聲，忠臣不先顧自己後顧君王。現在您逞一時的氣忿，不顧燕王没有良臣，這不是忠；自己被殺丢了聊城，威信没有在齊國得到伸張，這不是勇；功敗名滅，後世不會稱頌，這不是智。這三者會使世上的君主不要他作臣子，游説的人不提起，所以聰明人不反復計較，勇敢的人不怕死亡。現在生死榮辱，貴賤尊卑，時機不會再來，希望您仔細考慮，不要同俗人一樣。
>
> 況且楚國攻打齊國的南陽，魏國攻打平陸，可是齊國没有向南面進攻的心思，認爲丢了南陽害處小，不如收回濟北好處大，所以定下計策小心應付。現在秦國人出兵了，魏國不敢東進；齊國和秦國和好的局勢已經形成，楚國的形勢危險；齊國放棄南陽，斷棄右邊的土地，平定濟北，計劃如此并且就要行動了。況且齊國一定要在聊城决勝，您不要再考慮了。現在楚國魏國交替着從齊國撤退，而燕國救兵又没到。憑着整個齊國

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

的軍隊，没有奪取天下的謀求，衹想奪回聊城，而您和聊城共同據守了一年多，已疲敝了，那樣我看到您什麽也得不到。況且燕國大亂，君臣没有對策，上下迷惑，栗腹用十萬之衆却在外面打了五次敗仗，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却被趙國包圍，土地被侵削，君主被圍困，被天下侮辱恥笑。國破多難，百姓没有放心的事。現在您又用疲憊的聊城的百姓抵擋全齊國的軍隊，這是墨翟一樣的防守啊。物資缺乏，拿人當飯吃，拿骨頭當柴燒，而士兵没有反叛的心思，這是孫臏一樣的領兵啊。您的才能顯現於天下。即使這樣，替您打算的話，不如保全車馬鎧甲來報答燕國。車馬鎧甲得到保全回到燕國，燕王一定高興；保全性命回到國家，百姓如見父母，朋友們會振奮地推崇贊許，功業能够得到顯揚。在上輔佐國君以制約群臣，在下奉養百姓以資助游説之士，矯正國事，改變風俗，功名可以建立起來。即使無意這麽做，也可以捐棄燕國，背離世俗，向東到齊國游歷吧？分地加封，比魏冉、商鞅還富，世世代代稱王，和齊國長存，又是一種對策。這兩條對策，既顯揚名聲又有豐厚的實利，希望您仔細考慮，小心地采納一種。

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

我還聽説，拘泥小節的人不能成就大名，厭惡小耻的人不能建立大功。過去管夷吾射齊桓公，射中他的衣鈎，這是犯上的行爲；放棄公子糾不能殉死，這是膽小；被捆着戴上手銬脚鐐，這是耻辱。像這三種行爲的人，世上的君主不用他爲臣，鄰里不會和他交往。那時假如管仲被囚禁不能出來，身死而没有返回到齊國，那也不免落個爲人可耻、品行卑賤的臭名了。就是奴婢們也羞於與他同比，何况世上的一般人呢！所以管仲不以身被捆綁爲耻，而以不能治理天下爲耻；不以不殉死公子糾爲耻，而以威信没有在諸侯中伸張爲耻，因此他兼有這三種行爲的過失，却使齊桓公成了五霸之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

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顔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曹沫當魯國將軍，三戰三敗，喪失國土五百里。那時假如曹沫不反復考慮對策，不從容地計議，就急躁地刎頸自殺，那麼名聲也不過是被擒的敗軍之將。曹沫抛棄了三敗的耻辱，退回來和魯國國君商議。齊桓公朝會天下諸侯，曹沫憑着一劍之力，在會盟壇上指着齊桓公的心窩，神色不變，義正辭嚴，三次戰敗喪失的土地，一個早晨就收回了，天下震動，諸侯驚駭，聲威超過了吳國、越國。像這兩個人，不是不能做到小事上的廉潔而恪守瑣細的操守，而是認爲殺身喪命，滅絶後代，功名没有建立，這不聰明。因而抛棄一時的憤怒，建立了終身的威名；抛棄了一時的羞忿，奠定了萬世的功業。因此他們的功業和三王爭相流傳，名聲和天地共同消亡。希望您選擇一個行動吧。

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决。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燕國將軍看到魯連的信，哭了三天，猶豫着不能决定。想回到燕國，已經有了嫌隙，恐怕被殺；想要投降齊國，自己殺死、擄掠過很多齊國人，恐怕投降以後受辱。長嘆一聲道："與其人家殺我，還不如自殺呢。"就自殺了。聊城混亂，田單就屠殺了聊城百姓。回國後談到魯仲連，想給他封爵。魯仲連逃到海邊隱居，説："我與其富貴而屈身事人，還不如貧賤却能輕視世俗隨意行事呢。"

鄒陽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鄒陽是齊國人。到梁國游歷，和原吳國人莊忌夫子、淮陰人枚乘這些人交往。上書求職被置身於羊勝、公孫詭這些人中間。羊勝等嫉妒鄒陽，在梁孝王跟前説他的壞話。梁孝王惱怒，把鄒陽交給官吏，準備殺了他。鄒陽來梁國客游，因讒言被擒，恐怕死後還要承擔罪名，就從獄中上書道：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虚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我聽説忠實的人不會没有報答，誠實的人不會被猜疑，我經常認爲是這樣，其實衹是空話罷了。過去荆軻仰慕燕丹的高義，使白虹穿日，太子却害怕了；衛先生替秦國策劃長平的事務，使太白星侵蝕了昴宿，秦昭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王却懷疑了。他們的精誠改變了天地，可是他們的忠實却不被兩位君主理解，難道不悲哀嗎！現在我竭盡忠誠，出盡計謀，希望您能知道，左右不明，終於被法官審訊，被世人懷疑，這是即使荆軻、衛先生再生，而燕國、秦國仍不醒悟的事情。希望大王仔細考察。

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過去卞和獻寶，楚王砍了他的脚；李斯盡忠，胡亥却處之以極刑。因此箕子裝瘋，接輿避世，害怕遭到這種禍患。希望大王仔細考察卞和、李斯的心意，把楚王、胡亥的偏聽放後，不要使我被箕子、接輿嘲笑。我聽説比干被剖了心，伍子胥被裝進了皮袋抛入江中，我開始不信，現在纔明白了。希望大王仔細考察，稍微給點憐憫吧。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諺語説："有的人到了白頭也和初交一樣，有的人一見如故。"爲什麽？在於瞭解和不瞭解。所以過去樊於期從秦國逃往燕國，把頭借給荆軻來奉行燕丹的大事；王奢離開齊國到魏國，在城上自己抹脖子來退去齊軍保全魏國。王奢、樊於期與齊國、秦國不是纔相交，與燕國、魏國不是老朋友，他們離開這二國又爲那兩國君主效死的原因，是行爲和志趣相合，對高義無限仰慕的緣故。因此蘇秦對天下不講信義，對燕國却像尾生一樣忠誠；白圭戰敗喪失六座城邑，却替魏國攻取了中山國。爲什麽？是真的相知啊。蘇秦當燕國宰相，燕國人在君王面前説他的壞話，燕王按劍發怒，把駿馬宰了給蘇秦吃；白圭在中山國揚了名，中山國人向魏文侯説他的壞話，魏文侯却把夜光璧賞給白圭。爲什麽？兩主二臣之間，剖心披肝，互相信任，怎麽會被流言打動呢！

故女無美惡，入宫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

所以女子無論美醜，一入宫就被嫉妒；士子無論賢能不肖，一入朝就要招致嫉恨。過去司馬喜在宋國被挖去膝蓋骨，終於當了中山國的宰相；范睢在魏國被打斷肋骨、打掉牙齒，終於作了應侯。這二人，都信守一定的打算，抛棄了勾結朋黨的私利，

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説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并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

保持孤獨的地位，所以不能免於嫉妒的人的讒言。因此申徒狄自己沉河而死，徐衍抱着石頭投海而死。他們不容於世，爲正義不隨便取得好處，在朝廷結黨營私，來轉移主上的心思。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要飯，秦穆公把國政交給他；甯戚在車下喂牛，齊桓公把國事委托給他。這二人，難道是藉助朝廷上的官宦，藉助左右的稱譽，然後二位君主纔任用的嗎？在心中相感召，在行爲上相契合，比膠漆還親密，如兄弟不能相離，怎麽會被衆口所迷惑呢？所以偏聽産生奸邪，專權會造成混亂。過去魯國聽信了季孫的勸説趕走了孔子，宋國聽信了子罕的計策囚禁了墨翟。憑着孔子、墨子的辯才，還不能使自己免於讒言，而這二國因此危險了。爲什麽？衆口可以銷毁金子，累積的誹謗可以消滅骨肉的聯係。因此秦國任用戎人由余從而稱霸中原，齊國任用越人蒙，從而使齊威王、齊宣王强大了。這二國，難道是拘泥於世俗，牽累於世風，受制於阿諛偏聽的話嗎？他們公正地聽取不同意見，合起來觀察，因而垂名當代。所以意見相合則北方和南方各民族也像兄弟，由余、越人蒙就是這樣；不相合，那樣骨肉也會逐出而不收留，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這樣。現在君王如果真的能采用齊國、秦國的節義，拋棄宋國、魯國的偏聽，那樣五霸也不值得稱道，三王也容易作了。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説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晋文公親其仇，强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虚辭借也。

因此聖明的君王聰明醒悟，能擯棄子之的僞心，能够不滿意田常的虚僞的賢明；加封比干的後人，整修被剖腹的孕婦的墳墓，因此功業又成就於天下。爲什麽？是追求善良，毫不滿足。晋文公親近仇敵，所以他强大而稱霸諸侯；齊桓公任用他的仇人，一舉匡定了天下。爲什麽？心地仁慈，殷勤懇切，心有誠意，是不能拿空話作藉口的。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强天下，而卒車裂

秦國采用了商鞅的辦法，向東削弱了韓國、魏國，軍隊稱强天下，可最終把商鞅分

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吴，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

了尸；越國任用大夫種的計謀，戰勝了强大的吴國，稱霸中原，而大夫種最終被殺了身。因此孫叔敖三次被罷相而不悔恨，於陵子仲推辭三公的職位而去給人澆園。現在君王如果真能丢開驕傲的心思，胸懷可以使人報效的心意，剖開心腹，展示真心，披肝瀝膽，施以仁德寬厚，始終和他們一起窮困顯達，不要對士人吝惜，那麽桀的狗可以使它咬堯，盗跖的門客可以讓他行刺許由；何况乘着萬輛車的權勢，憑藉聖王的天資呢？那麽荆軻願意冒七族沉淪的危險，要離忍心讓妻子兒女燒死，哪裏還值得提起呢！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我聽説拿着明月珠、夜光璧，乘夜裏在路上向行人扔去，人們没有不按劍斜視的。爲什麽？是寶貝没有理由到了面前。彎屈的樹的樹根，長得虬曲詭怪，却是君主的寶貝。爲什麽？是因爲左右先替它做了雕飾。所以没有理由寶貝就到了面前，即使拿出隨侯的明珠，夜光寶璧，還是結怨而没人感恩。因而有了人先談起，那麽憑着枯木朽樹也會發揮功用，不被忘記。現在天下穿着布衣處境艱難的人，身處貧賤之中，即使身有堯、舜的政術，持有伊尹、管仲的辯才，身懷龍逢、比干的忠心，想要向當代君主盡忠，可平素没有樹根的外表，即使竭盡心思，想要開發忠信，輔佐君主的統治，那樣君主一定會有按劍斜視的迹象，這是使布衣之士不能起到枯木朽樹那樣的功用啊。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説，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吕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因此聖明的君王控制世人俗事，衹是像操縱陶鈞燒瓦一樣隨意變化，不被卑鄙邪亂的言語牽累，不被衆多口舌左右。所以秦始皇聽任了中庶子蒙嘉的言論，相信了荆軻的胡説，以致匕首從暗中出現；周文王在涇、渭一帶打獵，用車拉着吕尚回來，稱王天下。所以秦王偏信身邊的人而險些被殺，周文王任用偶然遇合的人却稱王於天下。爲什麽？因爲他能超越拘泥的言語，聽任外面的議論，能獨立地看到光明寬廣的道理。

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現在君主被諂媚阿諛的話語迷惑，被左右姬妾所牽制，使不受束縛的士人像駿馬和牛同槽一樣，這就是鮑焦對世道憤懣不滿，不留戀富貴之樂的原因。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我聽説衣飾華麗上朝的人不因私利玷污道義，修養名節的人不因私欲有損品行，所以縣名叫勝母，曾子不進去；城名叫朝歌，墨子掉轉車頭。現在想讓天下寬宏豁達之士，被威權所懾服，被强勢所左右，因而醜化臉面、污辱品行來事奉諂諛的人以求親近於大王左右，那樣士人寧可老死在岩穴之中，怎麽肯效忠來奔赴殿下呢！

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這封信上奏給梁孝王，梁孝王派人放出他，終於成了梁孝王的座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説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橈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太史公曰：魯仲連的意旨雖然不合乎大義，可是我稱許他身在布衣之位，無拘無束隨心所欲，不屈服於諸侯，對當代大事談論游説，折服了公卿宰相的威權。鄒陽的言辭雖然不謙遜，可是他援引同類作比喻，確有值得悲哀之處，也可以説耿直不屈了，因此我把他附在這篇列傳裏。

史記卷八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屈原，名平，是楚王的同族。他擔任過楚懷王的左徒。見聞廣博，記憶力强，明瞭國家盛衰興亡的道理，擅長辭令。入朝就和楚王討論國家大事，用來發布號令；對外接待賓客，應付諸侯。楚王很信任他。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争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上官大夫和屈原職位相等，和他争寵而嫉妒他的才能。楚懷王讓屈原制定法令，屈原寫好了草稿，還没有定稿。上官大夫見到之後想要奪爲己有，屈原不給他。於是上官大夫進讒言説："大王您讓屈平制定法令，衆人都知道，每一次法令公布後，屈平就誇耀自己的功勞，認爲'除了我别人都做不出來'呢。"楚王很生氣，就疏遠了屈原。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

屈平痛心大王聽言不能明察，讒言、諂媚蒙蔽了聖明，邪惡的人陷害好人，方正的人不能被容納，因此憂愁深思寫下了《離騷》。離騷，就是遭受憂患的意思。天，是人的始祖；父母，則是人的根本。人在困頓的時候就返回到根本，因此在勞苦疲倦到極點時，没有誰不呼喊上天；在極度悲傷痛苦時，没有誰不呼唤父母。屈平堅持正確的道路，率直行事，竭盡自己的忠誠和智慧來侍奉他的君主，而喜好進讒言的小人却從中挑撥離間，可以説是困窘到了極點了。誠實反而被懷疑，忠信反而被毁謗，怎麽能没有怨氣呢？屈平作《離騷》，大概是由怨氣而生發出來的吧。《國風》中的詩歌雖然有對美色愛慕但并不淫蕩，《小雅》中的詩歌怨恨發牢騷却不暴亂。像《離

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騷》，可以説兼備了這二者的風格。上古稱頌了帝嚳，近代談到了齊桓公，中間還描述了商湯、周武王，來諷刺世事。他闡明了道德的廣大崇高，政治治亂的條理系統，無不講得非常透徹。它的文字簡約，語詞含蓄，心思純潔，行爲廉正，其文辭所描寫的事物雖然細小，而意旨却恢宏博大，列舉的事例近在身旁，而體現的含義却很深遠。他意志純潔，所以提到的都是一些芳香的事物。他行爲廉潔，因此死了還不被寬容。身陷在污泥爛塘之中，像蟬蛻殼那樣擺脱了污穢，而浮游在塵埃之外，不被世俗的污濁所沾染，清白高潔出淤泥而不染。推論他這種志向，即使與日月同輝也不爲過。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屈平遭貶黜以後，秦國打算攻打齊國，而當時齊國和楚國定立了合縱的盟約，秦惠王爲此不放心，就派張儀假裝離開秦國，帶着豐厚的財物進獻楚王，要爲楚王效力，説：“秦國非常憎恨齊國，而齊國和楚國有合縱的交情，楚國如果能和齊國絶交，秦國願意獻出商、於一帶六百多里土地。”楚懷王貪小便宜相信了張儀，和齊國斷絶了關係，派使臣到秦國接受土地。張儀騙他説：“我和楚王約定的是六里，没聽説是六百里。”楚國使臣憤然離去，回去禀告楚懷王。懷王大怒，大規模起兵攻打秦國。秦國派兵迎擊，在丹水、淅水大敗楚軍，斬首八萬多人，俘虜了楚將屈匄，乘機奪取了楚國的漢中一帶。懷王於是動員了全國的軍力，深入進擊秦國，在藍田大戰。魏國知道了，發兵偷襲楚國，一直打到鄧縣。楚軍害怕，就從秦國撤退。這時齊國終因憤怒，不援救楚國，楚國非常困窘。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第二年，秦國願意割讓漢中的土地和楚國講和。楚王説：“我不想得到土地，希望得到張儀就甘心了。”張儀聽説了，就對秦王説：“以我張儀一個人就能抵得上漢中的土地，臣願意到楚國去。”到達楚國，又用豐厚的禮物賄賂楚國當權大臣靳尚，并設詭計籠絡了懷王的寵姬鄭袖。懷王居然聽鄭袖的話，又放走了張儀。當時屈平已經被疏遠，不再擔任官職，出使到齊國，返回來，進諫懷王説：“爲什麽不殺了張儀呢？”懷王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後悔了，追趕張儀却没有能够趕上。

此後諸侯們一起攻擊楚國，大破楚軍，殺了楚軍的將領唐昧。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當時秦昭王與楚王結爲姻親，想和楚懷王會面。懷王想要去，屈平説："秦國是虎狼一樣的國家，不可以輕信，不如不去。"懷王的小兒子子蘭勸懷王去："怎麽能斷絶秦王的歡心！"懷王終於去了。進了武關，秦國的伏兵斷絶了後路，於是扣留了懷王，要求楚國割讓土地。懷王生氣了，不答應。逃跑到趙國，趙國不接納。又回到秦國，最終客死秦國而歸葬楚國。

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

懷王的長子頃襄王繼位，用他的弟弟子蘭擔任令尹。楚國人都責怪子蘭勸懷王到秦國去而最終不得生還。

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屈平既已痛恨這件事，即使被流放後，仍然心裏眷念楚國，挂念懷王，没有忘記想要回來，希望君主能悔悟過來，習俗也能得到改正。他渴望保存君主、振興國家并扭轉乾坤，在一篇作品中再三表達了這種志向。但是最終還是無可奈何，所以不可能重新回到朝廷中，終於由此看出來懷王最終没有醒悟。國君無論是聰明還是愚昧，賢能還是不賢，没有不渴求忠臣來爲自己效力的，提拔賢才來輔佐自己，但是國破家亡的事件却相繼出現，而聖明的君主，太平的國家却好多世代都看不到，原因就是所謂的忠臣不忠，而所謂的賢者不賢。懷王因爲不知道忠臣的職分，因此在内被鄭袖所迷惑，在外則被張儀所欺侮，疏遠了屈平却信任上官大夫、令尹子蘭。軍隊挫敗，土地被割，丢失了六個郡，自己又客死在秦國，爲天下人所耻笑。這是不能正確認識人的禍害啊。《易經》上説："井水淘去了污泥却不使用，使我很難過，因爲這是可以使用的啊。君主如果聖明，大家都能享受到幸福。"懷王這樣不聖明，哪能够獲得幸福呢！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令尹子蘭聽到這些情况後大怒，結果讓上官大夫向頃襄王説屈原的壞話，頃襄王發怒，又放逐了屈原。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

屈原來到江邊，披散着頭髮在水邊緩步悲吟。臉色憔悴，形如枯槁。漁翁見到他就問他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

道："您不是三閭大夫嗎？什麼原因到了這裏？"屈原説："世人都是渾濁的而衹有我是清白的，所有人都昏醉惟獨我清醒，因此被放逐了。"漁父説："所謂聖人，不能固執地對待事物而要和世俗一同變化。舉世都是渾濁的，爲什麽不隨波逐流呢？所有人都是昏醉的，又爲什麽不也跟着吃糟喝酒呢？爲什麽懷抱着美玉般的道德却讓自己被流放呢？"屈原説："我聽説過，剛剛洗過頭髮的人一定要彈一彈帽子，剛剛洗過澡的人一定要抖一抖衣服，人們又有誰願意讓自己清白的身體，蒙受世俗的污染呢！我寧願投身於長流的江水而葬身魚腹之中，又怎能讓高潔的品格去蒙受世俗的污垢呢！"

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静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鷄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内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并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强；

於是作了一篇《懷沙》賦。賦中寫道：

孟夏暖洋洋啊，草木莽蒼蒼。心中常悲傷啊，匆匆奔南方。眼中霧茫茫啊，幽静無聲響。心裏結冤痛啊，一病窮困長。捫心察真意啊，忍冤以自制。

削方爲圓木啊，法度不更替，變通原正路啊，君子所鄙棄。循規記繩墨啊，舊法不改易；正直性淳厚啊，君子所贊揚。巧匠不砍削啊，誰知合正軌？黑紋放暗處啊，盲人説不顯；離婁僅一瞥啊，瞎子説没見。變白爲黑色啊，倒上以爲下。鳳凰關進籠啊，野鷄跳起舞。玉石同雜糅啊，一概同衡量。黨人相庇護啊，不知我衷腸。

任重負擔大啊，陷没不濟事；身懷珍寶玉啊，窮困難施展。邑犬成群叫啊，少見多怪；毁謗俊豪傑啊，庸人心態。外表粗俗内心樸實啊，衆人不知我異彩；樸材聚積啊，没人知道我有才。累積仁義啊，加强忠厚；虞舜已不可遇啊，誰知我自信安詳！古今本不同啊，哪知緣故？湯、禹已經很遥遠啊，渺茫無法追慕。停止怨恨不再憤慨啊，克己而自强；受困也不變節啊，爲後人留下榜樣。順路回北方啊，暗淡的夕陽要落山；化

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舍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哀爲樂啊，死亡的大限已經不遠。

亂曰：

尾聲：

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吟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

浩蕩的沅水、湘水啊，翻濤涌浪。長路暗淡啊，前途渺茫。長歌當哭啊，永世慨嘆。世上無知己啊，無人可商量。懷抱激情與潔質啊，没人能比得上。伯樂已去世啊，駿馬怎馳騁？人生命注定啊，各有所安排。堅定内心的信念啊，其他又何所畏懼？重重的哀傷，我衹有長嘆息啊。世道渾濁没人瞭解我，人心不可測啊。知死不可避啊，生命不顧惜。明確地告訴君子啊，我要與你們爲伍。

於是懷石遂自沈汨羅以死。

於是就抱着石頭自沉汨羅江而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屈原死了以後，楚國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喜歡文學而以擅長辭賦爲人稱道；但都是效法屈原委婉含蓄的文辭，始終没有誰敢於直諫。以後楚國一天天削弱，幾十年之後終於被秦國滅掉了。

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自從屈原自沉汨羅江之後一百多年，漢朝有個賈生，是長沙王的太傅，路過湘水時，寫了一篇文章投到水裏來悼念屈原。

賈誼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吴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吴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賈生名誼，是雒陽人。十八歲時，因爲博通詩書會寫文章而在郡中聞名。吴廷尉做河南太守時，聽説他才能優異，就將他召到自己的門下，非常寵幸喜愛。孝文皇帝剛剛即位時，聽説河南太守吴公政績是天下第一，以前還和李斯是同鄉，并曾經向李斯學習，就調任他做廷尉。廷尉於是向文帝推薦賈生，説賈生年紀很輕，但對諸子百家的典籍非常精通。孝文帝召賈生爲博士。

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説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

當時賈生年僅二十多歲，是博士中最年輕的。每當詔令交下來討論時，各位老先生都不能説什麼，賈生却一一對答，每個人都感到他説出了他們想説的話。博士們於是認爲才能比不上賈生。孝文帝很喜歡他，越級提拔，一年之中就做到了太中大夫。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説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

賈生認爲從漢朝建立到孝文帝有二十多年了，天下和平融洽，就應該改定曆法，改變車馬服飾的顏色，制定法令制度，確立官職名稱，振興禮樂，於是一一詳細起草準備上述各項儀式法度的草案，色彩崇尚黄色，官印字數采用五，確定官職名稱，全部改變了秦朝的舊制。孝文帝剛剛即位，謙虚禮讓，没來得及實行。各項法令修改審定，列侯都住到自己的封國去，這些主張都是由賈生提出來的。因此天子提議想讓賈生任公卿的職位。絳、灌、東陽侯、馮敬等人都嫉恨他，説他的壞話道："這個雒陽人，年輕學淺，一心想獨攬大權，致使很多事情都陷入混亂。"因此天子後來也疏遠了他，不采用他的提議，便讓賈生做長沙王的太傅。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吊屈原。其辭曰：

賈生已經辭别京城前往長沙，他聽説長沙地方低窪潮濕，自以爲壽命不會長久，又因爲被貶，心中更加難受。等到渡過湘江時，寫了一篇賦來吊念屈原。賦裏寫道：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弃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

恭敬地承受恩惠啊，我到長沙來謝罪。聽説先生您啊，自己投入了汨羅江。托付北去的湘水啊，恭敬地吊念先生。遭逢時世邪惡啊，竟奪去了他的生命。嗚呼哀哉，碰上這不幸的時代！鳳凰低飛隱藏啊，鴟梟翱翔。不肖之徒顯貴啊，諂媚小人得志；聖賢不能修正道啊，方正與邪惡倒置。世人都説伯夷貪婪啊，説盜跖廉潔，説莫邪是塊鈍鐵啊，説鉛刀很鋒利。哎呀真是太不幸了啊，您平白遭受災禍！丢棄傳國的周鼎啊，把破葫蘆當成寶貨，乘着疲牛啊，駕着瘸驢，千里馬耷拉着兩隻耳朵啊，拉着沉重的鹽車。帽子當成鞋墊啊，浸漬容易破壞；可憐先生啊，單單蒙受這樣的罪咎。

訊曰：

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壹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

尾聲：

算了吧，國人没有瞭解我的，我内心的憂愁有誰可以告訴？鳳凰飄然高逝啊，本是在退飛而遠去。效法深淵中的神龍啊，深藏起來保全自己。韜光養晦來隱居啊，哪能學螻蟻和水蛭蚯蚓？聖人品德之所以可貴啊，在於能遠離濁世深自隱藏。假使千里馬可以

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汚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蟻螻。

隨便繫住啊，怎麽能説它不同於犬羊！亂紛紛終於遭此災禍啊，也是您自己的過錯啊。縱觀天下擇主而事啊，何必懷念那故都？鳳凰飛翔於凌霄千仞之上啊，看到有德的君主纔停下來；一旦發現小人暗害的徵兆啊，就奮翅高飛而遠逝。那些平常的臭水溝啊，哪能容得下吞舟的大魚！斷絶了江湖的大魚啊，一定會受制於螻蟻。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賈生任長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隻鴞鳥飛進了賈生的屋裏，停在座位旁邊。楚國稱鴞爲“服”。賈生已經因爲遭貶住在長沙，長沙低窪潮濕，他自認爲生命不會長久了，心中非常悲傷哀痛，就寫了這篇賦來寬慰自己。賦裏這樣寫道：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筴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

丁卯之年啊，四月孟夏，庚子之日太陽西斜啊，服鳥棲息在我的屋裏，停在座位旁邊，樣子非常閑適。怪鳥忽然來棲息啊，私下裏奇怪這是什麽徵兆，打開卦書占卜啊，讖語這樣告訴我。説是“野鳥闖入室内啊，主人將會離開”。請問於服鳥啊：“我將到哪裏去呢？是吉就告訴我，是凶也告訴我是什麽災禍。生死是早晚的定數啊，也把這期限告訴我。”服鳥於是嘆息，抬起頭振開羽翼，口不能説話，就請示意作答。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敗；越栖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説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説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専槃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

萬物變化啊，本没有停息。運轉變化啊，反復不定。形體和精神相傳相續啊，就像蟬的蜕變。道理精微無窮啊，哪裏説得盡它！禍啊其中傍依着福，福啊其中埋藏着禍；憂與喜聚在一起啊，吉與凶同在一地。那吴國非常强大啊，夫差反而失敗；越國困在會稽啊，勾踐稱霸於世。李斯游歷成功啊，結果受了五刑；傅説原是囚徒啊，却輔佐了武丁。禍與福啊，就像繩索相互交纏。天命不可以解説啊，誰知道它的究竟？水成爲急流就凶猛啊，箭被突然發射就射得遠。萬物往返衝蕩啊，相互震蕩而推轉。雲上升而雨下降啊，其變化錯綜復雜。自然界運轉萬物啊，廣闊無限。天太高遠不可思議啊，道太深奥難以謀算。生死早晚有命啊，怎能知道它的界限。

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慸薊兮，何足以疑！

天地是個洪爐啊，大自然是個爐工；陰陽二氣是冶金的炭啊，萬物是供鑄造的銅。聚散消長啊，哪有一定的規律；千變萬化啊，未曾有個終極。偶然成爲了人啊，沒有什麼值得貪念珍惜的；化爲異物死去啊，又有什麼值得憂慮！有小聰明的人自私啊，鄙視他人抬高自己，通達的人看得遠啊，萬物等量齊觀。貪人爲財而死啊，烈士爲名而犧牲；貪慕虛榮的人死於追求權勢啊，一般的人貪生怕死。爲名利所誘、被貧賤所迫的人們啊，不停地東奔西走；有大德的人不爲世道所屈服啊，對千變萬化的事物一視同仁。愚人受習俗的約束啊，像囚犯一樣拘束着自己；有至德的人超然物外啊，獨自和大道永生同在。庸人昏惑自擾啊，愛恨充滿了胸臆；真人恬淡寂寞啊，獨自和大道共生息。拋棄智慧遺棄形骸啊，超然地物我兩忘；遼闊蒼茫啊，和大道一起翱翔。乘着流水就飄逝啊，遇上洲坻就停下；把軀體交給命運啊，不當作自己的私物。活着就像漂浮啊，死了就像休息；寧靜像無波的深淵啊，浮游像不繫的小舟。不因活着就重視自己的生命啊，要涵養空靈的心性；至德的人沒有牽挂啊，順天知命不受憂擾。細小的芥蒂啊，哪裏值得疑慮！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

一年多以後，賈生被皇帝召見。孝文帝正在接受神的賜福，坐在宣室裏接見賈生。孝文帝因爲對鬼神的事有所感觸，就向賈生詢問鬼神的原本。賈生因此詳細說明了這裏面的道理。一直談到深夜，孝文帝聽得入神在座席上不知不覺移近了賈生。接見之後，文帝說："我很久沒有見到賈生了，自以爲超過了他，現在纔知道還是不如他。"過了不久，任命賈生任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是孝文帝的小兒子，很受寵愛，又喜歡讀書，所以讓賈生做他的老師。

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孝文帝又封淮南厲王的四個兒子都作了列侯。賈生進諫，認爲國家的禍患從此興起了。賈生多次上書，說諸侯的封地有的接連數郡，不合古代的制度，可以逐漸地削減其封地。文帝沒有

聽從。

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過了幾年，懷王騎馬，從馬上掉下來摔死了，没有後代。賈生感傷自己做太傅不稱職，哭了一年多，也死了。賈生死時僅有三十三歲。等到孝文帝駕崩，孝武帝繼位，選拔賈生的兩個孫子做了郡守，其中賈嘉最好學，繼承了家業，和我有通信往來。到孝昭帝時，高列九卿之位。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太史公曰：我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哀憐屈原的志向，來到長沙，觀覽了屈原自沉的汨羅江，無法不垂涕惋嘆，想象他高潔的人品。等到見了賈生悼念屈原的辭賦，又怪屈原憑着自身的卓異才能，如果去游説諸侯，哪個國家不能容身？何必非要自沉於汨羅江水。讀了《服鳥賦》，體會到了等同生死，看輕去留的道理，又豁然抛棄了以前的想法。

史記卷八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吕不韋列傳

吕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

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吕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説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吕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吕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毋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争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

吕不韋是陽翟的大商人。往來各地，賤買貴賣，家産積累了上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了。秦昭王四十二年，讓次子安國君作太子。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安國君有個非常寵愛的姬妾，把她立爲正夫人，號稱華陽夫人。華陽夫人没有兒子。安國君排行居中的兒子名叫子楚，子楚的母親叫夏姬，不受寵愛。子楚爲秦國到趙國去做質子。秦國多次攻打趙國，趙國對子楚不很禮貌。

子楚，是秦王諸位庶出的卑賤孫子之一，到諸侯國作人質，車馬財用，都不寬裕，生活窮困，不稱心。吕不韋到邯鄲做買賣，見到子楚，很憐憫他，説“此奇貨可居”。就前往求見子楚，游説道：“我能够光大您的門第。”子楚笑着説：“暫且先光大您的門第，再光大我的門第吧！”吕不韋説：“您不知道，我的門第有待於您的門第的光大。”子楚心裏明白了他所説的話，就讓他一起坐下，深談起來。吕不韋説：“秦王老了，安國君被立爲太子。我私下聽説安國君寵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没有兒子，能够選立嫡子的，衹有華陽夫人。現在您有兄弟二十多人，您又排行居中，不很受寵愛，長久在諸侯國作人質。如果大王去世了，安國君被立爲王，那麽您就幾乎不能和長兄及各位早晚都守在國君跟前的兄弟們争立爲太子啊。”子楚説：“對。怎麽辦？”吕不韋説：“您貧窮，在此地作客，没有奉獻給親友及結交賓客的東西。我雖然貧窮，願意拿出千金替您西游，服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使他們立您爲

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宫，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托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饋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

嫡子。"子楚就磕頭道："如果真像您的計策那樣，我願意和您一起分享秦國。"

呂不韋就把五百金給了子楚，作爲費用，用來結交賓客；又用五百金買了奇珍異寶，自己捧着向西游歷秦國，求見華陽夫人的姐姐，把這些東西都獻給了華陽夫人。順便説子楚賢明智慧，結交各國的賓客遍天下，經常説"我把夫人看作上天，日夜流淚思念太子及夫人"。夫人很高興。呂不韋就讓她的姐姐勸説夫人道："我聽説，靠姿色來侍奉人的，姿色衰老寵愛就減弱了。現在夫人侍奉太子，非常受寵愛却没有兒子，不如趁這時候早點結識各位兒子中賢良孝順的，推舉選立他作嫡子，看作親子，那麽丈夫在時就更加尊貴，丈夫死後，所親的兒子被立爲王，終究没有失去權勢，這就是所謂靠一句話就得到萬世的利益。不趁繁華的時候樹立根本，如果姿色衰老寵愛減退後，即使想開口説一句話，還可能嗎？現在子楚賢明，自己也知道是排行居中的兒子，按長幼次序他不能作嫡子，他的母親又不受寵幸，他親自攀附夫人，夫人如果真趁此時抬舉他作嫡子，夫人就終生都受到秦國的愛戴了。"華陽夫人認爲對，趁太子空閑時，不慌不忙地説起子楚到趙國作人質時非常賢明，來往的人都稱譽他。接着哭泣道："我有幸被充在後宫，不幸的是没有兒子，希望能讓子楚立爲嫡子，使我有個依靠。"安國君答應了，就和夫人刻下玉符，約定立子楚作嫡子。安國君及夫人接着就給子楚送了豐厚的財物，請呂不韋作子楚的老師，因此，子楚的名望在諸侯中更加傳開了。

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説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

呂不韋娶了邯鄲最漂亮的又善於跳舞的女子，和她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和呂不韋一起喝酒，看到她并喜歡上了，就起來向呂不韋祝壽，請求得到這女子。呂不韋惱怒了，想到既然已經替子楚破了家，想用這手段來釣取奇貨，就獻出了她的姬妾。這個姬妾自己隱瞞有了身孕，到了十二月時，生下兒子嬴政。子楚就立她爲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

秦昭王五十年，派王齮圍攻邯鄲，形勢緊急，趙國想殺了子楚。子楚和呂不韋商議，向看

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

守子楚的官吏行賄了六百斤黄金，纔得以逃脱，跑到秦軍中，因而回到了秦國。趙國想殺子楚的妻子兒子，子楚夫人是趙國富豪人家的女兒，得以躲起來，因此母子竟然得以活命。秦昭王五十六年，他去世了，太子安國君被立爲秦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國也送子楚的夫人和兒子嬴政回到秦國。

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吕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户。

秦王繼位一年，去世了，被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繼位，這就是莊襄王。莊襄王拜認的母親華陽后被尊爲華陽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讓吕不韋作丞相，封爲文信侯，把河南雒陽的十萬户作爲他的封地。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吕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吕不韋。不韋家僮萬人。

莊襄王登位三年，去世，太子嬴政繼位爲王，尊奉吕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幼，太后經常和吕不韋私通。吕不韋有奴婢上萬人。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吕不韋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吕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吕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在這時候，魏國有信陵君，楚國有春申君，趙國有平原君，齊國有孟嘗君，都尊重士人喜好接納賓客以此來互相競争。吕不韋憑着秦國的强大，羞愧不如他們，也招致士人，優厚地對待他們，至於有食客三千人。這時諸侯有很多善辯的人，如荀卿這些人，著書遍布天下。吕不韋就讓他的門客人人都寫下自己的見聞，把言論彙集起來成爲八覽、六論、十二紀，有二十多萬字。認爲此書包羅天地萬物上下古今的事理，稱爲《吕氏春秋》。布告在咸陽城門，并懸挂了一千金在上面，延請各國游士賓客，有能够增或減一個字的給一千金。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吕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啖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吕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

秦始皇帝日益長大，太后還是淫亂不止。吕不韋恐怕被發覺後災禍連累到自己，就私下找了個大陰莖的人嫪毐作爲門客，經常放縱地歌舞取樂，讓嫪毐用他的陰莖貫穿着桐木輪子轉動而行，故意讓太后知道，來引誘太后。太后聽説了，果然想私下得到嫪毐。吕不韋就進獻嫪毐，假裝讓人告發他犯了宫刑。吕不韋又暗中對太后説：“可以讓嫪毐假裝受了腐刑，就能當給事中了。”太后就暗中厚賜主持腐刑的官吏，假裝論定嫪毐的罪，拔掉他的鬍鬚眉毛冒充宦官，於是

之，詐卜當避時，徙宫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决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

得以侍奉太后。太后就和他私通，非常寵愛他。後來太后有了身孕，恐怕别人知道，假裝卜了一卦，應當躲避凶時，就搬到雍宫居住。嫪毐經常跟隨，受到的賞賜很豐厚，很多事情都由嫪毐決定。嫪毐有奴婢幾千人，爲了作官請求到嫪毐家做門客的有一千多人。

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别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

秦始皇七年，莊襄王的母親夏太后去世。孝文王后叫華陽太后，和孝文王合葬在壽陵。夏太后的兒子莊襄王葬在芷陽，因此夏太后單單另外葬在杜原的東面，説“向東望到我的兒子，向西望到我的丈夫。百年以後，旁邊會有萬户人家的城邑”。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吕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説者衆，王不忍致法。

始皇九年，有人告發嫪毐實際上不是宦官，經常和太后私通，生下二個兒子，都藏起來了。嫪毐還和太后商議説“大王要是去世了，讓咱們的兒子繼位”。於是秦王交付官吏審理，全都得到了真實情況，事情牽連到相國吕不韋。九月，滅了嫪毐三族，殺死了太后生的兩個兒子，就把太后遷到雍宫。嫪毐的門客都被没收了家産，并把他們遷到蜀地。秦王想殺了相國，因爲他事奉先王的功勞大，以及替他游説的賓客辯士很多，秦王不忍將他依法懲辦。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吕不韋。及齊人茅焦説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

秦王十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韋的相國職務。等到齊國人茅焦勸説秦王，秦王就到雍宫迎接太后，又回到咸陽，又遣送文信侯到封地河南去。

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户。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吕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鴆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

一年多時間裏，各國的賓客和使者經常往返於道路，來問候文信侯。秦王恐怕他發生變亂，就給文信侯一封信説：“您對秦國有什麽功勞？秦國把河南封給您，食邑有十萬户。您跟秦國有什麽親情，竟號稱仲父。您和家屬遷到蜀地居住吧！”吕不韋估計自己的處境逐漸受到逼迫，害怕被殺，就喝鴆酒自殺了。秦王惱怒的吕不韋、嫪毐都已經死了，就都讓遷到蜀地的嫪毐門客遷回來了。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

始皇十九年，太后去世，謚爲帝太后，和莊襄王合葬在茝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

太史公曰：吕不韋及嫪毐顯貴起來，吕不韋的封號還是文信侯。有人告發嫪毐，嫪毐知道

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宫。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了。秦王向左右驗證，還没有揭發此事。皇上到雍郊祭天，嫪毐害怕災禍發生，就和同黨密謀，盗用太后的璽印發兵在蘄年宫造反。秦王派官兵攻打嫪毐，嫪毐戰敗逃跑了，追到好時斬了他，就滅了他的宗族。呂不韋也因此被廢黜。孔子所説的"聞"者，大概就是指呂不韋這種人吧？

史記卷八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刺客列傳

曹沫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

曹沫是魯國人，憑勇力事奉魯莊公。魯莊公喜好武力。曹沫擔任魯國將軍，和齊國交戰，多次失敗。魯莊公害怕了，就進獻遂邑的土地來求和。仍然還讓曹沫作將軍。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顔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

齊桓公答應和魯國在柯邑會盟。齊桓公和魯莊公在壇上會盟後，曹沫拿着匕首劫持了齊桓公，齊桓公的左右没人敢動，問道："您想要什麽?"曹沫說："齊强魯弱，憑大國來侵占魯國，也太過分了。現在假如魯國城池毁壞了就會壓在齊國邊境上，您應該考慮一下此事。"齊桓公便答應全都歸還魯國被侵占的土地。齊桓公說完後，曹沫扔下匕首，下了壇，面向北進入群臣的階位，臉色不變，談吐如故。齊桓公惱怒了，想違背約定。管仲說："不可。貪小利來自我滿足，就要在諸侯面前喪失威信，失去天下的援助，不如給了魯國。"於是齊桓公就割讓了魯國的被侵占的土地，曹沫幾次失敗所喪失的土地全都又還給了魯國。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專諸之事。

此後一百六十七年，吴國有了專諸的事迹。

專諸

專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吴王僚，説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仇也，非能爲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

專諸是吴國堂邑人。伍子胥逃離楚國到吴國去後，知道了專諸的才能。伍子胥見過吴王僚後，游説他伐楚有利。吴國公子光說："他伍員的父兄都被楚國殺死了，而伍員游説伐楚，是想報私仇，不是替吴國打算。"吴王於是作罷。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想殺吴王僚，就說："他公子

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内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光將有在國内争位的志向，還不能勸他對外用兵。"就把專諸進獻給了公子光。

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眛。夷眛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

公子光的父親是吳王諸樊。諸樊有三個弟弟：先是餘祭，其次是夷眛，再次是季子札。諸樊知道季子札賢明，就不立太子，把王位依次傳給三個弟弟，想最終把國家交給季子札。諸樊死後，王位傳給了餘祭。餘祭死後，傳給了夷眛。夷眛死了，應當傳給季子札；可季子札逃走了，不肯繼位，吳國人就立夷眛的兒子僚爲王。公子光說："假如按兄弟的次序嘛，季子應當繼位；一定要按兒子排，那麽我是真正的嫡子，應當繼位。"所以經常暗地裏供養謀臣以求繼位。

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晋，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絶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絶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内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公子光得到專諸後，便用客禮好好對待他。吳王僚九年，楚平王死了。這年春天，吳王僚想乘楚國新喪，派他的兩個弟弟公子蓋餘、屬庸領兵包圍楚國的灊邑；又派延陵季子到晋國，觀察諸侯的變化。楚國發兵斷了吳將蓋餘、屬庸的歸路，吳軍不能返回。於是公子光對專諸說："這機會不能錯過，不争取，能獲得什麽！况且我是真正的王位繼承人，應當繼位，季子即使回來，也廢不了我。"專諸說："吳王僚可以殺掉。他的母親老了，兒子還小，兩個弟弟又帶兵伐楚，楚國又斷了他們的後路。現在吳國在外被楚國困擾，國内又没有硬骨頭的大臣，這就不能奈何我。"公子光磕頭說："我的性命就是您的性命。"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宫至光之家，門户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

四月丙子那天，公子光在家中的地下室裏埋伏下頭戴盔甲的武士，準備酒席宴請吳王僚。吳王僚派兵從宫中一直列隊到公子光的家，門户臺階左右都是王僚的親信。他們夾道侍立，都手持長刀。酒興酣暢後，公子光假裝脚疼，進到地下室中，派專諸把匕首放到燒熟的魚的肚子裏，把它端上去。到吳王僚面前後，專諸分開魚，就用匕首刺王僚，王僚立即死去。左右也殺死了專諸，吳王僚的人紛擾混亂。公子光派出埋伏的武士進攻王僚的部下，全都消滅了他們，於是就自立爲國王，這就是吳王闔閭。闔閭便封專諸的兒子作上卿。

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此後七十多年，晉國有了豫讓的事迹。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説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宫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讓，内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豫讓是晉國人，過去曾經服事過范氏及中行氏，并不知名。離開他們後又服事智伯，智伯非常尊重寵信他。等到智伯討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氏、魏氏合謀消滅了智伯，消滅智伯之後，又把他的土地分成三份。趙襄子最恨智伯，把他的頭塗上漆，作成飲酒用的酒具。豫讓逃到山中，説："唉！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悦己者容。現在智伯瞭解我，我一定要替他報仇後再死，來報答智伯，那麽我死後魂魄也不會愧恨了。"就改名换姓，裝成服刑的人，潛入趙襄子的宫中刷厠所，内挾匕首，想來刺殺趙襄子。趙襄子上厠所，心中有所動，便抓起來詢問刷厠所的犯人，却是豫讓，身上携帶着兵刃，還説："要給智伯報仇！"左右想殺了他。趙襄子説："他是個有情義的人，我小心躲着他罷了。况且智伯死了也没有後代，他的家臣想爲他報仇，這是天下的賢人呀。"最後把他放了。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過了一段時間，豫讓又把身上塗上漆，長成了癩瘡，吞炭使嗓子變啞，以致面目全非，在市上行乞。他的妻子也不認識他。路上遇見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認出了他，説："你不是豫讓麽？"豫讓説："是我啊。"他的朋友感動得哭了，説："憑您的才能，委身去臣事趙襄子，趙襄子一定親近寵幸您。親近寵幸您，就做您想做的事，難道不容易嗎？爲什麽要摧殘身體、醜化面目，想靠這以求報復趙襄子，不也很難嗎！"豫讓説："既然已經委身臣事别人，却想殺他，這是懷着二心服事他的君主。况且我所做之事是很難的！可是所以要這麽做，是爲了使天下後世那些懷着二心來服事他們君主的人感到羞愧。"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仇，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

豫讓離去後，過了不久，趙襄子要外出了，豫讓埋伏在他要經過的橋下。襄子到了橋上，馬受驚了，襄子説："這一定是豫讓。"派人查問，果然是豫讓。這時襄子就責問豫讓説："您不是還曾服事過范氏、中行氏嗎？智伯把他們都消滅了，可您不替他們報仇，反而委身向智伯臣服。智伯也已經死了，可您爲什麽單單這麽深切地替

爲之報仇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仇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他報仇呢?”豫讓説:“我事奉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都對我像一般人,我因而也像一般人那樣報答他們。至於智伯,他把我當作一國中最傑出的人士看待,因而我也要像一國中最傑出的人士那樣報答他。”襄子感慨嘆息而流淚道:“唉呀,豫先生!您爲智伯報仇,名聲已經成就了,寡人赦免您,也已經够了。您應該替自己考慮一下,寡人不再放您了!”派兵包圍了他。豫讓説:“我聽説賢明的君主不掩没別人的美名,忠臣有爲名節而死之義。前次君王已經寬赦了我,天下没有不稱道您的賢明的。今天的事,我本應該伏法受誅,可是我希望得到您的衣服砍擊幾下,就以此表達了我的報仇心願,那樣即使死了也不悔恨。這不是我敢指望的,衹是敢於暴露出我的心思罷了!”這時襄子非常贊賞他的義氣,就派使臣拿着衣服給了豫讓。豫讓拔劍跳起三次砍擊衣服,説:“我可以報答智伯於地下了!”於是用劍自殺。豫讓死的那天,趙國的志士聽説了,都爲他哭泣。

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此後四十多年,軹縣有了聶政的事迹。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

聶政是軹縣深井里人。因殺了人躲避仇人,和母親、姐姐逃到齊國,以屠宰爲業。

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黄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

過了很久,濮陽嚴仲子服事韓哀侯,與韓國宰相俠累有嫌隙。嚴仲子害怕被殺,逃走了,到處訪求可以報復俠累的人。到了齊國,齊國有人説聶政是個勇士,躲避仇人纔隱居在屠夫之間。嚴仲子到了門前請見,多次往返,這以後纔準備酒席,親自端着酒杯獻到聶政的母親跟前。酒到酣暢時,嚴仲子捧着黄金百鎰,進前爲聶政的母親祝壽。聶政對這樣的厚禮感到驚奇,堅决謝絶嚴仲子。嚴仲子堅持要獻,聶政推辭道:“我幸好有老母,家裏貧窮,客居在此以殺狗爲業,可以早晚得些甘甜脆軟的食物來奉養母親。母親的供養已經齊備了,當不起仲子的賞賜。”嚴仲子避開衆人,趁機對聶政説:“我有個仇人,尋訪可爲我報仇的人,已經到過很多國家了;這樣到了齊國,我聽説您義氣很高,所以進獻百金,將要用此作您母親的粗糧費用,能憑此和您

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交好，哪敢再有所指望呢！”聶政說：“我降低志向、辱沒身份隱居在市井屠夫中間的原因，衹是幸運地來奉養老母，老母活着，我自己不敢答應別人。”嚴仲子堅決要出讓，聶政終究不肯接受。可是嚴仲子最後終於行完了賓主的禮節纔離開。

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

過了很久，聶政的母親死了。安葬完後，喪期已滿，聶政說：“唉！我是個普通百姓，衹會拿着屠刀屠宰牲口；而嚴仲子是諸侯的卿相，不遠千里，屈駕來結交我。我接待他的，非常地菲薄稀少，沒有什麼大功可以當得起，嚴仲子捧着百金替母親祝壽，我雖然沒有接受，可是這樣正表明衹有他纔深深瞭解我。賢明的人因爲心中怨恨纔親信我這窮鄉僻壤之人，我難道能默不作聲就罷了嗎！況且前些時他請我，我衹是因爲有老母；老母現在終於天年了，我將要爲知己者效命。”就西行到濮陽，會見嚴仲子說：“前些時沒有答應仲子，衹是因爲母親還在；現在不幸母親終於天年了。仲子想報仇的人是誰？請讓我辦這件事！”嚴仲子全都告訴他說：“我的仇人是韓國宰相俠累，俠累又是韓國國君的叔父，宗族很多，住的地方護衛設置很多，我想派人刺殺他，一直沒能成功。現在幸好您不嫌棄，讓我增加車馬壯士作您的輔助吧。”聶政說：“韓國和衛國，中間相距不太遠，現在要刺殺別人的宰相，宰相又是國君的親戚，這樣的形勢不宜多派人，多派人不能不生是非，生是非就要泄露消息，泄露消息，這樣韓國全國都和您爲敵，豈不危險嗎！”就謝絕了車輛人馬，聶政這纔告辭單獨前往。

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聶政持着劍到了韓國，韓國宰相俠累正坐在府上，拿着兵戟侍衛的人很多。聶政直接闖入，上臺階刺殺了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聲喊叫，所砍殺的有幾十人，乘機自己割去面皮，挖出眼珠，自己掏出腸子，就這樣死了。

韓取聶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縣購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韓國將聶政暴尸街頭，出賞詢問也沒人知道是誰。於是韓國懸賞，有能說出殺害宰相俠累的人給千金。過了很久也沒人知道。

政姊榮聞人有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

聶政的姐姐聶榮聽說有人刺殺韓國宰相，凶手不知是誰，國人也不知他的姓名，已將其暴尸

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街頭懸賞千金，就嗚咽着説："大概是我弟弟吧？唉呀，嚴仲子知道我弟弟！"馬上起身，到韓國去，來到市上，死者果然是聶政，聶榮伏尸痛哭，極其悲哀，説："這是軹邑深井里人所説的聶政啊。"市上來往的行人都説："這人殘殺了我國的宰相，大王懸賞千金徵求他的姓名，夫人没聽説嗎？爲何還敢來認領呢？"聶榮回答説："聽説了。可是聶政之所以甘受污辱，置身於商販之間，是因爲老母幸好還健在，我還没有出嫁。母親已經終以天年了，我已經嫁夫，嚴仲子從窮困污濁中發現了我弟弟并和他結交，恩澤深厚啊，可怎麽辦？士本該爲知己者死。現在却因爲我還活着，又殘害自己的身體，斷絶連累别人的綫索，我又怎能害怕遭殺身之禍，始終埋没我弟弟的名聲呢！"這些話使韓國市場上的人非常驚奇。聶榮大聲呼喊了三聲："天哪！"終於因愁苦悲哀死在了聶政的身旁。

晋、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晋國、楚國、齊國、衛國的人聽説了，都説："不但聶政有才能，他的姐姐也是個烈女。假如聶政確知他的姐姐没有軟弱忍受的心思，不顧惜暴尸街市的苦難，一定要越過千里險阻來顯揚他的名聲，姐弟一起死在韓國街市上的話，也未必敢把自己的生命許諾給嚴仲子了。嚴仲子也可以説是知人能得士的呀！"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此後二百二十多年秦國有荆軻的事迹。

荆軻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

荆軻是衛國人。他的祖先是齊國人，遷到了衛國，衛國人稱他慶卿。而後到了燕國，燕國人稱他荆卿。

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説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荆卿喜好讀書擊劍，曾經以劍術游説衛元君，衛元君没有任用他。此後秦國攻打魏國，設置了東郡，把衛元君的旁支親屬遷到了野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

荆軻曾經游歷路過榆次，和蓋聶論劍，蓋聶對他怒目而視。荆軻出來後，有人對蓋聶説再召回荆卿。蓋聶説："前不久我和他論劍，他的意見有不當之處，我瞪了他；你們試着前去看看，他應該走了，不敢逗留了。"派使者前去到房主那兒，荆卿已經駕車離開了榆次。使者回來報

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告，蓋聶說："本來該走了，我前不久瞪眼懾服了他！"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争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荆軻到邯鄲游歷，魯句踐和荆軻博戲，争奪博局上的道路，魯句踐怒叱了他，荆軻默不作聲地逃走了，也就没有再會面。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荆軻到燕國後，喜歡一個燕國的狗屠和善於擊筑的人高漸離。荆軻嗜好喝酒，每天和狗屠及高漸離在燕國市上飲酒，酒興酣暢以後，高漸離擊筑，荆軻在街市上和着拍子唱歌，相互娱樂，一會兒又互相哭泣，旁若無人。荆軻雖然在酒徒中間交游，可是他爲人深沉，喜歡讀書，他游歷諸侯，全都和那裏的賢士、豪傑、長者結交。他到了燕國，燕國的處士田光先生也對他很好，知道他不是平庸的人。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鞫武。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過了不久，恰逢燕太子丹作秦國的人質逃回燕國。燕國太子丹，過去曾經在趙國作人質，秦王嬴政生在趙國，他年少時和太子丹要好。等到嬴政繼位爲秦王，太子丹到秦國作人質。秦王對待燕太子丹不好，因而太子丹怨恨而逃回。回來後尋求報復秦王，國家弱小，力量不够。此後秦國日益出兵崤山以東來攻打齊國、楚國、三晉，逐漸蠶食諸侯，將要輪到燕國了，燕國的君臣都害怕災禍到來。太子丹擔心此事，問他的老師鞫武。鞫武回答説："秦國的土地遍天下，威脅着韓國、魏國、趙國，北面有甘泉、谷口堅固的險要，南面有涇水、渭水流域肥沃的土地，擁有巴郡、漢中郡的富饒地區，右有隴山、蜀山的高山，左有函谷關、殽山的天險，人口衆多，士卒振奮，武器裝備綽綽有餘。如企圖向外擴張，那麼長城以南、易水以北都不能安定。爲何要因爲被凌辱的怨恨，就想觸犯强權之怒呢！"太子丹説："那麼怎麼辦？"鞫武回答説："請讓我深入考慮一下。"

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鞫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

過了不久，秦將樊於期得罪了秦王，逃到了燕國，太子接納了他，并讓他住下。鞫武進諫説："這不行。憑秦王的凶暴，對燕國又有積怨，足以使人心驚，又何況聽到樊將軍在這裏呢？這是所謂'把肉扔在餓虎進出的路口'，災禍一定不能解救了！即使有管仲、晏嬰，也不能出什麼

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晋，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雕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宫。”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

主意了。希望太子趕快送樊將軍到匈奴去，以杜絶秦國入侵的藉口。請您西面約定三晋，南面連結齊、楚，北面同單于交好，此後纔可以圖謀。”太子說：“太傅的計策，曠日持久，我心裏煩亂，恐怕等不得片刻。况且不單如此，樊將軍在天下陷於困境，投身於我，我始終不會因迫於强秦的勢力拋棄我所哀憐的朋友，把他送到匈奴，這本來就是我結束生命的時候了。希望太傅再考慮考慮。”鞠武說：“您采取危險的行動想求得安全，製造災禍却祈求幸福，計謀短淺可結怨却深，和一個人結成新朋友，不顧國家的大害，這是所謂的‘積蓄怨恨助長災禍’啊。拿鴻毛放到爐炭之上，必定無濟於事。况且像雕鷙一樣凶狠的秦國，一旦要發泄它怨恨凶暴的怒氣，哪還用說什麽！燕國有個田光先生，他的爲人智謀深遠，勇敢沉着，可以和他商議。”太子說：“希望通過太傅而能和田光先生結交，可以嗎?”鞠武說：“遵命。”出去會見田先生，說“太子希望和先生圖謀國事”。田光說：“謹領命。”就去拜訪太子。

太子上前迎接，後退着給田光帶路，跪下來整理席子。田光坐穩後，左右没有人，太子離開席子請教說：“燕國、秦國不能并存，希望先生留意。”田光說：“我聽說駿馬少壯的時候，一天跑上千里；到了衰老的時候，劣馬也跑在它前頭。現在太子聽說的是我少壯時期的作爲，但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經消耗完了。雖說這樣，我不敢圖謀國事，我所交好的荆卿可以差使。”太子說：“希望通過先生結交荆卿，可以嗎?”田光說：“遵命。”就站起身，快步走出。太子送到門口，告誡說：“我所說的，先生所說的，都是國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田光俯身笑道：“是。”彎着腰走來見荆卿，說：“我和您要好，燕國没有不知道的。現在太子聽說的是我少壯時候的作爲，却不知我的身體已經不行了，承蒙他教導我說‘燕國、秦國不能并存，希望先生留意’。我私下裏没有見外，就對太子說起了您。希望您到宫裏拜訪太子。”荆軻說：“遵命”。田光說：“我聽說，長者做事，不讓别人懷疑他。現在太子告訴我說‘所說的話，是國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

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泄露'，這是太子懷疑我。做事却使別人懷疑，就不是有節氣、有俠義的人。”他想以自殺激勵荆卿，説：“希望您趕快拜訪太子，就説我已經死了，表明不會泄露了。”就抹脖子自殺而死。

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荆軻就去見太子，説田光已經死了，轉達了田光的話。太子再次下拜跪下，用膝蓋跪着前行，痛哭流涕，過了一會兒説：“我之所以告誡田先生不要亂説，是想以此完成大業的計劃。現在田先生以死表明不會泄露，這哪是我的本意呀!”荆軻坐定後，太子離席磕頭道：“田先生不知道我不才，使您能到我跟前，冒昧地有所陳述，這是上天哀憐燕國，不拋棄它的後人啊。現在秦國有貪利的居心，欲望不能滿足。除非全部占有了天下的土地，臣服海内的君王，它的心意不會滿足。現在秦國已經俘虜了韓王，全部收納了他的土地。又發兵向南攻打楚國，向北逼近趙國；王翦帶領幾十萬人到達漳水、鄴城，李信又從太原、雲中出兵。趙國不能抵擋住秦國，一定要到秦國稱臣，到秦國稱臣就要禍及燕國。燕國弱小，多次被戰爭困擾，現在估計全國的兵力都不足以抵擋秦國。諸侯畏服於秦國，没有敢合縱的。我個人的想法很愚笨，以爲如果真能找到天下的勇士，派到秦國，以重利引誘秦王；秦王貪婪，這勢必要達到我們的願望了。如果真能劫持了秦王，使他全部歸還諸侯被侵占的土地，就像曹沫和齊桓公那樣，就最好了；如果不行，就乘機刺殺了他。那些秦國大將領兵在外，可國内却有了動亂，這樣君臣互相猜疑，乘這期間諸侯得以合縱，打敗秦國是一定的了。這是我的最高心願，却不知道委托給誰，希望荆卿留心此事。”過了很久，荆軻説：“這是國家大事，我才能低劣，恐怕不能勝任出使的任務。”太子上前磕頭，堅決請求荆軻不要推讓，此後荆軻答應了。於是尊荆卿作上卿，住上等客房。太子每天到門前拜訪，供給全套猪牛羊，不時地進獻珍奇寶物，車馬美女隨荆軻所用，以便讓荆軻順心。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

過了很久，荆軻還没有出發的意思。秦將王翦攻破趙國，俘虜了趙王，全部占領了趙國的土

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説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地，進兵向北侵占土地，到了燕國的南部邊界。太子丹害怕了，就請求荆軻説："秦兵早晚要渡過易水，我雖然想長久地陪侍您，但怎麽可能呢!"荆軻説："没有太子這話，我也想進見您了。現在動身却没有使人相信的東西，那樣秦王是不可能接近的。樊將軍，秦王懸賞黄金千斤、封邑萬户來求購他的人頭。如果真能得到樊將軍的人頭和燕國督亢地區的地圖，奉獻給秦王，秦王一定高興而接見我，我這纔能有所回報。"太子説："樊將軍在窮困中來投奔我，我不忍心因爲自己的私利而傷害長者的心意，希望您再考慮别的辦法吧。"

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没。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荆軻知道太子不忍心，就私下會見樊於期説："秦國對待將軍可以説非常刻毒，父母宗族都被殺戮。現在聽説用黄金千金、封邑萬家求購將軍的人頭，您將怎麽辦?"樊於期仰天嘆息，流着淚説："我每次想到這些，經常痛入骨髓，衹是想不出主意罷了!"荆軻説："現在我有一句話可以解除燕國的憂患，報將軍的仇恨，怎麽樣?"於期就進前説："怎麽辦呢?"荆軻説："希望得到將軍的人頭獻給秦王，秦王一定會高興地接見我，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用匕首刺他的胸膛，那樣將軍的仇報了，燕國被欺凌的愧恨也消除了。將軍可還有意嗎?"樊於期脱下一邊衣袖，露出膀子，用左手扼住右手的腕子，走上前説："這是我日夜切齒碎心的事，今天纔聽到了您的指教!"就自刎了。太子聽説了，驅車前往，伏在尸體上痛哭，非常悲痛。既然已經無可奈何了，於是就把樊於期的人頭裝到盒子裏密封起來。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

於是太子預先訪求天下鋒利的匕首，得到了趙國人徐夫人的匕首，買取它用了百鎰黄金，讓工匠用毒藥淬它，用它試着殺人，衹要滲出一絲血，人没有不立即死去的。就準備行裝安排荆卿出發。燕國有個勇士秦舞陽，十三歲就殺了人，人們都不敢正面看他。太子就讓秦舞陽作荆軻的副手。荆軻在等待一個朋友，想和他一起去；那個人住的遠，還没有趕來，太子已經替荆軻準備好了行裝。過了不久，荆軻還没出發，太子認爲

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竪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决矣！”遂發。

他延遲了時間，懷疑他反悔了，就又促請荆軻說：“時間已經耗盡了，荆卿還有意做嗎？請允許我先派遣秦舞陽。”荆軻大怒，斥責太子說：“太子怎麽這麽派遣？衹顧一去而不顧完成使命回來，是傻小子也能辦到的！況且提一把匕首到有不測的强秦去，我所以留在這兒，是想等我的朋友一起去。現在太子嫌遲了，就請辭别吧！”便出發了。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太子和知道此事的賓客，都穿戴着白衣白帽來送他。到了易水邊上，祭了路神後，就上了路，高漸離擊着筑，荆軻和着拍子唱歌，發出了凄凉的變徵音調，人們都流淚哭泣。又一邊前進一邊唱歌：“風蕭蕭啊易水寒，壯士一去啊不復還！”歌聲又變成了慷慨激昂的羽聲，人們都瞪着眼，頭髮都直立頂着帽子。這時荆軻上車離去，一直没有再回頭。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宫。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

到了秦國，荆軻拿着價值千金的財物，給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送了厚禮。蒙嘉爲他們先向秦王介紹說：“燕王確實非常害怕大王的威嚴，不敢舉兵來抵抗大王的軍兵，願意舉國作秦國的臣子，排在諸侯的行列裏，像郡縣那樣供給貢物和賦税，衹要能够奉守先王的宗廟。心裏害怕不敢親自來陳述，特此鄭重地斬下樊於期的人頭，還獻上燕國督亢地區的地圖，用盒子封好，燕王在朝廷上親自拜送，派使臣來報知大王，請大王指示。”秦王聽説了，非常高興，就穿上朝服，安排了九賓的禮節，在咸陽宫接見燕國使者。荆軻捧着盛着樊於期人頭的盒子，秦舞陽捧着地圖匣子，依次進入。到了臺階下，秦舞陽臉色突變，發抖害怕，群臣感到奇怪。荆軻回頭譏笑秦舞陽，上前謝罪說：“北方番國蠻夷地區的鄉下人，没曾見過天子，因而發抖害怕。希望大王稍微原諒他一下，使他能够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秦王對荆軻說：“取來秦舞陽所拿的地圖。”荆軻取來地圖獻上，秦王打開地圖，地圖展到了盡頭，匕首露了出來。荆軻就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持匕首刺去。還没到身前，秦王大驚，自己趕忙站起身來，衣袖拉斷了。秦王拔劍，劍太長，僅抓住了劍鞘。當時驚惶急迫，劍又套得

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緊，所以不能立刻拔出來。荆軻追逐秦王，秦王繞着柱子跑。群臣都驚呆了，事情來得倉促，出人意料，都失去了常態。秦國的法律規定，在殿上侍衛的群臣不能携帶任何武器；各侍衛的郎中都手拿兵器列在殿下，除非有詔令召見不得上殿。正在危急時分，來不及召唤殿下的士兵，因此荆軻纔能追逐秦王。倉猝之際，群臣驚惶急迫，没有武器來擊打荆軻，就徒手一起打他。這時侍醫夏無且用他捧着的藥囊投擊荆軻。秦王正繞着柱子跑，倉猝驚惶之際，不知道怎麽辦，左右纔説："大王把劍推到背上！"秦王把劍推到背上，於是就拔出來砍荆軻，砍斷了他的左腿。荆軻殘廢了，就舉起匕首投擲秦王，没有擊中，擊中了桐柱。秦王又砍荆軻，荆軻被砍傷八處。荆軻自己知道事情不成了，靠着柱子笑起來，岔開腿坐着駡道："事情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爲想活着劫持你，一定要得到條約契據來回報太子啊。"於是左右便上前殺死荆軻，秦王不高興了很久。不久論功評過，賞賜群臣以及應當治罪的各有差别，賜給夏無且黄金二百鎰，説道："無且愛我，纔拿藥囊投擊荆軻啊。"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於是秦王大怒，增派兵力前往趙國，命令王翦的軍隊攻打燕國。十月而拔取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全都率領精兵向東退守遼東郡。秦將李信追擊燕王很急，代王趙嘉就給燕王姬喜送信説："秦國之所以特别急地追趕燕王，是因爲太子丹的緣故。現在大王如果真的殺了太子丹獻給秦王，秦王一定寬解，社稷也幸而能享受祭祀。"此後李信追趕太子丹，太子丹躲藏在衍水中，燕王就派使臣斬了太子丹，想獻給秦國。秦國又進兵攻打他。五年後，秦國終於滅了燕國，俘虜了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

第二年，秦國吞并天下，立號爲皇帝。當時秦國追捕太子丹、荆軻的朋友，他們都逃走了。高漸離改名换姓給别人作酒保，躲藏在宋子一地勞作。過了很久，感到勞作很辛苦，聽到他主人家堂上有賓客擊筑，徘徊不忍離去。經常脱口而出説："他擊筑有好有不好。"侍候的人把這話告訴了他主人，説："那個酒保是個知音，他私下

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裏談論擊筑的好壞。"家主人召來他，讓他到堂前擊筑，滿座的人都説好，就賜給他酒。高漸離想到要長久地隱居在貧賤的環境中，擔驚受怕，這樣没個盡頭，就退出來，拿出他裝在匣子中的筑和他的好衣服，改换容貌到了堂前。滿座的賓客都驚訝了，下來和他平等施禮，作爲座上客。讓他擊筑歌唱，賓客没有不流淚而去的。宋子的人輪流款待他，此事被秦始皇知道了。秦始皇召見他，有人認識他，就説："這是高漸離。"秦始皇愛惜他善於擊筑，又赦免了他的死罪，把他的眼睛熏瞎了。讓他擊筑，没有一次不説好的。秦始皇逐漸接近他，高漸離就把鉛塊塞到筑心裏，等到又一次進見時得以靠近秦始皇，就舉筑撲擊秦始皇，没有擊中。於是就殺了高漸離，終身不再親近六國的人。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魯句踐聽説了荆軻刺秦王的事，私下説："唉呀！可惜他不講求擊劍的技術啊！我不瞭解他也太過分了。過去我斥責過他，他就把我看成了不是一類人！"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太史公曰：世間傳説荆軻的故事，其中説到太子丹的天命，什麽"天上落下粟，馬頭生出角"，太過分了。又説到荆軻刺傷了秦王，都不是事實。當初公孫季功、董生和夏無且交游，詳細地知道此事，他們對我説的即如上所述。從曹沫到荆軻五個人，這些人的俠義行動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可是他們的存心都很明顯，不辱没他們的志氣，名垂後世，難道是虚妄的麽！

史記卷八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李斯是楚國上蔡人。年輕時，當郡裏的小官，看到官署的厠所中老鼠吃不乾净的東西，接近人和狗，多次驚恐害怕。李斯走進糧倉，看到糧倉裏的老鼠，吃着屯積的糧食，住在大屋子裏面，不受人和狗的驚擾。於是李斯就嘆道："人的賢能和不賢能好比老鼠，在於自己處於什麽樣的環境。"

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争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説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説秦王矣。"

於是李斯就跟隨荀卿學習服事帝王的學問。學業成就後，估計楚王不足以服事，而六國都很衰弱，没有能替他們建功立業的，想向西進入秦國。就向荀卿告辭説："我聽説得到機會就不要錯過，現在萬輛戰車的國家正在争取時機，游説之士主持政事。現在秦王想吞并各國，稱帝統治天下，這是平民百姓馳騁奔走、游説之士的時機啊。處在卑賤的地位不想有所作爲，這好比看到現成的肉纔吃的禽獸一樣，空有人的面孔，勉强能行走罷了。所以耻辱没有比卑賤更大的，悲傷没有比窮困更甚的。久處卑賤的地位，困苦的環境，憤世嫉俗厭惡名利，自己拿與世無争作寄托，這不是士子的真情。所以我要向西游説秦王了。"

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吕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説，説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

來到秦國，正好莊襄王去世，李斯就請求作秦國相國文信侯吕不韋的家臣；吕不韋認爲他很賢能，任命他做郎官。李斯因此得到游説的機會，就勸説秦王説："庸人常常失去機會。成就大功的人，在於乘人有瑕隙就狠心滅了他們。過去秦穆公稱霸，始終没有吞并六國，爲什麽呢？諸侯還多，周朝的德政還没有衰微，所以五霸相

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强，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説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

繼興起，争相尊崇周朝。從秦孝公以來，周王室卑微，諸侯互相兼并，關東成了六個國家，秦國乘勝役使諸侯，有六代了。現在諸侯臣服秦國，好比郡縣一樣。憑着秦國的强大，大王的賢明，就像從竈上掃除灰塵一樣，足以消滅諸侯，成就帝業，成爲天下一統，這是萬載難逢的一個機會啊。現在懈怠而不趕快完成，諸侯又强大了，相聚在一起約定合縱的盟約，即使有黄帝那樣的賢明，也不能吞并天下了。”秦王就任命李斯爲長史，聽從他的計策，暗中派謀士拿着金玉財寶來游説諸侯。諸侯中知名人士裏可以用錢財收買的，就送給厚禮結交他；不肯接受的，就用利劍刺殺了他。離間各國君臣的計策施行之後，秦王就派他的良將隨後攻打。秦王任命李斯作客卿。

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

正巧韓國人鄭國到秦國作間諜，來修建灌溉的渠道，不久被察覺了。秦國的宗室大臣都對秦王進言説：“諸侯中來服事秦國的人，大抵是替他們的君主來秦國游説、作間諜罷了，請把一切賓客都驅逐。”李斯原計劃也在驅逐之列。李斯就上書説：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晋。此五子者，不産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强，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

我聽説官吏們商議驅逐賓客，我私下以爲錯了。過去秦穆公尋求人才，西面從戎地得到了由余，東面從宛地得到了百里奚，從宋國迎來了蹇叔，由晋國招來了丕豹、公孫支。這五個人，都不生在秦國，可是穆公任用他們，吞并二十多個國家，就稱霸西戎。孝公采納了商鞅的政策，移風易俗，人民因此殷實興盛，國家因此富强，百姓樂於被徵用，諸侯誠心臣服，俘獲了楚國、魏國的軍隊，攻克了千里土地，至今還太平富强。惠王采用張儀的計策，打下三川的土地，向西吞并了巴國、蜀國，向北收服了上郡，向南攻下了漢中，囊括九夷，控制鄢邑、郢都，在東占據成皋的險固，割取了别國豐腴的土地，就瓦解了六國的合縱，使他們向西事奉秦國，功業一直延續到今天。昭王得到了范雎，廢黜穰侯，驅逐華陽，使王室富强，杜絶了私人門路，蠶食諸侯，使秦國成就了帝業。

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强大之名也。

這四個君主，都是依靠了賓客的功勞。由此看來，賓客有什麼對不起秦國的呢！假如這四位君主拒絕賓客而不接納，疏遠士人而不任用，這是使國家没有富强豐利之實，秦國没有强大之名啊。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説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宫，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宫充下陳娱心意説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弃擊瓮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

現在陛下羅致昆山的美玉，占有隨侯珠、和氏璧那樣的寶貝，垂挂着明月珠，佩帶着太阿劍，乘着纖離馬，竪着翠鳳旗，立着靈鼉鼓。這幾個寶貝，秦國不出産一個，可是陛下很喜歡，爲什麼？如果一定要秦國出産的纔可以，那麽夜光璧就不能裝飾朝廷，犀角象牙做的器具不能用來玩弄喜愛，鄭國、衛國的女子不能放在後宫，駃騠那樣的駿馬不能養在外厩，江南的金錫不能供人使用，西蜀的丹青不能拿來着色了。這些裝飾後宫，充當姬妾，使人賞心悦目的東西，如果一定要出産在秦國纔可以，那麽用宛珠裝飾的簪子，附有璣珠的耳環，東阿絹綢做的衣服，刺有錦綉的飾物就不能進獻在面前，隨着時俗高雅變化的美麗窈窕的趙國女子也不能站在旁邊了。敲着瓦瓮、打着罎子，彈着竹箏，拍着大腿，哇哇歌唱喊叫以使聽覺快樂的，纔是真正的秦國音樂；《鄭聲》、《衛聲》、《桑間》、《昭樂》、《虞樂》、《武舞》、《象舞》，都是别國的音樂。現在拋棄了敲瓦瓮、打罎子而接近《鄭聲》、《衛聲》，屏棄彈竹箏而接受了《昭樂》、《虞樂》，像這樣是爲什麽？不過是求當時心滿意足，觀感適意罷了。現在録用人才却不然。不問可用不可用，不論是非曲直，不是秦國人的被屏棄，作賓客的被驅逐。那麽所看重的是聲色珠玉，輕視的是人民。這不是凌跨海内制服諸侯的策略啊。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强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

我聽説土地廣闊糧食就多，國家廣大人口就多，軍隊强大士兵就勇敢。因此泰山不拒絶細微的塵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放棄細小的水流，所以能形成它的深廣；君王不拒絶平民百姓，所以能

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宫，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説，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今

顯示他的恩德。因此土地不分四方，百姓不論異國，四季充實美滿，鬼神降福，這是五帝、三王無敵於天下的原因。現在却拋棄百姓去資助敵國，拒絶賓客而讓他們服事諸侯，使天下士人退縮而不敢西進，裹足不入秦國，這就是所謂"借給敵寇武器，送給盜賊糧食"啊。

不產在秦國的東西，值得珍貴的很多；不生在秦國的士人，願意效忠的很多。現在驅逐賓客來資助敵國，損害百姓來加强仇敵，使自己内部空虚而外面又結怨於諸侯，想求國家没有危險，是不可能的。

秦王於是廢除了驅逐賓客的命令，恢復了李斯的官職，終於采用了他的計謀。李斯升遷至廷尉。經過二十多年，秦國終於吞并了天下，尊崇君主爲皇帝，讓李斯作了丞相。拆平了郡縣的城堡，銷毁了天下的兵刃，表明不再使用。使秦朝的土地一尺也不分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這些都是爲了以後不再有戰爭攻伐的禍患。

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陽宫擺酒宴，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都稱頌始皇的威德。齊國人淳于越進諫説："我聽説，殷周兩朝稱王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作爲自己的輔翼。現在陛下擁有海内，可是子弟是平民，一旦有田常、六卿那樣的禍患，臣子没有輔弼，怎麽相救呢？事情不師法遠古而能長久的，我没有聽説過。現在周青臣等人又當面阿諛，想加重陛下的錯誤，不是忠臣啊。"始皇把他的意見交給丞相處理。丞相認爲他的看法錯誤，廢黜了他的言論，就上書説："古時候天下分散混亂，没有能統一的，因此諸侯并起，談話都引用古代的事情來否定當時，裝飾一些空洞的話來淆亂事實，人們都稱道自己的個人學説，來非議皇上建立的制度。現在陛下吞并擁有了天下，分别黑白，天下共同尊崇一個皇帝的意志；可是個人學説却相繼非議現在的法令教化制度，聽説政令頒布，就各自用他們的個人學説來議論，回家就心中不滿，出門就街談巷議，拿非議君主揚名，以標榜異趣爲高明，率領下層群衆造謡誹謗。如果這些不禁止的話，那麽君主的威勢

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宫别館，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就要從上面降下來，在下面就要相互結成朋黨。禁止他們是適宜的。我請求下令：凡藏有《詩經》、《尚書》、諸子百家言論文章的，一律清除。命令下達滿三十天還不清除的，判處黥刑，貶爲築城勞役。所不清除的，衹有醫藥、卜筮、種樹的書。如果有想學習的，就讓他們拜官吏爲師學習法令。”始皇許可了他的建議，没收了《詩經》、《尚書》、諸子百家的言論來使百姓愚昧無知，使天下不再以古非今。明習法度，制定律令，都是從始皇開始的。統一文字。修建離宫别館，周遍天下。第二年，又到各地巡視，在外攻打四夷，李斯都出了力。

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也！”

李斯的大兒子李由擔任三川郡守，幾個兒子都娶了秦公主，女兒也都嫁給秦公子。三川郡守李由請假回咸陽，李斯在家裏擺酒宴，百官都上前祝壽，門前車馬數以千計。李斯深深感嘆道：“唉呀！我聽荀卿説‘事情禁忌太過分了’。我李斯是上蔡的平民，里巷的老百姓，皇上不知道我駑鈍低下，把我提拔到這樣高的地位。當今人臣的職位没有在我上面的，可以説富貴到極點了。物極則衰，我不知道在哪裏解駕休息啊！”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出游會稽山，沿海北上，向北到達琅邪山。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兼理符節璽令等事，都跟隨着。始皇有二十多個兒子，長子扶蘇因爲多次直言勸諫皇上，皇上派他在上郡監督軍隊，蒙恬作將軍。小兒子胡亥受寵愛，請求跟隨，皇上答應了。其餘的兒子没有跟隨的。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

這年七月，始皇來到沙丘，病得很厲害，讓趙高下詔給公子扶蘇説：“把軍隊交給蒙恬，到咸陽參加喪禮，然後下葬。”詔書已經封好，還没有交給使者，始皇就去世了。詔書和璽印都在趙高那兒，衹有兒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五六個受寵幸的宦官知道始皇去世，其餘的群臣都没有知道的。李斯認爲皇上在外面去世，没有真正確立太子，所以保守秘密。把始皇放在轀輬車裏，百官奏事和進獻食物還和過去一樣，宦官就從轀輬車裏假托始皇的命令認定各項奏事。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

趙高就扣留了給扶蘇的蓋有始皇璽印的詔

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

書，對公子胡亥說："皇上去世了，没有下詔加封各兒子爲王而單單賜給長子詔書。長子到了，就被立爲皇帝，可是您没有一尺一寸的封地，怎麽辦呢？"胡亥說："本來嘛。我聽說，賢明的君主瞭解臣子，賢明的父親瞭解兒子。父親喪了命，没有加封各位兒子，有什麽可說的！"趙高說："不然。當今天下的大權，存亡在於您和我及丞相罷了，希望您考慮一下。况且臣服别人與被别人臣服，控制别人與被别人控制，難道能同日而語嗎！"胡亥說："廢兄立弟，這是不義啊；不奉從父親詔令却怕死，這是不孝；才能淺薄，勉强靠别人的功勞得以支持，這是無能啊。這三者都違背道德，天下不服，恐怕會殃及自身，國家也會滅亡。"趙高說："我聽說商湯、周武殺死他們的君主，天下都稱道正義，不是不忠。衛國君主殺死他的父親，衛國稱贊他的功德，孔子記載了這件事，不是不孝。做大事不必拘泥於小節，行盛德不要謙遜推讓，鄉里各有習俗，百官各有分工。所以顧小而忘大，以後一定有禍害；狐疑猶豫，以後一定後悔。决然敢於行事，鬼神也會逃避他，然後纔會成功。希望您順從！"胡亥深深嘆道："現在皇帝剛剛去世没有發喪，喪禮還没有完成，怎麽能拿這件事去求丞相呢！"趙高說："時機啊時機，短暫得不允許謀算。就像背上糧食躍上馬趕路一樣，惟恐錯過了時機。"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

胡亥同意了趙高的話後，趙高說："不和丞相商議，恐怕事情不能成功，我請求替您與丞相商議。"趙高就對丞相李斯說："皇上去世了，賜給長子詔書，到咸陽會合參加喪禮然後立爲繼承人。詔書還没有發出，當今皇上就去世了，没有人知道這事。賜給長子的詔書及符節璽印都在胡亥那兒，確定太子在於您和我的口中一句話罷了。這事該怎麽辦？"李斯說："怎麽能說出亡國的話！這不是人臣應當商議的！"趙高說："您自己估量才能和蒙恬相比怎樣？功勞和蒙恬相比誰大？智謀深遠和蒙恬相比誰高？在天下没有怨言和蒙恬相比誰好？跟長子有舊交深受信任和蒙恬相比誰近？"李斯說："這五個方面我都不及蒙恬，您爲什麽這麽苛求我呢？"趙高說："我趙高

秦宫，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睹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

本來是宦官僕役，幸而能憑刀筆文書進入秦宫，管事二十多年，未曾見秦朝被罷免的丞相功臣有賜封到第二代的，最後都被誅殺了。皇帝有二十多個兒子，都是您瞭解的。長子剛毅勇武，信任别人，激奮士人，即位後一定任用蒙恬擔任丞相，您終究不能懷着通侯的印信回到鄉里，是很明白的。我曾接受詔命教導胡亥，讓他學習法律事務多年了，未曾看到過失。他仁慈敦厚，輕財重士，内心聰慧而不善言辭，竭盡禮儀尊敬士人，秦朝的公子們没有趕得上的，可以做繼承人。您考慮决定吧。”李斯説：“您回到您的本職上吧！我奉君主的詔令，聽從上天的指命，有什麽可以考慮决定的？”趙高説：“平安可以轉變成危險，危險可以轉變成平安。平安危險都不能確定，怎麽能算尊貴聖明？”李斯説：“我原是上蔡里巷中的平民百姓，蒙皇上聖恩提拔我做丞相，封爲通侯，子孫都得到尊貴的職位和豐厚的俸禄，所以把國家的存亡安危交給我。我怎麽能辜負呢！忠臣不避死而希望生存，孝子不勤勞而危害自身，人臣各守其職罷了。您不要再説了，否則將要讓我獲罪了。”趙高説：“我曾聽説聖人變化無常，順應變化順從時俗，看到事物的苗頭就知道它的根本，看到事情的意圖就看到了它的歸宿。事物本來就是這樣，哪能有固定的規律！當今天下的權力命運掌握在胡亥手中，我能順從他而得志。况且從外控制内稱之爲逆亂，從下制服上稱之爲暴亂。所以秋霜降花草就凋落，河流解凍萬物就興起，這是必然的結果。您爲什麽看到得這麽晚呢？”李斯説：“我聽説晉國改立太子，三世不太平；齊桓公兄弟争奪王位，自己後來也被殺死；商紂殺害親戚，不聽從勸諫，國家成了廢墟，終於危害了社稷。三者逆天行事，宗廟没有人祭祀。我李斯還是人呢，怎麽能參與謀反！”趙高説：“上下齊同，可以長久；内外如一，事無表裏。您聽了我的計謀，就永遠有封侯，世世代代稱王稱侯，一定會有王子喬、赤松子那樣的長壽，孔子、墨子那樣的智慧。現在放棄這個機會，不采納良言，要禍及子孫，足以使人寒心。聰明人因禍得福，您怎麽辦呢？”李斯於是仰天

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長嘆，流着淚嘆息道："唉！我單單遇上了亂世，既然不能爲國效死，能把命運寄托在哪裏呢!"於是李斯就聽從了趙高。趙高就回報胡亥說："我請求奉太子的明令去通知丞相，丞相李斯敢不從命!"

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

於是李斯就參與密謀，僞造了始皇給丞相的詔書，立胡亥爲太子。又改下詔書給長子扶蘇說："我巡視天下，向名山諸神祈禱延長壽命。現今扶蘇與將軍蒙恬領兵數十萬屯守邊防，十多年了，不能前進一步，士卒消耗很多，没有一點功勞，却反而多次上書直言誹謗我的所作所爲，因爲不能解除軍職回朝當太子，日夜怨恨。扶蘇做兒子不孝，賜劍自裁！將軍蒙恬和扶蘇在外，没有匡正過失，應該知道他的陰謀。做人臣不忠，賜死，把軍隊交給裨將王離。"封好詔書，把皇帝的璽印加蓋在上面，派胡亥的門客捧着詔書到上郡賜給扶蘇。

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内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

使者來到後，打開詔書，扶蘇流淚，跑到裏屋，想自殺。蒙恬制止扶蘇說："陛下在外，没有立太子，派我率領三十萬人守衛邊防，公子擔任監軍，這是天下的重任啊。現在一個使者到來，就要自殺，怎麽知道這不是假的呢？請您再請示一下，請示以後再死，還不晚。"使者多次催促他們。扶蘇爲人仁厚，對蒙恬說："父親賜兒子死，還要再請示什麽!"當即自殺了。蒙恬不肯死，使者就把他交給獄吏，關押在陽周。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使者回來報告，胡亥、李斯、趙高很高興。回到咸陽，給始皇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讓趙高擔任郎中令，經常在宫中侍奉皇帝，掌握了實權。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决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

二世閑居無事，就召趙高商議事情說："人生在世，好比駕着六匹馬飛過縫隙一樣快。我已經占據天下了，想儘量滿足耳目的欲望，窮盡心中的樂趣，來使宗廟安定百姓快樂，永久占有天下，盡我的年壽，這樣可以嗎？"趙高說："這是賢明的君主纔能做到的，而昏庸暴亂的君主是禁忌的。我請求進言，不敢逃避斧鉞的誅罰，希望

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陛下多少留意一下。沙丘的密謀，各公子和大臣都有所懷疑，諸公子都是皇上的兄長，大臣又都是先帝所任命的。現在陛下剛剛即位，這些人心中怏怏不快，都不服，恐怕會生變。況且蒙恬已經死了，蒙毅還領兵在外，我戰戰兢兢，惟恐没有好結果。而陛下又怎麼能滿足這些快樂呢?”二世説：“怎麽辦呢?”趙高説：“使法令嚴酷、刑罰刻薄，讓有罪的因罪互相株連，以至逮捕罪犯的家族，消滅大臣疏遠骨肉；讓貧窮的富足，卑賤的顯貴。全部黜除先帝的舊臣，改設陛下親信的人在身邊任職。這樣他們暗地裏感德陛下，禍害消除，陰謀杜絶，群臣没有不受到您的恩澤，蒙受您的厚德的，陛下就高枕無憂，隨心享樂了。計策没有比這更好的了。”二世同意了趙高的意見，就修訂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就交給趙高處理，讓他審訊法辦。殺害大臣蒙毅等人，公子十二人在咸陽市上被戮尸，十位公主在杜縣被分尸而死，財物被皇帝没收，被株連的人不可勝數。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説，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公子高想逃亡，恐怕家族被逮捕，就上書説：“先帝健在時，我進宫就賜我食物，出外就乘車。御府的衣服，宫中馬房裏的寶馬，我都得到賞賜。我應當跟隨先帝去死却没能作到，做兒子不孝，做人臣不忠。不忠的人没有名義活在世上，我請求隨先帝去死，希望葬在酈山脚下。請求皇上哀憐我。”奏書呈上，胡亥很高興，召趙高給他看，説：“這可以説是急迫無奈吧?”趙高説：“人臣擔心死亡還來不及，哪能還預謀造反!”胡亥答應了他的上書，賜給他十萬錢下葬。

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傜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吴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

法令誅罰一天比一天嚴酷苛刻，群臣人人自危，想反叛的人很多。又修建阿房宫，修治直道、馳道，賦税徵斂越來越重，兵役徭役無窮無盡。於是從楚地徵來的守邊兵丁陳勝、吴廣等人就興起叛亂，從山東起事，俊傑相繼起事，自立爲侯王，反叛秦朝，軍隊打到鴻門纔退兵。李斯多次想乘機會進諫，二世不答應。二世責問李斯説：“我有個人意見，是從韓子那裏聽説的，他説‘唐堯擁有天下，堂高三尺，木椽子不斫削，

斫，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盗吴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

茅草屋頂不加修剪，即使旅館的住房也没有比這更辛苦的了。冬天穿着鹿皮袍子，夏天穿着麻布衣服，吃糙米做的飯食，野菜做的羹湯，用土簋吃飯，用土鉢飲水，即使看門人的供養生活還不至於這樣簡陋。夏禹鑿通龍門，打通了大夏水道，疏導了很多河流，彎彎曲曲修了很多堤防，疏浚積水引導到海裏，大腿上没了細密的汗毛，小腿上也没了汗毛，手脚上盡是老繭，臉色黝黑，終於累死在外，葬在會稽山，即使是奴隸俘虜的辛苦也没有比這更嚴酷的了。'那麽貴有天下的人，難道是想苦形勞神，身居旅館一樣的住房，口食看門人一樣的飯食，手裏幹着奴隸俘虜所從事的勞作嗎？這是没有出息的人該盡力去從事的，不是賢明的人從事的。賢明的人擁有天下，衹是把天下的一切都用來滿足自己的欲望罷了，這就是貴有天下的原因。所謂賢明的人，一定要能安定天下治理萬民，現在自己還不能得利，將怎麽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我願意盡情隨心所欲，擴充欲望，長期享有天下而没有禍害，怎麽辦呢？"李斯的兒子李由擔任三川郡守，群盗吴廣等人向西攻占土地，來去都不能禁止。章邯因爲打敗趕跑了吴廣等人的軍隊，使者接二連三往返調查三川郡，并指責李斯身居三公高位，怎麽能讓盗賊這樣猖獗。李斯害怕了，看重自己的爵位俸禄，不知道怎麽辦，就逢迎二世的心意，想求得寬大，就上書回答説：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賢明的君主，一定而且能够全面地掌握爲君之道，行使督責的手段。督責臣子，那麽臣子就不敢不竭盡才能來順從他們的君主了。這樣一來，君主和臣下的名分確定了，上下的職責分明了，那麽天下的人不管賢能與否都不敢不竭力盡責爲其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能獨自專制天下而不受控制。能够窮盡樂趣到極點。賢明的君主難道可以不懂得這一點嗎？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

所以申子説"擁有天下而不隨心所欲，稱之爲把天下當成鐐銬"的道理，没有别的，不能督責臣子，反而使自己比天下百姓還要辛勞，像唐堯、夏禹這樣，所以稱之爲

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

"鐐銬"。不能修明申不害、韓非的高明手段，行使督責的正道，特意把天下作爲自己滿足的資本，衹是從事苦形勞神的勞作，讓自己順從百姓，那是老百姓的僕役，不算是擁有天下的人，有什麼尊貴呢！讓别人順從自己，那麼自己尊貴别人卑賤；讓自己順從别人，那麼自己卑賤别人尊貴。所以服從别人的卑賤，而被别人服從的尊貴，從古到今，没有不是這樣的。自古以來所以尊重賢人，是因爲他尊貴；所以厭惡不才，是因爲他卑賤。唐堯、夏禹讓自己順從天下，就跟着尊崇他們，那麼也就失去了尊重賢人的用意了！可説是大錯特錯。稱他們把天下當成"鐐銬"，不也是適宜的嗎？這是不能行使督責的過錯。

所以韓非説"慈母有敗家子而嚴家無悍奴"的道理，爲什麼呢？一定是由於能嚴加懲罰。所以商鞅的法律，對在街上倒垃圾的都要處以刑罰。倒垃圾，是輕罪，而受刑，是重罰。衹有賢明的君主纔能重責輕罪。罪輕還重責呢，何况有重罪呢？所以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因此韓非説"幾尺長的布帛，平常人也不放過，幾百斤的重金，盜跖也不敢攫取"的道理，不是平常人貪心重，幾尺布的利益大，盜跖的欲望少；又不是因爲盜跖的行爲，看輕幾百斤重的黄金。攫取隨即處以刑罰，那麼盜跖也不會攫取幾百斤黄金；刑罰不一定實行，平常人也不會放過幾尺布帛。因此城高五丈，樓季不敢輕易冒犯；泰山高百丈，而跛脚的母羊也能放牧到山頂上。是樓季難以攀登五丈高的城關？難道是跛脚的母羊容易爬上百丈高的泰山嗎？這是險峻平緩的地勢不同。賢明的君主聖明的君王能久處高位的原因，及長期握有重權，獨掌天下利益的原因，不是有别的方法，是能獨斷專行，精於督責，一定嚴罰，所以天下人不敢冒犯而已。現在不致力於杜絕犯罪的治理措施，却像慈母養出敗家子那樣疏於管教，那也太不明白聖人的理論了。不能行使

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聖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那麽除了給天下人服勞役外還能幹什麽呢？這不可悲嗎！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説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説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内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奪以諫説忿争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況且廉潔仁義的人在朝廷上，那麽狂放隨意的樂趣就要廢止；進諫論争的大臣在旁邊服事，那麽自由散漫的心思就要收斂；剛烈有氣節的人在世上張揚，那麽淫逸康樂的歡娱就要荒廢。所以賢明的君主能排斥這三種人，獨攬皇權來控制馴從的大臣，建立嚴明的法律，因此自己尊貴權勢威嚴。大凡賢明的君主，一定能轉變世俗，廢除他討厭的，建立他喜歡的，因而活着有受人尊重的權勢，死了有賢明的謚號。因此賢明的君主獨斷專行，所以權力不在臣下手中。此後纔能斷滅仁義的道路，堵住游説之士的嘴巴，壓制剛烈之人的行爲，堵住耳朵，蒙上眼睛，衹看自己，不看别人，衹聽自己，不聽别人，所以外表不會因仁義節烈之士的行爲而動摇，内心也不會爲勸諫忿争而改變。所以能獨自隨心所欲而没有人敢反抗。像這樣纔能説能明瞭申不害、韓非的權術，修明商鞅的法令。法令權術精通了，而天下還治理不好，這没有聽説過。所以説“王道簡單而容易掌握”。衹有賢明的君主纔能實行。如此纔稱得上真正實行督責了，那樣大臣就没有奸謀，大臣没有奸謀天下就安定，天下安定君主就尊嚴。君主尊嚴那麽督責就能堅定實行。督責堅定實行，那麽要求就能達到，要求達到國家就富足，國家富足君王就能豐足快樂。所以設立督責的手段，那麽要求没有不能達到的。群臣百姓補救自己的過錯還來不及，哪還敢圖謀什麽變故呢？如此帝王的統治術就齊備了，可以説能明瞭駕御臣下的手段了。即使申不害、韓非復活，也不能超過了。

書奏，二世悦。於是行督責益嚴，税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

奏書呈上，二世高興了。於是行使督責更加嚴厲，向百姓徵收重税的就是賢能官吏。二世説：“像這樣纔可以説是能行使督責了。”路上的行人有一半受過刑，死人的尸體每天都成堆地陳列於街市。殺人多的就是忠臣。二世説：“像這

矣。"

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惡之，乃説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於趙高。

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盗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宫，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閑，可奏事。"丞相至宫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閑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盗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盗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盗通狀。李斯聞之。

樣纔可以説是能行使督責了。"

當初，趙高擔任郎中令，殺害的人和因報私怨而陷害的人很多，恐怕大臣們入朝奏事詆毁他，就勸説二世道："天子所以尊貴，是因爲衹聞其聲，群臣不能見他一面，所以稱爲'朕'。而且陛下還年輕，不一定什麽事都懂，現在坐在朝廷上，責罰提拔有不當之處，就會把短處暴露給大臣，不是向天下表現自己的神明了。陛下不妨拱手深居宫中，與我和熟悉法律的侍中待事而定，事情報上來再考慮。如此大臣就不敢上奏是非難辨有懷疑的事情，天下就會稱道您是聖明的君主了。"二世采納了他的計策，不再坐朝接見大臣，住在皇宫中。趙高經常在宫中服侍，掌握了大權，事情都由趙高决定。

趙高聽説李斯有不滿言論，就會見丞相説："關東群盗很多，現在皇上急於徵發繇役修建阿房宫，搜集了很多狗馬等没用的東西。我想進諫，因爲地位低賤不敢説。這真是您的事情，您爲什麽不進諫呢?"李斯説："本來嘛，我想進言有很久了。現在皇上不坐朝廷，住在深宫，我有要説的話，不能傳達進去，想進見又没有機會。"趙高對他説："您要真能進諫，請允許我趁皇帝有空的時候通知您。"於是趙高等二世正在設宴取樂，婦女站在跟前時，派人告訴丞相説："皇上正閑着，可以來奏事。"丞相來到宫門進見皇上，如此有多次。二世怒道："我平常有很多空閑時間，丞相不來。我正在個人歡宴，丞相就來請求奏事。丞相難道是看我年少嗎?還是看我没見識呢?"趙高乘機説道："這樣就危險了!沙丘的密謀，丞相也參與了。現在陛下已經立爲皇帝，可是丞相的尊貴地位却没有增加，這樣他的心裏也想割地稱王。況且陛下不問我，我也不敢説。丞相的長子李由擔任三川郡守，楚地的强盗陳勝等人都是丞相周圍幾縣的人，因此楚地盗賊公然横行，路過三川郡時，城裏的郡守不肯攻打。我聽説他們互相有文書往來，因爲還没得到詳細情况，所以没敢報告陛下。而且丞相在外面，權力比陛下還大。"二世認爲對。想調查丞相，恐怕不確實，就派人去調查核實三川郡守和

盗賊串通的情况。李斯聽説了。

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絶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

這時二世在甘泉宫，正在看摔跤和滑稽戲表演。李斯不能進見，就上書揭發趙高的短處説："我聽説，大臣比擬君主，没有不危害國家的；妻妾比擬丈夫，没有不危害家庭的。現在有大臣和陛下獨攬大權利害，和陛下没有差别，這很不利。過去司城子罕輔佐宋國，親自實行刑罰，行使威權，一年後就劫奪了國君。田常是齊簡公的下臣，爵位之高國内無比，私人財産的富足和公家相等，布恩施惠，在下得到百姓擁護，在上得到大臣擁戴，暗中竊取了齊國，在廳堂殺死了宰予，隨後在朝廷殺死了簡公，終於擁有了齊國。這是天下都清楚知道的。現在趙高有奸邪的心思，危險反叛的行爲，就像司城子罕輔佐宋國一樣；私人財産的富足，就像田氏在齊國一樣。他兼有田常、司城子罕的叛逆之道，劫奪了陛下的威信，他的心思就像韓玘擔任韓安的相國一樣。陛下不考慮的話，我擔心他要作亂了。"二世説："這是什麽話？趙高，原來是個宦官，可是他不因爲處境安逸就隨心所欲，不因爲危難就改變忠心，行爲廉潔修明善德，自己努力纔到如今的地位，他因爲忠誠進用，因爲信義盡職，我確實認爲他賢良，而您懷疑他，爲什麽？况且朕年輕時失去了父親，没有什麽知識，不熟悉治理百姓，而您又老了，恐怕和天下都隔絶了。朕不委托趙君，該用誰呢？况且趙君爲人精明廉潔，頑强有力，下知人情，上能使朕滿意，您不要再懷疑他了。"李斯説："不然。趙高，本來是卑賤的人，不懂道理，貪得無厭，謀利不止，地位權勢僅次於主上，追求貪欲無窮無盡，我因此説危險了。"二世從前早已相信了趙高，怕李斯殺了他，就私下告訴了趙高。趙高説："丞相擔心的衹有我了，我死後，丞相就想做田常做的事了。"於是二世説："把李斯交給郎中令處理。"

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

趙高調查懲辦李斯。李斯被拘捕捆綁，關在監獄中，仰天長嘆道："唉，可悲啊！無道的昏君，怎能替他謀劃呢！過去夏桀殺死關龍逢，商紂殺死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殺死伍子胥。這三位臣子，難道不忠嗎？可是不免一死，自己死了

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宫，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宫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説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

可是所忠的不是該忠的人。現在我的智慧不及這三人，可二世的無道超過夏桀、商紂、吴王夫差，我因盡忠而死，是應該的啊。况且二世的統治還不混亂嗎！過去殺了自己的兄弟自立爲帝，殺害忠臣尊重賤人，修建阿房宫，向天下横徵暴斂。我不是不進諫，衹是他不聽我的。大凡古代聖明的君王，飲食有節度，車馬器物有定數，宫室有限度，發布命令舉辦事情，增加費用却無益於百姓的就禁止，所以能長治久安。現在在兄弟之間大行暴逆，不顧危害；殺害忠臣，不考慮禍患；大修宫室，重斂天下，不愛惜錢財。這三件事實行以來，天下不服從。現在造反的已經有天下的一半了，可是他心裏還不醒悟，讓趙高作輔佐，我一定會看到盜賊打進咸陽，麋鹿都會在朝廷上游嬉了。”

這時二世就派趙高調查丞相的案件，定罪名，詰問李斯和兒子李由謀反的情況，搜查逮捕了李斯的宗族和賓客。趙高懲治李斯，拷打了一千多板子，李斯受不了疼痛，自己屈服了。李斯所以不自殺，是自負很能辯論，有功勞，確實没有反心，如果僥幸能上書陳述自己的冤枉，二世僥幸能覺悟就會赦免了他。李斯就從監獄裏上書説：“我擔任丞相，治理百姓三十多年了。我曾逢上秦國土地狹小的時候。先王的時候土地不過千里，軍隊幾十萬。我竭盡綿薄的才力，謹慎地執行法令，暗中派遣謀臣，給他們金銀財寶，讓他們游説諸侯，暗地裏修整軍隊，整頓政教，使戰士爲官，使功臣受尊重，提高他們的爵位俸禄，所以終於脅迫了韓國，削弱了魏國，打敗了燕國、趙國，平定了齊國、楚國，最後吞并了六國，俘虜了他們的君王，擁立秦王爲天子。這是我的第一罪。土地不是不廣闊，又向北驅逐胡族、貉族，向南平定百越，來顯示秦朝的强大。這是我的第二罪。尊崇大臣，提高他們的爵位，來鞏固他們同皇上的親密關係。這是我的第三罪。建立社稷，修建宗廟，來昭示君主的賢明。這是我的第四罪。改革文字，統一度量衡，法度頒布於天下，來樹立秦朝的威名。這是我的第五罪。修治馳道，興建游覽觀賞的勝地。來實現君

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主的志得意滿。這是我的第六罪。減輕刑罰，減少賦税徵斂，來滿足君主使民衆感恩戴德的心意，萬民擁戴主上，至死不忘。這是我的第七罪。像我這樣作臣子的，所犯的罪足以處死本來很久了。皇上幸而讓我竭盡能力，纔能活到今天，希望陛下明察！”奏書呈上，趙高讓官吏丢掉不報，說：“囚犯怎麼能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

趙高派他的門客十多人裝作御史、謁者、侍中，輪番前去審訊李斯。李斯改用自己的實情回答，趙高就又派人拷打他。後來二世派人核實李斯的案情，李斯以爲和以前一樣，終於没敢改口供，招供服罪。判决書呈上，二世高興地說：“没有趙君，幾乎被丞相出賣。”等到二世派去調查三川郡守的使者來到，項梁已經殺死了李由。使者回來，正逢丞相被交給獄吏處理，趙高胡編了李斯父子造反的言行。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二世二年七月，定李斯五刑，論罪在咸陽市腰斬。李斯出獄時，與他的次子一起被押，他看着他的次子說：“我想和你再牽着黄狗一起出上蔡東門打獵追逐狡兔，還能行嗎？”於是父子相對而哭，被滅了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李斯死後，二世任命趙高爲中丞相，事情不論大小都由趙高决定。趙高自知權勢太重，就向二世獻了隻鹿，說是馬。二世問左右：“這是鹿嗎？”左右都說“是馬”。二世吃驚，自以爲昏亂了，就叫來太卜，讓他卜卦。太卜說：“陛下每年春秋郊祭，尊奉宗廟鬼神，齋戒不誠，所以到這地步。可以按照盛德來修明齋戒。”於是就到上林苑齋戒。每天游玩打獵，有個過路人進到上林苑中，二世親自射死了他。趙高指使他的女婿咸陽令閻樂彈劾說，不知什麼人殘殺了人却把尸體移到上林苑。趙高就勸諫二世說：“天子無故殘殺無辜的人，這是上帝禁止的，鬼神也不會享受祭祀，上天將要降罪，應當遠避皇宫來祈禱消災。”二世就出去住在望夷宫。

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

二世在望夷宫逗留了三天，趙高假傳聖旨，召來衛士，讓衛士都穿着白衣服拿着兵器指向裏面，趙高進去報告二世說：“山東群盗的軍隊大舉攻來了！”二世跑到樓上看到這種情形，害怕

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孫，授之璽。

了，趙高就乘機脅迫讓二世自殺了。他拿過璽印佩帶上，左右百官没有追隨的；登上殿堂，殿堂多次要塌毁。趙高自知上天不給予，群臣不答應，就召來始皇之孫，把璽印給了他。

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固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子嬰登位，擔心趙高，就聲稱有病不聽朝政，和宦官韓談及自己的兒子合謀刺殺趙高。趙高進見皇上，探問病情，子嬰就召他進來，讓韓談刺殺了他，滅了他的三族。

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子嬰繼位三個月，沛公的軍隊從武關攻來，來到咸陽，群臣百官都叛變了，不抵擋沛公。子嬰和妻子兒女用絲帶繫着自己的脖子，在軹道亭旁投降了。沛公就把他們交給主管刑獄的官員處理。項王來到就斬了他們。秦朝終於失去了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説，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太史公曰：李斯以街巷平民的身份游歷諸侯，入關服事秦國，乘種種機會，輔佐始皇，終於成就了帝業，李斯當了三公，可説被尊崇信任了。李斯知道《六經》的要旨，不致力於修明政務，彌補主上的缺陷，拿着豐厚的爵禄，阿諛順從隨意迎合，實行嚴威酷刑，聽信趙高的邪説，廢嫡子而立庶子。諸侯已經反叛了，李斯纔想起諫諍，不也太晚了嗎！人們都以爲李斯極盡忠誠受刑而死，考察他的本來情况，却和世俗的議論不同。要不然，李斯的功勞就要和周公、召公并列了。

史記卷八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列傳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

蒙恬的祖先是齊國人。蒙恬的祖父蒙驁，從齊國到秦國來事奉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擔任秦國將領，攻打韓國，奪取了成皋、滎陽，設置了三川郡。第二年，蒙驁攻打趙國，取下三十七座城池。秦始皇三年，蒙驁攻打韓國，攻取十三座城池。秦始皇五年，蒙驁攻打魏國，奪取二十座城池，設置了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去世。蒙驁的兒子叫蒙武，蒙武的兒子叫蒙恬。蒙恬曾學習刑法，掌管過刑獄文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擔任秦國的裨將，和王翦攻打楚國，大敗楚軍，殺死了項燕。始皇二十四年，蒙武攻打楚國，俘虜了楚王。蒙恬的弟弟是蒙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内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争焉。

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爲家世關係，得以擔任秦國將領，攻打齊國，大破齊軍，被任命爲内史。秦國這時已經并吞了天下，就派蒙恬率領三十萬人向北追趕戎族和狄族，收復了河南地區。修築長城，憑藉地形，用以控制要塞，起於臨洮，直達遼東，綿延廣袤，有一萬多里。於是渡過黄河，依傍陽山，逶迤向北延伸。風餐露宿在外駐軍十多年，駐在上郡。這時蒙恬威震匈奴。秦始皇非常尊重寵信蒙氏兄弟，信任他們，認爲他們很賢良。因此，親近蒙毅，使他官居上卿，外出時陪着秦始皇同乘一車，入朝時侍奉在秦始皇跟前。蒙恬在外負責軍事而蒙毅經常在朝内出謀劃策，稱爲忠信大臣，因而就是各位將相也不敢和他們競爭。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

趙高，是諸位趙國王族的遠親。趙高兄弟幾

弟數人，皆生隱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强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

個人，都是生下來就閹割了，他的母親受過刑罰，世世代代都很卑賤。秦王聽説趙高辦事能力很强，精通刑法，就提拔他做中車府令。趙高就私下侍奉公子胡亥，教導他判决案件。趙高犯了大罪，秦王讓蒙毅依法懲辦他。蒙毅不敢枉法，判處趙高死刑，開除了他的宦官名籍。秦始皇又因爲趙高辦事認真盡力，赦免了他，恢復了他的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秦始皇想巡游天下，取道九原，直抵甘泉，就讓蒙恬開通道路，從九原到甘泉，挖山填谷，長達一千八百里。道路没有修成。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

秦始皇三十七年冬，動身出游會稽，沿海上行，向北朝琅邪進發。在路上患病，派蒙毅轉還祈禱山川神靈，没有返回。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

始皇到了沙丘後去世，没有公開消息，群臣都不知道。這時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經常跟隨秦始皇左右。趙高一向得到胡亥的寵幸，想要擁立他，又怨恨蒙毅依法懲辦却没有保護自己，就起了歹心，於是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商議，擁立胡亥爲太子。太子確立後，派使者以罪名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自殺後，蒙恬懷疑，又一次請求申訴。使者把蒙恬交給執法官，派人接替蒙恬。胡亥讓李斯的家臣擔任護軍。使者回來報告，胡亥已經聽説扶蘇死了，就想釋放蒙恬。趙高擔心蒙氏兄弟再次顯貴掌權，怨恨他們。

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俞弗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毁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

蒙毅返回，趙高就替胡亥盡忠計議，想藉此消滅蒙氏兄弟，就進言説：“我聽説先帝想選拔賢能、立您做太子很久了，可是蒙毅進諫説‘不可’。他知道您賢能却過了很久也不立您，那是不忠而蠱惑君主。以我的愚見，不如殺了他。”胡亥聽從了，把蒙毅拘禁在代邑。此前已經把蒙恬囚禁在陽周。秦始皇的靈柩回到咸陽，安葬之後，太子繼位爲秦二世皇帝，趙高親近秦二世，日夜毁謗中傷蒙氏兄弟，尋求他們的罪過，檢舉彈劾他們。

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顔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

子嬰進諫説：“我聽説以前趙王遷殺了他的良臣李牧却任用顔聚，燕王喜暗中采用荆軻的計謀違背了燕、秦的盟約，齊王建殺了他前代

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鬥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

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宫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没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絶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吴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

的忠臣而采納了后勝的建議。這三個君王，都是因爲各自改變本國的舊規，喪失了國家，殃及自身。現在蒙氏兄弟，是秦國的大臣謀士，可是主上却想一下子抛棄他們，我私下認爲不可。我聽説考慮問題輕率的人不能治理國家，獨斷專行、自以爲聰明的人不能保全君位。誅殺忠臣而任用没有節操品行的人，這是在内使群臣失去信任、在外使戰士離心離德的作法，我私下認爲不可。”

胡亥没有聽從。派遣御史曲宫乘驛車去代邑，傳令蒙毅説：“先主想確立太子可您却加以非難。現在丞相認爲您不忠，罪過牽連到您的宗族。朕不忍心，僅賜您一人自殺，也是很幸運的了。您應當考慮一下！”蒙毅回答説：“如果我不能得到先主的歡心，那麽我從年少時做官，順從先主意願，受到寵幸，一直到先主去世，可以説是瞭解先主的心思了。如果我不知道太子的賢能，那麽太子獨自跟從先主，周游天下，距離各位公子遠多啦，我没有什麽可懷疑的。先主選立太子，這是多年的積累，我還有什麽話敢進諫，還有什麽計謀敢考慮呢！這不是敢花言巧語來逃避死罪，這是爲了怕羞辱、連累先主的名聲，希望大夫予以考慮，使我能死於實情。況且順理成全，是道義所崇尚的；刑罰殺戮，是道義所唾棄的。過去秦穆公殺死三位良臣給他殉葬，給百里奚加罪，却并非他有罪行，因而給秦穆公封的謚號是‘繆’。昭襄王殺了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死伍奢。吴王夫差殺死伍子胥。這四位君主，都犯了大過失，天下都非議他們，認爲這幾個國君不賢明，因此在各國聲名狼藉。所以説‘用正道治國的君主不殺害無罪的人，刑罰不加於無辜的人’。希望大夫留意！”使者瞭解胡亥的用意，没有聽從蒙毅的話，就殺死了他。

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

秦二世又派使者到陽周，傳令蒙恬説：“您的罪過够多了，您的弟弟蒙毅有大罪，按法律連累到内史。”蒙恬説：“從我的先人，直到子孫，在秦國累積建立功業和忠信有三代了。現在我領兵三十多萬，雖然身遭囚禁，可是我的勢力足以背叛，但是自知必死却要遵守節義的原因，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導，以表不忘先主的恩德。過去

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周成王剛繼位，還没離開襁褓，周公旦背着成王來朝見群臣，終於安定了天下。到了成王有病非常危險時，周公旦就自己剪斷指甲沉到黄河裏，説：‘國王年幼無知，這是我掌管國事的時候。如有罪過，我承受禍殃。’就把這話寫下來藏到書記府中，可以説是忠信了。等到成王能够治理國家了，有個奸臣説：‘周公旦想作亂有很久了，大王如果没有準備，一定會出大事。’成王非常惱怒，周公旦逃到楚國。成王到書記府參觀，見到周公旦的沉入黄河的禱詞，就流淚説：‘誰説周公旦想作亂呢！’殺了進讒言的人，接回了周公旦。因而《周書》説‘一定要同諸大臣反復商議’。現在我的家族，世無二心，可事情終於如此，這一定是奸臣謀反作亂，在國内欺凌君上的結果。成王雖有過失却重新改正，終於使周朝昌盛；桀殺了關龍逢，紂殺了王子比干却不悔改，終於身死國亡。因此我説過失可以挽救，進諫可以使人覺醒。向諸大臣查問咨詢，這是上聖的法則。總之我的這些話，不是用來祈求免罪，而是要進諫而死，希望陛下爲千萬百姓考慮所遵從的道路。”使者説：“我接受詔令對將軍行刑，不敢把將軍的話轉報皇上。”蒙恬深深嘆息説：“我怎麽得罪了上天，没有過失就死了呢？”過了很久，慢慢説：“我罪本該死。起自臨洮，直到遼東，築城墻、挖壕塹長達萬餘里，這裏面哪能不截斷地脉呢？這就是我的罪過。”就吞毒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强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太史公曰：我去北部邊境，從直道返回，路上看到蒙恬替秦國修築的長城堡壘，挖山填谷，開通直道，固然不把民力看重了。秦國當初消滅諸侯，天下的人心未定，戰争的創傷還没有愈合，而蒙恬身爲名將，不趁此時極力勸諫，拯救百姓的急難，贍養老人，撫育孤兒，盡力維護百姓的和平生活，反而迎合秦始皇的心意，建功立業，這樣，他們兄弟遭到殺身之禍，不也是理所應當的嗎？爲什麽竟歸罪於地脉呢？

史記卷八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决，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脱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黄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黄。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

張耳是大梁人。他年輕時，曾到魏公子毋忌那裏作門客。張耳曾經逃命到外黄流浪。外黄有個富人家的女兒很漂亮，嫁給了一個愚人，就逃離丈夫，回到他父親的朋友家裏。他父親的朋友一向瞭解張耳，就對這女子説："一定要找好丈夫，就跟着張耳。"這女子聽從了，就終於請求和丈夫决裂，嫁給了張耳。張耳這時得以脱身游歷，女家豐厚地供給張耳，張耳因此招來了千里外的賓客。就在魏國做官，當了外黄縣令。名聲因此日益遠揚。陳餘也是大梁人，喜歡儒家學説，多次游歷趙國的苦陘。富人公乘氏把他的女兒嫁給他，也知道陳餘不是平常人。陳餘年輕，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張耳，兩人相互交好，結成了生死與共的交情。

秦滅大梁時，張耳家住外黄。高祖作百姓時，曾經多次和張耳交游，作客幾個月。秦滅魏幾年後，已經聽説這兩人是魏國的知名人士，懸賞通緝有抓到張耳的賞千金，抓到陳餘的賞五百金。張耳、陳餘就改名换姓，一起到陳縣，當街道的看門人來養活自己。兩人相對守門。街道的小吏曾因陳餘有過錯鞭打他，陳餘想起來反抗，張耳踩了他一脚，讓他忍受挨打。小吏離去後，張耳就拉着陳餘到桑樹下數落道："當初我和你怎麽説的？現在受了一點小辱就想跟一個小吏拼死嗎？"陳餘認爲他説的對。秦國下詔書懸賞捉拿兩人，兩人也反過來利用看門人的身份來向街里傳達命令。

陳涉在蘄縣起事，進入陳縣，軍隊幾萬人。

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

張耳、陳餘向陳涉通名求見。陳涉和左右生平多次聽説張耳、陳餘賢明，未曾見過，一見就非常高興。

陳中豪傑父老乃説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鋭，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絶，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絶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强。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陳縣裏的豪傑、父老就勸説陳涉説："將軍親自身披堅甲，手執利刃，率領士卒誅伐暴秦，重建楚國社稷，使滅亡了的國家得以復存，斷絶了的祭祀得以延續，按功德應該稱王。况且督率天下諸將，不稱王不行，希望將軍立爲楚王。"陳涉向張耳、陳餘兩人問起此事，兩人回答説："秦朝暴虐無道，攻破别人的國家，覆滅别人的社稷，斷絶别人的後代，耗乏百姓的勞力，耗盡百姓的錢財。將軍明目張膽，出於萬死不顧一生的考慮，爲天下除害。現在剛到陳縣就稱王，是向天下顯示私心。希望將軍不要稱王，趕緊領兵西進，派人立起六國的後代，替自己樹立朋黨，爲秦朝增加仇敵。仇敵多了就要分散秦朝的力量，朋黨多了軍隊就强大。像這樣戰場上不用交兵，縣城中不用守城，就可以誅滅暴秦，占據咸陽號令諸侯。諸侯滅亡了又能重建，用恩德使他們信服，這樣的話帝業就可以成就了。現在單單在陳縣稱王，恐怕天下就會瓦解不聽從了。"陳涉不聽，自立爲楚王。

陳餘乃復説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騒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

陳餘就又勸説陳王説："大王占有梁地、楚地再西進，務在入關，來不及收取河北地區。我曾經在趙國游歷，瞭解那裏的豪傑人物和地形，希望能領一支奇兵向北攻占趙地。"這時陳王用過去交好的陳縣人武臣擔任將軍，邵騒作護軍，讓張耳、陳餘作左右校尉，給兵三千人，向北攻占趙地。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説其豪桀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内騒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鬥，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

武臣等人從白馬津渡過黄河，來到各縣，向豪傑游説道："秦朝實行暴政酷刑來殘害天下，幾十年了。北方有修築長城的勞役，南方有戍守五嶺的兵役，内外騒動，百姓疲憊，按人頭徵斂賦税，來供應軍費，財匱力乏，民不聊生。加重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得安寧。陳王振臂爲天下倡導，在楚地稱王，方圓二千里，没有不響應的。家家自己發泄憤怒，人人自己奮鬥，各報其怨，各報其仇，縣裏殺死縣令縣丞，郡裏殺死郡守郡尉。現在已立國號爲張楚，在陳縣稱王，派

楚，王陳，使吴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

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説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吊。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争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

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

吴廣、周文率兵百萬向西攻打秦朝。在此時不成就封侯的事業，不是人傑。你們各位試着互相商量一下吧！天下同心忍受秦朝的苦難已經很久了。靠天下之力攻打無道昏君，報父兄之仇，成就割土裂地的大業，這是士人的一個好時機呀。”豪傑們都同意了他的話。就邊行軍邊擴軍，得到幾萬人，武臣立號爲武信君。攻下趙地十座城邑，其餘的都據城堅守，不肯投降。

武臣就領兵向東北攻打范陽。范陽人蒯通勸説范陽縣令説：“我私下聽説您將要死了，所以前來吊喪。即使這樣，祝賀您得到我又死而復生。”范陽縣令説：“爲什麽吊喪？”蒯通回答説：“秦朝法律嚴酷，您擔任范陽縣令十年了，殺人家的父親，使人家的孩子成爲孤兒，砍斷人家的脚，黥刺人家的面額，不可勝數。可是慈父孝子没有敢把刀子捅到你的肚子裏的原因，是害怕秦朝的法律。現在天下大亂，秦朝的法律得不到實施，可是慈父孝子將要把刀子捅到您的肚子裏來成名，因此我來給您吊喪。現在諸侯都反叛秦朝了，武信君的軍隊就要來了，可是您堅守范陽，年輕人都要争着殺了您，投降武信君。您趕快派我求見武信君，可以轉禍爲福，就在現在啦。”

范陽縣令就派蒯通求見武信君説：“您一定要打勝後再攻占土地，攻下後纔能得到城邑，我私下以爲錯了。如果真能聽我的計策，可以不用攻打就使城邑投降，不用打仗就攻占土地，發布檄文就平定千里，可以嗎？”武信君説：“這怎麽説呢？”蒯通説：“現在范陽縣令本該整頓士兵來守衛戰鬥的，却膽怯怕死，貪圖富貴，所以想率先投降，怕您認爲他是秦朝任用的官員，像攻下的前十城守官那樣被殺了。可是現在范陽的年輕人也正想殺死他們的縣令，自己拿城池抗拒您。您爲什麽不讓我帶去侯印，任命范陽縣令，范陽縣令就會把縣城獻給您，年輕人也不敢殺死他們的縣令了。讓范陽縣令乘着華麗富貴的車輛，派他行駛到燕地、趙地的郊外。燕地、趙地的人在郊外看見他，都會説這是范陽縣令，先投降了，就都會喜悦了，燕地、趙地的城邑可以不戰而降。這就是我説的發布檄文平定千里的計策。”

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武信君聽從了他的計策，就派蒯通賜給范陽縣令侯印。趙地聽説了，不戰而降的城邑有三十多座。

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毁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説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脱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

到了邯鄲，張耳、陳餘聽説周章的軍隊入關了，到戲水敗退下來；又聽説各將爲陳王攻占土地，多因爲被讒言誹謗而得罪被殺，又怨恨陳王不采用他們的計策不用他們作將軍而讓他們當校尉。就勸説武臣説："陳王在蘄縣起兵，到陳縣稱王，不是一定要立六國的後代。將軍現在以三千人攻下趙地數十城，單獨駐軍河北，不稱王無法鎮守。況且陳王聽信讒言，回去報告，恐怕擺不脱災禍。還不如立自己的兄弟爲王；要不然，就立趙國的後代。將軍不要失去機會，時間不容喘息。"武臣聽從了，就自立爲趙王。讓陳餘擔任大將軍，張耳擔任右丞相，邵騷擔任左丞相。

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宫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

派人回報陳王，陳王非常惱怒，想全部滅掉武臣等人的家族，并派兵攻打趙國。陳王的相國房君進諫説："秦朝還没有滅亡就殺掉武臣等人的家族，這就等於又産生了一個秦朝。不如乘機祝賀他們，讓他們趕快率兵向西攻打秦軍。"陳王認爲他説的對，聽從了他的計策，把武臣等人的家人遷徙關押到宫中，封張耳的兒子張敖爲成都君。

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説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

陳王派使者到趙地祝賀，命令他們趕快發兵西進入關。張耳、陳餘勸説武臣説："大王在趙地稱王，這不是楚王的意願，衹是設計來祝賀大王。楚王滅秦後，一定要對趙地用兵。希望大王不要向西進兵，而向北攻占燕地、代地，向南收復河内地區來擴大自己。趙地南據黄河，北有燕、代，楚王即使戰勝秦朝，一定不敢制服趙地。"趙王認爲他説的對，就不向西進兵，而派韓廣攻占燕地，李良攻占常山郡，張黶攻占上黨郡。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説燕，與

韓廣來到燕地，燕地人就擁立韓廣爲燕王。趙王就和張耳、陳餘向北平定了燕地邊界。趙王有一次外出，被燕軍抓獲。燕國將領囚禁了他，想和他瓜分趙地一半土地，纔放還趙王。使者前去交涉，燕國就殺了他們要求割地。張耳、陳餘擔心此事。有個僕役告訴他的同屋人説："我替

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棰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己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你們去勸説燕王,和趙王同車回來。"同屋的人都笑他説:"使者去了十多個人,一去就死了,你怎麽能救得了大王?"這人就跑到燕國軍營。燕國將領接見了他,他問燕國將領説:"知道我想做什麽嗎?"燕國將領説:"你想救得趙王罷了。"他説:"您知道張耳、陳餘是什麽樣的人嗎?"燕國將軍説:"是賢能的人。"他説:"您知道他們心裏想幹什麽?"燕國將領説:"想救得他們的大王罷了。"趙國的僕役就笑着説:"您還不瞭解這兩人的想法。武臣、張耳、陳餘馬鞭一揮就降服了趙地幾十城,這兩人也是想各自南面稱王,難道是想終生作卿相嗎?臣子和君主怎能同日而語,衹是他們的權勢剛剛穩定,没敢參分稱王,暫且按照年紀大小先立武臣爲王,來維係趙地的人心。現在趙地已經順服,這兩人也想分趙稱王,衹是時機還不行。現在您却囚禁了趙王。這兩人名義上是救趙王,實際上是想讓燕國殺了他,這兩人分趙自立爲王。憑着一個趙國還輕視燕國呢,何況憑着兩個賢能的君王左右提携,責罰燕國殺害趙王的罪行,滅亡燕國就容易了。"燕國將領認爲他説的對,就放回趙王,僕役駕車和趙王一同歸來。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脱出。收其兵,得數萬

李良已經平定常山,回來報告,趙王又派李良攻打太原。來到石邑,秦軍阻塞了井陘,不能前進。秦將假稱二世派人送給李良一封書信,没有封口,説:"李良曾經服事我受到顯貴寵幸。李良如果真能反叛趙國,替秦賣力,就赦免了李良的罪過,讓李良顯貴。"李良收到書信,懷疑不信。就回到邯鄲,請求增兵。還没到,路上遇到趙王的姐姐外出飲酒,隨從一百多人馬。李良望到了,以爲是趙王,就伏在路旁拜見。趙王的姐姐醉了,不知道他是將官,僅派騎兵答謝李良。李良平素顯貴,起來後,在隨從官員面前感到慚愧。有一個隨從官員説:"天下反叛秦朝,有才能的人先立爲王。況且趙王一向在將軍之下,現在一個女子却不爲將軍下車,請讓我追殺她。"李良已經收到了秦朝的書信,本來想反叛趙國,還没有决定,乘着這憤怒,派人在道上追殺了趙王的姐姐,就率領他的軍隊襲擊邯鄲。邯

人。客有説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

鄲還不知道，竟然殺了武臣、邵騷。趙國人很多是張耳、陳餘的耳目，因此得以逃脱。收羅軍隊，得到幾萬人。有個賓客勸説張耳道："您們兩人是寄居外地，想讓趙國人歸附，很難；衹有立趙國的後代，用正義扶助，可以成功。"就找到趙歇，立爲趙王，住在信都。李良進兵攻打陳餘，陳餘打敗李良，李良逃跑歸降了章邯。

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没。

章邯領兵到邯鄲，把那裏的百姓都遷到河内地區，平了那裏的城墻。張耳和趙王趙歇逃進鉅鹿城，王離包圍了他們。陳餘在北面收羅了常山郡的軍隊，得到幾萬人，在鉅鹿北駐軍。章邯駐軍鉅鹿南邊的棘原，修建甬道連接黄河，供應王離糧餉。王離兵精糧多，抓緊進攻鉅鹿，鉅鹿城中糧盡兵少，張耳多次派人叫陳餘前進，陳餘估計自己軍隊少，抵擋不住秦軍，不敢前進。幾個月過去了，張耳非常惱怒，怨恨陳餘，派張黶、陳澤前去責備陳餘説："當初我和您結爲生死之交，現在大王和我早晚就要死了，可是您擁兵數萬，不肯相救，那互相效死表現在哪裏呢！假如真的守信用，爲什麽不衝向秦軍一起拼死？或者會有十分之一二可能得到兩全。"陳餘説："我估計前進終究不能救援趙國，衹是全軍覆没。況且我所以不一起拼死，是想爲趙王、張君向秦朝報仇。現在一定要一起死，好比拿肉送給餓虎，有什麽好處呢？"張黶、陳澤説："事情已經很危急了，應該一起拼死樹立信用，又哪知道考慮以後的事情！"陳餘説："我可以拼死，衹是認爲那樣没好處。不過我一定會按你們説的去做。"就派五千人讓張黶、陳澤先去試探秦軍，到那裏就全軍覆没了。

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

在這時，燕國、齊國、楚國聽説趙國危急，都前來救援。張敖也向北收集了代地的軍隊，得到一萬多人，前來，都駐營在陳餘的旁邊，没有敢攻秦軍的。項羽的軍隊多次斷絶章邯的甬道，王離的軍隊缺糧，項羽帶領全部軍隊渡過黄河，打敗了章邯。章邯領兵逃散，諸侯的軍隊纔敢攻打包圍鉅鹿的秦軍，俘虜了王離。涉閒自殺。最終保全鉅鹿的，是楚軍的力量。

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

在這時趙王趙歇、張耳纔得以出鉅鹿城，

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没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脱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説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隙。

拜謝諸侯。張耳和陳餘相見，責備陳餘不肯救援趙國，并問起張黶、陳澤在哪裏。陳餘怒道："張黶、陳澤要求我一起拼死，我派他們率領五千人先到秦軍那裏試試，結果全軍覆没，没有逃出來的。"張耳不相信，以爲陳餘殺了他們，多次追問陳餘。陳餘怒道："想不到您怨恨我這麽深！難道以爲我吝惜放棄將軍的職位嗎？"就解下將軍的印信綬帶，推給了張耳。張耳也愕然不接受。陳餘起身上厠所。有個賓客勸説張耳道："我聽説'上天賜予如果不拿取，反而會受到禍殃'。現在陳將軍給您印信，您不接受，違反了上天不吉祥。趕快收下！"張耳就佩上了將軍印信，接收了他的部下。陳餘回來，也怨恨張耳没有辭讓印信，就快步走出。張耳就接收了陳餘的部隊。陳餘獨自和所交好的部下幾百人到黄河的湖澤中捕魚打獵。從此陳餘、張耳之間有了嫌隙。

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

趙王趙歇又回到信都。張耳跟隨項羽和諸侯進入關中。漢王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向來善於交游，人們多替他説話，項羽也一向多次聽説張耳的賢能，就分割趙國立張耳爲常山王，建都信都。信都改名襄國。

陳餘客多説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陳餘的賓客有很多人勸説項羽説："陳餘、張耳一樣對趙國有功。"項羽因爲陳餘没有跟隨進入關中，聽説他在南皮，就把南皮旁邊的三個縣封給他，而把趙王趙歇改封爲代王。

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説説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捍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

張耳去到封國，陳餘更加憤怒，説："張耳和我功勞相等，現在張耳封王，我衹封侯，這是項羽不公平。"等到齊王田榮反叛楚國，陳餘就派夏説勸説田榮説："項羽作天下的主宰不公平，全都把好地方給諸將封王，把原來的國王改在壞地方封王，現在趙王却住到了代地！希望大王借給我一些軍隊，請把南皮作爲保衛屏障。"田榮想在趙國結黨來反抗楚國，就派兵追隨陳餘。陳餘出動三縣全部的軍隊襲擊常山王張耳。張耳敗逃，想到諸侯没有可以投奔的，説："漢王和我有老交情，而項羽又强大，立我爲王，我想到楚國去。"甘公説："漢王進入關中，五星在井宿會合。井宿，是秦國的分野。先到秦地的一定稱

楚雖强，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

霸。楚國雖然强大，以後一定歸屬漢國。”因此張耳投奔漢國。漢王也回師平定了三秦，正在廢丘圍攻章邯。張耳拜見漢王，漢王對待他很優厚。

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説以相國守代。

陳餘打敗張耳後，收復了趙國的地盤，從代地迎回趙王，再在趙地作趙王。趙王感激陳餘的恩德，立他爲代王。陳餘因爲趙王弱小，國家剛剛穩定，没有去封國，留下輔佐趙王，派夏説以相國身份鎮守代國。

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漢王二年，向東攻打楚國，派使臣告訴趙國，想和趙國一起出兵。陳餘説：“漢國殺了張耳我就跟從。”於是漢王找到一個像張耳的人斬了，拿着他的頭送給陳餘。陳餘就派兵幫助漢國。漢國在彭城西面被打敗了，陳餘也覺察到張耳没死，就背叛了漢國。

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

漢王三年，韓信已經平定了魏地，派張耳和韓信在井陘打敗趙軍，在泜水上斬了陳餘，在襄國追殺了趙王趙歇。漢國立張耳爲趙王。漢王五年，張耳去世，謚號是景王。兒子張敖繼位作了趙王。高祖的長女魯元公主作趙王張敖的王后。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説王曰：“夫天下豪桀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嚙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汚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漢高祖七年，高祖從平城路過趙國，趙王朝夕袒露短衣戴上袖套，親自進獻食物，禮節非常謙卑，盡到了女婿的禮節。高祖叉着腿駡趙王，非常傲慢輕視他。趙國相國貫高、趙午等人年紀六十多歲了，過去是張耳的賓客。素性剛强，容易動氣，就發怒説：“我們的國王是個懦弱的王！”勸説趙王説：“天下豪傑并起，有才能的人先立爲王。現在大王侍奉高祖非常恭敬，可是高祖没有禮節，請讓我們替您殺了他！”張敖咬破指頭出了血，説：“你們怎麽説出這麽錯誤的話！況且先人亡國，靠高祖纔得以復國，恩德流傳子孫，一絲一毫都是高祖出的力。希望您不要再説話了。”貫高、趙午等十多人都對他説：“這是我們的不是。我們的國王是個忠厚長者，不背棄恩德。可是我們義不受辱，現在怨恨高祖侮辱我們的國王，所以想殺了他，何必要玷污我王呢？假如事情成功，歸功於我王；事情失敗我們獨自承擔罪責。”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漢高祖八年，皇上從東垣返回，路過趙國，貫高等人就在柏人縣館舍藏着人，把他們藏在夾壁中想要截擊高祖。皇上路過想要住宿，心裏一動，就問道："這個縣叫什麽?"回答説："叫柏人。"高祖説："柏人，就是迫於人!"没有留宿就離開了。

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争自剄，貫高獨怒駡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吕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

漢高祖九年，貫高的仇家知道了那次密謀，就向朝廷報告這個變故。於是皇上一并逮捕了趙王、貫高等人。同案的十多個人都争相自刎，貫高單單怒駡道："誰讓你們這麽做的?現在趙王確實没有參與密謀，却一并逮捕了趙王；你們都死了，誰來辯白趙王没有謀反呢!"就坐着密封的檻車被送到京師，和趙王一起到達長安。朝廷懲治張敖的罪行。皇上下詔，趙國群臣賓客有敢追隨趙王的都要滅族。貫高和門客孟舒等十多人，都自己剃了頭髮，用鐵環鉗住脖子，作趙王的家奴，跟隨到來。貫高來到，回答審判，説："祇有我們這些人幹了，趙王確實不知道。"法官懲罰他，打了幾千板子，又用燒紅的鐵器刺他，身體都没有可拷打的地方了，他始終没有再説話。吕后多次説到張王因爲魯元公主的緣故，也不應當有這事。皇上發怒説："假如張敖占據了天下，難道就缺少你女兒一人嗎!"不聽吕后的意見。廷尉把貫高的事實供辭上報，皇上説："真是壯士!誰瞭解他，憑着私情問問他。"中大夫泄公説："他是我的同鄉人，我一向瞭解他。這人本是趙國樹立名聲節義不改變自己諾言的人啊。"皇上派泄公拿着符節在躺椅前問他。貫高仰視道："是泄公嗎?"泄公像從前歡好一樣慰勞他的辛苦，和他交談，問起張王果真參與了計謀没有。貫高説："人之常情難道不是各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嗎?現在我的三族都被論罪處死，哪有拿我親人的性命去换趙王的道理!祇是因爲趙王確實没有謀反，祇是我們幹的。"他詳細説出了他們這麽幹的本意及趙王確實不知的情况。於是泄公入朝，把這些話全都報告了，皇上就赦免了趙王。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

皇上稱道貫高爲人能信守諾言，派泄公把赦免趙王的情况全都告訴了他，説："張王已經放

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出了。"就赦免了貫高。貫高高興地説："我們國王確實被放出了嗎?"泄公説："是這樣。"泄公説："皇上贊賞足下，所以赦免了足下。"貫高説："我之所以不自殺没有别的原因，祇是爲辯白張王没有謀反。現在趙王已經放出了，我的責任已經盡了，死也没有遺恨了。况且人臣有篡位謀殺的罪名，還有什麽面目再事奉皇上呢！縱使皇上不殺我，我能無愧於心嗎?"就仰頭斷喉，於是死去。在當時，貫高的名聲傳遍天下。

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張敖被放出後，因爲娶了魯元公主的緣故，被封爲宣平侯。當時皇上稱道張王的各賓客，以被鐵環鉗住脖子的家奴身份跟隨張王進入關中的，没有不做諸侯相、郡守的。到孝惠帝、高后、孝文帝、孝景帝時，張王賓客的子孫都能作到二千石級的官職。

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吕后女故，吕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吕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宫侯，續張氏。

張敖於高后六年去世。兒子張偃做魯元王。因爲他的母親是吕后女兒的緣故，吕后封他爲魯元王。元王弱小，兄弟少，就封張敖别的姬妾的兩個兒子爲侯：張壽是樂昌侯，張侈是信都侯。高后去世後，諸吕無道，大臣誅殺了他們，就廢黜了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登位，就又封原魯元王張偃爲南宫侯，延續張氏的後代。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争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勢利交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是世上傳頌稱道的賢人；他們的賓客僕役，没有誰不是天下的俊傑，在所居國中没有不取得卿相的。可是張耳、陳餘當初在貧賤時，相互許諾信任，同生共死，難道會有疑問嗎。等到據有國土争奪權利時，終於互相滅亡，爲什麽過去互相仰慕信任這麽真誠，日後互相背叛又這麽暴戾呢！難道不是憑勢利相交嗎？名譽雖高，賓客雖盛，而他們所遵循的大概和吴太伯、延陵季子大不相同吧。

史記卷九十

列傳第三十

魏豹彭越列傳

魏豹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

魏豹是原魏國王族的諸位公子之一。他的哥哥魏咎，在原魏國時被封爲寧陵君。秦國滅亡了魏國，把魏咎遷移外地做了平民。陳勝起義稱王，魏咎前去追隨他。陳王派魏國人周市奪取魏地，魏地攻下後，大家都想擁立周市爲魏王。周市說："天下混亂，忠臣纔會顯現。現在天下共同叛秦，按道義一定要擁立魏王的後代纔行。"齊國、趙國各派車五十輛，擁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推辭不接受，派人到陳國迎接魏咎。往返五次，陳王纔遣送魏咎，立他爲魏王。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

章邯打敗了陳王，就進兵臨濟攻打魏王。魏王就派周市出使齊國、楚國請求救兵。齊國、楚國派項它、田巴率兵隨周市救援魏國。章邯打敗援軍并殺死了周市等人，包圍了臨濟。魏咎爲他的百姓簽約投降。盟約簽定了，魏咎自焚而死。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

魏豹逃到楚國。楚懷王給魏豹幾千人，又去奪取魏地。項羽這時已經打敗秦軍，章邯投降了。魏豹攻下魏國二十多座城池。擁立魏豹爲魏王。魏豹領着精兵跟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分封諸侯，自己想占有梁地，就把魏王魏豹遷到河東，建都平陽，稱爲西魏王。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晋，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絶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

漢王回師平定了三秦，渡過臨晋渡口，魏王魏豹把國家歸屬他，就跟着漢王到彭城攻打楚國。漢王失敗了，回到滎陽，魏豹請求回去探望母親的病情，回到魏國後，就斷絶了黄河渡口，反叛漢王。漢王聽説魏豹反叛，正擔憂東邊的楚

頰往説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户封若。”酈生説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駡詈諸侯群臣如駡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國，還來不及進攻魏國，就對酈生説：“您去婉轉地游説魏豹，能説服他，我用萬户侯封你。”酈生游説魏豹。魏豹辭謝説：“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現在漢王輕慢甚至侮辱别人，駡諸侯群臣像駡家奴一樣，没有上下禮節，我不願忍氣吞聲再去見他。”於是漢王派韓信到河東進攻魏豹，俘虜了他，用驛車送到滎陽，把魏豹的國家變成了郡。漢王讓魏豹守滎陽。當楚國圍攻滎陽很緊急時，周苛就殺了魏豹。

彭越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鬥，且待之。”

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强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强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彭越是昌邑人，字仲。經常在鉅野澤中打魚，結夥爲盜。陳勝、項梁起義，青年人中有的對彭越説：“諸位豪傑都相繼起義反叛秦朝，你也可以來，也效仿他們。”彭越説：“兩龍正相鬥呢，暫且等一等吧。”

過了一年多，澤中的青年人聚集了一百多人，前去追隨彭越，説：“請您做頭領。”彭越辭謝説：“我不願跟諸位合幹。”青年們執意請求，彭越就答應了。就與他們約定第二天日出時刻會合，遲到的人斬。第二天日出時刻，十多個人遲到了，最後一個到了中午纔來。這時彭越抱歉地説：“我老了，諸位執意要我做頭領。現在約定集會可是有很多遲到的，不能全殺了，衹殺最後到的一個人。”命令校長斬了那個人。衆人都笑着説：“何至於此？以後不敢就是了。”這時彭越就拉出那個人斬了，設壇祭祀，就向屬下發布命令。屬下都非常吃驚，畏懼彭越，不敢仰視他。於是就出發攻占土地，收容諸侯的散兵，得到一千多人。

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黄。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

沛公從碭縣向北進攻昌邑，彭越協助他。昌邑没有攻下，沛公就領兵西進。彭越也率領他的人留在鉅野澤中，收容魏國的散兵。項籍入關後，分封諸侯爲王，回國去了，彭越的人馬一萬多人没有歸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背叛項王，就派人賜給彭將軍印信，讓他從濟陰南下攻擊楚國。楚國命蕭公角領兵攻打彭越，彭越大敗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魏豹及各國向東攻打楚國，彭越率領他的軍隊三萬多人在外黄歸附漢王。漢王説：“彭將軍收復魏地，得到十多座城

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池，想急於擁立魏王的後代。現在西魏王魏豹也是魏王魏咎的堂弟，是真正的魏國王族後代。”就任命彭越擔任魏國相國，專掌軍隊，平定了梁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黄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

漢王在彭城打敗了，就向西潰敗，彭越又都喪失了他所攻下的城邑，獨自率領他的軍隊向北留守黄河邊上。漢王三年，彭越經常往來做漢王的游兵，攻打楚國，在梁地斷絶了楚軍的後援糧草。漢四年冬，項王和漢王在滎陽相峙拒守，彭越攻下睢陽、外黄十七座城邑。項王聽説了，就讓曹咎守成皋，自己向東收復了彭越攻下的城邑，都又成爲楚國地盤。彭越率領軍隊向北逃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向南逃到陽夏，彭越又攻下昌邑附近的二十多座城邑，得到穀物十多萬斛，供給漢王的軍糧。

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

漢王打敗了，派使者叫彭越合力攻楚。彭越説：“魏地剛剛平定，還害怕楚國，不能離開。”漢王追擊楚軍，被項籍在固陵打敗。就對留侯説：“諸侯的軍隊不跟從，怎麽辦呢？”留侯説：“齊王韓信被任命，并非君王的本意，韓信自己也不踏實。彭越本來平定梁地，功勞大，當初君王因爲魏豹的緣故，任命彭越爲魏國相國。現在魏豹死了，没有後代，况且彭越也想爲王，可君王没有早些决定。您和這兩個國家約定：假如戰勝楚國，睢陽以北直至穀城，都用以封彭相國爲王；從陳縣以東附帶沿海地區，給齊王韓信。齊王韓信的家在楚國，他的意思是想再得到自己的故鄉。君王如果能捐出這兩個地區答應二人，這二人現在就可以招來；如果不能，事情就不可預料了。”於是漢王就派使者到彭越那裏，按留侯的計策行事。使者來到後，彭越就率領全部軍隊會師垓下，於是打敗了楚國。項籍已經死了。那年春天，立彭越爲梁王，定都定陶。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漢六年，到陳縣朝見漢高帝。九年，十年，都來長安朝見。

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

漢十年秋，陳豨在代地造反，漢高帝親自前往攻打，到了邯鄲，向梁王徵兵。梁王聲稱有病，派部將領兵到邯鄲。高帝發怒了，派人責備梁王。梁王害怕了，想親自前去謝罪。他的部將

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扈輒説：“大王當初不去，受了斥責纔去，去了就要被擒了。不如就勢發兵造反。”梁王没有聽從，仍然聲稱有病。梁王惱怒他的太僕，想斬了他。太僕逃到漢高帝那裏，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皇上派使者蒙蔽梁王，梁王没有覺察，逮捕了梁王，把他囚禁在雒陽。有關部門審理後，認爲已經具備謀反的形迹，請求依法論處。皇上赦免了他，讓他做平民，流放到蜀郡青衣縣。向西到了鄭地，碰到呂后從長安過來，想到雒陽去，在路上遇見彭王。彭王對着呂后痛哭流涕，自稱無罪，想住到故鄉昌邑。呂后答應了，和他一起向東來到雒陽。呂后對皇上説：“彭王是個壯士，現在把他遷到蜀郡，這是自留禍患，不如就此殺了他。我讓他和我一起來了。”於是呂后就讓他的家臣告彭越再次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對彭越滅族。皇上認可了，於是滅了彭越的家族，封國被廢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然過去地位低賤，可是已經席捲千里，南面稱王，踏着血迹乘勝前進，日益聞名天下。然而懷着叛逆之心，等到失敗了，不自殺而作了俘虜囚徒，身遭殺戮，爲什麽呢？中等才智以上的人還爲這些行爲感到羞耻，何况君王呢！那没有别的緣故，因爲他們才智膽略超人，衹擔心不能保全性命。衹要能够得到一點權力，那樣雲氣蒸騰，飛龍也就該變化了，因爲想要等待機會，因此遭到囚禁也不會逃避。

史記卷九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列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群盜。

黥布，六縣人，本姓英。在秦朝時他是一個平民百姓。年輕時，有人給他看相說："你在受刑後會受封爲王。"到了壯年，因犯法受黥刑。英布高興地說："有人給我看過相，說我受刑後會被封爲王，大概就是指此而言吧？"別人聽他這樣說，都戲弄嘲笑他。英布受刑後被送往麗山服勞役。在麗山服勞役的刑徒有數十萬人，英布和其中的刑徒頭目、英雄豪傑都有交往，於是就率領這幫人，逃到長江一帶做了强盜。

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乃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

陳勝起義的時候，英布就去見番君，和番君的部衆一起反秦，聚集士兵幾千人。番君把他的女兒嫁給了英布。章邯消滅了陳勝，打敗了呂臣的軍隊之後，英布便率軍北上進攻秦軍的左右校尉，在清波打敗秦軍，領兵東進。他聽說項梁平定了江東會稽郡，便渡過長江向西進發。陳嬰因爲項氏家族世代擔任楚國的將領，便率軍歸附項梁，渡淮河南下，英布、蒲將軍也率軍歸附項梁。

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乃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

項梁渡過淮河西進，攻打景駒、秦嘉等人，英布的功勞常在諸將之上。項梁到薛地，聽到陳勝確死的消息，便擁立楚懷王。項梁被封爲武信君，英布被封爲當陽君。項梁在定陶戰敗被殺，楚懷王遷都彭城，英布等各位將領也都聚集在彭城周圍保衛國都。在這個時候，秦軍急速包圍趙國，趙國多次派人來求救。楚懷王任命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都爲將軍，都歸宋義指揮，北上救趙。等到項籍在黃河邊上殺死宋義，楚懷王便任命項籍爲上將

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

軍，衆將領都歸項籍指揮。項籍派英布先行渡過黄河攻擊秦軍。英布多次獲勝，項籍纔率領全軍渡過黄河與英布會合，於是大破秦軍，迫使章邯等人投降。楚軍常常獲勝，功勞在各國軍隊之上。各路軍隊都膺服楚軍并聽從楚軍的號令，是因爲英布常常能以少勝多的緣故。

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

項籍率軍向西到達新安的時候，又派英布等人連夜襲擊并活埋了章邯所率的秦軍二十多萬人。楚軍進至函谷關，受阻不能入關，項籍又派英布等人先抄小路攻破了關下的守軍，大軍這纔得以進入函谷關，到達咸陽。途中，英布的軍隊常常作爲先鋒。項王分封諸將時，封英布爲九江王，以六縣縣城爲都城。

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乃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漢元年四月，諸侯在戲罷兵，到各自的封國去。項羽改立楚懷王爲義帝，遷都長沙，於是暗中命令九江王英布等人在路上刺殺義帝。這年八月，英布派手下將領襲擊義帝，追至郴縣把義帝殺死。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漢二年，齊王田榮背叛項王，項王率兵前去攻打齊，徵調九江兵馬，九江王英布推稱生病不肯親自出征，衹派部將率領數千人前往。漢軍在彭城打敗楚軍，英布又托病不肯援助楚軍。項王從此怨恨英布，屢次派人去譴責他并召他前去，英布愈發害怕，不敢前往。這時項王正北方擔心齊、趙的進犯，西面擔憂漢軍的攻擊，能幫他的人衹有九江王，同時又欣賞英布的才能，打算親近并利用他，所以没有攻擊他。

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説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强，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

漢三年，漢王進攻楚軍，雙方在彭城大戰，漢軍失敗，退出梁地，到達虞縣。漢王對身邊的人説："像你們這樣的人，不值得和你們謀劃天下大事。"謁者隨何上前説："不明白陛下説的是什麽意思。"漢王説："誰能爲我出使淮南，讓英布發兵背叛楚，使項王在齊地逗留幾個月，我奪取天下就萬無一失了。"隨何説："我請求出使淮南。"漢王便派二十人跟他一起，出使淮南。到淮南，靠太宰介紹，三天没能見到淮南王。隨何便勸太宰説："大王不接見我，一定是認爲楚軍强大，認爲漢軍弱小，這正是我這次來的原因。讓我見到大王，説的話如果是對的，那就是大王

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强，可以托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托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托，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强，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强，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强，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托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

所想聽到的；我説的如果是不對的，就讓我們二十個人在淮南鬧市被處死，來表明大王背漢王而親楚王。”太宰就把這番話轉告淮南王，淮南王這纔接見隨何。隨何説：“漢王派我們給大王您送信，是因爲我們漢王私下對您和楚王那麼親近感到奇怪。”淮南王説：“因爲我是以臣子之禮事奉楚王。”隨何説：“大王和項王都是諸侯，却以臣子禮事奉他，一定是認爲楚王强大，可以靠他保護自己的封國。項王討伐齊的時候，親自背着築城器具，爲士卒做表率，大王那時應該動員淮南所有兵力，親自率領，擔任楚軍先鋒，而您纔派了四千人去援助楚軍。以臣子禮事奉别人的人，本來就該像這樣嗎？項王和漢王在彭城作戰，項王還没有離開齊地的時候，大王就應該率領全部淮南士兵渡過淮河，日日夜夜和項王會戰彭城之下。大王擁有萬人之衆，却没有一個人渡過淮河，袖手而觀其勝敗。靠别人保護自己封國的人，本來就該像這樣嗎？大王僅僅是名義上向着楚，却還想牢牢依靠楚，我私下認爲大王您不會這樣做。然而大王您不肯背叛楚王的原因，是認爲漢王弱小罷了。楚王兵力雖强，但天下的人都認爲他行爲不義，因爲他違背盟約而殺害了義帝。但是楚王靠打了勝仗，自己覺得很强大，漢王招致諸侯的軍隊，回守成皋、滎陽，從蜀郡、漢中運來糧食，深挖塹溝，高築營壘，分兵巡邊守寨。楚軍想回師，中間隔着梁地，深入敵地八九百里，想打又打不成，要攻城兵力又不足，老弱殘兵還要從千里外運送軍糧。楚軍進軍成皋、滎陽，漢軍堅守不出戰，楚軍向前又不能進攻，後退又不能脱身。所以説楚軍是不值得依靠的。假如楚軍打敗漢軍，那麽各路諸侯就會人人自危而相互援救。楚軍强大，正好足以招來天下諸侯兵力的對抗。所以説楚不如漢，這種形勢是顯而易見的。現在大王您不幫萬無一失的漢，而托身於即將滅亡的楚，我私下對您這種做法感到迷惑。我并不認爲淮南的兵力足以滅亡楚。如果大王發兵叛楚，項王必定會留在齊地。滯留齊地幾個月，漢王奪取天下可以萬無一失了。我請求和大王您一起提劍歸附漢王，漢王必定會割出土地

也。

分封給您，又何况淮南，淮南必定歸大王所有。因此漢王派我敬獻此計，希望大王留心考慮。”淮南王說：“就聽您的。”暗中答應叛楚助漢，但不敢把這事泄露出去。

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

這時楚王的使者在淮南王那裏，正急切地督促英布發兵，使者住在驛館裏。隨何徑直闖入，坐在楚使者的上首，對他說：“九江王已經歸附漢王，楚王怎麽能得到他的援軍呢？”英布很吃驚。楚使起身想走。隨何乘機勸英布說：“事情已成這樣，應當立即殺掉楚的使者，不要放他回去，同時迅速投奔漢王并力作戰。”英布說：“就按你說的，趁機起兵進攻楚王。”於是殺死楚使，接着起兵攻楚。楚王派項聲、龍且進攻淮南，項王留下進攻下邑。幾個月之後，龍且攻打淮南，打敗英布的軍隊。英布想率軍投奔漢王，又怕項王截殺他，所以悄悄抄小路同隨何一起歸附漢王。

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

淮南王到的時候，漢王正坐在床上洗脚，叫英布進去見他。英布非常憤怒，後悔來投奔漢王，想自殺。從漢王那裏出來到爲他安排的住處，看到帷帳衣物、飲食和隨從官員都和漢王的住所相同，英布又大喜過望。於是就派人去九江。這時楚已派項伯收編了九江英布的部隊，并殺光了英布的妻子兒女。英布派去的人找到不少英布的朋友和寵幸的臣下，帶領幾千人歸順漢王。漢王又給英布增加士兵，一起北上，沿路招兵到成皋。漢四年七月，封英布爲淮南王，一起攻打項籍。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

漢五年，英布派人進入九江，攻占了幾個縣。六年，英布和劉賈進入九江，勸誘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叛楚，於是帶領九江的全部軍隊和漢軍一起攻楚，在垓下打敗楚軍。

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

項籍死後，天下平定，漢王擺酒論功。漢王貶低隨何的功勞，說隨何是迂腐的儒生，治理天下哪能用迂腐的儒生。隨何下跪說：“陛下率軍進攻彭城，項王還没有離開齊地的時候，陛下如果派步兵五萬，騎兵五千，能靠這些人攻下淮南嗎？”漢王說：“不能。”隨何說：“陛下派我和二十個人出使淮南，到了那裏，使事情順遂陛下的

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

意願，這説明我的作用比五萬步兵加五千騎兵還大。然而陛下却説我是迂腐的儒生，説治理天下哪用得着迂腐的儒生，這是什麼原因呢?”漢王説：“我正在考慮你的功勞。”於是任命隨何爲護軍中尉。英布於是正式受封爲淮南王，定都六縣，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都歸英布。

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

漢七年，朝見高祖於陳縣。八年，朝見於雒陽。九年，朝見於長安。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漢十一年，高后誅殺淮陰侯，英布因而内心害怕了。這年夏天，朝廷又殺掉梁王彭越，把他剁成肉醬，盛着肉醬送給所有諸侯。肉醬送到淮南時，淮南王正在打獵，見到人肉醬，非常憤怒，暗中派人部署集結兵力，注視鄰郡的動態。

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説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爲將軍。

英布寵愛的妾生了病，請求去醫家就醫，醫家和中大夫賁赫住對門，這個妾多次到醫家去看病，賁赫覺得自己在宫中任職，就送給這個妾很多禮物，并陪她在醫家喝酒。這個妾陪伴淮南王時，閑談之中，稱贊賁赫是位忠厚的長者。淮南王憤怒地説：“你從哪兒知道的?”妾説了全部經過。淮南王懷疑自己的妾和賁赫淫亂。賁赫很害怕，就謊稱生病。淮南王更加憤怒，要逮捕賁赫。賁赫説淮南王要叛亂，就乘坐驛站的車去長安告發。英布派人追趕，没有追上。賁赫到長安，上書告發叛亂，説英布謀反已露端倪，應當在他没有造反之前殺掉他。皇帝看了告密文書，告訴蕭相國。蕭相國説：“英布不會有這樣的舉動，恐怕是仇家誣告他。請先把賁赫拘留起來，派人暗中觀察淮南王。”淮南王英布見賁赫畏罪逃走，去告發他，本來就懷疑賁赫向朝廷揭露了淮南的秘密部署；現在朝廷又派使者來，抓到一些把柄，於是英布殺掉賁赫的親屬，發兵造反。消息傳到朝廷，皇帝便釋放了賁赫，任命他爲將軍。

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

皇帝把諸位將領召來問道：“英布反叛，怎麼辦呢?”將領們都説：“派兵攻打他，活埋了這小子，還能幹什麼呢！”汝陰侯滕公找來原楚王令尹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令尹説：“他本該造反。”滕公説：“皇帝割出土地封他爲王，授給他爵位使他尊貴，使他成爲大封國的王爺，他爲什

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吴，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吴，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吴，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户。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

麼造反？”令尹説：“朝廷往年殺彭越，去年殺韓信，這三個人，是功勞相同類型也相同的人。英布怕殺身之禍輪到他頭上，所以纔造反。”滕公向皇帝報告説道：“我的門客、原楚王令尹薛公，這個人很有韜略，可以問他。”皇帝於是召見薛公。薛公回答説：“英布造反不足奇怪。如果他采取上策，那麼山東就不屬朝廷所有了；如果他采取中策，勝敗的結局還不一定；如果他采取下策，陛下就可以高枕無憂了。”皇帝問：“什麼是上策？”令尹回答説：“英布如果向東攻占吴，向西攻占楚，兼并齊地奪取魯地，再傳令燕、趙，讓他們固守本土，山東就不屬朝廷所有了。”“什麼是中策呢？”“他向東攻占吴，向西攻占楚，兼并韓地奪取魏地，占據敖山上的穀倉，封鎖成皋關口，那麼勝敗的結局還不一定。”“什麼是下策呢？”“如果他向東攻占吴，向西攻占下蔡，輜重轉移到越地，他本人回長沙，陛下可以高枕無憂，朝廷没事了。”皇帝問：“英布會采取哪種策略呢？”令尹回答説：“他會采取下策。”皇帝問：“爲什麼説他會放棄上策、中策而用下策呢？”令尹説：“英布原是麗山的刑徒，靠自己奮鬥而成爲封國的君王，這都是爲自身考慮，是一個不管身後、不爲百姓後代考慮的人，所以説他衹會用下策。”皇帝説：“好。”封給薛公一千户。於是立皇子劉長爲淮南王。皇帝於是發兵親自率領東進討伐英布。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説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别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

英布剛反叛的時候，曾對手下將領們説：“皇帝年歲大了，已厭倦戎馬生涯，一定不會親自率兵來。如果派遣手下將領，其中我衹怕韓信和彭越，如今這兩人已被殺死，其餘的都不值得怕。”所以决定造反。他果然采取了薛公所預料的策略，向東攻擊荆國，荆王劉賈敗逃，死在富陵。英布收編了劉賈的全部軍隊，渡過淮河攻打楚國。楚國派兵和英布交戰於徐縣、僮縣之間。楚軍將領把軍隊分爲三部分，想使三軍之間互相救援以爲犄角之勢。有人勸楚將説：“英布善於用兵，老百姓一向很怕他。况且兵法上説，諸侯在本土上作戰士卒容易逃散。現在分爲三軍，對方打敗我們一軍，其餘二軍都會逃走，哪能來救

援呢?”楚將不聽勸告。英布果然打敗其中一軍，其餘二軍都散逃了。

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兹鄉民田舍，遂滅黥布。

於是英布率兵西進，與皇帝統率的軍隊在蘄縣西邊的會甀相遇。英布的軍隊十分精鋭，皇帝便下令在庸城修築營壘。皇帝看到英布擺列的軍陣像項羽的軍陣，心中十分厭惡。皇帝和英布互相望見，便對英布説：“你何苦造反呢?”英布説：“想當皇帝罷了。”皇帝怒駡英布，兩軍於是開始大規模交戰。英布軍隊戰敗逃走，渡過淮河，多次停下來再戰，都失敗，最後和一百多人逃往江南。英布原來和番君通婚，因此長沙哀王派人去誘騙英布，謊稱要和他一起逃亡，引誘他逃向越地，英布相信了并隨他一起去番陽。番陽人把英布殺死在兹鄉百姓的田舍裏，於是英布被消滅。

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皇帝封自己的兒子劉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各將帥有很多因功而受封的。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太史公曰：英布這個人，他的祖先莫非就是《春秋》上所載的被楚國滅亡的英國和六國，是皋陶的後裔嗎?他因犯罪而受刑，而發迹是多麽快呀！被項羽活埋的士卒以千萬計，而英布常常是首惡。他的功勞在其他將領之上，因此被封爲王，但也不免被天下人誅殺。災禍起自他寵愛的妾，因妒忌招致殺身之禍，最後因此而亡國！

史記卷九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

淮陰侯韓信，是淮陰人。當初他還是平民的時候，家裏貧窮而又没有操行，没能被推選爲地方官吏，也不會經商謀生，經常跟着别人蹭吃蹭喝，人們大都討厭他。他曾多次到下鄉南昌亭亭長家裏去蹭飯吃，接連幾個月，亭長的妻子對他很厭煩，於是就早早地做好早飯在床上把飯吃了。到吃飯的時候韓信來了，就不再給他準備飯。韓信也明白他們的用意，很生氣，從此就和他們斷絶關係離開了。

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韓信在城下釣魚，有幾位老大娘在那裏漂洗綿絮，有一個大娘看見韓信餓了，就給他飯吃，直到幾十天後漂洗的活兒做完。韓信很高興，對那位大娘説："我一定有辦法重重報答您。"大娘生氣地説："大丈夫不能自己養活自己，我是可憐你纔給你飯吃的，難道是希望你報答嗎！"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淮陰的屠户中有個年輕人侮辱韓信，説："你雖然長得高大，喜歡帶刀佩劍，心中其實很膽怯。"又當衆侮辱韓信説："你韓信不怕死，就用劍來刺我；不敢去死，就從我襠下爬過去。"於是韓信盯了他很久，伏下身子鑽到他的襠下，爬了過去。街上的人都嘲笑韓信，認爲他膽小。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

當項梁渡過淮河時，韓信帶着劍跟隨項梁，做項梁的部下，没有什麽名氣。項梁戰敗後，他又歸屬項羽，項羽任他爲郎中。他曾多次向項羽獻策，項羽都没有采用。漢王入蜀時，韓信逃離楚軍歸附了漢王，没能出名，祇擔任管理糧倉的小官。後來他犯法當處斬刑，同罪的十三人都已處斬，輪到韓信時，他抬頭仰視，正好看見了滕

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説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公，説：“漢王不是想統一天下嗎？爲什麽要殺壯士呢？”滕公聽了他的話後感到很驚奇，又覺得他相貌非凡，於是就把他放了没殺。和他交談了一番，很欣賞他。并把此事告訴了漢王，漢王任命他爲治粟都尉，但并没有感到他有什麽奇特的地方。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駡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駡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韓信曾多次與蕭何談話，蕭何覺得他與衆不同。在去南鄭的途中，將領中有數十人半路逃走了，韓信猜測蕭何等人已經多次向漢王推薦過自己，漢王并不想起用自己，於是他也逃走了。蕭何聽説韓信逃走以後，來不及向漢王報告，就親自去追趕韓信。有人向漢王説：“丞相蕭何逃跑了。”漢王聽了非常生氣，如同失去了左右手一樣。過了一兩天，蕭何來拜見漢王，漢王又生氣又高興，駡蕭何説：“你逃走是爲什麽？”蕭何説：“我不敢逃走，我是去追逃跑的人。”漢王説：“你追的人是誰？”蕭何説：“是韓信。”漢王又駡道：“將領中逃跑的有幾十個，你都没有去追；説追韓信，是騙人。”蕭何説：“那些將領容易得到。至於像韓信這樣的人，是國家獨一無二的人才。大王如果衹想長期稱王於漢中，那就用不着韓信；如果决心争奪天下，除了韓信就没有能和您共計大事的人了。現在衹看大王怎樣决定了。”漢王説：“我也想向東擴展，怎麽能悶悶地長期呆在這裏呢？”蕭何説：“如果大王决心向東擴展，能起用韓信，韓信就會留下來；如果不能起用韓信，韓信最後還是會逃走的。”漢王説：“我看你的面子任命他爲將領。”蕭何説：“即使你任命他爲將領，韓信也一定不會留下來。”漢王説：“任命他爲大將。”蕭何説：“太好了。”於是漢王就要召見韓信任命他爲大將軍。蕭何説：“大王一向對人輕慢無禮，現在任命大將軍就好像呼唤小孩子似的，這就是韓信要離去的原因。大王决計拜任他爲大將軍，就選個好日子，沐浴齋戒，築場設壇，準備好儀式，這纔可以。”漢王答應了蕭何的要求。諸位將領都很高興，每個人都以爲自己會得到大將軍的職位。等到任命大將軍時，却是韓信，全軍都感到驚訝。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

韓信在授職儀式結束後，就到上位坐了下

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争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强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來。漢王說：“丞相多次贊賞將軍，將軍將用什麽良策來教導我呢?”韓信謙讓了一番，接着問漢王：“現在要向東争奪天下霸權，對手不就是項王嗎?”漢王說：“對。”韓信說：“大王自己估計在勇敢善戰、兵力精强方面與項王相比怎麽樣?”漢王沉默了好大一會兒，說：“我不如項王。”韓信對漢王拜了兩拜說：“就是我也認爲大王在這幾方面不如他。然而我曾事奉過他，請讓我談談項王的爲人。項王發怒呼喊時，千百人都嚇得膽戰腿軟，然而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將領，這祇不過是匹夫之勇罷了。項王待人恭敬慈愛，言語溫和，有人生了病，他就流着淚把自己的食物分給他們吃，但到别人有了功勞應當封爵時，他把封爵的印信把玩得没了棱角，還捨不得授給人家，這就是所謂的像女人一樣的仁慈。項王雖然稱霸天下而使諸侯稱臣，但他不守着關中而以彭城爲都城。他又違背了與義帝的約定，而把自己親信的人封爲王，諸侯們都憤憤不平。諸侯們看見項王把義帝驅逐到江南，也都回去驅逐他們的君主而占據了好地方自立爲王。項王軍隊經過的地方没有不遭到蹂躪和破壞的，天下的人都很怨恨他們，百姓也不願歸附他們，祇不過是迫於威勢罷了。名義上雖爲霸王，實際上已失去了民心。所以說他的强大很容易就會削弱。現在大王果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勇敢善戰的人，什麽敵人不能被誅滅！把天下的城邑封給有功之臣，那還有什麽人會不服從您！以正義之師跟從想東還的將領，什麽敵人不能打敗！況且三秦的王都是秦的將領，率領秦地子弟征戰幾年了，被殺和逃跑的不計其數，又騙他們向諸侯投降，到新安，項王用欺騙手段活埋了秦軍投降的士兵二十多萬人，祇有章邯、司馬欣、董翳得以逃脱，秦地父老鄉親怨恨這三個人，恨入骨髓。如今楚王藉威勢讓這三個人稱王，秦地百姓没有人喜歡他們。大王您進入武關時，秋毫無犯，廢除了秦朝的苛刻刑法，和秦地的百姓立約，法令祇有三條罷了，秦地的百姓没有一個不希望大王在秦地做王的。根據諸侯們的約定，大王當在關中爲王，關中的百姓也都知道這件事。大王失掉封爵

進入漢中，秦地的百姓没有人不覺得遺憾。現在大王舉兵東進，三秦之地衹要發一道檄文就可安定了。”這時漢王聽了非常高興，自己也認爲與韓信相見太晚了。於是聽從了韓信的計策，部署了各位將領攻擊的方向。

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八月，漢王率軍從陳倉東進，平定了三秦之地。漢二年，出函谷關，收降了魏王魏豹、河南王申陽，韓王、殷王也都投降。於是聯合齊、趙共同攻打楚軍。四月，到彭城，漢軍被擊潰而回。韓信把潰散的士兵又集中起來和漢王會師滎陽，又在京、索之間打敗了楚軍，因此楚軍最終不能向西進攻。

漢之敗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絶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説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晋，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度臨晋，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説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漢軍在彭城兵敗退走時，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叛漢降楚，齊、趙二國也反漢與楚聯合。六月，魏王魏豹請假回家探望有病的父母，一到自己的封國，馬上就封鎖了黄河渡口和蒲津關反叛漢王，與楚訂約講和。漢王派酈生去勸説魏豹，魏豹没有被説服。這年八月，漢王任命韓信爲左丞相，攻打魏王。魏王重兵把守蒲坂，封鎖了臨晋關，於是韓信增設疑兵，故意擺開了船隻像要在臨晋渡黄河，而伏兵從夏陽用木製的罌缶浮水渡過黄河，偷襲安邑。魏王魏豹很吃驚，領兵迎擊韓信，韓信最終俘獲魏王魏豹，定魏地爲河東郡。漢王派張耳與韓信一起，領兵東進，然後北上攻打趙國和代國。後九月，打敗了代國的軍隊，在閼與擒獲夏説。韓信攻克魏國打敗代國之後，漢王就派人調回了他的精鋭部隊，到滎陽去抵禦楚軍。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説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鬥，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

韓信和張耳率領幾萬軍隊，要東下井陘攻打趙國。趙王、成安君陳餘聽説漢軍將要來襲擊他們，就在井陘口聚集軍隊，號稱有二十萬人。廣武君李左車勸成安君説：“聽説漢將韓信渡過西河，俘虜了魏王，活捉了夏説，又血戰閼與，現在又以張耳爲幫手，商議着想攻下趙國，這是乘勝離國遠征，其勢鋭不可當。我聽説從千里之外運送糧餉，士兵就會挨餓，打了柴草纔去燒火做飯，部隊就吃不飽。現在井陘的道路，車不能并行，馬不能成隊，這樣行軍幾百里，勢必糧餉就落在隊伍的後面。希望您暫時借給我精兵三萬，

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鬥，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

從小道攔截他們的武器糧餉；您深挖戰壕高築營壁，堅守陣地不和他們交戰。他們前不能進攻，後不能退回，我率領奇兵截斷他們的後路，使他們在野外一點東西都搶不到，不到十天，兩將的首級就能獻到您的帳前。希望您能考慮我的計策。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會被那兩個人活捉了。”成安君，是個迂腐的書生，經常說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他回答說：“我聽兵法書上講兵力是敵人的十倍就包圍他，是敵人的雙倍就和他交戰。現在韓信的軍隊號稱數萬，其實不過幾千。能從千里外來襲擊我們，也已精疲力竭了。現在像這樣都避而不戰，以後有更强大的敵人來，又用什麼辦法去戰勝他們呢！如果不打，各諸侯就會認爲我們膽怯，而輕易地來攻打我們。”不聽廣武君的計策，廣武君的計策没有被采納。

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

韓信派人暗中去偵察，得知廣武君的計策未被采用，密探回來報告，韓信非常高興，這纔敢率兵進入井陘。距離井陘口三十里，停下來休息。半夜傳令軍中準備出發，選出輕裝騎兵二千人，每人拿一面紅旗，從小道到山上隱蔽起來觀察趙軍，并告誡士兵們說：“趙軍看見我們逃跑，一定會傾巢出動來追趕我們，你們就趕緊衝進趙軍營地，拔掉趙軍的旗幟，立起漢軍的紅旗。”同時下令副將給士兵們吃點飯，說：“今日打敗趙軍後會餐！”各位將領都不相信，衹假裝答應說：“遵命。”韓信對軍官們說：“趙軍已經先占據了有利的地勢扎下營壘，而且他們没有看見我軍的大將旗鼓，就不會出來攻打我們的先頭部隊，怕我們到了山路險狹的地方會退回來。”韓信於是派一萬人先出發，出井陘口，背靠河水排開陣勢。趙軍看到以後便大笑。天剛亮，韓信樹起大將旗幟架起軍鼓，擊鼓開出井陘口，趙軍開營出擊漢軍，兩軍大戰很長時間。這時韓信、張耳假裝戰敗丢棄了旗鼓，逃回了河邊的陣地。河邊的部隊打開營壘讓他們進去，然後又和趙軍大戰。趙軍果然傾巢而出搶奪漢軍的旗鼓，追趕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經回到河邊的軍營裏，全軍將士都拼死作戰，趙軍無法打敗他們。韓信派出的二千奇兵，在等到趙軍傾巢出來爭奪戰利

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品時，就衝入了趙軍的軍營，拔光了趙軍的旗幟，插起了二千面漢軍的紅旗。趙軍已無法打敗漢軍，也不能抓到韓信等人，想收兵回營，發現軍營裏已全部是漢軍的紅旗，因此大爲驚慌，認爲漢軍已經全部俘虜了趙王的將領了，於是隊伍大亂，士兵們紛紛逃跑，趙軍將領雖然斬殺逃兵，也不能阻止。這時漢軍兩面夾攻，大破趙軍并俘虜了很多人，在泜水上殺死成安君，擒獲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韓信於是傳令軍中不要殺死廣武君，有能活捉廣武君的重賞千金。於是有人捆着廣武君送到了韓信的帳中，韓信解開了捆綁的繩子，請他面東而坐，自己面西對坐，用對待老師的禮節來對待他。

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諸將領來向韓信呈獻首級和俘虜，向韓信表示祝賀完畢，乘機問韓信說："兵法上說設軍陣要右後靠山陵，左前對水澤，這次將軍反而命令我們背水列陣，并說打敗趙軍後會餐，我們都不信。然而最後取得了勝利，這是什麽戰術呢?"韓信說："這在兵法上有，衹是你們没有細看罷了。兵法上不是說'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嗎? 況且我韓信没能得到平時由自己指揮的將士，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趕着街上的百姓去作戰'，在這種情況下一定要置之死地，使每個人都奮力作戰自保。如果把他們放在能逃生的地方，那就會全部逃走，怎麽還可以用他們去作戰呢!"各位將領都佩服地說："太對了。這不是我們所想得到的。"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

於是韓信問廣武君說："我準備向北攻打燕國，向東討伐齊國，怎麽做能獲得成功呢?"廣武君謙讓地說："我聽説打了敗仗的將軍没有資格來談論勇敢作戰，亡國的士大夫没有資格來謀劃國家的生存。現在我是一個兵敗國亡的俘虜，怎麽配和您一起來商討國家大事呢?"韓信說："我聽説過，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國，在秦而秦稱霸，這并不是因爲他在虞國時愚蠢而在秦國時就聰明，在於國君能不能任用他，能不能聽從他的計策罷了。真能讓成安君聽從您的計策，像我韓信這樣的人也早已被俘虜了。正因爲他没能采納

“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强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喧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

你的意見，所以我韓信纔能在此侍奉您。”接着韓信又一再問他說：“我全心聽從您的計策，希望您不要推辭。”廣武君說：“我聽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所以說‘狂妄的人說的話，聖人也可能選擇采納’。衹擔心我的計策未必值得用，但我願意獻出愚忠。成安君本來有百戰百勝的計謀，一旦失策，軍敗鄗下，自己也死於泜水之濱。如今將軍渡過西河，俘虜了魏王，在閼與活捉了夏說，一舉攻下井陘，不到一個上午就擊破了二十萬趙軍，殺死了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們都停止了耕作放下了農具，衹圖穿好的吃好的，側耳等候您的命令。像這樣，都是將軍的長處。然而民衆勞苦士卒疲乏，實在是難以繼續驅使。現在將軍打算用這些疲憊勞乏的士兵，駐扎在燕國堅固的城池之下，想打又恐怕時間久了攻不下來，軍情一暴露形勢就要被動，時間拖長了糧草就會用完，而弱小的燕國不肯降服，齊國就一定會拒守邊境以圖自强。與燕國、齊國僵持不下，那麽劉邦、項羽的勝負就不能分明。像這些，就是將軍的短處。我雖愚笨，也以爲這樣做是錯的。所以善於用兵的人不以自己的短處去攻擊敵人的長處，而是以自己的長處去攻擊敵人的短處。”韓信說：“那麽該怎麽辦？”廣武君回答說：“現在爲將軍考慮，不如按兵休整，留守趙國撫恤陣亡將士的遺孤，方圓百里之内，百姓每天會拿着牛肉美酒來犒勞將士。然後向着北方燕國的道路派遣軍隊，然後再派説客拿着書信送給燕國，把您的長處讓燕國人知道，燕國一定不敢不聽從。燕國降服了之後，您再派使者向東去告訴齊國，齊國也一定會聞風而降，即使有聰明的人，也不知道該爲齊國出什麽計策。像這樣，那麽天下的大事就可以考慮了。用兵本來就有先虚而後實的，我説的就是這個道理。”韓信說：“好。”聽從了廣武君的計策，派人出使燕國，燕國聞風而降。於是又派人報告漢王，并且請求立張耳爲趙王，鎮守趙國。漢王答應了這一要求，就立張耳爲趙王。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

楚軍多次派遣奇兵渡過黄河攻打趙國，趙王張耳、韓信來回救趙，乘機把路過的趙地城邑都

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平定下來，又派兵支援漢王。楚軍正把漢王包圍在滎陽，漢王從南面逃出，到達宛、葉兩地之間，收服了黥布，逃入成皋，楚軍又很快地包圍了成皋。六月，漢王逃出成皋，向東渡過黄河，祇和滕公一起，跑到駐扎在脩武的張耳軍中。到了以後，住在驛站中。第二天早晨他自稱是漢王的使者，騎馬奔入趙軍的軍營中。張耳、韓信還没有起床，就從他們的卧室裏奪走了他們的印符，用軍旗召集來諸將，調整了他們的職務。韓信、張耳起床以後，纔得知漢王已經來過，大爲吃驚。漢王奪取了兩人統率的軍隊，立即命令張耳留守趙地，任韓信爲相國，召集趙國没有使用的軍隊去進攻齊國。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説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説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竪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

韓信領兵東進，還没有從平原津渡過黄河，就聽説漢王已經派酈食其説降了齊王。韓信打算停止前進。范陽辯士蒯通勸韓信説：“將軍奉命攻打齊國，而漢王暗中派密使説降齊王，難道有命令讓將軍停止進軍嗎？憑什麽可以停止前進呢！况且酈生祇是一個辯士，趴在車子上擺弄三寸長的舌頭，説下齊國七十多個城邑，將軍率領數萬軍隊，一年多纔攻下趙國五十多個城邑，做將軍好幾年，反不如一個小小書生的功勞嗎？”於是韓信認爲他説得對，聽從了他的計策，於是渡過了黄河。這時齊王已接受了酈生的勸降，并留他開懷暢飲，撤除了對漢軍的防備。韓信乘機襲擊齊國駐扎在歷下的軍隊，接着打到了臨菑。齊王田廣以爲酈生出賣了自己，於是烹殺了酈生，而後逃往高密，派使者到楚王那裏求救。韓信平定了臨菑，接着向東追擊田廣到高密以西。楚王也派龍且爲將軍，率領着號稱二十萬的大軍，援救齊王。

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説龍且曰：“漢兵遠鬥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

齊王田廣、龍且兩軍會合與韓信作戰，還未交鋒，有人勸龍且説：“漢軍遠征奮戰，其鋒不可阻擋。齊、楚兩軍在自己的國土上作戰，士兵容易潰散。不如深溝高壘，讓齊王派他的親信大臣招撫丢失的城邑，投降的城邑官民聽説自己的國王還在，又有楚軍來援救，一定會反叛漢軍。漢軍遠居二千里之外的異國他鄉，齊國城邑裏的百姓都反對他們，勢必没有地方可以得到糧食，

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

這樣就可以不戰而使漢軍投降。”龍且說：“我平素深知韓信的爲人，是很容易對付的。况且我救齊王不戰而使漢軍投降，我還有什麽功勞？現在我經過戰鬥打敗漢軍，齊國的一半土地可以得到，爲什麽要停止作戰！”於是和漢軍交鋒，與韓信的部隊隔着濰水擺開了陣勢。韓信於是派人連夜做了一萬多個袋子，裝滿沙子，堵住了濰水的上游，然後帶領一半人馬渡河，襲擊龍且，假裝打不贏，回軍逃跑。龍且果然高興地說：“我本來就知道韓信膽子小。”於是領兵渡濰水追擊韓信。韓信派人决開堵水的沙袋，大水一涌而至。龍且的軍隊大半還没有渡過濰水，韓信立即下令反擊，殺死了龍且。在濰水東岸的龍且的軍隊四處逃散，齊王田廣也逃跑了。韓信於是追擊敗兵直至城陽，全部俘虜楚軍士兵。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漢四年，韓信終於全部降服和平定了齊地。韓信派人向漢王彙報說：“齊國僞詐多變，是個反覆無常的國家，南面和楚國交界，不設置一個代理國王來鎮撫他們，勢必不能安定。我希望做代理國王以便利國家。”當時，楚軍正把漢王緊緊圍困在滎陽，韓信的使者到達以後，漢王打開信件一看，勃然大怒，罵道：“我被圍困在這裏，日夜盼望你來幫我，你却想自立爲王！”張良、陳平暗中踩漢王的脚，接着凑近漢王的耳邊低聲說：“漢軍處境不利，怎麽能禁止韓信稱王呢？不如乘勢立他爲王，好好地對待他，讓他鎮守一方。不這樣做的話，就會發生變亂。”漢王也明白過來，接着又罵道：“大丈夫平定了諸侯，就應當立爲真王，爲什麽還要做代理國王呢！”於是派張良前往立韓信爲齊王，徵調他的部隊攻打楚軍。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説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

楚軍失去龍且後，項王恐慌了，派盱眙人武涉前去游説齊王韓信説：“天下人受秦王朝的苦已經好久了，大家相約并力攻打秦朝。秦王朝被消滅後，根據功勞的大小劃分土地，分立爲王，使士兵得到了休息。現在漢王又興兵東征，侵占别人的封地，攻破三秦之後，又率兵出關，收集了其它諸侯的軍隊向東攻打楚軍，他的意圖是不吞并天下不肯罷休，他不知滿足就是這麽過分。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脱，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

况且漢王此人也不一定可信，他的性命曾多次掌握在項王手中，項王可憐他而讓他活了下來，然而他一脱險境，就背棄盟約，反過來又攻擊項王，他不可親近、不可信賴到如此地步。現在您雖自認爲和漢王交情深厚，爲他盡力作戰，但終究會被他抓起來的。您所以能暫時保存性命到今天的原因，是因爲項王還存在的緣故。現在二王争奪天下，勝負的關鍵就在於您。您右靠漢王漢王就勝利，您左靠項王項王就勝利。項王今天被消滅，那麽下一個就輪到您了。您和項王有舊交情，爲什麽不背叛漢王而和楚王聯合，三分天下而自立爲王呢？現在您如果放棄了這個時機，而一定要幫助漢王來攻打楚王，作爲一個聰明的人能像這樣嗎!”韓信道歉説：“我過去事奉項王，官不過是個郎中，職位不過是個執戟的衛士，進言他不聽，計策他不用，所以纔背楚歸漢。漢王授予我上將軍的印信，交給我數萬軍隊，脱下他的衣服給我穿，拿他的飯菜給我吃，對我言聽計從，所以我纔能到這個地位。人家對我十分親信，我背叛了他不吉祥，即使死也不能改變主意。請爲我向項王道歉!”

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説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争，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

武涉離開以後，齊國人蒯通知道决定天下局勢的關鍵在於韓信，打算用妙計來感動他，於是用相人術勸韓信説：“我曾學過相人術。”韓信説：“先生怎麽相人？”蒯通回答説：“人的貴賤在於骨相，喜憂在於臉色，事業成敗在於決斷能力，用這三方面的情况加以參酌，萬無一失。”韓信説：“好。您看我怎麽樣？”蒯通回答説：“希望單獨談。”韓信説：“左右的人都走開了。”蒯通説：“看您的面，地位不過諸侯，而且又危險不安。看您的背，却貴不可言。”韓信説：“爲什麽這樣説呢？”蒯通説：“天下最初起兵抗秦時，英雄豪傑們建立王號一聲呼唤，天下的勇士們像雲霧一樣匯集，像魚鱗一般排列，像火花迸發和大風疾起。在這個時候，人們的憂慮衹有怎樣滅掉秦國罷了。現在楚、漢相争，使天下無罪的百姓慘遭殺戮，父子老小暴尸荒野，不可勝數。楚國人從彭城起兵，轉戰追擊，直到滎陽，乘勝席捲廣大地區，威震天下。然而部隊被困在

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鋭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内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

京、索之間，被阻於成皋以西的山地不能前進，已經三年了。漢王率領着數十萬軍隊，占據鞏、雒之地，依靠着大山黄河的險要地形，一天打好幾仗，却没有一點功勞，兵敗奔逃難以自救。在滎陽打敗仗，在成皋被射傷，於是逃到了宛、葉之間，這就叫智勇都受困。將士的鋭氣在險要處受到挫傷，供應糧食的内府消耗殆盡，老百姓也精疲力竭，怨聲載道，人心浮動，無所歸依。據我估計，這種情况不是天下的聖賢就平息不了天下的禍亂。如今漢王、項王的命運都掌握在您的手中，您幫漢王漢王就勝，幫楚王楚王就勝。我願意披肝瀝膽，奉獻我的計策，恐怕您不能采納。如果真能聽從我的計策，不如對雙方都不損害而使他們共存下去，您和他們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在這種形勢下誰也不敢先動。憑您的賢才聖德，又擁有衆多的部隊，占有强大的齊國，跟着的有燕、趙，出兵到劉邦、項羽的空虚之地而牽制住他們的後方，順應老百姓的願望，向西阻止劉、項之争以爲百姓請命，那麽天下就會聞風響應，誰敢不聽！然後分割大國削弱强國，重新分封諸侯，等諸侯分土立國之後，天下就會歸服聽命而感恩於齊國。占據齊國的故土，擁有膠河、泗水一帶的地域，用恩德來安撫諸侯，恭謹謙讓，那麽天下的君王就會相繼來朝拜齊國。我聽説天賜給的不取，反會受到懲罰；時機來了不去做，反會遭到災難。希望您仔細考慮這件事。”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争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歡也。然而卒相禽者，

韓信説：“漢王待我十分優厚，把他的車子給我坐，把他的衣服給我穿，把他的飯給我吃。我聽説，坐别人的車子要爲人分擔災難，穿别人的衣服要爲人分擔憂愁，吃别人的飯要爲人的事業效死，我怎麽能够爲圖好處而背棄信義呢！”蒯通説：“您自以爲和漢王很要好，想建立流傳萬世的功業，我却認爲您錯了。當初常山王、成安君還是百姓的時候，互相結爲生死之交，後來因爲張黶、陳澤的事情發生争執，兩人相互結仇。常山王背叛了項王，提着項嬰的頭逃跑，投奔漢王。漢王借他的軍隊東進，在泜水的南邊殺死了成安君，使他頭脚分家，終於被天下人所耻笑。這兩個人的交情，是天下最好的了。然而最

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終彼此都想把對方抓獲，是爲什麼呢？因爲禍患就産生於貪得無厭，而人心又變幻莫測。現在您打算以忠信與漢王交往，但你們的交情一定不會比常山王、成安君二人更牢固，而你們之間的事却比張黶、陳澤的事情更大。所以我認爲您覺得漢王一定不會危害自己，也是錯的。大夫種、范蠡保存了即將滅亡的越國，使勾踐稱霸，功成名就以後就被殺或逃亡。野獸打光了獵狗也就要被烹殺了。以交情友誼而言，您與漢王的關係則不如張耳和成安君；以忠信而言，您與漢王的關係則超不過大夫種、范蠡與勾踐。從這兩類人的例子，足以讓您看清楚了。希望您仔細考慮這件事。况且我聽説勇敢和謀略威震人主的人生命就有危險，而功勞最大的人無法封賞。請讓我説一説您的功勞和謀略：您渡過西河，俘虜了魏王，活捉了夏説，率兵攻下了井陘，殺死了成安君，奪取了趙國，迫降了燕國，平定了齊國，南下摧垮了楚國二十萬大軍，向東殺死了龍且，向西給劉邦報捷，這就是説你的功勞舉世無雙，而謀略也是當世無人能超過的。現在您擁有震動君主的威勢，具有無法封賞的功勞，歸附楚國，楚人不敢相信；歸附漢王，漢人感到震恐。您帶着這樣的威勢和功勞打算歸順誰呢？您居於臣子的地位而擁有震動君主的威勢，聲名比天下人都高，我爲您感到危險。”韓信道歉説：“先生請不要説了，我將考慮你的意見。”

後數日，蒯通復説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禄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厘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聾之指麾

幾天以後，蒯通又勸韓信説：“能够聽取意見是事情成功的徵兆，能反復考慮是事情成功的關鍵，聽錯了意見和打錯了主意而能長久安全的，太少有了。聽取别人意見而聽錯不會超過一二次的人，别人不可能憑花言巧語來迷惑他；考慮問題不會本末倒置的人，别人不可能以閑言碎語來擾亂他。安心於做奴僕雜役的人，會失去君王的權力；留戀微薄俸禄的人，得不到公卿宰相的地位。所以聰明之人就會遇事當機立斷，遲疑就會壞了事情。對小事很精明，却丢了天下大事，聰明智慧足以知道事情的利弊，但絶不敢去做，這是一切事情失敗的禍根。所以説‘猛虎猶豫不决，反不如黄蜂、蝎子的一心叮咬；駿馬徘

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説不聽，已詳狂爲巫。

徊不前，反不如劣馬穩步前進；孟賁般的勇士狐疑不決，反不如平常人有一定要達到目的的决心；即使有舜、禹那樣的智慧，却閉口不言，反不如聾啞人用手勢比劃’。這些話是説可貴的是能付諸行動。功業難成而容易失敗，時機難得而容易錯過。等着時機，過了就不再來。希望您仔細考慮這件事。”韓信猶豫着不忍心背叛漢王，又自認爲功勞多，漢王最終不會奪去自己的齊國，於是謝絶了蒯通。蒯通的勸説未被采納，就裝瘋做了巫師。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

漢王被圍困在固陵時，采納了張良的計策，召見齊王韓信，韓信於是率兵在垓下與漢王會師。項羽被打敗以後，高祖襲擊并奪去了齊王的軍隊。漢五年正月，改封齊王韓信爲楚王，定都下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韓信到了自己的封國，召見了當年給他飯吃的漂洗綿絮的大娘，賞賜給她千金。找到了下鄉南昌亭長，賞賜給他百錢，并説：“你是個小人，做好事有始無終。”又召見曾侮辱過自己讓自己從他胯下爬過去的那個人任命爲楚中尉，告訴他的將相們説：“這是位壯士。當他侮辱我時，我難道不能殺了他麽？殺了他我也没有什麽名氣，所以就忍住纔達到今天的地位。”

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説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駡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

項王的逃亡將領鍾離眛家住在伊廬，一向和韓信要好。項王死後，他就投奔了韓信。漢王怨恨鍾離眛，聽説他在楚國，就下令讓楚國捉拿鍾離眛。韓信剛到楚國，巡視所屬縣邑，進出都帶兵。漢六年，有人上書告楚王韓信謀反。高帝采納了陳平的計策，説天子將外出巡狩會見諸侯，南方有個雲夢，派使者通知各諸侯到陳地朝會，告訴他們説“我將游覽雲夢”。其實是打算襲擊韓信，韓信不知道。高祖將要到達楚地時，韓信打算起兵造反，但覺得自己是無罪的，想去朝見高祖，但又怕被抓起來。有人勸韓信説：“殺了鍾離眛去朝見高祖，高祖一定很高興，你就會没事。”韓信會見鍾離眛商量此事。鍾離眛説：“漢王之所以不敢來攻取楚國，是因爲我在您這裏。如果想抓起我去討好漢王，我今天死去，您也隨即就要滅亡了。”於是駡韓信説：“你不是個忠厚

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

的長者！”終於自殺了。韓信拿着鍾離眜的頭，去陳地朝見高祖。高祖命令武士把韓信捆綁起來，放在後面的車子上。韓信說：“果然像有人說的那樣，‘狡黠的兔子死了，好獵狗也就被烹殺了；高飛的鳥射完了，好弓箭也就被收藏起來了；敵國被攻破了，謀臣也就被殺死了。’現在天下已經平定了，我也當然該被烹殺了。”高祖說：“有人告你謀反。”於是給韓信帶上刑具。到了雒陽，高祖赦免了韓信的罪過，改封他爲淮陰侯。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韓信知道漢王害怕嫉妒自己的才能，經常稱病不去朝見和隨從出行。韓信由此日夜怨恨，在家裏常悶悶不樂，耻於和絳侯、灌嬰處於同等地位。韓信曾去拜訪將軍樊噲，樊噲用跪拜的禮節恭迎恭送，說話時也自稱爲臣，說：“大王竟肯光臨寒舍！”韓信出門，笑着說：“我這一輩子竟同樊噲等人相處！”

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高祖曾經閑暇時和韓信談論諸將的才能高下，韓信對他們的評論各有不同。高祖問韓信說：“像我能率領多少兵？”韓信說：“陛下不過能率領十萬人。”高祖說：“你怎麽樣呢？”韓信回答說：“我越多越好。”高祖笑着說：“既然越多越好，爲什麽還會被我抓住呢？”韓信說：“陛下不善於帶兵，而善於駕馭將領，這就是我被陛下抓獲的緣故。況且陛下的權力是天授予的，不是人力所能達到的。”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陳豨被任命爲鉅鹿郡守，向淮陰侯辭行。淮陰侯拉着他的手，避開了左右隨從人員和他在庭院裏散步，仰天嘆氣說：“你可以和我談談嗎？我有些話想和你談談。”陳豨說：“將軍衹管吩咐。”淮陰侯說：“你所管轄的地方，是天下精兵聚集之處，而你，是陛下親信寵幸的臣子。如果有人說你反叛，陛下一定不會相信；第二次有人去告你，陛下就會產生懷疑；第三次有人去告你，陛下一定會憤怒地親自率兵來討伐你。我爲你從這裏起兵響應，就可以奪得天下。”陳豨一向知道韓信的才能，也相信他的計謀，說：“一定聽從你的指教！”漢十年，陳豨果然起兵反叛。高祖親自帶兵前往討伐，韓信稱病没有隨從出

徒奴，欲發以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强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征。韓信偷偷派人到陳豨的住處説："你祇管起兵，我在這裏協助你。"韓信於是和家臣謀劃，乘黑夜假傳詔書赦免在官府服勞役的罪人和奴隸，要發動他們去襲擊吕后、太子。部署已定，等待陳豨的消息。他的門客得罪了韓信，韓信把他關了起來，打算把他殺掉。那個門客的弟弟上書吕后，告發了韓信準備反叛的情況。吕后打算召韓信來，又怕他的黨羽不肯就範，就和蕭相國合謀，派一個人假裝從高祖那裏來，説陳豨已被殺死，列侯群臣都來慶賀。蕭相國欺騙韓信説："雖然你有病，但還是要勉强去慶賀一下。"韓信進了宫，吕后派武士把韓信捆綁起來，在長樂宫鐘室裏殺了他。韓信臨斬時説："我後悔没有采納蒯通的計策，竟被婦人小子所欺騙，這豈不是天意麽!"於是誅滅了韓信三族。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并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鋭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高祖從平定陳豨的戰場回來，到都城，看到韓信已經死了，又高興又憐惜，問："韓信死時説了些什麽?"吕后説："韓信説他後悔没采納蒯通的計策。"高祖説："此人是齊國的辯士。"於是詔令齊國緝拿蒯通。蒯通被抓來了，高祖説："是你教唆淮陰侯反叛的嗎?"蒯通回答説："是的，我的確教他反叛，小子没用我的計策，所以纔自取滅亡。假如那小子采納我的計策，陛下怎麽能殺得了他呢?"高祖很生氣地説："烹殺他。"蒯通説："哎呀，烹殺我冤枉啊!"高祖説："你教韓信反叛，有什麽冤枉的?"蒯通回答説："秦王朝法度廢弛而政權瓦解，山東六國大亂，各諸侯國紛紛自立，英雄豪傑像烏鴉一樣紛紛聚集。秦王朝失去了統治權，天下的人都來追逐帝位，於是才能高行動快的人纔能搶先得到。盗跖的狗對着堯狂叫，并非堯不仁，狗因爲他不是自己的主人而叫。那個時候，我祇知道韓信，并不知道陛下。況且天下拿着兵器想要做陛下所做的事業的人很多，祇是他們能力不够罷了。難道你可以把他們全部烹殺光嗎?"高帝説："放了他。"於是赦免了蒯通的罪過。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

太史公曰：我到淮陰，淮陰人對我説，韓信即使是平民百姓時，他的志向就和别人不同。他的母親死後，窮得無法埋葬，然而還是到處跑着

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找高敞的墳地，讓他母親的墳地旁可以安置萬户人家。我去看他母親的墳，的確如此。假如讓韓信學學道家的謙讓，不誇耀自己的功勞，不以自己的才能驕傲，就差不多了，那他對漢王朝的功勞可以和周公、召公、太公這些人相比，後代祭祀就不會斷絶了。但他没有向這方面努力，而在天下大局已定以後，還要謀反叛亂，宗族被殺光，不也是應該的嗎！

史記卷九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

韓王韓信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奔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

韓王韓信，是從前韓襄王的庶孫，身高八尺五寸。當項梁立楚國的後裔爲楚懷王時，燕、齊、趙、魏都在此之前立了國王，衹有韓國没有立後嗣爲王，因此立韓王的族子橫陽君韓成爲韓王，想以此來安撫和穩定韓國的故土。項梁在定陶戰死，韓王韓成投奔楚懷王。沛公率軍攻擊陽城，派張良以韓國司徒的身份使韓國故土投降，找到韓王韓信，便委任他爲韓國的將軍，率領韓國的部隊跟隨沛公進入武關。

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乃説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

沛公被項羽立爲漢王，韓王韓信跟隨漢王進入漢中，於是他勸漢王説："項羽把他的將領分封在近地爲王，而獨把您封在這偏遠的地方，這是貶官啊！您的士卒都是東方人，他們整天踮着脚遥望老家，趁着他們的鋭氣東向，可以藉此來爭奪天下。"漢王回兵平定三秦，并許諾將來立韓信爲韓王，先任命他爲韓國的太尉，率兵攻取韓地。

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乃令故項籍游吴時吴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乃立韓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

項羽所封的王都回到自己的封國，韓王韓成因爲没有跟隨項羽入關而没有功勞，便不讓他回封國，而把他貶爲列侯。當項羽得知漢王派韓王韓信攻取韓地，便命令先前項羽在吴地時結交的縣令鄭昌爲韓王來抵擋漢軍。漢二年，韓王韓信平定了韓地十餘座城池。漢王到河南，韓王韓信猛攻陽城的韓王鄭昌。鄭昌投降，漢王便立韓信爲韓王，他常常率領韓國的軍隊跟隨漢王征戰。漢三年，漢王從滎陽撤出，韓王韓信、周苛等人守衛滎陽。楚軍在滎陽打敗漢軍，韓王韓信投降

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

楚國，不久又逃出來，再度歸附漢王，漢王又立他爲韓王，最後跟隨漢王消滅了項羽，平定了天下。漢五年春，終於正式授給他符節封爲韓王，封地在潁川。

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第二年春天，皇帝考慮到韓王韓信的軍事才幹，他的封國北近鞏縣和洛陽，南靠宛縣和葉縣，東連淮陽，這些地方都駐有天下的精鋭部隊，於是下詔書把韓王韓信改封到太原以北，防禦匈奴，王都在晉陽。韓王韓信上書説："我的封國直到邊境，匈奴多次入侵，晉陽離邊塞較遠，請允許我把王都移至馬邑。"皇帝准許了他的請求，韓王韓信便把王都遷到馬邑。這年秋天，匈奴冒頓單于率大軍包圍了韓王韓信，韓王韓信多次派使者去匈奴要求和解。朝廷派兵來援救，懷疑他多次秘密派使者去匈奴，是懷有二心，就派人去責備他。韓王韓信怕被朝廷誅殺，便和匈奴約定共同攻打漢，於是反叛，以馬邑投降匈奴，進攻太原。

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黄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説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强弩傅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七年冬，皇帝親自率兵征討韓王韓信，在銅鞮擊敗了韓王韓信的軍隊，殺死他的部將王喜，韓王韓信逃往匈奴。他的部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人立趙國後裔趙利爲王，收編了韓王韓信的敗散之卒，與韓王韓信和冒頓單于謀劃攻漢。匈奴派左右賢王率領一萬多騎兵和王黄等人的軍隊屯駐在廣武以南，進兵晉陽，與漢軍交戰，漢軍大敗叛軍，追擊到離石，再次把他們擊敗。匈奴又在樓煩西北集結兵力，漢軍出動戰車和騎兵擊敗匈奴的軍隊。匈奴軍節節敗退，漢軍乘勝追擊，聽説冒頓單于駐軍代谷，這時皇帝駐兵晉陽，派人去偵察冒頓單于，偵察兵回來報告説"可以打"。於是皇帝率軍開進平城。皇帝走到白登，匈奴的騎兵包圍了皇帝，皇帝便派人携帶豐厚的禮物送給冒頓單于的閼氏。閼氏於是勸冒頓單于説："現在得到漢朝土地，也不能長期占據，况且兩國君主也不應互相圍困。"包圍了七天，匈奴騎兵纔稍稍後撤。當時天下大霧，漢軍派人進出，匈奴軍隊一點也没有察覺。護軍中尉陳平對皇帝説："匈奴騎兵全用弓矛器，請命令我們的士兵用强弩，每張弩搭兩支箭朝着外面，慢慢

退出重圍。”突圍後進入平城，漢朝的援軍也到了，匈奴騎兵便解圍而去，高祖也班師回朝。此後，韓王韓信替匈奴帶領軍隊不斷襲擊漢朝的邊界地區。

漢十年，信令王黄等説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漢十年，韓王韓信派王黄等人誘勸陳豨謀反。漢十一年春天，韓王韓信又與匈奴騎兵進駐參合，抗拒漢軍。漢朝派遣柴將軍前來征討，送信給韓王韓信説："陛下寬和仁愛，諸侯雖有叛逃的，祇要能再度歸順，就恢復他原來的地位和名號，不加殺害。這是大王您知道的。如今您因戰敗纔逃到匈奴，没有什麽大罪，趕快自己回來！"韓王韓信回信説："皇帝陛下把我從民間提拔起來，南面稱王，這是我的榮幸。在滎陽戰役中，我没能奮戰而死，却作了項羽的俘虜，這是我的第一條罪。敵寇進攻馬邑時，我没有堅守，獻城投降，這是我的第二條罪。現在我反而替敵寇率兵，和將軍您争生死於一旦，這是我的第三條罪。前代的文種和范蠡没有任何罪過，尚且一死一逃；如今我在皇帝面前有三大罪，還想在這個世界上求活，這就是當年伍子胥在吳國被殺的原因。如今我逃避在荒山野嶺之中，天天靠向蠻夷乞討過活，我想回歸漢朝，就像癱瘓人不忘重新站起，盲人不忘重見光明那樣，但形勢不允許啊。"於是兩軍交戰。柴將軍殺盡參合的敵兵，殺死韓王韓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穨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穨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説，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説孫曾拜爲龍頟侯，續説後。

韓王韓信逃往匈奴時，他的太子和他在一起。到了穨當城，韓王韓信生一個兒子，因此取名爲穨當。韓王太子也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嬰。到孝文帝十四年，穨當和韓嬰率領部下投降漢朝。漢朝封韓穨當爲弓高侯，封韓嬰爲襄城侯。在平定吳楚七國叛亂時，弓高侯在諸將領中功勞第一。侯爵傳給兒子和孫子，他的孫子没有後嗣，便失去侯爵。韓嬰的孫子因犯不敬罪丢了侯爵。韓穨當的庶孫韓嫣，受皇帝寵幸，在當時很富貴顯赫。他的弟弟韓説，兩次受封，多次被任命爲將軍，最後被封爲案道侯。他的兒子繼承爲侯，一年多後因犯法被處死。又過了一年多，韓説的孫子韓曾被封爲龍頟侯，作爲韓説的後嗣。

盧綰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盧綰，是豐鄉人，和高祖是鄰居。盧綰的父親和高祖的父親很要好，到兩家有了兒子，高祖和盧綰是同一天出生，鄰居們牽着羊抬着酒向兩家祝賀。等高祖和盧綰長大以後，一起讀書，也成爲好朋友。鄰居們稱贊兩家父親很要好，同一天生兒子，兒子大了又是好朋友，便又帶着羊和酒向兩家祝賀。高祖還是平民時，曾因爲逃避官司而躲了起來，盧綰常常跟隨高祖進出奔跑。到高祖在沛縣剛起義，盧綰以賓客的身份相隨。高祖進入漢中後盧綰被任命爲將軍，常在左右侍奉。後又跟隨高祖東擊項羽，以太尉的身份時常跟着高祖，出入高祖的卧室，得到的衣被飲食等賞賜，群臣連想都不敢想，即使像蕭何、曹參等人，衹不過因職務的關係受到禮遇，至於説親密程度，没有人趕得上盧綰。盧綰被封爲長安侯。長安，就是先前的咸陽。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别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群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乃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漢五年冬天，因爲已經消滅了項羽，於是便派盧綰另領一軍，與劉賈一起攻打臨江王共尉，打敗共尉。七月班師，跟隨高祖攻打燕王臧荼，臧荼投降。高祖已平定了天下，諸將不姓劉而被封王的有七人。高祖打算封盧綰爲王，又擔心大臣們有意見。在俘虜了臧荼之後，高祖便下令各將相列侯，讓他們在群臣中推舉最有功勞的將領封爲燕王。群臣都知道皇帝打算封盧綰爲王，都説："太尉長安侯盧綰長年跟隨皇帝平定天下，功勞最大，可封爲燕王。"高祖下詔准許。漢五年八月，便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中得到高祖親幸的，没有人比得上盧綰。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决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

漢十一年秋天，陳豨在代地反叛，高祖到邯鄲征討陳豨的反叛部隊，燕王盧綰也率軍攻打陳豨的東北側。在這個時候，陳豨派王黄去匈奴求救。燕王盧綰也派遣他的臣子張勝去匈奴，告訴匈奴人説陳豨等人的軍隊已被擊潰。張勝到了匈奴，原燕王臧荼的兒子臧衍出逃在匈奴，見到張勝説："您之所以被燕國重用，衹不過因您熟悉匈奴的情况罷了。燕王之所以能長久存在，是因爲諸侯王屢屢造反，戰事連綿不斷罷了。現在您爲了燕國想儘快消滅陳豨等人，陳豨等人被消

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乃詐論它人，脱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决。

滅光，下一個就該燕國了，你們這些人也將成爲漢朝的階下囚。您何不想法讓燕王暫緩進攻陳豨并與匈奴聯盟？這樣形勢得到緩解，燕王也就可以長期統治燕。即使漢朝發難，也可以保全國家。”張勝覺得他説得對，便暗中請匈奴幫助陳豨等進攻燕國。燕王盧綰懷疑張勝和匈奴勾結進行反叛，便上奏朝廷請求族滅張勝一家。張勝從匈奴回來，詳細彙報了他這樣做的原因。燕王醒悟了，便找了别人判了罪，釋放了張勝的家人，讓張勝安心作聯絡匈奴的密使，同時又秘密派范齊到陳豨那裏，想讓他長期地流亡騷擾，使戰事連年不斷。

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吕后計。今上病，屬任吕后。吕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宫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漢十二年，高祖東進征討黥布，陳豨常常率軍駐在代地，漢朝派樊噲攻殺陳豨。陳豨的部將投降，供出燕王盧綰曾派范齊到陳豨處策劃陰謀。高祖派遣使臣召見盧綰，盧綰推説有病。高祖又派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前去迎接燕王，并乘機向燕王左右的人進行調查。盧綰更加恐慌，躲藏起來，對他寵信的臣子説：“現在不是劉家人而在王位的，衹剩下我和長沙王了。去年春天，漢族滅了淮陰侯韓信；夏天，殺掉彭越，這都是吕后的主意。現在皇上病重，所有的事都交給吕后。吕后是個女人，一心想找藉口殺掉異姓王和有大功的臣子。”於是仍舊裝病重不去京城。他左右的臣子都逃跑躲藏起來。盧綰的話也漸漸泄露出來，辟陽侯聽説了，回朝全部報告給高祖，高祖更加惱怒。這時又有匈奴來投降的人，投降的人説張勝逃亡在匈奴，是燕國派去的密使。於是高祖説：“盧綰果然反了！”便派樊噲征討燕國。燕王盧綰率領全體宫人和家眷以及數千騎兵暫時安頓在長城脚下，探聽朝廷的動静，希望高祖病好之後，親自進京請罪。四月，高祖逝世，盧綰便率領部下逃入匈奴，匈奴封他爲東胡盧王。盧綰不斷受到蠻夷的侵襲掠奪，常常想再歸漢朝。過了一年多，死在匈奴。

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吕后當政時，盧綰的妻子兒女逃回向漢朝投降，正趕上吕后病重，不能接見，便把他們安置在燕國駐京的館舍裏，還打算設酒宴接見他們。但吕后却在這時病逝，他們没有得到接見。盧綰

的妻子後來也病死了。

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

孝景中元六年，盧綰的孫子盧他之以東胡王的身份前來投降，被封爲亞谷侯。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陳豨，是宛朐人，不知他開始是怎麽跟隨高祖的。到高祖七年冬，韓王韓信反叛，逃入匈奴，高祖從平城回來，就封陳豨爲列侯，以趙國相國的身份統領監督趙、代的邊疆軍隊，邊疆軍隊都歸他指揮。

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乃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黄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

陳豨曾經請假回老家時路過趙國，趙相周昌看到跟隨他的賓客所乘的車有一千多輛，把邯鄲所有的官舍都住滿了。陳豨對待賓客和貧賤時的朋友，都能做到屈尊禮遇。陳豨返回代地，周昌便要求進京朝見。他見到高祖，便把陳豨賓客衆多，獨攬兵權在外多年，恐怕會發生變故的情况全作了彙報。於是高祖便派人調查陳豨住在代地賓客的財産和種種不法行爲，大都牽連到陳豨。陳豨很害怕，暗中派賓客去王黄、曼丘臣那裏聯絡。到高祖十年七月，高祖的父親病逝，高祖派人召見陳豨，陳豨推説病重不肯去。九月，便和王黄等人反叛，自立爲代王，在趙、代附近搶劫。

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户，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

高祖聽説後，便下令趙、代官民中受陳豨蒙蔽參與搶劫的，全部赦免。高祖親自率軍前往討伐，到邯鄲，高祖高興地説：“陳豨不在南方占據漳水，北方守住邯鄲，我就斷定他不能有什麽作爲。”趙相周昌上奏請求殺掉常山的郡守、郡尉，説：“常山有二十五座城池，陳豨反叛時，就失陷了二十座。”高祖問：“郡守、郡尉參與反叛了嗎？”回答説：“没有。”高祖説：“這是力量不足的緣故。”就赦免了他們，并還讓他們擔任常山的郡守、郡尉。高祖問周昌説：“趙國也有勇士可以委任爲將領嗎？”周昌回答説：“有四個人。”四個人前來見高祖，高祖罵這幾個人説：“你們這些小子能當將領麽？”四個人羞愧地趴在地上。高祖封給他們每人一千户的食邑，任命他們做將領。高祖身邊的人進諫説：“跟隨您進入蜀、漢，討伐項羽，有功將領至今還没有全部受到封賞，現在這四個人有什麽功勞而封賞他們呢？”高祖説：“這不是你們所能理解的！陳豨反

“陳豨將誰?”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黄、臣等。

叛，邯鄲以北地區都被他占據，我用緊急文書徵調天下的軍隊，還没有趕到的，現在衹有邯鄲的軍隊了。我怎麽能吝惜四千户封給這四人，不以此來慰藉趙國的子弟呢?”身邊的人都説：“好。”於是高祖問道：“陳豨的將領是誰?”身邊的人回答説：“王黄和曼丘臣，他們以前都是商人。”高祖説：“我知道了。”於是各懸賞千金捉拿王黄、曼丘臣等人。

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黄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於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駡上。東垣降，卒駡者斬之，不駡者黥之。更名東垣爲真定。王黄、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

十一年冬天，漢軍在曲逆城下攻殺陳豨的部將侯敞、王黄，在聊城打敗陳豨的部將張春，殺敵一萬多人。太尉周勃平定了太原和代郡。十二月，高祖親自攻打東垣，東垣没有攻下，守城士兵大駡高祖。東垣守軍投降，駡高祖的士卒被斬首，没駡的處以黥刑。東垣改名爲真定。王黄、曼丘臣的部下接受了賞金，二人都被活捉，因此陳豨的軍隊終告失敗。

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乃從山南有之，遠。”乃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代、雁門皆屬代。

高祖回到洛陽。高祖説：“代郡在常山以北，趙國從常山南行使治理權，太遠了。”於是立自己的兒子劉恒爲代王，王都設在中都，代郡、雁門都劃歸代國。

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高祖十二年冬天，樊噲軍隊的士兵在靈丘追擊并殺死陳豨。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内見疑强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説，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太史公曰：韓王韓信、盧綰并非出身於行善積德的世家，衹是僥幸靠一時的隨機應變，用欺詐獲得成功，趕上漢朝剛剛平定天下，所以得以分封土地，南面稱王。他們在朝廷裏因力量强大受到猜疑，於是便外依蠻夷作爲援助，因此日益被朝廷疏遠并自感處境危險，窮途末路無計可施，最終逃奔匈奴，不是很可悲嗎！陳豨是梁人，他年輕時就屢屢贊羨魏公子無忌。當他領兵守邊時，招徠賓客禮遇他們，名聲大於他的實力和地位。周昌懷疑他，對他的指責也漸漸來了，他因害怕災禍臨頭，加上奸邪之徒的游説慫恿，於是陷入叛逆的深淵。啊呀可悲呀！謀慮的成熟與否對人的成敗所産生的影響太深遠了！

史記卷九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横，皆豪，宗强，能得人。

田儋，是狄縣人，是戰國時齊王田氏的族人。田儋的堂弟田榮，田榮的弟弟田横，都是豪强，宗族勢力强大，能得到人們的擁護。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

陳涉剛起兵并在楚地稱王的時候，派遣周市去攻取魏地，向北到狄縣，狄縣縣令據城堅守。田儋假裝把一個家奴捆綁起來，帶着一幫年輕人來到縣公堂，聲言要見縣令稟報殺掉家奴。見到縣令，他便乘機把縣令殺死，召集豪强官吏的子弟們説："諸侯都已反叛秦朝自立爲王，齊國，是古代的封國，我田儋，是田氏宗族，應當做王。"於是自立爲齊王，發兵進攻周市。周市軍隊退走，田儋乘機領兵向東平定齊地。

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

秦將章邯把魏王魏咎包圍在臨濟，形勢危急。魏王向齊國求救，齊王田儋率兵救魏王。章邯命令部下銜枚夜襲，大敗齊、魏二國軍隊，齊王田儋被殺死在臨濟城下。田儋的弟弟田榮收拾田儋殘餘部隊向東逃到東阿。

齊人聞王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諸侯。

齊國人聽説國王田儋死了，於是立以前齊王田建的弟弟田假做齊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來抗拒諸侯。

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乃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乃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横爲將，平齊地。

田榮跑到東阿，章邯追上包圍了他，項梁聽到田榮報急，就領兵在東阿城下打敗章邯。章邯向西逃跑，項梁尾隨追擊。但田榮怨憤齊國立田假爲王，於是帶兵還國，驅逐齊王田假。田假逃到楚國。齊國相田角逃到趙國，田角的弟弟田閒先前去趙求救兵，趁機留下不敢回歸。田榮就立田儋的兒子田市爲齊王。田榮作相國，田横爲將，於是平定齊國之地。

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

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乃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

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强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乃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

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

榮弟横，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

項梁已追擊章邯，章邯的軍隊却日漸擴充，項梁派使者告請趙王、齊王，要他們發兵共擊章邯。田榮説："如果楚王殺了田假，趙王殺了田角、田閒，纔肯出兵。"楚懷王説："田假是友鄰之王，窘迫了來投奔我，殺他不義。"趙王也不同意用殺田角、田閒來與齊國作交易。齊王説："蛇咬了手則斷手，蛇咬了足則斷足。爲什麼呢？會危害全身。現在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來説，不值得像手足一樣親近吧，爲什麽不殺掉呢？况且秦國又得志於天下，這樣相互中傷的行爲就是自掘墳墓。"楚王、趙王不聽從，齊王更加憤怒，始終不肯出兵。章邯果然打敗殺死了項梁，大破楚軍。楚軍向東跑，而章邯渡黄河在鉅鹿圍困趙國軍。項羽前往救趙，因此怨恨田榮。

項羽救了趙國，收降了章邯等人，向西屠滅咸陽，消滅秦朝重立諸侯王的時候，改封齊王田市爲膠東王，王都設在即墨。齊將田都曾跟隨項羽共同救趙，接着隨之入關，因此立田都爲齊王，王都設在臨淄。戰國時齊王田建的孫子田安，在項羽渡黄河救趙的時候，他攻下濟北幾座城池，率軍投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王都設在博陽。田榮因爲違背項梁的意願，不肯出兵幫助楚、趙進攻秦軍，因此得不到王位；趙將陳餘也失職，不得封王。因此二人都怨恨項羽。

項羽回楚國後，諸侯王也各自到封國即位，田榮派人帶兵幫助陳餘，讓他在趙地造反，而田榮本人也派兵抗擊來即位的田都，田都敗逃到楚國。田榮扣留齊王田市，不讓他去膠東即位。田市身邊的人説："項王很强暴，而大王您本應去膠東，如果不去即位，勢必遭遇危險。"田市很恐懼，便逃往膠東。田榮大怒，追殺齊王田市於即墨，返回攻殺濟北王田安。於是田榮自立爲齊王，全部兼并了三齊的土地。

項羽得知後，異常憤怒，立即北上討伐齊國。齊王田榮兵敗，逃到平原，平原人殺死田榮。於是項羽燒平了齊國的城郭，所經過的地方把人全部殺光。齊國人相聚背叛項羽。

田榮的弟弟田横，收聚齊軍敗散兵卒，得到好幾萬人，在城陽反攻項羽。這時漢王劉邦率

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醳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

領各路將領擊敗楚軍，攻入彭城。項羽聽到這一消息，便停止進攻齊國而回楚國，在彭城攻擊漢軍，接着接連對漢作戰，雙方對峙於滎陽。由於楚、漢相爭，田横又得以收復了齊國的城邑，立田榮的兒子田廣爲齊王，田横自任相國，獨攬大權，政事不論大小都由他來決斷。

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説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乃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

田横平定齊國三年之後，漢王派酈食其去勸降了齊王田廣和相國田横。田横認爲酈食其説得對，便解除對歷下的守備。這時漢將韓信率軍正準備東下進攻齊國。齊國最初派華無傷、田解駐軍歷下來和漢軍對抗，漢王使者來了之後，就撤除防守戰備，縱情飲酒，并派出使者去和漢軍議和。這時漢將韓信已經平定了趙國和燕國，采納蒯通的計謀，越過平原，襲擊并打敗了齊國在歷下的駐軍，接着攻占臨淄。齊王田廣和相國田横非常憤怒，以爲酈食其出賣自己，便烹殺了酈食其。齊王田廣向東逃往高密，相國田横逃往博地，守相田光逃往城陽，將軍田既駐扎在膠東。楚國派龍且救援齊國，齊王和龍且在高密會師。漢將韓信和曹參打敗齊、楚聯軍并殺死龍且，俘虜了齊王田廣。漢將灌嬰追擊并抓獲齊守相田光。到了博陽，田横聽説齊王田廣已死，便自立爲齊王，回兵攻打灌嬰，灌嬰在嬴縣城下打敗田横。田横逃往梁地，歸附彭越。這時彭越占據梁地，保持中立，既幫漢，又幫楚。韓信殺死龍且之後，接着命令曹參進軍膠東打敗并殺死田既，又派灌嬰在千乘打敗并殺死齊將田吸。韓信終於平定齊國，向漢王要求立他爲代理齊王，漢王趁勢立他爲齊王。

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乃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

過了一年多，漢王消滅了項羽，漢王自立爲皇帝，封彭越爲梁王。田横怕遭殺害，便和他手下五百餘人逃入大海，居住在海島上。高帝得知這一消息，考慮到田横兄弟本來平定了齊地，齊人中有才的大多歸附他們，現在逃居海島上不加收服，以後恐怕會作亂，於是派使臣赦免田横的罪并召見他。田横於是謝絶説："我烹殺了陛下使臣酈食其，現在聽説他的弟弟酈商被任爲漢將而且很有才幹，我很恐懼，不敢奉命，請讓我做個平民，居守在海島中。"使者回來報告，高帝

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摇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便下命令給衛尉酈商説："齊王田横如果來了，你的人馬和隨從誰膽敢傷害他們就會招致滅門之禍！"於是又派使者帶着符節去把高帝下令酈商的情況告訴田横，説："田横來了，大者可以封王，小者也是侯；如果不肯來，將要派兵征討了。"田横於是便和兩個門客乘坐驛車去雒陽。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厩置，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横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

距雒陽還有三十里路，到尸鄉驛站，田横向使者道歉説："臣下朝見天子應先梳洗沐浴。"便停留在驛站。田横對他的門客説："我起初和漢王都曾南面稱王，現在漢王做了天子，而我却淪爲逃亡的人要臉朝北來侍奉他，這種耻辱本來就够大的了。况且我烹殺了别人的哥哥，還要和那人的弟弟一起侍奉他的主子，縱然他懾於天子的命令，不敢害我，我難道能不問心有愧嗎？再説陛下之所以召見我，衹不過想看看我的面貌罷了。現在陛下在洛陽，如果把我的頭顱割下，打馬奔馳三十里路，面容還不至於腐敗，仍可看得清楚。"説完割頸自刎，讓門客捧着他的頭顱，跟隨使者快馬送到高祖那裏。高祖説："哎呀，真有氣節啊！從平民百姓起家，兄弟三人更替稱王，難道不是賢人嗎！"爲之落下了眼淚，并任命他的兩位門客爲都尉，發兵二千人，用國王的禮儀安葬田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安葬了田横之後，兩位門客在田横墓旁挖了兩個洞穴，然後都自殺，倒在坑内殉死。高帝聽説後，非常吃驚，認爲田横的門客都是賢人。"我聽説其餘五百人尚在海島中"，派使者召他們來。那五百人來到以後得知田横已死，也都自殺了。由此可以看出田横兄弟能够深得士人之心。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説，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太史公曰：蒯通的計謀太過分了！它敗亂了齊國驕縱了淮陰侯，最終把田横和韓信這兩個人送上死路。蒯通這個人，善於運用縱横家的游説術，他論述戰國時縱横家的權術，成書八十一篇。蒯通和齊國人安期生要好，安期生曾經向項羽獻計，項羽没有采納他的計策。不久項羽想封拜安期生和蒯通，二人不肯接受，逃走了。田横的高風亮節，使賓客仰慕他的氣節而甘願跟他去死，他難道不是最賢能的人嗎！我爲此列述了他的事迹。世上不乏擅長繪畫的人，但没人能把田横等人的事迹畫出來，這是爲什麽呢？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

樊噲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𡰖戰碭東，却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户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却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閒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却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絶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却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

舞陽侯樊噲，是沛縣人。以殺狗賣肉爲職業，和高祖一起隱居。

他最初跟隨高祖在豐邑起兵，攻下沛縣。高祖做沛公，任命樊噲爲舍人。跟隨高祖進攻胡陵、方與，回兵鎮守豐邑，在豐邑城下攻打泗水郡監的軍隊，打敗他們。又東進平定沛縣，在薛縣以西擊敗泗水郡守。與司馬𡰖在碭縣東作戰，擊退敵軍，斬敵首十五級，被賜給國大夫的爵位。他常常跟從沛公，沛公在濮陽攻打章邯的軍隊，攻城時他率先登城，斬敵首二十三級，被賜給列大夫的爵位。又曾跟隨沛公，攻打城陽，率先登城。攻下户牖，打敗李由的軍隊，斬敵首十六級，被賜給上聞爵位。又隨沛公把秦東郡郡守、郡尉包圍在成武，打退敵人，斬敵首十四級，俘獲十一人，被賜給五大夫的爵位。繼續跟隨沛公進擊秦軍，由亳南出擊。秦河閒郡守駐軍杠里，樊噲擊敗了他。又在開封以北打敗秦將趙賁，因爲他擊退敵軍率先登城，并斬殺敵軍軍候一人，斬敵首六十八級，俘獲二十七人，被賜給卿的爵位。又隨沛公在曲遇擊敗楊熊的軍隊。攻打宛陵時，樊噲又率先登城，斬敵首八級，俘獲四十四人，被賜給賢成君的封號。又跟隨沛公進攻長社、轘轅，封鎖黄河渡口，向東進攻尸鄉的秦軍，向南進攻犨縣的守敵。在陽城打敗南陽郡守齮的軍隊。東進攻打宛城，樊噲又首先登上城頭。西進到酈縣，由於樊噲打退了敵人，斬敵首二十四級，俘獲四十人，被增給俸禄。攻克武

關，進軍霸上，樊噲斬殺敵軍都尉一人，斬敵首十級，俘獲一百四十六人，收降敵兵二千九百人。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項羽在戲下，準備進攻沛公。沛公帶領百餘名騎士由項伯介紹去見項羽，向他説明并没有拒絶他入關的意思。項羽設酒宴招待沛公及隨從軍士，在酒宴進行中，范增圖謀殺害沛公，派項莊在酒宴前舞劍助興，想伺機刺殺沛公，項伯則屢次用自己的身體掩護沛公。當時衹有沛公和張良得以進營中宴飲，樊噲被擋在營門外，得知情況緊急，便手持鐵盾要進營門。營門衛士擋住樊噲，樊噲徑直闖了進去，站在營帳之下。項羽盯着樊噲，問他是什麽人。張良説：“是沛公的參乘樊噲。”項羽説：“猛士。”就賞給他一杯酒和一條猪腿。樊噲喝完酒，拔劍切肉吃，把肉全部吃光。項羽問：“還能喝嗎?”樊噲回答説：“我死都不會推辭，難道怕一杯酒麽！況且沛公先入關平定了咸陽，軍隊露宿霸上，等待大王到來。大王現在來了，聽信小人的讒言，與沛公産生隔閡，我擔心天下會因此瓦解，天下人心中會對您産生懷疑。”項羽默不作聲。沛公起身上厠所，示意樊噲出來。樊噲出來後，沛公把其他車馬留下，獨自騎一匹馬，和樊噲等四人步行，從山間小路回到霸上軍營，留下張良向項羽告辭。項羽也就此作罷，不再有殺沛公的心。這一天若不是樊噲闖進營帳譴責項羽，沛公就危險了。

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

第二天，項羽進入咸陽大肆燒殺，立沛公爲漢王。漢王封樊噲爲列侯，號稱臨武侯。升任郎中，隨漢王進入漢中。

還定三秦，别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却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煑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黄。攻鄒、魯、瑕丘、薛。項

回師平定三秦，樊噲分兵攻擊西縣縣丞於白水之北，攻擊雍王輕騎兵於雍縣以南，打敗敵軍。跟隨漢王進攻雍、斄二縣城，樊噲率先登城。在好畤縣進攻章平的軍隊，攻城時，樊噲率先登城攻入敵陣，斬殺縣令、縣丞各一人，斬敵首十一級，俘虜二十人，被提拔爲郎中騎將。又隨漢王在壤鄉以東進攻秦軍的車騎部隊，打退敵軍，升爲將軍。進攻趙賁，攻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引水淹没廢丘，在一系列戰役中立功最多。進軍至櫟陽，被賞賜給杜縣的樊鄉作爲食

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户，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

邑。跟隨漢王進攻項羽，屠滅煮棗城。在外黄打敗了王武、程處的部隊。進攻鄒、魯、瑕丘、薛。項羽在彭城打敗漢王，又全部收復了魯、梁地區。樊噲回到滎陽，被增封平陰二千户作食邑，以將軍身份守衛廣武。與楚軍相持一年，項羽領兵東去。又跟隨高祖進攻項羽，攻占陽夏，俘虜了楚將周將軍的士兵四千人。把項羽包圍在陳縣，大敗楚軍，屠滅胡陵。

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户。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别將胡人王黄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户，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户。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别，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項羽死後，漢王做了皇帝，由於樊噲堅守作戰有功，增加食邑八百户。跟隨高帝征討反叛的燕王臧荼，活捉了臧荼，平定了燕地。楚王韓信謀反，樊噲跟隨高帝到陳縣，逮捕了韓信，平定了楚地。皇帝改賜樊噲爵位爲列侯，和其他諸侯一起受封，爵位世代相傳不絶，把舞陽作爲他的食邑，稱爲舞陽侯，廢除以前的封邑。以將軍的身份跟隨高祖到代地討伐反叛的韓王韓信。自霍人以西至雲中，都是他和周勃等人共同平定的，增食邑一千五百户。接着又進攻陳豨和曼丘臣的軍隊，大戰襄國，攻破柏人，樊噲率先登城；迫降并平定了清河、常山所屬共二十七縣，踏平了東垣，因此升爲左丞相。又在無終和廣昌擊潰綦毋卬、尹潘的軍隊并將二人活捉。在代縣以南擊敗陳豨的部將胡人王黄的軍隊，接着在參合攻擊韓信的軍隊。他手下的士卒殺死韓信。在横谷擊敗陳豨率領的匈奴騎兵，殺死陳豨的將軍趙既，俘虜了代國丞相馮梁、郡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和其他將領共同平定了代地七十三個鄉邑。後來燕王盧綰反叛，樊噲以相國的身份征討盧綰，在薊縣以南擊敗了盧綰的丞相抵，平定了燕地，總共十八個縣，五十一個鄉邑。增加食邑一千三百户，確定他的食邑爲舞陽縣五千四百户。樊噲前後跟隨高祖出征，共計斬敵首一百七十六級，俘獲二百八十八人。單獨率軍征戰，共擊敗七支軍隊，攻占城池五座，平定了六個郡，五十二個縣，俘獲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的官員十一人。

噲以吕后女弟吕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

樊噲娶吕后的妹妹吕須爲妻，生了兒子樊伉，因此樊噲與其他將領相比與皇室關係最親

密。

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起初黥布反叛的時候，高祖曾患重病，討厭見人，躺在宫中，命令門衛不許放群臣進來。群臣之中像周勃、灌嬰等人没有人敢進宫。過了十幾天，樊噲便推門闖入宫中，其他大臣隨之而入。這時高帝正獨自頭枕一個宦官躺在床上。樊噲等人見到皇上就流着眼淚説："當初陛下率領我們從豐、沛起兵，平定天下，您是多麽健壯啊！現在天下已經安定，您又是多麽疲憊！況且陛下病重，大臣們都很惶恐，陛下不接見群臣商議國家大事，難道就和一個宦官在一起與世隔絶嗎？再説陛下難道没有看到趙高的事嗎？"於是高祖笑着起身。

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吕氏，即上一日宫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吕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吕后釋噲，使復爵邑。

後來盧綰反叛，高帝派樊噲以相國的身份攻打燕國。這時高祖病重，有人恨樊噲和吕氏勾結，就上書稱假如有一天皇上逝世，樊噲就要帶兵殺光戚氏、趙王如意等人。高祖聽説後十分憤怒，就派陳平用車載着絳侯去代替樊噲爲將軍，并且就在軍中殺掉樊噲。陳平害怕吕后，抓住樊噲送到長安。到長安時高祖已經去世，吕后放了樊噲，給他恢復爵位封地。

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吕、吕須婘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惠帝六年，樊噲去世，加謚號爲武侯。他的兒子樊伉繼嗣侯位，樊伉的母親吕須也被封爲臨光侯，吕后當政時吕須干政專權，大臣都懼怕她。樊伉繼承侯位九年，吕后逝世。大臣們誅滅吕氏族人和吕須的家屬，趁機也殺了樊伉。舞陽侯的爵位中斷了幾個月。孝文帝即位，又封樊噲的庶子樊市人爲舞陽侯，恢復了原來的爵位和封地。樊市人封侯二十九年去世，加謚號爲荒侯。他的兒子樊他廣繼位爲侯。過了六年，侯家的舍人得罪了他廣，舍人怨恨他，便向朝廷上書説："荒侯樊市人因病不能有性事，讓他的夫人和他的弟弟淫亂而生下樊他廣，他廣實際并不是荒侯的兒子，不應繼嗣侯位。"皇帝命令交法官審理。孝景帝中元六年，樊他廣被剥奪侯爵廢爲平民，封國被廢除。

酈商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

曲周侯酈商，是高陽人。陳勝起義時，酈商糾集一幫年輕人到處拉人入夥，得到幾千人。

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

沛公攻占土地來到陳留，六個多月後，酈商率領將卒四千多人在岐地投奔沛公。跟隨沛公攻打長社，酈商率先登城，沛公賜給他爵位封爲信成君。跟隨沛公攻打緱氏，封鎖黄河渡口，在洛陽以東打敗秦軍。隨沛公攻占宛、穰二城，平定了十七縣。又單獨率軍攻下旬關，平定漢中。

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焉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賜食邑武成六千户。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鬥，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户。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

項羽滅了秦朝，立沛公爲漢王。漢王封酈商爲信成君，以將軍的身份任隴西都尉。酈商單獨率軍平定了北地、上郡。在焉氏擊敗雍王章邯的軍隊，在栒邑打敗周類的軍隊，在泥陽打敗蘇駔的軍隊。被賞賜給武成食邑六千户。以隴西都尉的身份跟隨漢王攻打項羽五個月，出兵鉅野，和鍾離眛交戰，奮勇拼殺，漢王授給他梁國相國的大印，并增加食邑四千户。以梁相國的身份率軍隨從漢王攻擊項羽二年零三個月，攻克胡陵。

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脱，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却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五千户，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項羽死後，漢王做了皇帝。這年秋天，燕王臧荼反叛，酈商以將軍的身份隨從高帝征討臧荼，在龍脱交戰，酈商率先登城攻入敵陣，在易縣城下擊敗臧荼軍，打退敵人，被提升爲右丞相，賜封列侯爵位，和其他諸侯一起被授予符節，爵位世代相傳不絶，以涿縣五千户爲食邑，稱爲涿侯。以右丞相的身份單獨率軍平定上谷，接着攻占代，皇帝授給他趙國相國的大印。以右丞相、趙國相國的身份另外和絳侯等人平定代和雁門，俘獲代國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員十九人。回朝後，以將軍的身份充當太上皇的衛隊長一年零七個月。以右丞相的身份攻打陳豨，踏平東垣。又以右丞相的身份隨高帝征討黥布，他攻打黥布的前鋒方陣，攻破兩個方陣，從而得以擊敗黥布的叛軍。改封曲周五千一百户爲食邑，廢除以前的食邑。前後單獨擊敗三支敵軍，降服平定了六郡，七十三縣，俘獲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員十九人。

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吕，吕禄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吕禄，吕

酈商侍奉惠帝和高后時，酈商因患重病，不能處理公務。他的兒子酈寄，字況，和吕禄交情很深。在高后逝世以後，大臣們想誅除吕氏族人，吕禄身爲將軍，駐扎在北軍防地，太尉周勃進不了北軍的軍營，於是派人劫持了酈商，讓他

禄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况賣交也。

的兒子酈况騙呂禄出來，呂禄相信了酈况，因此就與他出外游玩，而太尉周勃纔得以進入并掌握了北軍，終於誅殺了呂氏族人。這一年酈商病逝，加謚號爲景侯。他的兒子酈寄繼嗣爲侯。天下人都説酈寄出賣朋友。

孝景前三年，吴、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景帝前元三年，吴、楚、齊、趙四國反叛，景帝任命酈寄爲將軍，包圍了趙國都城邯鄲，十個月攻不下。這時俞侯欒布從平定齊地反叛的戰場到來，纔攻下邯鄲，滅了趙國，趙王自殺，封國被廢除。景帝中元二年，酈寄打算娶平原君爲夫人，景帝大怒，把酈寄交付法官審理，法官認定酈寄有罪，被剥奪了侯爵。景帝把酈商的另一個兒子酈堅封爲繆侯，延續酈氏的爵嗣。繆靖侯逝世，其子康侯遂成繼爲繆侯。遂成逝世，兒子懷侯世宗繼位爲侯。世宗逝世，兒子終根繼位爲侯，擔任太常，因犯法，封國被廢除。

夏侯嬰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脱高祖。

汝陰侯夏侯嬰，是沛縣人。起初他在沛縣驛站裏趕車。每次送使者或客人回來，路過沛縣泗上亭，和高祖攀談，没有一次不談很長時間。不久夏侯嬰被試用爲縣裏的小吏，和高祖成了好朋友。有一次高祖因嬉戲打鬧誤傷了夏侯嬰，有人告發高祖。高祖當時做亭長，打傷人要罪加一等，高祖申訴不曾傷害夏侯嬰，夏侯嬰爲他作證。後來翻案覆審，夏侯嬰因受高祖牽連被關押了一年多，挨了好幾百板子，但最終替高祖開脱了罪責。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户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

高祖當初和他的部衆準備攻打沛縣時，夏侯嬰當時以縣令史的身份受高祖的調遣。高祖降服沛縣的那一天，被立爲沛公，便賜給夏侯嬰七大夫的爵位，任命他爲太僕。跟隨高祖進攻胡陵，夏侯嬰和蕭何招降秦泗水縣監平，平獻出胡陵投降，沛公賜給夏侯嬰五大夫的爵位。跟隨沛公在碭縣以東進攻秦軍，攻克濟陽，拿下户牖，在雍丘城下擊敗李由的軍隊，他率領戰車急攻猛打，沛公賜給他執帛的爵位。又曾以太僕的身份帶領戰車護衛沛公在東阿、濮陽一帶攻擊章邯的軍隊，他率領戰車急攻猛打，擊敗敵軍，沛公賜給他執珪的爵位。又曾帶領戰車護衛沛公在開封

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脱，而致孝惠、魯元於豐。

進擊趙賁的軍隊，在曲遇進擊楊熊的軍隊。夏侯嬰跟隨沛公俘獲敵軍六十八人，收降士卒八百五十人，獲得官印一箱。因又率領戰車護衛沛公在雒陽以東進攻秦軍，他帶領戰車急攻猛打，沛公賜給他滕公的封號。又帶領戰車護衛沛公進攻南陽，在藍田、芷陽作戰，他帶領戰車急攻猛打，一直打到霸上。項羽到關内，滅了秦朝，立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夏侯嬰爲列侯，稱昭平侯，仍然擔任太僕，跟隨漢王進入蜀、漢。回師平定三秦，跟隨漢王攻打項羽。到彭城，項羽大敗漢軍。漢王失敗，戰局不利，便急忙撤退。途中遇見孝惠帝和魯元公主，便讓他們上車同行。漢王很着急，馬已跑得精疲力盡，敵人緊隨在後面，漢王多次把兩個孩子踹下車想丢掉他們，夏侯嬰多次把孩子收起，最終把他們放在車上，他先是慢慢行駛，等孩子在他身上抱緊纔疾馳而去。漢王很生氣，路上有十幾次想殺掉夏侯嬰，但他終於擺脱了敵人的追擊，把孝惠帝和魯元公主送到豐邑。

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兹氏。

漢王退到滎陽以後，收羅散兵，士氣又振作起來。把祈陽賞賜給夏侯嬰作爲食邑。夏侯嬰又帶領戰車護衛漢王進攻項羽，追擊到陳，最終平定了楚地，進軍至魯，漢王又增加兹氏作爲夏侯嬰的食邑。

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絶。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户。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晋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脱。益食嬰細陽千户。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户。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却敵，益食千户，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

漢王做了皇帝。這年秋天，燕王臧荼反叛，夏侯嬰以太僕的身份隨從皇帝征討臧荼。第二年，又隨皇帝來到陳，捕獲楚王韓信。食邑改爲汝陰，授予符節使爵位世代相傳不絶。以太僕的身份跟隨皇帝進攻代，進軍至武泉、雲中，增加食邑一千户。接着跟隨皇帝在晋陽旁邊攻擊韓王韓信所率的匈奴騎兵，大敗韓王韓信。追擊敗兵到平城，被匈奴騎兵包圍，七天七夜未能突圍。高帝便派遣使者給匈奴冒頓單于的閼氏送去很豐厚的禮物，冒頓單于打開了包圍圈的一角。高帝出重圍後打算趕快逃走，夏侯嬰堅持慢慢退出，并令士兵拉滿弩弓箭頭朝外，最終脱身。又給他增加細陽食邑一千户。又以太僕的身份跟隨皇帝在句注以北進擊匈奴的騎兵，大敗匈奴騎兵。以太僕的身份率軍在平城以南攻擊匈奴

騎兵，他三次攻陷敵陣，功勞最大，高帝把所奪取城邑的五百户賞給他。以太僕的身份率軍討伐陳豨、黥布的反叛軍隊，他攻破敵陣打退敵人，增加食邑一千户，最後確定汝陰六千九百户作爲食邑，廢除以前的食邑。

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脱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宫，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奸罪，自殺，國除。

夏侯嬰自高祖在沛縣剛起兵開始，長期擔任太僕，直到高祖逝世。又以太僕身份侍奉孝惠帝。孝惠帝和吕后感激夏侯嬰在下邑路上搭救孝惠帝和魯元公主，便把宫殿北面的第一等的宅第賜給夏侯嬰，命名爲“近我”，以表示對他非常尊重。孝惠帝逝世，夏侯嬰又以太僕身份侍奉高后。高后逝世，代王被迎至長安，夏侯嬰又以太僕的身份同東牟侯進入皇宫進行清理，廢黜少帝，用天子的車駕去代王的府邸迎接代王，和大臣們一起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夏侯嬰仍擔任太僕。八年以後去世，加謚號爲文侯。他的兒子夷侯夏侯竈繼嗣爲侯，七年以後去世。夏侯竈之子共侯夏侯賜繼嗣爲侯，三十一年以後去世。夏侯賜之子夏侯頗娶平陽公主。繼位第十九年，元鼎二年，因犯和父親的貼身侍女通奸罪，自殺，封國被撤銷。

灌嬰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鬥，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

潁陰侯灌嬰，是睢陽縣販賣絲綢的小販。高祖被立爲沛公，攻占土地來到雍丘城下，這時章邯打敗并殺死項梁，而沛公率軍回到碭，灌嬰最初作爲貼身侍從隨沛公在成武擊敗東郡郡尉的軍隊，在扛里打敗秦軍，他勇猛拼殺，被賜給七大夫的爵位。跟隨沛公在亳南、開封、曲遇等地攻打秦軍，作戰迅猛，被賜給執帛的爵位，號稱宣陵君。跟隨沛公攻取陽武以西至雒陽之地，在尸鄉以北大敗秦軍，北上封鎖黄河渡口，南下在陽城以東擊敗南陽郡守齮的軍隊，進而平定了南陽郡。向西進入武關，在藍田作戰，作戰迅猛，攻到霸上，被賜給執圭的爵位，號稱昌文君。

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晋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

沛公被立爲漢王，任命灌嬰爲郎中，跟隨漢王進入漢中。這年十月，任命他爲中謁者。跟隨漢王回師平定三秦，攻下櫟陽，降服塞王。回師把章邯包圍在廢丘，没能攻下。跟隨漢王東出臨晋關，擊敗并收降了殷王，平定了殷王的屬地。

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黄，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别擊楚軍後，絶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别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

在定陶以南攻打項羽部將龍且、魏相項他的軍隊，奮力戰鬥，打敗了敵人。被封爲列侯，號稱昌文侯，食邑在杜縣平鄉。又以中謁者的身份跟隨漢王攻下碭縣，直達彭城。項羽反擊，大敗漢軍。漢王逃向西方，灌嬰跟着西去，軍隊駐扎在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叛，灌嬰跟隨漢王把他們擊敗。攻下黄，向西收集散兵，駐扎在滎陽。楚軍騎兵來得很多，漢王就下令在軍中挑選可以充當騎將的人，大家都推薦原秦朝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熟悉騎兵戰術，現在任校尉，可以勝任騎將。漢王打算任用他們，李必、駱甲説："我們原來是秦朝的臣民，恐怕軍中士卒不信任我們，我們希望得到大王身邊長於騎射的人作騎將，我們作他的助手。"灌嬰雖然年輕，但經過多次激烈的戰鬥，於是漢王便任命灌嬰爲中大夫，命令李必、駱甲擔任左右校尉，率領郎中騎兵在滎陽以東迎擊楚國的騎兵，大敗楚軍。灌嬰又接受漢王的命令單獨率領一軍襲擊楚軍的後方，切斷了楚軍的糧道，從陽武到襄邑。在魯城下攻打項羽的部將項冠，打敗敵軍，手下的士卒殺死楚軍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在燕以西擊敗柘公王武的部隊，手下士卒殺掉王武的樓煩將領五人、連尹一人。在白馬城下攻打王武的部將桓嬰，打敗敵人，他的部下士卒斬殺敵人都尉一人。又率領騎兵南渡黄河，護送漢王到雒陽，漢王派他北上邯鄲迎接相國韓信所率的部隊。回到敖倉，灌嬰被提升爲御史大夫。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横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旋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

漢三年，灌嬰以列侯的爵位得到杜縣平鄉的食邑。以御史大夫身份受命率領郎中騎兵東下作爲相國韓信的部屬，在歷下擊敗齊軍，他的部下士兵俘獲了齊軍車騎將軍華毋傷以及將吏四十六人。收降臨菑，俘獲齊國守相田光。追擊齊相田横至嬴、博，打敗田横的騎兵，部下士兵斬殺齊軍騎將一人，活捉騎將四人。攻下嬴、博二縣，在千乘擊敗齊將田吸的軍隊，他的部下士兵殺死田吸。東下跟隨韓信在高密攻擊龍且、留公旋，他的部下殺掉龍且，活捉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灌嬰親手活捉了副將周蘭。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

平定了齊地以後，韓信自立爲齊王，派灌嬰

嬰别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獨領一軍在魯北攻打楚將公杲，打敗敵軍。轉向南方，擊敗薛郡郡守，灌嬰親手俘獲騎將一人。攻下傅陽，前進至下相東南的僮、取慮、徐。渡過淮河，降服淮南全部城邑，直到廣陵。項羽派項聲、薛公、郯公重新收復淮河以北之地。灌嬰北渡淮河，在下邳擊敗項聲、郯公，斬殺薛公，攻下下邳，在平陽擊敗楚國的騎兵，於是降服了彭城，俘虜了楚國柱國項佗，降服留、薛、沛、酇、蕭、相幾縣。攻占苦縣、譙縣，再度俘獲副將周蘭。與漢王在頤鄉會師。跟隨漢王在陳縣攻打項羽的軍隊，打敗敵軍，他的部下士兵斬殺樓煩將二人，俘獲騎將八人。漢王給他增加食邑二千五百户。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别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吴郡長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當項羽在垓下戰敗逃走的時候，灌嬰以御史大夫身份受命率領車騎部隊分兵追擊項羽到東城，打垮了項羽的殘部。他的部下五人共同斬殺項羽，這五人都被封爲列侯。收降楚軍左右司馬各一人，士卒一萬二千人，全部俘獲楚軍的將吏。攻下東城、歷陽。渡過長江，在吴城下打敗吴郡郡守的軍隊，俘獲了吴郡郡守，於是平定了吴、豫章、會稽三郡。回師平定了淮北，總共五十二個縣。

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户。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絶，食潁陰二千五百户，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别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别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漢王做了皇帝，給灌嬰增加食邑三千户。這年秋天，灌嬰以車騎將軍身份跟隨皇帝打敗燕王臧荼。第二年，跟隨皇帝到陳縣，捉獲楚王韓信。回朝後，被授予封侯的符節，爵位世代相傳不絶，以潁陰縣二千五百户作爲食邑，號爲潁陰侯。以車騎將軍身份跟隨皇帝到代地攻打反叛的韓王韓信，到馬邑，受命獨自率軍降服了樓煩以北六個縣，殺死代國的左丞相，在武泉以北擊敗匈奴的騎兵。又跟隨皇帝在晉陽城下攻打韓王韓信所率的匈奴騎兵，他的部下殺死匈奴白題部族將領一人。又受命率領燕、趙、齊、梁、楚等國的車騎部隊，在硰石擊敗匈奴騎兵。進軍至平城，被匈奴騎兵包圍，突圍後隨皇帝班師駐軍東垣。又隨皇帝征討陳豨，受命另率一軍在曲逆城下進攻陳豨的丞相侯敞的軍隊，打敗敵軍，他的部下斬殺侯敞及特將五人。降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别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黥布反叛，灌嬰以車騎將軍身份首先率軍出征，在相縣攻打黥布的部將，打敗敵軍，斬殺副將、樓煩將三人。又進軍擊敗黥布的上柱國和大司馬的軍隊。又進軍擊敗黥布的别將肥誅。灌嬰親手俘獲左司馬一人，他的部下斬殺小將十人，追擊敗兵直到淮河邊。皇帝給灌嬰增加食邑二千五百户。打敗黥布之後，皇帝回朝，確定灌嬰的食邑爲潁陰縣五千户，廢除以前的食邑。灌嬰跟隨皇帝征戰共俘獲二千石的官員二人，單獨率軍擊敗十六支敵軍，降服城池四十六座，平定了一國，二郡，五十二縣，俘獲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的官員十人。

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吕太后。太后崩，吕禄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吕禄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吕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吕，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户，賜黄金千斤，拜爲太尉。

灌嬰擊敗黥布回到長安，高帝逝世，灌嬰以列侯的身份侍奉孝惠帝和吕太后。吕太后逝世，吕禄等人以趙王的身份自任爲將軍，駐軍長安，圖謀作亂。齊哀王得知這一消息，率兵西進，準備攻入長安誅殺不應封王的人。上將軍吕禄等人聞訊，便派灌嬰爲大將，率軍前往迎擊齊王。灌嬰率軍到滎陽，就和絳侯等人商議，然後駐軍滎陽，暗示齊王朝廷大臣準備除掉吕氏的事情，齊王的軍隊便停止不前。絳侯等誅殺了吕氏族人，齊王纔收兵回齊國，灌嬰也收兵從滎陽回長安，與絳侯、陳平一起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帝於是給灌嬰增加三千户食邑，賞賜給黄金千斤，任命他爲太尉。

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絶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三年以後，絳侯周勃卸去丞相職務回到自己的封國，灌嬰繼任爲丞相，免去太尉職務。這一年，匈奴大舉入侵北地、上郡，朝廷派丞相灌嬰率領八萬五千騎兵前去攻擊匈奴。匈奴騎兵退走，濟北王造反，皇帝便下令讓灌嬰撤兵。一年多以後，灌嬰死在丞相任上，加謚號懿侯。他的兒子平侯灌阿繼嗣爲侯。繼位二十八年去世，灌阿之子灌彊繼嗣爲侯。繼位十三年，灌彊犯罪，侯位中斷了二年。元光三年，武帝封灌嬰的孫子灌賢爲臨汝侯，以延續灌氏的爵位。受封後八年，灌賢犯行賄罪，封國被廢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

太史公曰：我到豐縣和沛縣，訪問那裏的老年人，考查蕭何、曹參、樊噲、滕公的故居，以

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及他們平時的爲人，真是聞所未聞啊！當他們操刀殺狗、販賣絲綢的時候，哪裹能想到日後會依附於皇帝，使自己名垂漢朝，德澤惠及子孫呢？我和樊他廣有交往，他向我講述高祖的功臣起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史記卷九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列傳

張蒼　周昌　任敖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丞相張蒼，是陽武人。喜歡音律曆法方面的書。秦朝時曾做過御史，主管柱下史的各地上呈的文書。因爲犯罪，逃回家鄉。沛公攻占土地路過陽武時，張蒼便以門客的身份跟隨沛公攻打南陽。張蒼曾犯法被判斬首，他脱去衣服趴在刑砧上準備受刑，因爲身材高大，又肥又白像葫蘆，當時在場的王陵看到後很驚奇，覺得他人才出衆，便向沛公説情，赦免了他不殺。於是張蒼跟隨沛公西入武關，一直打到咸陽。沛公被封爲漢王，他隨漢王進入漢中，又回師平定三秦。陳餘打跑了常山王張耳，張耳投奔漢王，漢王便任命張蒼爲常山郡郡守。後來張蒼跟隨淮陰侯韓信進攻趙國，張蒼俘獲了陳餘。趙地平定後，漢王任命張蒼爲代國丞相，防禦邊寇的入侵。不久改任爲趙國丞相，輔佐趙王張耳。張耳逝世，又輔佐趙王張敖。又調他去輔佐代王。燕王臧荼反叛，高祖前往征討叛軍，張蒼以代國丞相的身份跟隨高祖征討臧荼有功，在漢六年中被封爲北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提升爲計相，一個月以後，以列侯的身份改任由計相改名的主計達四年之久。這時蕭何任相國，而張蒼在秦朝時曾任柱下史，熟悉天下的版圖和户籍。張蒼又擅長算術律曆，所以讓他以列侯的身份在相國府，統管郡縣侯國呈報的户口錢糧統計檔案。黥布反叛被殺，高祖立皇子劉長爲淮南王，任命張蒼輔佐淮南王。十四年以後，被提升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

周昌，是沛縣人。他的堂兄叫周苛，二人在

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

昌爲人强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强，上問其説，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

秦朝時都在泗水郡當卒史。到高祖在沛縣起兵，打敗了泗水郡守、郡監，於是周昌、周苛便以卒史身份跟隨沛公，沛公任用周昌管理徽章旗幟，周苛爲隨從門客。他們跟隨沛公進入武關，推翻秦朝。沛公被封爲漢王，任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

漢王四年，楚軍把漢王包圍在滎陽，形勢非常危急，漢王逃出城離開了，留下周苛守衛滎陽城。楚軍攻破滎陽城，項羽想讓周苛做楚軍將領。周苛駡道："你趕快投降漢王！不然的話，馬上就會成爲漢王的俘虜了！"項羽大爲惱怒，把周苛烹殺。於是漢王就任命周昌爲御史大夫。後來他跟隨漢王擊敗項羽。在漢六年中和蕭何、曹參等人同時受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的兒子周成因爲父親爲漢而死，被封爲高景侯。

周昌爲人强悍有力，在皇帝面前敢直言，蕭何、曹參等人都敬畏他。周昌曾在高帝休息時進宫奏事，高帝正抱着戚姬，周昌見狀轉身就走，高帝趕上抓住周昌，騎在他脖子上，問道："我是什麽樣的君主？"周昌仰頭回答説："陛下就是夏桀、商紂那樣的君主。"這時高帝笑了，但他特别敬畏周昌。到高帝打算廢黜太子，立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們極力勸諫，都没能成功。皇上後來因爲留侯的計謀纔打消了廢太子的念頭。而周昌在朝廷上極力争諫，高帝問他的理由，周昌有口吃的毛病，又加上非常憤怒，便説："我口裏説不出，但我心裏明白那麽做不行。陛下縱然要廢黜太子，我期期不能奉命。"高帝高興地笑了。廢太子的事作罷後，吕后在東廂房偷聽，事後她見到周昌，便對他欠起身道謝説："若没有您，太子幾乎被廢掉。"

此後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被封爲趙王，纔十歲，高祖擔憂在他去世之後趙王不能保全。趙堯年紀輕，擔任符璽御史。趙國人方與公對御史大夫周昌説："您的屬下趙堯，年紀雖然輕，却是一個奇才，您一定要另眼看待他，他將來要代替您的職位。"周昌笑着説："趙堯年紀輕，衹是個刀筆小吏罷了，怎麽能得到這個職位呢！"過了不久，趙堯侍奉高祖。高祖一個人心情不好，時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强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强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强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

常放聲悲歌，大臣們都不明白高祖爲什麽會這樣。趙堯上前問道："陛下所以悶悶不樂，莫非是因爲趙王年歲小而戚夫人和呂后有矛盾嗎？擔心在您身後趙王不能保全自己嗎？"高祖説："是的。我私下擔心這件事，但不知該怎麽辦。"趙堯説："陛下應該給趙王派一個地位尊貴而强有力的丞相，而此人又是呂后、太子、大臣們一向所敬畏的纔行。"高祖説："是。我考慮也想這麽做，可大臣中誰能勝任呢？"趙堯説："御史大夫周昌，這個人堅毅正直，而且呂后、太子、大臣們平素都很敬畏他。衹有周昌行。"高祖説："好。"於是就召見周昌，對他説："我一定要麻煩你，請你勉力爲我輔佐趙王。"周昌流着淚説："我從剛起兵時跟隨陛下，陛下怎麽忍心中途就把我扔到諸侯國裏去呢？"高祖説："我很清楚這是降級使用，但我私下擔心趙王，考慮非你不能當此重任。你就不得已勉强去就任吧！"於是調御史大夫周昌爲趙國丞相。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

周昌走後過了很長時間，高祖拿着御史大夫的官印把玩着，説："誰可以做御史大夫呢？"他盯着趙堯看了一會兒，説："没有人可以替代趙堯。"於是任命趙堯爲御史大夫。趙堯先前也有軍功和封邑，到以御史大夫的身份隨高祖征討陳豨立了功，被封爲江邑侯。

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駡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高祖逝世後，呂太后派使者召趙王，他的丞相周昌讓趙王推説生病不去。使者往返三次，周昌仍堅持不讓趙王進京。這時呂后很擔心這件事，便派使者召周昌。周昌到了朝廷，拜見呂后，呂后憤怒地大駡周昌説："你不知道我怨恨戚氏嗎？你不放趙王，爲什麽？"周昌受召進京之後，呂后又派使者去召趙王，趙王果然來京。到長安一個多月，就被用藥毒死。周昌因此告病不上朝，三年後便死了。

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過了五年，呂后得知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在高祖時訂下保全趙王如意的計劃，便把趙堯治罪，任命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

任敖，是秦朝沛縣的獄吏。高祖曾逃避官司，獄吏便拘捕了呂后，而且對她很不禮貌。任敖一向和高祖很要好，爲此很惱火，打傷了主管

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户。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與大臣共誅吕禄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

吕后的獄吏。到高祖剛起兵的時候，任敖以賓客的身份跟從高祖擔任御史，守衛豐邑兩年。高祖被封爲漢王，東下攻擊項羽，任敖被提升爲上黨郡守。陳豨反叛時，任敖堅守上黨，因此被封爲廣阿侯，食邑一千八百户。吕后當政時任敖做御史大夫，三年後被免職，任命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吕后逝世，曹窋和大臣們共同誅殺吕禄等人。後被免職，任命淮南王相張蒼爲御史大夫。張蒼與絳侯等人共同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文帝四年，丞相灌嬰逝世，張蒼擔任丞相。

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從漢朝建立至孝文帝二十餘年，正值天下剛剛平定，將相公卿都是軍官。張蒼擔任計相時，整理訂正音律曆法。因高祖在十月份纔到霸上，所以仍沿用秦曆以十月爲歲首，不加改革。推演五德運轉規律，認爲漢代正值水德時期，因此仍然崇尚黑色。用律管來調節音值的高低，譜寫樂章，并用以制定律令條文。至於各種工匠，則確定出天下各行各業的規程。到張蒼做丞相時，終於完成了這些工作，所以漢代研究音律曆法的人，都以張蒼的學説爲基礎。張蒼生性愛好讀書，無所不讀，無所不通，而尤其擅長音律曆法。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張蒼非常感激王陵。王陵，就是安國侯。到張蒼顯貴以後，仍像侍奉父親那樣對待王陵。王陵死後，張蒼做了丞相，在休息日，他常常先去拜見王陵夫人并送上食物，然後纔敢回家。

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黄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奸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爲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張蒼任丞相十幾年以後，魯國人公孫臣向朝廷上書説漢朝應屬土德時期，其徵兆是有黄龍應當出現。皇帝把公孫臣的建議下達給張蒼，張蒼認爲公孫臣的議論不對，罷斥不用。此後黄龍在成紀出現，於是漢文帝召見公孫臣任命爲博士，讓他起草與土德相應的曆法和典章制度，更改元年。張丞相從此自行引退，藉病告老。張蒼曾保舉一個人擔任中候，那人做了很多貪贓枉法的事，文帝拿這件事來責備張蒼，張蒼於是告病免職。張蒼擔任丞相十五年而免官。孝景帝前元五年，張蒼逝世，加謚號爲文侯。他的兒子康侯繼嗣爲侯，繼位八年去世。康侯的兒子張類繼嗣爲侯，繼位八年，因給諸侯吊喪遲到而犯了不敬之

罪，封國被廢除。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當初，張蒼的父親身高不滿五尺，等到生下張蒼，身高八尺有餘，封侯拜相。張蒼的兒子也長得高。到他的孫子張類，身高衹有六尺多，因犯法失去侯爵。張蒼被免去丞相職務後，因年老，口中的牙齒全掉光了，衹能吃人奶，找了好多女人做他的奶媽。他的妻妾數以百計，凡曾經懷孕的就不再交合。張蒼活到一百多歲纔去世。

申屠嘉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

丞相申屠嘉，是梁人，他以能開硬弓的材官身份跟隨高祖攻打項羽，被提升爲隊長。隨高祖征討黥布的叛軍，擔任都尉。孝惠帝時，任淮陽郡郡守。孝文帝元年，提拔跟隨高皇帝官至二千石的，都封爲關内侯，得到食邑的二十四人，申屠嘉得到食邑五百户。張蒼擔任丞相後，申屠嘉升爲御史大夫。張蒼被免去丞相職務，孝文帝打算任用竇皇后的弟弟竇廣國爲丞相，説："怕天下人説我因私情任用廣國。"竇廣國有才有德，所以文帝打算用他做丞相，但考慮了很久認爲不合適，而這時跟隨高祖起義的大臣多數已去世，其餘在世的又没有可勝任的，於是便任命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就在他原來的封邑封他爲故安侯。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

申屠嘉爲人清廉正直，在家不接待私人拜訪。這時太中大夫鄧通正深受文帝的寵幸，賞給他的錢財累計達萬萬。文帝曾在他家飲宴，鄧通得寵就像這樣。當時申屠嘉上朝，而鄧通在文帝身旁，禮節上有所怠慢。丞相奏事完畢，乘機進言説："陛下寵幸臣子，就可以讓他富貴；至於朝廷上的禮節，則不可以不嚴肅！"文帝説："你不要説，我喜歡他。"申屠嘉下朝回到丞相府落座，下文書召鄧通到丞相府來，若不來，就要殺頭。鄧通非常恐懼，便進宫告訴文帝。文帝説："你衹管去，我即刻派人去把你召回來。"鄧通來到丞相府，摘掉帽子，打着赤脚，叩頭向丞相謝罪。申屠嘉照常坐着，故意不還禮，并斥責鄧通説："朝廷，是高祖皇帝所建的朝廷。你鄧通一個小臣，在殿上戲鬧，犯了大不敬之罪，應處斬首。吏士們現在把他斬首！"鄧通叩頭，滿頭出

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血，仍不放過他。文帝估計丞相已經難爲過鄧通了，便派使者帶着符節去召鄧通，并對丞相道歉説："他是供我狎玩的臣子，你把他放了。"鄧通回到宫中，對文帝哭訴説："丞相差點兒把我殺了。"

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錯爲内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内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宫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内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

申屠嘉任丞相五年後，孝文帝逝世，孝景帝繼位爲皇帝。過了二年，晁錯擔任内史，受寵當權，各種法令多有經他請求而變更的，他建議用貶降和處罰的辦法削弱諸侯國的勢力。而丞相申屠嘉慚愧自己的意見不被景帝采納，怨恨晁錯。晁錯擔任内史，内史衙門的門朝東開，很不方便，他就改在南面另開一門。南面開門之處，正是太上皇廟的外墻。申屠嘉聽説這事，想藉此以擅自打穿宗廟墻垣爲門來法辦晁錯，上奏請求殺掉晁錯。晁錯的門客中有人將此事告訴晁錯，晁錯很害怕，連夜進宫晋見皇帝，向景帝自首。第二天上朝，丞相申屠嘉奏請誅殺晁錯。景帝説："晁錯打穿的并不是宗廟的正式圍墻，而是宗廟外的圍墻，所以是其他官員住在裏面，况且又是我讓他這麽做的，晁錯没有罪。"散朝以後，申屠嘉對他的長史説："我後悔没有先把晁錯斬首，却先奏請，以致被晁錯所出賣。"回到家，便吐血而死。加謚號爲節侯。他的兒子共侯申屠蔑繼位爲侯，繼位三年逝世。他的兒子申屠去病繼位爲侯，繼位三十一年逝世。他的兒子申屠臾繼位爲侯，繼位六年，因他在九江太守任上接受原先屬官的饋贈而犯罪，侯國被廢除。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自從申屠嘉死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相繼擔任丞相。到當今皇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相繼擔任丞相。他們都是以列侯繼承人身份，持重清廉，當丞相衹不過是充數罷了，没有什麽開創性的政績能著稱於當世的。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

太史公曰：張蒼有文才擅律曆，是漢代的著名宰相，但他罷斥賈誼、公孫臣等關於正朔服色的建議而不用，公然沿用秦朝所行的《顓頊曆》，爲什麽呢？周昌，是個木訥倔强的人。任敖靠對

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高后有恩而被重用。申屠嘉可算得上剛正有節操的了，但他不學無術，大概和蕭何、曹參、陳平是不一樣的。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録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

武帝時丞相很多，這裏不再記述，也沒有關於他們日常往事的簡歷資料，這裏暫且記録征和以後的丞相。

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有位車丞相，是長陵人。他死之後由韋丞相代替他的職務。韋丞相韋賢，是魯人。由讀書起家做小吏，後官至大鴻臚。有個相面先生給他看相，説他會做到丞相。韋賢有四個兒子，也請相面先生給他們看相，看到第二個兒子，他的名字叫玄成，相面先生説："這孩子有富貴相，將來會受封。"韋丞相説："即使我做了丞相，繼嗣爵位有我的長子，他哪裏能得到呢?"後來韋賢果然做了丞相，病死後，他的長子有罪被判刑，不得繼嗣爵位，就立韋玄成襲爵。韋玄成當時裝瘋，不肯襲爵，但最終還是讓他繼承了爵位，而且博得了辭讓封國的好名聲。後來因騎馬到皇帝的宗廟，犯了不敬之罪，皇帝下令削減爵位一級，降爲關内侯，失去列侯的爵位，但仍保持原來的封邑。韋丞相死後，有魏丞相代替他的職務。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

丞相魏相，是濟陰人。他從辦事文官做到丞相。他爲人喜歡武藝，命令手下的官員都佩帶寶劍，必須帶劍向他請示彙報。有官員不帶劍，到進府向他請示彙報時，甚至借來別人的佩劍纔敢進府談事。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魏相上奏檢舉他有罪應免職，趙京兆派人抓住魏丞相，想讓魏相替他開脱罪責而魏相不聽。又派人威嚇魏丞相，拿魏丞相的夫人殺害女僕的事私自上奏朝廷請求進丞相府查驗，并派官兵到丞相家中，捉住奴僕拷打逼問，其實女僕并不是用刀殺死的。丞相司直繁君劾奏京兆尹趙君威脅丞相，誣告丞相夫人殺害女僕，派兵包圍丞相府抓人，犯了不道之罪。又查出京兆尹擅自遣散騎士的罪狀，趙京兆被判處腰斬。又有人讓丞相

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府掾吏陳平等人劾奏中尚書，懷疑中尚書主使脅迫丞相的事而當判罪，是犯了大不敬之罪，長史以下的官員都被處死，有的被處以宫刑。而魏丞相最後病死在丞相任上。他的兒子繼嗣爲侯。後來因騎馬到皇帝的宗廟，犯了不敬之罪，皇帝下令削奪爵位一級，降爲關内侯，失去列侯的爵位，但仍保持原來的封國食邑。魏丞相死後，用御史大夫邴吉代替他的丞相職務。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秏亂，身及子男有奸贓，免爲庶人。

丞相邴吉，是魯國人。他靠讀書熟悉法令做到御史大夫。孝宣帝時，因他和皇帝有舊交情，被封爲列侯，并接着做丞相。邴吉明察事理，有智慧，後世人都稱頌他。他病死在丞相任上。他的兒子邴顯繼承爵位。後來因騎馬到皇帝的宗廟，犯了不敬之罪，皇帝下令削奪爵位一級，失掉列侯的爵位，但仍保持原來的封國食邑。邴顯官至太僕，因在任内耗費錢財，他本人和兒子都有貪贓枉法的事，被罷黜爲百姓。

邴丞相卒，黄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邴丞相死後，黄丞相代替他的職務。長安城中有個善於相面的人叫田文，和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在未發迹時一起在别人家作客，田文説："今天的這三位先生，將來都是丞相。"那以後這三人果然相繼爲丞相，這位相面先生怎麽預料得這麽準呢？

黄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丞相黄霸，是淮陽人。由讀書做小吏，官至潁川太守。他治理潁川，用禮義和律令條文教化百姓。對於犯了法的人，他勸諭犯人讓他們自殺。他的教化暢行，名聲也傳到朝廷。孝宣帝下詔書説："潁川太守黄霸，用宣傳朝廷的法令治理人民，路不拾遺，男女不同路，監獄裏没有重罪犯人。賜給他關内侯的爵位，黄金一百斤。"後徵調他爲京兆尹，并做到丞相，仍然以禮義教化治理政事。他死在丞相任上。他的兒子繼嗣，後升爲列侯。黄丞相死後，用御史大夫于定國代替他的職務。于定國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的傳記中。于丞相離位後，御史大夫韋玄成代替他的職務。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閒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韋玄成，就是前丞相韋賢的兒子。他繼嗣父爵爲侯，後來失去列侯的爵位。他年輕時喜歡讀書，熟悉《詩經》、《論語》。從小吏做到衛尉，又升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被免職，他升爲御史大夫。于丞相辭去丞相告老回鄉，他擔任丞相，因他原來的封邑在扶陽而被封爲扶陽侯。幾年以後，生病去世。孝元帝親自前往祭奠，賞賜給他家很多東西。他的兒子繼嗣侯爵。韋玄成治理政事隨波逐流，被當時人批評爲諂媚乖巧。相面先生本來就說他要繼嗣父親的侯爵，後來又失去爵位；又從外任官員起家，一直升到丞相。他們父子都做了丞相，受到世人的贊美，這不是命中注定的嗎！相面先生則預先就知道了。韋丞相去世，御史大夫匡衡代替他的職務。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禄勛，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閒，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

丞相匡衡，是東海人。他很喜歡讀書，跟從博士學習《詩經》。家庭貧困，他靠幫人做工來供給衣食。才能低下，多次應試都没有考取，考到第九次，纔考中了丙科。他的經書因爲屢考不中纔讀得很熟。考中後被補任爲平原郡的文學卒史。幾年後，郡人也并不尊敬他。御史徵調他，他以補任的百石級的小官被推薦爲郎官，繼而被委任爲博士，又升爲太子少傅，侍奉孝元帝。孝元帝愛好《詩經》，就提升他爲光禄勛，在宫中做老師，教授皇帝身邊的人，而皇帝也坐在旁邊聽講，皇帝很欣賞他，因此他地位日益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因事獲罪被免官，匡衡便升爲御史大夫。過了一年多，韋丞相去世，匡衡代替他擔任丞相，被封爲樂安侯。在不足十年之間，匡衡没走出長安城門就升到丞相，這難道不是機遇好而且命中注定的嗎？

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

太史公曰：仔細考慮讀書人從做一般小官能被封侯的，非常少見。然而很多人在做到御史大夫就離職了。那些做了御史大夫而身居丞相的候補職位上的人，他們心中都盼

陰私相毁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着丞相死去。有的甚至暗地裏誹謗陷害丞相，想取代他的職位。但有人在御史大夫的職位上等了很久也得不到，有的人没做多久就得到了，并被封爲侯，這真是命啊！鄭弘當了好多年御史大夫也没有升任爲丞相，匡衡在御史大夫職位上未滿一年，韋丞相死去，他就代替了韋丞相，這哪能用智謀巧力得到呢！多有具有聖賢才能的人，但身處困境得不到這個職位的太多了。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

酈食其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説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竪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酈食其，是陳留高陽人。喜歡讀書，窮困潦倒，没有可以供給衣食的産業，衹能做里中看門的小吏。但縣裏賢才豪門都不敢役使他，縣裏人都稱他爲狂生。

等到陳勝、項梁等起兵，他們的將領爲攻占土地而經過高陽的有幾十人，酈生聽説這些將領都器量狹隘、喜好苛細的禮節而又自以爲是，不能聽取有抱負的建議，酈生就遠遠地躲了起來。後來聽説沛公領兵攻占土地到達陳留郊外，沛公部下的騎士恰巧是酈生鄰居的孩子，而沛公也常常打聽邑中的賢士豪傑。一天騎士回家，酈生見到後對他説："我聽説沛公又傲慢又看不起人，但很有遠大的謀略，這樣的人的確是我所願交往的，可惜没有人爲我介紹一下。你見到沛公，對他説'我鄰居中有個酈生，六十多歲，身高八尺，人們都稱他狂生，他自稱我不是狂生'。"騎士説："沛公不喜歡儒生，客人中戴了儒冠來的，沛公總是把他的儒冠解下來，往裏面小便。跟人談話，也經常大罵儒生。我不能把你當儒生介紹。"酈生説："衹管這樣説。"騎士找了個機會照酈生所囑咐的話向沛公作了介紹。

沛公到了高陽傳舍，派人召見酈生。酈生到後，進去拜見，沛公正坐在床沿讓兩個女人給他洗脚，就這樣接見酈生。酈生進來，衹拱手爲禮而不下拜，説："足下想幫秦攻諸侯嗎？還是想率領諸侯破秦呢？"沛公罵道："書呆子！天下人都苦於秦朝的統治已經很久了，所以諸侯相繼起

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横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强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

兵攻秦，爲什麽説幫秦攻諸侯呢？”酈生説：“如果真是要聚集群衆會合義兵去討伐殘暴無道的秦朝，就不應該這樣傲慢地接見長輩。”於是沛公停止洗脚，站起來整理好衣服，請酈生坐上座，向他道歉。酈生便講述了六國合縱連横時的形勢。沛公很高興，賜酈生飯吃，問他説：“計策將怎麽訂呢？”酈生説：“足下發動烏合之衆，收編散亂的兵卒，不足一萬人，想靠他們徑直攻入强大的秦朝，這就是所謂的把手伸到老虎嘴裏的舉動。陳留，是天下的要衝，四通八達的地區，目前這城裏又存糧很多。我和陳留縣令很要好，請您能派我去那兒，我讓他歸順足下。如果他不聽，足下就興兵攻城，我作内應。”於是派酈生前去，沛公領兵跟隨，終於占領了陳留。沛公賜酈食其號爲廣野君。

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説客，馳使諸侯。

酈生説服他弟弟酈商，率領幾千兵馬跟隨沛公往西南方向攻城略地。酈生自己經常充當説客，驅車出使諸侯之間。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决，百姓騷動，海内摇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

漢三年秋，項羽攻漢，攻克滎陽，漢軍退守鞏、洛。楚人聽説淮陰侯攻破趙國，彭越又屢次在梁地造反，便分兵救援。其時淮陰侯正向東攻齊，漢王幾次在滎陽、成皋受困，打算放棄成皋以東土地，屯兵鞏、洛以抵抗楚軍。酈生於是向漢王進言道：“我聽説懂得根本中的根本的，帝王的事業就可獲得成功；不懂得根本中的根本的，帝王的事業就不可能成功。帝王以人民爲根本，而人民則以糧食爲根本。敖倉，作爲天下糧食轉運地已經很久了，我聽説敖倉貯藏有很多糧食。楚人攻下滎陽，不堅守敖倉，反而領兵東去，讓被謫罰的士兵分兵守成皋，這是上天拿來幫助漢軍的。目前楚很容易攻取而漢軍反而退却，自己放棄有利的形勢，我私下認爲這是錯誤的。再説兩個强國不能并立，楚漢長期相持不下，百姓騷動，海内動蕩不安，農夫放下了農具，織女離開了織機，天下民心還没有固定的歸向。希望您趕快再度進兵，收復滎陽，占據敖倉的糧食，阻塞成皋的險要地段，斷絶大行山的交通，拒守蜚狐隘口，把守白馬渡口，向諸侯顯示您注重實效、占據有利地形以制勝的架勢，那麽

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强，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説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天下人就知道應該歸向誰了。如今燕、趙已定，衹有齊還没攻下。現在田廣占據着廣袤千里的齊國，田閒率領二十萬的軍隊，駐扎在歷城，田氏宗族强盛，背靠大海，又倚仗着黄河、濟水的險要，南面靠近楚，那裏的人善變多詐，您即使派幾十萬軍隊去攻打，也不能在一年半載内打敗他們。我請求能得到您的詔令去勸説齊王，讓他幫助漢而作漢東方的藩國。”漢王説：“好。”

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説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酈生，

於是按照酈生的謀劃，再度占守敖倉，并派酈生去勸説齊王道：“大王知道天下民心的歸向嗎？”齊王説：“不知道。”酈生説：“大王如果知道了天下民心的歸向，齊國就能保住；如果不知道天下民心的歸向，齊國就不可能保住。”齊王問：“天下民心歸向誰？”酈生説：“歸向漢。”齊王問：“先生憑什麽這麽説？”酈生説：“漢王和項王合力西進攻打秦軍，約定先攻進咸陽的封他爲關中王。漢王先進入咸陽，項王背約不封他關中之地而封他在漢中爲王。項王把義帝遷往南方并殺害了他，漢王聽説後，發動蜀漢的兵馬攻打三秦，出關來責問項王義帝在什麽地方，并收編天下的兵馬，封立諸侯的後裔。投降的城邑就拿來封給其將領爲侯，繳獲財物就分發給他的部下，和天下人同享利益，英豪賢才都樂於替他效勞。諸侯的兵馬從四面八方前來歸附，蜀漢的糧船并排浮江而下。項王有背約的惡名，有殺害義帝的罪過；對别人的功勞没有什麽記録，對别人的罪過一點都不忘記；打了勝仗得不到他的獎賞，攻下了城邑得不到他的封贈；除了姓項的没有人能當權；給受封的人刻了印信，自己把玩捨不得給人；攻下城邑得到財物，自己積蓄起來却不分賞部下。天下人都背叛他，賢才都怨恨他，没有人爲他效勞。所以天下的人才都歸向漢王，可以很容易地驅使。漢王發動蜀漢的兵馬，平定了三秦；渡過西河，調動上黨的軍隊；攻下井陘，殺了成安君；擊破北魏，攻下三十二座城邑。這是蚩尤的軍隊，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而是上天的保佑啊。現在漢軍已據有敖倉的糧食，阻塞成皋的險要，守着白馬渡口，切斷大行山的交通，拒守蜚狐隘口，天下諸侯最後歸服的就會

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

最先滅亡了。大王趕快先行投誠漢王，齊國的社稷就能够保住；不投誠漢王，齊國的危亡很快就會降臨。"田廣認爲他説得對，便聽從酈生的主意，撤除了歷下的兵守戰備，和酈生天天盡情飲酒作樂。

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乃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

淮陰侯聽説酈生坐着車就説降了齊國七十餘城，便連夜領兵渡過平原渡口奔襲齊國。齊王田廣聽説漢兵來了，以爲酈生出賣自己，就説："你能使漢軍停止進攻，我讓你活着；不然，我就烹殺你！"酈生説："辦大事的人不會謹小慎微，有高尚道德的人不迴避別人的責難。你老子不爲你再去説什麼！"齊王於是烹殺酈生，領兵往東逃去。

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身份領兵進擊黥布有功。高祖提拔列侯功臣時，思念起酈食其。酈食其的兒子酈疥幾次領兵出征，他的功勞還不够封侯，高祖因爲他父親的緣故，封酈疥爲高梁侯。後來改封武遂作他的食邑，傳了三代。元狩元年中，武遂侯酈平因假傳聖旨給衡山王騙取黃金百斤，被判在鬧市處死，而得病死去，封國廢除。

陸賈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説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并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强。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

陸賈，是楚人。以門客身份跟從高祖平定天下，號稱能言善辯之士，在高祖身邊，常常出使諸侯。到高祖稱帝時，中原剛剛安定，尉他平定了南越，乘機在那兒稱王。高祖派陸賈賜給尉他印信并封他爲南越王。陸生到達南越，尉他梳着椎形髮髻叉着兩脚坐着接見陸生。陸生於是上前勸説尉他道："足下是中原人，親戚兄弟的墳墓都在真定。現在您違反天性，扔掉冠帶，想以小小的南越和天子抗衡，做對等的國家，禍事就快降到您身上了。再説當秦朝政治混亂，諸侯豪傑紛紛起兵，惟獨漢王最先入關，占據咸陽。項羽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都歸屬於他，可説是强大至極了。然而漢王起兵巴蜀，驅使天下人，降服諸侯，最終討伐項羽并滅掉了他。五年之内，海内平定，這不是靠人力，是上天所造成的。天子聽説您在南越稱王，不幫天下人討伐暴逆無道的人，將相們想發兵來征伐大王，天子可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憐百姓近來十分勞苦，所以暫且讓他們休養一下，派我來授給大王印信，剖分符節，互通使臣。大王您理應到郊外迎接，面向北方稱臣纔是，不料您却想倚仗新建立起來而還没有安定的南越，在這裏逞强。漢朝真要聽説此事，把您的祖墳掘開焚燒了，把您的宗族殺光，派一個偏將領兵十萬來南越，那麽越人起來殺王降漢，像翻手掌一樣罷了。”

於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强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乃大説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悦，拜賈爲太中大夫。

於是尉他便急忙起身坐好，向陸生道歉説：“我在蠻夷中呆久了，對您太失禮。”接着問陸生説：“我和蕭何、曹參、韓信比起來誰更賢能?”陸生説：“大王似乎賢能些。”又問：“我和皇帝相比哪個賢能些?”陸生説：“皇帝自豐沛起兵，征討殘暴的秦王朝，誅滅强大的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承了五帝三王的功業，統治中原。中原的人口以億計，土地方圓萬里，位處天下肥沃之地，人衆車多，各種物産殷實富足，政令出自一家，從開天闢地以來未曾有過。現在大王您統治的人口不過幾十萬，都是蠻夷，處於崎嶇的山海之間，好比漢的一個郡，大王怎麽能和漢相比呢!”尉他大笑説：“我不是在中原起事，所以在這裏稱王。假如讓我在中原，怎麽就會不如漢呢?”於是十分喜歡陸生，留他和自己一起喝酒好幾個月。尉他説：“越地没有值得叙談的人，直到您來了，讓我每天聽到過去聽不到的東西。”賞賜給陸生袋裝的實物價值千金，其他的賞賜價值也有千金。陸生終於拜尉他爲南越王，讓他向漢稱臣并遵守漢朝的約束。陸生回朝覆命，高祖十分高興，任命陸賈爲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

陸生時時向高帝進言稱引《詩》、《書》，高帝罵他説：“你老子騎在馬上得到天下，哪裏用得着《詩》、《書》!”陸生説：“騎在馬上得天下，難道可以騎在馬上治天下嗎? 況且商湯、周武用武力奪取天下，却順應形式以文教治理天下，文治武功并用，這是長治久安的辦法啊。從前吴王夫差、晋國智伯都是極端崇信武力而滅亡的；秦國依賴刑法統治不加改變，終致趙氏政權覆滅。當初如果秦國統一天下後，施行仁義，效法先聖，陛下哪能奪得這天下呢?”高帝聽了很不

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高興而且面有慚愧之色，便對陸生說：“你試着爲我寫下秦爲什麽會失天下，我爲什麽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成功和失敗國家的事例。”陸生於是粗略論述了國家存亡的徵兆，共寫下十二篇。他每奏上一篇，高帝没有不說好的，身旁的人都歡呼萬歲，稱他的書爲“新語”。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

孝惠帝時，呂太后當權，想封諸呂爲王，害怕大臣中善辯敢諫的人。陸生自己估計不能力爭，就稱病免職回家。他覺得好畤田地肥美，可以在那裏安家。他有五個兒子，於是拿出出使南越時所得到的珠寶袋賣得千金，分給他的兒子，各二百金，讓他們謀生。陸生常常坐着舒適的四馬馬車，後面跟着十個唱歌跳舞鼓琴奏瑟的侍從，身佩的寶劍價值百金，對他的兒子們說：“和你們約定：我到你們那裏，你們供給我人馬酒食，完全滿足我的要求，十天换一個地方。我死在誰家，誰就可得我的寶劍、車騎、侍從。一年中我還要到其他人家裏去作客，到你們家裏一般不超過兩三次，見面多了就不新鮮了，你們用不着因爲時間太長而厭煩我。”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户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

呂太后當權時，封諸呂爲王，諸呂專權，想威逼控制年幼的皇帝，危害劉氏政權。右丞相陳平很擔心這事，但力量不足以抗爭，怕災禍殃及自己，因而時常在家裏閑居考慮這事。陸生去請安，直接進府坐下，而陳丞相正在仔細想這件事，没有及時看到陸生。陸生說：“什麽事想得這麽入神？”陳平說：“你猜我想什麽？”陸生說：“足下位居上相，是有食邑三萬户的列侯，可以說是最爲富貴，没有什麽再要追求的了。然而你有憂愁，不過是擔憂諸呂、少主罷了。”陳平說：“是的。該怎麽辦呢？”陸生說：“天下太平，注意丞相；天下危急，注意武將。將相和睦協調，那麽士大夫就會歸心依附；士大夫歸心依附，天下即使有變亂，大權也就不會分散了。爲社稷考慮，安危祇是在你們將和相兩個人的掌握而已。我常想對太尉絳侯說，絳侯和我開玩笑慣了，會輕視我的話。您何不和太尉深交，加强團結？”於是他爲陳平籌劃對付呂氏的幾件事。陳平采用他的計謀，就送給絳侯五百金爲他祝壽，還準備

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閒，名聲藉甚。

了豐盛的樂舞酒肴與太尉享用；太尉也同樣回報丞相。這兩個人緊緊地團結在一起，而呂氏的陰謀就越來越不行了。陳平於是把奴婢一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送給陸生作爲飲食費。陸生用這筆資財在朝廷公卿間交際，名聲大盛。

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黄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到誅殺諸呂，擁立孝文帝，陸生在其中出了不少力。孝文帝即位後，想派人出使南越。陳丞相等便上言任陸生爲太中大夫，前往出使尉他，讓尉他撤銷黄屋不得稱制，要他和諸侯相同，結果全部符合皇帝的意旨。這件事載在《南越列傳》中。陸生最後以高壽辭世。

朱建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

平原君朱建，是楚人。原先曾擔任過淮南王黥布的相，因罪離職，後來又侍奉黥布。黥布想造反時，問過平原君，平原君不贊成，黥布不聽而聽梁父侯的話，於是造反。漢朝殺黥布後，聽説平原君勸阻過黥布而且没有參與陰謀，得以免被誅殺。這件事載在《黥布列傳》中。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税。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税凡五百金。

平原君爲人能言善辯，廉潔剛直，家住在長安。他行事不隨便附和，講求道義而不曲意討好取悦於人。辟陽侯品行不端，得到呂太后的寵幸。當時辟陽侯想結交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他。等到平原君的母親去世，陸生素來和平原君交好，去拜訪他。平原君家境貧窮，没有錢辦喪事，正在借發喪所需的器物用品，陸生讓平原君發喪。陸生去見辟陽侯，向他祝賀説："平原君的母親去世了。"辟陽侯説："平原君的母親去世，爲什麽來祝賀我呢?"陸賈説："前些日子您想要結交平原君，平原君重義而不跟您結交，是因爲他母親還活着的緣故。現在他母親去世了，您如果能送他一筆厚厚的喪禮，那他便能爲您去死了。"辟陽侯便送上一百金作爲喪禮。其他列侯貴人因爲辟陽侯的緣故而前去送的喪禮共計五百金。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

辟陽侯受呂太后寵幸，有人在孝惠帝面前説辟陽侯的壞話，孝惠帝大怒，把辟陽侯交給司法官吏審訊，要殺他。呂太后覺得羞慚，不便講話。大臣大多厭惡辟陽侯的品行，也想就此殺了他。辟陽侯很着急，便派人去想見平原君。平原

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説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

君推辭説：“案子風聲正緊，我不敢見您。”接着平原君就去求見孝惠帝的寵臣閎籍孺，勸他説：“您所以能得到皇上的寵幸，天下無人不知。現在辟陽侯因受寵於太后而被交付法官，外邊都説是您説了他的壞話，想要殺他。今天辟陽侯被殺，明天太后有氣，也會殺您。您何不脱掉上衣去爲辟陽侯向皇上説情呢？皇上聽了您的話放了辟陽侯，太后一定大爲高興。太后、皇上都寵幸您，您的富貴就更加倍了。”於是閎籍孺十分害怕，聽從了平原君的主意，向皇上進言，果然放出了辟陽侯。辟陽侯被關起來，想見平原君的時候，平原君不見他，辟陽侯以爲他背棄了自己，十分生氣。等到平原君成功地把他救出，這纔大吃一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呂太后駕崩，大臣誅殺諸呂，辟陽侯和諸呂的關係很深，而最終却没有被殺。爲他謀劃保全他性命的，全靠陸生、平原君出力。

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絶，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乃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乃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了辟陽侯，是因爲他和諸呂的關係。文帝聽説辟陽侯的門客平原君曾爲辟陽侯出謀劃策，便派官吏逮捕平原君要治他的罪。聽到官吏到了家門，平原君想要自殺。他的幾個兒子和捕吏都説：“事情究竟如何還不知道，爲什麽早早就自殺呢？”平原君説：“我死去禍患就到此爲止，連累不到你們身上了。”便自刎而死。孝文帝聽到他自殺很惋惜，説：“我無心殺他。”於是召見他的兒子，任命爲中大夫。後來他兒子出使匈奴，單于無禮，他便大罵單于，結果死在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

當初，沛公領兵經過陳留，酈生到軍營遞上名帖求見説：“高陽賤民酈食其，私下聽説沛公風餐露宿，領兵幫楚討伐不義之徒，我麻煩隨從通報一聲，説我希望能見到沛公，親口爲他籌劃對天下有利的事。”使者進去通報，沛公正在洗脚，問使者説：“是什麽樣的一個人？”使者回答説：“形體相貌像是位大儒，穿着儒生的衣服，戴着側注冠。”沛公説：“替我謝絶他，説我正忙着處理天下大事，没有時間見儒生。”使者出

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來謝絶酈生説：“沛公恭敬地向先生道歉，他正忙着處理天下大事，没有時間見儒生。”酈生瞪眼按劍呵斥使者説：“去！再進去對沛公説，我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使者嚇得把名帖都掉到地上，跪着拾起來，回頭就跑，又進去通報説：“這位客人，是天下的壯士，對我一聲呵斥，我很害怕，以致連名帖都失手落地。他説：‘去！再進去説，你老子是高陽酒徒！’”沛公急忙擦乾脚拄着矛柄站起來説：“請客人進來！”

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説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

酈生進來，對沛公作揖説：“足下很辛苦，奔波野外，領兵助楚討伐不義之徒，足下爲什麽不自愛呢？我因有事願來見您，您却説‘我正忙着處理天下大事，没有時間見儒生’。如果您想辦天下的大事而成就天下的大功業，却以外表看人，恐怕會失去天下有才能的人士。况且我估計您的智謀不如我，勇氣又不如我。假如您想成就天下大業而不和我相見，我私下爲您感到失策。”沛公道歉説：“剛纔衹聽説先生的外貌，現在看到先生的心意了。”於是請酈生進去入座，問他奪取天下的方法。酈生説：“您想要成就大的功業，不如留駐在陳留。陳留，是天下可憑依的要衝，是兵家必争之地，屯糧有數千萬石，城防很堅固。我一向和陳留縣令要好，願爲您去説服他歸降。如果他不聽，我請求爲您殺了他，占領陳留。您率領陳留的軍隊，占據陳留這座城池，吃陳留的屯糧，招集天下願意追隨您的兵士；願追隨您的軍隊組成了，您横行天下，就没有能危害您的人了。”沛公説：“敬聽您的命令。”

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説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

於是酈生便在夜間去見陳留令，勸他説：“秦朝肆行無道而天下人都背叛它，現在您順從天下人就可以成就大的功業。如果要獨力爲即將滅亡的秦朝據城堅守，我私下爲您感到危險。”陳留令説：“秦法十分嚴厲，不能亂説，亂説的要殺光，我不能答應您。先生對我説的，不是我的本意，希望您

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逾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别再説了。”酈生留在那裏過夜，夜半時分斬下陳留令的頭，翻越城墻下去報告沛公。沛公領兵攻城，把縣令的頭挂在長竿上給城上的人看，説：“趕快投降，你們縣令的頭已經斬下來了！現在後投降的必定先斬了他！”這時陳留人見到縣令已死，便相繼投降沛公。沛公住在陳留南城門上，利用它庫裏的兵器，吃屯糧，逗留了三個月，招徠士兵數以萬計，便進關攻破秦朝。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閒，酈生被儒衣往説漢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别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太史公曰：世間記述酈生事迹的書，大多説漢王攻克了三秦以後，向東攻打項羽而領兵到鞏、洛之間時，酈生穿着儒服去游説漢王。這不符合事實。從沛公還没有入關，和項羽分手而領兵到達高陽時，就得到了酈生兄弟。我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覺得他確實是當世善辯之士。到平原君的兒子時，他和我很要好，所以我能詳細論述平原君的事迹。

史記卷九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

傅寬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的身份跟隨高祖起兵，擔任舍人，從橫陽開始。跟隨高祖進攻安陽、杠里，在開封攻擊趙賁的軍隊，并在曲遇、陽武攻打楊熊，斬敵首十二級，被賜給卿的爵位。隨高祖進軍霸上。高祖被立爲漢王，漢王賜給傅寬共德君的封號。跟隨漢王進入漢中，升爲右騎將。隨漢王平定三秦，被賜給雕陰作爲食邑。隨漢王攻打項羽，在懷縣接應漢王，被賜給通德侯的爵位。隨漢王攻打項冠、周蘭、龍且，他部下的士兵在敖倉城下斬殺楚軍騎將一人，他被增加食邑。作爲淮陰侯韓信的部屬，打敗齊王的歷下守軍，攻打齊將田解。作爲相國曹參的部屬，踏平了博縣，被增加食邑。因平定齊地有功，被授予封侯的符節世代相傳不絶，受封爲陽陵侯，食邑爲二千六百户，廢除以前的食邑。擔任齊王韓信的右丞相，守備齊地。五年以後又被任命爲齊王劉肥的相國。四個月以後，參加征討陳豨，歸太尉周勃指揮，又以齊相國的身份代丞相樊噲征討陳豨。一個月以後，調他爲代王的相國，率軍屯守代地。二年以後，改爲代國丞相，仍率軍屯守。孝惠帝五年去世，謚號爲景侯。他的兒子頃侯傅精繼嗣爲侯，繼位二十四年逝世。傅精的兒子共侯傅則繼立爲侯，繼位十二年逝世。傅則的兒子傅偃繼立爲侯，繼位三十一年，因參與淮南王的謀反，被處死，侯國被廢除。

靳歙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户。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身份跟隨高祖，從宛朐開始。攻打濟陽。打敗李由的軍隊。在亳南和開封東北進攻秦軍，斬殺敵軍騎兵的千人將領一人，斬敵首五十七級，俘獲敵軍七十三人，被賜給臨平君的封號。又在藍田以北作戰，斬殺敵軍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斬敵首二十八級，俘獲敵軍五十七人。進軍霸上。沛公被立爲漢王，賜給靳歙建武侯的爵號，提升他爲騎都尉。跟隨漢王平定三秦。單獨率軍西進在隴西攻打章平的軍隊，打敗敵人，平定了隴西六縣，他所率領的士兵斬殺敵軍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跟隨漢王東下攻打楚軍，到達彭城。漢軍失敗退回，靳歙退守雍丘，又離開雍丘去征討反叛的王武等人。攻取梁地，靳歙另率一軍在菑南攻打邢說的軍隊，打敗敵軍，親手俘獲邢說的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收降官兵四千一百八十人。又在滎陽以東打敗楚軍。漢三年，賜給他食邑四千二百户。

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户，號信武侯。

靳歙又另率一軍到河內，在朝歌攻打趙將賁郝的軍隊，打敗敵軍，他的部卒俘獲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跟隨高祖攻打安陽以東地區，直到棘蒲，攻下七個縣。又單獨率軍打敗趙軍，俘獲敵軍司馬二人，候四人，收降官兵二千四百人。跟隨漢王攻下邯鄲。單獨率軍攻下平陽，親手斬殺了守相，他的部卒斬殺兵守、郡守各一人，并降服了鄴城。跟隨漢王進攻朝歌、邯鄲，并單獨擊敗趙軍，降服了邯鄲郡六個縣。回師敖倉，在成皋以南擊敗項羽的軍隊，切斷楚軍補給綫，從滎陽到襄邑。在魯城下擊敗項冠的軍隊。攻取土地東至繒、郯、下邳等縣，南至蘄、竹邑。在濟陽城下攻打項悍。回師陳縣城下攻打項羽的軍隊，打敗敵軍。單獨率軍平定了江陵，收降江陵王的柱國、大司馬以下的官員八人，親手俘獲江陵王，并把他押送到雒陽，進而平定了南郡。跟隨皇帝巡視陳縣，逮捕了楚王韓信，皇帝授予他封侯的符節，爵位世代相傳不絕，確定食邑爲四千六百户，封爲信武侯。

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

靳歙以騎都尉的身份隨皇帝征伐代地，在平

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别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别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城下與韓王韓信的軍隊交戰，繼而回師駐軍東垣。因征伐有功，被提拔爲車騎將軍，并率領梁、趙、齊、燕、楚等國的車騎部隊，分兵攻打陳豨的丞相侯敞，打敗敵軍，并降服了曲逆。又因隨皇帝征討黥布有功，被增加封地并確定食邑爲五千三百户。前後征戰共斬敵首九十級，俘獲一百三十二人；單獨率軍擊敗十四支軍隊，降服城池五十九座，平定了一郡、一國、二十三縣；俘獲國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的官員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歙卒，謚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高后五年，靳歙逝世，加謚號爲肅侯。他的兒子靳亭繼嗣爲侯。繼位二十一年，因役使國人超過了律令規定的限額被判有罪，孝文帝後元三年，被剥奪侯爵，侯國被廢除。

周緤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絶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緤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

蒯成侯緤，是沛縣人，姓周。他曾擔任高祖的參乘，以舍人的身份跟隨高祖在沛縣起義。隨從高祖到霸上，向西進入蜀郡、漢中，回師平定三秦，被賜給池陽作爲食邑。又向東進軍切斷甬道，跟隨漢王渡過平陰渡口，在襄國和淮陰侯的軍隊相遇，軍事上有時勝利有時失利，他始終没有背離高祖的想法。高祖封周緤爲信武侯，賜給他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改封周緤爲蒯成侯，廢除以前的食邑。

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

高祖打算親自去征討陳豨，蒯成侯流着淚説："起初秦國攻打天下的時候，秦始皇未曾親自出征。現在陛下常常親自出征，難道是因手下没人可派遣嗎？"高祖以爲他這番話是出於對自己的愛護，於是准許他進宫殿時不必小跑，殺了人可以不判死罪。

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爲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至孝文帝五年，周緤因年老逝世，謚號爲貞侯。兒子周昌繼嗣爲侯，因犯了罪，侯國被廢除。到了孝景帝中元二年，又封周緤另一兒子周居爲侯。到武帝元鼎三年，周居被任爲太常，因犯了罪，侯國被廢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本來都有很高的爵位，跟隨高祖從山東起兵，攻打項羽，斬殺名將，打敗敵軍收降城池數以十計，從

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未失敗受辱，這也是上天賜給他們的運氣。蒯成侯周緤操守忠貞，從未被高祖懷疑過，高祖想去什麼地方，他没有一次不流着淚勸阻，這是真有傷心的事纔會這樣的，他真可以説是忠厚善良的君子啊！

史記卷九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脱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

劉敬，是齊人。漢五年，他去隴西戍邊，經過洛陽，高帝正在那裏。婁敬放下小車，穿着他的羊皮襖，去見齊人虞將軍説："我想見皇上説説有利於國家的事。"虞將軍要給他换上華美的衣服，婁敬説："我穿着絲帛，就穿絲帛去見皇上；我穿着粗麻布衣服，就穿粗麻布衣服去見。决不敢更换衣服。"於是虞將軍進去向皇上報告這件事。皇上讓他進殿見面，賜給他飲食。

已而問婁敬，婁敬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棰居岐，國人争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

過了一會兒問婁敬，婁敬説："陛下定都洛陽，是不是想要和周朝比較興隆呢?"高帝説："對。"婁敬説："陛下得天下的情况與周朝不同。周朝祖先從后稷開始，被堯封於邰，積德行善有十幾代。公劉爲躲避夏桀遷居於豳。太王由於狄人侵擾的緣故，又離開豳地，趕着馬遷居於岐，百姓們争着追隨他。等到文王成爲西伯，調解了虞、芮兩國的糾紛，纔膺受天命，吕望、伯夷從海邊前來歸附他。武王討伐商紂的時候，不約而同地趕到孟津聚會結盟的諸侯有八百家，大家都説商紂可以討伐了，於是進軍滅了殷商。成王即位後，周公等人輔佐他，於是營建了成周洛邑，因爲這地方處於天下的中心，四方諸侯向天子貢獻土産方物，路程均等，有德之君住在那裏就容易施行王政，無德之君住在那裏也容易敗亡。凡是在這個地方建都的人，要讓周朝致力於推行德政以招徠人民，而不想依賴險要的地形，使後世子孫驕縱奢侈而殘害百姓。在周朝全盛的時候，天下和平安寧，四方邊境的外族都來歸化，仰慕

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周朝的仁義感念周朝的德政，誠心歸附一起事奉天子，不用屯駐一兵一卒，也不動用一名戰士去打仗，外夷各大國的人民無不臣服，向天子貢獻方物。等到周朝衰微以後，分爲兩半，天下諸侯没有誰再去朝見天子，周朝也没有力量去制服他們。這不是因爲周朝推行德政不够，而是從形勢來説它的力量削弱了。現今陛下從豐沛起兵，招集了三千士卒，帶着他們徑直前去席捲蜀漢，平定三秦，和項羽大戰滎陽，爭奪成臯的通道，大仗七十次，小仗四十次，使天下百姓血肉紛飛，父子棄尸野外，多得數不清，民間哭泣的聲音不絶於耳，受傷的人還没能康復，您就想和周朝成王、康王的時代比興盛，我私下認爲比不上。再説秦地被群山和黄河所環繞，四方邊塞都是險阻，突然有了緊急事件，百萬人的軍隊很快就能召集起來。憑藉秦朝原有的一切，依靠很肥沃的土地，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天府之地。陛下入關在那裏建都，山東地區即使發生戰亂，秦國舊有土地總可以保有的。與人搏鬥，不扼住對手的咽喉，襲擊他的背後，就不能保證全勝。現今陛下入關建都，占領秦朝原先的土地，這也就是扼住了天下的咽喉并襲擊其背後了。”

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高帝問大臣們的意見，大臣都是山東地區的人，都説周朝稱王幾百年，秦朝衹傳二世就亡國了，不如建都於周朝都城。高帝心中猶豫不定。等後來留侯張良明確説入關建都有利，高帝當天就乘車向西定都關中。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

這時高帝説：“本來建議在秦地建都的是婁敬，‘婁’就是‘劉’啊。”於是賜婁敬姓劉，任命他爲郎中，封他爲奉春君。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晋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逾

漢高祖七年，韓王韓信反叛，高帝親自前往討伐他。到晋陽，聽説韓王韓信勾結匈奴要進攻漢軍，皇帝大怒，派人出使匈奴。匈奴把强壯的戰士和牛馬都隱藏起來，衹讓使者看到老人幼童以及瘦弱的牲畜。前後十幾個使者回來，都説匈奴可以發兵攻擊。高帝又派劉敬出使匈奴，劉敬回來報告説：“兩國相爭，此時應該炫耀誇大自己的優勢所在。這次我去匈奴，衹看見瘦弱的牲畜和老人幼童，這一定是故意顯露自己的弱

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户，爲關内侯，號爲建信侯。

點，埋伏奇兵來争取勝利。我認爲匈奴不能攻打。"當時漢軍已越過句注山，二十多萬大軍也已經出發。皇帝發火，駡劉敬説："你這齊地的奴才！靠能説會道得了官，現在竟敢胡言亂語阻止我軍出兵。"下令把劉敬戴上刑具關押在廣武。高帝於是率軍前進，到了平城，匈奴果然出動伏兵把高帝圍困在白登山上，七天以後纔得以脱險。高帝到廣武，赦免了劉敬，説："我不采用您的意見，以致被困平城。我已把在您以前出使匈奴後回來説可以進攻匈奴的那十幾個人都殺了。"於是就封劉敬爲關内侯，食邑二千户，封號爲建信侯。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强，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説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宫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高帝罷兵從平城回來，韓王韓信逃進了匈奴。這個時候，冒頓當匈奴的單于，兵力强大，拉弓的戰士有三十萬，屢次侵擾北部的邊境地區。高帝對此很憂慮，問劉敬有什麽對策。劉敬説："天下剛剛平定，士兵們疲於征戰，不能用武力使匈奴屈服。冒頓殺死父親自立爲單于，把父親的妻妾收作自己的妻妾，憑藉暴力行施威權，不能用仁義來説動他。衹可以作長遠打算使他的子孫向朝廷稱臣，但我怕陛下不能這麽做。"高帝説："如果確實行，爲什麽我不能去做！衹是你要我怎樣做呢？"劉敬回答説："陛下如果真能把嫡長公主嫁給冒頓爲妻，又多多地陪送財物給他，他們知道是漢朝皇帝的嫡女，陪嫁財物又豐厚，他們一定會因爲愛慕公主而立公主爲閼氏，公主生了兒子一定就是太子，能繼承冒頓成爲單于。爲什麽一定會這樣呢？因爲匈奴貪圖漢朝大量的財物。陛下逢年過節把我們這邊多餘而他們那邊正缺少的物品多多地送給他們幾次，順便派遣能言善辯的人去用禮節開導他們。冒頓活着，本就是陛下的女婿；冒頓死了，陛下的外孫就會當單于。哪裏聽説過外孫敢和外祖父分庭抗禮的？軍隊可以不打仗就慢慢地使匈奴臣服。如果陛下捨不得派長公主，而讓宗室之女或後宫的美人冒充公主嫁過去，冒頓也會知道，不肯親近尊貴假公主，那就無濟於事了。"高帝説："好。"打算嫁長公主。吕后日夜哭泣，説："我衹有太子和這一個女兒，爲什麽要把她丢到匈奴！"高

帝最後終於未能嫁出長公主，而拿一名宮女冒稱長公主，嫁給冒頓單于。派遣劉敬去匈奴締結和親盟約。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劉敬從匈奴回來，順便說“匈奴居於河套以南的白羊王、樓煩王，距離長安最近的不過七百里遠，輕裝騎兵衹要一天一夜就能到達秦中。秦中地區剛被攻破，居民很少，但土地肥沃，可以移民過來填補。當初各路諸侯剛起兵時，如果沒有齊國田氏家族，沒有楚國昭、屈、景三個家族就不可能興起。現今陛下雖然建都關中，其實這裏人烟稀少。北邊靠近匈奴，東邊又有六國的舊王族，這些宗族勢力强大，一旦發生變故，陛下也不能高枕無憂。我希望陛下把齊國的田氏，楚國的昭、屈、景三氏，燕國、趙國、韓國、魏國的王族後裔，以及豪强大族都遷到關中來定居。平時無事，可利用他們來防備匈奴；諸侯有謀反之事，也可以率領他們東出討伐叛逆。這是加强中央削弱地方的方法”。高帝說：“好。”就派劉敬把他所說的十幾萬人遷入關中。

叔孫通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宫，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

叔孫通，是薛縣人。秦朝時他因熟悉文獻經典受徵召，擔任待詔博士。幾年以後，陳勝在山東起事，使者把這件事報告給朝廷，秦二世召來博士和儒生們問道：“楚地的戍守士兵攻破蘄縣進入陳縣，你們說該怎麼辦？”博士儒生三十多人上前回答說：“臣子不得有任何行動，有就是造反，該判死罪不能赦免。希望陛下趕快發兵去討伐他們。”二世發怒，變了臉色。叔孫通上前說：“儒生們說的話都不對。天下合爲一家，搗毀郡縣的城墻，銷毀各地的兵器，這是向天下表明不再用兵。況且現在上面有聖明的君主，下面有完備的法令，可以使得人人盡忠職守，四方歸附，哪裏有敢造反的！這衹不過是一群鼠竊狗盜罷了，哪值得放在嘴上說。當地的郡守、縣尉現在就把他們抓起來判罪，有什麼值得擔憂的。”二世高興地說：“好。”又一個一個地問儒生們，儒生們有的說是造反，有的說是盗賊。於是二世命令御史把說是造反的儒生送到司法部門治罪，因爲這不是他們應該說的。說是盜賊的儒生全部

也，我幾不脱於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

罷免。於是賜給叔孫通帛二十匹，衣服一套，正式任命他爲博士。叔孫通出宫後，回到自己的住處，儒生們説："先生説的話怎麽這樣諂媚啊?"叔孫通説："你們不知道，我幾乎不能從虎口逃出來！”於是就逃離都城，回到薛，薛已經歸降楚軍了。等到項梁來到薛，叔孫通就追隨項梁。項梁兵敗定陶，叔孫通又追隨懷王。懷王被尊爲義帝，遷居長沙，叔孫通留下來事奉項羽。漢二年，漢王率領五路諸侯攻入彭城，叔孫通投降漢王。漢王兵敗西逃，叔孫通就一直追隨漢王。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叔孫通穿儒生的衣服，漢王很討厭。叔孫通於是就變换服飾，穿上短衣服，是楚式的，漢王高興了。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盗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諸生寧能鬥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叔孫通歸降漢王時，跟隨他的儒生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從來不在漢王面前推薦他們，却專門引薦那些舊時的盗匪、壯士。弟子們都私下駡叔孫通説："事奉先生好幾年，幸而能跟着他一起降漢，現在先生不能推薦我們，却專門推薦那些凶惡奸猾之徒，這是爲什麽?"叔孫通聽到了，就對弟子們説："漢王正親自冒着飛箭礌石争奪天下，你們這些儒生難道能去搏殺嗎？所以我先推薦那些能斬將奪旗的人。你們暫且等着我，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漢王任命叔孫通爲博士，號稱稷嗣君。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群臣飲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説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

漢五年，天下已經統一，諸侯在定陶一起擁戴漢王即位爲皇帝，叔孫通制訂有關禮儀名號。高帝全部廢除秦朝繁瑣嚴苛的禮法制度，改爲簡易可行的。群臣在朝堂上喝酒争功，有的喝醉了就大呼亂叫，拔出劍來砍柱子，高帝很擔心。叔孫通知道皇上已越來越厭惡這種無禮的舉動，就勸高帝説："儒生不能與他們一起攻取天下，却可以與他們一起守住已經取得的成就。我請求陛下把魯地的儒生召來，與我的弟子們共同制定朝會禮儀。”高帝説："這件事恐怕很困難吧?"叔孫通説："五帝、三王的禮樂制度各自不同。所謂禮，是依時代人情的變化而增減的。所以夏、殷、周三代的禮制因襲、減省、增益的内容都可考知，是指它們不相重復。我希望能多多采納古代的禮法和秦朝的禮儀制度合起來制定新禮儀。”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會十月。

高帝說："可以試着做一下，要使新禮儀明白易懂，考慮是我所辦得到的然後再定。"於是叔孫通擔任使者去徵召魯地的三十多名儒生。魯地有兩名儒生不肯跟他走，說："您所事奉的主子都快有十個了，都是靠當面奉承而得到親近富貴。現今天下剛剛平定，戰亂中死的人還没有安葬，受傷的人還没有康復，又想制訂禮樂制度了。制訂禮樂制度，必須施行德政一百年以後纔能辦。我們不忍心做您所做的事。您的所作所爲不合於古人，我們不去。您走吧，不要玷污了我們！"叔孫通笑着說："你們真是見識淺陋的書呆子，不懂得時代的變化。"於是就和所徵召的三十人一起西行，連同高帝身邊派來學習禮儀的和他自己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設好表示尊卑位次的標記開始練習。練習了一個多月，叔孫通說："皇上可以試看一下。"高帝看後，讓他們行禮，皇上說："我能做這些。"於是下令大臣們練習，十月舉行大朝會。

漢七年，長樂宫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嘩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

漢七年，長樂宫落成，諸侯大臣都在十月來朝會。禮儀規定：天亮前，掌管贊引的謁者負責禮儀事務，引導大臣們按尊卑次序進入殿門，庭院中排列車馬步兵保衛宫殿，擺好兵器張設旗幟。司儀傳令"快步走"，殿下郎中們夾着臺階排成兩行，每邊有幾百人。功臣、諸侯、將軍、軍吏等依尊卑位次排列在西邊，面向東；文官從丞相以下都排列在東邊，面向西。大行設九級引導人員，依次傳令。這時皇帝的坐輦從房中出來，侍從百官手持旗幟，互相傳呼"警戒"，贊禮官員引導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級的官吏依次上前向皇帝祝賀。從諸侯王以下的所有大臣無不驚恐肅敬。到行禮完畢，又擺下依官法釀造的酒。在殿上侍坐的大臣都俯伏低頭，依尊卑次序起來上前向皇上祝壽。斟酒九次以後，謁者宣布"酒宴結束"。御史執法糾察，發現有違反禮儀的就帶走。在整個朝會和酒宴過程中，没有敢喧嘩失禮的人。這時高帝說："我到今天纔知道當皇帝的尊榮。"於是任命叔孫通爲太常，賜給他五百斤金。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

叔孫通乘機進言說："我那些儒生弟子跟隨

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我已經很久了，和我一起制訂了這些禮儀，希望陛下授予他們官職。”高帝就把他們全部任爲郎官。叔孫通從朝中出來，把五百斤金全部分送給儒生們。儒生們於是都高興地説：“叔孫生真是個聖人啊，他懂得當世的重要事務。”

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

漢九年，高帝改任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打算讓趙王如意替代太子，叔孫通勸諫高帝説：“從前晉獻公因爲寵愛驪姬的緣故廢掉太子申生，改立驪姬的兒子奚齊，晉國内亂達幾十年，被天下人譏笑。秦始皇因爲不早立長子扶蘇爲太子，使趙高得以假傳詔命立胡亥，自己造成宗廟祭祀斷絶，這是陛下親眼看見的。現今太子爲人仁慈孝順，天下人都聽説過；吕后與陛下吃苦受累，難道可以背棄不顧嗎！陛下如果一定要廢掉嫡長子改立少子，願您先殺了我，讓我頸項的血流在此地。”高帝説：“您别説了，我衹是開玩笑罷了。”叔孫通説：“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晃天下震動，怎麽能拿天下開玩笑！”高帝説：“我聽從您的意見。”到後來高帝備酒宴飲，看到留侯設法招來的隱士跟隨太子進來謁見，高祖於是再没有改立太子的念頭了。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箸也。

高帝駕崩，孝惠帝即位，就對叔孫通説：“先帝園陵寢廟制度，大臣没有人熟悉。”就改任他爲太常，制定宗廟的禮儀制度。陸續制定的漢朝的種種禮儀法規，都是依據叔孫通任太常時的論議著述。

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宫，及閒往，數蹕煩人，乃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

孝惠帝以長樂宫爲東朝，到空閑時去謁見太后，就要清道戒嚴而給人造成麻煩，於是就想造連接未央宫和長樂宫的天橋，正在修武庫以南的一段。叔孫通奏事，乘便請求單獨見面説：“陛下爲什麽自己要修築天橋？高寢中的先帝衣冠每月都要出游到高廟，高廟，是漢朝開國始祖的宗廟，爲什麽讓後代子孫在高廟的上空行走呢？”孝惠帝十分恐慌，説：“趕緊毁了它！”叔孫通説：“天子没有過失行爲。現在已經修了，百姓們也都知道，假如再毁了它，那就是向人們顯示有了過失。希望陛下在渭水以北建造高祖的原廟，高祖的衣冠每月游到那邊去。擴大和增多宗廟，這是大孝的根本啊。”惠帝於是下詔讓有關

官吏修建原廟。原廟的修建，就是因爲修造天橋。

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宫，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孝惠帝曾經在春天到離宫去游覽，叔孫通説："古時候有在春天向宗廟進獻果品請祖先嘗新的祭祀，現在櫻桃成熟了，可用櫻桃進獻，希望陛下出游，順便取來櫻桃進獻宗廟。"惠帝答應了。各種果品進獻於宗廟由此開始。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内，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脱輓輅一説，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太史公曰：俗話説"價值千金的皮袍子，不能是衹用一隻狐狸腋下的毛皮；臺上高樓的椽子，不能是衹用一棵樹上的枝幹；夏、商、周三代興起的時候，不能是衹依靠一個人的智慧"。的確是啊！高祖由低微起家，平定天下，用兵定計，可以説是用盡了智慧。但是劉敬放下拉車的横木一説話，就建立了使國家長治久安的功業，如此説來智慧難道衹是個别人專有的嗎！叔孫通迎合時代需要制定禮儀制度，他進取或退守都能順隨時代的變化，最終成了漢朝儒生的宗師。古書上説"最直的東西看上去好像是彎的，道就包含在彎彎曲曲之中"，説的大概就是這些吧！

史記卷一百

列傳第四十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

季布，是楚國人。仗義行俠，在楚國很有名。項籍派他率領軍隊，多次使漢王陷於困境。到項羽被消滅後，高祖懸賞千金捉拿季布，敢有窩藏的，連坐三族。季布躲在濮陽一個姓周的人家。周氏說："漢朝懸賞捉拿將軍很急，追查踪迹很快要到我家裏了，將軍如果能够聽從我，我願意替你出個計策；如果不能，我情願先在你面前自殺。"季布答應了他。於是周氏給季布剃去頭髮套上鐵鎖，換上粗布衣服，讓他坐進運棺材的車裏，和周家的數十名家僮一起，到魯縣把他們賣給朱家。朱家心裏知道是季布，就買了下來將他安排到田裏去幹活，并告誡他的兒子說："田裏的事情聽由這個家奴自己去做，你一定要和他一起吃飯。"朱家於是坐輕便馬車到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喝了幾天酒。朱家乘機對滕公說："季布犯了什麽大罪，皇上捉他這麽急?"滕公說："季布好幾次替項羽把皇上逼入困境，皇上怨恨他，因此一定要捉到他。"朱家說："您看季布是個什麽樣的人?"滕公說："是個賢能的人。"朱家說："臣子各自替自己的主子盡力，季布替項羽盡力，這是他的職責而已。項氏的臣子難道能統統斬盡殺光嗎？當今皇上剛剛得到天下，僅僅爲了自己的私仇而四處搜捕這麽一個人，這是告訴天下的人自己的心胸是多麽不廣闊！況且像季布這樣賢能的人而漢朝搜捕他急成這樣，這使他不是向北逃往匈奴，就是向南逃往南越。像這種嫉恨壯士反而逼他去幫助

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

敵國的事情，就是伍子胥之所以會對楚平王掘墓鞭尸的緣故。您爲什麽不找個機會對皇上説説呢？”汝陰侯滕公心裏知道朱家是一位大俠，料想季布就躲藏在他家中，便答應説：“好。”等到有了機會，滕公果然照朱家的意思向皇上進言。皇上於是赦免了季布。在這個時候，大家都贊賞季布能變剛爲柔，朱家也因此而聞名當世。季布被皇上召見，感謝了皇上的赦免之恩，皇上任命他做郎中。

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吕后，不遜，吕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摇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孝惠帝的時候，季布擔任中郎將。匈奴單于曾寫信侮辱吕后，對吕后出言不遜，吕后大怒，召集衆將領來商議這件事。上將軍樊噲説：“我願意帶領十萬兵馬，在匈奴境内横衝直撞。”各位將領都迎合吕后的心意，説“對”。季布説：“樊噲該殺！高祖帶兵四十多萬人，尚且被匈奴圍困在平城，現在樊噲怎麽可能憑十萬人就在匈奴境内横衝直撞呢，真是當面騙人！况且秦朝正是因爲對胡人用兵，纔引起陳勝等的暴動。至今戰争的創傷還没有醫治好，樊噲又當面阿諛逢迎，企圖使天下陷於動蕩。”這時殿上的人都非常驚恐，太后退朝，就不再商議征伐匈奴的事了。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

季布擔任河東郡守，孝文帝的時候，有人推薦説他很賢能，孝文帝召見他，想任用他做御史大夫。又有人説他勇敢，愛喝酒使性子，令人難以親近。季布到京城，留在客館裏住了一個月，文帝見過就不理他了。季布因此向皇上進言説：“我無功而受寵，得以在河東擔任郡守。陛下平白無故地召見我，這一定是有人拿我來欺騙陛下。現在我到了，没有什麽事情，就這樣讓我回去，這就一定有人在陛下面前講我的壞話。陛下因爲有一個人稱贊我便召見我，因爲有一個人詆毁我便讓我回去，我擔心天下有識之士聽説了這件事就會由此看出您的深淺來了。”皇上默不作聲，心中慚愧，過了好一會兒纔説：“河東是我最重要的郡，所以特地召見你罷了。”季布便告辭回到河東任上。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

楚人曹丘生，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曾多次用金錢巴結權貴。他侍奉權貴趙同等人，與竇長

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説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説，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君要好。季布聽説這件事後，寄信勸竇長君説："我聽説曹丘生不是個有德的人，不要和他來往。"等到曹丘生回去時，要竇長君寫封介紹信好去見季布。竇長君説："季將軍不喜歡你，你不要去。"曹丘生堅持請竇長君寫了，於是拿着信走了。竇長君先派人給季布送信，季布果然大爲憤怒，等着曹丘生到來。曹丘生到了，馬上向季布長揖行禮説："楚人有句諺語説'得到黄金一百，不如得到季布一句允諾'，您憑什麼能在梁國、楚國一帶獲得這樣的名聲呢？况且我是楚國人，您也是楚國人。我周游天下到處宣揚您的大名，您却這樣不重視我嗎？您拒絶我怎麼這麼遠呢！"季布於是十分高興，把他請了進去，留住了幾個月，待爲貴賓，臨走時又送他一份厚禮。季布的名聲之所以更大，就是曹丘生替他宣傳的。

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争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吴，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季布的弟弟季心，勇氣和膽略在關中最有名，待人恭敬謹慎，行俠仗義，方圓數千里之内，士人都争着爲他盡力效死。他曾經殺了人，逃亡到吴國，躲在袁絲家裏。他以服侍長輩之禮對待袁絲，像對待弟弟一樣照顧灌夫、籍福等人。他曾經擔任過中司馬，中尉郅都也不敢不禮遇他。年輕人很多常常假冒他的名義在外行事。那個時候，季心以他的勇敢，季布以他的信用，聞名關中。

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季布的舅舅丁公，是楚王項羽的將領。丁公曾經爲項羽率軍追困高祖於彭城之西，短兵相接，高祖危急，回頭對丁公説："兩個賢能的人何必相互殘害呢！"於是丁公帶兵返回，漢王纔得以脱險而去。等到項王被消滅，丁公去拜見高祖。高祖將丁公在軍營中示衆，説："丁公身爲項王的臣子而不忠於項王，使項王喪失天下的，正是丁公。"於是殺了丁公，説："讓後代做人臣子的不要效法丁公！"

欒布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盗，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

欒布，是梁國人。當初梁王彭越還是普通百姓的時候，曾與欒布交往。欒布家裏窮，到齊地做工，在一家酒店裏當雇工。過了幾年，彭越離家到巨野一帶當了强盗，而欒布被人劫去賣

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

掉，在燕地當奴隸。欒布替他的主人報仇，燕國的將軍臧荼推薦他做了都尉。臧荼後來當了燕王，任用欒布爲將軍。到臧荼反叛時，漢朝攻打燕國，俘虜了欒布。梁王彭越聽說了這件事，就去請求皇上，贖回欒布讓他做了梁國的大夫。

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欒布奉命出使齊國，還没有回來，漢高祖召見彭越，指責他圖謀反叛，將他父母、兄弟、妻子三族斬盡殺絕。行刑後又將彭越的頭顱割下懸挂在雒陽城樓下，頒布詔令説："有敢收殮或看望彭越的頭顱的，就把他抓起來。"欒布從齊國回來，到彭越的頭顱下面彙報，祭奠哭吊他。官吏抓住欒布向皇上報告，皇上召見欒布，駡道："你參加彭越的造反了嗎？我禁止人不得收殮或看望他，你偏偏跑去祭奠哭吊，分明是參與了彭越的造反。趕快烹殺他！"正當把欒布提着奔向開水鍋的時候，欒布回過頭來説："我還要説一句話再去死。"皇上説："還要説什麽？"欒布説："當年皇上被圍困在彭城，在滎陽、成皋一帶戰敗的時候，項王之所以不能最終向西追擊，衹是由於彭王在梁地，與漢軍聯合牽制楚軍的緣故。在那個時候，彭王一回頭，幫楚則漢敗，幫漢則楚敗。况且垓下會戰，不是彭王參戰，項氏也不會滅亡。天下平定以後，彭王接過璽印接受分封，也希望能够萬代相傳。現在陛下一聲令下到梁國徵調軍隊，彭王因重病不能隨行，而陛下就懷疑是要造反，造反的證據也没看到，就以瑣細的事情爲罪名把他殺了，我擔心功臣會人人自危了。現在彭王已經死了，我活着還不如死了，請把我扔進開水鍋吧。"於是皇上便赦免了欒布的罪，拜任他爲都尉。

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吴、楚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孝文帝的時候，欒布任燕相，官至將軍。欒布聲稱："貧窮困頓的時候不能忍辱求全，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人；富貴以後不能實現自己的意願，就不是一個賢能的人。"於是對那些曾於他有恩的人都厚厚地報答人家，對那些有仇的人都一定藉法律殺掉。吴、楚七國反叛時，欒布以戰功受封爲俞侯，又作了燕國的國相。在燕、齊一帶許多地方都爲欒布建造祠堂，稱之爲"欒公社"。孝景帝中元五年，欒布去世。他的兒子欒

賁繼承侯位，擔任太常，後來因爲祭祀時所用的祭品牲畜不合規定，封國被撤銷。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太史公曰：以項羽那樣的氣概，而季布却能够憑勇敢聞名於楚國，多次親身踏滅敵軍奪得軍旗，真可以稱得上是壯士。但到被施以刑罰，做了人家的奴隸却仍然不肯一死，又是何等的卑下啊！他一定是自負自己有才幹，因此雖然受到侮辱却并不感到羞耻，是希望找到地方施展自己尚未施展的抱負啊！所以他終於成爲漢朝的名將。賢能的人的確很看重自己的生命。那些婢女、小妾、微賤的人因怨憤而自殺的，并不是勇敢，是他們没有什麽計劃要實踐罷了。欒布哭吊彭越，走向開水鍋就如同是回家，那是他的確知道自己的處境，已經不再畏懼一死了。即使是古代的有志有節之人，又怎麽能超過他呢！

史記卷一百一

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晁錯列傳

袁盎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

袁盎是楚國人，字絲。他的父親原先聚衆爲盜賊，被遷居到了安陵。高后當政之時，袁盎曾經做過呂祿的家臣。等到孝文帝即位，袁盎的兄長袁噲保舉袁盎擔任中郎。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

絳侯擔任丞相，退朝之後每每急步而出，甚爲得意。皇上則待之以禮，很是謙恭，常常要親自相送。袁盎便進言道："陛下認爲丞相是什麽樣的人呢?"皇上答道："他是社稷重臣。"袁盎則説："絳侯是所謂的那種功臣，而并非是社稷重臣。社稷重臣應該是與主上共治國事，存亡與共。當呂后當政之時，呂氏諸人執掌大權，擅自相互稱王，劉氏社稷雖未斷絶，而國脉也是如帶子般勉强相連。這個時節，絳侯身爲太尉，掌握兵權，却未能匡正朝綱。呂后去世後，朝中大臣一起共同反叛呂氏諸人，太尉掌握軍隊，恰巧使他獲得成功，故而他衹是所謂的有功之臣，而并非是社稷重臣。丞相如果有些傲視君主之色，陛下却總是恭謹退讓，使大臣和君主之間有失禮數，我私下認爲陛下這樣不可取。"以後朝會之時，皇上便日益嚴肅起來，丞相則日益畏懼。過了不久，絳侯埋怨袁盎道："我和你的兄長友善，如今你小子竟然在朝廷上誹謗我!"袁盎始終也没有道歉。

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

待到絳侯被罷免丞相之職前去封國，而封國有人上書朝廷，告發他謀反，絳侯便被徵召拘禁於牢獄之中，皇室宗親以及諸位公卿都没人敢替他辯言，惟有袁盎出來證明絳侯没有罪過。絳侯

得以獲釋，袁盎是非常盡力的。絳侯於是和袁盎結爲至交。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

淮南厲王入京朝見，殺掉了辟陽侯，舉止甚爲驕横。袁盎進諫皇上説："諸侯王太驕横了必生禍患，應謫貶他，削減其封地。"皇上没有采用他的意見。淮南王則日益驕横起來。待到棘蒲侯柴武的太子圖謀反叛之事被察覺了，追查治罪，牽連到了淮南王，淮南王被徵召，皇上便把他貶到蜀地去，用囚車傳送。袁盎當時擔任中郎將，便勸諫道："陛下平素驕縱淮南王，而不加略微的禁止，以至於到了這種地步，如今却又要對他猛加摧折。淮南王爲人很剛烈，倘若是在道上遭受風霜寒露而致死，陛下就會被認爲是擁有偌大的天下而不能容人，則有殺害兄弟的名聲，那該怎麽辦呢?"皇上没有聽從他的話，終於照舊行事。

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吕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淮南王行至雍縣，得病而死，上報給朝廷後，皇上吃不下飯，哭得十分傷痛。袁盎入朝，叩頭請罪。皇上説："衹因没采用您的話纔到了如此地步。"袁盎説："皇上自應寬心，這已是過去的事了，怎麽可以懊悔呢！况且陛下有過三次高於世人的行爲，這件事并不足以毁壞您的名聲。"皇上問："我高於世人的三次行爲是什麽事呢?"袁盎説："陛下在代國之時，太后曾經患病，三年之間，陛下眼不曾合，卧不解衣，湯藥不經陛下親口嘗過就不進奉給太后。曾參身爲布衣平民，尚且難以做到，如今陛下作爲君王而親自這樣做了，比曾參的孝順還要超過很多呢。吕氏諸人當政之時，大臣們獨斷專行，然而陛下能够從代國乘上六乘傳車馳往禍福不測的京師，即便是孟賁、夏育那樣的勇武之人，也比不上陛下。陛下行至代王官邸，面向西方兩次辭讓天子之位，面向南方三次辭讓天子之位。賢者許由不過辭讓了一次，而陛下竟能先後五次辭讓天下，已然超過許由四次了。况且陛下貶逐淮南王，是想要藉此勞苦他的心志，使他改過自新，衹因有關官吏護衛不謹慎，因此纔得病而死。"這時皇上纔得寬解，説道："該怎麽辦呢?"袁盎説："淮南王有三個兒子，就全在陛下您的處置啦。"

這樣，文帝便把淮南王的三個兒子全都封爲王。袁盎從此名震朝廷。

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説盎曰："君與鬥，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袁盎時常稱引大體原則，慷慨陳辭。宦官趙同屢屢受到皇上寵幸，他經常陷害袁盎，袁盎很憂慮此事。袁盎的侄子袁種擔任常侍騎，手持符節，隨從皇帝車馬左右，他便勸説袁盎道："您和他爭鬥，應在朝廷上羞辱他，使他的誹謗不被采用。"孝文帝出行時，趙同陪同乘車，袁盎拜伏在車駕前説："我聽説陪同天子共乘六尺車駕的，全都是天下的英雄豪傑。如今漢朝即使缺乏人才，陛下却爲何單單要跟受過刀鋸之刑的殘毀之人同乘一車呢！"皇上聞言大笑，讓趙同下車。趙同哭着下了車。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并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僥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文帝從霸陵飛馳而上，想要再從西面縱馬馳下高坡。袁盎騎着馬，與皇上的車駕并行，挽住了馬的繮繩。皇上就問："將軍膽怯了嗎？"袁盎答道："我聽説，千金富家之子就座時不臨近殿堂的邊檐，百金富家之子不去倚靠樓殿邊欄，聖明的君主不去冒險而存僥幸。如今陛下要馳騁六匹如飛的快馬所駕之車，奔馳下峻嶺高山，假若遇有馬驚車毀之事，即便是陛下看輕自己的性命，又怎麽對得起高祖和太后呢？"皇上這纔緩慢而行。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説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適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説，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皇上巡幸上林苑，皇后和慎夫人跟隨。她們在宫禁中，時常同席而坐。而等到就座時，郎署長布置席位，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拉後一些。慎夫人發怒，不肯去坐。皇上也動了怒，起身，進入了宫禁中。袁盎趁勢上前勸説道："我聽説尊卑有序則上下和睦。如今陛下已經立了皇后，慎夫人衹是小妾，小妾和主上怎麽可以同席而坐呢！這正是違背了尊卑順序啊。况且陛下若是寵愛她，就衹管重賞她吧。陛下寵幸慎夫人之舉，恰恰會因此禍害了她。陛下難道就没見過'人猪'之禍嗎？"這時皇上纔高興起來，叫來慎夫人，把袁盎的話告訴了她。慎夫人便賞賜袁盎五十斤黄金。

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吴相，辭

然而袁盎也因爲屢屢直言進諫，不能長久留在朝中，被調任做了隴西都尉。他仁愛士卒，士卒都爭相爲他拼死出力。他被升遷做了齊國丞

行，種謂盎曰："吴王驕日久，國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毋苛，時説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種之計，吴王厚遇盎。

相。後又調任做了吴國丞相，辭别前行之時，袁種對袁盎説："吴王驕横日久，國中奸佞很多。如今您若要彈劾、懲治他們，他們不上書誣告您，就會用利劍來刺殺您了。南方之地低下潮濕，您如能天天飲酒，不要苛求他，時時勸説吴王不要反叛就是了。如能這樣，還能僥幸免去禍患。"袁盎采用了袁種的計策，吴王便優厚地款待他。

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説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吕，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

袁盎告假回家，在道上遇到丞相申屠嘉，他下車上前拜謁，丞相從車駕上謝過袁盎。袁盎回來後，面對屬吏很感羞愧，便前往丞相府獻上名帖，請求謁見丞相。丞相過了好久纔接見了他。袁盎便下跪説道："希望能屏去衆人。"丞相則説："如果您所談的是公事，就請前往曹官及長史屬官那裏去商議，我將把事情上奏；如果您談的是私事，我不聽人的私下之言。"袁盎就跪着勸説道："您是丞相，自己揣度一下，和陳平、絳侯相比，誰更强呢？"丞相答道："我不如他們。"袁盎説："對，您自己便認爲不如人家。而陳平、絳侯輔助高祖，平定天下，位居將相，誅滅了吕氏諸人，保存了劉氏的基業；您則不過是材官、弓弩手，升遷做了一隊的首領，積累功勞纔當上了淮陽郡太守，并没什麽攻城野戰之功。况且陛下從代國來朝，每次朝會，郎官呈上奏書和疏議，皇上未曾不是停下車駕，聽取他們的言論，言論中不可用的就擱置下來，可以接受的就采用，没有一次不贊許。這是爲什麽呢？就是想要用來招致天下的賢能士大夫。皇上每天聆聽不曾聽過之事，明察不曾知曉之事，便日益聖明智慧；您如今自己封閉住天下人的口而日益愚鈍。以聖明的君主來責求愚鈍的丞相，您遭禍之日不會久了。"丞相於是向袁盎拜了兩拜，説道："我是個粗鄙的野漢，因而不大明智，將軍幸而賜教於我。"他便把袁盎領入内室同坐，待爲上客。

盎素不好晁錯，晁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吴楚反，

袁盎素來不喜歡晁錯，晁錯在座時，袁盎便離開；而袁盎在座時，晁錯也離開：兩個人未曾同在一室講過話。待到孝文帝去世，孝景帝即位，晁錯擔任了御史大夫，派遣官吏去核查袁盎所收受吴王的財物，按律治罪，皇帝詔令赦免了

聞，晁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晁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吴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晁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吴，吴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吴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吴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争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他，將其貶爲平民。吴、楚反叛時，朝中聞報，晁錯便對丞史説道："袁盎接受了吴王很多金錢，專門替他遮掩，説其不會反叛。如今果然反叛了，我想要請求朝廷懲治他應預知反叛計謀而没有及時奏報之罪。"丞史説："事情若尚未暴露，懲治他尚可以斷絶反叛之心。如今叛軍西進，懲治他又有什麽益處呢！况且袁盎也不會心有奸謀。"晁錯一時猶豫不决。有人便去告知袁盎，袁盎心中恐懼，連夜去見竇嬰，對他講明吴王反叛的原因，願意到皇上跟前親口對質。竇嬰進宫去告知皇上，皇上便召袁盎入宫進見。晁錯在面前，待到袁盎請求皇上屏退旁人單獨進見，晁錯離去，心中非常怨恨。袁盎詳細地講述了吴王謀反的情况，都是由於晁錯的緣故，惟有速速斬殺晁錯來向吴王致歉，吴王纔可罷兵。這些言語全都記載於《吴王濞列傳》之中。皇上任命袁盎做了太常，竇嬰做了大將軍。兩個人平素相友善。待到吴王反叛，長安附近各縣的長者以及長安城中的賢大夫們都争相依附於這兩人，車馬相隨之人每天有幾百乘。

及晁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吴相時，有從史嘗盗愛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吴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盗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及以刀决張，道從醉卒隧直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

待到晁錯已然被誅殺，袁盎以太常的身份去出使吴國。吴王想要讓他爲將，袁盎不肯。吴王便想要殺掉他，派了一名都尉帶領五百人將袁盎包圍、看守在軍營之中。袁盎在擔任吴國丞相之時，有個從史曾經和袁盎的侍女私下相好，袁盎得知此事，没有泄漏消息，待他仍和從前一樣。有人告知那位從史，説"丞相知道你跟侍女私通"，他纔逃回去了。袁盎親自驅車追趕他，終於還是將那侍女賜給了他，重又讓他做了從史。待到袁盎出使吴國被看守起來，那位從史恰好擔任圍守袁盎的校尉司馬，他便將其全部的財物行裝换買了二石醇香美酒，又正值天寒，士卒們又飢又渴，喝醉了，西南角上的圍守士兵全都倒卧在地，那司馬便趁夜晚領袁盎起身，説道："您可以逃走了，吴王準備明天要斬殺您。"袁盎不相信，便問："您是什麽人呢?"司馬答道："我就是從前擔任從史時私通您的侍女的那個人。"袁盎這纔大驚，稱謝道："您慶幸而尚有雙親，我不值得連累您。"司馬便説："您但走無妨，我

騎馳去，遂歸報。

也將要逃走，藏起我的父母雙親，您又擔心什麼呢！”於是，他便用刀斬裂軍營帳幕，引導着袁盎從醉臥的士兵圍守的路上徑直而出。司馬與袁盎分道而行，袁盎解下節旄放入懷中，拄着杖，步行七八里，天明之時，遇見了梁國的騎兵，他便騎馬飛馳而去，終於得以回到朝廷奏報。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鬥鷄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駡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吴、楚叛軍被攻破之後，皇上改封楚元王之子平陸侯劉禮做了楚王，袁盎擔任楚國丞相。他曾經上書朝廷談及一些事，但未被采用。袁盎稱病免職回家去閑居，和鄉里之人隨俗沉浮，相隨而行，一起鬥鷄、賽狗。雒陽人劇孟曾經過訪袁盎，袁盎善待於他。安陵有個富人對袁盎説：“我聽説劇孟是個賭徒，將軍爲何要親自和他來往呢？”袁盎則説：“劇孟雖是賭徒，但他的母親死了，賓客們送葬的車馬多達一千多輛，這也是他有過人之處。況且危急之時人人都會遇到。一旦有人告急前來叩門，不以雙親尚在爲辯解，也不以存亡與否爲托辭，天下衆望所歸之人，惟有季心、劇孟罷了。如今您經常有數位騎馬侍從跟隨左右，可一旦遇有危急之事，難道就足以仰仗其力了嗎！”他斥駡了那富人，不與他交往。諸位王公貴人聞知此事，全都推崇袁盎。

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説，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袁盎雖然閑居在家，而景帝則時時派人去向他詢問籌劃、計策。梁王想要謀求成爲皇位繼承之人，袁盎進言勸説，這以後立梁王之語便塞絶了。梁王因此而深怨袁盎，曾經派人去刺殺袁盎。刺客到了關中，問起袁盎的爲人，很多人都滿口稱贊他。於是，刺客便去拜見袁盎説：“我收受了梁王的金錢前來刺殺您，可您是個忠厚長者，我不忍心刺殺您。但在我之後前來刺殺您的還有十多批，您可要防備着！”袁盎心中不快，家中又多有怪異之事，他便到棓生那裏去占問。回來時，梁王隨後派來的一批刺客果真就在安陵外城門外攔截、刺殺了袁盎。

晁錯

晁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晁錯是潁川人。他曾經在軹地張恢先那裏學習過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學，和雒陽人宋孟以及劉禮同從一師。他憑藉文章博學做了太常掌故。

錯爲人峭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説。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晁錯爲人嚴峻、剛直而苛刻。孝文帝時，天下没有研習《尚書》之人，惟獨聽説濟南人伏生是原秦朝的博士，研習《尚書》，已九十多歲了，年老而不能徵召來，於是皇上便詔令太常派人前往受其學業。太常派遣晁錯到伏生那裏去學習《尚書》。回來以後，隨即便上奏利國利家之事，而援引《尚書》來解説。皇上下詔任命他擔任了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等職。他因爲能言善辯而得寵於太子，太子家中稱他做"智囊"。他在孝文帝之時屢屢上書言事，陳説削奪諸侯權勢之事，以及法令中尚需改定之處。奏書幾十次上奏，而孝文帝都未聽從，然而認爲他是個奇才，升遷他做了中大夫。在這個時候，太子贊許晁錯的計策，而袁盎等許多大功臣則不喜歡晁錯。

景帝即位，以錯爲内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内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

景帝即位，任命晁錯做了内史。晁錯曾多次請求單獨談論政事，皇上則總會聽從，他備受寵幸，超過了九卿，法令多有改定之處。丞相申屠嘉心中不滿，但其力量尚無法傷及於他。内史府設在太上廟的空地之中，門朝東開，出入不便，晁錯便向南開出兩個門，鑿開了太上廟空地的圍墻。丞相申屠嘉聞知，大爲惱怒，想要藉這個過錯奏請朝廷誅殺掉晁錯。晁錯聽説後，便連夜請求單獨進見皇上，詳細地向皇上講明了此事。丞相上奏政事時，順便談及晁錯擅自鑿開太上廟的圍墻當做門，請求朝廷將他下交廷尉誅殺。皇上則説道："這墻并非是太上廟的圍墻，而是空地之中的圍墻，不曾觸及法律。"丞相便謝了罪。散朝之後，他對長史發怒説："我本當先斬後奏，却先去奏請，被小兒出賣，原本就錯了。"丞相於是發病死了。晁錯因此更加尊貴了。

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嘩疾晁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

晁錯升遷做了御史大夫，奏報諸侯所犯罪過，削奪他們的封地，收回他們的近旁諸郡。奏書上報，皇上便詔令公卿、列侯及皇族宗室集中計議，没人敢有非難，惟獨竇嬰爭辯此事，從此便與晁錯有了嫌隙。晁錯修改了律令有三十章，諸侯們衆口喧嘩，忌恨晁錯。晁錯的父親聞聽此事，便從潁川趕來，對晁錯説："皇上剛剛即位，你執政掌權，侵害、削奪諸侯的勢力，疏遠人家的骨肉至親，人們衆口議論，大多埋怨你，這是

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吴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説，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

爲什麼呢？”晁錯説：“本該如此。不這樣的話，天子之位就得不到尊崇，國家宗廟社稷也不得安寧。”晁錯的父親又説：“劉氏天下安寧了，可晁氏一家就危險了，我離開你回去了！”於是便飲服毒藥而死，并説道：“我不忍心眼見大禍殃及於我。”他死後十多天，吴、楚七國果然就反叛了，而把誅殺晁錯當做名義。待到竇嬰、袁盎進言勸説，皇上便詔令晁錯身穿朝服在東市被處斬。

晁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吴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吴楚罷不？”鄧公曰：“吴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强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

晁錯已被處死，謁者僕射鄧公擔任校尉，攻擊吴、楚叛軍時，擔任將領。他回朝來，上書奏明軍中之事，進見皇上。皇上問：“你從軍中而來，聽到晁錯死後，吴、楚罷兵没有？”鄧公答道：“吴王謀反有幾十年了，因被削奪封地而怒氣發作，以誅殺晁錯爲名義，而他的意圖并非在晁錯身上。况且我還擔心天下的士人會閉口，不敢再進言了！”皇上就問：“爲什麼呢？”鄧公説：“晁錯是憂慮諸侯强大起來而不能控制住他們，故此請求削奪他們的封地，來尊崇京師的朝廷，這本是功及萬世的事情。而計劃剛開始實行，竟然蒙受殺戮之災，對内便杜絶了忠臣的口，對外則爲諸侯報了仇，我私下認爲陛下這樣做是不足取的。”這時，景帝沉默了許久，説道：“您説得很對，我也悔恨這件事。”於是皇上便任命鄧公做了城陽中尉。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黄老言顯於諸公閒。

鄧公是成固人，多有奇妙的計謀。建元年間，皇上招選賢良之士，公卿都推舉鄧公，這時，鄧公免了職，而從家中被起用，升到了九卿之位。一年後，他再次稱病辭職回家。他的兒子鄧章因研修黄老的學説而顯名於諸位公卿中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吴楚一説，説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晁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太史公曰：袁盎雖然不喜好學習，也善於附會之説，用仁愛之心爲本，引述大義，慷慨陳詞。正逢孝文帝剛剛即位，才智正值其世。而形勢因時而異，待到景帝時吴、楚反叛，他提出一次建議，這項建議雖被實行，然而還是没有成就其心志，喜好聲名，誇耀賢能，却終因追名逐利而身敗名裂。晁錯做家令之時，屢屢進言政事而未被采用；其後，他執政擅權，對法令多加變

豈錯等謂邪！

更。諸侯起兵發難，不急於匡正救國，却想要報私仇，反而因此喪了命。古語説“變更古制，攪亂常規，其人不是身死，就是逃亡”，這難道説的就是鼂錯等人嗎！



史記卷一百二

列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釋之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産，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廷尉張釋之是堵陽人，字季。有個哥哥張仲和他住在一起。他因爲家財殷實得以入選爲騎郎，事奉孝文帝，十年没有得到升遷，名聲也不爲人所知。張釋之説："長久做郎官耗減哥哥的家産，心中不安。"想自己要求免職回家。中郎將袁盎知道他賢能，捨不得他離開，於是奏請遷調張釋之補謁者的缺職。張釋之朝見完畢之後，趁機上前陳述便國宜民的事。文帝説："現實一些，不要太高談闊論，要使得當今可以施行。"於是張釋之談論起秦、漢之間的事情，講起秦朝滅亡和漢朝興起的原因，講了很久。文帝稱好，就任命張釋之爲謁者僕射。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

張釋之跟從皇帝出行，登覽虎圈。皇上問上林尉各種禽獸的簿册登記情況，提了十幾個問題，上林尉左看右看，都答不上來。看管虎圈的嗇夫從旁邊代替上林尉回答皇上所問的禽獸簿册，答得很詳細，想要以此來顯示他回答應對無窮無盡的才能。文帝説："官吏不應當像這樣嗎？上林尉無能！"於是下詔命張釋之任命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許久纔上前説："陛下認爲絳侯周勃是什麽樣的人呢？"皇上説："是忠厚長者。"張釋之又問："東陽侯張相如是什麽樣的人呢？"皇上又説："他是忠厚長者。"張釋之説："絳侯、東陽侯被稱做忠厚長者，這兩個人談論事情時竟然話都説不利落，難道也要學這個嗇夫滔滔不絶、伶牙利齒那樣嗎！況且秦朝因爲任用那些刀筆吏，他們争着拿辦事急快和督察苛刻來互比高

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

低，然而那樣做的弊病衹是官樣文章罷了，没有一點仁慈的實情。因爲這個原因上邊根本聽不到過失，日益衰敗，傳到了二世，天下便土崩瓦解了。如今陛下因爲嗇夫能言善辯就越級提升他，我擔心天下的人會隨風而倒，争着學能言善辯而不講求實實在在的東西，况且下面仿效上面比影子和回聲還要來得快，舉措不可以不慎重。”文帝説：“好。”於是放棄了升遷嗇夫的打算。

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宫，上拜釋之爲公車令。

皇上上了車，令張釋之陪乘，緩緩地前行，皇上問張釋之有關秦朝的弊病。張釋之都據實作了回答。到了宫中，皇上任命張釋之做了公車令。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不久，太子和梁王同乘一輛車入朝，經過司馬門時没有下車，這時張釋之追上去制止太子、梁王不得進入殿門。於是又彈劾他們在司馬門不下車爲不敬之罪，上奏給朝廷。薄太后知道了這件事，文帝摘下冠冕向薄太后謝罪説：“我教導兒子不嚴。”薄太后這纔派使者傳令赦免太子、梁王，這樣他們纔得以入宫。文帝因爲這件事而認爲張釋之有奇特之處，拜他爲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凄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不久，張釋之升任中郎將。他隨從皇上到霸陵，皇上在陵墓上面的北邊遠望。這時慎夫人跟隨着，皇上指着去新豐的路給慎夫人看，説道：“這就是向邯鄲去的路。”皇上讓慎夫人鼓瑟，自己和着瑟的曲調唱歌，情意凄慘悲傷，回過頭對群臣説：“唉！拿北山上的石頭做外椁，把紵麻、綿絮剁細，用漆粘合着塞在石椁的縫隙間，難道還能打得開嗎！”左右的人都説：“是的。”張釋之走上前説：“假使這裏面有能够引起貪欲的東西，即使是封閉住南山，也還是有空隙；假使這裏面没有能够引起貪欲的東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麽可以憂慮的呢！”文帝稱贊説好。這以後就提升張釋之做了廷尉。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

不久，皇上出行經過中渭橋，有一個人從橋下面跑出來，皇上乘坐的車馬受了驚。於是派騎士把那個人捕獲，把他交付給廷尉。張釋之審問那人。那人説：“我是縣裏的鄉民來到這裏，聽到清道戒嚴的號令，藏到橋下面。過了許久，以爲皇上的車馬已經過去了，就從橋下出來，看見

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皇上乘坐的車馬，立刻跑起來了。"廷尉上奏依法量刑應給予的處罰，一個人違反了清道戒嚴的號令，按刑法處以罰金。文帝大怒道："這個人親身驚嚇了我的馬，幸虧我的馬性情溫和，假若是别的馬，不是一定會傷害了我嗎？可是廷尉却衹判處他罰金！"張釋之説："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東西。現在法律是這樣規定的，却要加重處罰，這樣法律就不能取信於民了。況且在當時，皇上派人就地殺掉他也就罷了。現在既然交付給廷尉，廷尉是全國判刑公平的象徵，一旦偏斜，天下使用法律時都會因此而減輕或加重，民衆豈不要手足無措了嗎？希望陛下明察這件事。"很久，皇上説："廷尉量刑是對的。"

其後有人盗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盗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盗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盗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

那以後，有個人偷了高祖廟神座前面的玉環，被抓住了，文帝大怒，交付給廷尉治罪。張釋之按照法律中偷盗宗廟服飾器物的規定上奏，奏明應判處斬首示衆。皇上非常惱怒説："那個人無道胡爲，竟敢偷盗先帝宗廟的器物，我之所以交付廷尉審理，是要滅掉他的全族，可是你却依法上奏這件案子，這不是我用來恭敬奉承宗廟的用意。"張釋之摘掉帽子叩頭賠罪説："按照法律這樣判處就足够了。況且斬首示衆和滅族同樣是死罪，但是以罪責的逆順輕重程度而論，是有差别的。如今偷盗宗廟器物就誅滅他的全族，如果萬一，假設愚民盗掘了長陵，陛下又該怎樣加重對他的刑罰呢？"過了很久，文帝和太后談論這件事，纔准許了廷尉的判罰。當時，中尉條侯周亞夫和梁相山都侯王恬開看到張釋之執法判决公正，就和他結爲親密朋友。張廷尉因此得到天下人的稱頌。

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後來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張釋之很恐懼，聲稱有病。他想要辭職離開，害怕會有殺身大禍降臨；想要見景帝當面謝罪，却又不知道怎樣纔好。他采用王生的計策，終於得以當面謝罪，景帝没有責怪他。

王生者，善爲黄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

王生擅長黄老學説，是個處士。曾經被召進朝廷中，三公九卿都相聚而立，王生是老年人，説"我的襪子鬆了"，回頭對張廷尉説："替我繫好襪子！"張釋之跪下替他繫好襪子。過後，

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有人對王生說：“爲什麼單單在朝廷上侮辱張廷尉，讓他跪下替你繫襪子？”王生回答說：“我年老而且地位卑賤，自己揣度終究不會對張廷尉有什麼益處。張廷尉是當今天下的名臣，我故意要姑且侮辱廷尉，讓他跪下替我繫襪子，是想要加重他的名望。”各位公卿聽說這件事，都稱頌王生的賢能，敬重張廷尉。

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張廷尉奉事景帝一年多，改作淮南王相，還是因爲從前得罪過景帝的緣故。很久以後，張釋之去世。他的兒子叫張摯，字長公，做官做到大夫，被免職。因爲他不善於取悦當朝的權貴，所以終身没有再做官。

馮唐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率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

馮唐，他的祖父是趙國人。父親遷居到代地。漢朝建立後遷徙到安陵。馮唐以孝行著稱，做了中郎署長，事奉文帝。文帝乘車經過郎署時，問馮唐：“老人家爲什麼還做着郎官？家在哪裏？”馮唐都如實回答了。文帝說：“我在代地的時候，我的尚食監高袪多次對我談論趙將李齊的賢能，他曾經戰鬥在鉅鹿城下。如今我每當吃飯的時候，心思都未嘗不是在鉅鹿。老人家知道這個人的事迹嗎？”馮唐回答說：“他還不如廉頗、李牧做將官高明。”皇上問：“爲什麼？”馮唐說：“我祖父在趙國的時候，當官領將，和李牧友善。我父親從前做代相，和趙將李齊友善，知道他的爲人。”皇上聽說了廉頗、李牧的爲人，非常高興，拍打着大腿說：“唉！我偏偏不能得到廉頗、李牧做我的將官，有了他們我難道會擔憂匈奴嗎！”馮唐說：“主上！陛下就是得到廉頗、李牧，也不會起用的。”皇上大怒，起身進皇宫了。過了很久，召見馮唐責怪說：“你爲什麼當衆侮辱我，難道就不能在避開人的地方說嗎？”馮唐謝罪說：“我這粗鄙的人不知道忌諱。”

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

當時，匈奴新近大舉入侵朝那，殺死北地都尉孫卬。皇上憂慮胡人進犯這件事，就終於又去問馮唐：“你怎麼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頗、李牧呢？”馮唐回答說：“我聽說上古的時候，君王派遣將官，要跪下推着車子，說朝中的事情，我來决定；外面的事情，將軍來决定。軍功和爵位賞

爵賞皆决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决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説。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賜都由外面的將軍决定，回來時再上奏朝廷。這不是虚妄的話。我祖父説，李牧做趙國的將官守衛邊塞，軍中市場上徵來的租税都自己用來賞賜士卒，賞賜由外面的將軍决定，君王不從中干擾。委托給他重任而要求他成功，因此李牧纔能充分發揮他的智慧和才能。派遣選拔出來的戰車一千三百輛，善射的騎兵一萬三千人，能建戰功的精鋭士卒十萬人，因此向北驅逐了單于，擊破了東胡，消滅了澹林，在西面抑制了强大的秦國，在南面抗拒韓、魏。當時，趙國幾乎稱霸天下。這以後趕上趙王遷即位，他的母親原是藝妓。趙王遷即位，就因爲聽了郭開的讒言，終於殺掉了李牧，讓顔聚代替他。因此軍隊戰敗，被秦國消滅掉了。如今我私下裏聽説魏尚擔任雲中太守，他把軍中市場上徵來的租税全部拿來賞賜士兵，還拿出自己的俸錢，每五天椎殺一頭牛，款待賓客、軍吏和屬官，因此匈奴遠遠地避開，不敢靠近雲中要塞。匈奴曾經有一次入侵，魏尚率領兵馬抗擊，殺死非常多的敵人。那些士卒全都是民家子弟，從鄉村出來參軍，怎會知道‘尺籍’、‘伍符’之類的軍中法令。整天努力戰鬥，斬殺敵人首級，抓捕敵軍俘虜，向將官報功時，僅僅一句話没有互相符合，司法官就用法令來制裁他們。他們應得的賞賜没有給予，可是司法官奉行的法令却一定要執行。我很愚蠢，認爲陛下的法令太嚴明，賞賜太輕，懲罰太重。况且雲中太守魏尚就因爲上報斬殺的敵人差了六個首級，陛下把他交付給司法官治罪，削奪了他的爵位，判處了一年徒刑。從這件事説來，陛下即使是得到了廉頗、李牧，也不會使用的。我確實愚蠢，觸犯了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聽了很高興。當天下令讓馮唐持節赦免魏尚，重新讓他擔任雲中太守，并且拜馮唐爲車騎都尉，掌管中尉和各郡國的車戰士兵。

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後元七年，景帝即位，任命馮唐爲楚國丞相，後來免了職。武帝即位，訪求賢良，舉薦馮唐。馮唐當時年齡已經九十多歲了，不能再擔任官職了，就讓馮唐的兒子馮遂當了郎官。馮遂字王孫，也是個有奇才的人，和我很友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太史公曰：張季談論忠厚長者，遵守法度不迎合上面的意圖；馮公談論將官率軍作戰，有味道啊！有味道啊！俗話說：“不瞭解那個人，就看看他的朋友。”二位先生所稱頌的人，可以標著在朝廷上。《書經》上說：“不偏私不結黨，王道就會坦蕩；不結黨不偏私，王道就會平坦通暢。”張季、馮公接近於不偏私、不結黨的標準了。

史記卷一百三

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張叔列傳

石奮 石建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

萬石君名叫奮，他的父親是趙國人，姓石。趙國滅亡後，遷居到了溫縣。高祖向東攻擊項籍，經過河内，當時石奮十五歲，做了很小的官吏，侍奉高祖。高祖和他談話，喜愛他恭敬有禮，問道："你家裏有什麼人?"他回答說："石奮衹有母親，不幸眼睛失明了。家裏很窮。有個姐姐，會彈琴。"高祖問："你願意跟從我嗎?"他回答說："願意盡力。"於是高祖召來他的姐姐做了美人，讓石奮做了中涓，負責收受文書名帖，還把他的家遷徙到長安城中的戚里，這都是因爲他的姐姐做了美人的緣故。到孝文帝的時候，積累功勞他的官位已到了大中大夫。他没有文才學問，但恭敬謹慎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

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文帝的時候，東陽侯張相如做太子太傅，被免了職。要選擇可以擔任太傅的人，衆人都推舉石奮，石奮就做了太子太傅。等到孝景帝即位，讓他做了九卿；因爲他恭敬而恪守法度，接近朝廷，景帝很懼怕他，就把石奮調走去做諸侯的相。石奮的長子石建，次子某甲，三子某乙，四子石慶，都因爲品行溫馴、孝順謹嚴，做官都做到了二千石。因此景帝說："石君和他的四個兒子都做到二千石的官，作爲臣子所能得到的尊貴寵信竟然都集中到他們家了。"於是就稱呼石奮爲萬石君。

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宫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

孝景帝末年，萬石君按上大夫的俸禄告老回家，按照每年中朝會的時間作爲朝廷大臣參加朝會。經過皇宫的門樓時，萬石君一定要下車快

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走，見到皇帝的車馬一定要用手俯按車前横木表示恭敬。子孫做了小官吏，回家來拜見他，萬石君一定要身着朝服接見他們，不稱呼他們的名字。子孫有了過失，他并不責備他們，而爲此要坐偏座，對着桌案不去吃飯。他這樣做了以後兒子們就相互批評，由年長的人出面調和，袒露着身體堅持要謝罪，而且改正了錯誤，他纔答應了。如果有成年的子孫在身邊，即使是閑居，他也一定要戴好帽子，擺出一副整齊嚴肅的樣子。家僮僕人則應聲和悦，特别謹慎小心。皇上時常賞賜飯食給他家，他一定要叩頭俯身跪拜纔去吃，就如同在皇上的面前一樣。他辦理喪事，非常地悲痛。子孫遵從教導，也像他一樣。萬石君一家以孝順謹嚴聞名於各個郡國，雖然齊、魯各位儒者品行質樸，也都自認爲趕不上他。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内史。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因爲善講儒學而獲罪。皇太后認爲儒者文飾過多而質樸欠缺，如今萬石君一家言語不多却能身體力行，就讓他的長子石建做了郎中令，小兒子石慶做了内史。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厠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

石建年老白了頭，萬石君還健在。石建做郎中令，每五天休假歸家拜見父親，進入小房内，私下詢問侍從的人，取出父親的内衣和溺器，親自洗滌乾净，再交給侍從的人，不敢讓萬石君知道，他經常都是這樣做的。石建擔任郎中令，遇到可以談論的事情，就屏退旁人盡情地談論，言語懇切極言直諫；到了朝廷上朝見，却好像不會講話一樣。因此皇上就親近、尊重他，以禮相待。

萬石君徙居陵里。内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内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萬石君遷居到了陵里。内史石慶喝醉了酒回來，進入外門時没有下車。萬石君聽説了這件事，不吃飯。石慶很恐懼，袒露着上身去請罪，没有得到許可。全宗族的人和哥哥石建都袒露上身前去請罪，萬石君責備説："内史是顯貴的人，進入鄉里，鄉里中的年長的人都要跑開藏了起來，而内史坐在車裏態度自如，看來本來就該這樣！"説完就吩咐石慶走開了。以後石慶和衆位子弟進入里門，就快步走到家中。

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

萬石君在元朔五年中去世。長子郎中令石建痛哭流涕非常悲哀，扶着手杖纔能行走。一年多

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

以後，石建也死了。各位子孫都很孝順，然而石建是最突出的，勝過萬石君。

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石建做郎中令，上書奏明政事，政事批下來，石建讀了以後，説："寫錯了！'馬'字連同字的尾部應當是五筆，現在寫成了四筆，少了一筆。皇上怪罪下來就該死了！"於是非常惶恐不安。他做事的謹慎小心，即使是其他的事也都是這樣。

石慶

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萬石君的小兒子石慶做太僕，爲皇上駕車出行時，皇上問車前有幾匹馬，石慶用馬鞭一一點數馬匹，完了之後，舉手回答説："六匹馬。"石慶在衆位兄弟中間最爲隨便輕忽，然而也還是這樣。他擔任齊國的相，全齊國的人都傾慕他家的道德品行，不用發話齊國就治理得很安定，人們爲他建立了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

元狩元年，皇上册立太子，挑選群臣中可以做太傅的人，石慶從沛郡太守調任太子太傅，七年後升爲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决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元鼎五年的秋天，丞相犯了罪，被罷免。皇上詔令御史道："萬石君，先帝很尊重他，他的子孫很孝順，着令御史大夫石慶擔任丞相，封爲牧丘侯。"這個時候漢朝正向南討伐兩越，向東攻擊朝鮮，向北驅逐匈奴，向西征伐大宛，國家多事。天子巡視全國，修復上古的神祠，到名山祭祀天地，大興禮樂。國家資財缺乏，桑弘羊等人理財取利，王温舒之流實行苛法，倪寬等人推崇文章學問，做官做到了九卿，他們交替着當權，政事不經由丞相决定，丞相衹是忠厚謹慎罷了。他在職九年，没有什麽能够匡輔朝政的言論。他曾經想要請求懲治皇上的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的罪行，却没有能够使他們服罪，反而蒙受了責難，贖罪了事。

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慚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

元封四年中，關東有流民二百萬人，没有户籍的人有四十萬，公卿們商議想要把流民遷徙到邊境去，用以貶斥他們。皇上認爲丞相年老謹慎，不會參與他們的議論，就讓丞相告假回家，而查辦御史大夫以下商議提出請求的大臣。丞相自感慚愧不能勝任職務，就上書説："石慶有幸

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摇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慚，遂復視事。

得以擔任丞相，才能低劣無法輔助治理國家，城内倉庫空虛，很多百姓流亡在外，論罪應該斬首，皇上不忍心將我法辦。我希望歸還丞相侯爵印信，請求退休回家，給賢能的人讓路。”天子説：“糧倉已經空虛，百姓貧困流亡，而您想要請求遷徙他們，民衆摇蕩不安，人心浮動形勢危急，您却要辭去職位，您想要把危難推給誰呢?”於是發下詔書責備石慶，石慶非常慚愧，就又上朝處理政事了。

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石慶思慮周密，做事嚴謹，然而没有什麽大的謀略，不能爲百姓進言。以後三年多，太初二年中，丞相石慶去世，謚號爲恬侯。石慶的次子石德，石慶喜歡使用他，皇上把石德作爲他的繼承人，接替侯爵。後來做了太常，由於犯法應當處死，贖罪免職降爲平民。石慶擔任丞相時，衆位子孫做官做到二千石的有十三個人。等到石慶死了以後，有些人就因爲犯了罪而免職，孝順謹慎的家風更加衰落了。

衛綰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噍呵綰，綰日以謹力。

建陵侯衛綰是代郡大陵人。衛綰憑着車技高超做了郎官，事奉文帝，按功勞的等級升遷爲中郎將，忠厚謹慎，没有其他才能。孝景帝做太子的時候，招呼皇上左右的人來喝酒，而衛綰却口稱有病不去。文帝臨死的時候，囑咐孝景帝説：“衛綰是個忠厚長者，要好好地待他。”等到文帝去世，景帝即位，一年多没有嗔怪責備過衛綰，衛綰每天都謹慎盡力。

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争；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爲河

景帝巡幸上林，詔令中郎將衛綰陪同乘車，回來時問道：“您知道能够陪同乘車的原因嗎?”衛綰答道：“我從車士有幸能够按照功勞的等級升爲中郎將，自己并不知道是什麽原因。”皇上問道：“我做太子的時候召呼您參加宴會，您不肯來，爲什麽呢?”衛綰回答説：“死罪，確實是病了!”皇上賜給他寶劍。衛綰説：“先帝賜給我寶劍共有六把，您賜的劍不敢再接受了。”皇上説：“寶劍是人們可以用來交換買賣的，難道還把它保留到現在麽?”衛綰答道：“全部都在。”皇上讓取來那六把寶劍，寶劍還在鞘中，没有佩帶過。每當屬下郎官犯有過失，他常常承擔罪

閒王太傅。吴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閒兵擊吴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

責，不和别的將官争辯；有了功勞，他常常讓給别的將官。皇上認爲他很清廉，爲人忠實，没有别的惡念，於是就拜衛綰做了河間王的太傅。吴、楚等國反叛，皇上詔令衛綰做將軍，統率河間軍隊攻擊吴、楚有功，任命他做了中尉。三年後，因爲立了軍功，於孝景帝前元六年中，封衛綰做了建陵侯。

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

第二年，皇上廢黜了太子，誅殺栗卿等人。皇上認爲衛綰是忠厚長者，不忍心治罪，於是就恩賜衛綰休假回家，而派遣郅都逮捕懲處栗氏。已經辦完之後，皇上册立膠東王做了太子，召見衛綰，任命他做了太子太傅。過了好久，升遷他做了御史大夫。五年後，代替桃侯劉舍做了丞相，上朝奏明政事，衹上奏職權以内的事，然而從最初做官直到做丞相，始終没有什麽可稱道的或可指責之處。天子認爲他爲人敦厚，可以輔佐少主，很尊重寵信他，賞賜財物非常多。

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他擔任丞相三年，景帝去世，武帝即位。建元年間，丞相因爲景帝生病時各官署的囚犯有很多是無辜受累的，而被認爲不稱職，免去了官職。這以後衛綰去世了，他的兒子衛信繼承爵位，由於助祭獻金不合規定失去了侯爵爵位。

直不疑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毁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塞侯直不疑是南陽人。他做郎官，侍奉文帝。他的同屋有人告假回家，錯拿了同屋郎官的金子離去，不久金子的主人發覺了，胡亂猜疑是直不疑拿走的，直不疑承認這事是自己做的，買來金子償還了他。可是等到告假回家的人回來歸還了金子，就使從前那位丢失金子的人非常慚愧，因此稱贊他是忠厚長者。文帝稱道薦舉他，逐步升遷到了太中大夫。在朝廷上會見，有人毁謗説："直不疑相貌很美，但怎奈他最會和嫂子私通，這是怎麽回事！"直不疑聽説了，説道："我就没有哥哥。"却始終不作自我表白。

吴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吴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

吴、楚等國反叛的時候，直不疑以二千石官員的身份統率軍隊攻擊他們。景帝後元元年，任命他爲御史大夫。天子表彰平定吴、楚叛亂時的功勞，就封直不疑做了塞侯。武帝建元年間，和丞相衛綰一起因爲過失被罷免。

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直不疑學習《老子》的學説。他所到的地方，做官都按照老樣子，惟恐人們知道他做官的事迹。他不喜好樹立名聲，被人稱爲忠厚長者。直不疑去世，他的兒子直相如接替侯爵。他的孫子直望，因爲助祭獻金不合規定失去了侯爵爵位。

周仁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

郎中令周文，名叫周仁，他的祖先原來是任城人。憑醫術進見。景帝做太子的時候，任命他做了舍人，積累功勞逐漸升遷，孝文帝的時候做到太中大夫。景帝剛剛即位，任命周仁做了郎中令。

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期爲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於後宫秘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毁。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群臣賂遺，終無所受。

周仁爲人厚道持重，不泄露别人的私事。經常穿着破爛補釘衣裳，溺濕褲子，弄得很不乾净，因此受到寵愛。景帝進入後宫，與嬪妃秘密戲耍取樂，周仁經常在旁邊。等到景帝去世，周仁還在做郎中令，終究没有什麽建樹。皇上有時向他詢問别人的人品，周仁説："皇上自己考察他們吧。"然而也没有毁謗什麽人。因此景帝兩次駕臨他家。他的家遷徙到陽陵。皇上賞賜的東西非常多，可是他常常辭讓，不敢接受。諸侯和各位大臣贈送物品，他也始終没有接受。

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武帝即位，認爲他是先帝的大臣，尊重他。周仁於是以病免職，得享二千石俸禄歸家養老，子孫全都做到了大官。

張歐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説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御史大夫張叔，名歐，是安丘侯張説的妾生的兒子。在孝文帝的時候憑着研究刑名的學説侍奉太子。但是張歐雖然研究刑名，他的爲人倒是個忠厚長者。景帝的時候很尊重他，經常擔任九卿。到了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了職，皇上詔令任命張歐做了御史大夫。自從張歐做官，就未曾説過要查辦人，而專門以誠懇忠厚的態度做官。下屬的官吏因爲他是個忠厚長者，也不敢太欺瞞他。向上呈送已結的案件，凡遇到有可以退回重審的，就將其退回；不可以退回的，纔不得已，流着眼淚親自看着封好它。他的仁愛之心就像這樣。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

他年老病重，請求免去官職。於是天子也就

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頒布詔書免去了他的官職，享受上大夫的俸祿歸家養老。他把家安在陽陵，子孫都做到了大官。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句話說“君子言語要遲鈍，而行動要敏捷”，說的就是萬石君、建陵侯、張叔吧？因此他們教化不峻嚴而成功，不苛刻而治理得很好。塞侯精微工巧，而周文近於諂媚，君子譏諷他們，是因爲他們近於諂佞。然而他們也可以稱得上是行爲敦厚的君子了！

史記卷一百四

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

田叔是趙國陘城人。他的祖先是齊國田氏的後代。田叔喜好劍術，在樂巨公那裏研習黃老的學術。田叔爲人嚴正清廉、潔身自好，喜歡和諸位前輩交游。趙國人把他舉薦給趙國丞相趙午，趙午把他的事彙報到趙王張敖那裏，趙王讓他做了郎中。做官幾年，他切峻正直，廉潔公平，趙王認爲他賢能，却還没有來得及升遷他。

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嚙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説，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

正逢陳豨在代地反叛，漢七年，高祖前去討伐，路過趙國，趙王張敖親自端着桌案進獻食物，禮節非常恭順，高祖却伸足而坐，傲慢地駡他。這時趙國丞相趙午等數十個人都發怒，對趙王張敖説："大王您侍奉皇上，禮節够完備的了，現在他對待您却是這樣，我們請求您准許作亂反上。"趙王咬破手指流出了血，説道："先人失掉了國家，如果没有陛下，我們都會尸體生蛆。你們爲什麽會説這樣的話！不要再開口了！"於是貫高等人説："您是忠厚長者，不願違背恩德。"終於私下裏互相密謀要殺掉皇上。偏巧事情被發覺了，漢朝下詔令逮捕趙王和群臣中謀反的人。於是趙午等人全都自殺了，衹有貫高被逮捕了。這時漢朝頒下詔書説："趙國如有敢於跟隨趙王的人，罪及三族。"衹有孟舒、田叔等十幾個人穿着赤褐色的囚衣，自己剃掉頭髮，用鐵圈鉗住脖頸，自稱是趙王的家奴，跟隨趙王張敖到了長安。貫高謀反的事調查清楚後，趙王張敖纔得以出獄，被廢黜爲宣平侯，於是進薦田叔等十幾個人。皇上全都召見了他們，和他們談話，漢朝的大臣没有人能够超過他們的，皇上高興了，全都

任命他們做了郡守或諸侯國的丞相。田叔擔任漢中郡守十多年，正逢高后去世，呂氏諸人作亂，大臣們誅殺了他們，擁立了孝文帝。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孝文帝即位之後，召見田叔問道："您知道誰是天下的忠厚長者嗎？"田叔回答說："我怎麽能够知道呢！"皇上說："您是個忠厚長者，應該知道。"田叔磕頭說道："原來的雲中太守孟舒，是個忠厚長者。"當時孟舒因爲匈奴大規模地侵入邊塞劫掠，而雲中尤其嚴重，被免了職。皇上說："先帝任命孟舒爲雲中太守十多年了，匈奴曾經侵入一次，孟舒不能够堅守，士卒無故戰死了數百人。忠厚長者難道還殺人嗎？您因爲什麽說孟舒是忠厚長者呢？"田叔叩頭說："這正是孟舒之所以是忠厚長者的原因。貫高等人謀反，皇上頒下明令詔書，趙國如有敢於跟隨趙王張敖的，罪及三族。然而孟舒自己剃掉頭髮，用鐵圈鉗住脖頸，跟隨趙王張敖去他所要去的地方，想要爲他去死，哪會知道自己以後做雲中太守呢！漢朝與楚國相對抗，士卒都很疲勞困苦。匈奴冒頓新近征服了北夷，又來爲害邊塞，孟舒深知士卒疲勞困苦，不忍心說什麽，士卒們争相登城和敵人拼死，好像是兒子爲了父親，兄弟爲了哥哥一樣，因此戰死的有數百人。孟舒哪裏是有意驅使他們作戰呢！這正是孟舒之所以是忠厚長者的原因。"於是皇上說："孟舒賢能啊！"又召見孟舒，讓他做雲中太守。

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

幾年以後，田叔因爲犯法而丢了官。梁孝王派人刺殺原來的吳國丞相袁盎，景帝召見田叔，派他去梁國查辦，田叔全部瞭解了案情，回來報告。景帝問："梁國有那件事嗎？"田叔回答說："我有死罪！梁國有那件事。"皇上問："那事情到底怎麽樣？"田叔說："皇上不要追究梁國的事了。"皇上問："爲什麽呢？"田叔說："現在如不處死梁王，這就是漢朝的法律没有執行；如果他認罪伏法，那樣太后就會吃飯没有滋味，睡覺不安枕席，這樣憂慮的就是陛下您了。"景帝認爲他非常賢能，任命他做了魯國的丞相。

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

魯國丞相剛到任，百姓自發地向丞相上言，控訴魯王奪取財物的有一百多人。田叔抓住他們

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中爲首的二十人，各人笞打五十下，其餘的人各拍打二十下，向他們發怒説："魯王不是你們的君主嗎？怎麽自己竟敢談論你們的君主！"魯王聽説了這件事，很慚愧，拿出王府内庫的錢，派丞相償還給他們。丞相説："大王自己奪取來的財物，讓丞相去償還，這是讓大王做惡事而讓丞相做善事。"丞相没有參與償還的事。於是魯王就全部償還給他們了。

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魯王喜好打獵，丞相經常跟從進入林苑之中，魯王總是讓丞相到館舍去休息，丞相出來，就經常坐在林苑外面，置身烈日之下，等待魯王。魯王數次派人請丞相去休息，他始終不去休息，説："我的大王在林苑中曬着，我爲什麽偏偏要去館舍！"魯王因爲這個緣故就不大經常出外游獵了。

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説，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幾年以後，田叔在任期間去世，魯國用一百斤黄金祭祀他，他的小兒子田仁不肯接受，説："不能因爲一百斤黄金損傷了先人的名聲。"田仁由於身體强健，做了衛將軍的舍人，數次跟從去抗擊匈奴。衛將軍舉薦田仁，田仁做了郎中。幾年以後，做了二千石的丞相長史，又丢了官。後來派他偵視檢舉三河。皇上巡視東方，田仁奏明事情很有辭采，皇上很高興，任命他做了京輔都尉。一個多月後，皇上升遷他做了司直。幾年以後，由於太子的事犯了罪。當時左丞相親自率領軍隊，命令司直田仁主管關閉、守衛城門，犯了放走太子的罪，交給官吏論罪處死。一説田仁發出軍隊，長陵令車千秋上書告發田仁叛變，田仁被滅族處死。陘城現在位於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太史公曰：孔子稱述"住在某個國家，一定要與聞它的政事"，説的大概是田叔吧！講求仁義，不忘舉賢，顯明君主的美德來補救過失。田仁和我友善，我因此一并論及他。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

褚先生説：我做郎官的時候，聽説田仁原先和任安關係很好。任安是滎陽人。年少喪父，生活貧困，替别人駕車到長安，留了下來，要找事做，去當小官吏，没有遇着機會，於是申報家中人口録入户籍，定居武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

功。武功是扶風西邊的小縣，谷口有入蜀的棧道靠近山區。任安認爲武功是小縣，没有豪門望族，容易獲得很高的名望，任安就留居下來，替人做求盜亭卒。後來做了亭長。縣裏的百姓全都外出打獵，任安時常替人分配麋鹿、雉鷄和野兔，把老人、小孩和壯丁安排到或難或易的地方，衆百姓都很高興，説："真是不錯呀，任少卿分辨事務公平，又有智謀。"第二天又集合開會，到會的有好幾百人。任少卿説："某某的兒子甲某爲什麽没有來呢?"衆人都驚異他認識人的神速。這以後他被任命爲鄉里的三老，又被推舉做了親民之吏，出任三百石級的官長，治理民事。因爲皇上出游之時，他没有置辦帷帳之事，被罷斥免官。

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床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

於是他就做了衛將軍的家臣，和田仁在一起，同爲家臣，寄居將軍門中，志同道合，互相敬愛。這兩個人家中貧寒，没有錢拿來奉承將軍府裏的家監，家監就派他們去喂養咬人的烈馬。兩個人同床而卧，田仁暗地裏説："這個家監真是不識人啊!"任安就説："將軍尚且不識人，何况是家監呢!"衛將軍讓他倆跟着去拜訪平陽公主，公主的管家讓他倆跟騎馬侍從的家奴在一張席上吃飯，這兩個人拔出刀來割裂席子，另外單坐。公主的家人全都又驚異又厭惡他們，却没敢大加呵斥。

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

後來有皇上的詔書招募選拔衛將軍的家臣擔任郎官，將軍選取家臣中富裕的人，讓他們備齊鞍馬、絳衣以及用玉裝飾的劍，想要進宫去禀告給皇上。恰逢賢良大夫、少府趙禹前來拜訪衛將軍，將軍招呼來他舉薦的門客給趙禹看。趙禹依次提問他們，十多人中竟没有一個通曉事理、略有智謀的。趙禹説："我聽説，將軍門下一定會有將才。書傳上説'不瞭解一個國君，就要看他使用的是什麽樣的人，不瞭解一個人，就要看他結交的是什麽樣的朋友'。如今皇上下詔舉用將軍的門客，是想藉以考察一下將軍所能得

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綉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鬥，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到的賢人和文武人才。如今您衹是選取那些富家子弟奏上，他們又都是没有智謀的，就好像是給木偶穿上錦綉衣服罷了，又能拿他們做什麽用呢？”這時候趙禹就把衛將軍的一百多個門客全都召來，依次提問他們，發現了田仁和任安，説：“衹有這兩個人可以用，其餘的没有可用之人。”衛將軍見這兩個人都是貧寒之士，心中不滿。趙禹走後，他就對這兩個人説：“你們各自去備好鞍馬和新絳衣。”兩人回答説：“家中貧寒，不用置辦什麽。”將軍發怒説：“如今是你們兩位因爲家中貧寒出來做事，又爲什麽説出這樣的話來？全然一副不平之態就好像有恩於我似的，爲什麽呢？”將軍無可奈何，寫好簿册上奏給皇上。皇上下詔召見衛將軍的門客，這兩人就前往晋見，皇上召見時詢問他們的才能謀略，讓他們互相品評高下。田仁回答説：“提槌拿鼓，立足軍門，激勵士大夫們樂於拼死戰鬥，這點上我比不上任安。”任安回答説：“要論决斷嫌疑，判定是非，辨别百官，讓百姓們毫無怨心，我就比不上田仁了。”武帝大笑道：“太好了。”就派任安去監護北軍，派田仁到黄河邊上去監護邊塞的屯田穀物之事。這兩個人立刻就名揚天下了。

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

這以後任用任安去擔任益州刺史，任用田仁擔任丞相長史。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奸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是時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污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

田仁上書説：“全國的郡太守中有很多人違法謀私，尤其以三河最爲嚴重，我請求朝廷首先恩准偵視檢舉三河。三河的太守全都在朝中倚仗宫中貴人，又和三公大臣有親屬關係，肆無忌憚，應首先整治三河太守來警戒天下的作奸犯法的官吏。”這時河南、河内的太守都是御史大夫杜周的親屬，河東太守是石丞相的子孫。此時的石氏門中有九個人擔任二千石級的大官，正值富貴鼎盛之時。田仁屢次上書言及這件事。杜大夫和石氏派人前往謝罪，對田少卿説：“我們不敢有什麽話説，但願少卿您不要誣告玷污我

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强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們。”田仁檢舉了三河之事後，三河的太守全都交由法官處死。田仁還朝奏明此事，武帝很高興，認爲田仁有才能，又不畏强暴，就任命田仁擔任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後來遇到太子有起兵的事，丞相親自率領軍隊，派司直主管城門。司直田仁認爲太子是皇上的骨肉，父子之間的事外人不好介入，他就離開城門到皇陵去了。這個時候武帝正在甘泉宮，派御史大夫暴君下來責問丞相“爲什麼放走了太子”，丞相回答説“派了司直帶人守衛城門，他却開釋了太子”。當下上書報告朝廷，請求逮捕司直。司直被交由法官審理處死。這時任安擔任北軍使者護軍，太子在北軍的南門外停住車，召任安來，交給他符節令他發兵。任安下拜接受了符節，進去後，就閉門不出了。武帝聽説了這事，認爲任安是不是在假裝呢，他不附和太子，是什麼原因呢？由於任安笞打侮辱北軍的錢官小吏，小吏就上書告發他，認爲他接受了太子的符節，還説“很榮幸，您能把這麼好的符節交給我”。奏書上呈朝廷，武帝説：“這人是個老於世故的官吏，看到太子起兵的事件發生，他想要坐觀成敗，見哪邊勝了就去附和隨從，心存二意。任安曾經犯過很多該判死刑的罪行，我常常讓他活了下來，如今他却心懷狡詐，有不忠於我的心。”於是把任安送交法官審訊，處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愼戒之。

月亮圓過之後就要虧缺，事物發展旺盛之後就要衰敗，這是天地間的法則。祇知道進而不知道退，久居富貴之位，災禍積存，就會給人帶來災難。因此范蠡纔要離開越國，辭官不做，美名流傳後世，萬年都不會被遺忘，災禍又怎會臨頭呢！以後求官進級的人千萬要引以爲戒。

史記卷一百五

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秦越人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扁鵲，是勃海郡鄭地的人，姓秦，名叫越人。年少的時候給人做舍長。客人長桑君住過客館，扁鵲單單把他當作奇人，經常恭敬謹慎地接待他。長桑君也知道扁鵲不是平常人。進出客館十多年，於是招呼扁鵲私下裏來坐坐，悄悄地對他說："我有個秘方，年紀老了，想要傳授給您，您不要泄漏出去。"扁鵲說："是。"長桑君於是就把懷裏的藥拿出來給了扁鵲，說："用未落地的露水喝下它，三十天後就會瞭解事物了。"於是全部取出他的秘方書籍都給了扁鵲。忽然之間他就不見了，大概他不是個凡人。扁鵲按照他的話喝藥三十天，看得見墻那邊的人。用這個功能來看病，五臟的病變部位都一目瞭然，衹不過是以診脉爲名罷了。行醫有時是在齊國，有時是在趙國。在趙國的時候名叫扁鵲。

當晋昭公時，諸大夫强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晋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

在晋昭公的時候，大夫們的勢力强大而國君宗族勢力很弱小，趙簡子做大夫，專斷國家政事。趙簡子生了病，五天不省人事，大夫們都害怕了，於是把扁鵲召來。扁鵲進去診視了病症，出來後，董安于向扁鵲詢問，扁鵲回答說："血脉正常，你驚怪什麽！從前秦穆公就曾經像這樣，七天纔醒。醒來的那天，告訴公孫支和子輿說：'我去天帝那裏非常快樂。我去很久的原因，正是學到一些東西。天帝告訴我："晋國將要大亂，五代不得安寧。然後將要稱霸，不久霸主就要死去。霸主的兒子將要使你們國家的男女没有分别。"'公孫支記録下這些話而且收藏起來，秦

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宫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抏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

國史册上記載的事就在晉國出現了。晉獻公時的大亂，文公的稱霸，襄公在殽山打敗了秦國的軍隊，回朝後就縱情淫樂，這都是您聽説過的事。如今主君的病和秦穆公的病相同，不出三天就會痊愈，然後一定有話要説。”

過了兩天半，趙簡子清醒了，對各位大夫説：“我去天帝那裏非常快樂，和百神在天中央遨游，天上的仙樂演奏九曲，還有祭祀宗廟的萬舞，不像三代的音樂，樂聲讓人心動。有一隻熊想要拉我，天帝命令我射它，射中了熊，熊就死了。有隻羆來了，我又射它，射中了羆，羆也死了。天帝非常歡喜，賜給我兩個笥，都有副品。我看見兒子在天帝身旁，天帝交給我一隻翟犬，説：‘等到你兒子長到壯年的時候賞賜給他。’天帝告訴我説：‘晉國將要一代一代地衰落下去，七代以後就會滅亡。嬴姓的國家將要在范魁的西面大敗周人，但是也不能够占領那裏。’”董安于聽到這些話，記録并且收藏起來。把扁鵲的話告知趙簡子，趙簡子賜給扁鵲四萬畝田地。

後來扁鵲路過虢國。虢太子死了，扁鵲來到虢國宫廷門前，向喜好方術的中庶子問道：“太子得了什麽病，京城之中舉辦祈禱的事情超過了其他所有的事情？”中庶子回答説：“太子的病是血氣不按時運行，交會錯亂而不能疏泄，突然發作在體外，却是因爲内臟受到了傷害。正氣不能够制止住病邪之氣，病邪之氣就積聚在身體裏得不到發泄，因此陽脉遲緩，而陰脉拘急，所以突然昏厥就死了。”扁鵲問：“他是在什麽時候死的？”回答説：“從鷄鳴到現在。”扁鵲問：“收殮了嗎？”回答説：“還没有，太子死了還不到半天。”扁鵲説：“請稟報説我是齊國勃海地方的秦越人，家住在鄭，還没有能得以仰望君王的神采，在他面前侍奉。聽説太子不幸死去，我能讓他活過來。”中庶子説：“先生該不是欺騙我吧？憑什麽説太子可以復生呢！我聽説上古的時候，有個叫俞跗的醫生，治療疾病不用湯藥、酒劑、砭石、導引、按摩和藥物熨貼，一經診察就能够發現疾病的反應症狀，順着五臟的腧穴，就割開皮膚，剖開肌肉，疏導脉絡，結扎筋腱，按治髓

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

腦，觸動膏肓，疏理横膈膜，洗滌腸胃，清洗五臟，修練精氣，變易形體。先生的醫方如能這樣，那麽太子就可以復生了；如果不能像這樣却想要讓太子活過來，簡直就不可以把這樣的話告訴給剛會笑的嬰兒。”整整一天，扁鵲仰天長嘆說：“您的醫治方法，就好像是用竹管來窺視蒼天，從縫隙中觀察斑紋。我秦越人的醫治方法，不用診脉、觀察臉色、聽聲音、察看體態，就能說出疾病所在的部位。瞭解到病人外在的症狀，就能論知他内在的病因；瞭解到疾病内在的病因，就能論知它外在的症狀。體内疾病應顯現在體表，不需遠行千里，就可以診斷病人，決斷的方法極多，不應衹從一個角度來看。您如果認爲我的話不真實，就進去試着診察太子，一定會聽到他的耳朵鳴響而且鼻翼也在翕動，順着他的兩條大腿摸到陰部，應當還有餘温呢。”

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蹶’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争，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爲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色廢脉亂，故形静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中庶子聽了扁鵲的話，眼睛昏花而不能眨動，舌頭翹起來，不能够放下了，於是就進去把扁鵲的話報告給虢君。虢君聞聽這事大爲驚訝，出來在宫廷的中門接見了扁鵲，說：“我私下裹聽說您的高風亮節已經很久了，然而不曾得以到您面前拜見。先生經過我們小國，幸運地來救助我，作爲偏遠之國的君主我太榮幸了，有了先生，我兒子纔能活過來，没有先生也就衹有拋棄填埋到山溝裏，永遠死去不能够復生了。”話没說完，就欷歔抽泣，憂傷氣鬱，精神恍惚，情態散亂，長時間地流淚，淚珠很快地落下，挂在眼睫毛上，悲傷得不能自制，容貌變了模樣。扁鵲說：“太子的病，是所謂的‘尸厥症’。由於陽氣下陷入陰，胃受到繞動，經脉損傷，絡脉阻塞，分别下於三焦、膀胱，因此陽脉下墜，陰脉争相上升，陰氣陽氣交會之處閉塞不通，陰氣上逆而陽氣向内運行，陽氣在身體下部和内部鼓動不升，在上在外的陽氣斷絶，不被陰氣所遣使，身體上部絡脉的陽氣斷絶，下部樞紐的陰氣已經破壞，陰氣破壞，陽氣斷絶，容顔失色，血脉紊亂，因此形體安静，像死去的樣子。太子實際上并没有死。因陽氣侵入陰分而阻隔了臟氣的，病人可以存活，因陰氣侵入陽分而阻隔了臟氣的，

病人就死了。凡是這幾種情形，都是在五臟厥逆的時候突然發作的。醫術精良的醫生可以治愈它，拙劣的醫生就會疑惑不决了。”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鵲就讓弟子子陽磨利針和砭石，用來刺三陽五會穴，過了一會兒，太子蘇醒過來了。於是扁鵲又讓子豹準備五分劑量的熨藥，用八減方的藥劑混合煎煮，用來交替着熨貼兩脅下面。太子能坐起來了。再進一步調和陰陽，衹服用兩旬湯藥就恢復到原來的樣子了。因此天下人都認爲扁鵲能使死人復生。扁鵲説：“我不是能使死人復生，這是他自己可以活過來，我衹是促使他恢復起來罷了。”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針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扁鵲路過齊國，齊桓侯把他當客人招待。扁鵲進入朝廷拜見齊桓侯，説：“您有疾病，在皮膚和肌肉之間，不治療將會加重。”桓侯説：“寡人没有病。”扁鵲出去了，桓侯對左右的人説：“醫生喜好功利，想要拿没病的人來顯示治病的本領，作爲功勞。”五天後，扁鵲又去拜見，説：“您有疾病到了血脉，不治療恐怕會加重。”桓侯説：“寡人没有病。”扁鵲出去了，桓侯不高興。五天後，扁鵲又去拜見，説：“您有病在腸胃之間，不治療將會加重。”桓侯没有理睬。扁鵲出去了，桓侯不高興。五天以後，扁鵲又去拜見，望見桓侯就退出去跑了。桓侯派人問他原因。扁鵲説：“疾病在皮膚和肌肉之間，是湯藥和熨藥的效力所能達到的；病到了血脉，是針和砭石的效力所能達到的；病到了腸胃，是酒藥的效力所能達到的；病到了骨髓，即使是掌管生死的司命之神對它也無可奈何。如今病到了骨髓，我因此不再請求給他治病了。”五天以後，桓侯身體患了重病，派人去召扁鵲，扁鵲已經逃離了。桓侯於是就死去了。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

假若聖人預先知道微細的病的徵兆，能够讓優良的醫生得以及早治療，那麽疾病就可以治愈，生命可以存活。人們所擔憂的，是疾病太多；然而醫生所擔憂的，是治病的方法太少。因此疾病有六種不可治愈的情形：驕狂放縱，不講道理，是一不可治；輕視身體而看重錢財，是二不可治；衣着飲食不能適當，是三不可治；陰陽

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錯亂，臟氣不穩定，是四不可治；形體羸弱而不能够服藥，是五不可治；相信巫術而不相信醫術，是六不可治。有這其中一種情形，就非常難以治療了。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扁鵲聲名傳遍天下。他路過邯鄲，聽説那裏重視婦女，就做了醫治婦科病的醫生；路過雒陽，聽説周人敬愛老人，就做了醫治耳、眼、痹病的醫生；進咸陽來，聽説秦國人喜愛小孩子，就做了醫治小兒病的醫生；隨着不同的習俗而改變行醫的範圍。秦國的太醫令李醯自知醫術不如扁鵲，就派人把他刺殺了。到現在天下談論脉學的人，都遵從扁鵲。

太倉公淳于意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决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太倉公，是齊國太倉的長官，臨菑人，姓淳于，名叫意。年少的時候喜好醫術。高后八年，又拜了同郡元里的公乘陽慶爲師。陽慶七十多歲，没有孩子，就讓淳于意全部丢掉了他原來的醫方，再把所有的秘方全都交給了他，傳授了黄帝、扁鵲的脉書，根據五色診治疾病，預知人的死生，決斷疑難病症，確定可以治療的病症，以及藥物理論，非常精當。淳于意學了三年，爲人治療疾病，決斷死生很多都應驗。然而他到各地的諸侯國去行醫、游學，很少在齊國的老家居住，有時又不給人治病，很多病人都怨恨他。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文帝四年間，有人上書控告淳于意，按刑律論罪應當用傳車押送到西面的長安去。淳于意有五個女兒，跟隨着他哭泣。淳于意發怒，罵道："生孩子不生男孩，緊急的時候没有可以使用的人！"於是小女兒緹縈傷感父親的話，就跟着父親西行。她上書説："我父親做官吏，齊國中稱贊他清廉、公平，如今犯了法應當受刑。我深切地痛心處死的人不能够復生，而受了刑的人不能再復原了，即使是想要改過自新，也無路可行，終究得不到機會。我情願没入官府去做奴婢，來爲父親贖罪，讓他能得以改過自新。"書信彙報給朝廷，皇上憐憫她的心意赦免了淳于意，這一年中也就廢除了肉刑的法律。

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

淳于意回到家居住，皇上下詔令問他所治的病例中，決斷死生應驗的有多少人，名叫什麽。

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

詔書問原太倉長淳于意："醫術有什麽特長，能治什麽病？有什麽醫書？都是從哪裏學來的？學了多少年？曾經醫治靈驗的，是哪個縣哪個里的人？是什麽病？醫治服藥以後，那些病人的症狀怎麽樣了？全要詳細地作出回答。"淳于意回答道：

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决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從我年少時起，就喜好醫藥，醫方試用於病人很多都不靈驗。到了高后八年，我得以遇見老師臨菑元里的公乘陽慶。陽慶年齡有七十多了，我得以侍奉他。他對我說："把你的醫書全部丢掉，那些都不正確。我有古代先輩醫家遺傳下來的黄帝、扁鵲的脉書，能根據五種顔色診斷疾病，預知人的生死，决斷疑難病症，確定可否醫治，還有論述藥物的書，非常精當。我家中很是富足，從心裏喜愛您，想要把我所有的秘方醫書全都教給您。"我就説："我太榮幸了，這不是我所敢奢望的。"我當即離席跪拜請求了兩次，接受了他的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等秘藏醫書，我接受了這些醫書，并且誦讀、解析、檢驗它們，大約用了一年多時間。第二年我就行醫檢驗它，有些靈驗，但是還不够精當。大約總共奉教了三年左右，我就已爲人治病，診斷病症，確定死生，有了靈驗，醫術很精良。如今陽慶已經死了十多年了，我跟從他學完了三年，現在我三十九歲了。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發於腸胃之閒，後五日當臃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氣。肝氣濁而静，此内關之病也。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

齊國的侍御史名叫成，他自己説患了頭痛病，我爲他診脉，告訴他説："您的病很嚴重，不好明説。"我於是出去，單獨告訴成的弟弟昌説："這個病是體内生了毒瘡，長在腸胃之間，五天以後就會發生腫突，八天以後就會吐膿而死。"成的病得自於酒色。成於是就按期死去了。我之所以知道成的病，是因爲我切他的脉，切得肝臟的脉氣。他肝臟的脉氣重濁而又静緩，這是内關之類的病。脉法上説"脉象長而像弓弦，不能够隨四季變化而更替，那他的病就是在肝臟。

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絶而脉賁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脉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脉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如果是調和均勻的，就是肝的經脉有病，如果脉搏是無規則的，那就是肝的絡脉有病。”肝的經脉有病而脉象均勻的，他的病就是得自於筋髓裏。如果是脉搏從不規則變成像要斷絶又忽而賁涌，病就是得自於酒色。我之所以知道他五天以後就會發生腫突，八天後吐膿而死，是因爲切他脉的時候，少陽經絡的脉位開始出現代脉。出現代脉表明少陽經脉有了病，病勢如果迅速擴展到全身，人就會死去。他的絡脉患了病，那個時候，少陽脉的關部一分處開始出現代脉，因此衹是有内熱却還没有出膿，等到代脉達於五分處，就是到了少陽脉位的界限，到第八天，就會吐膿而死，因此説代脉上達於二分處就會出現膿瘡，到達界限就會膿瘡腫突，瘡破膿泄光而死。熱氣上升就會熏蒸陽明經脉，灼爛小絡脉，小絡脉發生變動，絡脉聯結之處就會發病，聯結處發病後就會糜爛離解，於是絡脉之間交互阻塞。熱氣已然上行，到了頭部發生擾動，因而就會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脉，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心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脉，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脉法曰“脉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脉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逿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脉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王二兒子的男孩生病，叫我去給他診脉，我告訴他説：“是得了氣膈病。這種病讓人感覺煩悶，吃不下飯，時常吐涎沫。這種病得自於心裏憂愁，經常厭食。”我當即爲他開了下氣湯給他喝，一天逆氣就下來了，兩天就能吃飯了，三天病就好了。我之所以知道男孩的病，是因爲診他的脉時，診到了心病的脉氣，濁重、躁動又輕浮，這表明是陽氣鬱結的病。脉法上説“脉搏來到指下時跳得次數多而且快，離開時却很艱難，前後感覺不一樣，這是心有病”。周身發熱，脉搏旺盛的，稱爲重陽。重陽就會擾動心神。因此心中煩悶，飲食不下，就是絡脉有了病，絡脉有病就會血從上出，血從上出就會死亡。這是心裏悲傷而得的病，病得自於憂愁。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

齊國名叫循的郎中令生了病，很多的醫生都認爲是逆氣進入了胸腹之中，而用針刺治療。我診斷他的病，説：“這是涌疝，使

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時，右口氣急，脉無五藏氣，右口脉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涌，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涌疝。中熱，故溺赤也。

人解不出大小便。”循説：“我解不出大小便已經三天了。”我叫他服用火齊湯，衹服一次解出了大小便，再服一次，大小便暢通，服三次病就好了。這病是得自於性生活不節。我之所以知道循的病，是因爲切他的脉時，右手寸口脉氣急迫，脉搏中切不到五臟的病氣，右手寸口的脉氣大而數，脉數就是中焦、下焦熱涌動，左手脉數是熱往下走，右手脉數是熱向上涌，但全部没出現五臟病脉，因此説是“涌疝”。體内有熱，因此尿是黄赤色。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脉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

齊國名叫信的中御府長生了病，我進去爲他診脉，告訴他説：“這是熱病的脉氣。可是由於天熱出汗，脉搏稍有衰減，不會死的。”我又説：“這個病是得自於在流水中洗浴時嚴重受寒，然後就全身發熱。”信説：“是的，正是這樣！去年冬天的時候，我替大王出使楚國，走到莒縣陽周水邊，莒縣的橋梁很破，我就攬住車轅不想渡河，馬驚了，我當即掉了下去，我的身子没入水中，差點死掉，小吏馬上跑來搭救我，從水裏出來，衣服全濕了，一會兒身上很冷，過後又熱得像火，到現在我還不能遇着寒氣。”我就爲他開了液湯火齊退熱，服一劑汗就出盡了，再服一劑就退了熱，服三劑病就止住了。我就讓他繼續服藥，前後服藥二十天，身上就再没病了。我之所以知道信的病，是因爲我切他的脉時，屬於并陰。脉法上説“熱病中，陰陽相交纏的屬死症”。我切他的脉，陰陽没有交纏，屬并陰。并陰這種病，脉象順的用清法就可以治愈，内熱雖然還没有消盡，人還是可以救活。腎氣有時微濁，在太陰脉口可以切到但很稀疏，這表明體内有水氣。腎本來就是主水，因此我從這得知。治療一時有失誤，就會轉爲寒熱病。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

齊王的太后生了病，召見我進去診脉，我説：“這是風熱侵入膀胱，解大小便很困難，尿爲赤色。”我讓她服火齊湯，服一劑就可以解出大小便，服兩劑病就好了，尿恢

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濕然風氣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并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陰脉，是壞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復到原來的顔色。這病得自於流汗出滫。滫，就是指脱掉衣服，汗被吹乾了。我之所以知道齊王的太后的病，是因爲我診她的脉，切她太陰脉口，感到很濕潤，表明是受了風熱。脉法上説"脉沉時大而堅，脉浮時大而緊的，是腎有病"。我切太后的腎脉却是相反的，脉大而躁。大就表明膀胱有病；躁就表明有内熱而且尿爲赤色。

齊國章武里的曹山跗生了病，我給他診脉，説："這是肺消癉，加之以寒熱病。"我就告訴那人説："屬死症，不可醫治。應當適當地調養，這病是不能醫治的。"脉法上説"病人三天後就會發狂，胡亂起坐行走，總想亂跑；五天以後就會死去"。那人真就如期死去了。曹山跗的病得自於大怒而行房事。我之所以知道曹山跗的病，是因爲我切他的脉時，切到肺熱的脉氣。脉法上説"脉搏起伏不定，鼓動無力，表明形體很衰敗"。這是五臟從上部到下部有幾處患了病，因此切他的脉時，脉不平而且出現代脉。脉不平就表明是血不歸肝；代脉，就是時而雜亂，時而并至，忽而躁動，忽而洪大。這表明肝肺兩臟的絡脉已斷絶，因而必死而無法醫治。之所以另外出現寒熱，説明病人已處於尸奪狀態。尸奪就是形體衰敗；形體衰敗就不應當通過艾灸、針刺以及服烈藥來醫治。我還没有前往診治的時候，齊國的太醫先診治了曹山跗的病，在他足少陽脉口施灸，而且讓他服半夏丸，病人於是就發生腹泄，腹中空虚了；又在他的少陰脉施灸，這就極深度地損壞了他肝臟的陽氣，像這樣嚴重損傷病人的元氣，因此就添加上了寒熱病。之所以三天後病人就會發狂，是因爲肝的一條絡脉横出連結了乳下的陽明經，所以這條絡脉一斷，陽明經脉就會遭受侵害，陽明脉損傷了，病人就會發狂亂跑。之所以五天以後必死，是因爲肝和心相隔五分，因此説元氣五天就耗盡了，元氣耗盡了人就死了。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内，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如法；不俱摶者，决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

齊國的中尉潘滿如患小腹疼痛，我給他診脉，説：“這是腹中存留有積聚的症瘕。”我就對齊國的太僕饒、内史繇説：“中尉再不自覺停止房事，三十天就會死掉。”過後二十多天，他就小便出血死了。這病是得自於酒色。我之所以知道潘滿如的病，是因爲我切他的脉又沉又小，力量微弱，它們突然結合到一起，這表明是脾臟有病的脉氣。右手的寸口脉緊小，呈現出症瘕病的脉氣。按照五臟的次序相乘，因此三十天必死。三種陰脉一齊出現的，就如上所説之法；如不是一齊出現的，在短期内就可以決斷生死；如三種陰脉一齊出現，又間或有代脉出現的，離死就很近了。因此他的三種陰脉一齊出現，就會像前面説的那樣尿血而死。

陽虚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内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陽虚侯的丞相趙章患了病，召見我。很多的醫生都認爲是寒氣侵入體内，我給他診脉説：“這是得了迵風病。”迵風這病，會使飲食咽下後總要嘔瀉出來，難以吸收。理論上説“五天當死”，而他十天以後纔死。這病是得自於飲酒。我之所以知道趙章的病，是因爲我切他的脉，感覺脉來得很滑，這表明是内風病的脉氣。飲食咽下後總要嘔瀉出來而無存留的，法定五天就會死去，這全是前面所説的分界法。病人十天以後纔死，之所以超過了期限，是因爲那個人嗜好喝粥，因而腹中充實，腹中充實纔得以超過了期限。老師有句話講“體内能容納食物的，過期纔死，體内不能容納食物的，等不到期限就會死掉”。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蹷胸滿。”即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

濟北王患了病，召我去給他診脉，我説：“這是風蹷，胸悶不舒。”就爲其調製藥酒，他服完了三石，病就好了。這病是得自於汗出的時候躺在地上。我之所以知道濟北王的病，是因爲我切他的脉時，切到了風邪的脉氣，心脉重濁。發病的規律是“病邪進入人體肌表，體表的陽氣盡了，則陰氣侵入體内”。陰氣在體内擴張，就導致寒氣上逆，熱氣下沉，因而胸悶。説他出汗時躺在地

水也。

齊北宫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實，其來難，是蹷陰之動也。脉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蹷陰之絡結小腹也。蹷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蹷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蹷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

濟北王召臣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顔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厠，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法病内重，毛髮而色澤，脉不衰，

上，是因爲我切他的脉時，脉氣陰寒。脉氣陰寒則病邪必定會侵入體内，而且要等到出汗時纔能排出體外。

齊國北宫司空的夫人出於患了病，很多醫生都認爲是風邪侵入體内，病在肺部，就因此針刺她的足少陽經。我爲她診脉，就説：“患的是氣疝病，影響到膀胱，使得大小便困難，而且尿爲赤色。這病遇到寒氣就會小便失禁，使人腹部腫脹。”出於的病是得自於想解小便而没有解，又接着行房事。我之所以知道出於的病，是因爲我切她的脉大而且堅實，脉來時很難，這是蹷陰脉變動引起的。脉來得困難，是因爲疝氣影響到了膀胱。腹部之所以會腫脹，是因爲蹷陰的絡脉結縶在了小腹。蹷陰脉有了病，脉結縶的部位就會變動，一變動腹部就會腫脹。我於是就灸她的足蹷陰脉，左右各一次，小便就不再失禁，尿色也清了，小腹的疼痛止住了。我就又開了火齊湯讓她喝，三天疝氣就消散了，病就痊愈了。

已故的濟北王的乳母自己説脚熱而胸悶，我告訴她説：“這是熱蹷。”就針刺她的足心各三次，按住針刺之處不讓血出來，病很快就好了。這病是得自於喝酒大醉。

濟北王叫我爲各位侍女診脉，診到名叫豎的侍女，豎没有發病。我告知永巷長説：“豎傷了脾臟，不能勞累，按規律春天的時候就會吐血而死。”我對濟北王説：“豎這個女才人有什麽才能？”濟北王説：“她喜好方技，多才多藝，所嗜好的就是愛考究古法以出新，以前把她從民間買來，四人一共花了四百七十萬錢。”濟北王問道：“莫非她得了什麽病？”我回答説：“豎病得很重，屬於不治之症。”濟北王召豎來審視，見她的面色没有改變，就不以爲然，没有賣給其他諸侯。等到了春天，豎捧着劍跟從濟北王去厠所，濟北王離開時，豎落在後面，濟北王派人去叫她，她倒在厠所裹，吐血死了。她這病是得自於流汗。流汗按規律是病重於内

此亦内關之病也。

裏，毛髮和面色都很潤澤，脉不衰弱，這也是内關之類的病。

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脉，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齊國的中大夫患了齲齒病，我灸他的左手陽明經脉，就開了苦參湯，每天含漱三升，前後達五六天，病就好了。這病是得自於受風，以及睡卧時張着嘴，吃過飯不漱口。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菑川王的美人懷孕難産，就召我去。我就前往，讓她飲服一撮莨礍藥，用酒送服，很快就生下了孩子。我重又診她的脉，脉很躁動。躁動表明還有餘病，我就讓她服一劑消石，陰道就流出了血，血塊如豆大，約五六塊。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宫，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脉，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宫，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黄，黄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内關"，内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

齊國丞相舍人的奴僕跟隨主人上朝進宫，我見他在皇宫閨門外邊吃東西，望他面色帶有病容。我就告訴了名叫平的宦官。平喜好診脉，在我這兒學醫，我當即把舍人奴僕的病指給他看，告訴他説："他這是損傷了脾的面色，到了春天就會阻塞不通，不能飲食，按規律到了夏天就會泄血而死。"宦官平立即前去告訴丞相説："您舍人的奴僕有病，病得很重，離死期不遠了。"丞相問道："您怎麽知道的？"平回答説："您上朝時進宫，您舍人的奴僕在閨門外一個勁兒地吃東西，我和倉公一起站着，他當即指給我看，説，像這樣的病是要死的。"丞相當即叫來舍人問他説："您的奴僕有没有病？"舍人回答説："奴僕没有病，身上也不痛。"等到了春天，那奴僕果然病了，到了四月，就泄血而死。我之所以知道奴僕的病，是因臟脾臟的病氣遍傳五臟，傷病之色交錯反映在面上各個部位上，因而表明是傷脾的顔色，遠望散發黄色，細看如同暗青色的死草。很多的醫生都不知道，就認爲是有蛔蟲，而不知道是傷了脾。他所以到春天病死，是因爲脾胃的病氣發黄，黄色是土的色氣，脾土耐受不住肝木之盛，因而到春天就要死掉。他之所以到夏天纔死，是因爲脉法上説"病情嚴重而脉却順當、清寧的，叫做内關"，内

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關這類病，病人不知道它的疼痛，心中焦急而不痛苦。如若添加上又一種病，就會死於仲春；稍一順情愉悦，就能拖延一季。他之所以四月纔死，是因爲我診斷他時看他很順情愉悦。順情愉悦，他人還很肥胖。這奴僕的病是得自於頻頻流汗，被火烘烤後又外出，遇着了大的風寒。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菑川王患了病，召我去爲他診脉，我説：“這是邪氣上逆，使得上體發重，頭疼身上發熱，使人心中煩懣。”我就用涼水拍他的頭，針刺他的足陽明經脉，左、右各三次，病很快就好了。這病是得自於洗完頭髮還没乾就去躺卧。診斷如前所述，之所以説邪氣上逆，是因爲頭部有鬱熱之氣下達肩部。

齊王黄姬兄黄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齊王黄姬的哥哥黄長卿家備酒請客，召我去。各位客人都坐下了，還没有上酒食。我望見王后的弟弟宋建，就告訴他説：“您有病，四、五天前，您的腰、脅部疼痛，不能俯仰，又解不出小便。如不抓緊治療，病馬上會浸入腎臟。趁着病邪還没到達五臟，抓緊去治療。如今病邪正侵入腎部，這就是所謂的‘腎痹’。”宋建説：“是這樣的，我過去有腰脊痛的病。四、五天前，天下雨，黄氏的女婿們看見我家倉廩的基石，就擺弄它，我也想要效法他們，却舉不起來，就又把它放下了。傍晚，腰脊就疼痛，解不出小便，到現在也没好。”宋建的病是得自於喜好持重物。我之所以知道宋建的病，是因爲我觀察他的氣色，太陽部位顔色發乾，腎部及腰以下有四分左右的部位枯乾，因此知道四、五天前他就發病了。我於是就開了柔湯讓他服用，十八天左右病痊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脉時，切

濟北王的侍人韓女患了腰背疼的病，怕冷發熱，很多醫生都認爲是寒熱病。我診過脉，説：“這是有内寒，月經不下。”我就用熏藥來爲他熏，很快就將月經導下，病就好了。這病是得自於她想男子却得不到。我之所以知道韓女的病，是因爲我診她的脉時，

之，腎脉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一切就切到了腎的病脉，脉艱澀而且不連續。脉艱澀又不連續，它就會來得困難，脉形也堅實，因此説是月經不下。肝脉弦勁而長，溢出左手寸口，因此説是想男子却得不到。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蟯瘕。"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濕，寒濕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臨菑氾里名叫薄吾的女子病得很厲害，很多醫生都認爲是得了很重的寒熱病，一定會死，没法治。我診了她的脉，説："這是蟯瘕病。"蟯瘕致病，使得人的腹部很大，表皮又黄又粗，觸按時病人很難受。我讓她服用一撮芫花，當即排出蟯蟲約數升，病就好了，三十天恢復了正常。蟯蟲病得自於受了寒濕，寒濕氣蓄積很深，不能散發，就變化成蟲。我之所以知道薄吾的病，是因爲我給她診脉時，循按她的尺部，她的尺膚乾枯粗糙，而且毛色有光，上及於頭髮，這是有蟲的迹象。她的面色潤澤表明内臟中没有邪氣和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國的淳于司馬病了，我爲他診脉，告訴他説："這應當是患了迵風病。迵風病的症狀，就是飲食咽下後總要瀉出來。這病是得自於吃飽飯後就快跑。"淳于司馬説："我到王家去吃馬肝，吃得非常飽，看見酒端上來了，就離開了，騎快馬跑回家，隨即瀉了幾十次。"我告訴他説："作火齊米汁飲服，七八天就會好的。"當時醫生秦信在旁邊，我離開後，秦信就問身邊的閣都尉説："淳于意認爲淳于司馬得的是什麽病?"他回答説："淳于意認爲是迵風病，可以治。"秦信就笑道："這是他不知道。淳于司馬的病，按規律九天後必死。"九天後人并没有死，他家裏人又叫我去。我就前去詢問，全都符合我的診斷。我就開了一副火齊米汁，讓他服用，七、八天病就好了。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病，是因爲我診他的脉時，一切就切得他的脉完全符合規律。他的病與脉象順應，因而不會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

齊國的中郎破石患了病，我爲他診脉，告訴他説："這是肺臟損傷，不可治，會在

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脉。番陰脉入虚裏，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脉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十天後的丁亥日尿血而死。”就在十一天後，他尿血死去了。破石的病，是得自於從馬上摔下來，跌在石頭上。我之所以知道破石的病，是因爲我切他的脉，候得了肺陰脉的脉氣，它來時很散亂，幾次脉搏的跳動都不一致。面上又出現了肺被克伐的病色。我之所以知道他從馬上摔下來過是因爲我切他的脉切到了反陰脉。反陰脉進入虚裏，克伐肺脉。肺脉出現了散脉，原來的面色改變，都因爲肺被克伐。他之所以没有按期而死，是因爲老師説過“病人能容納水穀的，就能超期纔死，不能容納水穀的，等不到期限就會死”。這個人嗜好吃黍，黍能補肺，因而超過了期限。他之所以尿血，是因爲診脉法上説“病人性喜安静的，氣血下行而死，性喜活動的，氣血上逆而死”。這個人喜好安静獨處，不躁動，又長時間安静地坐着，伏在几上睡着了，因此血從下部泄出。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静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内，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内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

齊王的侍醫遂患了病，自己煉製五石服用。我前去拜訪他，遂就對我説：“我有病，希望你能給我診治一下。”我於是就爲他診治，告訴他説：“您患了内熱的病。藥論上説‘内熱不解小便的，不可以服用五石’。石作爲藥，性能燥烈，您服用它好幾次解不出小便，快不要服用了。從面色上看，您要發作瘡腫。”遂説：“扁鵲説過‘陰石可以治療陰病，陽石可以治療陽病’。藥石中有陰陽水火的方劑，因此有内熱，就用陰石柔和的方劑來治療；内寒，就用陽石剛燥的方劑來治療。”我説：“您所説的差得太遠了。扁鵲雖然説過這樣的話，但是必須要審慎診察，確定醫藥的量度，訂立治療準則，權衡利弊，結合色與脉、表與裏、有餘與不足、順與逆的規律，參照病人運動和安静時和脉息是否協調等情形，纔可以來討論。藥論上説‘陽病潜伏在體内，陰病症候反應於體外的，不能施加燥烈的藥以及石針’。燥烈的藥進入體内，邪氣就會更加肆虐，而蘊集的邪熱就更深。診法上説‘二陰表現在體外，

益箸，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一陽鬱熱於内，不可以服用剛猛的藥’。剛猛的藥進入體内就會攪動陽氣，使陰病愈加衰敗，陽病愈加顯著，邪氣流行，重重盤困在腧穴周圍，迅疾發作成毒瘡。”我告訴他之後，過了一百多天，他果然在乳上長了毒瘡，侵入鎖骨上窩，他就死了。這説明醫藥論述的大的體系，一定會有其規律原則。拙劣的醫生如有一處没有學到，就會使條理紊亂，陰陽就會處置失當了。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爲蹷。臣意診脉，以爲痹，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内。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齊王原先做陽虛侯的時候，病得很重，很多醫生都認爲是邪氣上逆。我診了脉，認爲是痹病，病根在右脅下面，大如倒置的杯子，讓人氣喘，氣上逆不能吃飯。我就讓他暫且飲服火齊粥，六天後氣就下降了；我就讓他改服丸藥，大約六天，病就好了。這病是得自於房事不節。我診斷時不懂得怎樣用經脉理論來解釋，衹是大略知道他病在哪裏。

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我曾經爲安陽武都里的成開方診治，成開方自己説没有病，我告訴他將被沓風病所苦，三年後四肢不能够自主，人瘖啞不能言語，一旦瘖啞就必死。如今聽説他四肢已不能自主，瘖啞而還没有死。這病是得自於屢次飲酒遇着了强烈的風邪。我之所以知道成開方的病，是因爲候脉診察時，他的脉象符合奇咳術上説的“臟氣相反的是死症”。我切他的脉，候得腎氣和肺氣相反，按規律説“三年當死”。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内。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

安陵阪里的公乘項處患病，我爲他診脉説：“這是牡疝病。”牡疝病發生在胸膈下面，上連肺臟。這病是得自於房事不節。我對他説：“切不要做辛勞的事，做勞力事就必定會吐血而死。”項處後來踢球，腰部寒冷，汗出得多，當即吐血。我再次給他診斷，説：“會在明天黄昏時死去。”那人就死了。這病得自於房事不節。我之所以知道項處的病，是因爲切他的脉，候到了反陽脉。反陽脉進入虛裏，項處第二天就死了。一則是切到了反陽脉，一則是疝痛上結於肺，這

就是牡疝。

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臣淳于意説：其他我所診斷、預期、決斷過死生的病，以及已治愈的病衆多，時間久了，很多都忘記了，不能完全記得，不敢再回答什麽了。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别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别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淳于意："你所診治的病，病的名稱有些是相同的，診斷結果却不同，有的會死，有的不會死，這是爲什麽？"回答説："病的名稱很多是相類似的，不可盡知，因而古代聖人制定脉法，用以確定醫藥的量度，訂立治療準則，權衡利弊，依照法規，調和陰陽，區别人的脉象各自加以命名，和天地相對應，和人體狀况相參合，因此就可以區别百病，找出差異，通曉醫術的人能够指出其不同之處，不懂醫術的人就混同起來。然而脉法并不是完全靈驗，診治病人要據法度來辨别病症，纔能够區别同名的疾病，道出病症所在的部位。如今我所診治的病例，都有診病的簿册。之所以能够區别它們，是因爲當我受教於師剛剛學成，老師死了，因此我就把診治過的病例在簿册上記録下來，以便預期決斷死生，考慮治病的得失是否合於脉法，因此到現在還知曉。"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淳于意："你所預測過的病症，決斷過的死生，有的没有按期，是什麽原因？"回答説："這都是因爲病人飲食、喜怒不正常，有的不應當服藥，有的不應當針灸，因此没有按期而死。"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吴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虚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淳于意："你剛剛能够預知病症是死是生，議論藥物運用是否適宜，諸侯王和大臣有人曾經向你詢問嗎？到齊文王患病的時候，不去求你診治，是什麽原因？"回答道："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吴王都派人來叫我，我不敢前往。齊文王病的時候，我家裏貧困，想要給人治病，真怕官吏任命我作官而把我留下，因此我就把户籍遷到親戚鄰居左右名下，不置辦家産，出外到全國行醫游學，訪求擅長醫術的人，向他們學習很久，從師數人，完全學到了他們的特長，領會了他們醫書的真意，又做了分析和評論。我住在陽虚侯的國家，因而要侍奉他。陽虚侯入朝廷朝見，我跟從他到了長安，因此得以診治安陵的項處等人的病。"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争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淳于意："你知道齊文王得病不起的原因嗎？"淳于意回答説："我没有親見齊文王的病情，但私下裏聽説齊文王患氣喘，頭疼，眼目不明。我憑心而論，認爲這不是病。我認爲是身體肥胖而且精力蓄積很多，身體得不到運動，肉多而骨頭支撑不起，故而氣喘，不必醫藥治療。脉法上説'二十歲脉氣旺，應當多跑動，三十歲應當時常快走，四十歲應當安神静坐，五十歲應當安神躺卧，六十歲以上應當使元氣深藏於體内'。齊文王年紀未滿二十歲，脉氣正旺，應當多跑動，却走路懶慢，不順應天道四時的規律。後來又聽説醫生用灸法治療，病情就嚴重了，這就是病情分析的過失。據我分析，這是體内正氣外争而邪氣侵入，這就不是年少的人所能恢復的了，因此死亡。所謂脉氣太盛的情况，應當調節一下飲食，選擇晴天，駕車或者步行，以開闊情志，使得筋骨、肌肉和血脉互相適應，用以宣泄過盛的精氣。因此，二十歲被稱作'易貿'，按規律不應當施以砭灸之法，施以砭灸則會導致氣血奔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淳于意："你的老師陽慶從哪裏學的醫術？齊國諸侯知道他嗎？"回答説："我不知道陽慶從誰那兒學來的。陽慶家很富足，擅長行醫，不肯給人治病，可能是這個緣故纔不爲人知。陽慶又曾告誡過我説：'切不要讓我的子孫知道你是學習我的醫方。'"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

問淳于意："你的老師陽慶是怎樣見到你而喜愛你，想要把醫方全教給你？"回答説："我并没聽説過老師陽慶擅長醫術。我之所以知道陽慶，是因爲我年少的時候喜好各家的醫方，我試用過陽慶的醫方，大多靈驗、精良。我聽説菑川唐里的公孫光擅長使用古代所傳的醫方，我就前去拜謁他。得以侍奉他，接受他的醫方、陰陽變化的理論以及古代口頭流傳的醫治方法，我全部接受并且記録下來。我還想要完全學到他的其他妙方，公孫光説："我的醫方全都教完了，不會對你吝惜什麽。我身體已經衰老，你無需再侍奉我了。這是我年少的時候所學到的妙方，全都教給你了，不要把它教給别人。"我説："我得以在

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您跟前侍奉，全部學到了您的秘方，非常榮幸。我死也不敢胡亂傳給別人。’過了一段時間，公孫光閑居無事，我就深入討論了醫方，分析歷代的醫術略爲精當，老師公孫光欣喜地說：‘您一定會成爲國中的良醫。我有些擅長的醫術也全都荒疏了，我的同胞兄弟住在臨菑，擅長醫術，我不如他，他的醫方非常奇妙，不是世上聽說過的。我中年的時候，曾經想要學他的醫方，陽慶不肯，說“你不是那種可傳授的人”。我必須要和您一道去見他，他就會知道您喜好醫方。他人也已經老了，家裏富足。’當時我沒有去，恰逢陽慶的兒子陽殷來獻馬，通過老師公孫光把馬奏獻給齊王，我因此得以和陽殷交往很好。公孫光又將我囑托給陽殷說：‘淳于意喜好醫術，您一定要謹慎待他，這個人是有才德的大儒。’公孫光就寫信把我托付給陽慶，因此我知道陽慶。我侍奉陽慶很謹慎，因此他很喜愛我。”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脉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脉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淳于意：“官吏百姓之中有人曾經從師學習你的醫術，并且全都學到你的醫術了嗎？他又是哪個縣、哪個里的人呢？”回答說：“臨菑人宋邑從師於我。宋邑學醫，我就教授給他五診，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濟北王派太醫高期、王禹來學習，我教他們經脉的高下分布以及奇經、絡脉的交結，時常討論腧穴的分布部位，以及經絡之氣的上下出入，以及邪正逆順的情況，以此來選用針石，確定砭灸的部位，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菑川王有時派太倉馬長馮信求教醫術，我教他按摩的逆、順方法，討論用藥方法，鑒定藥性和調和湯劑的方法。高永侯的家丞杜信，喜好診脉，前來學習，我教他經脉的上下分布和五診，有兩年多。臨菑召里的唐安前來學習，我教他五診和經脉的上下分布，奇咳術以及經脉的陰陽順應四季而各有偏重的情形，他沒有學成，就被任命爲齊王的侍醫。”

問臣意：“診病决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問淳于意：“你診治疾病，決斷死生，能够完全沒有失誤嗎？”我回答說：“我醫治病人，一定要先切他的脉，纔進行治療。脉象衰敗或違逆的就不可以治療，脉象順應的纔加以治療。如果不精心診脉，那所預期的死生結果及認爲可救治

的病，往往就會失誤，我也不能完全保證。”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宫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太史公曰：女子無論美與醜，一進宫中就會被人嫉妒；士人無論是賢能或是没有才德，一入朝廷就會遭人猜疑。所以扁鵲因爲他的醫術高明而遭受禍殃，倉公却是自己隱匿行踪也要遭受刑罰。緹縈寫信上奏，她父親後來纔得以安寧。因此老子説“美好的事物，是不吉祥的東西”，這難道説的就是扁鵲等人嗎？如果就倉公而言，可以説是很接近這話了。

史記卷一百六

列傳第四十六

吴王濞列傳

吴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弃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布走。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吴、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吴王劉濞，是高帝的哥哥劉仲的兒子。高帝平定天下已經七年了，封立劉仲做了代王。而匈奴攻打代，劉仲没有能够堅守，丢棄了封國逃跑了，偷偷從小路跑到了雒陽，向天子自首。天子因爲骨肉至親的緣故，不忍心給他以法律制裁，廢掉他的王位，降爲了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的秋天，淮南王英布反叛，向東吞并了荆國地區，劫掠荆國的軍隊，向西渡過淮河，攻擊楚國，高帝親自率領軍隊前往討伐他。劉仲的兒子沛侯劉濞年方二十歲，有勇氣和力量，身爲騎將跟從軍隊在蘄地西面的會甀擊破了英布的軍隊，英布逃跑了。荆王劉賈被英布所殺，没有後代。皇上憂慮吴、會稽等地的人輕躁强悍，没有强壯的侯王來鎮守那裏，兒子們都還年少，就封立劉濞在沛做了吴王，統轄三郡五十三城。已經舉行過儀式接受了印信，高帝召見劉濞觀察他的相貌，説道："你的相貌有反叛的模樣。"心裏自覺後悔，可已經任命他爲王了，於是就拍着他的脊背，告誡説："漢朝今後五十年東南有作亂的，難道會是你嗎？然而天下同姓的都是一家人，千萬不要反叛！"劉濞磕頭説："我不敢。"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當孝惠帝、高后的時候，天下剛剛平定，各郡國的諸侯各自盡力安撫他們的百姓。吴國有豫章郡的銅礦山，劉濞就招募天下逃亡的人私自鑄造錢幣，熬煮海水製鹽，因此不用徵繳賦税，國家於是財用富足。

孝文時，吴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吴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

孝文帝的時候，吴太子進京朝見，得以陪皇太子飲酒、博戲。吴太子的師傅都是楚地的人，

又素驕，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吴使來，輒繫責治之。吴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吴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弃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吴使者歸之，而賜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

輕躁强悍，又平素驕狂，博戲的時候，争奪博局上的通道，很不恭敬，皇太子拿起博局臺盤擲擊吴太子，殺死了他。於是朝廷就送他的靈柩回去安葬。到了吴國，吴王怨怒說道："天下同是一家的，死在長安就葬在長安，爲什麽一定要送回來安葬呢！"又遣送靈柩到長安去安葬。吴王從此就逐漸丢掉了屬臣的禮儀，聲稱有病不去朝見了。朝廷知道他是因爲兒子的緣故托辭害病而不來朝見，察驗盤問之後，實際没病，各位吴國使臣來的時候，就扣留住，責問懲治他們。吴王害怕了，策劃陰謀更加厲害。等到後來派人代行秋季朝見禮儀，皇上又責問吴國使者，使者回答說："吴王確實没得病，漢朝廷扣留懲治了幾批使者，因此吴王就托辭害病了。况且'察看到深淵中的魚，不吉利'。假若吴王當初裝病，等到發覺了，被責問得很急迫，就越加隱秘，害怕皇上處死他，這計謀也是出於無奈。希望皇上丢開這事而讓他重新開始。"於是天子就赦免了吴國使者，讓他們回去了，又賜給吴王几案和拐杖，年老，不必朝見了。吴王得以解脱了他的罪責，陰謀也就漸漸停止了。然而他所在的國家裏因爲産銅産鹽的緣故，百姓無須繳納賦税。士卒去服兵役，總是發給代役金。年中一定時候，慰問有才之士，賞賜閭里百姓。其他郡國的官吏要來抓捕逃亡的人，他們便庇護起來，一概阻止，不交出他們。就這樣持續了四十多年，因此吴王能够驅使他的百姓。

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吴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吴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

鼂錯擔任太子家令，得以受到太子寵幸，數次慫恿說以吴王的過失，可以削减他的封地。又多次上書勸說孝文帝，文帝很寬容，不忍心懲罰，因此吴王日益驕横。等到孝景帝即位，鼂錯擔任了御史大夫，勸皇上說："當初高帝剛剛平定天下，兄弟很少，兒子們又都幼弱，大量地分封同姓，因此封庶子悼惠王爲王，統治齊國七十多個城，庶弟元王統治楚國四十多個城，哥哥的兒子劉濞統治吴國五十多個城：賜封三個旁支親屬爲王，分去了一半的天下。如今吴王以前因爲有太子被殺死的嫌隙，假稱有病不來朝見，按照古來的法律應當誅殺，文帝不忍心，因而賜他几

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晁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奸，削其六縣。

案和拐杖。恩德極其深厚，他應當改過自新。却更加驕横自滿，依靠銅礦鑄造錢幣，熬煮海水製鹽，引誘天下逃亡的人，陰謀作亂。如今削奪他的封地他會反叛，不削奪他的封地也會反叛。削奪他的封地，他反叛得急些，禍害小；不削奪他的封地，他反叛得遲緩一些，禍害大。”景帝三年的冬天，楚王朝見，晁錯就提出楚王劉戊去年給薄太后服喪，私下在服喪的宫室犯了奸淫罪，請求處死他。景帝下詔赦免了他，責罰他，削奪了東海郡。趁勢削奪了吴國的豫章郡、會稽郡。以及前兩年趙王有罪，削奪了他的河間郡。膠西王劉卬因爲出賣爵位犯有奸科，削奪了他六個縣。

漢廷臣方議削吴。吴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歡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奸，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吴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

漢朝的大臣們正議論着削奪吴國封地。吴王劉濞惟恐削減封地無休無止，就趁此萌發陰謀，想要起事。想到諸侯中没有值得跟他謀劃的人，聽説膠西王很有勇力，好争氣鬥狠，喜歡戰争，齊地中各小國都畏懼他，於是就派中大夫應高去引誘膠西王。没有文字書信，口頭通報説：“吴王不賢能，有早晚將臨的憂患，不敢把自己看作外人，派我來明説他的好意。”膠西王問：“有什麽要賜教的？”應高説：“如今主上提拔奸臣，稱贊心術不正的臣子，貪好小的好處，聽信進讒言的賊人，擅自更改法律條令，侵占掠奪諸侯的封地，强徵索求越來越多，誅殺處罰善良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厲害。鄉里俗語中有這樣的話，‘開始時舔食米糠，後來就吃起米了’。吴國和膠西國，都是知名的諸侯國，一旦被察覺，恐怕就不得安寧自由了。吴王身上有暗疾，不能在春秋的時候朝見，已經二十多年了，曾經憂慮被猜疑，没有辦法自己表白，如今嚇得聳肩迭足，還害怕不被寬恕。我私下聽説大王您因爲出賣爵位的事犯有罪責，所聽到的諸侯被削奪封地，罪過還不到這個程度，這恐怕不止削減封地就能了事的。”膠西王説：“是的，有這事。您將要怎麽辦呢？”應高説：“憎恨相同的就要互相援助，有相同愛好的要相互體貼，心性相同的要互相成全，願望相同的要一起追求，利益相同的要能共生死。如今吴王自己認爲和大王有共同的憂患，希望能順

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吴王欲内以晁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吴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吴王，吴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

應時勢，遵循事理，犧牲生命來爲天下人除去禍害，料想也可以吧?”膠西王驚駭説:“寡人怎麽敢這樣呢?如今主上雖然行事過急，我本來就有死罪啊，怎麽能够不擁戴他呢?”應高説:“御史大夫晁錯，迷惑天子，侵占削奪諸侯封地，蒙蔽忠良，阻塞賢能，朝廷裏人們憤恨怨怒，諸侯國都有背叛的意圖，人情事理已經達到極點了。彗星出現，蝗蟲之災多次發生，這是萬代難逢的一個時機，而憂愁勞苦正可以促使聖人興起。因此吴王想要在朝廷内以討伐晁錯爲名，在外面就跟隨大王您後面的兵馬，馳騁天下，所指向的軍隊都降服他們，所指向的地方都攻下它，天下没有敢不屈服的。大王如果真能够有幸許諾一句話，那麽吴王就率領楚王奪取函谷關，守住滎陽敖倉的糧食，抗拒漢朝軍隊。安排下軍隊行營，等候大王。大王如果有幸而親臨那裏，那麽天下就可以并吞，兩位君主平分天下，不也可以嗎?”膠西王説:“好吧。”應高回去報告給吴王，吴王還恐怕他不贊同，就親自做使者，出使到膠西國，當面和他結盟。

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吴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争，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吕，勿與，事定分之耳”。

膠西的群臣當中有人聽説了膠西王的陰謀，勸諫説:“擁戴一個皇帝，是最快意的事。如今大王和吴王向西進軍，即使事情成功，兩個君主分裂争鬥，禍患也就開始結成了。諸侯的封地還不到漢朝郡縣的十分之二，却要發動叛亂讓太后擔憂，不是長遠的計策。”膠西王不聽。於是就派遣使者約定齊王、菑川王、膠東王、濟南王、濟北王，都答應了，而且認爲“城陽景王有義氣，攻打過吕氏諸人，不用去和他約定了，事情平定之後讓他分享吧”。

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晁錯。及削吴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吴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

諸侯們新近已經受到削減封地的處罰，震驚恐懼，很多人怨恨晁錯。等到削減吴國會稽郡、豫章郡封地的文書到達，吴王就先行發出軍隊，膠西王在正月丙午日誅殺漢朝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楚王、趙王也這樣幹了，於是就發動軍隊西進。齊王後悔，喝毒藥自殺了，背叛了盟約。濟北王的城墻壞了還没有修復，他的郎中令强制看守住他們的國王，没有能够發出軍隊。膠西王成了首領，膠東王、菑

七國之發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吴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絶先帝功臣，進任奸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内，或入臨晋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

川王、濟南王共同圍攻臨菑。趙王劉遂也反叛了，暗地派使者到匈奴聯合它的軍隊。

七個諸侯國發動叛亂，吴王動用了全部的士卒，下令全國説："寡人六十二歲了，親自率領軍隊。小兒子十四歲，也要走在士卒前面。各位年齡上跟寡人一樣，下跟小兒子一樣的人，都要出發。"出動了二十餘萬人。向南派使者到閩越、東越，東越也發動軍隊跟從。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日，先從廣陵起兵。向西渡過淮河，於是和楚國軍隊會合在一起。派遣使者給諸侯送書信説："吴王劉濞恭敬地問候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原長沙王的公子：敬請指教寡人！因爲漢朝有奸臣，對天下没有任何功勞，侵占削奪諸侯的封地，指使官吏彈劾、拘禁、審訊、懲治，專以侮辱諸侯爲能事，不按照諸侯國君主的禮儀對待劉氏的兄弟骨肉，絶交先帝的功臣，推薦任用奸邪作亂的人，欺騙擾亂天下，想要危害國家。陛下多病，神志失常，不能察覺。我想要發動軍隊誅殺他，敬聽指教。我國雖然狹小，土地方圓三千里；人口雖然少，精鋭的士兵可以準備下五十萬人。寡人一向結交南越三十多年，那裏的國王和君長都不推辭，分出他們的士兵來跟隨寡人，又可以得到三十多萬人。寡人雖然不賢能，甘願親身隨從各位國王。越和長沙交界，由長沙王的兒子平定長沙以北地區，向西直到蜀和漢中。告知越王、楚王、淮南王三位國王，和寡人西進；齊地各位國王和趙王平定河閒、河内，一路攻入臨晋關，一路和寡人到雒陽會合；燕王、趙王原本和匈奴王有約定，燕王向北平定代郡、雲中郡，統領匈奴的軍隊攻入蕭關，直趨長安，糾正天子過錯，使高廟安定。希望國王們努力。楚元王的兒子、淮南三位國王有的没有得以沐洗十多年了，怨恨已深入骨髓，想要一有機會就發泄出來已很長時間了，寡人没有得知各位國王的意圖，没敢聽從。如今各位國王如果能够使滅亡的國家得以復存，斷絶了的後代得以延續，拯救弱小，討伐强暴，從而使劉氏安定下來，這是國家的願望。我國雖然貧窮，寡人

萬户；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户，如得大將；人户五千，如得列將；人户三千，如得裨將；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節省穿衣吃飯的費用，積攢金錢，整修武器，積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多年了。全都是爲了這件事，希望各位國王好好利用這些條件。能够斬殺捕獲大將的，賞金五千斤，封給食邑萬户；斬殺捕獲一般將領的，賞金三千斤，封食邑五千户；斬殺、捕獲副將的，賞金二千斤，封給食邑二千户；斬殺、捕獲二千石級官員的，賞金一千斤，封給食邑一千户；斬殺、捕獲千石級官員的，賞金五百斤，封給食邑五百户：都封爲列侯。那些帶着軍隊或者城邑來投降的，如果士兵一萬人，城邑一萬户，比照獲得大將的給予封賞；士兵五千人，城邑五千户，比照獲得一般將領的給予封賞；士兵三千人，城邑三千户，比照獲得副將的給予封賞；士兵一千人，城邑一千户，比照獲得二千石級官員的給予封賞；那些小官吏來降的都按照等級受封爵和賞金。其他封爵賞金都按照軍功法加倍。那些原先有爵位、城邑的，就再給增加，不止維持原狀。希望各位國王明確地通令士大夫們，不應有所欺騙。寡人的金錢在天下到處都有，不一定都要到吴國來拿，各位國王日日夜夜使用也用不完。如有應予賞賜的人，可以告訴給寡人，寡人將會前往授予他。恭敬地讓諸位聽到。”

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吴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七國的反叛文書讓天子聽到了，天子就派遣太尉條侯周亞夫率領三十六位將軍，前往攻擊吴國、楚國的軍隊；派遣曲周侯酈寄去攻擊趙國軍隊；將軍欒布攻擊齊國軍隊；大將軍竇嬰屯軍在滎陽，監視齊國、趙國的軍隊。

吴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算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吴相，知吴臣田禄伯爲人乎？今吴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吴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吴得豪桀，亦且

吴國、楚國的反叛文書已經上報了，軍隊尚未發出，竇嬰尚未啓行，説起原來吴國的丞相袁盎。袁盎當時在家住着，皇上詔令他進見。皇上正在和晁錯一起計算軍隊和軍糧，皇上問袁盎道：“您曾經做過吴國丞相，知道吴國大臣田禄伯的爲人嗎？如今吴國、楚國反叛，在您看來該怎麽辦呢？”袁盎回答説：“不值得憂慮，如今可以破敵了。”皇上説：“吴王靠着銅礦山鑄造錢幣，熬煮海水製鹽，引誘天下的豪傑，到了頭髮白了纔發動事變。像這樣，他的計謀不百倍周全，怎麽能發動呢？憑什麽説他没有作爲呢？”

輔王爲義，不反矣。吴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奸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厢，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吴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吴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吴王弟子德侯爲宗正。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吴王使拜受詔。吴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説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

袁盎回答説：“吴國擁有銅礦、海鹽的好處那倒是有的，怎麽能够找到豪傑去引誘來呢！果真讓吴王得到了豪傑，也就會輔佐君王行仁義之事，不去反叛了。吴王所引誘的都是無賴子弟，逃亡在外私鑄錢幣的奸佞小人，因此互相在一起反叛。”鼂錯説：“袁盎考慮的正確。”皇上問道：“對策如何呢？”袁盎回答説：“希望您屏退左右的人。”皇上屏退旁人，惟獨鼂錯在旁。袁盎説：“我所要説的話，做臣子的不能聽到。”皇上於是就屏退鼂錯。鼂錯快步躲避到東厢房，非常惱恨。皇上終於又問袁盎，袁盎回答道：“吴、楚互相發下文書，説‘高帝使子弟稱王，各自領有自己統治的地方，如今奸臣鼂錯擅自譴責諸侯，削奪他們的封地’。因此以反叛爲名義，向西共同來誅殺鼂錯，恢復原有的封地纔罷休。如今的計策惟有斬殺鼂錯，派遣使者赦免吴、楚七國，恢復他們原有的被削奪的封地，那樣就可以兵不血刃而使各方罷手。”當時皇上沉默了好久，説道：“可真是該怎麽辦呢，我衹有不愛惜一個人來向天下人賠罪了。”袁盎説：“我愚蠢的計策没有超出這個的了，希望皇上仔細考慮它。”於是皇上就任命袁盎爲太常，吴王兄弟的兒子德侯爲宗正。袁盎整理行裝出發。過後十多天，皇上派中尉召來鼂錯，誆騙他坐車巡視到東市。鼂錯穿着朝服被斬殺於東市。又派遣袁盎遵奉宗廟的旨意，宗正以親戚的關係，讓他們按照袁盎的計策通告吴王。等到了吴王那裏，吴國、楚國的軍隊已經攻到梁軍的營壘了。宗正由於親戚的緣故，先進去拜見了，告知吴王讓他拜受皇帝詔書。吴王聞聽袁盎到來，也知道他要來游説自己，笑着回答説：“我已經做了東方的皇帝，還要向誰下拜呢？”不肯接見袁盎，把他扣留在軍營中，想要脅迫他做將軍。袁盎不肯，吴王就派人圍着看守他，要殺掉他，袁盎找機會在夜裏出了軍營，步行逃離，奔到梁軍中，便回朝報告了。

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

條侯率領六輛傳車，要會師滎陽。到達雒陽，見到劇孟，高興地説：“七國反叛，我乘坐傳車到這裏，没有料到自己會保全下來。又以爲諸侯已經得到了劇孟，劇孟如今没有異常舉動。

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鋭甚，難與争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盡鋭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吴餉道。彼吴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罷極，破吴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絶吴餉道。

我據守滎陽，以東的地方没有值得憂慮的了。”到了淮陽，問父親絳侯原來的門客鄧都尉道：“對策該怎麽出?”門客説：“吴國軍隊非常精鋭，很難和它争鬥。楚國軍隊輕躁，不能够持久。如今爲將軍籌劃，不如帶領軍隊向東北駐扎在昌邑，把梁地丢給吴國，吴軍一定會盡其精鋭力量攻打它。將軍挖好深溝，築起高高的堡壘，派遣輕裝部隊斷絶淮、泗的河流入口，堵塞吴軍的運糧通道。他們吴軍和梁軍相互削弱，糧食枯竭，然後就用全面的强勢對付極度的疲弱勢態，擊破吴軍是必然的了。”條侯説：“好。”聽從了他的計策，便在昌邑南面堅守駐扎，派輕裝部隊斷絶吴軍的運糧通道。

吴王之初發也，吴臣田禄伯爲大將軍。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吴王即不許田禄伯。

吴王剛發兵時，吴國的大臣田禄伯擔任大將軍。田禄伯説：“軍隊聚集向西進發，没有其他出奇制勝之道，很難獲得成功。我希望能得到五萬人，另外沿着長江、淮河而上，收服淮南、長沙，進入武關，和大王您會師，這也是一條奇計。”吴王的太子勸諫道：“父王以反叛爲名義，這樣的軍隊難以倚靠旁人，倚靠旁人也可能會反叛父王，怎麽辦?况且專領軍隊另外行動，會有許多其他的害處，不可以預知，白白損耗自己罷了。”吴王便没有答應田禄伯。

吴少將桓將軍説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吴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

吴國年少的將領桓將軍勸説吴王道：“吴國多步兵，步兵在險要的地方作戰有利；漢軍多戰車、騎兵，戰車、騎兵在平坦的地方作戰有利。希望大王對於所經過的城邑不去攻下它，徑直抛開離去，迅速向西占據雒陽的武器庫，取用敖倉的糧食，倚仗山嶺、黄河的險要來號令諸侯，即使不去進入關内，天下本就已經平定了。如果大王緩慢前進，耽擱下來攻取城邑，漢軍的戰車、騎兵趕到，奔馳進梁國、楚國的郊野平地，事情就失敗了。”吴王向老將們詢問這事，老將説：“這要是少年衝鋒的計策還可以，可他哪裏懂得大的計謀呢!”這樣吴王就没有采用桓將軍的計策。

吴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

吴王專斷地集中統率他的軍隊，還没有渡過淮河，各位賓客都得以擔任將軍、校尉、候、司馬，惟獨周丘没有得到任用。周丘是下邳人，逃

吴，酤酒無行，吴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説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吴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户，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吴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吴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亡到了吴國，賣酒没有德行，吴王劉濞輕視他，不任用他。周丘進見，勸説吴王道：“我因爲没有才能，不能够在行伍間任職。我不敢請求率領軍隊，希望得到大王一個漢朝使節，一定有可以來報效大王的。”吴王就給了他。周丘得到使節，連夜騎馬奔進下邳。下邳當時聽説吴國反叛，都據城堅守。周丘到了驛站住所，召見縣令。縣令進了門，他指使跟從的人按罪斬殺縣令。便召見他的兄弟所要好的大官吏警告説：“吴國反叛的軍隊就要到了，一到，屠殺下邳的人不過吃頓飯的時間。如今先投降，家庭一定能保全，有才能的人可以封侯了。”他們出去就相互轉告，下邳都投降了。周丘在一夜之間得到了三萬人，派人去禀報吴王，便率領他的軍隊向北奪取城邑。等到達城陽，軍隊達十餘萬人，擊破城陽中尉的軍隊。聞聽吴王戰敗逃跑，自己揣度没有人和他共同取得成功，就帶着軍隊回下邳去。還没到，他背上生疽死去了。

二月中，吴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絶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吴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

二月中，吴王的軍隊已被擊破，戰敗逃跑，這時天子發布制書詔令將軍説：“聽説做善事的人，上天要賜福來報應他；做壞事的，上天要用災禍報應他。高皇帝親自表彰功德，建立諸侯國，幽王、悼惠王没有後代繼承王位，孝文皇帝哀痛憐惜他們，施加恩惠，賜封幽王的兒子劉遂、悼惠王的兒子劉卬等人爲王，讓他們奉祀他們先王的宗廟，成爲漢朝的屬國，恩德足以和天地匹配，光明足以和日月并列。吴王劉濞違背恩德，反叛道義，引誘收容天下逃亡的罪人，攪亂天下的幣制，聲稱有病不來朝見有二十多年，主管官吏屢次請求給劉濞治罪，孝文皇帝寬恕了他，想要他改正行爲做善事。如今他却和楚王劉戊、趙王劉遂、膠西王劉卬、濟南王劉辟光、菑川王劉賢、膠東王劉雄渠約定一起反叛，大逆不道，發兵來危害宗廟，殘殺大臣以及漢朝使者，强迫、脅持廣大百姓，摧殘、殺害無罪的人，燒毁民宅，發掘他們的墳墓，非常殘暴肆虐。如今劉卬等人又更加大逆不道，焚燒先王的宗廟，搶掠宗廟的器物，朕非常痛恨。朕身着素衣避開正殿，將軍要勸勉士大夫們攻擊反叛的賊

斬。”

人。攻擊反叛賊人的，進軍深入、殺敵衆多的算作功勞，斬殺敵人首級，抓到相當於三百石級以上的反賊都要殺掉，不要釋放。膽敢有議論詔書以及不遵照詔書的人，都要腰斬。”

初，吴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鋭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吴，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吴糧絶，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吴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吴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啖東越，東越即紿吴王，吴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吴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吴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吴王之弃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

當初，吴王渡過淮河，就和楚王向西擊敗棘壁的軍隊，乘勝前進，非常凌厲。梁孝王恐懼，派遣六位將軍攻擊吴軍，吴軍又打敗梁軍兩位將軍，士兵們都逃回了梁國。梁國屢次派使者通報條侯請求援救，條侯没有應允。又派使者到皇上那裏説條侯的壞話，皇上派人告知條侯去援救梁國，條侯又恪守便宜行事的特權不予執行。梁國派韓安國和楚國爲國事而死的丞相的弟弟張羽擔任將軍，纔得以稍稍挫敗了吴國軍隊。吴軍想要西進，梁軍城邑防守堅固，吴軍不敢西進，就直趨條侯的軍隊，相遇在下邑。想要交戰，條侯堅守，不肯迎戰。吴軍糧食斷絶，士卒飢餓，屢次挑戰，便夜間突襲條侯營寨，在東南方向驚擾。條侯下令防備西北方，吴軍果然從西北方衝入。吴軍大敗，士兵有很多餓死了，於是叛離逃散了。這時吴王就和他部下的强壯士卒數千人連夜逃走，渡過長江跑到丹徒，據守東越。東越的軍隊大約有一萬多人，吴王就派人收羅集聚逃跑的士兵。漢朝派人用好處引誘東越，東越就誑騙吴王，吴王出外慰勞軍隊，便派人用戟刺殺了吴王，裝着他的頭，乘馳傳快車去報知漢朝。吴王的兒子劉子華、劉子駒逃跑到了閩越。吴王拋棄他的軍隊逃跑後，軍隊便潰散了，大多投降了太尉及梁軍。楚王劉戊的軍隊戰敗，他自殺了。

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

三個國王圍攻齊國臨菑，三個月没能攻下。漢軍到了，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各自帶領軍隊回去了。膠西王就脱去上衣和鞋子，坐卧在草席上，喝着水，向太后謝罪。膠西王的太子劉德説：“漢軍遠道而來，我看他們已經疲憊了，可以突襲，我願意收集大王的殘餘軍隊去攻擊他們，攻擊他們没有取勝，再逃到海上去，還不算晚。”膠西王説：“我的士兵都已經衰頽，不能發動他們戰鬥。”没有聽從他的話。漢軍將領弓高侯韓頽當給膠西王書信説：“奉詔書誅殺不義之人，投降的人赦免他的罪責，恢復原來的職位；

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晁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

不投降的人就消滅他。大王如何打算，要看你的反應纔好行事。”膠西王脱去上衣到漢軍營寨磕頭，拜見説：“我劉卬遵從法律不謹嚴，驚擾了百姓，還煩勞將軍遠道而來到了僻遠小國，請求用剁成肉醬的刑罰治我的罪。”弓高侯列出金鼓儀仗來接見他，説道：“大王爲戰鬥的事情受苦了，希望聽聽大王發動軍隊的情由。”膠西王磕頭，用膝蓋走路回答説：“當今，晁錯是天子的當權大臣，改變高皇帝的法令，侵占削奪諸侯國的封地。我們認爲這不講道義，惟恐他敗壞擾亂天下，七國發動軍隊，要來誅殺晁錯。如今聽説晁錯已被誅殺，我們謹慎地撤軍回去了。”韓將軍説：“大王如果認爲晁錯不好，爲什麼不上奏天子？而竟然没有詔令和虎符，擅自發動軍隊攻擊仁義的國家。從這點看來，用意不是想要誅殺晁錯。”於是拿出詔書給膠西王宣讀。讀完了詔書，説：“大王要自己考慮。”膠西王説：“像我劉卬這等人，死有餘辜。”於是就自殺了。太后、太子都死了。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全都死了，封國廢除，歸入了漢朝。酈將軍圍攻趙國，十個月纔攻下來，趙王自殺了。濟北王因爲被劫持的緣故，得以不被誅殺，遷徙到菑川去做國王。

初，吴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爲江都王。

起初，吴王首先反叛，一并統率楚國軍隊，聯合齊國、趙國。正月時起兵，三月時都被擊破，惟獨趙國最後被攻下。漢朝又立楚元王的小兒子平陸侯劉禮爲楚王，接續元王的後代。遷徙汝南王劉非到吴國舊地做國王，稱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争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晁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説，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吴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太史公曰：吴王稱王，是由於父親降了爵位。他能够減輕賦税，指使他的百姓，是由於獨占銅山、海鹽的好處。反叛作亂的念頭萌發，是從他兒子的事興起的。他的兒子因競争博戲的技藝而發生争鬥，終於丢了性命；吴王親近越人謀害親族，最終因此毁滅。晁錯爲國家作長遠的考慮，災禍反而臨近他自身。袁盎弄權善辯，起初受寵，後來受辱。因此古代諸侯的封地不超過一百里，高山大海不予分封。“不要親近夷狄，以致疏遠自己的親屬”，大概説的是吴王吧？“不要作主謀，否則要因此得到災禍”，難道説的是袁盎、晁錯嗎？

史記卷一百七

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

魏其侯竇嬰，是孝文帝皇后的堂兄的兒子。他的父輩世代是觀津人。他喜好賓客。孝文帝時，竇嬰擔任吴國丞相，後因病免職。孝景帝剛剛登上皇位時，他擔任詹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歡。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

梁孝王，是孝景帝的弟弟，他的母親竇太后很疼愛他。梁孝王入朝進見，常以兄弟的身份參加便宴。當時皇上還没有立太子，有一次酒興正濃時，皇上隨便説道："我百年之後把帝位傳給梁王。"竇太后很高興。竇嬰拿過一卮酒進獻皇上，説："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帝位應該父子相傳，這是漢朝的規定，皇上怎麽能擅自傳位給梁王！"竇太后因此憎恨竇嬰。竇嬰也將官職看得很輕，藉口生病辭了職。太后也趁機開除了竇嬰出入宫門的名籍，不准他參加春秋兩季的朝會。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争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孝景帝三年，吴、楚反叛，皇上考察宗族和竇家没有誰能像竇嬰那樣賢能，於是召見竇嬰。竇嬰進見，堅决推辭，稱病不能勝任。竇太后也感到相當慚愧。於是皇上説："天下正有危難，王孫怎麽可以推辭呢?"於是任命竇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趁機提到袁盎、欒布等各位閑住在家的名將和賢士，推薦他們。皇上賞賜的黄金，竇嬰把它們都陳列在廊堂下，軍中小官吏經過，就讓他們酌量取用，一點黄金也没有收進家裏。竇嬰守滎陽，監視齊、趙的軍隊。七國的叛軍全部被擊敗以後，封竇嬰爲魏其侯。許多游士賓客争相歸附魏其侯。孝景帝時每次朝廷討論國家大事，條侯、魏其侯最爲重要，各列侯没有誰

敢和條侯、魏其侯爭論抗衡。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説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説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宫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孝景帝四年，立栗太子，讓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帝七年，栗太子被廢，魏其侯屢次勸諫都没有效果。於是魏其侯稱病，隱居在藍田南山下有好幾個月，許多賓客辯士去勸説他，都没有能够讓他回到朝廷中來。梁人高遂於是去勸説魏其侯道：“能使將軍富貴的，是皇上；能使將軍成爲朝廷親信的，是太后。如今將軍做太子的師傅，太子被廢却不能去諍諫；諍諫不能奏效，又不能效死。自己稱病引退，擁抱着趙國選來的美女，隱避閑居而不去參加朝會。把前後這些事情合到一起來説，這是您自己表明要張揚主上的過錯。如果皇上和太后都惱恨將軍，那麽您的妻子兒女就都將被誅滅無存了。”魏其侯認爲他説得對，於是就復出，像原來一樣參加朝見。

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桃侯被免去丞相職務，竇太后多次推薦魏其侯。孝景帝説：“太后難道以爲我有所吝惜，而不讓魏其侯爲相嗎？魏其侯這個人，老是沾沾自喜，經常有輕率之舉。很難任用他爲丞相，擔當重任。”於是不用他，而任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

武安侯田蚡，是孝景帝皇后的同母兄弟，出生在長陵。魏其侯已經擔任大將軍之後，正當顯赫之時，田蚡擔任郎官，没有顯貴，往來魏其侯府中，侍奉魏其侯飲酒，跪拜侍立就像兒孫一樣。到孝景帝晚年的時候，田蚡日益顯貴，受到寵愛，擔任了太中大夫。田蚡善言辭，有口才，學習了《槃盂》等各種書籍，王太后認爲他賢能。孝景帝駕崩，當天太子登位，王太后攝政，她用來鎮壓、安撫百姓的措施大多采用田蚡和賓客們的計策。田蚡和他的弟弟田勝，都因是王太后的弟弟，孝景帝後元三年，田蚡被封爲武安侯，田勝被封爲周陽侯。

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説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

武安侯新近掌權而想做丞相，對待賓客很謙卑，推薦閑住在家裏的名士，讓他們顯貴，想要用這種方法來壓倒魏其侯等各位文武大臣。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因病免職，皇上建議任命丞相、太尉。籍福勸説武安侯道：“魏其侯顯貴已經很久了，天下的士人一向歸附於他。如今將軍剛剛發迹，不如魏其侯，即使皇上讓您做丞相，您也

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吊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魏其不聽。

一定要讓位給魏其侯。魏其侯做丞相，那麽您一定會任太尉。太尉、丞相是一樣的尊貴，您又有讓位給賢者的美名。”武安侯便委婉地告訴皇后暗示皇上，這樣就任用了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去向魏其侯道賀，又勸誡道：“君侯您本性喜歡好人厭惡壞人，如今好人稱贊您，因而您做到了丞相；可是您也厭惡壞人，壞人多，他們就會毁謗您。您如果能够善惡兼容，就能好運長久；如果不能，馬上就會由於毁謗而失勢。”魏其侯却聽不進他的話。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毁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説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宫。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魏其侯、武安侯都愛好儒家學術，推薦趙綰任御史大夫，王臧任郎中令。他們迎來魯申公，想設立明堂，命令各諸侯到封國去，廢除關禁，按照古禮制定服飾制度，用這些措施來實現太平政治。檢舉、譴責竇氏諸人及皇族中没有品德的人，開除他們的族籍。當時各外戚都是列侯，列侯中很多人娶了公主，都不想到封國去，因此對魏其侯、武安侯的毁謗每天都傳到竇太后那裏。竇太后喜歡黄老之道，而魏其侯、武安侯、趙綰、王臧等人則堅决推崇儒家學術，貶低道家學説，因此竇太后更加不喜歡魏其侯等人。到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求皇上不要把政事報告東宫。竇太后大怒，於是罷免放逐了趙綰、王臧等人，同時免去丞相、太尉的職務，讓柏至侯許昌擔任丞相，武彊侯莊青翟任御史大夫。魏其侯、武安侯從此以列侯的身份閑居家裏。

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

武安侯雖然不再任職，但因爲王太后的緣故，還是得到皇上的寵幸，屢次建議政務也都很有成效，天下趨炎附勢的官吏和士人，都紛紛離開魏其侯而歸附武安侯。武安侯一天比一天驕横。建元六年，竇太后逝世，丞相許昌、御史大夫莊青翟由於喪事辦得不周到，被免職。皇上任用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用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的士人、郡太守和諸侯王更加依附武安侯了。

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

武安侯，相貌非常醜陋，但出身却非常尊貴。又因爲諸侯王大都年長，皇上新近登位，年紀還很輕，田蚡作爲心腹親信擔任朝廷的丞相，認爲如果不狠狠地制服那些不追隨自己的人，用

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禮制使他們屈服，天下人就不會畏服。那時候，丞相入朝報告政務，坐下來就一直說到日影移位，所說的話皇帝都聽從。他推薦的人有的從平民起家一直升到二千石，就這樣把皇帝的權力逐漸轉移到他的手中。皇上甚至說："您要任命的官吏完了没有？我也想要任命官吏。"他曾經請求把考工官署的地批給他來擴建住宅，皇帝生氣地說："您怎麽不乾脆直接拿走武器庫！"這以後纔有所收斂。他曾經召集客人喝酒，讓他的哥哥蓋侯向南坐，自己向東坐，認爲以漢丞相的尊嚴，不可因爲兄長的緣故私下委屈自己。武安侯從此越來越驕横，修建的住宅在所有貴族府第中屬第一。田地、園林極其肥沃，而到各郡縣購買器物的車在大路上來往運輸絡繹不絶。前面廳堂中擺設着鐘鼓，樹立着曲柄長條旗；後面寢宫裏姬妾數以百計。諸侯們進獻的金器、玉器、狗馬和賞玩物品，數也數不清。

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魏其侯在竇太后逝世後，更加被皇帝疏遠，不受重用，没有什麽勢力了，各賓客漸漸自動離去，以致對他怠慢起來，惟獨灌將軍一人没有改變原來的態度。魏其侯每天沉默不得志，却惟獨厚待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吴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强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吴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吴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吴軍，至吴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

灌夫將軍，是潁陰人。灌夫的父親張孟，曾經做過潁陰侯灌嬰的家臣，受到寵幸，灌嬰因而推薦他做到二千石的官，所以隨灌氏的姓叫灌孟。吴、楚反叛時，潁陰侯灌何任將軍，隸屬於太尉，他推薦灌孟做了校尉。灌夫帶着一千人和父親同行。灌孟年老，潁陰侯勉强起用他，以致他鬱鬱不得志，因此戰鬥中時常攻打敵軍的堅固陣地，終於戰死在吴軍陣營中。軍事法令規定：父子一同參軍，一個戰死，另一個就能隨同靈柩一起回家。灌夫不肯隨靈柩回去，慷慨激昂地說："希望拿到吴王或者是將軍的頭，來爲父親報仇。"當時灌夫就披上鎧甲，拿着畫戟，招募軍隊中同自己要好而且願意跟隨的勇士幾十人。等到出營門時，却没有人敢繼續前進。祇有兩個人和隨從的奴僕共十幾個人飛馬衝進吴軍軍中，到達吴軍將領的指揮旗下，殺死殺傷吴軍將士數十人。不能前進了，於是飛馬馳回，跑進漢軍的

軍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吴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

營地，結果他的奴僕全都喪了命，衹有一個騎兵跟他回來。灌夫身受重傷十多處，幸好有名貴的藥材，纔得以保住了性命。灌夫的傷口稍稍愈合，又再次向將軍請求道："我更加知道了吴軍軍營中的底細，請您讓我再去。"將軍認爲他有膽量，有義氣，但害怕損失灌夫，於是報告給太尉，太尉便堅决地阻止了他。吴軍被攻破以後，灌夫因此而名揚天下。

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

潁陰侯將灌夫的事情報告給皇上，皇上任命灌夫爲中郎將。幾個月後，因爲犯法被免去了職務。以後長期在長安閑住，長安的公卿没有不稱贊他的。孝景帝時，他做到了代國的相。孝景帝逝世後，當今皇帝剛剛登基，認爲淮陽是天下的交通樞紐，又是强兵所在之處，於是調灌夫任淮陽太守。建元元年，灌夫入朝做了太僕。建元二年，灌夫和長樂衛尉竇甫喝酒，酒喝得不適度，灌夫酒醉，打了竇甫。竇甫，是竇太后的兄弟。皇上擔心太后誅殺灌夫，就調他擔任燕國的相。幾年之後，他又犯法丢了官，回長安閑住。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灌夫爲人剛正直爽，酗酒使氣，不喜歡當面奉承别人。對地位在自己之上的皇親國戚及有權有勢的人，他如果不想對他們恭敬有禮，就一定要凌辱他們；對地位比自己要低的人，越是貧賤的，他越是敬重，并平等相待。在大庭廣衆之下，推薦誇獎卑下之輩。士人們因此而推重他。

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横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不喜歡文章經學，愛好打抱不平，并一定實現自己的諾言。那些和他交往的人，無不是傑出人士或者豪奸巨猾。家中的財産累計達數千萬，每天的食客就有幾十甚至上百人。他在居所修建池塘岸堤、田地莊園，他的同族人和賓客爲争權奪利，在潁川横行。潁川的孩子們於是編了首歌謡："潁水清澈，灌家安寧；潁水渾濁，灌家滅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歡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灌夫閑住在家，雖然富有，但失去了權勢，公卿、丞相、侍中及賓客們也漸漸疏遠了。等到魏其侯失去權勢，也想依靠灌夫對自己的態度去批判、譴責那些原本仰慕自己而後來又拋棄自己的人。灌夫也依仗魏其侯去交結列侯宗室以提高自己的聲望。兩個人互相援引，相互依靠，來往

得像父子一樣親密。彼此投合，非常高興，没有滿足，衹恨相識太晚了。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歡而去。

灌夫在服喪時，去拜訪田丞相。丞相隨便説道："我想和仲孺去拜訪魏其侯，却正趕上仲孺你有喪在身。"灌夫説："將軍竟肯賞臉去光顧魏其侯，我灌夫哪裏敢以服喪來作爲推辭呢！請讓我告訴魏其侯準備宴會，將軍明天早上早點光臨。"武安侯答應了。灌夫把他對武安侯講的話詳細地告訴了魏其侯。魏其侯和他的夫人買了很多牛肉和酒，連夜打掃，早早準備好宴飲的器具，一直忙到天亮。天剛亮，就吩咐家中管事人員探聽迎接。到了中午，丞相也没有到來。魏其侯對灌夫説："丞相難道忘了這件事了？"灌夫不高興，説道："我作爲服喪的人應他的約，他應當前來。"於是起身駕車，親自去迎接丞相。丞相上次不過是戲言答應了灌夫，實在無意前往。等到灌夫來到門口，丞相還躺在床上。於是灌夫進去會見，説道："昨天將軍賞臉答應去拜訪魏其侯，魏其侯夫婦備辦酒食，從早上一直等到現在，没敢吃一點東西。"武安侯吃驚地道歉説："我昨天喝醉了，恍惚忘記了跟仲孺説的話。"於是駕車前往，又慢慢走，灌夫便更加惱怒。等到喝酒正酣暢的時候，灌夫起身跳舞，邀請田丞相，丞相却不起身，灌夫便在座位上發言冒犯了他。魏其侯立即攙扶着灌夫離去，并向田丞相謝罪。丞相喝酒喝到後半夜，盡歡而後離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弃，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駡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丞相曾經派籍福去求取魏其侯在城南的田地。魏其侯深懷怨恨，説："老僕我雖説被廢棄了，將軍雖然顯貴，難道就可以倚仗勢力奪人之物嗎？"没有答應。灌夫聽説後，大怒，駡了籍福。籍福不願意讓丞相和他們之間有間隙，就自己編了一些好話，委婉地對田丞相説："魏其侯老得即將要死了，應該忍一忍，姑且等待吧。"不久武安侯聽説魏其侯、灌夫實在是因爲惱怒纔不給他田地，便發怒道："魏其侯的兒子曾經殺了人，我救活了他。我侍候魏其侯没有不聽從的，他爲什麼要吝惜那幾頃田呢？况且又與灌夫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敢再索取這些田地了。"武安侯從此非常怨恨灌夫、魏其侯。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奸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

元光四年春天，丞相進言説灌夫家在潁川，非常橫暴，百姓苦不堪言，請求朝廷查辦。皇上説："這是丞相的事，何必請示朝廷。"灌夫也掌握了丞相的一些陰私醜事，如作奸牟利，收受淮南王的金錢賄賂并與他私下談話。賓客從中調解，纔作罷，都和解了。

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强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宫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

夏天，丞相娶燕王的女兒爲夫人，有王太后的詔令，叫列侯和宗室都去祝賀。魏其侯去拜訪灌夫，想和他一起去。灌夫推辭道："我屢次因爲醉酒失禮得罪了丞相，丞相近來正和我有嫌隙。"魏其侯説："事情都已經和解了。"硬拉着他一起去。酒興正濃，武安侯起身祝酒，在座之人都離開席位伏在地上。後來魏其侯祝酒，則衹有老朋友們離開席位，其他的人有一半都不過是半起長跪於席間。灌夫不高興。起身一一敬酒，輪到武安侯時，武安侯雙膝長跪於席上説："不能喝滿杯。"灌夫發怒，於是假笑着説："將軍您是貴人啊，喝光了吧！"當時武安侯不肯。灌夫接下去敬酒，輪到臨汝侯，臨汝侯正在同程不識附耳談話，又不離開席位。灌夫的怒氣無處發泄，便罵臨汝侯道："你平時將程不識貶得一錢不值，今天長輩爲你祝酒，你又學女子唧唧呱呱咬耳朵！"武安侯對灌夫説："程將軍和李將軍都是東西兩宫的衛尉，你今天當衆羞辱程將軍，難道仲孺你不給李將軍留點面子嗎？"灌夫説："今天砍我的頭，斷我的胸，也在所不惜，又哪裏在乎什麽程將軍、李將軍！"在座的人便起身藉口上厠所，漸漸散去了。魏其侯走時，招呼灌夫一同出去。武安侯於是大怒道："這是我驕寵灌夫的過錯。"便令騎士扣留灌夫。灌夫想出去而不能。籍福起身替他謝罪，并按着灌夫的脖子讓他認罪。灌夫越發生氣，不肯謝罪。武安侯就指揮騎士捆住灌夫綁到傳舍去，召來長史説："今天召集皇族來，是有詔令的。"彈劾灌夫席間責罵賓客，犯了不敬之罪，把他拘禁在室内。於是追查他以前的錯事，派遣小吏分頭追捕所有灌家的旁支近親，都判了斬首示衆之罪。魏其侯非常慚愧，出錢讓賓客向田丞相求情，没有得到諒解。武安侯的屬部都是他的耳目，所有灌家的人都逃

跑、躲藏起來了，灌夫也被拘押，因此不可能告發武安侯的陰私醜事。

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

魏其侯挺身而出營救灌夫。夫人勸諫他説：“灌將軍得罪了丞相，與太后家作對，難道可以營救嗎?”魏其侯説：“侯爵是由我得來的，再由我丢掉，也没有什麽可惜的。况且總不能讓灌仲孺一個人去死，而我却活着。”於是背着家裏人，偷偷地出來上書給皇上。皇上立即召他進去，他詳細説明了灌夫酒醉後所做的事，認爲理不當死。皇上認爲他的意見對，賞賜魏其侯進餐，説：“到東宫去公開辯論這件事情。”

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宫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吴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

魏其侯到達東宫，大力稱道灌夫的好處，説他是酒醉後犯的錯誤，而丞相却拿别的事情來誣陷加罪給他。武安侯則極力詆毁灌夫的横行霸道，認爲他的罪行是大逆不道。魏其侯估計對付不了他，於是就數説丞相的短處。武安侯説：“天下有幸安樂無事，我得以作爲皇上的心腹，所喜好的無非是音樂、狗馬、田宅。我所喜歡的衹是優伶、巧匠之類的人，不像魏其侯、灌夫他們整天招聚天下的豪傑壯士在一起議論國家大事，心中不滿，不是抬頭看天，而是俯身在地上畫，窺測於東西兩宫之間，盼着天下有變，好立大功。我真不知道魏其侯等都幹了些什麽。”於是皇上問大臣們：“他們兩人誰説得對?”御史大夫韓安國説：“魏其侯説灌夫的父親爲國事而死，灌夫親自扛着畫戟馳入安危難料的吴軍軍營中，身受幾十處傷，聲名在全軍中數第一，這是天下的勇士，他并没有什麽大的罪惡，衹是因爲多喝了幾杯酒賭氣，不應該再加上其他的罪名殺了他。魏其侯的話是對的。丞相也説灌夫結交奸猾歹徒，欺凌百姓，家産累計達億萬之巨，在潁川横行霸道，欺侮皇室，冒犯皇親，這就是所説的‘樹枝比樹根還大，小腿比大腿還粗，那麽後果不是折斷就是分裂’，那麽丞相的話也是對的。希望明主來裁决這件事。”主爵都尉汲黯認爲魏其侯對。内史鄭當時認爲魏其侯對，但後來不敢堅定地回答。其餘的人都不敢回答。皇上斥責内史道：“你平時多次議論魏其侯、武安侯的長短，今天當廷辯論，却畏首畏尾，像駕在車轅下的小

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録録，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决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别言兩人事。

馬駒，我將把你們一并殺掉。”馬上結束朝會，起身離去，侍候太后進餐。太后也已經派人去打探消息，已詳細得到了報告。太后大怒，不吃飯，說道：“如今我還活着，人們就都來糟蹋我的兄弟，假使我百年之後，那一定是把他當作魚肉來割了。況且皇上你能做一個石頭人嗎？如今衹是你這皇帝還在，他們也就隨聲附和，假使你百年之後，這些人中還有可以信賴的嗎？”皇上謝罪說：“衹因爲他們兩個都是皇族外戚，這纔當朝辯理。不然的話，這不過是一個獄官所能判决的案子。”當時郎中令石建向皇上單獨談了兩個人的事。

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毁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内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毁君，君亦毁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

武安侯已經退朝，出了止車門，招呼韓御史大夫一同乘車，生氣地說：“和長孺共同對付一個老家夥，你爲什麽首尾兩端，動摇不定？”韓御史過了很久纔對丞相說：“你怎麽不自愛自重？魏其侯毁謗您的時候，您應該免冠解印，辭職回家，說：‘我作爲朝廷心腹僥幸爲官，本來就不稱職，魏其侯說得很對’。這樣，皇上一定會贊許您能够謙讓，不會罷免您。而魏其侯也一定會心中有愧，關門咬舌自殺。如今人家毁謗您，您也毁謗人家，好像商人、婦女吵嘴，多麽不識大體啊！”武安侯謝罪說：“爭辯的時候太焦急了，没有能够想到這樣的計策。”

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弃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

因此皇上派御史按文書追查魏其侯所說的灌夫的情况，很多不相符合，於是魏其侯被認定犯了欺君之罪。他被彈劾關押到了都司空。孝景帝時，魏其侯曾受有遺詔，遺詔上說“遇有不便之事，可以不按常規而禀明皇上”。但此時魏其侯已經被關押，灌夫犯了要滅族的罪，事態一天比一天緊急，大臣們不敢就這件事向皇上進諫。於是魏其侯讓侄兒上書皇上奏明遺詔之事，希望能被皇上召見。報告送呈，查遍尚書所藏并没有孝景皇帝的遺詔。詔書衹收藏在魏其侯家中，由家臣蓋印加封。於是又彈劾魏其侯僞造先帝遺詔，罪名應當斬首示衆。元光五年十月，灌夫及其家屬全部被論罪處决了。魏其侯很久以後纔聽說這件事，聽後大怒，患了中風病，絶食想要尋死。又有人聽說皇上本没有殺魏其侯的意思，魏其侯

纔恢復飲食，醫治疾病，决定不再尋死了。後來竟又有流言蜚語、惡毒毀謗之辭傳到皇上那裏，因此於十二月月末在渭城將魏其侯判罪，斬首示衆。

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不敬。

這年春天，武安侯生病，一味大喊大叫認錯服罪。讓能够見到鬼的巫師來探視他，巫師稱看見了魏其侯和灌夫一起守在那裏，要殺死武安侯。武安侯最終也死掉了。他的兒子田恬承襲了爵位。元朔三年，武安侯穿着短衣服進入宫殿，犯了不敬之罪。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宫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淮南王劉安圖謀反叛被發覺了，治了罪。淮南王前次來朝見時，武安侯正擔任太尉，當時到霸上迎接淮南王，對淮南王説："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您最賢明，又是高祖的孫子，如果皇上駕崩，不立大王爲皇帝，又該立誰呢!"淮南王非常高興，送給他很多黄金和財物。皇上自從魏其侯事發時就不認爲武安侯是正確的，衹不過是因爲太后的緣故罷了。等到聽説了淮南王贈送黄金之事，皇上就説："如果武安侯還活着，應該滅族了吧!"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决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吴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太史公曰：魏其侯、武安侯都是靠外戚的身份而得以顯貴的，灌夫因爲偶然的一次冒險决斷而名聲顯赫。魏其侯是因爲吴、楚之亂得以提升，武安侯則是利用了太后和皇上共同掌權的機會而得以顯貴。然而魏其侯太不懂得時勢的變化，灌夫又不學無術，不知謙遜，這兩個人相互翼護，於是釀成大禍。武安侯倚仗顯貴的地位而喜好權勢，爲了一杯酒的怨氣，就陷害了兩個有才能的人。唉，可惜呀！因小事遷怒别人，自己的性命也一定不能長久。廣大民衆不支持，終於受到惡言中傷。唉，太可悲了！災禍就是這樣來的啊！

史記卷一百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吴、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吴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吴不能過梁。吴、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

御史大夫韓安國，是梁國成安人，後來遷居到了睢陽。他曾經在騶縣田生那裏學習了《韓非子》以及雜家的學說。侍奉梁孝王，擔任了中大夫。吴、楚反叛之時，孝王派韓安國和張羽擔任將軍，在東界抵禦吴軍。張羽奮力苦戰，韓安國穩重固守，因此吴軍没有能通過梁國。吴、楚叛軍被擊破之後，韓安國、張羽的威名便從此顯揚了。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

梁孝王，是景帝的同母兄弟，竇太后很寵愛他，准許他自己請求設置丞相和二千石級的官吏，進出游樂，都僭越於天子。天子聽説以後，心中不大贊成。竇太后聞知皇上不贊成，就遷怒於梁國使者，不去接見，追查責問梁王的所做所爲。韓安國作爲梁國使者，拜見大長公主，哭着説："爲什麽梁王行人子的孝道，盡人臣的忠心，太后却還不瞭解呢？前些時吴國、楚國、齊國、趙國等七國反叛之時，從函谷關以東全都聯合西進，惟獨梁王与皇上最親近，處境也最爲艱難。梁王想到太后和皇上在關中，而諸侯擾亂天下，他一開言落下數行淚，跪送我們六個人率軍擊退了吴、楚的軍隊，吴、楚因此纔没有敢大軍西進，而終於被消滅，這都是梁王出的力。如今太后因爲一些繁文縟節的小事來責怪梁王。梁王的父兄都是帝王，見的都是大場面，因而出入警戒，禁止行人通行，梁王的車馬、旗幟都是皇帝賜予的，他就想藉以誇耀於邊遠的縣，在國中往來馳騁，藉以誇耀於諸侯，讓天下人都知道太后和皇上寵愛他。如今梁國的使者前來，當即就受

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

到追查和責問。梁王很恐懼,日夜哭泣挂念,不知所措。爲什麽梁王行人子的孝道,盡臣子的忠心,太后却不加體恤呢?”大長公主把這些話全部告知太后,太后大喜道:“把這些話告訴給皇上。”傳話過去之後,皇上心裏的結纔算解開了,便免冠向太后賠禮説:“我們兄弟之間不能相互指教,竟給太后帶來憂愁了。”於是接見了全部的梁國使者,豐厚地賞賜了他們。這以後梁王越發地受到親近了。太后、長公主又賞賜給韓安國價值約千餘金的財物。他的聲名從此顯揚,與朝廷也聯係密切了。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内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内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後來,韓安國犯法被判了罪,蒙縣的獄官田甲侮辱韓安國。韓安國道:“死灰難道就不會復燃嗎?”田甲便説:“燃起來就撒尿澆滅它。”過了没多久,梁國的内史一職空缺,漢朝廷就派了使者任命韓安國擔任梁國内史,從囚徒中被起用做了二千石級的官員。田甲逃跑了。韓安國説:“田甲若是不回來任職,我就滅掉你的全族。”田甲於是肉袒前往賠罪。韓安國笑道:“你可以撒尿了!像你們這樣的人我值得計較嗎?”終於還是善待他。

梁内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説之,欲請以爲内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内史。

梁國内史空缺之時,梁孝王新近得到了齊人公孫詭,很喜歡他,想要讓他擔任内史。竇太后聞訊後,就詔令梁孝王任用韓安國做了内史。

公孫詭、羊勝説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吴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内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

公孫詭、羊勝曾勸説梁孝王向景帝請求做太子以及增加封地,惟恐漢朝大臣不聽從,就暗地派人去刺殺漢朝當權的謀臣。等到刺殺了原吴國丞相袁盎,景帝於是聽到了公孫詭、羊勝等人的計謀,就派了使者去抓捕公孫詭和羊勝,要求使者務必抓到。漢朝使者有十批來到梁國,自丞相以下在全國進行大搜捕,一個多月也没有抓到。内史韓安國聽説公孫詭、羊勝藏到了梁孝王那裏,他就進見孝王哭着説:“主上受辱,爲臣當死。大王您没有良臣,所以事情纔紛亂到如此地步。如今公孫詭、羊勝抓不到,請您賜我一死吧。”孝王道:“何至於此呢?”韓安國淚下數行,説道:“大王您自己揣度一下和皇帝的關係,哪能比太上皇與高皇帝以及皇帝與臨江王的關係更親近呢?”孝王答道:“是比不上。”韓安國説: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宫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悦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宫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

“太上皇、臨江王也都是憑藉有父子親情，可是高帝却説‘手提三尺劍奪來天下的是朕啊’，因此太上皇始終不得决定政事，住到了櫟陽宫。臨江王是嫡長太子，衹因一句話的過失，被廢黜做了臨江王；又因爲侵占宫墻之事，終於在中尉府自殺了。這都是爲什麽呢？治理天下終究不能因私情擾亂公事。常言道：‘雖説是親生父親，怎麽知道他不會變爲老虎？雖説是親兄弟，又怎能知道他不會變成狼呢？’如今大王位居諸侯之列，衹爲受到一個奸臣的虚言誘惑，就去冒犯上面的禁令，擾亂朝廷明確的法紀。天子因爲有太后的緣故，不忍心把大王法辦。太后日夜哭泣，希望大王能自己改過，可是大王您却始終不醒悟。倘若太后一旦仙逝，大王還能去攀附、依靠誰呢？”話没説完，孝王淚下數行，向韓安國道歉道：“我現在就把公孫詭和羊勝交出來。”公孫詭、羊勝於是就自殺了。漢朝使者回朝彙報，梁國的事件都得以解决，這是韓安國出的力。這事之後，景帝、太后更看重韓安國了。孝王去世，共王即了位，韓安國因犯法而丢了官，在家閑居。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

建元年間，武安侯田蚡擔任漢朝的太尉，親近權貴，執掌朝綱，韓安國拿出五百金的財物賄賂田蚡。田蚡就向太后提到韓安國，天子平素也常聽説他很賢能，就當即召他來做了北地都尉，又提升做了大司農。閩越、東越互相攻打，韓安國和大行王恢一起率軍出征。還没有到達越地，越人就殺了他們的國王投降了，漢軍也就罷了兵。建元六年，武安侯擔任了丞相，韓安國做了御史大夫。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强，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争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極，

匈奴前來請求和親，天子下交群臣商議。大行王恢，是燕人，多次做過邊郡官吏，熟知匈奴之事。他議論説：“漢朝跟匈奴和親，大抵也不過幾年就又會違背盟約。不如不答應，發兵去攻打它。”韓安國説：“發兵千里去征戰，對軍隊不會有好處。如今匈奴仗恃兵馬充足，懷着禽獸的野心，遷徙有如飛鳥，很難制服他們。就算得到了它的土地也難以使我們的疆土更爲寬廣，得到了它的百姓也難以使我們的國力增强。從上古時起就從未把他們視爲國中之人。漢朝遠征幾千里

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去争奪利益，就會人馬疲憊，使匈奴得以全力制住我軍的弱點。況且説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强風之末，力不能吹鴻毛。并不是説開始的時候不强勁，而是到了最後力量衰減罷了。遠擊匈奴多有不便，不如跟它和親。”群臣之中議論的人大多附和韓安國，這樣皇上就應允和親了。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雁門郡馬邑的豪門聶翁壹通過大行王恢向皇上進言道：“匈奴剛剛與漢和親，十分親近信任邊民，可以拿好處引誘他們。”就偷偷派了聶翁壹做奸細，逃進了匈奴，對單于説：“我能够斬殺馬邑的縣令、縣丞等官吏，獻城來降，財物可以全部得到。”單于貪心相信了他的話，認爲他説的對，就應允了聶翁壹。聶翁壹就回來了，做假斬了幾個死囚犯，把他們的人頭懸挂到馬邑城上，作爲信物讓單于的使者看。聲稱：“馬邑的長官已經死了，可以速來。”這時單于就率領着十多萬騎兵穿過邊塞，進入了武州要塞。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别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

在這個時候，漢朝埋伏下地方預備部隊騎兵步兵三十多萬，藏在馬邑城旁邊的山谷中。衛尉李廣擔任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擔任輕車將軍，大行王恢擔任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擔任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擔任護軍將軍，各將都隸屬於護軍將軍。約定單于一進馬邑城，漢軍就出擊。王恢、李息、李廣另外從代郡主攻匈奴的輜重車輛。當時單于進入漢朝長城的武州要塞。還離馬邑有一百多里，四下搶掠，却衹見牲畜放牧在田野間，看不見一個人。單于很奇怪，就攻打烽燧，抓到了武州尉史。想要探問尉史。尉史説：“漢軍有幾十萬人埋伏在馬邑城下。”單于回頭對左右説：“幾乎被漢人給賣了！”當下就領人馬回去了。等一出邊塞，他説：“我能抓到那個尉史，真是天意啊。”於是稱尉史爲“天王”。邊塞傳報單于已領兵退走。漢軍追到邊塞，估計已經追不上了，就罷了兵。王恢等人的三萬軍隊，聽説單于没有和漢軍交上手，估計若是前去攻打匈奴的輜重車輛，定會與單于的精鋭部隊交戰，那麽漢軍勢必要失敗，於是就酌情罷了兵，漢軍都没能立下戰功。

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

天子惱怒王恢沒有出擊單于的輜重車輛，擅自領兵休戰。王恢道：“開始是約定等單于進了馬邑城，我軍與單于接戰，我去攻擊他們的輜重，可以取勝。如今單于聽到了風聲，不到馬邑就回去，我憑着三萬人馬戰不過他們，衹會招致恥辱罷了。我原本就知道回師必斬，可是却能保全陛下的三萬人馬。”這樣王恢被下交給廷尉治罪。廷尉判王恢避敵觀望，罪當斬首。王恢私下裹賄賂丞相田蚡一千金。田蚡不敢去和皇上説，就去對太后説道：“王恢首先製造馬邑事件，如今事不成就要殺掉王恢，這是替匈奴報仇呢。”皇上朝見太后時，太后把丞相的話告知皇上。皇上就説：“首先製造馬邑事件的，正是王恢，因此纔發動了天下的數十萬兵馬，聽從他的話，做了這事。況且縱使是單于抓不到，王恢的部隊若能攻擊單于的輜重車輛，也還能頗有收獲，以此來安慰一下士大夫的心。如今不殺掉王恢，没辦法向天下人交待。”這時王恢聞聽之後，就自殺了。

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

韓安國爲人有雄才大略，智謀足可以迎合時勢，而且品行忠厚。但却嗜財貪心。他所推舉的都是清廉之士，比他自己賢能的人。在梁國他舉薦了壺遂、臧固和郅他，都是天下的名士，士人也因此都很稱道、敬慕他，就是天子也把他看作是國家的棟梁。韓安國擔任御史大夫四年多，丞相田蚡死了，韓安國代行丞相之職，因爲替天子導引車輛從車上跌下來，跛了脚。天子商議任命丞相，想要任用韓安國，就派使者前往探視，他的脚跛得很厲害，於是就又改用平棘侯薛澤擔任丞相。韓安國因病免職數月，等跛脚痊愈了，皇上又任命韓安國做了中尉。一年多以後，調任做了衛尉。

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蘢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

車騎將軍衛青攻打匈奴，出兵上谷，在蘢城打敗了匈奴。將軍李廣被匈奴俘虜，又逃跑了；公孫敖損失了大批的士卒。他們都被判了斬刑，贖罪成爲庶人。第二年，匈奴大舉侵入邊境，殺死遼西太守，等到侵入雁門，殺害、擄掠了幾千人。車騎將軍衛青進擊，出兵雁門。衛尉韓安國擔任材官將軍，屯兵在漁陽。韓安國活捉到俘

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産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

虜，供稱匈奴已遠遠離開了。他就上書報告説正值耕作之時，請求暫且撤回屯駐的軍隊。撤回屯駐的軍隊一個多月後，匈奴大舉侵入上谷、漁陽。韓安國的軍營之中衹有七百多人，出擊與敵交戰，無法取勝，衹好又撤回到軍營中。匈奴擄掠了一千多人以及牲畜離去。天子聽到這件事，大怒，派遣使者責備了韓安國。把韓安國調往更東邊的地方，屯軍在右北平。這個時候匈奴的俘虜供稱要侵入東方。

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韓安國起初擔任御史大夫和護軍，以後就漸漸被排斥疏遠，貶了官；而新近受寵的年輕將領衛青等人立了戰功，日益顯貴。韓安國既已被疏遠，也就無聲無聞了；他率軍屯兵又大受匈奴欺凌，損失傷亡兵士甚多，心中很是慚愧。幸而得以免罪歸職，却令他更加往東遷徙屯兵，心中恍惚，悶悶不樂。幾個月後，得病嘔血而死。韓安國於元朔二年中去世。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曆，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太史公曰：我和壺遂審定律曆，看到韓長孺很有德義，壺遂則深藏忠厚。世人説梁國多有忠厚長者，此言不虛啊！壺遂做官做到詹事，天子正想重用他擔任漢朝丞相，偏巧壺遂就去世了。不然的話，壺遂内心廉正、行爲端莊，這真是一個恭敬盡職的君子啊。

史記卷一百九

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列傳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

李將軍名叫李廣，是隴西郡成紀人。他的祖先叫李信，在秦朝做過將軍，就是追擊并捉到燕國太子丹的那位將軍。故里原在槐里，後遷居到了成紀。李廣家世代傳習箭術。孝文帝十四年時，匈奴大舉入侵蕭關，而李廣作爲良家子弟隨軍攻打匈奴，因爲善於騎馬射箭，斬殺、俘虜了很多敵人，擔任了漢朝的中郎。李廣的堂弟李蔡也做了郎官，他們都擔任武騎常侍，俸禄爲八百石。李廣曾經隨從皇上出行，很能衝鋒陷陣、突破險阻以及格殺猛獸，文帝説道："真可惜呀，您没有遇到時機！若是您處在高帝那個時候，封個萬户侯還用説嗎！"

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吴、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吴、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

等到孝景帝剛剛即位，李廣擔任隴西都尉，調任做了騎郎將。吴、楚起兵之時，李廣擔任驍騎都尉，跟隨太尉周亞夫去攻打吴、楚叛軍，他奪得了敵人的軍旗，在昌邑城下立功揚名。因爲梁王私自把將軍印授給了李廣，回朝後，没有受到封賞。調任做了上谷太守，匈奴每天都來和他交戰。典屬國公孫昆邪向皇上哭着説："李廣的才氣，天下無雙，他自恃有才能，屢次和匈奴交鋒，我擔心會犧牲了他。"這樣纔把他調任做了上郡太守。後來李廣歷任邊地各郡太守，然後調任上郡太守。他曾經做過隴西、北地、雁門、代郡和雲中太守，都因爲努力作戰而出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

匈奴大舉侵入上郡，天子派遣一位受寵的宦官隨同李廣領兵反擊匈奴。宦官帶領幾十名騎兵縱馬奔跑，遇見三個匈奴人，和他們交戰。那三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人轉身射箭，射傷了宦官，把他手下的騎兵幾乎都殺光了。宦官跑到李廣那裏。李廣就説："那一定是射雕手。"李廣於是帶上一百名騎兵前去追趕那三個人。那三個人没有馬正在步行，走了有幾十里路。李廣命令他的騎兵左右散開，而李廣親自射那三個人，殺死了兩個，活捉了一個，果然就是匈奴的射雕手。把那個人綁上馬之後，就望見有幾千名匈奴的騎兵，他們見到李廣，還認爲是誘敵的騎兵，全都很驚慌，就上山擺開了陣勢。李廣的一百名騎兵全都非常驚恐，想要快馬往回跑。李廣説："我們離大軍有幾十里地，如今若是就憑這一百名騎兵逃跑，匈奴人追趕射殺我們，會立刻把我們都殺光。現在我們就停留在這裏，匈奴人一定會認爲我們是大軍的誘敵部隊，必然不敢來攻擊我們。"李廣命令各位騎兵説："前進!"進到離匈奴人的陣地兩里遠的地方，他們停住了，李廣下令："全都下馬，解下馬鞍!"他手下的騎兵説："敵軍人多又這麽近，若有緊急情況，怎麽辦?"李廣説："那些匈奴人以爲我們會逃跑，現在我們全都解下馬鞍，表示我們不跑，這樣就能堅定他們認爲我們是誘敵之兵的猜想。"就這樣匈奴的騎兵終於没敢來攻擊。有個騎白馬的將軍出陣來監護他的士兵，李廣跨上馬帶着十多名騎兵奔馳前往，射死了那個騎白馬的匈奴將軍，而後重又回到了他的騎兵之中，解下馬鞍，命令士兵全都把馬放開，躺卧到地上。這個時候正值傍晚，匈奴人始終都感到這事很奇怪，没敢前來攻擊。半夜的時候，匈奴兵也以爲漢朝在旁邊埋伏有軍隊，想要夜擊他們，匈奴的軍隊就全都撤離了。第二天早晨，李廣纔回到他的大軍之中。大部隊因爲不知道李廣去了哪裏，所以没有前往接應。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

過了很久，孝景帝去世，武帝即位，左右近臣都認爲李廣是員名將，這樣李廣就由上郡大守擔任了未央宫的衛尉，而程不識也做了長樂宫的衛尉。程不識原先和李廣都是作爲邊郡太守領兵屯駐。等到出兵攻打匈奴的時候，李廣行軍作戰不講部曲編制和行列陣勢，靠近良好的水源草地屯兵，住宿停留時，人人均可自便，不敲擊刁斗

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

用以自衛，軍中幕府的文書簿籍都很簡約，然而也在遠處設置了偵察瞭望哨，未曾遇到過危害。程不識整飭部曲編制以及行伍隊列和陣營，夜擊刁斗警戒，官兵們處理軍中簿籍直到天明，軍隊得不到休整，然而也并未曾遇有禍害。程不識説："李廣的軍隊過於隨隨便便，可一旦敵軍來犯，他們無法招架；而他手下的士卒也安逸享樂，全都樂於爲他效死力。我軍雖然煩勞忙碌，然而敵軍也没辦法來進犯我軍。"這個時候，漢朝邊郡上的李廣、程不識都是著名的將領，然而匈奴人畏懼李廣的謀略，士兵們也大多樂意跟隨李廣而苦於跟隨程不識。程不識在孝景帝時因爲屢次直言進諫而擔任了太中大夫。他爲人廉正，謹守法令。

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脱。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後來，漢朝用馬邑城來引誘單于，派大軍埋伏在馬邑城旁邊的山谷之中，而讓李廣做驍騎將軍，歸護軍將軍統領。這時單于發覺了便離開，漢軍全都没有立下戰功。這以後的第四年，李廣由衛尉擔任了將軍，出兵雁門進擊匈奴。匈奴的兵多，擊敗了李廣的軍隊，生擒了李廣。單于平素就聽説李廣很賢能，下令説："抓到了李廣一定要活着把他送來。"匈奴的騎兵抓住了李廣，李廣當時受傷害病，他們就把李廣放在兩馬之間，用繩結成網把李廣躺着裝在裏面。走了十多里地，李廣佯裝已死，斜着眼看到他旁邊有個匈奴少年騎着匹好馬，李廣就突然跳起來，跨上那匈奴少年的馬，順勢把他推下馬，奪來他的弓箭，趕着馬向南飛奔幾十里，重又找到了他的殘餘軍隊，就率領他們進了邊塞。匈奴追捕的騎兵有幾百個，李廣邊跑邊拿起那匈奴少年的弓箭，射死了追趕的騎兵，因此纔得以逃脱。這樣他回到了漢朝，漢朝廷把他交由法官治罪。法官判處李廣損失、傷亡的人馬太多，又被匈奴兵生擒過，就判爲斬刑，他以財物贖罪被貶爲平民。

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轉眼間，他閑居在家幾年了。李廣在家和前潁陰侯的孫子隱居藍田縣，他們到南山中去射獵。曾經有一天夜裏帶着一個騎士出行，跟人家在鄉間飲酒。回來時走到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呵斥阻止李廣。李廣隨從的騎士説："這是

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後韓將軍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前任的李將軍。”霸陵尉就説：“現任將軍尚且不得夜間通行，何况又是前任呢！”就把李廣扣在霸陵亭下住了一宿。過了不久，匈奴人入侵殺了遼西太守，打敗了韓將軍，後來韓將軍被調任到了右北平。這時天子就召來李廣，任命他做了右北平太守。李廣當即請求派霸陵尉和他一同去，一到軍中就把他斬殺了。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李廣駐守右北平，匈奴人聽説了，稱他是“漢朝飛將軍”，躲避他好幾年，始終没敢入侵右北平。李廣曾出外打獵，看見草中的石頭，以爲是老虎就去射它，射中了石頭，箭頭鑽進了石頭裏，一看纔知是石頭。他就接着又射它，却始終再也不能射進石頭裏了。李廣所在的郡中聽説有老虎，他就曾經親自去射過。等到他到了右北平射老虎時，老虎躍起來傷了李廣，李廣也還是最終把它射死了。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産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絶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内，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李廣很清廉，受到了賞賜就分給他的部下，吃喝也和士兵們在一起。李廣一生，擔任二千石的高官達四十多年，家中并無多餘的財産，始終不提及置辦家産的事情。李廣身材高大，長臂如猿，擅長射箭也是他的天性，即使他的子孫或别人跟他學，也没有人能趕得上他。李廣口拙少言，和别人在一起時就在地上演畫軍陣，比試箭法疏密、準確，輸了的罰酒。他專以射箭作游戲，一直到死。李廣領兵，遇到缺水斷糧之時，看到有水了，士兵們不全都喝過，李廣就不靠近水邊，士兵没全都吃過飯，李廣就不去吃。他待人寬容和緩，從不苛刻，士兵們也都因此愛戴他，樂於爲他效力。他射箭時，一見敵人急衝過來，不到幾十步之内，如果揣度射不中就從不發箭，一發箭敵人當即就會應聲倒下。正因爲如此，他統領軍隊屢次被困受辱，他射殺猛獸之時也曾被猛獸所傷。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

過了不久，石建去世了，這時皇上就召李廣去，代替石建做了郎中令。元朔六年，李廣又再次擔任了後將軍，跟隨大將軍的軍隊出兵定襄，進擊匈奴。各將中有很多人都因爲殺死、俘虜敵人符合規定數額，按功勞而封爲侯，可是李廣的軍隊却没有戰功。過了兩年，李廣作爲郎中令統

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没，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領四千騎兵從右北平出兵，博望侯張騫率一萬騎兵和李廣一同進軍，分道而行。行軍大約有幾百里，匈奴左賢王率領四萬騎兵包圍了李廣，李廣的士兵全都很驚恐，李廣就派了他兒子李敢飛馳前進。李敢獨自帶領幾十個騎兵騎快馬，直衝匈奴的騎兵，從敵人的左右兩翼殺出跑回來了，向李廣報告説："匈奴人很容易對付。"士兵們這纔安定了下來。李廣擺成圜形陣勢，面向外面，匈奴人猛攻他們，箭下如雨。漢軍死掉大半，漢軍的箭也要用盡了。李廣就下令士兵拉着滿弓，不要放箭，而他親自用大黄弩射殺敵人副將，殺死了幾個人，匈奴人就漸漸懈怠下去了。正值日暮時分，官兵全都面無人色，可李廣依然是神態自若，更加注意整治好軍隊。軍中從此都佩服他的勇氣。第二天，繼續奮力苦戰，而博望侯的軍隊也趕到了，匈奴軍隊這纔撤走。漢軍很疲勞，没能去追擊。這時李廣的軍隊幾乎是全軍覆没，就收兵回朝。依照漢朝的法律，博望侯行動遲緩，耽誤了約定的日期，被判死刑，後以財物贖罪做了平民。李廣的軍隊功過相當，没有封賞。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

當初，李廣的堂弟李蔡和李廣一同侍奉孝文帝。景帝時，李蔡積累功勞已官至兩千石級。孝武帝時，他官至代國丞相。於元朔五年擔任輕車將軍，跟隨大將軍攻打右賢王，立有戰功，達到封賞標準，被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他代替公孫弘做了丞相。李蔡的人品在下等的中間，名聲在李廣以下，相差甚遠，然而李廣却没有獲得爵位和封邑，做官也没有超過九卿，可是李蔡却位居列侯，官居三公之列。許多李廣手下的軍官以及士兵也有人被封了侯。李廣曾經和會占候術的王朔私下閑談，説道："從漢朝攻打匈奴起，我李廣未嘗不是在漢軍之中，而各軍中的校尉以下的人，他們的才能還趕不上中等的人，然而因爲攻打匈奴獲得軍功而被封侯的，就有幾十個人，而我并未落在人後面，却没有尺寸之功來取得封邑，這是爲什麽呢？難道是我的生相不該被封侯嗎？還是命中注定的呢？"王朔就説："將軍您自已想一想，難道曾經有什麽悔恨的事嗎？"李廣説："我曾經擔任隴西太守，羌人反叛過，

所以不得侯者也。”

我引誘他們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用欺詐的手段在同一天裹把他們殺掉了。至今我最大的悔恨祇有這件事。”王朔就說：“没有比殺害投降的人罪過更大的了，這就是將軍您之所以未被封侯的原因了。”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絶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兩年以後，大將軍、驃騎將軍大舉出兵攻打匈奴，李廣屢次自動請求前往。天子認爲他老了，没有答應；過了許久纔答應了他，任命他做了前將軍。這一年是元狩四年。李廣已經跟隨大將軍衛青出擊匈奴了，出塞之後，衛青抓到俘虜得知單于所在的地方，就親自率領精兵前往，而命令李廣的軍隊并入右將軍的軍中，出兵東道。東道稍微迂迴繞遠，而大軍又行經水草稀少的地方，形勢不允許聚集行進。李廣就自動請求說：“我身爲前將軍，如今大將軍却改令我出兵東道，況且我從年輕時就和匈奴作戰，如今纔得以和單于對陣，我願意打前陣，先去和單于决一死戰。”大將軍衛青曾暗中受皇上告誡，認爲李廣老了，屢次不走運，不要讓他和單于對陣交鋒，恐怕難以如願以償。而這個時候，公孫敖新近失掉了侯爵，擔任中將軍跟隨大將軍，大將軍也想要讓公孫敖和他共同來和單于對陣，因此就把前將軍李廣調離了。李廣當時得知以後，就堅决向大將軍陳請。大將軍没有聽從，命令長史下文書給李廣軍中的幕府，說：“趕快到軍部去，照文書行事。”李廣没有向大將軍辭行就起兵前往了，心情很惱怒地趕到了軍部，率領軍隊和右將軍趙食其會合，出兵東道。大軍没有嚮導，有時就迷失了道路，落在大將軍後面。大將軍和單于交戰，單于逃跑了，漢軍没能追上就回師了。向南越過大沙漠後，遇到了前將軍、右將軍的部隊。李廣見過了大將軍之後，就回到自己軍中。大將軍派長史拿着乾糧和酒送給李廣，順便詢問李廣和趙食其迷失道路的情況，衛青想要上書向天子彙報軍中行進的曲折原委。李廣未做回答，大將軍就派長史迅速責成李廣的幕府人員聽候審訊。李廣說：“各位校尉無罪，是我自己迷失了道路。我現在就自己去對質候審。”

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

回到幕府後，李廣就對他的部下說：“我從

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年輕時起和匈奴歷經大小七十多次戰鬥，如今有幸能跟隨大將軍出兵，和單于的軍隊交戰，而大將軍又調我的部隊走迂迴繞遠的路，又迷失了道路，這難道不是天意嗎！况且我已經六十多歲了，終究不應再去面對那些刀筆小吏。”於是他就拔刀自刎了。李廣軍中的士大夫以及全軍官兵都哭了。百姓們聞聽此事，無論認識他或不認識他的，也無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全都爲他掉眼淚。而右將軍獨自被交由法官，判處死刑，因用錢物贖罪做了平民。

廣子三人，曰當户、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户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户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户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宫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廣有三個兒子，叫李當户、李椒、李敢，擔任郎官。天子曾經和韓嫣在一起戲耍，韓嫣稍有些不禮貌，李當户就打了韓嫣，韓嫣跑掉了。這樣天子認爲他很勇敢。李當户死得早，朝廷就任命李椒擔任代郡太守，他們都比李廣先死。李當户有個遺腹子名叫李陵。李廣死在軍中的時候，李敢正跟隨驃騎將軍。李廣死的第二年，李蔡作爲丞相，因侵占孝景帝陵園的空地犯了罪，理當交由法官治罪，李蔡也自殺了，不願接受審問，封國被廢除了。李敢作爲校尉跟隨驃騎將軍攻擊匈奴左賢王，奮力作戰，奪得了左賢王的戰鼓、帥旗，斬殺了很多敵人，被賜封關内侯的爵位，食邑二百户，接替李廣擔任了郎中令。不久，他怨恨大將軍衛青使他父親抱恨死去，就打傷了大將軍，大將軍隱瞞了這事。過了没多久，李敢跟從皇上到雍地，跑到甘泉宫去打獵。驃騎將軍霍去病和衛青有親戚關係，就射死了李敢。霍去病當時正當顯貴寵幸，皇上就隱瞞説是鹿撞死了他。過了一年多，霍去病去世。李敢有個女兒做了太子的宫女，受到寵愛，李敢的兒子李禹受到太子的寵愛，可他貪財好利，李氏就逐漸衰落了。

李陵

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

李陵長到成年後，被選拔擔任了建章監，負責監察各處騎兵。他擅長射箭，愛護士卒。天子認爲李氏世代爲將，就派他統領八百名騎兵。他曾經深入匈奴境内二千多里，經過居延視察了地形，没發現有敵人，就回來了。被任命爲騎都尉，統領丹陽的楚兵五千人，到酒泉、張掖去教

習射箭，來駐守、防備匈奴。

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鬥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没，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幾年以後，到了天漢二年的秋天，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領三萬騎兵到祁連天山攻打匈奴右賢王，而派李陵率領他的五千名步兵射手出兵居延以北大約一千多里，想以此來分散匈奴的兵力，不使他們專心去追趕貳師將軍。李陵到了約定的期限回師，而單于用八萬兵力圍攻李陵的軍隊。李陵的軍隊有五千人，弓箭都已用光，士兵戰死了大半，而他們殺傷的匈奴兵也有一萬多人。一邊撤退，一邊戰鬥，一連戰鬥了八天，往回走到離居延不到一百多里，匈奴人攔阻住狹窄的通道，截斷了歸路，李陵軍隊糧食缺乏而救兵又没趕到，匈奴人加緊攻打，要李陵投降。李陵説："我没有面目去回報陛下了。"於是就投降了匈奴。他的部隊全軍覆没，逃亡、散失得以回到漢朝的有四百多人。

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耻焉。

單于得到李陵之後，平素聽説過他家的名聲，作戰時又很勇猛，就把他的女兒嫁給李陵使他顯貴起來。漢朝聽説後，就族誅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女。從這以後，李氏聲名敗落而居於李氏門下的隴西的士人都因此感到耻辱。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太史公曰：書《傳》文上説："爲官的行爲端正，不用下令，人們也會遵守執行；爲官的行爲不端正，即使下了令，人們也不會聽從。"這難道説的是李將軍嗎？我見李將軍謙恭謹慎，像個鄉里人，口不善言語。等到他死的那天，天下人無論知道他或是不知道他的，全都爲他極盡悲哀。是他的忠厚誠實之心取信於士大夫了吧？諺語説"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話雖説得淺顯，却可以用來説明大道理。

史記卷一百十

列傳第五十

匈奴列傳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匈奴，他們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後裔，叫做淳維。唐堯、虞舜以前有山戎、獫狁、葷粥，生活在北方蠻夷地區，隨着放牧牲畜而遷徙、移居。他們畜養較多的是馬、牛、羊，其中奇異的牲畜則有駱駝、驢、騾、駃騠、騊駼、驒騱。他們尋水草之地遷徙，没有城鎮定居和農業生産，然而也還是各有分占的牧地。没有文字、書籍，而用言語互爲約定。兒童能够騎羊，拉弓射殺飛鳥和老鼠；稍微長大一些便射殺狐狸和野兔：用來做食物。成年男子都能拉弓，全都是鐵甲騎兵。他們的習俗是，平時便隨牧群放牧，順便射獵飛禽走獸作爲生計，緊急之時，則人人熟習攻戰，以便侵略、攻伐，這是他們的天性。他們的長兵器則爲弓箭，短兵器便是大刀、小矛。順利時就進攻，不利之時則後退，不以逃跑當作羞耻的事。衹要有利可圖，便不顧及禮義。自君王以下，人人都吃畜肉，用它的皮革當衣裳，披着獸皮裘衣。青壯年者吃鮮肥美味，老年人衹能吃剩下的食物。他們看重强壯之人，輕視老弱之人。若父親死了，兒子可以娶他的後母爲妻；兄弟若死去，則其他兄弟都可以娶他們的寡妻爲妻。他們的習俗是人有名，但不加避諱，却没有姓氏和表字。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

夏朝衰落，而公劉失掉了他執掌耕種的官職，在西戎實行變革，在豳建立城邑。這以後三百多年，戎狄攻打大王亶父，亶父逃至岐山下，豳地人也全都跟隨亶父到那裏建城邑，建立了周。這以後一百多年，周的君王西伯昌攻打畎夷

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内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盗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

當是之時，秦、晋爲强國。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

氏。又過了十多年，武王伐紂，營造雒邑，又住到酆鄗，把戎夷驅逐到涇水、洛水以北，使他們按時進獻貢物，稱那裏爲“荒服”。以後過了二百多年，周朝國運衰落，周穆王討伐犬戎，捕獲四隻白狼和四隻白鹿回來。從此以後，荒服之人不再前來進貢了。這時，周朝便制訂了《甫刑》之法。周穆王之後二百多年，周幽王由於寵姬褒姒的緣故，和申侯有了嫌隙。申侯發怒，便會同犬戎，共同在驪山之下攻殺了周幽王，於是犬戎攻取了周朝的焦穫，而居住到了涇、渭之間，侵擾踐踏中原。秦襄公援救周朝，這樣周平王便離開了酆鄗，而向東遷都到了洛邑。就是在這個時候，秦襄公攻打戎夷，到了岐山，開始列爲諸侯。這之後六十五年，山戎越過燕國攻打齊國，齊釐公和他們在齊國原野上交戰。這之後四十四年，山戎攻打燕國。燕國向齊國告急，齊桓公向北進攻山戎，山戎逃跑。這之後二十多年，戎狄兵到洛邑，攻打周襄王，襄王跑到鄭國的氾邑。當初，周襄王本想討伐鄭國，就特意娶了戎狄之女做王后，和戎狄共同征伐鄭國。不久，襄王廢掉了狄后，狄后怨恨。襄王的後母叫做惠后，有個兒子叫子帶，想要立他爲王，這樣惠后便和狄后、子帶做爲内應，開門放進戎狄，因此戎狄得以進城，打敗、趕跑了周襄王，而改立子帶爲周天子。當時戎狄有的住在陸渾，東達衛國，侵掠踐踏中原。中原人深爲痛恨，因此詩人作歌寫道“打擊戎狄”，“攻伐獫狁，兵至大原”，“戰車齊動，到北方築城”。周襄王住在外地已經四年，纔派使者向晋國告急。晋文公剛剛即位，想要創建霸業，便發兵攻打，驅逐了戎狄，誅殺了子帶，迎進周襄王，讓他住到了洛邑。

在此之時，秦國和晋國都是强國。晋文公討伐戎狄，他們便住到河西地區的圁河和洛河之間，號稱赤翟、白翟。秦穆公得到由余，西戎八國臣服於秦國，因此自隴山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各戎族，在岐山、梁山、涇河、漆河以北則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各戎族。而晋國北面又有林胡、樓煩各戎族，燕國北面則有東胡、山戎。他們各自分散住在溪谷之中，各有自己的

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却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君長，往往聚居有一百餘支戎族，然而却不能相互統一。

從這以後一百多年，晉悼公派魏絳去同戎狄和好，戎狄朝見晉國。以後過了一百多年，趙襄子越過句注山，攻破并吞并代國，兵臨胡貉之地。後來趙襄子和韓、魏兩家共同滅掉智伯，瓜分了晉國土地，各自占有，趙國占了代和句注以北，魏國占了河西和上郡，和戎夷交界。後來義渠戎人修築城郭以自衛、防守，秦國則逐漸地蠶食其領地，到秦惠王之時，便奪取了義渠的二十五座城邑。惠王攻打魏國，魏國把西河以及上郡就全部割讓給了秦國。秦昭王之時，義渠戎王和宣太后淫亂，生了兩個兒子。宣太后用欺詐手段在甘泉山殺死了義渠戎王，於是便起兵攻滅了義渠。這時，秦國占據了隴西、北地和上郡，修築長城以抵禦胡人。而趙武靈王也改變了趙人習俗，穿上胡人服裝，練習騎馬射箭，向北攻破了林胡和樓煩。修築長城，從代地沿着陰山山麓，直到高闕，作爲邊塞。又設置了雲中、雁門和代郡。後來燕國有位賢能的將官秦開，到胡人那裏做人質，胡人非常信任他。他回國後，便率兵攻襲，擊敗并趕走了東胡，東胡人退却了一千多里。和荆軻一道去刺殺秦王的那位秦舞陽，便是秦開的孫子。燕國也修築長城，從造陽修到襄平。設置了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以及遼東郡來抗拒胡人。在此之時，文明强盛的戰國七雄當中，就有三國和匈奴交界。後來趙國將軍李牧在時，匈奴人不敢侵入趙國邊境。後來秦滅六國，秦始皇派蒙恬率領十萬大軍向北攻打胡人，全部收復了河南地區。沿着黄河修建邊塞，築起四十四座縣城面臨黄河，遷徙受罰守邊之人補充到那裏。又修通直道，從九原直達雲陽，沿着山嶺、險塹和溪谷，可修治的地方便築城，從臨洮到遼東長達一萬多里。秦朝又渡過黄河占據了陽山、北假地區。

當是之時，東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

當時，東胡强大，月氏興盛。匈奴單于名叫頭曼，頭曼不敵秦朝，向北遷徙。十多年後，蒙恬死了，諸侯反叛秦朝，中原騷擾混亂，各處被秦朝流放戍邊的人全都又離去了，這樣匈奴得以

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

寬鬆，重又逐漸渡過黄河，在南面和中原以原先的邊塞爲界。

單于有太子，名叫冒頓。後來單于又有個寵愛的閼氏，生了個小兒子，單于便想要廢掉冒頓而改立小兒子爲太子，便派冒頓到月氏那裏做人質。冒頓到月氏做了人質之後，而頭曼却急攻月氏。月氏想要殺掉冒頓，冒頓偷了月氏的一匹良馬，騎着它逃了回來。頭曼認爲他很勇猛膽壯，就命他統領一萬騎兵。冒頓就製作了響箭，訓練他手下的騎兵射箭，下令説："我的響箭射什麽，如果不都跟着去射，就斬了他。"他率人出外捕獵飛鳥走獸，遇到有不射響箭所射目標的人，就當即斬殺。不久，冒頓用響箭親自去射他的良馬，左右侍從中，有不敢去射的，冒頓立即斬了不射良馬的人。過了些時候，他又用響箭親自去射他的愛妻，左右侍從有的頗爲驚恐，不敢去射，冒頓就又斬了他們。過了不久，冒頓出外打獵，用響箭射單于的良馬，左右之人全都去射。這時冒頓知道他的左右侍從已全都可以任用了。他跟隨他的父親頭曼單于打獵，便用響箭去射頭曼，他的左右侍從也都跟着響箭射箭，殺死了頭曼單于，於是他便殺盡他的後母和兄弟以及不聽從他的大臣。冒頓自己即位做了單于。

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强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脱。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脱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

冒頓即位之後，這個時候，東胡强盛，聽説冒頓殺掉父王，自立爲單于，便派使者對冒頓説，想要得到頭曼時有的千里馬。冒頓就問群臣，群臣全都答道："千里馬是匈奴人的寶馬良駒，不要給人。"冒頓就説："和人家作鄰國怎麽能吝惜一匹馬呢?"就把千里馬送給了東胡。過了不久，東胡認爲冒頓畏懼他們，就派使者去對冒頓説，想要單于的一位閼氏。冒頓就又去問左右侍從，侍從們全都大怒説："東胡無理，竟敢索要閼氏！請您攻打它。"冒頓説："和人家做鄰國怎麽能吝惜一個女子呢?"於是便把自己心愛的閼氏送給了東胡。東胡王愈發地日益驕狂起來，向西侵犯。東胡與匈奴之間，有一片荒地，無人居住，方圓一千餘里，雙方各自在邊界上建立屯守的據點。東胡派使者對冒頓説："匈奴和我們邊界上屯守據點以外的荒地，匈奴不能够到

"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那裏，我想要占有它。"冒頓去問群臣，群臣之中有人說："這是荒棄之地，給他們也可以，不給也可以。"這時冒頓大怒道："土地，是國家的根本，爲什麼要給他們！"諸臣之中說送地給東胡的人，全都被斬首。冒頓上馬，下令國中的人，如有後退的就斬首，於是便向東襲擊東胡。東胡起初輕視冒頓，不作戒備。等到冒頓大軍殺到，大舉進擊，大敗東胡，消滅了東胡王，擄走了那裏的百姓以及牲畜財產。回師之後，又向西打跑了月氏，向南吞并了樓煩、白羊河南王。全部收復了秦朝派蒙恬奪去的匈奴土地，跟漢朝以原先的河南塞爲界，到達朝那、膚施，於是便入侵燕地和代地。這時漢軍正和項羽對峙，中原疲於征戰，因此冒頓得以自强，有彎弓射箭的士卒三十多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别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

從淳維到頭曼一千多年，匈奴勢力時小時大，忽散忽離，已是由來已久了，它的世系傳承無法知道次序。然而到了冒頓時，匈奴最爲强大，使北方夷狄全部臣服於他，在南面和中原成爲敵對國家，他的世系傳國及官職名號纔得以記述下來。

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户、且渠之屬。

匈奴設置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户，左右骨都侯。匈奴稱賢明爲"屠耆"，因此常常任命太子爲左屠耆王。從左右賢王以下到當户，大則有一萬人馬，小的則有幾千人馬，總共有二十四個首領，稱號爲"萬騎"。各位大臣全都世襲官位。呼衍氏、蘭氏，以及後來的須卜氏，這三個姓是其中的顯貴家族。左方各王、將駐守東方，面對上谷以東之地，東接穢貉、朝鮮；右方各王、將駐守西方，面對上郡以西之地，與月氏、氐和羌接壤；而單于王庭直對代郡和雲中郡：他們各有領地，隨水草而遷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大，左右骨都侯輔佐政事。二十四位首領也各自設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户、且渠之類官員。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

每年正月，各位首領在單于王庭小集會，舉行春祭。五月，在蘢城大集會，祭祀他們的祖

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

先、天地和鬼神。秋天，馬長肥了，就在蹛林舉行大集會，核算人口、牲畜，徵收賦税。按其法令，拔刀傷人造成傷口長一尺的要被處死，犯有盗竊罪的人要被没收他的家産；犯有小罪的人要被軋碎骨節，犯有大罪的要被處死。入獄時間不超過十天，全國的囚犯不過幾個人。單于清晨要走出營房，朝拜初升的太陽，夜晚要朝拜月亮。他們的坐法：首領居左，面向北。崇尚戊日和己日。他們給死者送葬，有棺槨、金銀和衣裘，而没有墓冢以及喪服禮儀；所寵幸的近臣及姬妾被殉葬的，多達數百上千人。興兵舉事要觀測星星和月亮，月亮圓滿之時就攻伐征戰，月亮虧損就退兵。攻戰之中，斬殺俘獲敵人的就賜給一卮酒，所得的繳獲之物也就歸他，抓到人就可以當做奴婢。因此他們作戰時，人人自動上前趨利，善於用誘敵之軍來包圍敵軍。故而他們一見到敵軍，就上前逐利，如同飛鳥雲集；他們受挫潰敗之時，便有如風流雲散、土崩瓦解了。若作戰時誰能載運軍隊中的戰死者歸葬，便可全部獲得死者的家産。

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

後來匈奴向北征服了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國。這時，匈奴的貴族、大臣全都折服，認爲冒頓單于真是賢能。

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地。且漢王亦有神，單

這時漢朝剛剛平定中原，把韓王韓信遷到代國，建都馬邑。匈奴大舉圍攻馬邑，韓王韓信投降了匈奴。匈奴得到了韓王韓信，便引兵南下，越過句注山，攻打太原，攻到晋陽城下。高帝親自率軍前往迎擊。正逢冬天大寒下雪，士卒中凍掉手指的十有二三，這樣，冒頓便佯裝敗逃，引誘漢軍。漢軍追擊冒頓，冒頓隱蔽起他的精兵，而暴露他的老弱殘兵。這時，漢朝便大軍全部出動，大多爲步兵，共三十二萬，向北追擊匈奴。高帝先到達平城，步兵還没有全部趕到，冒頓便發動精兵四十萬人馬，把高帝包圍在了白登山，圍了七天，漢軍内外不能相互救濟軍糧。而匈奴的騎兵，在西面的全都是白馬，東面的全都騎青駹馬，北面的全都騎烏驪馬，南方的全都騎赤黄馬。高帝便派使者暗中厚贈禮物給匈奴閼氏，閼氏便對冒頓説："兩國君主不能互相逼困。

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黄、趙利期，而黄、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如今得到了漢朝土地，可單于您終究也不能居住在這裏。況且漢王也有神仙祐護，請單于明察。”冒頓和韓王韓信的將官王黄、趙利約好日期，而王黄、趙利的軍隊又没來，就疑心他們和漢朝訂有計謀，便也就聽了閼氏的話，解開包圍圈的一角。這時高帝命令士兵們全都拉滿弓，搭上箭，面向外，從解開的一角徑直衝出，終於和大軍會合了，而冒頓也領兵離去。漢軍也領兵罷戰，派劉敬前往匈奴締結和親的盟約。

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黄等數倍約，侵盗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盗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

這之後，韓王韓信成爲匈奴的將領，和趙利、王黄等人屢次違背和約，侵掠代郡和雲中郡。過了没多久，陳豨反叛，又和韓王韓信合謀進攻代郡。漢朝派樊噲前往攻打他們，又攻奪了代郡、雁門、雲中各郡縣，没有出兵塞外。這時匈奴因爲漢軍將領們前往投降，故而冒頓經常往來侵掠代郡地區。這樣漢朝便很感憂慮，高帝便派劉敬奉送皇族女兒號稱公主，去做單于的閼氏，每年奉送匈奴絲綿、綢緞、酒、米和食物各一定數量，相約結爲兄弟來和親，冒頓這纔稍稍罷手。後來燕王盧綰反叛，率領他的黨羽部衆數千人投降匈奴，往來危害上谷以東之地。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

高祖去世後，到孝惠帝、吕太后之時，漢朝纔剛剛安定下來，故而匈奴非常驕狂。冒頓竟寫書信給高后，口出狂言。高后想要去攻打他，將官們都説：“憑高帝那樣的賢明勇武，還被圍困在平城。”這樣高后纔作罷，重又和匈奴和親。

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

等到孝文帝剛剛即位之時，就又重新修好和親之事。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進占河南地區，侵掠上郡保衛邊塞的外族百姓，殺害掠奪人民。這時，孝文帝詔令丞相灌嬰發動戰車、騎兵八萬五千人，進軍高奴，攻擊右賢王。右賢王逃出邊塞。文帝親臨太原。這時濟北王反叛，文帝回朝，終止了丞相反擊匈奴的軍隊。

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

第二年，單于給漢朝送書信來説：“上天所立的匈奴大單于恭敬詢問皇帝平安無恙。前些時皇帝説的和親之事，和信中所言相符，雙方都很愉快。漢朝邊境的官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也没有請示我，聽了後義盧侯難氏等人的計謀，和漢朝官吏對峙交戰，斷絶了兩國君主的和約，離間

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强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

了兄弟之情。皇帝責備的書信又一次送到，我派出使者帶書信去回報漢朝，没有歸來，漢朝使者又不到這裏來，漢朝因此不願和好，鄰國之人也不得歸附。如今由於小吏毁壞和約的緣故，責罰了右賢王，派他向西去尋找并攻擊月氏。靠蒼天福祐，士卒精良，戰馬强壯，得以消滅了月氏，把他們全部斬殺、降服了。平定了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邊的二十六國，全都收歸於匈奴。各個彎弓射箭的民族，合爲一家。北方已經平定，希望能讓士兵休養，放馬休戰，捐除前嫌，恢復原先的和約，用以安定邊境居民，以順應古來和好的傳統，使年少的人得以長成人，年老的人能够安居，世代和平安樂。不知皇帝的心思，故而派了郎中係雩淺奉上書信請見，獻上駱駝一匹，供騎乘的馬兩匹，駕車的馬八匹。皇帝如若不想使匈奴靠近邊塞，那就姑且詔令官吏、百姓遠離邊塞居住。使者到達後，就請讓他們回來。”匈奴使者於六月中旬來到薪望之地。書信傳到朝廷，漢朝商議攻擊與和親哪樣更爲便利。公卿大臣都説：“單于新近攻破了月氏，正是乘勝之勢，不可攻打。况且就算得到了匈奴的土地，那裏都是鹽碱地，不可以居住。還是和親甚爲便當。”漢朝便答應了匈奴的請求。

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綉夾綺

孝文皇帝前元六年，漢朝給匈奴去書信説：“皇帝恭敬詢問匈奴大單于平安無恙。您派郎中係雩淺送給朕的信中説：‘右賢王没作請示，就聽信了後義盧侯難氏等人的計謀，斷絶了兩國君主的和約，離間了兄弟親情，漢朝因此便不和好，鄰國之人也不得歸附。如今因爲小吏毁壞和約的緣故，故而責罰右賢王，派他向西進擊月氏，完全平定了那裏。希望能够讓士卒休養，放馬休戰，捐除前嫌，恢復原先的和約，用以安定邊境的百姓，使年少的人得以長成，老年人得以安居，世代和平安樂。’朕非常贊許，這是古來聖明君主的想法。漢朝和匈奴相約結爲兄弟，用來餽贈單于的禮物甚爲豐厚。而違背和約，離間兄弟親情的，常常在匈奴一方。然而右賢王的事已經是在大赦之前，單于不要深究。單于若是按照信中之意，明確告誡各位官吏，讓他們不要再

衣、綉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飾具帶一，黄金胥紕一，綉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違背和約，守信用，我們會謹遵單于信中所言。使者説單于親自率領軍隊攻伐别國，立有功勛，作戰很辛苦。特備下大禮服綉夾綺衣、綉夾長襖、錦夾袍各一件，比余一件，黄金裝飾的腰帶一條，黄金帶鈎一個，綉品十匹，錦緞三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派中大夫意、謁者令肩贈送給單于。”

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

過後不久，冒頓死了，兒子稽粥即位，號稱老上單于。

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説傅公主。説不欲行，漢强使之。説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説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

老上單于稽粥剛剛即位，孝文皇帝又派遣皇族女兒稱作公主，去做單于閼氏，派宦官、燕地人中行説輔佐公主。中行説不想去，漢朝强迫派他去。中行説説：“若一定要我前往，我就會成爲漢朝的禍患。”中行説到了之後，便投降了單于，單于甚爲親近、寵幸他。

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説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説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

當初，匈奴喜歡漢朝的綢絹、絲綿和食物，中行説就説：“匈奴人口抵不上漢朝的一個郡，然而之所以能够强盛，是因爲衣食不同，不用仰仗於漢朝。如今單于改變習俗，喜好漢朝的東西，漢朝那些東西不過是其中的十分之二，而匈奴就要全歸於漢朝了。請把漢朝送的綢絹、絲綿，穿上在草叢、荆棘中奔馳，使衣服、褲子全都開裂弄壞，以顯示它們不如氈裘的完美。得到漢朝的食物，就全給丢掉，以顯示它們不如乳酪的味美。”當時，中行説還教單于的左右侍從逐條記録，以統計匈奴的人口和牲畜來徵税。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説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

漢朝給單于的信，木牘長度爲一尺一寸，言辭用語稱“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安然無恙”，及所贈送的物品和言語等等。中行説讓單于給漢朝寫信用一尺二寸的木牘，另外，印章和封緘也全都讓弄得很大很寬又很長，很傲慢地寫道“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朝皇帝安然無恙”，以及所要送的禮物和言語等等。

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説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説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鬥，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

漢朝使者有的説：“匈奴風俗是輕視老人。”中行説詰難漢朝使者道：“你們漢朝的風俗中，那些從軍戍邊、正待出發的人，他們的年老雙親難道不是自己讓出温暖、厚實的衣被和肥美的食物，來供養那些戍邊士卒的飲食的嗎？”漢朝使者説：“是這樣的。”中行説説：“匈奴明確是以

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説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當?”

征戰爲大事，他們的年老體弱者不能够戰鬥，故而要把肥美的食物供給强壯體健的人，這正是爲了保衛自身，這樣父子就能各自長久相保，怎麼能説匈奴人輕視老人呢?”漢朝使者説:“匈奴人父子竟然同在一個氈帳中睡卧。父親死了，兒子可以娶他的後母爲妻；兄弟死了，其他兄弟都可以娶那寡妻做妻子。毫無冠帶服飾，不講朝廷禮儀。”中行説説:“匈奴的風俗，人人吃牲畜的肉，喝它的奶汁，穿它的皮革；牲畜吃草飲水，隨時令而轉移。因此在緊急之時，他們就人人練習騎馬射箭，閑暇時就人人和樂無事，他們的約束簡省，易於施行。君臣關係簡單，一國的政務就如同一個人的身體在運動。父子兄弟死去，娶他們的寡妻作妻子，那是擔心種族失掉後代。故而匈奴人即使雜亂，也一定要立本姓宗族。如今中原雖然假模假樣，不娶自己父兄的妻子，而親屬却日益疏遠，自相殘殺，直至改朝易姓，全都是這樣做造成的結果。况且禮義流弊頗多，上下交相怨恨，而營造宫室則極盡奢華，使得勞力勢必衰竭。人們致力於耕田種桑，求取衣食供養，修築城郭來自衛，故而你們的人民在緊急之時，不熟習戰事，和平之時又疲於耕作。可嘆這些身居土屋的人們，本已不用多説了，如若還要喋喋不休，竊竊私議，就算頭戴高冠，又當如何呢?”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説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 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從此以後，漢朝使者有想要辯論的，中行説便總是説:“漢朝使者無須多言，衹要記着漢朝所送給匈奴的綢絹絲綿以及米麥糧食，讓它們都送够量，還要一定是盡善盡美的，就没事了，何必再要巧言争辯呢? 况且説，你們送來的東西若是量足物美，也就罷了；假若是量既不足又粗劣的話，那麼等到秋熟之時，我們就要騎馬前來踐踏你們的莊稼了。”他便日夜教單于探察要害之處。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産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宫，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

漢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率十四萬騎兵入侵朝那、蕭關，殺死北地都尉孫卬，掠走很多百姓和牲畜，進而便攻至彭陽。派出奇兵突襲進來，燒了回中宫，探馬已到了雍州的甘泉宫。這時文帝便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動戰車千乘，騎兵十萬，屯軍長安附近，防備匈

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内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産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户報謝，復言和親事。

奴人的進犯。又任命昌侯盧卿擔任上郡將軍，任命甯侯魏遬擔任北地將軍，任命隆慮侯周竈擔任隴西將軍，任命東陽侯張相如擔任大將軍，成侯董赤擔任前將軍，大舉發動戰車、騎兵前往反擊匈奴。單于逗留關塞之内，一個多月纔離去，漢軍追擊出塞便還師了，没能斬殺敵人。匈奴日益驕横，每年入侵邊塞，屠殺、擄掠百姓和牲畜很多，尤以雲中郡和遼東郡最爲嚴重，至於代郡則被掠殺一萬多人。漢朝對此很感憂慮，便派了使者送書信給匈奴。單于也派了當户回信致歉，重又談及和親之事。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户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歡説，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歡。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

孝文帝後元二年，派使者送給匈奴的書信説道：“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平安無恙。派遣當户且居雕渠難和郎中韓遼送給朕的二匹馬，已然收到了，敬受。先帝規定：長城以北是彎弓射箭之國，聽命於單于；長城以内爲戴冠束帶的家室，朕也統治他們。要使得萬民百姓耕種紡織，射獵勞作，豐衣足食，使父子不會離散，君臣相安無事，全都不要暴虐横逆。如今聽説有些邪惡之徒貪圖攻掠的小利，背信棄義，破壞和約，不顧及萬民的性命，離間兩國君主的情誼，然而這些事已經是在以前發生的了。來信講：‘兩國已然和親，兩位君主歡悦，罷兵而休養一下士卒、兵馬，讓世世代代都昌盛安樂，安定和睦，重新開始。’朕非常贊賞此言。聖人日日更新，改弦更張，重新開始，讓老年人都能得以休養，年幼的人得以成長，各自保全性命而終享天年。朕和單于全都遵循此道，順乎天意，體恤萬民，代代相傳，延續無窮，天下的人無不享受其利。漢朝與匈奴互以鄰國爲敵，而匈奴地處北方，氣候寒冷，肅殺之氣早早降臨，故而朕詔命小吏送給單于秫糵、金帛、絲絮及其他物品，每年有定數。如今天下太平，萬民安樂，朕與單于做爲他們的父母。朕追念往事，不過是些微細小的緣故，又因謀臣失策，但這都不足以離間我們兄弟間的親情。朕聽説天不偏蓋一方，地不偏載一處。朕和單于都應捐棄以往的細微緣故，都遵循世間大道，破除以前的怨恨，共圖長久和好，讓兩國人民有如一家的子弟。善良的萬民，下至魚鱉，上

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及飛鳥，還有那些爬行的、呼吸的、蠕動的各類生命，無不趨於安樂多利，避免了危險災難。因此來者不予制止，乃是上天之道。我們全應去除以前的做法：朕赦免逃往匈奴的人，單于也不要責備來漢的章尼等人。朕聽説古來帝王，都是約定分明而從不食言。單于留意盟約，天下將會太平，兩國和親之後，漢朝絶不首先負約。希望單于詳察。”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單于已然約定和親，這時文帝便詔令御史説：“匈奴大單于給朕來信，言説和親之策已然商定，收留逃亡的百姓也不足以增加民衆、擴展土地，匈奴人不得入塞，漢朝人不得出塞，違犯現今和約的要殺頭，如此則可保長久親近，往後不再有災禍，兩下全能受益。朕已經應允了單于。應布告天下，讓世人明確知曉此事。”

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説復事之。

文帝後元四年，老上稽粥單于死去，他的兒子軍臣繼位做了單于。他即位以後，文帝又和匈奴和親。而中行説又事奉軍臣單于。

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吴、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盗邊，無大寇。

軍臣單于即位四年後，匈奴再次斷絶和親，大舉入侵上郡、雲中，各派出三萬騎兵，殺掠很多之後纔退走。這時，漢朝派三位將軍駐軍北地郡、代國的句注以及趙國的飛狐口，又沿着邊塞各處堅守以防備匈奴入侵。又設置三位將軍，駐軍長安西面的細柳、渭河北面的棘門和霸上，以防備匈奴人。匈奴騎兵攻入代國句注邊境時，烽火便通報到了甘泉和長安。幾個月後，漢軍兵到邊塞，匈奴也遠離邊塞退走，漢軍也就罷了兵。過後一年多，孝文帝駕崩，孝景帝繼位，而趙王劉遂竟然暗地裏派人去匈奴。吴、楚反叛之時，匈奴人要和趙王合謀入侵邊境。漢軍圍困、攻破了趙國，匈奴人也就作罷了。從此以後，景帝再次和匈奴和親，互通關市貿易，送糧物給匈奴，遣嫁公主，一如原有的盟約。終景帝一朝，匈奴衹是時而小規模地入境搶劫，并没發生大股入侵。

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

當今皇帝即位，申明和親之盟的約定，厚待匈奴人，互通關市貿易，供給豐厚。匈奴人自單于以下全都親近漢朝，往來於長城之下。漢朝派馬邑縣的聶翁壹違犯關禁，私運貨物出邊塞去和

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絶以中之。

匈奴人交易，佯裝要出賣馬邑城來引誘單于。單于聽信了他，又貪圖馬邑城的財物，便以十萬騎兵入侵武州邊塞。漢朝在馬邑城旁邊埋伏下三十餘萬軍隊，御史大夫韓安國擔任護軍將軍，統率四位將軍去伏擊單于。單于已經侵入漢朝邊塞，離馬邑城尚有一百多里，見到牲畜遍布四野，却無人放牧，覺得很奇怪，便去攻打哨所。這時雁門的尉史巡視察看，一見敵人入侵，就去保衛那座哨所，他知曉漢軍的謀劃，單于抓到了他，想要殺掉他，尉史便把漢軍埋伏的地點告知單于。單于大驚道："我本來就疑心這事。"便率軍回去。單于出了邊塞後説道："我抓到尉史，這是天意，上天讓你説出内情。"便稱尉史作"天王"。漢軍約好等到單于進入馬邑城，便縱兵出擊，單于没有到來，因此漢軍一無所獲。漢朝將軍王恢的部隊出兵代郡準備襲擊匈奴的輜重車輛，聞聽單于回師，人馬衆多，便没敢出擊。漢朝因爲王恢本是策劃用兵計謀的，却不去進擊，便斬了王恢。從此之後，匈奴斷絶了和親之盟，進攻守衛大路的要塞，常常入侵、擄掠漢朝邊地，不可勝數。然而匈奴人貪心，還樂於互通關市，嗜好漢朝財物，漢朝便也與匈奴繼續互通關市，并不斷絶，以便投合他們。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

自馬邑用兵之後的第五年的秋天，漢朝派四位將軍各領一萬騎兵到關市之下攻擊匈奴。將軍衛青出兵上谷，兵到蘢城，俘虜匈奴七百人。公孫賀出兵雲中，一無所獲。公孫敖出兵代郡，被匈奴擊敗，損失七千多人。李廣出兵雁門，被匈奴人擊敗，而匈奴人生俘李廣，李廣後來得以逃回。漢朝囚禁了公孫敖和李廣，公孫敖和李廣都用財物贖罪被貶爲庶民。這年冬天，匈奴數次入侵、擄掠邊地，尤以漁陽最爲嚴重。漢朝派將軍韓安國屯兵漁陽，以防備匈奴人。第二年的秋天，匈奴二萬騎兵侵入漢朝，殺死遼西太守，擄走兩千多人。匈奴又入侵擊敗了漁陽太守的軍隊一千多人，包圍了漢軍的將軍韓安國，韓安國當時的一千多騎兵也將要被殺光了，正巧燕國救兵趕到，匈奴軍隊纔退走。匈奴又入侵雁門，殺掠一千多人。這時漢朝便派將軍衛青率領三萬騎兵

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

出兵雁門，李息出兵代郡，反擊匈奴。斬殺、俘虜匈奴幾千人。第二年，衛青再次出兵雲中，向西直到隴西，在河南地區攻擊匈奴的樓煩、白羊王，斬殺、俘虜匈奴幾千人，獲得牛羊一百多萬頭。這樣，漢朝便得到了河南之地，修築朔方城，重又修繕了先前秦朝時蒙恬所築的要塞，藉着黄河加固邊防。漢朝也放棄了上谷郡與匈奴地方交錯、偏僻的縣份造陽之地，給了匈奴人。這一年，是漢朝的元朔二年。

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

後一年的冬天，匈奴軍臣單于死了。軍臣單于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擊敗了軍臣單于的太子於單。於單逃走投降了漢朝，漢朝封於單做了涉安侯，幾個月便死了。

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盗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伊稚斜單于即位以後，那年夏天，匈奴的數萬騎兵入侵代郡，殺死代郡太守恭友，擄掠走一千多人。當年秋天，匈奴人又侵入雁門，屠殺、擄掠了一千多人。第二年，匈奴又再次侵入代郡、定襄、上郡，各路有三萬騎兵，殺掠了幾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恨漢朝奪走河南地區，在那裏修築朔方城，便屢次攻掠，進犯邊境，進而入侵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官民非常多。

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脱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第二年春天，漢朝任命衛青作大將軍，統率六位將軍，十多萬人，出兵朔方、高闕，進擊匈奴。右賢王認爲漢軍不能前來，喝酒喝醉了，漢軍出塞六、七百里，夜間圍攻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脱身逃跑，各路精鋭騎兵大多追隨其身後逃走。漢軍俘獲了右賢王部衆男女一萬五千人，裨小王十多人。這年秋天，匈奴一萬騎兵侵入代郡，殺死都尉朱英，擄掠一千多人。

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脱，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没。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

第二年春天，漢朝再次派遣大將軍衛青統率六位將軍，十多萬騎兵，又兩次出兵定襄數百里攻打匈奴，前後共俘獲、斬殺了敵人一萬九千多人，而漢軍也損失了兩位將軍和三千多名騎兵。右將軍蘇建得以隻身逃脱，而前將軍翕侯趙信用兵不利，便投降了匈奴。趙信本爲匈奴的一個小王，歸降了漢朝。漢朝封他做了翕侯，他作爲前將軍，跟右將軍合兵一處，同大軍分開另行，孤軍遭遇到單于大軍，因此全軍覆没。單于得到翕侯以後，封他做了次於單于的自次王，把自己的

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姐姐嫁給他做妻子，和他謀攻漢朝。趙信教單于更往北行，渡過沙漠，來引誘、拖垮漢軍，以使漢軍極度疲勞，再去攻打它，而不要靠近邊塞。單于聽從了他的計謀。第二年，匈奴騎兵一萬人侵入上谷，殺死幾百人。

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

第二年春天，漢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一萬騎兵出兵隴西，越過焉支山一千多里，攻打匈奴，俘獲、斬殺匈奴一萬八千多人，打敗休屠王，奪得祭天金人。這年夏天，驃騎將軍再次會同合騎侯幾萬騎兵，出兵隴西、北地二千里，攻打匈奴。經過居延，攻打祁連山，俘獲、斬殺匈奴三萬多人，裨小王以下七十多人。這時，匈奴也來入侵代郡、雁門，殺掠數百人。漢朝派博望侯以及將軍李廣出兵右北平，攻打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包圍了李將軍，漢軍大約四千人，幾乎被殺光了，殺敵也超過了自己的傷亡。正趕上博望侯的救兵趕到，李將軍得以逃脫。漢軍損失了幾千人，合騎侯誤了驃騎將軍的約期，他和博望侯全都被判了死刑，用財物贖罪做了平民。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

這年秋天，單于惱怒渾邪王、休屠王在西方被漢軍斬殺、俘虜了幾萬人，想要召來誅殺掉他們。渾邪王和休屠王大爲驚恐，密謀歸降漢朝，漢朝派驃騎將軍前往迎接他們。渾邪王殺掉了休屠王，一并率領他的部衆歸降了漢朝。總共有四萬多人，號稱十萬。這時候，漢朝已然得到了渾邪王，而隴西、北地、河西便更加少有匈奴的侵擾，漢朝就遷徙關東的貧民住到從匈奴奪來的河南、新秦中地區，用以充實邊地，而減少北地以西戍邊士卒的半數。第二年，匈奴入侵右北平、定襄，各路有幾萬騎兵，殺掠了一千多人便離去了。

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

第二年春天，漢朝謀劃說：“翕侯趙信替單于定計，住到大漠以北，認爲漢軍不能到那裏。”於是便用粟喂飽馬，發動十萬騎兵，自帶軍需品隨從的騎兵總共十四萬人，糧草輜重尚不算在內。命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對半分領兵馬，大將軍出兵定襄，驃騎將軍出兵代郡，都約好渡過大漠，進擊匈奴。單于聽到這消息，就把輜重運到遠方，用精兵在大漠以北候戰。跟漢

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

軍大將軍交戰一天，正逢日暮，大風驟起，漢軍突然出動左右兩翼人馬包圍單于。單于自己揣度敵不過漢軍，於是單于便獨自和幾百名精壯騎兵衝破漢軍包圍，向西北方逃跑了。漢軍連夜追擊，没有抓到。行軍途中斬殺、捕獲匈奴一萬九千人，向北前進，抵達闐顏山趙信城而返。

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

單于逃跑後，他的兵馬大多和漢軍相互混亂，追隨單于。單于很久没有和他的大部隊相逢，他的右谷蠡王認爲單于已死，便自立爲單于。真正的單于重又找到他的軍衆，而右谷蠡王纔去掉了單于的稱號，重又做了右谷蠡王。

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

漢朝驃騎將軍出兵代郡兩千多里，和左賢王交戰，漢軍斬殺、俘虜匈奴七萬多人，左賢王部將全都逃跑了。驃騎將軍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抵臨翰海纔返回。

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這之後，匈奴遠遠地逃走，而大漠以南便没有了單于王庭。漢朝渡過黄河，自朔方以西直抵令居，大多開通渠道，開墾田地，設置官吏、士卒五六萬人，逐漸蠶食，地盤連接到了匈奴地方以北。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

起初，漢朝兩位將軍大舉出擊，圍攻單于，斬殺、俘虜敵軍八、九萬人，而漢軍士兵戰死的也有幾萬，漢軍的戰馬也死了十多萬匹。匈奴人雖説很是疲敝，遠遠逃走，而漢軍也馬匹匱乏，無力再次進攻。匈奴采用趙信的計策，派使者去漢朝，用好話請求和親。天子下交群臣商議，有人説要和親，有人説趁勢讓匈奴臣服於漢朝。丞相長史任敞道："匈奴新近被擊破，正處於困境，應當讓他們做外臣，到邊地來朝請拜見。"漢朝便派任敞出使到單于那裏。單于聽説任敞的謀劃，勃然大怒，扣留住他，不許回去。早先之時，漢朝也招降過匈奴使者，單于便也扣留下漢朝使者相抵。漢朝正重新收攏兵馬，恰巧驃騎將軍霍去病死了，這樣，漢朝很久没有北上攻打匈奴。

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

幾年之後，伊稚斜單于在位十三年死了，他的兒子烏維即位，做了單于。這一年，正是漢朝元鼎三年。烏維單于即位，漢朝天子開始出外巡視各地郡縣。這之後，漢朝正向南去誅討兩越，

匈奴亦不侵入邊。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

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

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

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强，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説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

没有攻打匈奴，匈奴也没有入侵邊地。

烏維單于即位三年，漢朝已經攻滅南越，派遣原太僕公孫賀率一萬五千名騎兵出兵九原兩千多里，直抵浮苴井而返，没有發現一個匈奴人。漢朝又派原從驃侯趙破奴率一萬多騎兵出兵令居幾千里，直達匈河水而返，也没有見到一個匈奴人。

這時候，天子巡視邊境，到達朔方，統率軍隊十八萬騎兵以顯示武力，又派郭吉出使，諷諫、規勸單于。郭吉到了匈奴之後，匈奴主客之官詢問他出使的意圖，郭吉行禮時態度卑微，多説好話，口稱："我拜見單于親口去講。"單于就接見了郭吉，郭吉説："南越王的頭已經高懸在漢朝的北宫門上。現在單于如能前去和漢軍交戰，天子正親率大軍等候在邊境上；單于如不能够，就應面向南方，臣服於漢朝。何苦要跑得遠遠的，逃走躲到大漠以北的不生水草的苦寒之地，這樣没有作爲啊。"話一説完，單于大怒，當即斬了那主客之官，又扣留了郭吉，不放他回去，把他放逐到北海上。而單于也終究不肯再到漢朝邊境去擄掠，休兵養馬，演習射獵，屢次派遣使者出使到漢朝，用好言好語請求和親。

漢朝派王烏等人前去窺探匈奴。按匈奴的法令，漢朝使者若非放下符節并用墨塗刻在臉上，則不得進入氈帳。王烏是北地郡人，熟知匈奴習俗，便去掉了符節，用墨塗面，得以進入氈帳。單于喜歡他，就佯裝用好話許諾他，將要派遣他的太子進入漢朝去作人質，用來請求和親。

漢朝派楊信出使匈奴。這時漢朝在東方攻取了穢貉、朝鮮，設置爲若干郡，而在西面設置了酒泉郡，用以隔絶匈奴與羌人交通的道路。漢朝又向西溝通了月氏、大夏，把公主嫁與烏孫王爲妻，來分化匈奴在西面的援助之國。又在北方廣增農田，直到眩雷而作爲邊塞，而匈奴人則始終也不敢説些什麽。這一年，翕侯趙信死去了，漢朝的當權者便以爲匈奴已經衰弱，可以讓它臣服於漢了。楊信爲人剛正倔强，素來不是顯貴大臣，單于不大親近他。單于本想召他進帳，而他却不肯丢掉符節，單于便坐到氈帳外面接見楊

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爲欲説，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

信。楊信見到單于之後，説道：“如果真想和親的話，要派單于太子到漢朝來做人質。”單于答道：“這不是從前所約定的。按從前的約定，漢朝應經常遣嫁公主，供給一定等級的綢絹、絲綿和食物，用以和親，而匈奴也不再去騷擾邊境。如今你們却想要違背前盟，讓我的太子去作人質，那就没有指望和親了。”匈奴的習俗中，見到漢朝使者并非是帝王寵臣，而他若是文人儒士，就會認爲是想要來游説的，便駁斥他的辯辭；若是年少之人，便會被認爲是想要來行刺的，就挫敗他的鋭氣。每逢漢朝使者進入匈奴，匈奴便要回訪。漢朝若扣留匈奴使者，匈奴便也扣留漢朝使者，一定要使得對等，纔肯罷休。

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

楊信回來後，漢朝又派王烏出使，而單于再次用好言好語奉承他，想要多得到些漢朝的財物，哄騙王烏説：“我想要去漢朝面見天子，當面彼此相約結成兄弟。”王烏回去奏報漢朝，漢朝便爲單于在長安修建了府邸。匈奴説：“若非漢朝顯貴之人前來出使，我便不能講什麽實在話。”匈奴派遣它的尊貴之人前往漢朝，生了病，漢朝給予藥物，想要治愈他，他却不幸死掉了。漢朝派路充國佩帶二千石的官印前往出使，順便送還匈奴貴人的靈柩，豐厚的喪葬用品價值幾千斤黄金，并聲稱“這就是漢朝的貴人”。單于認爲是漢朝殺害了他顯貴的使者，便扣留了路充國，不許他回去。而單于所説過的那些話，祇不過是空言誆騙王烏，完全就没有誠意要來漢朝以及派太子來作人質。這一時期，匈奴便屢次派出奇兵侵犯漢朝邊境。漢朝則任命郭昌爲拔胡將軍，與浞野侯屯兵在朔方以東，防備匈奴。路充國滯留在匈奴三年，單于死了。

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烏維單于在位十年死去，他的兒子烏師廬即位做了單于。他年紀小，號稱是兒單于。這一年正是元封六年。從這以後，單于更遷往西北，左方軍隊面對雲中郡，右方軍隊面對酒泉郡和燉煌郡。

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吊單于，一吊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

兒單于即了位，漢朝派遣兩名使者，一個去吊唁單于，一個去慰問右賢王，想藉以離間匈奴。使者進入匈奴，匈奴人把他們都送到了單于

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

那裏。單于發怒了，就把漢朝使者全部扣留。漢朝的使者被扣留在匈奴的前後共有十多批，而匈奴使者前來，漢朝也總要扣留下來相抵。這一年，漢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向西攻打大宛，而命令因杅將軍公孫敖修築受降城。這年冬天，匈奴下大雪，牲畜大多飢寒而死。兒單于年輕，喜好攻殺、戰鬥，國中之人多有不安。左大都尉想要殺掉單于，派人暗中密告漢朝說："我想要殺掉單于，歸降漢朝，因漢朝路途遥遠，若能派軍隊前來迎候我，我就發難。"起初，漢朝聞聽這話，因而便修築了受降城，但路途還是遥遠。

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没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

第二年春天，漢朝派浞野侯趙破奴率領二萬多騎兵出兵朔方西北二千多里，約好是到達浚稽山回師。浞野侯按期到達後回師了，左大都尉想要發難而被發覺，單于把他殺掉了，發動左方軍隊攻擊浞野侯。浞野侯行軍途中捕殺敵軍幾千人。大軍返回，尚未到達受降城，距離四百里地，八萬匈奴騎兵包圍了他們。浞野侯夜間親自外出找水，匈奴暗中追捕，活捉了浞野侯，順勢急攻他的軍隊。軍中郭縱擔任護軍，維王擔任匈奴降軍的統領，他們一起密謀道："各位校尉畏懼丢失了將軍會被朝廷誅殺，没人相勸回朝。"大軍於是便覆没在匈奴了。匈奴兒單于大喜，便派遣奇兵攻打受降城，未能攻下，便侵入邊塞後離開了。第二年，單于想要親自攻打受降城，大軍未到達，他便病死了。

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

兒單于在位三年死去。他的兒子年紀還小，匈奴便擁立他的叔父、烏維單于的弟弟右賢王呴犁湖做了單于。這一年是太初三年。

呴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禄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説、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呴犁湖單于即位後，漢朝派遣光禄勛徐自爲出五原塞幾百里，遠到一千多里，修築城堡、哨所，直到廬朐，又派游擊將軍韓説、長平侯衛伉屯兵在其附近地區，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澤上修築城堡。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禄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

這年秋天，匈奴大舉入侵定襄和雲中，殺死、擄掠了幾千人，打敗了幾員二千石級官吏而離開了，邊走邊破壞光禄勛所修築的城堡、哨所。匈奴又派遣右賢王侵入酒泉和張掖，掠走了幾千人。正逢任文截擊營救，匈奴又全部失掉了

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

所得而離開。這一年，貳師將軍攻破了大宛，斬殺了大宛王而回。匈奴想要截擊他，未能趕到。這年冬天，匈奴想要攻打受降城，正逢單于病死了。

呴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

呴犁湖單于在位一年死去。匈奴便擁立他的弟弟、左大都尉且鞮侯做了單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

漢朝誅滅了大宛之後，聲威震動域外之國。天子想要進而圍困匈奴，於是頒下詔令說："高祖皇帝留給我平城被圍的憂患，高后之時，單于的來信極其背禮忤逆。從前齊襄公要報九代的仇怨，《春秋》大加稱頌此事。"這一年是太初四年。

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

且鞮侯單于即位之後，全部放歸漢朝使者中不投降的人。路充國等人得以回來。單于剛剛即位，惟恐漢朝襲擊他，便自己聲稱："我是兒子輩，怎麼敢比漢天子！漢天子是我的長輩啊。"漢朝派遣中郎將蘇武送給單于豐厚的財物禮品。單于越發驕狂起來，禮節甚爲傲慢，并非漢朝所期望的那樣。第二年，浞野侯趙破奴得以逃回漢朝。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脱。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强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

第二年，漢朝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兵出酒泉，在天山攻擊右賢王，殺死、俘虜敵人一萬多人而回。匈奴大舉圍攻貳師將軍，幾乎未能逃脱。漢軍士兵死亡了十分之六七。漢朝又派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兵西河郡，與强弩都尉在涿涂山會師，一無所獲。又派遣騎都尉李陵率領步兵和騎兵五千人，出居延向北一千多里，與單于遭遇，雙方交戰，李陵殺傷敵軍一萬多人，而自己的兵器和糧食都用盡了，想要解脱回來，匈奴包圍了李陵，李陵投降匈奴，他的軍隊便覆没了，得以生還的有四百人。單于於是尊寵李陵，把他的女兒嫁與李陵爲妻。

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説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

兩年以後，漢朝又派貳師將軍率領六萬騎兵和十萬步兵，出兵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率領一萬多人，與貳師將軍會師。游擊將軍韓説率三萬步兵和騎兵，出兵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率一萬騎兵和三萬步兵，出兵雁門。匈奴聞報，就把他們的拖累和笨重之物全都遠遠地運到了余吾水以北，而單于率領十萬騎兵等候在余吾水以南，與

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説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貳師將軍交戰。貳師將軍便解脱敵軍的包圍，率軍返回，和單于一連交戰十多天。貳師將軍聞聽他的一家因犯有巫蠱之罪而被滅了族，便聚集起他的部衆投降了匈奴，他的軍隊得以回來的，千人之中衹一兩人而已。游擊將軍韓説一無所獲。因杅將軍公孫敖與左賢王交戰，戰事不利，便領軍隊回來了。這一年，漢軍出兵攻打匈奴，説不上有多少功勞，衹因功勞還抵償不了損失。皇帝詔令逮捕太醫令隨但，因爲是他傳言貳師將軍全家被滅了族的，纔迫使李廣利投降了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褎，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説，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太史公曰：孔子編著《春秋》，記載隱公、桓公之間的史事就較爲顯明，而到記載定公、哀公之際的史事就很隱晦，衹因那是涉及當代的文辭，故而有所虚美，是顧忌、避諱的言辭。世俗之中談論匈奴的人，其弊病在於他們爲求取一時的權貴恩寵，而極力諂媚奉承，進獻他們的言辭，用以表露片面的意見，而不考慮敵我利害；將帥們倚仗中原國土廣大，士氣昂揚，君主就據此決策，因此未能建立深遠的功業。堯雖賢能，但一人并不能建功立業，他得到了夏禹之後，九州纔得以安寧。想要振興聖王的傳統，就在於選擇任用將相啊！就在於選擇任用將相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衛青　霍去病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媪。媪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大將軍衛青是平陽人。他的父親鄭季做小吏，在平陽侯家當差，和平陽侯的妾衛媪私通，生下了衛青。衛青同母的哥哥是衛長子，姐姐衛子夫在平陽公主家中受到了天子的寵幸，因此他就冒充姓衛。衛青字仲卿。衛長子又字長君。衛長君的母親叫做衛媪。衛媪的長女叫衛孺，次女叫少兒，三女就是衛子夫。後來，衛子夫的弟弟衛步廣，都冒充姓衛。

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駡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衛青做了平陽侯家的僕人，小的時候回到他父親那裏，他父親讓他去放羊。嫡母的兒子們都把他當奴僕看待，而不把他算入兄弟之數。衛青曾經跟着人進過甘泉宫居室，有個受鉗刑的囚徒給他相面説："你是個富貴人，做官可以做到封侯。"衛青笑道："我是個奴僕生的兒子，能够不挨打受駡也就知足了，怎麽會有封侯的好事呢!"

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

衛青成年後，做了平陽侯家的騎士，跟隨平陽公主。建元二年春，衛青的姐姐衛子夫得以進宫受到皇上寵幸。皇后是堂邑大長公主的女兒，没有生養兒子，心懷嫉妒。大長公主聽説衛子夫受到了寵幸，懷孕了，就嫉妒她，於是派人抓捕衛青。衛青當時在建章宫當差，還不大出名。大長公主把衛青抓住關押起來，想要殺掉他。衛青的朋友騎郎公孫敖協同壯士一起前去把他搶奪出來，衛青因此得以不死。皇上聽説了這事，就把衛青召來做了建章監，加侍中官銜，連同他的同母弟兄也都顯貴起來，幾天裏得到的賞賜累計達到千金。衛孺嫁給了太僕公孫賀做妻子。衛少兒

原先就和陳掌私通，皇上召來陳掌，使他成了高官顯貴。公孫敖從此更加顯貴。衛子夫做了皇帝夫人。衛青做了大中大夫。

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脱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

元光五年，衛青擔任車騎將軍，攻擊匈奴，出兵上谷；太僕公孫賀擔任輕車將軍，出兵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擔任騎將軍，出兵代郡；衛尉李廣擔任驍騎將軍，出兵雁門：每路大軍各有一萬騎兵。衛青兵到蘢城，斬殺敵軍數百人。騎將軍公孫敖損失七千騎兵；衛尉李廣被匈奴人俘虜，幸得逃脱回來：他們都應判斬刑，用財物贖罪貶爲平民。公孫賀也没立下戰功。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絶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鋭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户。"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

元朔元年的春天，衛夫人生了個男孩，被立爲皇后。這年的秋天，衛青擔任車騎將軍，出兵雁門，率三萬騎兵攻打匈奴，斬殺敵人數千人。第二年，匈奴入侵，殺死遼西太守，擄走漁陽郡兩千多人，擊敗了韓將軍的軍隊。漢朝命令將軍李息攻擊匈奴，出兵代郡；命令車騎將軍衛青出兵雲中以西到高闕。於是便奪取了河南地區，直到隴西，捕獲匈奴數千人，牲畜數十萬頭，趕跑了白羊王和樓煩王。漢朝就把河南地區建爲朔方郡。把三千八百户分封給衛青，讓他做了長平侯。衛青的校尉蘇建有功，就把一千一百户封給蘇建，讓他做平陵侯，派蘇建修築朔方城。衛青的校尉張次公立有戰功，被封爲岸頭侯。天子説："匈奴違背天理，悖亂人倫，欺凌尊長，虐待老人，專行盜竊之事，欺詐各部蠻夷，策劃陰謀，倚仗武力，屢次侵害邊境，因此朝廷纔興兵派將，來征討它的罪行。《詩經》上不是説過嗎，'征伐玁狁，直到太原'，'出動隆隆戰車，前去築朔方城'。如今車騎將軍衛青渡過了西河，到了高闕，斬殺匈奴二千三百人，車輛輜重和牲畜財産全部奪來做了戰利品，已經封他做了列侯，於是向西平定河南地區，巡視榆谿舊時關塞，横越梓領，架橋北河之上，征討蒲泥，攻破符離，斬殺迅捷精鋭的敵兵，捕獲隱伏的敵探三千零七十一人，捉問俘虜得以俘獲他們的同夥，趕回馬、牛、羊有一百多萬頭，全師還朝，加封衛青食邑三千户。"第二年，匈奴入侵，殺死代郡太守共友，侵入雁門，擄走一千多人。第二年，匈

奴大舉侵入代郡、定襄、上郡，殺死、擄走漢朝數千人。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内史李沮爲强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户。"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户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説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户封説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户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户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

第二年，元朔五年的春天，漢朝命令車騎將軍衛青率領三萬騎兵，出兵高闕；衛尉蘇建擔任游擊將軍，左内史李沮擔任强弩將軍，太僕公孫賀擔任騎將軍，代國相李蔡擔任輕車將軍，都歸屬於車騎將軍統領，全部出兵朔方；大行令李息、岸頭侯張次公擔任將軍，出兵右北平：各軍一齊攻打匈奴。匈奴右賢王抵擋衛青等各路軍隊，以爲漢朝軍隊不可能進抵這裏，飲酒飲得大醉。漢朝軍隊夜間趕到，包圍了右賢王，右賢王很驚慌，連夜逃跑，僅僅帶着他的一個愛妾和幾百名精壯騎兵奔逃，衝破包圍向北跑去。漢軍輕騎校尉郭成等人追逐了幾百里，没有追上，抓到了右賢王屬下的十多個小王，男女軍衆一萬五千多人，牲畜幾千幾百萬頭，於是率領軍隊回歸。到了邊塞，天子派了使者手持大將軍的印信，就在軍中任命車騎將軍衛青爲大將軍，各位將官全都率軍歸屬大將軍統領，大將軍確立官號之後回朝。天子説："大將軍衛青親率軍卒，出師大獲全勝，俘虜匈奴十多個王，加封衛青六千户食邑。"又封衛青的兒子衛伉做宜春侯，衛青的兒子衛不疑做陰安侯，衛青的兒子衛登做發干侯。衛青堅持辭謝説："我有幸能在行伍間任職，有賴陛下的神威聖明，我軍大獲全勝，這都是各位校尉奮力征戰的功勞。陛下施恩已加封我了。我的兒子們還很年幼，尚未立下勞苦之功，蒙皇上分給土地封他們做三個列侯，這不是我爲官行伍間用來勸勉將士奮力征戰的本意。衛伉他們三個怎麽敢接受封賞呢!"天子説："我并不是忘了各位校尉的功勞，如今本要辦這件事。"於是詔令御史説："護軍都尉公孫敖三次跟隨大將軍攻打匈奴，時常協調各軍，配合校尉俘獲匈奴王，劃一千五百户封公孫敖做合騎侯。都尉韓説跟隨大將軍出兵窳渾，攻到匈奴右賢王的王庭，在大將軍指揮下拼搏奮戰，捕獲匈奴小王，劃一千三百户封韓説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跟隨大將軍捕獲敵王，劃一千三百户封公孫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兩次跟隨大將軍俘獲敵王，劃一千六百

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户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

户封李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次跟隨大將軍捕獲敵王，劃一千三百户封李朔爲涉軹侯，劃一千三百户封趙不虞爲隨成侯，劃一千三百户封公孫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以及校尉豆如意立有戰功，賜封關内侯爵位，各領有三百户食邑。”這年秋天，匈奴侵入代郡，殺死都尉朱英。

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右内史李沮爲强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弃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説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

第二年春，大將軍衛青出兵定襄，合騎侯公孫敖擔任中將軍，太僕公孫賀擔任左將軍，翕侯趙信擔任前將軍，衛尉蘇建擔任右將軍，郎中令李廣擔任後將軍，右内史李沮擔任强弩將軍，都歸大將軍統領，斬殺敵軍數千人而還。一個多月以後，全軍又再次出兵定襄攻打匈奴，斬殺敵軍一萬多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的軍隊共三千多騎兵，孤軍遭遇單于大軍，交戰一天多，漢軍將要全軍覆没。前將軍趙信原本是匈奴人，投降漢朝後被封爲翕侯，看到情勢危急，匈奴又引誘他，就率領他的餘部約八百名騎兵，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損失了他的全部軍隊，僅僅隻身逃脱，回來向大將軍自首。大將軍向軍正閎、長史安和議郎周霸等詢問蘇建的罪責：“應該給蘇建治什麽罪呢？”周霸説：“自從您出兵以來，還没斬過手下的將官。如今蘇建棄軍逃跑，應該將他斬首來顯示您的威嚴。”閎、安説：“不對。兵法上説‘小股的軍隊戰鬥力再强，也要被大股的敵軍所消滅’。如今蘇建用幾千人的兵力去抵擋單于幾萬人，奮力征戰一天多，士卒打光了，也不敢生有二心，自動回來。回來了還要斬他，這等於告訴後來者再不要有返回的意圖了。蘇建不應處斬。”大將軍説：“我有幸作爲朝廷親信在行伍間任職，并不用擔心没有聲威，但是周霸却勸我要顯示威嚴，這很失爲臣的本意。況且就算是我有權斬將，以我所受到的尊貴和寵信，我不敢擅自在境外專權誅殺將官，我要把情况完全彙報給天子，請天子自己來裁决，以此來表明做臣子的不敢專權，這不是很好嗎？”軍官們都説“好”。衛青於是把蘇建囚禁起來押送到皇帝那裏去。然後率大軍進入邊塞休兵。

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

這一年，大將軍的外甥霍去病年方十八歲，

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弃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户，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户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户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

得寵，擔任天子的侍中。他擅長騎馬射箭，兩次跟隨大將軍征戰，奉皇帝詔令給他配備了壯士，擔任剽姚校尉，帶領八百名輕捷勇猛的騎兵一下子甩開大軍幾百里去奪取戰功，斬殺和捕獲的敵人相當多。對這件事，天子說："剽姚校尉霍去病斬殺敵人二千零二十八人，還包括了相國、當户，又斬殺了單于祖父一輩的籍若侯產，活捉了單于的叔父羅姑比，兩次功勞都冠於全軍，劃一千六百户封霍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次跟隨大將軍，捕殺敵軍二千多人，劃一千一百户封郝賢爲衆利侯。"這一年，漢朝損失了兩位將軍的軍隊，丢了翕侯，軍功不多，因此大將軍没有加封。右將軍蘇建押到，天子没有殺他，赦免了他的罪責，讓他贖罪貶爲平民。

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説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户，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

大將軍還朝，皇帝賜金千斤。這時王夫人正受到皇上的寵愛，甯乘勸説大將軍道："您之所以功勞不太多，而能享有萬户封邑，三個兒子又都封侯，衹是因爲皇后的緣故。如今王夫人受到寵幸而她的家族宗親還没有富貴，希望您能把皇帝賜予的千金奉獻出來給王夫人的母親做壽禮。"大將軍於是就拿出五百金去祝壽。天子聽説了這件事，就問大將軍，大將軍把實情説了，皇上就任命甯乘做了東海都尉。

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博望侯。

張騫跟隨大將軍征戰，因爲他曾經出使過大夏，留在匈奴那裏很久，就來爲大軍做嚮導，他瞭解水草豐美之地，大軍因而得以没遇到飢渴，加上從前他出使遠方異國有功，封張騫做了博望侯。

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逾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慴懾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冠軍侯霍去病已經封侯三年，元狩二年的春天，朝廷任命冠軍侯霍去病擔任驃騎將軍。率領一萬騎兵出隴西，立了戰功。天子説："驃騎將軍率領士卒翻越烏盭山，征討遬濮，渡過狐奴河，經過五個王國，不掠奪慴服者的輜重、百姓，期望捕獲單于的兒子。轉戰六天，越過焉支山一千多里，跟敵軍短兵相接，殺死了折蘭王，斬殺了盧胡王，全殲了敵軍，抓住了渾邪王的兒子以及相國、都尉，殺敵八千多人，收繳了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加封霍去病兩千户食邑。"

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

這年夏天，驃騎將軍和合騎侯公孫敖一同

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逾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逾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户、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沮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出兵北地，分路進軍；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一同出兵右北平，分路進軍：各軍一起進攻匈奴。郎中令率領四千騎兵先到，博望侯率領一萬騎兵後到。匈奴左賢王率領幾萬名騎兵包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敵交戰了兩天，士卒戰死了大半，而他們殺死的敵人更多。博望侯趕到，匈奴軍隊撤走了。博望侯犯有行動遲緩、貽誤戰機的罪行，理應處斬，贖罪貶爲平民。而驃騎將軍出兵北地，已進一步向前深入，與合騎侯走錯了路，兩軍没有相遇，驃騎將軍越過居延到達祁連山，捕獲相當多的敵人。天子説："驃騎將軍越過居延，進而經過小月氏，攻打祁連山，捕獲酋涂王，成群投降的有兩千五百人，斬殺敵軍三萬零二百人，俘獲五個小王和五個小王的母親，還有單于閼氏、王子共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户、都尉六十三人，漢軍大約損失十分之三，加封霍去病五千户食邑。賜予隨從進軍小月氏的校尉以左庶長的爵位。鷹擊司馬趙破奴兩次跟隨驃騎將軍出征，斬殺了遬濮王，俘獲了稽沮王，千騎將俘獲匈奴小王和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獲敵軍三千三百三十人，先頭部隊俘獲敵軍一千四百人，劃一千五百户封趙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跟隨驃騎將軍俘獲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俘獲敵軍一千七百六十八人，劃一千一百户封高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立有戰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公孫敖因犯有行動遲緩、不跟驃騎將軍會師的罪行，處以斬刑，贖罪貶爲平民。各位老將所統率的兵馬士卒也比不上驃騎將軍，驃騎將軍率領的兵經常挑選，而他本人也敢於進軍深入，時常和精壯騎兵跑在大軍前面，他的軍隊也有老天保佑，没有遇到過困苦的絶境。但是各位老將却經常犯有行動遲緩、失掉戰機的過錯。從此驃騎將軍日益受到皇帝親近和賞識，與大將軍不相上下。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這年秋天，單于惱怒渾邪王在西面屢次被漢朝擊破，傷亡幾萬人，敗給了驃騎將軍的軍隊。單于大怒之下，想要把渾邪王召來殺掉。渾邪王和休屠王等人密謀要投降漢朝，派人先去邊境上通告給漢朝的人。這個時候，大行令李息在黄河

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户，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煇渠侯，禽梨爲河綦侯，大當户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奔，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岸上築城，見到渾邪王派來的使者，就當即派傳車急報朝廷知道。天子聽説了這個消息，當時惟恐他們用詐降之計偷襲邊境，便派驃騎將軍領兵前去接應他們。驃騎將軍的軍隊渡過黄河之後，和渾邪王的兵馬遥遥相望。渾邪王的部將們見到漢軍，很多人不願投降了，都紛紛逃走。驃騎將軍就快馬奔入渾邪王的軍營和他相見，斬殺了八千多想要逃跑的人，然後先讓渾邪王一個人單獨乘傳車到天子那裏，自己率領他的全部兵馬渡過黄河，投降的有幾萬人，號稱十萬之衆。他們到達長安後，天子賞賜了幾十萬的財物。賜封渾邪王食邑一萬户，做了漯陰侯。封他的副王呼毒尼爲下摩侯，封鷹庇爲煇渠侯，封禽梨爲河綦侯，封大當户銅離爲常樂侯。當時天子嘉獎驃騎將軍的功勞説："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軍隊攻打匈奴西邊的渾邪王，渾邪王和他的軍衆都來投奔，驃騎將軍拿出軍糧接濟他們，并且率領弓箭手一萬多人，誅殺了那些驍勇凶悍的逃兵，殲滅敵軍八千多人，降服異國三十二個王，戰士没人受傷，十萬軍衆全部誠心降服，將軍連續征戰，因而使得黄河以至邊塞，幾乎再没有禍患，幸而得以永保平安了。劃一千七百户加封給驃騎將軍。"漢朝削減了隴西、北地、上郡的一半駐軍，用以減輕天下百姓的徭役負擔。

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

過了不久，漢朝就分别把歸降的匈奴人遷徙到邊境五郡原先的邊塞外面，都分布在河南地區，按他們原來的習俗，作爲漢朝的屬國。第二年，匈奴侵入右北平、定襄等地，殺掠漢朝一千多人。

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

第二年，天子和諸將商議道："翕侯趙信給單于出謀劃策，常常以爲漢軍不可能越過大漠，輕易駐留，如今若大舉發兵進擊，勢必會大功告成。"這一年是元狩四年。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

元狩四年春，皇上詔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隨後還有幾十萬的步兵和運輸隊，那些敢於奮戰深入的士兵都跟隨着驃騎將軍。驃騎將軍開始時想要出兵定襄，攻擊單于。抓到的俘虜供稱單于在東面，朝廷於是改派驃騎將軍出兵代郡，派大將軍出兵定襄。郎中令

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强，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擔任前將軍，太僕擔任左將軍，主爵趙食其擔任右將軍，平陽侯曹襄擔任後將軍，他們都隸屬於大將軍。漢軍隨即越過大沙漠，人馬一共有五萬騎兵，會同驃騎將軍等大軍一齊進擊匈奴單于。趙信替單于出主意説："漢軍越過大漠後，人馬疲乏，匈奴軍隊可以坐取勝利啦。"單于於是便把他的全部輜重遠遠地運到北方，而布下全部的精鋭部隊等候在大漠以北。適逢大將軍的部隊出塞一千多里，望見單于的軍隊列陣等在那裏，這個時候大將軍就下令用武剛車圍成營盤，而派出五千騎兵前去衝擊匈奴。匈奴軍隊也派出大約一萬騎兵。正趕上太陽將落的時候，颳起了大風，沙石撲面，兩軍都看不清對方，漢軍更發動其左右兩翼包抄單于的軍隊。單于見漢軍兵多，而人馬戰鬥力還很强，此仗打下去對匈奴不利，到天快黑的時候，單于便乘上六匹騾子拉的車子，帶着大約幾百個精壯騎兵，直衝出漢軍包圍向西北方向奔去。這時天已黑了，漢軍和匈奴軍隊兩相搏鬥混戰，傷亡人數大抵相當。漢軍左校抓到的俘虜供稱，單于在天没黑時就已逃跑了，漢軍隨即派出輕裝騎兵連夜追擊單于，大將軍的軍隊就跟在他們後面。匈奴兵也都潰散逃跑了。天快亮的時候，漢軍追了二百多里，没有抓到單于，而捕殺敵軍多達一萬多人，進軍到了窴顏山趙信城，繳獲了匈奴屯積的糧草供給大軍。漢軍駐留了一天後返回，把城中餘下的糧草全部燒掉了纔回來。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别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

正當大將軍和單于會戰的時候，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的部隊另外從東路進軍，迷失了道路，誤了攻擊單于的時機。大將軍領兵回來路過漠南，纔遇到前將軍和右將軍。大將軍想要派使者回朝報告，令長史根據文書所列罪狀去責問前將軍李廣，李廣自殺了。右將軍回朝，交由司法官吏問罪，贖罪貶爲平民。大將軍的大軍進入邊塞，總共斬殺了敵軍一萬九千人。這時匈奴的部衆失去單于有十多天，右谷蠡王聽到這個消息，就自己做了單于。單于後來又找到了他的部衆，右谷蠡王這纔去掉了單于的稱號。

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

驃騎將軍也是統率了五萬騎兵，車輛輜重和

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絶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絶，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户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户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禄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

大將軍的軍隊相等，而没有帶副將。完全是用了李敢等人做大校，權當作副將，出兵代郡、右北平一千多里，進擊匈奴左方的軍隊，斬殺之功大大超過大將軍。他的軍隊回來後，天子説："驃騎將軍霍去病率領軍隊，親自指揮所俘獲來的葷粥士兵，帶着少量的物資給養，横越大沙漠，渡河破獲了章渠，又誅殺了比車耆，轉而再攻打左大將，奪得軍旗和戰鼓，翻過離侯山。渡弓閭河，捕獲了屯頭王、韓王等三人，以及將軍、相國、當户、都尉共八十三人，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登山遠望翰海。俘獲敵衆達七萬零四百四十三人，漢軍減員十分之三，從敵軍那裏奪糧自給，出征極遠而糧草不絶，劃五千八百户食邑加封給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隸屬驃騎將軍，在與城會師，没有貽誤軍期，跟從出征到了檮余山，斬殺敵軍二千七百人，劃一千六百户食邑封路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跟隨驃騎將軍擒獲匈奴王，劃一千二百户食邑封邢山爲義陽侯。原先歸順漢朝的因淳王復陸支和樓專王伊即軒都跟隨驃騎將軍立有戰功，劃一千三百户食邑封復陸支爲壯侯，劃一千八百户食邑封伊即軒爲衆利侯。從驃侯趙破奴和昌武侯趙安稽跟隨驃騎將軍立有戰功，各加封食邑三百户。校尉李敢奪得軍旗戰鼓，封爲關内侯，賜食邑二百户。校尉徐自爲賜封大庶長的爵位。軍中官兵封官受賞的很多。而大將軍没有受到加封，軍中官兵也没有封侯的。

衛青、霍去病兩軍出塞之時，邊塞上察閲官家和私家的馬匹一共有十四萬匹，可是大軍回來再入塞時馬匹已不足三萬匹。朝廷於是就增設了大司馬的職位，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都擔任了大司馬。朝廷制訂法令，讓驃騎將軍的官階俸禄和大將軍等同。從這以後，大將軍衛青勢力日益減退，而驃騎將軍霍去病則日漸顯貴。凡是大將軍的老友或是門客，很多都離開了他而去侍奉驃騎將軍了，都獲得了官職和爵位，惟獨任安不肯這樣做。

驃騎將軍爲人很少言語，不露聲色，任氣敢爲。天子曾經想要教他孫武、吳起的兵法，他回

"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弃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答說："打仗衹須看謀略就是了，不必學習古代的兵法。"天子給他建造府第，讓驃騎將軍去看，他回答說："匈奴還没有消滅，不應先考慮家事。"從這事以後，皇上更加看重、寵愛他。然而他從少年的時候起就在皇上身邊侍候，富貴慣了，不大關心士兵。他率軍出征時，天子給他派去太官，携帶上幾十輛馬車的軍需品，回來的時候，運輸車把剩餘的米肉都扔掉了，可是士兵却還有挨餓的。他在塞外的時候，士兵們缺糧，有人餓得動不了，可是驃騎將軍却還在那裏劃場地踢球。諸如此類的事情有很多。大將軍爲人仁愛善良，謙和忍讓，憑着柔順取悦於皇上，可是天下人没有贊揚他的。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絶，國除。

驃騎將軍在元狩四年出兵後第三年，即元狩六年去世。天子哀悼他，徵發屬國的鐵甲軍，列隊從長安直到茂陵，爲他修墓模擬成祁連山的形狀。爲他制定謚號，合并他的勇武和開疆拓土之功稱他爲景桓侯。他的兒子霍嬗接替侯位。霍嬗年紀還小，字子侯，皇上很寵愛他，指望他成年以後任他爲將。過了六年，即元封元年，霍嬗去世，謚封他爲哀侯。他没有兒子，絶了後代，封國就廢除了。

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

自從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的長子宜春侯衛伉因犯罪失去了侯爵。過了五年以後，衛伉的兩個弟弟，即陰安侯衛不疑和發干侯衛登都因爲犯有助祭獻金不合規定的罪責被免去侯爵。他們失去侯爵後兩年，冠軍侯的封國被廢除。以後過了四年，大將軍衛青去世，謚封爲烈侯。他的兒子衛伉接替做了長平侯。

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大將軍自從圍攻單于戰役之後，過了十四年後去世。這期間始終没有再攻打匈奴，是因爲漢朝馬匹少，而且正向南討伐兩越，向東征伐朝鮮，攻打羌地和西南夷，因此許久没有征伐匈奴。由於大將軍娶了平陽長公主的原因，長平侯衛伉得以接替侯位。六年以後，他因爲犯罪失掉了侯爵。

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

以下是兩位大將軍的戰功以及各位副將的名單：

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户。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户。并之，萬五千七百户。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總計大將軍衛青一共出兵攻打匈奴七次，斬殺敵軍五萬多人。和單于會戰一次，收復河南地區，因而設置了朔方郡，兩次加封，食邑共一萬一千八百户。賜封他的三個兒子爲列侯，每位侯享有食邑一千三百户。合計起來，食邑一共有一萬五千七百户。他的校尉和副將因跟隨他出征有功而封侯的有九人。他的副將以及校尉已擔任將官的有十四人。擔任副將的有個人叫李廣，自己有傳記。没有專門列傳的人有：

公孫賀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公孫賀。公孫賀是義渠人，他的祖先是胡人。公孫賀的父親渾邪，在景帝時封爲平曲侯，因犯法失掉了侯位。公孫賀在武帝作太子時擔任舍人。武帝即位後八年，他以太僕的身份擔任輕車將軍，駐軍馬邑。過後四年，又以輕車將軍之職出兵雲中。過後五年，又作爲騎將軍跟隨大將軍作戰有功，封爲南窌侯。過後一年，他作爲左將軍兩次跟隨大將軍出兵定襄，没有戰功。過後四年，因犯有助祭獻金不合規定的罪責失掉了侯位。過後八年，作爲浮沮將軍出兵五原兩千多里，没有戰功。過後八年，他以太僕的身份擔任丞相，封爲葛繹侯。公孫賀七次擔任將軍，出擊匈奴没有立下大的戰功，而兩次被封侯，作了丞相。因兒子公孫敬聲和陽石公主有奸情，又搞巫蠱之術，被滅了族，没有留下後代。

李息

將軍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李息，是郁郅人。侍奉景帝。到了武帝即位第八年，他擔任材官將軍，駐軍馬邑；過後六年，擔任將軍，出兵代郡；又過後三年，擔任將軍，跟隨大將軍出兵朔方，都没有立下過戰功。他一共三次擔任將軍，這以後經常擔任大行令。

公孫敖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

將軍公孫敖，是義渠人。以郎官身份侍奉武帝。武帝即位十二年時，他擔任騎將軍，出兵代郡，損失士兵七千人，判爲斬刑，出錢贖罪貶爲平民。過後五年，他作爲校尉跟隨大將軍作戰立了戰功，封爲合騎侯。過後一年，他作爲中將軍跟隨大將軍，兩次出兵定襄，没有戰功。過後兩

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李沮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内史爲强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强弩將軍。

李蔡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張次公

將軍張次公，河車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蘇建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

趙信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年，作爲將軍出兵北地，誤了與驃騎將軍的約定期限，判爲斬刑，出錢贖罪貶爲平民。過後兩年，他作爲校尉跟隨大將軍，没有立功。過後十四年，他擔任因杅將軍修築受降城。七年後，他再次作爲因杅將軍兩次出擊匈奴，進軍到了余吾河，死傷士兵過多，被交由司法官吏治罪，判爲斬刑，他裝做已死，逃匿於民間有五六年。後來被發覺，再次被捕。因爲他的妻子行巫蠱之術，被滅了族。他一共四次擔任將軍，出兵攻打匈奴，一次被封侯。

將軍李沮，是雲中人。侍奉景帝。武帝即位十七年，他以左内史的身份擔任强弩將軍。過後一年，又擔任强弩將軍。

將軍李蔡，是成紀人。先後侍奉孝文帝、景帝和武帝。因他作爲輕車將軍跟隨大將軍立有戰功，被封爲樂安侯。隨後又做了丞相，因犯法而死。

將軍張次公，是河車人。作爲校尉跟隨大將軍衛青立有戰功，封爲岸頭侯。這以後太后駕崩，他擔任將軍，駐軍在北軍中。過後一年，他擔任將軍，跟隨大將軍攻打匈奴，他曾先後兩次擔任將軍，因犯法失掉了侯位。張次公的父親張隆，是輕車軍隊中勇武的射手。因爲他善於射箭，景帝很寵愛并親近他。

將軍蘇建，是杜陵人。他作爲校尉跟隨大將軍衛青，立有戰功，封爲平陵侯，擔任將軍修築朔方城。過了四年，他擔任游擊將軍，跟隨大將軍出兵朔方。一年後，他作爲右將軍兩次跟隨大將軍出兵定襄，結果翕侯出逃，大軍覆没，他被判處斬刑，贖罪貶爲平民。這以後他擔任了代郡太守，去世後，墳墓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的身份來投降，封爲翕侯。武帝即位十七年，他擔任前將軍，和單于作戰，失敗後，投降了匈奴。

張騫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將軍張騫，作爲漢朝使者溝通大夏，回來後，擔任了校尉。他跟隨大將軍立有戰功，封爲博望侯。三年後，他擔任將軍，出兵右北平誤了軍期，判處斬刑，贖罪作了平民。這以後他出使溝通烏孫，擔任大行令時去世，墳墓在漢中。

趙食其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趙食其，是祋祤人。武帝即位二十二年，他以主爵的身份擔任右將軍，跟隨大將軍出兵定襄，迷失了道路，被判處斬刑，後出錢贖罪作了平民。

曹襄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的身份擔任後將軍，跟隨大將軍出兵定襄。曹襄是曹參的子孫。

韓説

將軍韓説，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横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禄勳，掘蠱太子宫，衛太子殺之。

將軍韓説，是弓高侯韓頹當的庶出子孫。他作爲校尉跟隨大將軍立有戰功，封爲龍頟侯。因爲犯有助祭獻金不合規定的罪責失掉了侯位。元鼎六年，他以待詔身份擔任横海將軍，攻打東越立了戰功，封爲按道侯。他在太初三年擔任了游擊將軍，屯兵於五原塞外的一帶邊城。他又擔任了光禄勳，到太子宫挖掘巫蠱木偶，被衛太子殺掉。

郭昌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郭昌，是雲中人。他作爲校尉跟隨大將軍。元封四年，他以太中大夫的身份擔任拔胡將軍，屯兵朔方。回師攻打昆明，没有戰功，被奪印罷官。

荀彘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毋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將軍荀彘，是太原廣武人。因善於駕車得以進見，在宫中侍奉，他擔任校尉，多次跟隨大將軍出征。在元封三年，他擔任左將軍攻打朝鮮，没有立下戰功。因逮捕樓船將軍犯法被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

總計驃騎將軍霍去病，一共六次出擊匈奴，其中四次出征是以將軍的身份，斬殺敵軍十一萬多人。等到渾邪王率幾萬部衆歸降之後，便開拓了河西、酒泉地區，使西面匈奴人的侵犯大爲減

封，凡萬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少。他四次受到加封，食邑一共有一萬五千一百户。他的校尉軍官立功封侯的共有六人，而後來擔任將軍的有兩人。

路博德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强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路博德，是平州人。他作爲右北平太守跟隨驃騎將軍立有戰功，封爲符離侯。驃騎將軍死後，路博德以衛尉的身份擔任伏波將軍，攻破了南越，受到加封。這以後因爲犯法失掉了侯位。後來擔任强弩都尉，屯兵居延，以後就去世了。

趙破奴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没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

將軍趙破奴，原來是九原人。曾經逃入匈奴，不久回到了漢朝，擔任了驃騎將軍的司馬。出兵北地的時候立有戰功，封爲從驃侯。因爲犯有助祭獻金不合規定的罪責失掉了侯位。一年以後，他擔任匈河將軍，攻打匈奴進軍到了匈河水，没有立下戰功。兩年後，他攻打并捕獲了樓蘭王，又受封爲浞野侯。六年以後，他擔任浚稽將軍，統領兩萬騎兵攻打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之交戰，用八萬騎兵包圍了趙破奴，趙破奴被匈奴人活捉，結果全軍覆没。他在匈奴中住了十年，又與其太子安國逃回漢朝。後來他因爲犯有巫蠱之罪，被滅了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自從衛氏興起，大將軍衛青首先受封，後來他的子孫有五人封侯。總共過了二十四年，五個侯位全被削奪，衛氏就没有做列侯的人了。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太史公曰：蘇建告訴我説："我曾經責備大將軍極爲尊貴，却不被天下的賢良大夫所稱譽，希望大將軍能借鑒古代那些能够招賢選能的名將，努力去做。大將軍辭謝説：'自從魏其侯和武安侯結交賓客黨羽，天子時常對此切齒痛恨。那親近、籠絡士大夫，招納賢才、貶退不肖之徒的事，是當帝王纔有的權柄呀。做臣子的衹有守法盡職而已，何必參與招賢納士呢！'"驃騎將軍也效仿這種態度，他們做將軍就是這個樣子。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

平津侯公孫弘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養後母孝謹。

丞相公孫弘是齊地菑川國薛縣人，字季。年少的時候擔任薛縣的獄官，因爲犯罪被免職。家中貧窮，他到海邊去以放猪爲生。到了四十多歲，他纔學習了《春秋》及各種釋文雜説。贍養後母非常孝順恭謹。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病免歸。

建元元年，天子剛剛即位，招選賢良文學之士。這個時候公孫弘已六十歲，應徵作爲賢良之士擔任博士。他出使匈奴，回來報告朝廷，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大怒，認爲他無能，公孫弘就稱病罷官回家了。

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毁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光五年，皇上下詔徵召文學之士，菑川國再次推舉公孫弘。公孫弘向國人辭讓道："我已曾經西去京師應過皇上詔命，因爲無能而罷官回來，希望還是推舉别人吧。"國人堅持着要推舉公孫弘，公孫弘就被舉薦到了太常那裏。太常讓應徵來的儒學之士各自前來對策，共有一百多人，公孫弘的名次排在最末。對策上奏朝廷，天子將公孫弘的對策擢選爲第一名。召他入朝參見，見他相貌甚爲偉麗，就任命他做了博士。這個時候正值修治西南夷通道，設置郡縣，巴蜀百姓身受其苦，皇帝就詔令公孫弘前去視察。他回朝奏明情況，極力貶斥西南夷無用之地，皇上没有聽從。

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

公孫弘爲人氣概不凡，見多識廣，經常説君主的弊病在於不寬容大度，做臣子的弊病在於不節儉。公孫弘用的是麻布做的被子，一頓飯不吃兩種肉菜。他的後母死了，他服喪三年。每逢朝

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廷議事，他就陳述闡明事情的原委，讓天子自己去抉擇，而不肯在朝廷上當面力爭。這樣天子漸漸看出他行爲敦厚，辯論妥當，留有餘地，通曉文書法令和官吏公務，而又能用儒家學説加以潤飾，於是天子很喜歡他。兩年當中，他官做到了左內史。公孫弘上奏事情，有認爲不可的，也不當庭爭辯。他曾經和主爵都尉汲黯請求皇上在閑暇之時接見，汲黯先將事情提出，公孫弘隨後加以推究闡明，天子常常很高興，他所説的話都聽從，因此日益親貴。他曾經和公卿約定好見解，到了皇上面前，他却完全違背了約定而順從皇上的旨意。汲黯就當庭質問公孫弘説："齊人大多狡詐而没有誠意，開始的時候和我們提出這個見解，現在又完全違背，這就是不忠。"皇上就問公孫弘。公孫弘謝罪説："瞭解我的人就會認爲我是忠心的，不瞭解我的人就會認爲我不忠的。"皇上認爲他説的對。皇帝身邊的寵臣常常毁謗公孫弘，而皇上則更加厚待他。

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元朔三年，張歐被免了職，任命公孫弘做了御史大夫。這時漢朝正在溝通西南夷，在東邊設置滄海郡，在北面修築朔方城。公孫弘屢次勸諫，認爲這是白白使漢朝疲憊不堪而去照管一些毫無用處的地區，希望朝廷停下來。這個時候天子就派朱買臣等人擺出設置朔方郡的好處來責難公孫弘，發問十次，公孫弘無以應對。他於是賠罪説："我是個山東的粗鄙之人，不知道還有這些好處，希望能把西南夷和滄海郡的事停下來而專營朔方。"皇上這纔同意。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

汲黯説："公孫弘位居三公，俸禄非常多，可他却蓋麻布做的被子，這是在欺騙世人。"皇上就問公孫弘這件事。公孫弘謝罪説："是有這事。在九卿之中和我相友善的莫過於汲黯了，可他今天却當庭質問我，的確切中我的毛病。作爲三公而蓋麻布被子，確實是巧飾欺詐想要沽名釣譽。不過我聽説管仲在齊國爲相，有三處府庫，奢侈得如同國君，桓公用他得以稱霸，這也是對上僭越國君。晏嬰爲相輔佐景公，一頓飯不吃兩種以上肉菜，小妾不穿絲織的衣裳，齊國也得以大治，這又是晏嬰向下自比於百姓了。如今我位

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居御史大夫，却蓋麻布被子，使得上自九卿下至小吏，全没有了差别，確實像汲黯所説的那樣。況且如果没有汲黯這麽忠心，陛下又怎麽能够聽到這些話呢?”天子認爲他很謙和禮讓，就更加厚待他了。終於任命公孫弘做了丞相，封爲平津侯。

弘爲人意忌，外寬内深。諸嘗與弘有隙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脱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公孫弘爲人猜忌多疑，表面上寬宏大度，内心却深不可測。對於那些曾經和他有過嫌隙的人，他雖然表面假裝着與之友善，暗地裏却在報復他們。誅殺主父偃以及把董仲舒調到膠西，都是公孫弘所爲。他食不兼味，吃粗米飯，而他的老友以及相好的賓客，衣食仰仗於他，公孫弘把俸禄全部用來供給他們，家中則所剩無幾。士人也因此認爲他是個大賢人。

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禄，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

淮南王、衡山王謀反，朝廷懲治其朋黨，風頭正爲緊急。公孫弘病得很重，自己想到無功而封侯，又位居丞相之職，理應輔佐明主安撫國家，使人們遵循臣子之道。如今諸侯心懷反叛的計謀，這都是做宰相的不稱職所致，他惟恐自己一病而亡，無法盡臣子的職責。於是上書説：“我聽説天下的通常道德有五個，施行這些常道要具備三種美德。諸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長幼之序，這五項就是天下的常道。智、仁、勇，這三種就是天下的通常美德，是用來施行常道的。因此説‘努力施行近於仁，勤學好問近於智，知道羞耻近於勇’。懂得了這三點，就會懂得怎樣自我約束；懂得了自我約束，這之後就會懂得怎樣去治理天下了。天下從没有過不能自治却能治人的人，這是百代不變的道理。如今陛下親自施行孝道，借鑒三王，建立周朝那樣的政道，兼有文王、武王之德，獎勵賢才，給予俸禄，考察他們的才能，授給官職。如今我這無能之輩，没有什麽汗馬功勞，陛下格外施恩，把我從行伍之中破格提拔上來，封爲列侯，位居三公之職。我的德行才能都不足以與之相稱，平素又有病，擔心我會先去葬身溝壑之中，最終也没有辦法報答皇上的恩德，盡臣子之責。我希望能交回侯爵之印，退職還家，給賢能的人讓路。”天子答覆説：“古來獎賞有功之人，表揚有德之人，

君子善善惡惡，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

守住前人的功業要崇尚文治，遭逢亂世要靠武功，這個道理從來沒有改變過。朕以往勉强繼承尊貴的皇位，很害怕不得安寧，衹想和衆位大臣共治天下，您應當知曉這些。君子之人稱許善良，而厭惡醜惡的事物，您若是謹慎行事，可常在朕的身邊。而今您不幸身染風寒，何愁不愈，您竟然要上書歸還侯爵印信，退職還家，這是在顯示朕的無德啊。如今朝中之事稍有閑暇，您還是少些顧慮，集中精神，訪醫問藥，治好您的病。"於是賜予續假，賞他牛、酒和雜帛之物。過了幾個月，公孫弘病體痊愈，上朝理事。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元狩二年，公孫弘病倒，終以丞相的身份得以善終。他的兒子公孫度承襲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孫度擔任山陽太守十多年，因爲犯法失掉了侯位。

主父偃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

主父偃，是齊地臨菑人。學的是縱横家的學説，到了晚年纔開始研習《易經》、《春秋》和諸子百家的理論。他游學於齊地讀書人中間，没有一個人厚待他。齊地的儒生們一起排擠他，使他没有辦法在齊地容身。他家境貧寒，向人借貸，却一無所獲，於是他衹得北游燕、趙、中山等國，都没有人肯厚待他，客居在外，處境艱難。孝武帝元光元年間，他認爲不值得再到哪一個諸侯國去，於是便向西入關，去拜見衛將軍。衛將軍屢次向皇上説起他，皇上却不願召見他。他的盤費日漸缺乏，待得一久，王公及其門客大多都很討厭他，他於是向朝廷上書。早晨上奏書，傍晚時分召他進見。他共談及了九件事，其中八件事是有關律令的，另一件事是勸諫討伐匈奴的。話是這樣説的：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我聽説聖明的君主不厭惡嚴辭勸諫以增廣見識，忠心的臣子不敢逃避嚴厲的責罰而直言進諫，因此纔能够使政事全無失策而功垂後世。如今我不敢隱瞞忠貞、逃避死罪來奉獻出我的計謀，希望陛下能够施恩赦免我的罪過，稍作明察。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司馬法》上説："國家雖大，如果好戰就必然滅亡；天下雖然太平無事，如果忘掉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内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逾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黄、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

戰争，也必然是很危險的。"天下已然太平了，天子奏大凱之樂，春秋兩季行獵，諸侯春天整頓軍隊，秋季練兵，這都是爲了不忘備戰。況且説發怒是背德的行爲，兵器是不祥之物，争鬥更是小事末節。古代的君王一怒，必然招致流血死人，因此聖明的君王都要慎重行事。專事戰争，窮兵黷武之人，没有不爲此後悔的。當初秦始皇憑藉着屢戰屢勝的威力，蠶食吞并天下，統一了全國，功績與三代相齊。而他好戰無休，想要進攻匈奴，李斯勸諫説："不可以如此。匈奴人没有城郭那樣的居室，也没有積聚財物的府庫，一遷徙就像飛鳥一般飄忽不定，很難得以制服他們。若派輕裝部隊進軍深入，糧草必然要斷絶；運糧行軍，負重難以濟事。即使得到了他們的土地也無利可圖，得到他們的百姓也没辦法役使、守護他們。一旦取勝，必殺掉他們的人，這不能算是那裏百姓的父母。耗乏中原，讓匈奴感到快慰，這不是長久之計。"秦始皇不聽從，於是就派了蒙恬率兵攻打匈奴，開闢了千里疆土，把黄河作爲邊境。那裏的土地本爲鹽碱地，不長五穀。這以後又徵發天下的成年男子去守衛北河。軍隊駐外勞頓十幾年，死的人不計其數，却始終没能越過黄河北上進軍。這難道是因爲人馬不足，武器裝備不够嗎？這是當時的形勢不允許。後來又讓天下的人急運糧草，從黄、腄、琅邪那些靠海的縣出發，運到北河去，大概要發運三十鍾糧草纔能運到一石。男子耕種繁忙，也滿足不了糧餉之需，女子紡綫織麻，也滿足不了帷幕之需。百姓們精疲力竭，孤寡老弱之人得不到養育，路上到處可見死人，大概是這個緣故使天下人開始反叛秦朝了。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

等到了高祖平定天下，攻到邊境地區，聽説匈奴人就聚居在代谷之外，因而想去攻打他們。御史成進諫説："不可以如此。匈奴人的習性，像鳥獸那樣忽聚忽散，追趕他們就有如在捕捉影子。如今以陛下如此隆盛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仇，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之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認爲這很危險。"高祖没有聽從，於是北上直到代谷，果然就有了後來的平城被圍。高祖大概非常悔恨，就派了劉敬前往締結和親的盟約，這以後天下人就忘却了戰爭。因此兵法上説"發動軍隊十萬，每天費資千金"。秦朝時常集聚重兵達數十萬，雖然有過殲滅敵軍、斬殺敵將以及俘獲單于之功，也正足以結下深仇大怨，而不足以補償天下所耗費的財物。上使國家府庫空虚，下使百姓疲敝，却讓外國感到快意，這不是什麽完美的事情。匈奴難於制服，不是僅一代是這樣。横行驅馳，掠奪侵襲，之所以成爲他們的行當，是因爲他們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上溯到虞、夏、殷、周的時代，就從不徵收他們的税，從不督察他們，衹是把他們看做是禽獸，而從没視爲人。皇上您不去借鑒虞、夏、殷、周的傳統，却要向下重蹈近代的失誤，這是我所最感憂慮的事情，也是百姓們深感痛苦的事情。况且説仗打得久了就會發生變故，戰事艱苦人心就會有變。這樣就會使得邊境上的百姓疲敝愁苦而生離散之心，將官之間兩相猜疑，轉而勾結敵人，因此尉佗、章邯纔得以謀其私利。秦朝的政令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爲權力被這兩個人瓜分了，這就是得與失的證明。因此《周書》上説"國家的安危在於發布什麽樣的政令，而國家的存亡則在於使用什麽樣的人"。希望陛下能仔細察驗一下，稍微用心認真地考慮吧。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

當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也都上書陳述國事，各講了一件。徐樂説：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

我聽説天下的禍患在於土崩，而不在於瓦解，古今都是一樣的道理。什麽叫土崩呢？秦末的情形就是這樣。陳涉没有千乘諸侯國君那樣的尊位，没有一尺封地，出身也不是王公大臣、名門望族的後代，没有鄉里的稱譽，没有孔子、墨子、曾子那樣的賢能，没有陶朱、猗頓那樣的財富，但是他起自窮鄉僻巷，揮舞戟柄、棍棒，袒臂大呼而

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吴、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内，陳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吴、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天下聞風響應，這是什麽緣故呢？是由於百姓貧困，君主却不加體恤，下面怨恨而上面并不知曉，社會的風俗已亂，國家的政務却不加整治，這三點都是陳涉所利用的有利條件。這就叫做土崩。因此説天下的禍患在於土崩。什麽叫瓦解呢？吴、楚、齊、趙等國的叛軍作亂就是這樣。七國陰謀反叛，大逆不道，全都號稱是萬乘之君，發兵數十萬，聲威足可以整飭他們全國，財富足可以勸勉他們的國民，但他們却没能從西面奪來尺寸之地，自己却被朝廷所擒，這又是什麽原因呢？并不是他們權勢比匹夫還輕、兵力比陳涉還弱，而是因爲在當時，先帝的恩德還没有衰減掉，而且安居樂業的百姓爲數衆多，因此諸侯得不到封國以外的援助。這就叫做瓦解，因此説天下的禍患不在於瓦解。由此來看，天下若果真有土崩的勢態，那麽即使是穿布衣、居窮巷的平民百姓，也有人敢於首先作惡，而危及海内，陳涉就是這樣。何况還可能會有三晋國君那樣的人呢！天下即使没有達到大治，若果真没有土崩的勢態，就算是有强國勁旅，也會在轉身之際被擒滅，吴、楚、齊、趙等國就是這樣。更何況那些群臣百姓，又怎麽能起來作亂呢！這兩個要點，是國家安危的關鍵，賢明的君主都會留心，深入加以明察。

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强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

近來關東五穀不豐，年景没有恢復，百姓大多窮困，加上邊境上的戰事，如果推究事理來看，那麽百姓將不會過得很安寧。生活不安定就容易發生變故。容易發生變故，就是有了土崩的勢態。因此賢明的君主單單能觀察萬物變化的本源，明白國家安危的關鍵，在朝廷上嚴加整治，消除尚未形成的隱患。最主要的是，想方設法使天下不出現土崩的勢態而已。因此就算是有强國勁旅，陛下也可以追野獸，射飛鳥，擴建宴游的園囿，無拘無束，盡情享樂，往來馳騁，安然自若了。金石絲竹的樂音不絶於耳，帷帳中的私情和俳優侏儒們的戲謔之態常在面前，

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天下也没有積存之憂。名望何必非要像湯、武一般，民俗又何必要有如成、康之時呢！雖説如此，我私下認爲陛下本是天生的聖明之君，有寬厚仁愛的稟賦，若果真以天下爲大任，那麽像商湯、周武那樣的名望不難趕上，而像成王、康王那時的民俗也是可以復興起來的。這兩個要點做到了，以後再身居尊貴安逸之實，在當世宣揚您的名望，親近天下的人，降服四方夷狄，廣布恩德，使得幾代興隆，面向南方，背靠屏風，斂袖揖見王公，這就是陛下要做的事。我聽説，謀求王道即使不成，起碼也足以安定天下。天下安定了，那麽陛下求什麽得不到，辦什麽做不成，征討何人不降服呢！

嚴安上書曰：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强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晋，并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横，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虱，民無所告訴。

嚴安上書説：

我聽説周朝統治天下，治理國家三百多年，成王、康王時代是它的鼎盛期，刑罰擱置四十多年用不着。等到它的衰敗期，也有三百多年，所以有了五霸的相繼興起。五霸這些人，他們時常幫助天子興利除弊，討伐禁止暴虐邪惡之人，匡扶正道於海内，使天子得到尊重。五霸之後，没有聖賢君主接續他們，天子人單勢弱，號令無人執行。諸侯恣意行事，以强凌弱，以衆欺寡，田常篡奪齊國政權，六卿瓜分了晋國，都成了征戰之國，這是人民痛苦的開端。在這種情况之下，强國就專事進攻，弱國就忙於備戰防守，國家之間或合縱，或連横，兵車往來相擊，士兵甲胄遍生蟣虱，百姓無處訴苦。

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

等到了秦王之時，蠶食天下，吞并戰國，號稱是皇帝，執掌海内政事，毁掉諸侯的城邑，銷毁他們的兵器，鑄成了鐘和鐘架，以示不再使用。善良百姓得以免除戰争的苦難，遇到了聖明天子，人人都認爲是重獲新生。假使秦朝能够减緩刑罰，减輕賦税，節省徭役，以仁義爲重，鄙視權和利，崇尚忠厚，輕視取巧，移風易俗，教化海内，那麽世代都會得到安定。秦朝不去施行這樣的風氣，而要沿襲他們的舊有習俗，善

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禄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絶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吴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吴，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變之患也。

於投機取巧、争權奪利的人得以進朝爲官，而忠厚誠信之人被屏退；刑法嚴酷，政令森嚴，阿諛諂媚之人甚多，皇帝天天聽到他們的贊美之辭，就得意驕縱起來。他想要到海外揚威，就派了蒙恬率兵北攻匈奴，開疆拓土，在北河駐軍戍守，讓百姓急運糧草緊隨其後。又派尉官屠睢率軍乘船南攻百越，派監禄開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逃跑了。戰争曠日持久，糧草斷絶，越人攻來，秦軍大敗。秦朝就派尉佗率兵戍守越地。那時候，秦朝的禍患，北面是與匈奴對峙，南面又與越人糾纏，長年駐兵却無用武之地，進退維谷。歷經十多年，成年男子要披甲上陣，女子轉運物資，弄得百姓困苦，民不聊生，上吊自殺於路邊的樹上，死者到處可見。待到秦始皇去世，天下發生了大規模叛亂。陳勝、吴廣在陳舉兵，武臣、張耳在趙地舉兵，項梁在吴舉兵，田儋在齊舉兵，景駒在郢舉兵，周市在魏舉兵，韓廣在燕舉兵，滿山遍地，豪傑并起，不可勝數。然而他們都并非是公侯的後代，并非長官大吏。他們没有一點權勢，從閭巷之中興起，手持戟柄、棍棒，應時而一下子全發動起來，不謀而合全都起事，不約而同一道會合，攻奪土地，直至稱霸天下，這都是教化形勢使然。秦帝貴爲天子，富有整個天下，却落得家世滅絶、無人祭祀，這是他窮兵黷武造成的禍患啊。因此説，周朝失之於衰弱，秦朝失之於恃强逞威，都是不會變通帶來的禍患。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蘢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如今朝廷打算招附南夷，讓夜郎來朝，降伏羌人和僰人，攻取濊州，建爲城邑，想派軍深入匈奴，燒毁他們的蘢城，議政的人們贊美這些打算。這祇是人臣之利，絶非天下的長久之計。如今中原并無狗吠之驚，却要在外牽累於遠方的戰備，使國家疲敝，這不是養育人民所應做的。無窮無盡地放縱欲望，心滿意得，與匈奴人結下怨恨，這不是安定邊境之舉。禍患結下，無法解决，休兵之後重又舉兵，近者愁苦，遠者驚駭，决非

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持久之計。如今天下人鍛造甲胄，磨礪刀劍，矯正箭杆，積累弓弦，輸運糧草，永無休止，這是天下人所共同憂慮的事。用兵久了就會生變故，事務煩擾就會讓人產生顧慮。如今外郡之地有的將近千里，有城邑數十座，以土地挾制當地的百姓，威脅其他諸侯，這不是公室皇家的利益。上觀齊、晉滅亡的原因，是由於公室皇家的勢力削弱降低，而六卿的勢力極其强盛的緣故；下觀秦朝滅亡的原因，是由於法令嚴酷，欲望無窮無盡的緣故。如今郡守掌握的權力，不僅是六卿那麽重了；轄地數千里，不僅是閭巷那麽點的憑藉了；而甲胄兵器，也不僅僅是戟柄、棍棒之物了；擁有這些有利條件，若遭逢萬代不遇的世變，事態的發展就不可諱言了。

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奏書上呈天子，天子召見這三個人，對他們説："諸公當初都在哪裏啊？怎麽我們相見得這樣晚呢！"這樣，天子就任命主父偃、徐樂、嚴安擔任郎中。主父偃屢次進見，上疏言事，皇上下詔任命他做了謁者，又升遷擔任了中大夫。一年之中他升遷了四次。

偃説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强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説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

主父偃向皇上進諫説："古時侯，諸侯的封地不超過百里，其强弱的態勢都是容易控制的。如今諸侯中有的城邑相連數十座，土地方圓千里，平常之時，他們驕奢淫逸，容易胡亂行事，危急之時，就會恃强聯合起來，對抗京師朝廷。如今若是以法令來分割削弱他們，那麽就會使其萌生反叛之心，從前晁錯的事就是個教訓。如今諸侯家的子弟有的多達十幾個，而衹是嫡長子世代繼立，其餘的雖同爲骨肉，也并未封得尺寸之地，那麽仁義孝道就不能得到宣揚了。希望陛下詔令諸侯得以推廣恩德給他們的子弟，分封國之地，讓他們做侯。他們人人都高興地得到自己所希望的，皇上施以恩德，實際上是分割了諸侯的封國，不用削奪封地而諸侯就會逐漸削弱了。"這時皇上就依從了他的主意。主父偃又去勸説皇上道："茂陵剛剛建立縣制，可以把天下的豪傑兼并之家，聚衆作亂之人，統統都遷徙到茂陵

去，内則充實了京師，外則消除了奸猾之徒，這就是所謂不用誅殺而禍害自除。”皇上又一次聽從了他的計謀。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説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戹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尊立衛皇后以及揭發燕王劉定國的陰私劣迹，主父偃都有功勞。大臣們全都害怕他的口舌，賄賂和饋贈他的錢累計有千金。有人勸告主父偃説：“你太專横跋扈了。”主父偃説：“我結髮游學四十多年，自己很不得志，父母不把我當做兒子看，兄弟們不肯收留我，賓客們拋棄我，我窮困已久了。况且説大丈夫生而不能列五鼎而食，死就用五鼎烹了罷了。我已是日暮道遠，因此要倒行逆施，急暴行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説，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

主父偃大談朔方土地肥沃，物産富饒，外靠黄河，蒙恬曾在那裏築城用以驅逐匈奴，内省轉運、戍守和漕運的人力物力，同時能擴大中原的疆土，這是消滅匈奴的根本。皇上看過他的奏章，下發給公卿商議，大家都説不利。公孫弘説：“秦朝的時候曾經徵發三十萬人在北河築城，始終没有築成，不久就放棄了。”主父偃大談這件事的好處，皇上最後還是采納了主父偃的計策，建立了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

元朔二年，主父偃向皇上講了齊王在王宫内荒淫放蕩、行爲邪僻的事，皇上就任命主父偃擔任齊相。他到了齊國，就遍召他的兄弟賓朋，散發五百金給他們，斥責他們説：“當初我貧賤之時，兄弟們不供我衣和食，賓朋不讓我進門；現在我在齊國爲相，你們有人到千里之外迎接我。我同你們的交情已經斷絶了，請勿再進我的大門！”於是他就派人用齊王與他姐姐通奸之事去驚動齊王，齊王心想終難解脱罪責，惟恐像燕王那樣論罪處死，就自殺了。主管官吏把這事上報給了朝廷。

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

主父偃當初身爲平民百姓之時，曾游學到過燕國、趙國，等到他富貴以後，他就揭發了燕王的壞事。趙王害怕他成爲趙國的禍患，就想要上書揭發他的陰私劣迹，因爲主父偃居官朝中，没敢發難。待到主父偃擔任齊相，出了關中，他就當即派人上書，告發主父偃收受諸侯的金錢，因而諸侯子弟中有很多因此得到封賞。等到齊王自

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殺，皇上聞訊大怒，認爲是主父偃威脅齊王使他自殺的，就召他回來交由法官治罪。主父偃承認了收受諸侯金錢賄賂的罪責，但他確實没有威脅齊王使他自殺。皇上本想不殺主父偃，這時公孫弘正擔任御史大夫，他就説："齊王自殺了，没有後代，封國被廢除爲郡，歸入漢朝廷，主父偃是這件事的首惡分子，陛下不誅殺主父偃，没辦法向天下人謝罪。"於是，主父偃就被滅了族。當主父偃富貴受寵之時，他手下的門客數以千計，等到他被滅族身死，却没有一個人肯收葬他，惟獨洨縣人孔車把他收葬了。天子後來聽説了這件事，認爲孔車是個忠厚長者。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争言其惡。悲夫！

太史公曰：公孫弘的操守道義雖好，但他也真是遇到了好時候。漢朝興起八十多年了，皇上如今正崇尚文學，招納賢才，以拓展儒家、墨家的學説，公孫弘成爲選出來的魁首。主父偃當權顯貴時，王公大臣都稱譽他，等到他名敗身死，士人又争着説他的壞話。太可悲了！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宫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争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

太皇太后給大司徒、大司空的詔書説："聽説治國之道，使人民富足是第一根本；使人民富足的關鍵，在於厲行節儉。《孝經》上説'使國家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禮更好的東西了'。'禮儀上，與其奢侈，還不如節儉'。從前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立下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功勞，可是孔子却説他不懂得禮，因爲他過分奢侈，自比於君的緣故。夏禹住在低矮的宫室裏，穿着粗劣的衣服，後來的聖明君主却不遵循此道。因此説，天下大治到了鼎盛之時，恩德厚施，莫過於倡導節儉。用節儉的品德教化百姓，就會使尊卑之序得到遵循，而骨肉恩情更加親近，争執訴訟的根源被消除。這纔是人民富足，不用刑罰的大治之本吧？怎麽可以不努力去這樣做呢！三公是百官之長，萬民的表率。没有樹立正直的標識却看到彎曲影像的道理。孔子不是説嗎，'您帶頭走正道，誰敢不走正道'。'選用賢良之

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脱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禄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内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内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虚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人，教化德行差的人，就能使百姓努力做事'。漢朝興起以來，宰輔重臣之中躬行節儉，輕財重義，表現非常明顯的，没有比得上原丞相平津侯公孫弘的。他位居丞相却用麻布被子，吃糙米飯，每餐不過一個肉菜。對於老朋友及與他友善的賓朋門客，他都把自己的俸禄分給他們，而自己却所剩無幾。這確實是内心中自我約束而在外遵守制度。汲黯質問他，他的事纔傳到了朝廷上，這可以説是低於制度的標準之下來厲行節儉的人。衹有品德優秀的人纔能做到，否則根本不行，這和那些對内奢侈無度，而表面上假裝節儉來沽名釣譽的人是根本不同的。後來公孫弘因病請求退職還家，孝武皇帝就詔令説'奬賞有功的人，褒奬有德的人，喜好善良，厭惡醜惡，您應當知道這些。還請少存些顧慮，保養精神，用醫藥來輔助治療'。賜予他續假，讓他去治病，賞他牛肉、酒和雜帛之物。過了幾個月，他的病痊愈了，又去上朝理事了。到了元狩二年，公孫弘終於以丞相之位得以善終。知臣者莫如君，這就是個證明。公孫弘的兒子公孫度承襲爵位，後來做了山陽太守，因爲犯法失掉了侯位。表彰德行仁義，這是爲了要引導風俗，厲行教化，作爲聖王的古制，這是個不可改變的天道。特賜予公孫弘子孫中可承襲爵位的後人爲關内侯，賜給三百户食邑，把他徵到公車，把姓名上報到尚書那裏，朕要親自當面授予他官爵。"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臣慕嚮，異人并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

班固贊道：公孫弘、卜式、倪寬都身有鴻雁奮飛之翼，却被困在燕雀當中，遠遠混迹於豬羊之間，不是遇到時機，又怎麽能得到公卿之位呢？那個時候，漢朝興起六十多年，海内安定，府庫充實，而四方夷狄尚未歸服，制度又多有欠缺，皇上正想選用文武人才，求索他們如恐不及。這就開始用蒲輪安車迎來了枚生，又見到了主父偃而令皇上大爲贊嘆。衆大臣羡慕向往，奇才并出。卜式從一個牧人被舉爲官，桑弘羊從商人裏被

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選出，衛青以奴僕的身份被舉用，金日磾從歸降的俘虜中被選出，這些人也都有如從前那些築墻、喂牛出生的傑出人物啊。漢朝廣羅人才，到這一時期最爲隆盛。儒雅之士有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信之人有石建、石慶，質樸正直之人有汲黯、卜式，能推舉賢能的有韓安國、鄭當時，善於制定法令的有趙禹、張湯，善作文章的有司馬遷、司馬相如，滑稽之士有東方朔、枚皋，善於應對的有嚴助、朱買臣，擅長曆算之學的有唐都、落下閎，善調樂律的有李延年，善於籌劃計謀的有桑弘羊，奉令出使的有張騫、蘇武，擔任將帥的有衛青、霍去病，接受遺詔、輔助新君的有霍光、金日磾。其餘的人才不可勝數。由此而創立的功業，留存的制度文章，後世都無法企及。孝宣帝繼承道統，承修大業，同時又宣揚儒家《六藝》，招選優秀人才，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因長於儒術被進用，劉向、王褒因長於文章著稱於世。擔任將相的有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善於治理人民的有黄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這些人，他們都有功績爲後世所稱述。和武帝時那些名臣相比，他們也算是後起之秀了。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列傳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吴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争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絶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陽山、湟谿關曰："盗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

南越王尉佗是真定人，姓趙。秦朝吞并天下之後，攻取平定了楊越，設置了桂林、南海和象郡，以貶謫遷徙的百姓與越人雜居十三年。趙佗在秦朝的時候被任用做了南海郡龍川縣令。到了秦二世之時，南海郡尉任囂病重將死，召來龍川令趙佗，對他説："聽説陳勝等人犯上作亂，秦朝無道，天下人深受其苦，項羽、劉季、陳勝、吴廣等人在州郡中各自一起興兵聚衆，群虎共争天下，中原之地騷擾紛亂，不知所安，衆豪傑反叛秦朝，相立稱王。南海郡偏僻邊遠，我擔心盗賊的軍隊侵奪地盤會攻到此地，我想要興兵斷絶新道，自己備戰，以待諸侯之變，却趕上病得很厲害。加上番禺之地倚仗山嶺險要，臨近南海，東西長有幾千里，又很得中原人相助，此地也能成一州中的霸主，可以立國興邦。郡中的長吏没有值得與之商談之人，故而叫您來相告此事。"於是當即就把文書交給趙佗，讓他代行南海尉之職。任囂死後，趙佗就傳遞檄文告訴横浦、陽山、湟谿關等地説："盗賊的軍隊就要攻打到這裏，要緊急斷絶通道，積聚軍隊自守！"接着逐漸依法誅殺秦朝所設置的長吏，派他的黨羽去擔任郡縣的代理郡守。秦朝被攻滅之後，趙佗就攻打吞并了桂林和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漢高帝平定天下後，由於中原戰亂，百姓勞苦，故而放過趙佗，不予誅討。漢十一年，派遣陸賈册立趙佗爲南越王，同他剖符通使，協調安定百越，使他們不要成爲南部邊境的禍患，南越的邊界與長沙邊境接壤。

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别異蠻夷，隔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高后之時，有關官吏請求禁止南越在關市買賣鐵器。趙佗則説：“高帝立我爲王，互通使者、貨物，如今高后聽信奸臣讒言，把蠻夷視爲異類，隔絶器物的互通，這一定是長沙王的主意，他想要倚仗中原之力，攻打滅掉南越而一并統治，自謀功利。”這樣趙佗就自加尊號稱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的邊城，毁掉了數座縣城而去。高后派遣將軍隆慮侯周竈前往攻打南越。正趕上暑熱陰濕天氣，士兵中很多人染上了瘟疫，軍隊無法越過陽山嶺。一年多以後，高后去世，於是漢朝就當即罷兵。趙佗因此事而以大軍揚威於邊地，用財物賄賂閩越、西甌和駱，奴役并使它們歸屬了南越，東西長達一萬多里。趙佗竟然乘坐起黄屋左纛車，自稱皇帝，和中原相抗衡。

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乃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遥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娱，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并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説。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

到了孝文帝元年，文帝剛剛統治天下，派使者通告四夷和諸侯自己從代國前來入朝即帝位的意圖，以昭示皇帝隆盛的恩德。於是又爲趙佗雙親在真定的墓冢設置守墓的城邑，逢年過節供奉祭祀。又召來他的堂兄弟，賜予高官厚禮，大加寵幸。文帝詔命丞相陳平等人舉薦可以出使南越的人，陳平提到好畤人陸賈，曾在先帝之時熟悉出使南越之事。文帝於是就召來陸賈，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前往出使。藉此機會責備趙佗自立爲皇帝，竟然没有派出一個使者前來通報。陸賈到了南越，南越王大爲驚恐，寫信謝罪，稱道：“蠻夷大長老夫臣趙佗，前些時高后隔絶南越，視爲異類，我私下懷疑長沙王進讒言害我，又遠遠風聞高后把我家宗族全殺了，挖掘燒毁了我先人的墓冢，因此我便自暴自棄，侵犯長沙邊境。況且南方卑下陰濕之地，蠻夷中間，東面的閩越千人之衆就號稱爲王，西面的甌駱是裸體之國，也自稱爲王。老臣膽大妄爲，竊取皇帝名號，聊以自娱，又怎麽敢把此事上報給天朝皇帝呢！”於是趙佗磕頭謝罪，甘願永爲漢朝屬臣，遵奉進貢之責。這樣他就下令國中説：“我聽説兩雄不能同時并立，兩賢不可并世共存。漢朝皇帝是賢明的天子。從今以後，廢除帝制黄屋左纛之車。”陸賈回朝禀報，孝文帝大爲喜悦。於是到了孝景

帝之時，趙佗稱臣，派人朝拜天子。然而南越王在其國内仍舊竊用帝號名稱，當其遣使朝見天子時，則同其他諸侯一樣稱王，接受天子聖命。到了建元四年趙佗去世。

佗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逾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趙佗的孫子趙胡做了南越王。這時閩越王郢發兵攻打南越的邊城，趙胡派人上書漢朝説："南越、閩越全都是屬臣，不得擅自興兵互相攻擊。如今閩越興兵侵犯我們，爲臣不敢舉兵，請求天子詔令。"這樣天子很贊許南越重約守義，恪守其職，就爲南越派出軍隊，派兩位將軍前往討伐閩越。大軍尚未越過嶺去，閩越王的弟弟餘善就殺掉郢投降了，這樣漢朝就罷了兵。

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説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

天子派莊助前往，向南越王説明漢朝用意，趙胡磕頭説道："天子竟能爲臣發兵征討閩越，臣死也無法報答聖恩！"就派太子嬰齊入朝宿衛。趙胡對莊助説："我國新遭攻掠，使者請先行一步。我正日夜整裝，準備入朝拜見天子。"莊助去後，他手下的大臣勸諫道："漢朝發兵誅討郢，也是藉以威嚇南越。況且先王從前講過，侍奉天子祇求不要失禮，總之萬不可因爲喜歡幾句好話就入朝進見天子。入朝進見就無法再回來，這正是亡國的態勢啊。"這樣趙胡就假稱有病，最終没有入朝拜見。十幾年後，趙胡真的病重，太子嬰齊請求歸國。趙胡去世，謚號爲文王。

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内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

嬰齊代立爲王，就把其先人武帝的印璽收藏起來。嬰齊在長安入朝宿衛的時候，娶了邯鄲一位姓樛的女子，生下兒子趙興。等到他即了王位，就上書朝廷請求立樛氏女爲王后，立趙興爲繼位之人。漢朝屢次派使者諷諭、暗示嬰齊入朝，而嬰齊仍歡喜能擅自執掌生殺大權，恣意行事，害怕入朝拜見天子被迫使用漢朝法度，等同於内地的諸侯，就堅稱有病，始終没有入朝拜見。而是派遣了兒子次公入朝宿衛。嬰齊去世，謚號爲明王。

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

太子趙興代立爲王，他的母親做了太后。太后未做嬰齊的姬妾之時，曾經與霸陵人安國少季私通。等到嬰齊去世以後，元鼎四年，漢朝派安國少季前去曉諭南越王和王太后，要他們入朝，同於内地諸侯；讓辯士、諫大夫終軍等人去宣講

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内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内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吕嘉銀印，及内史、中尉、大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内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吕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内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

其辭，勇士魏臣等人輔佐補闕，衛尉路博德率軍屯駐桂陽，以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是中原人，又曾經跟安國少季私通，此番出使，二人又在一起私通了。南越國人頗爲知曉此事，大多不依附太后。太后惟恐國中出亂，就也想倚仗漢朝威勢，屢次規勸南越王以及衆臣請求附屬漢朝。於是就派出使者上書朝廷，請求比照内地諸侯，三年朝見天子一次，去除邊境關卡。這樣天子應允下來，恩賜其國中丞相吕嘉銀印，以及内史、中尉、大傅之印，其餘的官職准許自己設置。廢除南越原有的黥、劓之刑，而改用漢朝法律，南越國同於内地諸侯。使者全部留駐、鎮撫南越。南越王和王太后整治行裝，備好厚禮，爲入朝做準備。南越國的丞相吕嘉年紀很大了，先後輔佐過三位國王，他的宗族之中官居長吏之位的有七十多人，兒孫均娶公主爲妻，女兒都嫁給王子兄弟和宗室貴族，又同蒼梧秦王聯姻。他身居國中，權勢甚重，南越國人信任他，多爲他做耳目，得民心超過了南越王。南越王上書朝廷，他屢次勸阻，南越王終未聽從。吕嘉頗有反叛之心，屢次聲稱有病而不願見漢朝使者。使者們全都很注意他，衹是礙於情勢没能殺掉他。南越王和王太后也都擔心吕嘉等人搶先發難，就備辦酒宴，想倚仗漢朝使者的權勢，謀殺吕嘉等人。使者們全都面朝東坐，太后面南，南越王面北，丞相吕嘉及衆大臣全都面朝西，陪坐飲酒。吕嘉的弟弟擔任將軍，率兵候在宫外。酒席宴中，太后對吕嘉説："南越歸屬朝廷，這是國家之利，可是丞相您却怨其不利，這是爲何?"想藉以激怒漢朝使者。使者們滿腹狐疑，面面相覷，始終未敢發作。吕嘉見座中不是自己的親信，當即起身出去。太后大怒，想要用矛擊殺吕嘉，南越王制止了太后。吕嘉於是便出來了，分取他弟弟的軍隊護衛自己回府，托辭有病，不肯去見南越王和使者。於是他便暗地裏勾結大臣謀反作亂。南越王原本無意殺掉吕嘉，吕嘉得知，因此歷經數月而没有發難。太后有淫亂之舉，國人不依附於她，而她想要獨立去殺掉吕嘉等人，又力所不能及。

天子聞嘉不聽王，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脱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樛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天子聽説呂嘉不聽從南越王，而南越王及王太后又孤弱，難以制服他，使者們怯懦而不能決斷。又由於南越王和王太后既已歸附漢朝，惟獨呂嘉作亂，不值得興師動衆，就想要派遣莊參率兩千人前去出使南越。莊參説："若爲通好而往，幾個人就够了；若爲動武而往，兩千人也於事無補。"推辭説不可，天子就不派莊參去了。郟縣壯士、原濟北國相韓千秋奮然説道："以區區一個南越，又有南越王和太后做内應，衹是一個丞相呂嘉爲害作亂，我願率領二百個勇士，一定要斬殺呂嘉還報朝廷。"這樣天子就派遣韓千秋和王太后的弟弟樛樂率領兩千人前往，進入南越國境。呂嘉等人於是就反叛了，向全國下命令説："南越王年少。太后是中原之人，又和使者淫亂，一心想要歸屬漢朝，把先王的珍寶重器全都拿去進獻給天子，用以自作獻媚，隨從人員很多，等走到長安，她就準備要將他們掠賣成僕役。她爲了取得自己逃脱這樣的一時小利，就毫不顧及趙氏的江山社稷，以及爲萬世謀劃之意。"於是呂嘉便和他的弟弟率領士兵攻殺南越王、太后以及漢朝使者。派人去告知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子與越地的妻子所生的兒子術陽侯趙建德爲南越王。而韓千秋的軍隊進入南越，攻破了幾座小的城邑。後來南越徑直讓開通路，供給飲食，等他們離番禺不到四十里地，南越派兵攻打韓千秋等人，於是便消滅了他們。然後派人用匣子封裝漢朝使者的符節，放置到邊塞上，好言巧語作了一篇謊言假意謝罪，同時發兵據守要害之處。這種情况下，天子説："韓千秋雖未成功，他也算是大軍先鋒之冠。"就封他的兒子韓延年爲成安侯。樛樂的姐姐是南越國王太后，首先願意歸屬漢朝，因而封樛樂的兒子樛廣德爲龍亢侯。於是又頒下赦令説："天子力量微弱，諸侯相互攻伐，這是在譏諷那些爲人臣者不爲君王討伐逆賊。如今呂嘉、趙建德等人反叛，自立爲王而安閑自得，特詔令罪犯及江、淮以南十萬樓船大軍前往討伐。"

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

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擔任伏波將軍，出兵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擔任樓船將軍，

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陜，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濕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

出兵豫章，南下橫浦；原先歸服漢朝的兩位封侯的越地人擔任戈船將軍和下厲將軍，出兵零陵，一路下離水，一路到達蒼梧；派馳義侯利用巴蜀之地的罪犯，徵發夜郎軍隊，下抵牂柯江：各路人馬會師番禺。

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率領精兵首先攻陷尋陜，攻破石門，繳獲南越船隻和糧草，趁勢向前進軍，挫敗南越的前鋒部隊，以數萬人馬等候伏波將軍的部隊。伏波將軍率領罪犯，路途又遠，不巧誤了軍期，與樓船將軍會師的纔一千餘人，於是一同前進。樓船將軍在前面，大軍直到番禺。趙建德和吕嘉全都據城堅守。樓船將軍自擇便利之處，駐扎在城的東南面；伏波將軍駐軍西北面。正逢日暮時分，樓船將軍擊敗了南越人，縱火燒城。南越人素聞伏波將軍威名，又值日暮，不知曉他有多少軍隊。伏波將軍於是安下軍營，派使者招降，賜印信給投降者，又放他們走，讓他們招降其他的人。樓船將軍奮力攻打，火燒敵軍，反將敵軍驅入伏波將軍營中。黎明之時，城中敵軍全都投降了伏波將軍。吕嘉、趙建德連夜帶領部屬幾百人逃亡入大海，乘船西去。伏波將軍又問所得到的投降的貴人，得知吕嘉所逃的去向，就派人前去追趕。原校尉司馬蘇弘因爲捕獲了趙建德，被封爲海常侯；南越郎官都稽抓到了吕嘉，被封爲臨蔡侯。

蒼梧王趙光與南越王同姓，聞聽漢軍兵到，便和南越揭陽縣令名叫定的人，自動安定地方，歸屬漢朝；南越桂林監居翁曉諭甌駱之地歸屬漢朝。他們因而全都得以封侯。戈船將軍、下厲將軍以及馳義侯所徵發的夜郎軍隊没有南下，南越已經平定了。漢朝於是在那裏設置了九個郡。伏波將軍得到加封。樓船將軍因其軍隊攻堅陷陣被封爲將梁侯。

自尉佗最初稱南越王以後，歷經五世九十三年，國家滅亡了。

太史公曰：尉佗的稱王，本來是由於任囂提拔勸説的緣故。時逢漢朝剛剛平定天下，他被列爲諸侯。隆慮侯的軍隊遭逢濕熱和瘟疫，使尉佗得以越發地驕狂。甌駱攻伐，使得南越動摇。漢

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軍臨境，南越太子嬰齊入朝。這以後的南越亡國，其徵兆始自樛姓之女；呂嘉衹有小忠，使得尉佗後繼無人。樓船將軍縱欲亂爲，怠慢狂傲，失之昏惑；伏波將軍困窘而不得志，而越發增長了聰明才智，因禍得福。成與敗的轉換，真有如矯正墨綫一般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吴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

閩越王無諸和越東海王搖，他們的祖先都是越王勾踐的後代，姓騶。秦并吞天下以後，把他們都廢爲君長，把他們的地區劃爲閩中郡。等到諸侯反叛秦朝，無諸和搖率領越人歸附鄱陽令吴芮，就是被稱作鄱君的那個人，跟隨諸侯滅秦。當時，項籍掌權號令諸侯，不封無諸和搖爲王，因此他們就没有依附楚國。漢軍攻打項籍，無諸和搖率領越人輔助漢軍。漢五年，重新立了無諸爲閩越王，統治閩中郡的故地，建都於東冶。孝惠帝三年，列舉漢高帝時越人的功績，則是閩君搖的功勞居多，他的民衆安寧歸附，於是漢朝就立了搖爲東海王，建都於東甌，世人俗稱他爲東甌王。

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吴。及吴破，東甌受漢購，殺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

此後過了幾代，到了孝景帝三年，吴王劉濞反叛，想要閩越跟隨他一起作亂，閩越不肯，惟獨東甌跟從吴國。等到吴國被攻破之後，東甌接受了漢朝的收買，在丹徒殺掉了吴王，因此他們都得以免於誅殺，仍舊各歸各國。

吴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

吴王的兒子劉子駒逃到了閩越，怨恨東甌殺了他的父王，經常勸閩越去攻打東甌。到了建元三年，閩越發動軍隊圍攻東甌。東甌糧食吃盡，處於困境，馬上就要投降了，這纔派人去向天子告急。天子向太尉田蚡詢問，田蚡回答道："越人互相攻擊，這本是常有的事，他們又屢屢反覆無常，不值得煩勞中原前往救助。從秦朝的時候就丢開他們，不看做屬國。"這時候中大夫莊助責問田蚡道："祇怕是我們力量不足以救助他們，恩德不足以庇護他們；果真我們能够辦到的話，

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當安所告訴？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又爲什麼要拋棄他們呢？況且秦朝連咸陽全都丢棄掉了，更何況越地呢！如今弱小的國家因爲窮困無路跑來向天子告急，天子如不救助他們，他們又該向哪裏去告急呢？天子又怎麽能蔭護天下萬國呢？”皇上説：“太尉不值得與之共商大計。我剛剛即位，還不打算發出虎符從郡國調發軍隊。”於是就派遣莊助拿着符節從會稽徵發軍隊。會稽太守想要拒不發兵，莊助就斬了一個司馬，宣布朝廷的意圖，終於發動了軍隊渡海救助東甌。漢軍還没有到達，閩越就撤兵回去了。東甌請求把全部族人遷往中原，於是就全國舉衆而來，遷居到江、淮之間的地區。

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逾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强，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

到了建元六年，閩越進攻南越。南越遵守天子的約定，不敢擅自發兵反擊，而是把事情報告給了朝廷。皇上派遣大行令王恢從豫章出兵，大農令韓安國從會稽出兵，二人都擔任將軍。漢軍還没有越過山嶺，閩越王郢就派兵占據了險要之處抵抗。他的弟弟餘善和國相以及宗族商議説：“大王因爲擅自發兵攻打南越，没有請示天子，所以天子纔派兵來討伐。如今漢軍兵多勢强，即使現在僥幸戰勝他們，後續援軍會更多，最終導致國家滅亡纔算罷休。現在若是把王殺掉向天子謝罪。天子如果接受了，兩下罷兵，固然可保全我們一國；天子如果不理，我們就與敵力戰；如果打不勝，我們就逃入大海。”大家都説“對”。當即就用鏦殺掉了他們的國王，派使者捧着他的人頭獻大行令。大行令説：“我們前來就是爲了要討伐閩越王。如今閩越王的人頭給送來了，表示謝了罪，我們可以不打仗而清除了禍患，好處相當大呢。”於是他就自行停止進軍，并告知大農令的軍隊，同時派使者捧着閩越王的頭飛馳去報告給天子。天子下詔，讓兩位將軍罷兵休戰，説：“閩越王郢等人是首惡之徒，惟獨無諸的孫子繇君丑没有參與陰謀。”於是就派了郎中將去策立丑爲越繇王，奉事閩越祖先的祭祀。

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

餘善殺了郢以後，在國家裏逞威横行，國中的人很多都跟着他，他暗地裏自立爲王。繇王丑不能糾正民衆的做法使之持正不邪。天子聽説

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并處。

了這事，覺得餘善不值得再次興師問罪，説：“餘善屢次和郢密謀作亂，可後來他又帶頭誅殺了郢，朝廷的軍隊纔得以不受勞苦。”於是就策立餘善爲東越王，和繇王共處。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吕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

到了元鼎五年，南越反叛了，東越王餘善上書，請求朝廷讓他的八千士兵跟隨樓船將軍去攻打吕嘉等人。東越的軍隊行到揭揚，以海上風浪大爲藉口，不向前走了，首鼠兩端，坐觀態勢，暗中派人去聯絡南越。等到漢軍攻破了番禺，東越軍隊没有到。這個時候樓船將軍楊僕派使者上書，表示願意就便率兵攻打東越。皇上説士兵勞苦倦乏，没有應准，要他罷兵，詔令各軍營屯駐在豫章的梅嶺待命。

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

元鼎六年秋，餘善聽説樓船將軍請求朝廷討伐他，當漢軍大兵壓境，就要攻來的時候，他就反叛了，發動軍隊拒守漢軍進軍通道。他給將軍騶力等人加號爲“吞漢將軍”，攻入了白沙、武林和梅嶺，殺死了漢軍三個校尉。這時候漢朝派大農令張成、原山州侯劉齒率兵屯駐在那裏，他們不敢進擊敵軍，退到了安全之處，結果都犯了怯懦畏敵之罪而被處死了。

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横海將軍韓説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自兵未往。

餘善刻了“武帝”的印璽自立爲皇帝，欺騙國中百姓，散布虚妄不法的言論。天子派遣横海將軍韓説出兵句章，渡海從東方去攻打；樓船將軍楊僕出兵武林；中尉王温舒出兵梅嶺；任命兩位本爲越人的列侯擔任戈船將軍和下瀨將軍，出兵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各軍都攻入了東越。東越原來就已派兵據守險關要塞，讓徇北將軍堅守武林，打敗了樓船將軍的好幾個校尉，殺死漢朝長吏。樓船將軍派遣錢唐人轅終古斬殺了徇北將軍，被封爲禦兒侯。樓船將軍自己没有率軍前往。

故越衍侯吴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横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吴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强，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脱。”乃遂俱

原來的越衍侯吴陽在此之前正在漢朝，漢朝就派他回去勸説餘善，餘善不聽。等到横海將軍的軍隊先到的時候，越衍侯吴陽就率領其封邑内的七百人反戈，在漢陽進攻東越的軍隊。建成侯敖及其部衆與繇王居股商議説：“餘善是首惡之徒，挾持我們跟隨他。如今漢軍到了，兵多勢强，我們如設計殺掉餘善，自動歸降漢軍諸

殺餘善，以其衆降横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户；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吴陽爲北石侯；封横海將軍説爲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爲繚嫈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爲無錫侯。

將，或許能有幸解脱罪責。”他們於是就殺掉了餘善，率領他們的部衆向横海將軍投降，因此，漢朝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食邑一萬户；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吴陽爲北石侯；封横海將軍韓説爲案道侯；封横海校尉劉福爲繚嫈侯。劉福是成陽共王的兒子，原先是海常侯，因爲犯法失掉了侯位。過去從軍出征没立下過戰功，衹因他是漢家宗室纔被封侯。軍中諸將都没有什麽戰功，没有受到封賞。東越的將軍多軍，在漢軍到的時候，扔下他的軍隊前來歸降，漢朝封他做了無錫侯。

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虚。

於是天子就認爲東越之地狹窄而多險阻，閩越强悍，屢次反叛，於是下詔令軍吏把那裏的百姓全部遷徙到江、淮之間。東越之地於是便空無人烟了。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户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太史公曰：越雖爲蠻夷之地，他們的祖先大概是對百姓有過大恩大德吧，否則怎麽相傳得這麽久呢！歷經幾代，常爲君王，勾踐一度稱霸於世。可是餘善則成爲大逆不道，使得國家被滅，民衆被遷，他們先人的後裔繇王居股等還能得以被封爲萬户侯，由此可知，越人代代有做公侯的。這大概是禹遺留下來的功業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朝鮮王衛滿，原來是燕國人。從燕國全盛的時候開始，就曾將真番和朝鮮占領爲屬地，在那裏設置官吏，修築城防要塞。秦滅掉燕國之後，那地方就歸屬了遼東郡界外。漢朝建立，因爲朝鮮地遠難守，就又修整了遼東原來的要塞，遠至浿水爲界，界内地區劃歸燕地。燕王盧綰反叛後，逃入匈奴，衛滿流亡在外，糾集黨羽部衆一千多人，梳着椎髻，穿着蠻夷服裝，向東奔出邊塞，渡過浿水，居住到原先秦朝空曠地區的上下城堡處，漸漸地奴役并占有真番、朝鮮蠻夷部族以及原來的燕國、齊國的流亡百姓，在那裏稱王，定都在王險。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

正逢孝惠帝、高后的時候，天下剛剛平定，遼東太守就約定衛滿作爲外臣，保住塞外的蠻夷，不要讓他們侵害邊地；若是各部蠻夷的君長首領想要進朝拜見天子，也不要禁止他們。這些約定上報朝廷後，皇上應允了，因此衛滿得以獲得了兵威和財物，侵占降服他旁邊的小部落，真番、臨屯都來降服、歸附於他，他統治了縱横數千里的地區。

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

衛滿以後把王位傳給兒子，再傳到他的孫子右渠，誘使來的漢朝流民日益增多，朝鮮王又從來未曾入朝拜見天子；真番近旁的衆多國家想要上書漢朝、拜見天子，又道路阻塞，無法通行。元封二年，漢朝派涉何前往責備、曉諭右渠，他却始終不願奉行天子詔令。涉何離開後，行到邊界之上，面臨浿水，他就讓駕車的人刺殺了爲涉何送行的朝鮮小王長，隨即渡過河去，飛馳入

何，發兵襲攻殺何。

塞，於是回朝向天子報告説“殺了朝鮮的大將”。皇上因爲他有殺將的美名，也就未加責問，任命涉何做了遼東東部都尉。朝鮮人怨恨涉何，就發兵突襲，攻殺了涉何。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

天子募集了一批罪犯去攻打朝鮮。這年秋天，派樓船將軍楊僕從齊地出兵，横渡渤海，兵力有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從遼東出兵：大軍前往討伐右渠。右渠派出軍隊拒守險要地形。左將軍的一位叫多的卒正率領遼東軍隊首先進擊敵人，戰敗後潰散，多轉身逃跑，觸犯了軍法被斬首。樓船將軍率領齊地的軍隊七千人首先攻到了王險城。右渠據城防守，探聽到了樓船將軍的兵少，就出城去攻擊樓船將軍，樓船將軍的軍隊戰敗後，四散逃跑。將軍楊僕失掉了他的軍衆，就躲到了山中達十多天，逐漸尋找收攏潰散的士兵，重又聚集起來。左將軍攻擊朝鮮浿水西面的駐軍，没能從前面攻破敵軍。

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

天子因爲兩位將軍均未取勝，就派遣衛山藉着軍威前去曉諭右渠。右渠接見漢朝使者，磕頭謝罪道：“甘願投降，衹恐兩位將軍用欺詐手段殺掉我；如今見到了真正的符節，我請求歸降。”他就派了太子入朝謝罪，進獻馬匹五千匹，又向漢軍饋贈了軍糧。朝鮮人有一萬餘衆，都手持兵器，正要渡過浿水，漢朝使者和左將軍都懷疑他們發生變故，就聲稱太子既然已經歸降，就應該命令那些朝鮮人不要再手持兵器。太子也在疑心漢朝使者和左將軍要采取欺詐手段殺掉自己，於是就没有渡浿水，又領着人回去了。衛山回京報告天子，天子就把他殺了。左將軍攻破了浿水上的敵軍，纔又進軍，攻到了王險城下，包圍了城的西北。樓船將軍的軍隊也前往會師，駐扎在城的南面。右渠於是堅守城池，一連幾個月都未能攻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

左將軍平素在宫中侍奉皇帝，很受寵，他率領的燕、代士兵，非常强悍，藉着前次的勝利，軍中士兵多有驕傲之氣。樓船將軍率領齊地的士卒，渡海作戰，本來就有很多的人敗逃、傷亡；他先前和右渠交戰，被困受辱，兵力受損，士卒們都很恐懼，將官們心中也很慚愧，他們包圍右

言，尚未肯决。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决，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决。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

渠，經常采取和緩有節制的戰術。左將軍急攻敵軍，朝鮮的大臣就暗地裏派人私下約定向樓船將軍投降，使者往來傳話，還没有决定下來。左將軍好幾次和樓船將軍約定時間一起開戰，樓船將軍急於要達成與朝鮮方面的約定，就没去前往會師；左將軍也派了人尋找時機降伏朝鮮，朝鮮人不肯投降左將軍，一心要歸順樓船將軍：因此兩位將軍相互之間不和。左將軍心裏揣度樓船將軍前番犯有丢失軍隊之罪，如今和朝鮮私下裏友善而朝鮮又未曾歸降，就懷疑他有反叛的陰謀，衹是還未敢發難。天子説，將帥無能，前次就派了衛山去曉諭、勸降右渠，右渠也派出了太子，使臣衛山不能够專斷，和左將軍一起合計又犯了過失，終於毁壞了和朝鮮的約定。如今兩位將軍圍攻王險城，又心存異意，互不協調，因此纔長久地没能解决這件事。就派了濟南太守公孫遂前往糾正他們的錯誤，遇有利時機可以靈活處理。公孫遂到了軍中，左將軍説："朝鮮很久之前就該攻下來了，没有攻下是有原因的。"他提及樓船將軍屢次約定而没去會師，又把他一向疑慮的事全都告知公孫遂，説道："如今在這樣的情况之下，若不拿問他，恐怕要成爲大的禍害，不僅僅是樓船將軍這一支軍隊，樓船將軍又將要會同朝鮮人一起來消滅我軍。"公孫遂也認爲是這樣，就用符節召來樓船將軍進左將軍大營議事，當即命令左將軍的部下逮捕了樓船將軍，把他的軍隊歸并過來，并把此事報知天子。天子把公孫遂給殺了。

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

左將軍已然合并兩軍之後，就急攻朝鮮。朝鮮的國相路人、國相韓陰、尼溪相參、將軍王唊在一起商議説："開始時我們想要向樓船將軍投降，樓船將軍如今被抓起來了，惟獨左將軍統率兩軍，戰事越發緊急，恐怕没辦法和他再戰了，大王又不肯投降。"韓陰、王唊和路人就全都逃到漢軍中來投降。路人在半道上死掉了。元封三年夏，尼溪相參就派人殺死了朝鮮王右渠前來歸降漢朝。王險城還没有攻下來，原先右渠朝中的大臣成巳又反叛了，去攻打其他的官吏。左將軍派右渠的兒子長降、國相路人的兒子最去告諭他

澅清侯，陰爲荻苴侯，唊爲平州侯，長降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温陽侯。

們的百姓，殺死了成巳，因此終於平定了朝鮮，在那裏設置了四個郡。封參做了澅清侯，封韓陰做了荻苴侯，封王唊做了平州侯，封長降做了幾侯。最因爲他父親的死很有功勞，做了温陽侯。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弃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洌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左將軍被徵召至京城，因犯有爭功嫉妒、違背朝廷計劃的罪行，被斬首示衆。樓船將軍也因他率兵到洌口時，應等待與左將軍會合，却擅自先行進軍，致使損失、傷亡過多而犯了罪，判爲死刑，贖罪之後被貶爲平民。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絶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太史公曰：右渠仗恃城池險固來拒守，致使國家滅亡。涉何騙取功勞，成爲了發兵作戰的開端。樓船將軍心胸狹小，以致遭遇到了危難和災禍。悔恨當初他在番禺失策，這次却反而又遭到了懷疑。荀彘因爲爭功，和公孫遂全被殺掉了。征討朝鮮的兩支軍隊全都蒙受了恥辱，將帥們都没能受封爲侯。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列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爲巂、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西南夷的君長數以十計，要數夜郎的勢力爲最大；它西面的靡莫一類也數以十計，當數滇國勢力爲最大；從滇國往北，君長數以十計，則邛都勢力爲最大。這些夷國的人全都結着椎形的髮髻，耕種田地，有一些小城邑和聚居的村落。它們的外面，西邊從同師往東，北到楪榆，那裏有國叫做巂和昆明，國中之人全都結髮爲辮，隨着放牧的牲畜到處遷徙，而不定居一處，没有君長，地方約有數千里。從巂向東北，君長數以十計，數徙、筰都的勢力最大；自筰都往東北，君長數以十計，數冉、駹勢力最大。那裏的風俗，有的定居成爲土著居民，有的則遷徙不定，在蜀郡的西面。從冉和駹往東北，君長數以十計，以白馬勢力最大，全都是氐人的同類。這就是全部的巴、蜀以外西南蠻夷之國。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起初楚威王之時，曾派遣將軍莊蹻率軍沿長江而上，攻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區。莊蹻是從前楚莊王的後裔。莊蹻兵到滇池，那裏方圓有三百里，旁邊是平地，肥沃而富饒有數千里，他就憑藉着軍威平定了那裏，使它歸屬楚國。他本欲回朝稟報，正逢秦國攻奪了楚國的巴郡和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於是又返回去，憑藉他的軍隊在滇地稱王，改變服飾，順從當地的習俗，而做了那裏的君長。秦朝的時候，常頞大略開通了五尺棧道，而這裏的各國在此地設置了一批官吏。十多年以後，秦朝滅亡。等到漢朝興起，就全部捨棄掉這些國家而把蜀地原來的邊界當做了關隘。巴、蜀百姓中，有人暗中出關做買賣，換

取那裏的筰都的馬匹、僰人的僮僕以及牦牛，巴郡、蜀郡因此就興盛、富庶起來。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説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强，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建元六年，大行令王恢攻打東越，東越人殺死閩越王郢前來稟報。王恢就藉着軍威讓番陽縣令唐蒙把朝廷的意圖暗示給南越。南越人拿蜀地的枸醬給唐蒙吃，唐蒙問是從哪裏來的，回答説"是經由西北方的牂柯江而來，牂柯江寬有數里，從番禺城下流出"。唐蒙回到了長安，詢問蜀地的商人，商人説道："衹有蜀地出産枸醬，很多人就偷偷拿出去賣給夜郎。夜郎臨近牂柯江，江寬達一百多步，足以行駛船隻。南越人用財物想使夜郎歸附，向西直到同師，可是也還是不能使它臣服。"唐蒙於是就上書勸説皇上説："南越王乘坐黄屋左纛之車，地盤東西有一萬多里，名義上稱作外臣，實際上是一州的霸主。如今若由長沙、豫章前往進兵，水路多有斷絶，很難通行。我私下裏聽説夜郎的所有精兵，可以有十多萬。可乘船沿牂柯江而下，出敵不意，這是制服南越的一個奇計。如果真能憑藉漢朝的强大，巴、蜀之地的富饒，開通夜郎的通道，到那裏去設官轄制，會非常容易。"皇上准許了他的建議。於是便任命唐蒙做了郎中將，率兵一千，運輸糧草、輜重的有一萬多人，從巴、蜀、筰關進兵，於是便見到了夜郎侯多同。唐蒙厚重地賞賜他，并曉諭他漢朝的威嚴和恩德，約定向這裏派駐官吏，讓他的兒子擔任縣令。夜郎旁邊的小國全都貪圖漢朝的繒帛織物，認爲漢朝來此路途艱險，終究不可能占據此地，於是便暫且聽從了唐蒙的約定。唐蒙回朝稟報，朝廷便把此地設置爲犍爲郡。徵發巴、蜀的士卒修治道路，從僰直通往牂柯江。蜀郡人司馬相如也進言説西夷的邛都和筰都也可以設郡。於是漢朝就派司馬相如作爲郎中將前往那裏，告知當地人，朝廷的政策都像對待南夷那樣，在那裏設置了一個都尉、十多個縣，劃歸蜀郡。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

正當此時，巴、蜀、廣漢、漢中四郡開通去西南夷的道路，轉運軍糧。經過數年，道路没有開通，士兵疲憊飢餓，遭受潮濕，死了很多的人；西南夷又屢屢反叛，徵發軍隊前往攻打，耗

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

費財力，勞而無功。皇上很憂慮這事，就派公孫弘前往視察、探問。他回朝彙報，便陳説對漢朝不利。等到公孫弘擔任了御史大夫，這個時候正逢修築朔方城用以據守黄河驅逐入侵的胡人，公孫弘就趁勢屢次陳述開發西南夷的害處，建議可以暫停，以專心對付匈奴。皇上撤銷了在西夷的官吏，而衹在南夷、夜郎設置了兩個縣和一個都尉，下令犍爲自己保全，逐漸完成郡縣的設置。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

到了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出使大夏歸來，説他在大夏之時，見到了蜀地的布和邛縣的竹杖，讓人詢問是從什麽地方來的，回答説“是從東南方的身毒國來的，相距大約有幾千里，從蜀地商人那裏買的”。又聽有人説過邛縣的西面大約兩千里地的地方有個身毒國。張騫因而又極言大夏位於漢朝的西南方，它很仰慕中原，衹是苦於匈奴人隔絶了它的通道，如果真能開通入蜀的通道，身毒國取道近便，對漢朝有利無害。這樣天子就詔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派他們從西夷西面的小路出發，前去尋找身毒國。行至滇國，滇王嘗羌便留下他們，爲尋找往西去的通道的有十多批人。一年多以後，這些人全都爲昆明所阻攔，没有什麽人能够到達身毒國。滇王向漢朝的使者問道：“漢朝和我國相比，哪一個大呢?”使者們到達夜郎侯那裏也是如此問。這都是由於道路不通的緣故，他們各自都做了一州之主，而不知曉漢朝有多麽廣大。使者們回來，便都極言滇國是個大國，足可以招徠，讓它歸附。天子便對此事頗爲留意了。

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

等到南越反叛，皇上派馳義侯通過犍爲郡徵發南夷的軍隊。且蘭君惟恐他遠行之後，旁邊的國家會前來擄掠他們國内的老弱百姓，便同他的軍衆發動反叛，殺掉了漢朝使者以及犍爲太守。漢朝於是便徵發巴蜀罪人交由曾經攻打南越的八個校尉率領，打敗了且蘭。正逢越人已被擊敗，漢軍的八個校尉没有沿江而下，就率軍返回，乘行軍之便懲罰頭蘭。頭蘭經常隔絶漢朝通往滇地的道路。漢軍平定了頭蘭之後，便平定南夷，作爲牂柯郡。夜郎侯起初倚仗南越，南越已被滅掉之後，又正逢漢軍回師誅討反叛之國，夜郎侯於

是便入京朝見。皇上讓他做了夜郎王。

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諸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筰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南越被攻滅之後，漢朝又誅殺了且蘭和邛都君長，且殺掉了筰都侯，冉夷和駹夷都大爲震驚，都請求臣服於漢朝，設置官吏。於是漢朝便把邛都設爲越嶲郡，把筰都設爲沈犂郡，把冉夷、駹夷設爲汶山郡，把廣漢郡以西的白馬設爲武都郡。皇上派王然于用攻破南越以及討伐南夷的軍威來暗示、告知滇王來入京朝拜天子。滇王的部隊有幾萬人，它的旁邊，東北方向上有勞浸、靡莫，全都是同姓之邦，互相扶持，不肯聽從。勞浸和靡莫則屢屢地侵害漢朝的使者及官吏、士卒。元封二年，天子徵發巴蜀的軍隊攻滅了勞浸和靡莫兩國，兵臨滇地。滇王因爲開始時尚有善意，因此便没被誅殺。滇王脱離西南夷而舉國歸降漢朝，請求設置官吏，入京朝見天子。這樣漢朝就把那裏作爲了益州郡，賜給滇王王印，讓他重新統治他的百姓。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西南夷的君長數以百計，其中惟獨夜郎和滇的君長接受了王印。滇是個小國，而最爲受寵。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禄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爲七郡。

太史公曰：楚國的祖先莫非有天賜的禄命嗎？在周朝的時候，做過文王的師傅，被封在楚地。等到周朝衰亡時，楚國地域又號稱有五千里。秦滅掉諸侯各國，惟獨楚王的後裔中還有個滇王在。漢朝討伐西南夷，很多國家都被攻滅，惟獨滇王又重爲受寵之王。然而，南夷的事端，是由於有人在番禺見到了蜀地產的枸醬，在大夏見到了邛縣的竹杖。西夷後來便被割裂，分成西、南兩方，最終設置爲七個郡。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説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吴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説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司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年少的時候喜好讀書，學習擊劍，因而他的父母給他取名爲犬子。司馬相如學業已成，因爲敬慕藺相如的爲人，就更名爲相如。憑着家中的資財做了郎官，侍奉孝景帝，擔任武騎常侍，但這并非是他的愛好。正趕上景帝不喜好辭賦，這時候梁孝王來京朝見天子，一批游説之士如齊郡人鄒陽、淮陰人枚乘、吴縣人莊忌先生等人隨同前來，司馬相如見了很喜歡他們，就藉有病免掉了官職，到梁國去做客，游學。梁孝王讓他同各位儒生住在一起，司馬相如得以和儒生們及游説之士相處了幾年，於是就作了《子虛之賦》。

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娱。"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

正逢梁孝王去世，司馬相如回到家中，可是家裏貧窮，沒有什麽可以用來作自己的職業。他平素和臨邛令王吉相友善，王吉説："長卿你若長年出外求職做官而没辦法的時候，就可以到我這裏來。"於是司馬相如就前去投奔，住宿在臨邛城下的都亭之中。臨邛令假裝恭敬，每天都前往拜見司馬相如。司馬相如起初還接見他，後來就稱病，派隨從去謝絶王吉，王吉則愈加謹慎莊重。臨邛城中有很多富人，而卓王孫家中有八百個奴僕，程鄭家也有幾百人，兩個人便互相説道："縣令有貴客，我們備好酒飯宴請他。"便一并邀請縣令。縣令已經來到，卓氏賓客數以百計。到了中午時分，去請司馬長卿，司馬長卿藉口有病不能前往，臨邛縣令不敢嘗一口飯，親自前往迎請司馬相如。司馬相如迫不得已，勉强前往，滿座的人都傾慕他。飲酒正酣之時，臨邛令

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户窺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捧琴上前，説道："我私下聽説長卿喜好彈琴，希望您能彈琴，用它自助快樂。"相如辭謝了一下，就彈奏了一兩支曲子。這時卓王孫有個女兒叫卓文君，新近守寡，喜好音樂，因此司馬相如假裝與縣令互相敬重，而用琴聲挑逗她。司馬相如到臨邛，有車馬隨行，舉止雍容典雅，甚爲俊美；等到去卓氏家中飲酒，撫琴，卓文君偷偷地從門縫間窺視他，心裏高興，很喜歡他，惟恐配不上他。散席之後，司馬相如便派人重重賞賜文君的侍者，以傳達殷勤衷情。卓文君夜間逃出家門，私奔司馬相如，相如便和她一起乘上車馬，奔回成都。家中空空如也，衹有四面的墻壁立在那裏。卓王孫大怒説："女兒不成才到了如此地步，我不忍心殺她，可不分給她一個錢。"有人去勸卓王孫，而卓王孫始終不聽。卓文君過了很久之後，心中不快，説道："長卿衹管和我一同去臨邛，向兄弟們借貸一些，也還足以爲生，何至於讓自己如此受苦呢！"司馬相如就和她一同前往臨邛，把他們的車馬統統賣掉，買下一個酒店來賣酒，而讓卓文君坐在爐前賣酒。相如自己身穿牛鼻圍裙，和雇工、奴婢們共同操作，在市中洗滌酒器。卓王孫聞聽之後，深感耻辱，就爲此閉門不出。兄弟們和長輩們輪番來勸説卓王孫，説："你有一兒兩女，所缺的并非是錢財啊。如今卓文君既已委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本來厭倦了游宦的生活，雖説家境貧寒，他的才能還是足可以依托的，况且又是縣令的客人，你爲何要單單如此輕辱他呢！"卓王孫迫不得已，就分給卓文君家僮一百人，錢財百萬，以及她出嫁時的衣物、被褥及錢物。卓文君便和司馬相如一同回成都去，購買田地、房宅，成爲富有人家。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虚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

過了好久，蜀郡人楊得意擔任狗監，侍奉皇上。皇上讀了《子虚賦》，覺得很好，就説："我偏偏就没能和這個人同處一個時代啊！"楊得意説："我的同鄉司馬相如自稱這篇賦是他寫的。"皇上吃驚，便召見詢問司馬相如。相如答道："有這事。然而這是寫的諸侯之事，不值得一看。請讓我做一篇天子游獵之賦，寫成此賦上奏皇上。"皇上應允，下令尚書供給他筆和木簡。司

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説。其辭曰：

馬相如以“子虛”爲空言虛語，用來稱説楚國之美；而“烏有先生”，即哪有此事，用來替齊人詰難楚國；“無是公”，即没有此人，用來闡明天子的道理。故而是憑空假藉這三個人做文章，用以推想天子、諸侯的苑囿游獵之事。那篇賦的末尾一章歸結於節儉，用以諷諫天子。把賦上奏給了天子，天子大爲喜悦。賦中寫道：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内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

楚國派遣子虛出使齊國，齊王徵發境内全部兵士，備好車騎人馬，和使者一同出外田獵。田獵結束後，子虛前往拜訪烏有先生，向他誇耀此事，無是公也在場。大家坐定，烏有先生就問：“今天射獵快樂嗎？”子虛答道：“快樂。”又問：“獵獲的野獸多嗎？”答道：“很少。”又問：“既然如此，有什麽可快樂的呢？”答道：“我快樂的是，齊王本想向我誇耀他那些衆多的車馬，可是我却拿雲夢之事回答了他。”烏有先生就問：“可以説給我聽聽嗎？”

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揜兔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遍睹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

子虛説：“可以。齊王駕着千乘車馬，挑選了萬名步兵、騎士，在大海邊游獵。排列的士卒布滿了大澤，羅網撒滿了山嶺，用網捕兔，車輪軋鹿，射殺麋鹿，抓住麟脚。大家馳騁在鹽灘之上，宰割生肉，血染車輪。射中禽獸，收獲頗多，驕傲地誇耀自己的功勞。齊王回頭問我：‘楚國也有平原大澤可供游獵的地方嗎，是不是也像這樣饒有樂趣呢？你們楚王游獵和寡人相比，哪個更爲壯觀有趣呢？’我下車答道：‘我是楚國的鄙陋之人，有幸得以在宫中值宿警衛十多年，時常隨同楚王出游，在後園中游獵，周圍的景物有的見到了，有的未注意觀賞，然而即使這樣，也還是未能看遍全部盛况，又怎麽够得上談論楚國的外面大澤呢！’齊王説：‘雖説如此，你就大略把你的所見所聞對我講講。’

“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

“我回答説：‘是，是。我聽説楚國有七個大澤，我曾經見到過其中一個，没有見到其餘的。我所見到的，大概衹是其中極小極小的一個罷了，名叫雲夢。雲夢澤方圓九

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岩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黄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厲，碝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猼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菰蘆，菴蕳軒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内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玳瑁鱉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楠豫章，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梸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蠷蝚，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兕象野犀，窮奇獌狿。

百里，它的中間有座山。那山迂迴曲折，高聳險峻；參差起伏，遮日蔽月；錯綜交叉，上觸青雲；又傾斜而下，連接江河。那山上的土則有朱砂、石青、赭土、白堊，以及雌黄、白石英、錫礦、碧玉、金銀，各種色彩炫耀奪目，燦爛鮮明，好似龍鱗。它的石頭則有赤玉、玫瑰、琳瑉、琨珸，以及瑊玏、玄厲、碝石、武夫。它的東面則有蕙草花圃，杜蘅、秋蘭、白芷、杜若、射干，又有穹窮、菖蒲、江蘺、蘪蕪以及甘蔗、芭蕉。它的南面則有平原、大澤，高低起伏，綿延不斷，或低窪，或平坦，以長江作爲邊緣，以巫山作爲界限。那裏高而乾燥之處則生長着馬藍、菥草、苞草、荔草以及藾蒿、莎草和青薠，而那低下潮濕之處則生長有藏、莨、蒹葭、東蘠、菰米、蓮藕、菰蘆、菴蕳、蕕草，各種植物在那裏生長，不能全都描繪得盡。它的西面則有涌動的泉水，清澈的池沼，水波激蕩、流動，水面上開放着荷花、菱花，水下隱伏着巨石和白沙。裏面則有神龜、蛟鼉，玳瑁和鱉、黿。它的北面則有森林大樹，黄楩木、楠木、樟木、桂椒、木蘭、黄蘗樹、山梨樹、檉柳、山楂樹、梨樹、黑棗樹、板栗樹，還有芬芳的橘樹和柚樹。它的上面則有赤猿、獼猴以及鵷鶵和孔雀、鳳鸞，又有騰遠和射干。它的下面則有白虎、黑豹、蟃蜒、貙豻以及兕、象、野犀，和窮奇、獌狿。

“‘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轔邛邛，蹴距虚，軼野馬而轊騊駼，乘遺風而射游騏；倏眒凄浰，雷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虚發，中必决眦，洞胸達腋，絶乎心繫，獲若雨獸，揜

“‘這時便命令專諸一般的勇士，徒手格殺這些野獸。楚王這纔駕馭着被馴服的寶馬，乘坐着用雕刻的玉裝飾的車駕，揮動着以魚鬚裝飾的曲柄旒旌，摇晃着明月珠點綴的旗幟，高舉干將製作的利戟，左邊佩帶着經過雕刻的烏嗥弓，右邊則有夏羿箭袋中的利箭；善於相馬的陽子在車右陪乘，善於駕車的纖阿作駁手；車馬緩行，尚未盡意驅馳，就已經踐踏着狡猾的野獸。碾邛邛，踏距虚，用車軸頭衝擊野馬、衝殺騊駼，乘上遺風千里馬，射殺游蕩之青騏；迅猛快捷，

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睹衆物之變態。

有如雷聲動，疾風到，又好似星流霆擊，弓不虛發，射中時必定是擊裂眼眶，貫穿胸膛，直插腋下，斬斷心臟血脉。捕獲的野獸多得如下雨一般，遮蔽了草地。這樣楚王纔按轡徘徊，從容自得，在森林裏游覽，看那壯士們暴怒的神情，以及猛獸們恐懼之態，截獲那些疲憊力竭的困獸，盡觀萬物變化的神態。

“‘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卹削，蜚纖垂髾；扶與猗靡，噏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於是鄭國的美女、嬌艷的姬妾，身披細軟的繒布衣裳，拖着麻布素絹的長裙，細絲羅五色紛披，薄紗如霧，輕盈低垂；那裙上的摺皺，紋理深曲，有如溪谷，舞步緩慢，屈曲前行；長長的衣服多麽美妙，揚起衣袖，剪裁得如此合身，衣帶飄揚，垂髾如燕；那合體的衣裙，襯出美好的體態，裙帶飄飄，響聲輕柔，下面摩擦着蘭花和蕙草，上面拂過飾有羽毛的車蓋，取來鮮艷的翡翠羽毛作裝飾，纏繞着美玉裝飾的登車纜繩；飄飄忽忽，恍惚間有如神仙一般。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堤，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玳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

“‘這時楚王便同衆位美女一起，在遍植蕙草的苑囿中打獵，衆人緩步前行，走上金堤，網住翡翠鳥，射中鵕鸃，小小的短箭射出去，拖着細細的繳綫，那帶繩之箭射中了白鵠，繫住了駕鵝，那鶬鴰雙雙落下，黑鶴也中箭墜地。打獵倦怠了以後，便到清池中游玩；划着畫有鷁鳥的彩船，揮動桂木製成的船槳，張挂翠幔，舉起飾有羽毛的華蓋，網捕玳瑁，釣起紫貝；敲響金鼓，吹起長簫，船夫高歌，聲音悲嘶，水中的蟲魚驚駭，波浪翻騰，泉水上涌，浪濤匯集，滚石相撞，硠硠磕磕，陣陣轟鳴，有如雷霆之聲，幾百里之外都能聽得見。

“‘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爲娱。臣竊觀之，齊殆不

“‘將要停止打獵的時候，敲起六面靈鼓，燃起烽火，車輛依次前行，騎士列隊進發，前後相連，接續不斷。這時楚王便登上陽雲之臺，安然淡泊，清靜自持，然後品嘗起調和好的、加入五味調料的食品。不像大王您整日裏往來馳騁，不下車輿，切割鮮肉在輪間燒烤來吃，自以爲樂。我私下看來，

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

齊王您大概不如楚王快樂。’這時齊王便默不作聲，没有什麼話來回答我了。”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王悉發境内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娱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

烏有先生説道：“話怎麽説得這樣過分呢！您不遠千里前來訪問齊國，齊王發動境内全部的士兵，又備齊了衆多的車馬，出外與你游獵，本是想要合力獵獲野獸，來讓您高興高興，爲什麽要把這叫做誇耀呢！詢問楚國有無大的游獵地方，是希望能聽一聽您們大國的風俗及功業，聽一聽先生您的美談。如今您不去稱頌楚王恩德深厚，却極力推崇雲夢澤，作爲高論，奢談淫樂之事，而顯現靡麗之風，我私下認爲您不該這樣做。如果真如您所説的那樣，也原本不是楚國的美事。若確有其事，您説了，就是在宣揚國君的醜惡行徑；若本無此事，您説了，就是在損害您的信譽。無論是宣揚國君的醜事，還是損害個人的信譽，這二者之中，無一可取，可是先生您這樣做了，則必將會被齊國人所輕視，在楚國也會受累獲罪了。況且齊國東臨大海，南面有琅邪山，可到成山去觀賞，到之罘山去射獵，在渤海灣裏泛舟，在孟諸澤裏遨游，側面與肅慎爲鄰，右面以湯谷爲界，秋天時到青丘打獵，徘徊漫步於海外，可以吞下八、九個像雲夢那樣的大澤，而胸中竟絲毫不覺有何梗塞。至於那些不同凡響的奇異之處，那些特殊的種類，珍禽異獸，紛繁衆多，像魚鱗一般聚集在一起，充塞其間，不可勝數，禹也難呼其名，契也難計其數。然而齊王身居諸侯之位，不敢輕言游戲的快樂，以及苑囿的廣大；先生您又被待爲賓客，因此齊王纔推辭着未肯答覆，又怎麽能説他是無言以答呢！”

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逾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

無是公聽了大笑道：“楚國固然有過失，可齊國也并未得到什麽。天子之所以要諸侯們繳納貢賦，并非是爲了財貨錢幣，是爲了讓他們通報履行職務之事；之所以要分封疆土，劃分地界，并非是爲了防守抵禦，而是爲了禁絶淫放、邪惡之事。如今齊國位居東方藩國之列，却向外私交肅慎，捨棄本國，

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争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

越出國境，跑到海外去打獵，這在禮義上恐怕是不可以的吧。况且二位先生的言論，不致力於闡明君臣的道義以匡正諸侯的禮數，却衹是在那争論游獵的快樂以及苑囿的廣大，想要藉奢侈之風勝過對方，憑荒淫無道競争先後，這并不能用來宣揚美名、提高聲譽，而恰恰足以貶低君王和損害自身的名譽啊。况且説那齊國、楚國之事又哪值得一提呢！先生們是没有見過那宏大美麗的場面呢，難道你們單單就没有聽説過天子的上林苑嗎？

“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鄗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内。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野。汩乎渾流，順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濞，滭浡滵汩，湢測泌瀄，横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撓，蜿灗膠戾，逾波趨浥，莅莅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湛湛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徊，翯乎滈滈，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螹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岩；魚鱉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鸀鳿，鵁鶄鶡目，煩鶩鷛鸈，鷉䴋鵁鸕，群浮乎其上。

“左有蒼梧，右有西極，丹水流經它的南方，紫淵流經它的北面；霸水、滻水始終流淌，涇水、渭水出入苑中，酆水、鄗水、潦水、潏水，曲折宛轉，周流於苑囿之間。浩浩蕩蕩，八水分流，勢態各異。東西南北，往來奔騰，從椒丘山間涌出，流行於洲淤水邊，流經桂林之中，穿過寬廣無際的原野。水勢盛大而迅猛，沿着大丘急轉而下，奔向狹窄的出口。波浪碰撞着巨石，冲擊着岸頭沙堆，飛流怒吼，洶涌澎湃，河水迅猛奔流，浪花激蕩，水流肆意迴旋逆轉，翻騰相擊，澎湃起伏，水勢高起，迴旋如雲，蜿蜒縈繞，波浪相推，冲向低處，飛流急湍，撞擊着山崖、曲堤，奔騰高揚，迅疾涌流，臨近小洲，注入溝壑，輕聲墜落，水盛流深，砰然震響，水流奔涌，轟鳴沸騰，水波急馳，白沫狂跳，迅猛急轉，悠然流散，寂寥無聲，安然永歸。這之後水勢浩蕩，渺無邊際，安然迴旋，慢慢流去，波光閃閃，向東流入大湖，溢滿附近的池塘。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螹離，鰅、鰫、鰬、魠，以及禺禺、魼、鰨，它們揚鰭摇尾，抖鱗舉翅，潛游在岩石深處；魚鱉驚呼，萬物衆多，明月珍珠，閃耀江畔，蜀石和黄碝，還有水玉，累累堆積，色澤燦爛，光彩焕發，聚集在其中。那鴻鷫、鵠、鴇，駕鵝、鸀鳿，鵁鶄、鶡目，以及煩鶩、鷛鸈，鷉䴋、鵁、鸕，一群群地浮游在水上。隨風飄蕩，

泛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摇蕩，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於是乎崇山矗矗，崔巍嵯峨，深林巨木，嶄岩參嵯，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錡，摧崣崛崎，振谿通谷，蹇産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别島，崴磈嵔瘣，丘虚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涣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緑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流夷。尃結縷，欑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枝黄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暧苾勃。

“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

“於是乎離宫别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纍臺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虬蚴蟉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圄燕於閒觀，

四處泛游，和水波一起摇蕩，有時隱蔽在長着水草的小洲上，銜食着菁、藻，咀嚼着菱藕。

“於是乎又有高山巍巍，高峻挺拔，林深樹高，山勢險峻，高低不齊，九嵕山、巀嶭山和南山高高聳立，陡峻傾斜，狀如甗錡，山路崎嶇不平，開通溪谷，溝渠曲折，空谷幽深，高大的土丘在水中各分爲島嶼，非常高峻，地勢高低不平，山巒起伏，綿延不斷，傾斜之處漸趨平坦，水緩緩地流淌在溪谷之間，泛濫於平原之上，平野千里，無處不被整治平坦。那裏覆蓋着緑蕙，掩映着江蘺，混生有蘪蕪，夾雜着流夷。結縷遍布，緑莎叢生，揭車、杜衡、蘭草，槀本、射干，紫薑、陽藿，寒漿草、金登草、杜若和蓀草，以及鮮枝、黄礫，蔣、芧、青薠，散布在大澤之中，蔓延到廣大的原野之上，相連不絶，廣爲延展，隨風傾倒，吐露芬芳，散發濃香，香氣四散，衆香飛揚，宣瀉到各個地方，無比的馥郁濃烈。

“於是乎遍觀四周各處，睁大了雙眼，却模模糊糊，看不真切，茫茫不清，隱隱約約，看去全無頭緒，又不見其邊際。太陽從東面的池沼升起，再從西陂那邊落下。它的南面則即使是隆冬季節，也生長草木，水波翻涌；野獸則有㺎、旄、貘、牦，水牛，四不像、麋鹿，赤首、圜題，以及窮奇、象、犀牛。苑囿的北面則即使是盛夏時節，也是天寒地凍，可撩起衣裳涉冰過河；野獸則有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以及駃騠、驢、騾。

“於是乎離宫别館，漫山跨谷，高大的廊屋四周互相連屬，兩層的樓房閣道曲折相連，屋椽雕繪有花紋，上面用碧玉裝飾，可通輦車的閣道相連不斷，在走廊上周游，因爲路長而在中途停宿。削平高山，在山上修築殿堂，層層臺閣重重叠叠，深邃的内室幽暗莫測，俯視則遥遠而不見地面，仰頭攀住屋椽，則可以用手觸摸到天空，流星經過宫

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嶔岩倚傾，嵯峨礁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瑸斒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垂綏琬琰，和氏出焉。

中的小門，彎曲的彩虹越過了小窗欄杆。青龍盤旋在東面的厢房，象駕的車輿蜿蜒行駛在西厢清净之處，靈圄衆仙閑居在清閑的館舍之中，仙人偓佺之類在南面屋檐下曬太陽，甘甜的泉水自净室涌出，河水流經中庭。河岸用巨石修砌整齊，有的深險，有的傾側，或爲高大險峻的山石，或爲似經刻削的奇石，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紋理有如魚鱗一般，赤瑕色彩斑駁，夾雜於崖石之間，垂綏、琬琰以及和氏美玉都從這裏出産。

“於是乎盧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棣，榙櫫荔枝，羅乎後宫，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巨野。沙棠櫟櫧，華氾檘櫨，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癹骫，阬衡閜砢，垂條扶於，落英幡纚，紛容萧蔘，旖旎從風，瀏莅芔吸，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環後宫，雜遝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

“於是乎盧橘、夏孰，黄柑、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黑棗、楊梅，櫻桃、葡萄，隱夫、鬱李、棠棣，以及榙櫫、荔枝，羅列生長在後宫北圃。延至丘陵，下及平原，揚起翠緑的枝葉，摇晃紫色的樹幹，草木盛開着紅花，光彩鮮艷，照耀着廣闊的原野。沙棠、櫟、櫧，樺、氾、檘、櫨，留落、椰子樹，檳榔樹、棕櫚，檀木、木蘭，以及樟木、女貞，樹高千仞，粗大的樹幹需數人合抱，垂下的枝條通暢，果實和葉子茂盛，叢生相倚，屈曲相依，交錯糾結，徑直重迭，盤結傾斜，垂條紛披，落花飛揚，枝幹繁茂森然，隨風婀娜摇曳，疾風淒清，有如金石之聲，又像管籥之音。參差不齊，環繞於後宫，紛繁雜亂，重重聚集，覆蓋高山和溪谷，順着山坡，下至潮濕的低地，看去無邊無際，探究起來無窮無盡。

“於是玄猿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蠼蝚，螹胡豰蛫，栖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隃絶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閒，牢落陸離，爛曼遠遷。

“於是乎黑色的雄猿，白色的雌猿，蜼玃、鼯鼠，蛭、蜩、蠼蝚，螹胡、豰、蛫，在它的中間栖息；長嘯哀鳴，翻騰往來，懸挂枝頭，蹲卧於樹梢。於是乎跨越無橋的水澗，騰躍奇異的叢林，手抓懸垂的枝條，投身到枝條稀疏之處，它們分走各處，散亂遼落，蹦跳騰躍，遷徙向遠方。

“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宫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宫不移，百官備具。

“像這樣的地方，有數千百處。在那裏往來嬉戲游樂，在離宫、别館之中住宿、休息，庖厨不用遷徙，後宫妃嬪不必移居，文

武百官一應齊備。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於是乎自秋至冬，天子校獵。乘上鑲鏤有象牙的車駕，駕着六匹美玉裝飾的駿馬，拖着有如霓虹之氣的旌旗，揮舞狀似雲氣的旗幟，前面是獸皮裝飾的車駕，後面跟隨有導車的游車；孫叔駕車，衛公陪乘，侍衛、護從橫行，越出了射獵時的四校部隊。在森嚴的天子儀仗隊伍中敲起鼓來，放縱捕獵者，以江河來作爲圍陣，以泰山作爲望樓，車騎轟然震響，震天動地，獵手們分散開來，忽前忽後，分別追逐着野獸，流動散開，沿着山嶺，涌向大澤，猶如雲布天空，雨降地面。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豳文，跨野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陖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鋋猛氏，罥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繁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虡，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

“生擒貔豹，搏擊豺狼，手殺熊羆，脚踏野羊，頭戴鶡尾裝飾的帽子，穿着白虎圖案的衣服，身披斑斕獸皮，跨上野馬。登上三重險峰，下到起伏不平的山坡；直上高峰，奔赴險境，越過溝壑，渡過河水。擊殺飛廉，戲弄獬豸，格殺瑕蛤，刺殺猛氏，網捉騕褭，射殺大豬。射箭必中要害，射裂脖頸，穿透大腦；弓不虛發，野獸應聲而倒。於是乎車駕按轡徘徊，往來遨游，斜視着隊伍的進退，觀看着將帥們的神態變化。這之後漸漸地慢跑起來，轉瞬遠去，用網捕捉那輕快的飛禽，用脚踐踏那狡猾的野獸，用車軸頭衝殺那白鹿，襲擊那狡猾的野兔，行動快捷得可以超越赤電，拋下電光，追逐怪獸，超出宇宙，拉開繁弱良弓，張滿白羽之箭，射擊游梟和蜚虡，選準肥者射箭，先説出將要射擊之處，然後依言命中，弓箭離弦，禽獸則中箭倒斃。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飆，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鷄，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鴛雛，掩焦明。

“這之後便揚鞭騰空，超越、飛過驚疾的狂風，乘着虛無之氣，和神仙們一道，踐踏玄鶴，衝亂昆鷄，追趕孔、鸞，捕捉鵔鸃，拂擊翳鳥，用竿擊打鳳凰，抓獲鴛雛，捕捉鷦鵬。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闇乎反鄉。蹶石闕，歷封

“道盡途窮，掉轉車駕返回。逍遥自在地往來徜徉，從天上降到極北的地方休息，率然前行，忽然間轉歸來時的方向。登覽石

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轔轢，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樂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巨；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鐺鼛，洞心駭耳。荆吴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絶殊離俗，姣冶嫻都，靚莊刻飭，便嬛綽約，柔橈嬛嬛，嫵媚姌嫋，抴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戌削，媥姺徶循，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晧齒粲爛，宜笑旳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

“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弃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

闕觀，經過封巒觀，路過鳷鵲觀，遠望露寒觀，下到棠梨宫，在宜春宫休息，向西馳至宣曲宫，在牛首池乘鷁首之船，登上龍臺觀，到細柳觀休息，觀察士大夫的辛勤與智謀，比較獵手們捕獲的數量。步兵及車駕踐踏、碾死的，坐騎所蹬踏的，衆人所踩死的，以及那些疲憊不堪，驚懼匍匐的、未遭刀傷而死去的禽獸，尸横遍野，雜亂交錯，填滿坑谷，掩蔽了平原、大澤。

“於是乎大家游樂嬉戲，倦怠鬆懈下來，便在昊天之臺擺酒，在寥廓空曠的屋宇之中陳設音樂；撞起千石重的大鐘；豎起萬石重的鐘架；舉起五彩羽旗，樹起鼉皮大鼓。奏起陶唐氏的舞樂，聞聽葛天氏的歌曲，千人高唱，萬人相和，山嶺爲之震動，山川、溝谷爲之揚起波濤。巴俞之舞、宋蔡之音，淮南之樂，于遮之曲，還有文成和顛地歌曲，衆樂高奏，順次演唱，金鼓之聲迭起，鏗鏘作響，震徹内心，兩耳受驚。荆國、吴國、鄭國、衛國的音樂，以及《韶》、《濩》、《大武》、《象》之類的雅樂，那淫靡放縱之音，鄢郢之地那繽紛的舞姿，《激楚》之歌那疾風般的樂音，還有俳優、侏儒以及狄鞮的歌者，之所以能够耳目歡娱，内心快樂，是因爲前有淫靡之音，後有嬌艷美色。

“像那青琴、宓妃之類神女，容貌美艷，舉世無雙，姣好嫻静，粉黛妝飾，理齊鬢髮，身姿清麗綽約，婀娜柔美，嫵媚纖細，拖着獨繭作的衣袖，長長的衣服整齊漂亮，婆娑飄舞，與世人迥異；芬芳濃香，酷烈馥郁，潔白的牙齒鮮明漂亮，笑容明艷；彎彎的眉毛又細又長，微微顧盼，眼神嬌美；她們以美色和精神勾引衆人，歡心快樂，身在君側。

“這已是酒宴過半，舞樂正酣之時，天子茫然沉思，若有所失。他説道：‘唉呀，這樣太奢侈了！朕是因爲聽政之餘，閑暇無事，虚擲光陰，順應天道，出外游獵，時常

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墻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爲始。’

在此休息，擔心後代奢靡華麗，沿着這種壞風氣走下去無法扭轉，這并非是用來繼承功業、傳之後代的方法。’於是便停止酒宴、結束游獵，而命令有關官吏道：‘苑中土地可以開墾，全都改爲農田，用以供養百姓、屬臣；推倒圍墻，填平溝壑，讓山上、大澤中的百姓得以到此勞作。在陂池中畜養魚蝦，不要禁止百姓捕撈，空下宮館，不再入内住宿。打開糧倉，賑濟貧窮百姓，補助衣食不足之人，撫恤鰥夫、寡婦，周濟孤兒和老人。發出恩德的號令，減省刑罰，改革制度，變易衣服顔色，更正曆法正朔，和天下人一道重新開始。’

“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群《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説，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

“於是便選擇良辰吉日，沐浴齋戒，穿上朝服，乘上天子車駕，舉着華美的旗幟，鸞鈴鳴響，遍覽於《六藝》的苑囿之中，在仁義的大道上前行，觀覽《春秋》之林，射禮上高奏《貍首》之篇，以及《騶虞》樂章，射取玄鶴，舞動盾牌和戰斧，車上載着旌旗，網羅群《雅》諸賢，悲嘆《伐檀》之歌，樂觀《樂胥》之篇，在《禮記》園中修整儀表，在《書經》圃裏翱翔飛舞，陳述《易經》之道，放掉怪異野獸，登上明堂，端坐清廟之中，讓群臣隨意進奏，聽取政事的得失，四海之内，無不獲得恩惠。在這個時候，天下人大爲喜悦，風行聽從，隨流教化，勃然復興道德，歸於仁義，刑罰廢置不用，德政盛於三皇，功績蓋過五帝。若是如此，則游獵纔是件可喜之事。

“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

“若是終日風吹日曬，往來馳騁，精神疲勞，形容辛苦，車駕、馬匹倦怠，士卒精力損耗，浪費國家府庫資財，而全無德厚的恩惠，專心祇顧一人享樂，而不顧念黎民衆生，忘却國家的政事，而去貪戀捕獲野鷄、野兔，這便不是仁者所爲。由此來看，齊國、楚國之事，難道不是很可悲嗎！那裏地方不過方圓千里，而苑囿却占了九百里，這就使得生長草木的地方得不到開墾，而百姓没有飯吃。以那樣小的諸侯，却享受萬乘之

也。”

君奢侈的樂事，我擔心百姓要遭受這事帶來的苦難了。”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

這時二位先生愀然變色，悵然若失，退身離了席位，說道：“我們見識淺陋，不知道顧忌，今天纔受到指教，謹遵您的教誨。”

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删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賦寫成後上奏，天子任命他做了郎官。無是公所言天子的上林苑的廣大，山谷泉水，萬物皆備，以及子虛所言楚國雲夢澤物產甚多，奢談虛誇，言過其實，而且又并非是義理所崇尚的，故而删取其中要點，歸於正道而加以評論。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司馬相如做郎官幾年，正逢唐蒙奉命攻掠、開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徵發巴、蜀士卒一千人，郡中又多派一萬餘人水陸轉運糧食，施用軍興法誅殺了違抗的大帥，巴、蜀地方的百姓大爲驚恐。皇上聞知此事，就令司馬相如責備唐蒙，順便曉諭巴、蜀百姓，說明此事并非皇上本意。檄文寫道：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争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告知巴、蜀太守：蠻夷自作主張，任意胡爲，朝廷未予征討，時間已久，他們時常侵犯邊境，使得軍中將士甚爲辛勞。陛下即位，存恤安撫天下，使中原和睦安穩。這樣之後發動軍隊，向北征伐匈奴，單于恐懼，拱手臣服，屈膝求和。康居和西域輾轉相譯，表示請求朝覲漢朝，叩頭進貢。漢軍移師東指，閩越被誅討。後至番禺，那裏的太子入朝。南夷的君主以及西僰的長帥，常常要效力，貢獻賦税，從不敢懈怠，他們伸長脖子，踮起脚跟，衆人向往，全都争着歸附朝廷，想要做臣子，由於道路遥遠，山川阻隔，纔不能親自前來致意。那些不歸順的已被誅滅，而做善事的未受到封賞，因此派遣中郎將前往，使其臣服，徵發巴、蜀士卒各五百人，以供奉禮物幣帛，護衛使者，以防不測，并没有發生戰争，不存有征戰的憂患。如今聽説中郎將竟然動用軍興法，驚嚇百姓子弟，讓老年人心生憂患，郡中又擅自給轉運糧草，這全都不是陛下的意圖。本當應徵之人中，有的逃亡，有的自殺，這也不

是爲人臣子應有的節操。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邊境郡縣中的士兵，一聽説烽火燃起，積薪燒起，就全都持弓馳馬，扛起武器進擊，汗流不斷，惟恐落後，身觸利刃，冒着飛箭，義無反顧，不想回轉，人人心懷怒氣，如同報復私仇一般。他們難道是喜歡去死而厭惡生存，并非編入户籍的百姓，而與巴郡、蜀郡不是同一君主嗎？他們是思慮深遠，急救國家的危難，而樂於盡臣子的道義啊！過去有人剖符拜官，分珪受爵，位居列侯，住在上等住宅之中，臨終則爲後世留下顯赫的名號，給子孫傳下土地，他們做事甚爲忠心恭敬，身居官位甚爲安逸，名聲經久傳揚，無窮無盡，功業卓著，永不磨滅。因此賢才、君子，即使在中原作戰肝腦塗地，血沃野草，也在所不辭。如今要他們供奉禮物幣帛，送到南夷，就去自殺，有人還逃亡，招致殺戮，身死無名，死後被稱作最爲愚蠢，讓父母也受到耻辱，讓天下人耻笑。人的氣度、胸懷相距懸殊，難道不是太遠了嗎！然而這并非衹是應徵之人的罪過，還有，他們的父兄教導不周，没有給子弟做出嚴謹的表率；百姓少廉寡耻，民風不很淳厚。他們身遭刑戮之苦，不是很應該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陛下擔心使者及有關官員也像那樣，哀傷不肖的愚民也會如此，因此派遣誠信的使者把徵發士卒之事向百姓講明，順便斥責那些人犯有不忠、該死的罪行，責備地方三老和孝悌之官犯有不加教誨的過失。當今正值耕種季節，再次給百姓添麻煩，已經親自面告郡旁近縣之人，惟恐邊遠地方及溪谷山川的百姓不能普遍都聽到，檄文到達，須儘快下發各個縣、道，讓衆人全都知曉陛下的意圖，希望不要忽視。

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

司馬相如回朝彙報。唐蒙已經攻略、打通了夜郎，趁勢開通西南夷的通道，徵發巴郡、蜀郡、廣漢郡的士卒，做工的有幾萬人。修道兩年，道未修成，士卒有很多死掉了，耗資數以巨

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

萬計。蜀地之民以及漢朝當政朝臣大多指出這樣對國家不利。這個時候，邛筰的君長風聞南夷和漢朝交往，得到了很多的賞賜，就大多願意成爲漢朝的臣國，請求在那裏設置官吏，位比南夷。天子詢問相如，相如答道："邛、筰、冉、駹之地大都鄰近蜀郡，道路也容易開通，秦朝之時曾經開通置爲郡縣，到了漢朝建立之後罷廢。如今若果真再次開通，置爲郡縣，要勝過南夷。"天子認爲很對，便任命司馬相如做中郎將，持節前往出使那裏。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乘坐四乘傳車，要通過巴蜀官吏，用禮物幣帛賄賂西夷。等司馬相如到了蜀郡，蜀郡太守及下屬官員都到郊外迎接，縣令親自背負弓弩在前面引路，蜀郡之人認爲非常榮耀。這時卓王孫和臨邛諸公全都到相如門下，敬獻牛肉和美酒，和他結爲友好。卓王孫喟然長嘆，自認爲讓女兒匹配司馬相如太晚了，便分給了他的女兒豐厚的資財，使她和兒子分得的同樣多。司馬長卿於是平定了西夷和邛，筰、冉、駹和斯榆的君長全都請求成爲漢朝的臣國。撤除了舊日邊關，關口擴展，向西到了沫水和若水，南到牂柯江，作爲邊界，開通零關道，在孫水上架橋，溝通邛都。相如回朝報告天子，天子十分喜悅。

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

相如出使時，蜀郡的長老大多都説開通西南夷没有用處，即使是朝中大臣，也有人這樣認爲。司馬相如想要勸諫天子，又因爲自己本已建議在前，便不敢再去進言，於是他便寫了篇文章，藉着與蜀郡父老百姓交談的口吻，由自己質問、反駁對方，用以諷諫天子，暫且藉此宣揚出使的意圖，讓百姓瞭解到天子的旨意。文章這樣寫道：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

漢朝興起已有七十八年，隆盛的恩德已傳了六代，威武昌盛，恩德深廣，澤被衆生，傳揚於萬方之外。在這種情形之下，天子便令使者西征，蠻夷順流而退，王政覆蓋之處，無不望風披靡。於是使得冉夷前來朝見，駹夷服從，平定筰都，撫慰邛都，攻略斯榆，占領苞滿，車馬絡繹不絕地返回，將要東去回報朝廷，人馬到達了蜀郡都城。

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并也，歷年兹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有地方上的長老、士大夫、縉紳、先生之類的二十七人，很莊重地前來造訪。見面問候之後，他們就進言道："聽説天子對於夷狄之人，意圖是要牽制住他們，不致斷絶而已。如今却要使三郡士卒疲敝，開通夜郎的通道，三年至今，却没有成功，士卒們疲勞倦怠，萬民生計不很富足，如今又接着開通西夷，百姓力竭，恐怕不可完成此項功業，這也是使者的累贅，我私下替您擔憂。况且那邛都、筰都、西僰和中原并立，也已是經歷了很多年，記都記不清了。古來仁義之君没有以德來招附它，强權之君没有用武力來吞并它，想來大概是不可能辦到的吧！如今却分割編户之民的財物而讓夷狄之人受益，使賴以依靠的百姓疲憊，却用來供奉那些無用的夷狄，我們見識淺陋，不知道所言正確與否。"

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説？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

使者答道："爲什麽要如此説呢？如果真如你們所説的，那麽這蜀地之人也不會改變服飾，而巴地之人也不用變革風俗了。我時常不愛聽這種話。然而這事很重大，本來就不是旁觀之人所能看到的。我的行程很緊迫，不可能詳細地講給您們聽，請讓我爲您們略陳梗概。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大凡世間必有不同尋常之人，這樣之後便有了不同尋常之事；有了不同尋常之事，這樣纔會有了不同尋常的功業。不同尋常，原本是衆人感到奇異之事。因此説，不尋常的事情開始之時，黎民百姓大爲驚懼；等到那事情成功了，天下人便清平安樂了。

"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區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决江疏河，灑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

"從前洪水翻滚，泛濫漫延，百姓或上或下，往來遷徙，地面崎嶇，無法安居。夏后氏很憂慮此事，便填塞洪水，疏通江河，分流深水，賑濟災荒，洪水向東流入大海，從此天下永保安寧。當那辛勤勞作之時，難道衹有百姓出力嗎。夏后氏心中爲此憂愁煩亂，又親自參加勞作，手脚結出老繭，腿上無毛，皮膚不生汗毛。因此他的美好的功業萬代彪炳，聲名和稱頌傳頌至今。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躖，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説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纍號泣，内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絶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

“况且賢明的君主登上帝位。難道就祇是瑣碎狹隘，拘泥於文辭，牽扯於流俗，遵循古訓，研習經傳，取悦世人而已嗎！他一定要有高遠宏大的議論，能創立偉業，傳之後世，爲萬代子孫做出規範。故而要往來奔走，兼容并包，而又勤於思考，與天地共存。况且《詩經》上不是説嗎：‘普天之下，没有哪裏不是君王的土地；沿着大地的四海之内，没有一個不是君王的臣子。’因此天地之中，八方之外，浸潤有餘，若有某個生命没有浸潤到恩澤，賢明之君都會認爲是個耻辱。如今邊疆之内，士大夫之類，全都獲得了幸福、吉祥，没有什麽缺遺了。然而習俗不同的夷狄之國，異族聚居的遼遠之地，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未受政治教化，前世遺風還很微弱。接納它，就會在邊境上觸犯禮義，拒絶它，就會横行胡爲，逐殺君主。君臣换位，尊卑失掉次序，父兄無辜被殺，幼童、孤兒淪爲奴僕，拘禁之人放聲大哭，内向中原而生怨恨，説‘耳聞中原那裏有最好的仁政，恩德廣布，萬物都各得其所，而今爲何單單遺棄了我們’。他們踮起脚跟，無限思慕，有如乾旱枯萎的草木祈盼降雨。凶暴之人也會爲之落淚，又何况皇上聖明，又怎能停止開通道路呢？故而向北出兵討伐强勁的胡人，向南遣使責問强大的越人。向四面曉諭德政，西、南二方夷狄的君長，如游魚聚集，仰承恩澤，願意得到封號的人數以億計。故而以沫水、若水爲關隘，以牂柯江爲邊界，開鑿零山通路，在孫水源頭架橋。開創道德的通途，傳揚仁義的道統。將要廣施恩德，安撫、控制遠方夷狄，使疏遠者不致被關閉，昏暗之處得到光明照耀，用以平息這裏的戰事，而停止在那邊的征討。遠近一體，内外安康，不是也很快樂嗎？將百姓從水深痛苦之中拯救出來，奉行天子的美德，一反末世的衰頹，承繼周氏中斷的功業，這正是天子的當務之急。百姓雖説辛勞，又怎麽可以停止下來呢？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

“況且君王的事業本來就没有哪個不是從憂勞開始，而以安樂告終的。那麽受命於天的徵兆，也就全在於此了。將要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禪的大事，要鳴響車駕上的鸞鈴，揚起音樂頌贊之聲，上與五帝比齊，下登三王之上。觀者不見手指，聽者未聞其聲，猶如鷦明已經翱翔在寥廓蒼穹，而張網之人還在注視着大澤一般。可悲啊！”

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并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這時，各位大夫茫茫然，失去了他們所帶來的想法以及所要進見的言辭，喟然齊聲稱頌道：“漢家的恩德確實令人信服啊，這是我們希望聽到的言辭。百姓們雖説倦怠，就請讓我們以身作則，爲天下先。”他們神情悵惘，退步移身，於是拖延片刻就告辭退出了。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

後來有人上書告發司馬相如出使之時收受金錢，他被免了官。過了一年多，又再次召他做了郎官。

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

司馬相如爲人口吃，却善於寫文章。他時常患有消渴病。和卓氏結親，財産豐足。他擔任官職，不曾願意參與公卿大臣和國家政事，藉口有病，在家閑居，不羡慕官職爵位。時常跟隨皇上到長楊宫游獵，這個時候天子正喜好親手擊殺熊和野猪，騎馬追逐野獸，相如就上疏勸諫此事。疏中寫道：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我聽説事物中有的同屬一類却能力不同，所以論力氣要稱烏獲，論敏捷要算慶忌，論勇猛要數孟賁和夏育。我爲人愚笨，私下認爲人若真有這般情形，那麽野獸當中也應如此。如今陛下喜好攀登險要之地，射殺猛獸，若猝然遇到過於凶猛的野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使馬受驚，衝撞了您的車駕，乘輿來不及旋轉車轅，衆人也無暇施展技巧，那麽即使有烏獲、逢蒙那樣的技藝，力量却得不到使用，所有的枯木朽樹也都要成爲危害了。這時胡人、越人在京城起事，而羌人和夷人則近在咫尺，這不是很危險嗎！即使是萬無一失，不會有什麽禍患，然而這也原本就不是天子應該接近之地。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娱，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况且即使是清道警戒，而後車馬纔前行，中斷道路，而後纔驅車前往，也還是時常發生馬口中所銜的勒鐵及横木折斷的突發事端，又更何况在蓬蒿草叢之中穿行，在廢墟荒地上驅馳，前面有捕獲野獸的快樂，而内心中却全無應付事變的想法，則災禍也恐怕不難發生了吧！看輕萬乘之君的尊位，而不把平平安安當做是樂事，把在萬一會發生危險的路上行進這種事作爲娱樂，我私下以爲這是陛下不可取之處。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眼明之人能够在事態尚未萌發之時就遠遠地發現，而聰明之人能够在毫無形迹之時避開危害，災禍本來就大多藏匿在隱蔽和不明顯的地方，而在人們忽視之時發生。故而民間俗諺説“家中積存千金，不坐房檐之下”。這話雖小，却可以用來比喻大道理。我希望陛下留意、詳察。

上善之。還過宜春宫，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

皇上認爲寫得很好。回來路過宜春宫時，司馬相如上奏一篇賦，用以哀嘆秦二世的過失。那篇賦這樣寫道：

登陂阤之長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臨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參差。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𡸳兮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塕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吊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夐邈絶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登上那傾斜的山坡啊，一道進入巍峨重重的宫殿。臨近曲江池那堤岸和小洲啊，遥望高低起伏的南山。那高峻而又幽静的深山啊，溝谷如此深不可測。忽急忽慢的溪水長流而去啊，流入那寬廣平坦的原野和沼澤。看那樹木多麽茂盛啊，又見那草木叢生的竹林。騎馬奔上那東面的土山啊，撩衣走過北面石上的急流。按轡徘徊，遲緩不前啊，在途中經過此地，憑吊那秦朝的二世。他立身太不謹嚴啊，終致亡國喪權。他聽信讒言而不醒悟啊，落得宗廟滅絶。唉呀可悲啊！他品行太不端啊，致使墳墓荒廢而得不到修整啊，魂魄没有歸宿而又没有祭祀。多麽悠遠而没有定限啊，而愈是久遠就愈顯暗淡。精靈們高高飛揚啊，飛上那九天之上，長逝無踪。唉呀可悲啊！

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

司馬相如被任命做了孝文園令。天子大爲贊美了子虚之事以後，相如見皇上喜好仙道，便趁勢説道：“上林苑之事還不够美，尚有更爲奢靡

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傳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

華麗的呢。我曾經做過《大人賦》，還没寫完，請讓我寫完上奏陛下。”司馬相如認爲各位神仙傳説是居住在山澤之間，他們面容、身形甚爲消瘦，這并非是帝王的仙道本意，於是他便寫成了《大人賦》。賦中寫道：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顔。跮踱輵螛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臭以梁倚。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焕然霧除，霍然雲消。

世上有位大人，他住在中州。居室遍布萬里啊，他竟不能稍作停留。悲嘆世俗相逼而處於狹窄之地啊，他衹得離去，輕裝遠游。乘上紅色的旗幡和白色的虹霓啊，載着雲氣向上飄浮。舉起格澤之氣那般高的長竿啊，繫上光耀之氣一般的彩旄。垂挂上旬始星當做旗邊的飾物啊，拖來彗星，把它當做旗上垂挂的羽毛。旌旗隨風舞動，翻捲摇擺啊，它招摇晃動，飄飄揚揚。采來欃槍之星當做旌旗啊，把彎曲的斷虹當做旗竿的套子。紅光深遠而紛亂啊，如暴風翻涌，像流雲飄浮。駕着神龍、象車，像尺蠖一般逶迤前進啊，乘着赤螭、青虯蜿蜒蛇行。俯仰屈伸，傲慢地恣意奔馳啊，像龍一般忽而隆起身軀，忽而蜷縮彎曲。馬頭時低時揚停滯不前啊，恣肆任性，馬頭高高昂起，它們忽進忽退，摇動轉側，又像鳥兒那樣左右相隨，展翅高飛啊，忽而掉頭轉身，猶如狡兔受到驚嚇，又像房梁那樣互相依靠。纏繞着、喧囂着，車馬踏到大路上啊，飛揚着、踴躍着，它們向前狂奔。呼吸急促，有如閃電飛馳而過啊，霍然之間，雲消霧散。

邪絶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瑶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後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靁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

斜渡東極少陽，登上北極太陰啊，和神仙們相與爲伴。交互反轉而向右折向深遠的地方啊，横渡飛泉，奔向正東。召來衆仙來挑選啊，把他們安置到瑶光星上。讓五帝在前面引路啊，遣返太一星而讓仙人陵陽居後。左有玄冥之神，右有含靁之仙啊，前有陸離神，後有潏湟神。役使着征伯僑和羨門高啊，令岐伯掌管醫方。命祝融警戒清道啊，清除了惡氣而後前行。聚集起我那萬乘車馬啊，用五彩雲霞織成車蓋，竪起來華麗的旌旗。派句芒去率領隨行啊，我想要到南方去游玩。

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崫礨嵬磈。遍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宫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載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過崇山時見到了唐堯啊，路經九疑山時訪問了虞舜。一片紛亂而重重交錯啊，車馬衆多相雜，正在馳騁。騷擾相撞，多麽混亂啊，大雨滂沱，雨水淋漓，難以前行。聚攏簇擁到了一起啊，忽而又各處分散開來。徑直進入到幽深險峻的靁室啊，通往突兀不平的鬼谷。遍覽遥遠的八紘之地，盡觀四面蠻荒之野啊，渡過九江，越過五河。往來於炎火之山，泛舟在弱水之上啊，駕船渡過河中小洲，涉過流沙河。忽面在總極山休息，在水中嬉戲浮沉啊，讓靈媧彈瑟，命馮夷起舞。那時好像要變得昏暗不明啊，便召來雷神屏翳誅殺風伯，斬掉雨師。西望崑崙山，恍惚不明啊，徑直馳向那三危山。推開閶闔天門，進入帝宫啊，載上如玉的仙女，帶她一起回來。登上閬風山而遥集啊，如鳥兒高飛，又一起停下來。在陰山徘徊，迴轉飛翔啊，我今天纔親眼目睹西王母白髮如霜。她佩戴着玉勝，住在洞穴之中啊，又幸而有隻三足烏供她驅使。如果真能像她那様長生不死啊，那麽即使是身經萬世也不值得欣喜。

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虚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掉轉車駕往回走啊，在不周山道路阻絶，在幽都山會食。呼吸那夜間的水氣啊，餐飲朝霞，咀嚼那芝英啊，享用瓊華。仰頭看去而漸漸高聳啊，波濤翻涌，向上疾飛。穿過閃電和那極高之處啊，經過雲神豐隆，大雨滂沱而下。駕着游車和導車，直往下降啊，縱横奔馳，抛下雲霧而遠去。迫於世間的狹隘啊，舒開繮繩從北崖出游。把屯騎丢到北極的玄闕之山啊，先驅車騎又在寒門散失了。下面深遠而無地啊，上面寥廓而無天。兩眼昏花看不見啊，耳朵模糊聽不到。乘着虚無，飛上很遠的地方啊，超越虚無而獨自存在。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説，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

司馬相如上奏《大人之頌》之後，天子大爲喜悦，飄飄然有凌雲之氣概，像是在天地間遨游的感覺。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後悉取其

司馬相如已因病免職，住在茂陵家中。天子説："司馬相如病得厲害，可以派人去把他的文

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

章全都取來；如果不這樣，恐怕日後就散失掉了。”派遣所忠前往，而司馬相如已然死去，家中没有書。就問他的妻子，他妻子回答説：“長卿本來就不曾有過書。他時常著書，隨即又被人取走，家裏便空空如也。長卿没死的時候，寫了一卷書，説是有使者前來尋書之時，就把它上奏朝廷。没有别的什麽書了。”他遺留下來的書札上講的是封禪之事，獻給了所忠。所忠便把他的書札上奏天子，天子認爲很奇異。那書札中寫道：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遠古之初，天生民衆，經歷列代君主，到了秦朝。沿着近世先王的足迹，聆聽遠古的遺響。盛多而紛亂，其中堙没無聞的，不可勝數啊。接續着舜之《韶》樂和禹之《夏》樂，崇尚先王的尊號美謚，大略值得稱道的有七十二位君王。没有哪個順從善良而不昌盛，又有誰逆行失德而能存在呢？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垓，下溯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狹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没，暗昧昭

軒轅黄帝之前，是多麽遥遠啊，那時的詳情已經不可能聽到了。五帝、三王及《六經》所載，據流傳下來的典籍，可見其遺風。《書經》上説“君王英明啊，大臣賢良啊”。據此而言，君王没有哪個比唐堯更隆盛的了，大臣也没有哪個比后稷更爲賢良的了。后稷在唐堯的時候創立功業，公劉是在西戎發迹得志，文王改革制度，到了周代則至爲昌盛，治國大道於是建成，這之後纔漸漸轉爲衰微，千年之後，它的聲勢絶響，這難道不是善始善終嗎？然而這并無别的緣故，不過是謹慎地遵循前世的原則，用心垂教於後代而已。故而它的規範很是平易，容易遵循；恩德深廣，容易富足；法制顯明，容易取法；傳位理順，容易繼承。因此功業在周成王之時隆盛，而功德以文王、武王爲最高。度量其始，至其所終，并没有什麽特别突出的、卓絶的功業可以和現今相比較的。然而他們還是登上梁父山和泰山，建立顯貴的尊號，施加崇高的威名。大漢的恩德，如源泉一般奔涌，廣爲散布，澤被四方屬國，如雲霧一般播撒，上至九重高天，下

晳，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䆃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

流八方曠野。所有的生物，全都浸潤着它的恩澤，和氣橫流於各地，武威飄逝至遠方，近狹之處澤其根本，遠闊之地潤其末梢，罪魁禍首盡數湮没，愚昧之人沐浴光明，昆蟲、動物歡樂喜悦，回過頭來，面朝中原。這樣之後畜養起騶虞之類的珍禽，攔截麋鹿那樣的神怪野獸，從庖厨那裏選擇嘉禾之米，拿來雙角神獸當作祭祀用的犧牲，在岐山獲得周代放養的寶龜，在沼澤招來黄帝騎乘的翠黄色的神龍。鬼神接通靈圉衆神，他們在寬大的館舍之中居住。奇物怪異，變化萬端，灑脱無拘，窮極生變。可欽可敬啊，符兆祥瑞全都來到這裏，仍然認爲德薄，不敢提及封禪之事。周代之時，跳躍的魚兒落至船上，武王烘烤了它用以祭天，這若算做是符兆也太微小了，而因此便要登上那高高的泰山，不也有些慚愧嗎！漢朝謙讓着不去封禪，而周朝却前往封禪了，這之間有多麽大的差異啊！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暗，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并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説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

於是大司馬進言道："陛下仁愛，撫育衆民，出於道義，征討不順服之人，中原各國樂於進貢，各地蠻夷執禮朝見，德政和以往相同，功德無雙，盛大的功業和順融洽，符兆祥瑞變化萬端，全都應期相繼而至，不衹是初創而見。想來大概是泰山、梁父山的壇場在祈望陛下臨幸，想要加上尊號與前代一比榮耀，上天降恩積福，將要以祭獻而告成功，陛下您謙恭遜讓，不肯前往啊。絶了三神的歡心，使王道的禮儀闕失，群臣心中慚愧。有人説況且天道暗昧，珍奇的符兆，本就不可以辭讓；假若辭讓了它，就會使泰山將無立表記之時，梁父山也將没有祭祀的希望了。而且先王們如果都是與時代同時榮耀，又全都在時代過後便告滅絶，那麽令述説之人還有什麽能够向後代稱頌的呢，又怎麽能説起古時那七十二位君王呢？德行修明則賜予符瑞，尊奉符瑞來行事、封禪，不能算是苟進越禮。因此聖明的君王不廢封禪之事，而尊奉禮儀祭祀地神，誠告天神，在中

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

嶽刻石記功，以顯明至尊之位，舒展隆盛的德行，顯示榮耀的名號，承受豐厚的福運，用來澤及百姓。這樣的事有多麽偉大啊！天下的壯觀景象，帝王的恢宏功業，是不能够貶損的啊。希望陛下成全此事。然後便匯集起士大夫及先生們的道術，使他們能受到日月餘光的照耀，以加官進爵，發展事業，因而正天時、列人事以及封禪的意義，校正那文辭，成爲《春秋》那樣的一經，將沿襲舊有的六經而成爲七經，傳誦它，以至無窮，使萬代得以激發那些耿介之士，激揚隱微之波，發出英華之聲，騰馳茂盛的果實。前代聖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永保美名，而時常爲人稱頌，都是由於封禪的緣故，應該令掌故之官把其中的禮儀全部上奏給您御覽。”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

這時天子感動得變了神色，説道：“對啊，我試一下吧！”便改變了想法，總結公卿大臣們的議論，詢問有關封禪的事情，歌咏大澤的廣博，言及符瑞的廣大富饒。於是便作了頌説：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自我蒼天覆地，浮雲流動。天降甘露、時雨，那大澤便可以去游玩。汁液滋潤滲出，何物不能生長；嘉禾六穗，我收穫來爲何又不蓄積呢。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不衹雨水普降，又有甘露潤澤；不衹沾濕一處，而又廣爲散布。萬物和樂，懷念仰慕。名山將受封禪，祈盼君王到來。君王啊君王，爲何不來封禪呢！

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踪，天瑞之徵。兹亦於舜，虞氏以興。

斑斕的神獸，在我們君王的苑囿中嬉戲；它黑紋襯在白底上，外表多麽好看；姿容端莊和美，有如君子之態。昔聞它的名聲，如今見它前來。來路渺無踪影，應是天瑞靈驗。這神獸也曾在舜的時候出現過，虞氏因而便興盛起來。

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白麟嬉游，游到那靈畤。正是孟冬十月之時，君王到郊外祭祀。那白麟跑到我們君王的乘輿跟前，是天帝用以賜福於人的。這種事在三代之前，大概還不曾有過。

宛宛黄龍，興德而升；采色

黄龍一伸一屈，適逢至德之時上升；色

炫耀，熿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彩光艷奪目，光明輝煌。顯見是爲了帝王，使黎民百姓都能覺悟。據經傳上記載，説是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托寓，諭以封巒。

天命明示符瑞，不必諄諄教誨。依照事類寄托，用以告知封禪的君王。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披閲六經可見，天道、人道已然交接，上天和下民相互表達和諧。聖明君王的德政，兢兢業業，小心謹慎。因此説"要在興盛之時想到衰敗，要居安思危"。所以湯和武王至爲尊嚴，也不忘敬奉地神；舜觀察大典的星象，要檢查、反省有無闕失：説的就是這事。

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

司馬相如去世五年後，天子纔去祭祀后土之神。八年時便先去敬奉了中嶽山神，封泰山，到梁父禪肅然山。

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相如其他的著作，比如《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等篇没有收録，而是采録了他在公卿當中尤爲著名的著作。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虚辭濫説，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春秋》的推究及見解至爲隱微，《易經》原本隱微表現出來却淺顯，《大雅》談論王公大人而德至黎民百姓，《小雅》責難自己的過失，其流言傳至上面。所説的言辭雖然外表不同，而它們在符合道德這點上還是一致的。司馬相如雖然多有虚妄的言辭和失實之説，然而他的要領是要歸於倡導節儉，這和《詩經》的諷諫有何不同呢。揚雄認爲那是奢靡浮華的辭賦，衹起到勸百諷一之功，如同是在放縱淫靡的鄭、衛之聲，到曲終之時方纔演奏雅樂，這不是太虧損作者本意了嗎？我采録他言語之中適於討論的，寫在文章之中。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劉長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内宫，爲築外宫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内。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强争。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

淮南厲王劉長，是高祖的小兒子，他的母親是原趙王張敖的美人。高祖八年時，劉邦由東垣縣經過趙國，趙王把他的美人獻給了高祖。厲王的母親得以受到高祖寵幸，有了身孕。趙王張敖不敢接納她入宫，就爲她在宫外修築宫室給她住。等到貫高等人在柏人縣謀反的事被發覺，漢朝一并把趙王抓來治罪，盡數拘捕了他的母親、兄弟以及妃嬪美人，囚禁到河内郡。厲王的母親也被囚禁，她告訴獄官説："我得到皇上寵幸，有了身孕。"獄官把這事報告給皇上，皇上正對趙王惱怒，就没理會厲王的母親。厲王母親的弟弟趙兼通過辟陽侯告知吕后，吕后生性嫉妒，不肯去講情，辟陽侯也不去强爲力争。等到厲王的母親生下了厲王，心中惱恨，就自殺了。官吏把厲王上承給皇上，皇上後悔了，就讓吕后做了他的母親，而把厲王的生母葬在了真定。真定是厲王母親的家所在之地，是祖輩世代居住的縣。

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

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叛，高祖就立兒子劉長爲淮南王，統治黥布原來的地區，總共四個郡。皇上親自率領軍隊攻滅了黥布，厲王於是就即了王位。厲王很早就失去了母親，常常依附於吕后，孝惠帝和吕后時期，因依附於吕后的緣故，没有生出禍害，而他時常心中怨恨辟陽侯，但没敢報復。到了孝文帝剛剛即位時，淮南王自以爲和皇上最爲親近，驕横不服，屢屢不遵法令。皇上因爲至親的緣故，時常寬恕、赦免

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

他。文帝三年，他進京朝見，態度甚爲驕横。他跟從皇上進苑囿打獵，和皇上同乘一輛車，時常稱呼皇上爲“大哥”。厲王很有才能和勇力，力能扛鼎，於是就前去拜見辟陽侯。辟陽侯出來見他，他當即甩出袖中的鐵槌去槌擊辟陽侯，而命令隨從魏敬割下他的頭。厲王於是就快馬跑到宫門下，裸露身體謝罪說：“我母親不應當被牽連到趙王謀反的事上，那時候辟陽侯有能力取得呂后的許可，却不去力争，這是第一條罪責。趙王如意母子没有罪，呂后殺害他們，辟陽侯不去力争，是第二條罪責。呂后讓呂氏諸人稱王，想要危害劉氏，辟陽侯也不力争，這是第三條罪責。我爲天下人誅殺了賊臣辟陽侯，報了母親的大仇，謹伏身於宫門下請求治罪。”孝文帝憐憫他的心志，又因爲是皇親的緣故，没有治罪，赦免了厲王。正當此時，薄太后以及太子和各位大臣全都畏懼厲王，厲王因此回國後日益驕縱恣肆，不采用漢朝法令，出入時清道戒嚴，稱做警蹕，將政令稱爲制，自己制定法令，比擬於漢天子。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

文帝六年，他讓男子但等七十人去和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密謀，以四十輛馬車在谷口反叛，派人去出使閩越和匈奴。事情被發覺，漢朝追究這事，就派使臣召見淮南王。淮南王到了長安。

“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黄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禄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

“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賀、備盜賊中尉臣福冒死進言：淮南王劉長廢棄先帝法令，不聽從天子詔令，居處没有法度，建造黄蓋車乘，出入比擬於漢天子，擅自制定法令，不采用漢朝法規。至於他所設置的官吏，讓他的郎中春擔任丞相，聚集、收攏漢朝諸侯國的人以及有罪逃亡的人，隱藏起來，安排住所，替他們治理家室，賜給他們財物、爵位、俸禄和田宅，爵位有的達到了關内侯，尊奉爲兩千石的大官，這都是些不該得官位的人，淮南王是想讓他們去辦事。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和棘蒲侯的太子柴奇密謀反叛，想要危害王室宗廟和國家社稷。他們派開章暗地裏告知劉長，和他謀劃讓閩越以及匈奴發動他們的軍隊。開章到淮南去見劉長，劉長多次和他對坐

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弃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弃市，臣請論如法。”

交談、吃喝，給他置辦家室、娶妻子，拿二千石的官俸尊奉他。開章派人去告知但，已經和淮南王説過那事。春派使者通報但等人。官吏發覺，知曉了這事，派長安縣尉奇等人前往捉拿開章。劉長藏匿着不交出來，和原中尉蕑忌密謀，殺掉開章以滅口。他們置辦棺槨衣被，把他安葬在肥陵邑，欺瞞官吏説‘不知道人在哪裏’。又佯裝堆聚土堆，在那上面竪立標志，説是‘開章已死，埋在下面’。還有劉長親手殺害了無罪者一人；命令官吏判罪處死無罪者六人；替犯有死罪的亡命之徒做假，捕來并非逃亡的人來抵除他們的罪責；擅自判人有罪，加罪於人又不向朝廷告發，拘押并治以城旦舂以上刑罪的有十四人；赦免有罪之人，其中犯有死罪的十八人，城旦舂以下責罰的有五十八人；賜封給人爵位，關内侯以下的有九十四人。前些日子劉長生病，陛下爲他憂勞苦悶，派使者賞賜書信和棗脯。劉長不願接受賞賜，不肯接見、拜會使者。廬江界内居住的南海民衆造反，淮南的官兵攻打他們。陛下認爲淮南百姓貧苦，就派使者賞賜劉長五千匹帛，用以分賞官兵中的勞苦之人。劉長不願接受賞賜，就欺騙説‘没有勞苦的人’。南海平民王織上書要奉獻璧玉給皇帝，蕑忌擅自燒毁了他的文書，不把這事上報朝廷。官吏請求把蕑忌召來懲治，劉長不讓他去，欺騙説‘蕑忌病了’。春又請求劉長，希望進見，劉長大怒道‘你想要離開我，自己去歸附漢朝’。劉長的罪當判處斬首示衆，我們請求依法論處。”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

皇帝下詔令説：“朕不忍心法辦淮南王，請你們去和列侯、二千石級官吏們商議。”

“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

“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冒死進言：我們謹和列侯以及二千石級官員臣嬰等四十三人商議，他們都説‘劉長不遵守法令制度，不聽從天子詔令，竟然暗中集聚黨徒以及謀反之人，優厚地豢養亡命之徒，想要有所舉動’。我們商議要依法論處。”

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

皇上下命令説：“朕不忍心法辦淮南王，希望還是赦免劉長死罪，廢去王位，不再做王了。”

“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

“臣倉等人冒死進言：劉長犯有大罪，當

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

死，陛下不忍心法辦，施恩赦免他，廢掉他的王位。我們請求把他安置到蜀郡嚴道的邛郵居住，遣送有孩子的姬妾隨去同住，縣裏爲他修築房舍，官家供應給糧食、柴、菜、鹽、豆豉以及炊食器具和卧席、蓐草。我們冒死請求，請予以告知天下人。”

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

皇帝下命令說：“朝廷供給劉長肉食每天五斤，酒兩斗。讓他原先的美人、才人中受過寵幸的十人隨同去居住。其他的均准奏。”

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户。

朝廷盡數誅殺了所有參與密謀的人。這之後便遣送淮南王，用輜車載運，下令各縣依次傳遞。這個時候，袁盎勸諫皇上說：“皇上素來驕縱淮南王，没給他設置嚴於輔政的太傅、丞相，因此纔到了這個地步。況且淮南王爲人剛烈，如今突遭摧折，我擔心會猝然遭逢霧露風寒而病死，陛下將會有殺害兄弟的名聲，怎麽辦！”皇上說：“我正是爲這件事苦惱呢，如今就讓他回來。”各縣傳送淮南王的人全都不敢打開車乘的封門。淮南王就對侍從們說：“誰說你老子勇猛？我還怎麽能勇猛！我因爲驕横的緣故，聽不到我的過失，以至於此。人生一世，怎麽能如此地悒悒愁悶呢！”於是就絶食而死。到了雍縣，雍縣縣令打開封門，把淮南王的死訊上報朝廷。皇上大哭，甚爲悲痛，對袁盎說：“我没有聽從您的話，終於使淮南王死了。”袁盎說：“已經無可奈何了，希望陛下自己寬慰一下。”皇上問：“這事怎麽辦呢？”袁盎答道：“衹有斬了丞相、御史來向天下人謝罪纔可以。”皇上就下令丞相、御史逮捕拷問各縣傳送淮南王而不打開封門、不送食物的人，全都斬首示衆。於是以列侯的禮儀將淮南王葬於雍地，讓三十户人家看守墳墓。

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成侯。

孝文帝八年，皇上憐惜淮南王，淮南王有四個兒子，全都七八歲，於是就封他的兒子劉安爲阜陵侯，兒子劉勃爲安陽侯，兒子劉賜爲陽周侯，兒子劉良爲東成侯。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嘆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

孝文帝十二年，民間有人編歌謡唱淮南厲王道：“一尺布，還可縫；一斗粟，還能舂。兄弟兩人不能相容。”皇上聞聽，就長嘆道：“堯舜放逐兄弟骨肉，周公誅殺管叔、蔡叔，天下稱他

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

們是聖人。什麽原因呢？是因爲他們不以私利損害公利。天下人難道認爲我是貪圖淮南王的土地嗎？”於是就遷調城陽王去統治淮南王原來的地區，追尊淮南王，加謚號爲厲王，設置陵園仍依照諸侯禮儀。

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

孝文帝十六年，遷調淮南王劉喜仍做原先的城陽王。皇上憐惜淮南厲王廢棄法令，圖謀不軌，自己落得失掉封國，過早死去，就立他的三個兒子：阜陵侯劉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劉勃爲衡山王，陽周侯劉賜爲廬江王，全都又獲得了厲王時的封地，三人分治。東城侯劉良在這之前去世，没有後代。

孝景三年，吴楚七國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吴，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吴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孝景帝三年，吴楚七國反叛，吴國使者到淮南，淮南王想要發兵響應他們。他的國相説道：“大王您若是一定要發兵響應吴國，我願意做將領。”淮南王就把軍隊交給了相。淮南相領了兵，就修城固守，不聽從淮南王的命令而向着漢朝；漢朝也派出曲城侯領兵救援淮南國：淮南國因此纔得以保全。吴國使者到廬江國，廬江王没有答應，却派使者與越地相往來。吴國使者到了衡山國，衡山王堅决固守，并無二心。孝景帝四年，吴國、楚國已被擊破，衡山王朝見，皇上認爲他堅貞忠信，於是就慰勞他説：“南方地勢低，又潮濕。”就遷調衡山王去做濟北王，用以褒獎他。等到他去世，就賜他的謚號爲貞王。廬江王邊境與南越國交界，多次派使者相互交往，因此調任他做了衡山王，統治江北。淮南王依然如故。

淮南王劉安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宫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

淮南王劉安爲人喜好讀書彈琴，不喜好射獵馳騁、玩弄狗馬，也想要通過暗中施行恩德來撫慰百姓，使聲名流傳天下。他時常對厲王之死存有怨恨，常想反叛作亂，衹是没有個因由。到了建元二年，淮南王進京朝見。他平素與武安侯交好，武安侯當時擔任太尉，於是就到霸上去迎接淮南王，對淮南王説道：“如今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您是高皇帝的親孫，廣行仁義之事，天下没有不知曉的。假若皇上一旦駕崩，不是大王您即位又該是誰呢！”淮南王大喜，就厚厚地賞賜給

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説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

武安侯金銀財物。他暗地裏結交賓客，撫慰百姓，行叛逆之事。建元六年，彗星出現，淮南王心中奇怪。有人勸説他道："先前吳國軍隊發動之時，彗星出現長達數尺，尚且要流血千里。如今彗星長長地横貫天空，天下該有大的戰事興起。"淮南王心中認爲皇上没有太子，天下若有變故，諸侯將并起争奪，就越發加緊修治器械和進攻作戰的工具，積攢金銀錢財收買郡國以及諸侯國中的游俠奇才。那些謀劃方略的善辯之士，胡亂編造妖言，阿諛諂媚淮南王，淮南王歡喜，就多多賞賜金銀錢財，謀反之舉愈加厲害。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内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淮南王有個女兒叫劉陵，人很聰慧，善辯，有口才。淮南王喜愛劉陵，經常給她很多的金錢，讓她在長安做偵探，網羅、結交皇上的左右近臣。元朔三年，皇上恩賜淮南王几案、手杖，可以不來朝見。淮南王的王后名叫荼，淮南王很寵幸她。王后生下太子劉遷，劉遷娶了王皇太后的外孫修成君的女兒爲妃子。淮南王策劃準備謀反的用具，害怕太子妃得知，會在朝廷内把事情泄露出去，於是就和太子密謀，讓他假裝不喜歡她，三個月不和妃子同席睡覺。淮南王便佯裝對太子發怒，把太子關閉起來，讓他和妃子同居三個月，太子却始終不接近妃子。妃子要求離開，淮南王於是就上書道歉，送她回去了。王后荼、太子劉遷以及女兒劉陵受到淮南王的寵愛，獨攬國中大權，侵占掠奪百姓田宅，任意給人加上罪名拘捕起來。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靁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

元朔五年，太子學習用劍，自以爲没人能比得上，聽説郎中靁被劍術精巧，就召來和他比試耍劍。靁被一再推辭退讓，失手擊中了太子。太子發了怒，靁被很驚恐。這時有想要從軍之人便到京師去，靁被當即願意從軍去奮力攻打匈奴。太子劉遷屢屢向淮南王説靁被的壞話，淮南王就派郎中令罷免了他，想要藉此警告後人。靁被於是便逃到了長安，上書朝廷表白自己。皇帝詔令將這件事下交廷尉和河南郡。河南郡查處，追捕淮南太子，淮南王和王后計議着不想遣送太子，於是便發兵反叛，計劃猶豫不決，十多天也没有定下來。正逢有詔書來，要就地訊問太子。正當

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

此時，淮南相惱怒壽春縣丞留住太子不予逮捕、遣送，就彈劾他犯了不敬之罪。淮南王爲此事向淮南相求情，而相却不聽從。淮南王就讓人上書控告淮南相，案件下交廷尉處治。種種行迹牽連到了淮南王，淮南王便派人偵候漢朝的公卿大臣，而公卿大臣們都請求逮捕、懲治淮南王。淮南王惟恐事發，太子劉遷就出主意説："漢朝使者假使逮捕大王，大王就讓人穿上衛士的衣服，手拿着戟站在庭堂當中，大王身旁若有不對的情形，就把他刺死，我也派人去刺殺淮南中尉，然後便可起兵，時猶未晚。"而此時皇上没有應允公卿大臣們的請求，而是派遣漢朝中尉殷宏前往就地訊問、查驗淮南王。淮南王聽説漢朝使者前來，就按照太子的計謀準備好。漢朝中尉到了，淮南王端詳他面容和悦，不過是訊問了一下淮南王有關罷斥雷被之事而已，淮南王内心揣度并無何等罪責，便没有發作。中尉還朝，向朝廷彙報此事。負責處治此事的公卿大臣説道："淮南王劉安阻攔願意奮擊匈奴的雷被等人，廢棄、擱置朝廷的明文詔令，應判處斬首示衆。"皇帝下詔不准許。公卿們請求廢黜他的王位，詔令没有准許。公卿們又請求削奪他五個縣的封地，皇帝詔令削奪其兩個縣的封地。又派遣中尉殷宏前去赦免淮南王的罪責，而罰以削减封地。中尉進入淮南地界，宣布赦免淮南王。淮南王起初聽説漢朝公卿請求誅殺他，不知道受到削地的處罰，聞聽漢朝使者前來，惟恐他是來逮捕自己，於是便和太子密謀刺死他，依照前番計策行事。等到中尉到了，當即向淮南王道賀，淮南王因此没有發作。事後又自己傷感道："我行仁義之事反而被削地，心中真是很耻辱。"然而淮南王被削减封地之後，他密謀反叛更加厲害了。各路使者從長安而來，胡亂編造妖言，説皇上没有兒子，漢朝很不安定，他聽了便高興；而若説是漢朝大治，皇上生了兒子，淮南王便大怒，認爲這是胡説，不是真的。

王日夜與伍被、左吴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

淮南王日以繼夜地與伍被、左吴等人查看地圖，部署軍隊從何地攻入。淮南王説："皇上没有太子，假若皇上駕崩，朝廷群臣必然要徵召膠

不即常山王，諸侯并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

王坐東宫，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聽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吴王之聽。昔秦絶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宫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説，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

東王，要不就是常山王，諸侯一起相爭，我怎麽可以不做準備呢！況且我本高祖之孫，躬行仁義之事，陛下待我很厚，我能够忍受；而一旦陛下萬世之後，我難道能面北稱臣去侍奉那些小子嗎！”

淮南王坐於東宫，召見伍被前來謀劃，説道：“將軍上殿。”伍被不高興地説道：“皇上寬恕、赦免了大王，大王怎麽還説這種亡國的話呢！我聽説過伍子胥勸諫吴王，吴王没有采用，就説道‘我如今見到麋鹿在姑蘇之臺上游玩呢’。如今我也見到宫殿之中遍生荆棘，露水沾衣了。”淮南王大怒，拘捕了伍被的父母，把他們囚禁了三個月。然後又召見伍被問道：“將軍應允寡人了嗎？”伍被答道：“并非如此，我衹不過是想要替大王籌劃一番而已。我聽説聽力好的人能從無聲之處聽到聲響，眼力好的人能從無形之中見到徵候，故而聖人纔能萬次舉事，萬次成功。當初文王一舉而功業千世傳揚，其國位列三代，這就是所謂順應天意而行動，因而海内之人都不約而同要來追隨。這是千年可見之事。百年前的秦朝，近代的吴國、楚國，也都足以説明國家存亡之理。我不敢躲避伍子胥那樣被誅殺的下場，衹願大王不要像吴王那樣不聽忠言。當初秦朝斷絶聖人之道，殺害方術之士，燒毁《詩》、《書》，廢棄禮義，崇尚欺詐和暴力，任用刑罰，轉運海邊的穀粟，送到西河之地。而當這個時候，男子們忙於耕作却連糟糠都不够吃，女子們紡麻織布却連形體都遮掩不住。秦朝派遣蒙恬修築長城，東西綿延數千里地，駐守在外的軍隊常常有幾十萬，死亡之人不可勝數，僵尸倒伏千里，血流千頃萬畝之地，百姓氣力耗盡，想要造反作亂的人十家中就有五家。秦始皇又派遣徐福入海乞求神仙奇物，他回來後編造謊話説：‘我看見了海中的大神，他問我：“你是西方皇帝的使臣嗎？”我就答道：“正是。”又問：“你要尋求何物？”我答道：“想要請您賜我延年益壽之藥。”大神説：“你們秦王的禮物太薄，所以此藥衹能讓你看但不能拿走。”當即就讓我跟他往東南去，到了蓬萊山，見到了用靈芝造成的宫殿，有個使者面色

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内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絶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絶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賜絶命之書，爲群臣先，死於東宫也。"於是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横流，即起，歷階而去。

如銅，形狀似龍，光彩上照天空。這樣我就拜了兩次問道："該用什麽樣的禮物來敬獻呢？"海神説："拿良家的童男、童女以及百工的製品，就可以得到它了。"'秦始皇大爲高興，就遣送童男、童女三千人，供給五穀種子及各種工匠前往。徐福找到了平野大澤，就待在那裏稱王不再回來了。在這般情形之下，百姓們悲痛相思，想要造反作亂的人十家就有六家。秦始皇又派尉佗越過五嶺去攻打百越。尉佗深知中原疲敝已極，就待在那裏稱王而不再回來了，派人上書朝廷，要求得到没有夫家的女子三萬人，來爲士兵們補衣裳。秦始皇應允給他一萬五千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百姓們離心瓦解，衆叛親離，想要造反作亂的人十家中就有七家。有賓客對高皇帝説：'時機可以了。'高皇帝則説：'先等一等，聖人當興起於東南方。'不到一年，陳勝、吳廣就發難了。高皇帝在豐邑、沛縣起兵，一倡導而天下不約而同來響應的人不可勝數。這就是所謂等候空隙時機，趁着秦朝將亡之時而舉事。百姓們盼望這事，有如大旱之時盼望下雨，因而高皇帝得以從行伍戰陣之中興起而成爲天子，功德超過三王，恩澤流傳無窮。如今大王衹見到高皇帝獲得天下很容易，怎麽單單不看看近代的吳國、楚國呢？那吳王被恩賜名號爲劉氏祭酒，又可不必前來入朝拜見天子，統治着四郡的民衆，地方好幾千里，國内可以銷熔銅礦來鑄造錢幣，在東面又可煮海水來製鹽，上溯江陵可以伐木造船，一隻船所載相當於中原的數十輛車，國家富足，百姓衆多。用珠玉金帛來賄賂諸侯、宗室以及朝中大臣，惟獨没有給皇親竇氏。當他商定計謀之後，就舉兵西向。在大梁被擊破，在狐父兵敗，吳王向東面奔逃，跑到了丹徒，被越人所擒獲，自己身死，又斷了後嗣，爲天下人所耻笑。憑吳越那樣衆多的軍隊却未能取得成功，這是什麽原因呢？實在是由於背逆天道又不懂得時機呀。如今大王的軍隊比不上吳楚的十分之一，而天下安寧，比秦朝之時勝過萬倍，希望大王還是聽從爲臣的計謀。大王若是不聽臣的計謀，如今預見到大王起事必然不能成功，因而先把話表露出來。

我聽説過微子經過故國之時滿心悲痛，這樣他就作了首《麥秀之歌》，這是哀痛紂王没有采用王子比干的計策。因此《孟子》説‘紂王貴爲天子，死時竟還不如匹夫百姓’。這是由於紂王先就自絶於天下人很久了，并非到他死的那天，天下人纔抛棄了他。如今我也暗自悲傷大王要抛棄掉千乘之君的王位，而必將作絶命書，在群臣之前，就死在東宫之中了。”説完之後，伍被怨憤之氣鬱結於胸，神情不振，熱淚盈眶，涕泗横流，當即便起身，踏階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説，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别，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

淮南王有個庶子名叫劉不害，年齡最大，淮南王不喜歡他，大王、王后以及太子全都不把他當兒子或長兄看待。劉不害有個兒子叫劉建，才高負氣，時常怨恨太子不把他父親算入兄弟當中；又埋怨當時諸侯都能分封子弟爲侯，而淮南王又祇有兩個兒子，一個做了太子，而劉建的父親却單單不能封侯。劉建暗地裏與人勾結，想要把太子告倒，好使他的父親取而代之。太子得知此事，屢次拘捕劉建并鞭笞拷打他。劉建完全知曉太子想要謀殺漢朝中尉之事，就派和他友善的壽春人莊芷於元朔六年向天子上書説：“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如今淮南王之孫劉建，才能高超，淮南王的王后荼以及荼的兒子太子劉遷常常妒忌、傷害劉建。劉建的父親劉不害本無罪責，他們却屢屢擅自拘捕，想要殺害他。如今劉建在，可以徵召來查問，就可以完全知曉淮南王的隱密之事了。”奏書上呈朝廷，皇上把這件事下交廷尉，廷尉交付河南郡處治。這時原辟陽侯的孫子審卿與丞相公孫弘相友善，怨恨淮南厲王殺害他的祖父，就向公孫弘極言淮南王的罪行，公孫弘於是便懷疑淮南王心懷叛逆的陰謀，就深入徹底地查處這個案件。河南郡審問劉建，供辭牽連到淮南太子及其黨羽。淮南王很擔心此事，想要發動叛亂，就問伍被道：“漢朝天下是大治還是大亂?”伍被答道：“天下大治。”淮南王心中不悦，就對伍被説：“您憑什麼就説天下大治?”伍被答道：“我暗自觀察朝廷的政事，君臣之間的禮義，父子之間的親情，夫婦之間的區别，長幼之間的次序，全都合乎它的道

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絶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

理，皇上的舉動遵循着古時的規則，風俗和綱紀法度全都未曾有什麽闕失之處。滿載貨物的富商，遍布天下，道路無處不通，因此交易之道暢行。南越臣服，羌人、僰人入朝進貢，東甌降服，拓展長榆要塞，開闢朔方郡，令匈奴羽翼損傷，失去救助而一蹶不振。雖説尚未趕得上古代太平盛世，然而也可算是大治之世了。”淮南王大怒，伍被謝以死罪。淮南王又對伍被説：“崤山以東假使發生戰事，漢朝必定要派大將軍率兵前來控制崤山以東之地，您認爲大將軍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伍被答道：“我所友善的一個人叫黄義，曾經跟隨大將軍攻打匈奴，回來後告訴我説：‘大將軍對士大夫待之以禮，對士兵們有恩德，軍衆們都樂於被他任用。他騎馬上山、下山好像飛一樣，才幹過人。’我認爲大將軍有如此的才能，又屢次率軍，熟悉用兵，不容易抵擋住他。再有，謁者曹梁出使長安歸來，言説大將軍號令分明，拒敵勇敢，時常身先士卒。軍隊駐扎宿營時，若掘井没有掘通，就一定要等士兵們全都喝上水，他纔肯喝。軍隊罷兵回來，要等士兵們都已渡過黄河，他纔肯渡河。皇太后賞賜給他的黄金玉帛，他全都賞給了軍中小吏。就是古代的名將也超不過他。”淮南王聽罷默然無語。

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吴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吴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臣聞吴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吴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吴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晋關、河東、上黨與河内、趙國。人言曰‘絶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

淮南王見劉建已被召去盤問，惟恐國中陰謀要被發覺，就想要發難，伍被又認爲有難處，於是淮南王又一次去問伍被道：“您認爲吴國興兵作亂是對還是錯呢？”伍被答道：“我認爲是錯誤的。吴王至爲富貴，舉事頗爲不當，招致身死於丹徒，身首異處，子孫没留下一人。我聽説吴王爲此後悔已極。希望大王深思熟慮，不要去做吴王所悔之事。”淮南王説：“男子漢不成功則死，衹是一句話而已。况且吴王哪裏知曉反叛之理，那漢軍將領每天通過成皋的足有四十多人。如今我就派樓緩預先截斷成皋關口，派周被攻下潁川，軍隊堵住轘轅、伊闕的通道，派陳定徵發南陽的軍隊把守武關。河南太守就衹剩一個雒陽了，有什麽值得憂慮的。然而這北面還有臨晋關、河東郡、上黨郡以及河内郡和趙國。人們常説‘斷絶成皋關口，天下的道路就會不通’。我

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吴、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吴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内，泛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吴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産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隨而説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們依據着三川之險，徵召崤山以東的大軍，這樣舉事，您認爲如何?”伍被説：“我衹見這樣做的禍患，并未見有什麽福氣。”淮南王説道：“左吴、趙賢、朱驕如全都認爲有福氣，事情十之八九要成功，您單單認爲有禍没福，爲什麽呢?”伍被答道：“大王您寵信的群臣中平素能驅使衆人的，全都在前番就已被牽連進了詔獄，其餘的都没什麽用。”淮南王説：“陳勝、吴廣身無立錐之地，聚集上千人，在大澤中起事，奮臂高呼而天下響應，向西攻到了戲水，兵力已到一百二十萬人。如今我國雖小，然而能當兵的可以有十多萬人，并非衹是些謫戍邊地的軍衆，手拿着些弩機、戟柄，您又憑什麽説有禍無福呢?”伍被説：“從前是秦朝無道，殘害天下。發動萬乘車駕出行，興建阿房宫，徵收百姓大半收入作賦税，連閭左不服役的人也徵發走了，父親不能讓兒子安寧，兄長不能使弟弟安逸，苛政嚴刑，天下人像燒焦一般痛苦不堪，百姓們全都伸長脖子盼望着，傾耳細聽，仰天悲號，捶胸怨恨着皇上，因而陳勝大呼一聲，天下人都來響應。當今陛下君臨天下，海内一統，博愛民衆，廣布德政，施加恩惠。陛下雖然尚未開口，而聲音急如雷霆，詔令雖然尚未發出，而教化奔馳如神，心中有所思慮，威勢便會震動萬里之遥，下面響應上面，有如影子和回聲一般。而大將軍才能不僅僅如章邯、楊熊之輩。大王您拿陳勝、吴廣來比喻説明，我認爲是個過失。”淮南王便問：“若真像您説的那樣，難道就不可以僥幸取勝嗎?”伍被答道：“我有個愚拙之計。”淮南王問：“怎麽樣?”伍被説：“如今諸侯與朝廷并無異心，百姓也没有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闊，水草豐美，遷徙去的人不足以充實那地方。我的愚計就是，可以僞造丞相和御史的請求文書，遷徙郡國之中的豪傑、任俠之士以及有罪服刑以上各類人，都下令赦免他們的罪責，而那些家産在五十萬以上的人，都要一同遷徙他們的家屬到朔方之郡去，再加派披甲的士兵，督促他們會合的日期。又可僞造左司空、右司空、都司空以及上林苑和京中各官府的詔獄文書，逮捕諸侯的太子及寵臣。這樣

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説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就會使民心怨怒，諸侯驚懼，即刻再派辯士隨後加以游説，或許還能僥幸得到十分之一的希望呢?”淮南王説：“這樣可以。即使如此，我認爲也還不至於到如此地步。”這樣，淮南王就命令官府中的奴隸入宫去，製作皇帝璽印和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的印信以及附近諸郡太守和都尉的印信和漢朝使節的法冠，想要依伍被的計策行事。又派人僞裝成罪犯西去，事奉大將軍及丞相；一旦淮南王發兵，就派人立即刺殺大將軍衛青，而勸説丞相及其下屬歸降，有如揭掉蓋頭一般輕而易舉。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强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也。急則走越耳。”

淮南王想要發動國内軍隊，惟恐他的國相和二千石的官員不聽從。淮南王就與伍被密謀，先去殺掉國相以及二千石官員；就僞裝成宫中失火，趁國相及二千石官員救火之機，等他們一到就殺掉。計謀尚未决定下來，又想讓人穿上捕盜士卒的衣服，手持緊急檄文，從東方趕來，大呼道“南越軍隊進了邊界了”，想藉此機會發動軍隊。於是就派人去到廬江、會稽實施捕盜之計，尚未發兵。淮南王問伍被：“我發兵西進，諸侯王一定有響應我的；倘使無人響應，該怎麽辦呢?”伍被説：“可以向南收取衡山國來攻打廬江，占有尋陽的船隻，堅守下雉城，扼守九江江岸，阻絶豫章湖口，持强弩臨長江堅守，以禁止南郡的軍隊沿江而下，再向東收取江都和會稽，向南溝通强勁的南越國，在江淮之間固守堅持，也還是可以拖延一些時日。”淮南王説：“好，此計無可替代。危急之時就可奔向南越國。”

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内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絶，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

在這個時候，廷尉將淮南王之孫劉建的供辭牽連到淮南王太子劉遷之事上奏朝廷。皇上派遣廷尉監趁着拜見淮南中尉之機，逮捕太子。廷尉監到了淮南國，淮南王聞聽，就和太子密謀召見國相及二千石官員，想要殺掉他們，然後發動軍隊。召見國相，國相到來；而内史推説是已經出了門。中尉則回答説：“我正接見皇上派來的使者，不能去見大王。”淮南王心想單單殺掉國相而内史和中尉却未來，没有什麽好處，就送走了國相。淮南王猶豫不决，計謀尚未定下來。太子心想所犯之罪是因爲謀刺漢朝中尉，而參與謀劃

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迹具如此。

之人已經死了，他認爲滅了口，就對淮南王説：“群臣中能够任用的人都已在前番被拘捕，如今没有值得一起舉大事之人。大王認爲不到時機發兵，恐怕不會成功，我願意前去應捕。”淮南王也想苟且偷安，就此罷休，便准許太子。太子當即自刎，却没有死。伍被自動前往官吏那裏，因而自首了他與淮南王謀反之事，謀反的前後綫索、情形全部如此。

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宫，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

官吏們因而逮捕太子、王后，包圍王宫，追捕國内所有參與謀反的淮南王的賓客，搜尋出謀反的物品上奏朝廷。皇上交付給公卿處治，所牽連的參與淮南王謀反的列侯、二千石官員及豪傑有幾千人，全都按其罪責輕重受到懲處。衡山王劉賜是淮南王的弟弟，按罪理當懲處，有關官員請求逮捕衡山王。天子説：“諸侯各自以他的封國作爲根本，不應連坐。淮南王的罪行，你們要與諸侯王、列侯會聚丞相諸臣商議。”趙王劉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商議，都認爲：“淮南王劉安甚爲大逆不道，謀反的罪行明明白白，應判處死罪。”膠西王劉端議論道：“淮南王劉安廢棄法度，行爲奸邪，懷有狡詐作僞之心，擾亂天下，蠱惑百姓，背叛朝廷宗廟，妄作妖言。《春秋》上説‘臣子不要謀逆，謀逆必遭誅殺’。劉安之罪重於謀逆，其反叛的情形已經確定。我所見到的他的文書、符節、印璽、地圖以及其他謀逆無道之事查驗明白，甚爲大逆不道，應當伏法。而論到淮南國中官吏在二百石以上和等同於二百石的，宗室寵臣没有參與其中的不能互相考校的，全都應當免除官職、削奪爵位，罰作士伍之人，不得再任用爲官。其餘并非官吏的，要另行交納贖死金二斤八兩。用以顯明劉安的罪行，使得天下人都明確知曉臣子之道，不敢再有奸邪背叛之心。”丞相公孫弘、廷尉張湯等人把這些議論上奏天子，天子就派遣宗正拿着符節去懲治淮南王。尚未到達，淮南王劉安自刎而亡。王后荼、太子劉遷和各位參與謀反的人都被滅族。天子因爲伍被往常的言詞之中多次引述了漢朝的善政，想不殺掉他。廷尉張湯説：“伍被首先替淮南王籌劃反叛的陰謀，他的罪行不能赦免。”

於是就殺掉了伍被。淮南國被廢除，改爲九江郡。

衡山王劉賜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

衡山王劉賜，王后叫做乘舒，生有三個子女，長子劉爽立爲太子，次子劉孝，次女劉無采。又有個姬妾叫徐來，生下子女四個，美人厥姬生下子女二人。衡山王與淮南王兄弟二人在禮節上互相責怪，兩下隔閡，不大和睦。衡山王聞聽淮南王準備謀反叛逆的器具，便也想結交賓客們，來應付這事，擔心會被淮南王吞并。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强榜服之。衡山内史以爲非是，却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京朝見皇上，他的謁者衛慶有方術，想要上書侍奉天子，衡山王大怒，故意彈劾衛慶犯了死罪，竭力拷打他，使他服罪。衡山國的内史認爲這樣做不對，不受理此案。衡山王就派人上書告發内史，朝中的内史處治此案，認爲衡山王不公。衡山王又屢次侵奪他人田地，毁壞人家的墓冢當作耕地。有關部門請求逮捕法辦衡山王。天子不准許，而給他委任了二百石以上的官吏。衡山王因此怨恨，會同奚慈、張廣昌密謀，尋求能够熟悉兵法和觀測星象氣候之人，這些人日夜縱容衡山王密謀反叛之事。

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毁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弃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毁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决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

王后乘舒死後，立徐來做了王后。厥姬也一同受到寵幸。兩人相互妒忌，厥姬便在太子跟前詆毁王后徐來道："徐來派婢女用蠱道殺死了太子的母親。"太子心中便怨恨起徐來。徐來的哥哥來到衡山國，太子同他飲酒，用刀刺傷了王后的哥哥。王后怨恨惱怒，屢屢向衡山王説太子的壞話。太子的妹妹劉無采，出嫁以後棄家而歸，和奴僕通奸，又和賓客通奸。太子屢次責備無采，無采大怒，不與太子往來。王后聽説此事，就善待無采。無采與二哥劉孝年幼就失去了母親，便依附王后，王后設計寵愛他們，和他們一同來詆毁太子，衡山王因此多次鞭打太子。元朔四年中，有人刺傷了王后的繼母，衡山王疑心是太子派人刺傷的，就鞭打了太子。後來衡山王患病，太子時常藉口有病而不去侍奉。劉孝、王后和劉無采詆毁太子道："太子其實没病，自稱有病，却面有喜色。"衡山王大怒，想要廢黜太子，

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污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强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吴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之，望如是。

改立他的弟弟劉孝。王后得知衡山王決意要廢掉太子，就又想一并廢黜劉孝。王后有個侍女，擅長舞蹈，衡山王很寵幸她，王后就想讓侍女與劉孝淫亂，用以玷污他，期望着能一同廢黜掉兄弟倆而改立她的兒子劉廣取代太子。太子劉爽得知此事，心想王后屢屢詆毁自己無休無止，想要和她淫亂來堵住她的嘴。王后飲酒之時，太子上前祝酒，趁機按住王后的大腿，請求同王后睡覺。王后大怒，把這事告訴給衡山王。衡山王便召太子前來，想要綁起來鞭打他。太子知曉衡山王常想廢黜自己而改立他弟弟劉孝，於是就對衡山王説："劉孝和大王的侍婢通奸，劉無采和家奴通奸，願大王努力加餐保重，請允許我上書朝廷。"隨即就掉轉身離去。衡山王派人去攔阻他，没人能阻止得了，於是他便親自駕車追捕太子。太子亂講壞話，衡山王把太子用鐐銬拘禁在王宫裏面。劉孝一天天地愈加親近衡山王而受寵。衡山王對劉孝的才能很驚奇，就讓他佩帶上王印，號稱將軍，讓他居住在宫外的住宅裏，賜給很多的金錢，招攬賓客。來的賓客都暗暗知曉淮南王和衡山王有謀逆、反叛的打算，就日夜慫恿、勸説他。衡山王於是便讓劉孝的賓客江都人救赫、陳喜製造戰車、弓箭，刻天子的璽印以及將相、軍吏的官印。衡山王日夜尋求像周丘等人一般的壯士，屢屢援引吴、楚反叛時的計謀，用以約束部屬。衡山王并不敢仿效淮南王那樣，謀求登上天子之位，衹是畏懼淮南王起事後吞并他的國家，一心認爲淮南王西進之後，他就可發兵平定并占據江淮之間的地區，期望就是如此。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却，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元朔五年的秋天，衡山王理當朝見天子，在路過淮南國時，淮南王就講了一番兄弟私語，消除了他們從前的嫌隙，約好製造反叛的器具。衡山王便上書托辭有病，皇上賜下詔書，准許他不來朝見。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派人上書朝廷，請求廢掉太子劉爽，改立劉孝爲太子。劉爽聞聽，當即派遣和他友善的白嬴到長安去上書，控告劉孝製造戰車和弓箭，和衡山王的侍女通奸，想要以此來敗壞劉孝。白嬴到了長安，還没來得及上書，

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宫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官吏們就逮捕了他，認爲他與淮南王的謀反之事有牽連。衡山王聽説劉爽派白嬴上書，惟恐説出國中的陰謀，當即就上書反告太子劉爽犯有大逆不道的罪行，應當判處斬首示衆。案子交付沛郡處治。元狩元年冬，有關部門的公卿大臣到沛郡去搜捕參與淮南王謀反的人，没有抓到，而在衡山王的兒子劉孝家中抓到了陳喜。官吏彈劾劉孝帶頭藏匿陳喜。劉孝認爲陳喜以前數次參與衡山王謀反之事，擔心他會告發，又聽説法律規定，先去自首的可免除罪責，又疑心太子派白嬴上書告發謀反的事，就先去自首，告發參與謀反的救赫、陳喜等人。廷尉查處驗明，公卿大臣們請求逮捕衡山王加以懲治。天子説："不要抓。"而派遣中尉司馬安、大行令李息前去訊問衡山王，衡山王把實情全都做了回答。官吏們全都包圍住王宫，把守起來。中尉和大行令還朝，把事情做了彙報，公卿大臣請求派遣宗正和大行令會同沛郡一起來處治衡山王。衡山王聞聽，當即自刎而死。劉孝首先自首謀反的事，免除了罪責；但因爲犯有和衡山王侍女通奸之罪，被斬首示衆。王后徐來也因犯有用蠱術殺死前王后乘舒之罪，以及太子劉爽被衡山王控告犯有不孝之罪，全都斬首示衆。所有參與衡山王謀反的人全被滅了族。衡山國被廢除，改做了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太史公曰：《詩經》上所説的"抗擊戎、狄之人，懲處荆、舒之國"，這話真對呀。淮南王和衡山王是至親骨肉，疆土千里，位居諸侯，却不致力於遵循藩國屬臣的職責，來輔助天子，却一心懷着邪僻的心計，謀反叛逆，父子先後兩次亡國，每一個都没有得以善終，身爲天下人所耻笑。這也并非祇是爲王的過錯，也是由於那裏民俗淺薄，臣子們浸染相從造成的。荆楚之人凶悍勇猛、輕捷强勁，喜好作亂，這是從古代就有過記載的了。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循吏列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太史公曰：法令是用以引導人民的，刑罰是用來禁止奸邪的。法令、刑罰不完備，而善良的百姓仍能够有所戒懼，修身行善，那是因爲爲官者未曾胡作非爲啊。官吏若能奉職依理辦事，也可以使國家大治，又何必要動用威嚴的刑法呢?

孫叔敖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孫叔敖是楚國的一位處士。楚相虞丘把他舉薦給楚莊王來代替自己。孫叔敖擔任楚相三個月，施行教化，引導百姓，舉國上下和睦同心，風俗極好，政令和緩，有禁則止，官吏中没有奸邪之人，盜賊之事也不再發生了。秋冬之時，就動員百姓進山采伐，到了春夏的時候，就趁河水上漲將木材運出，人人各自從業謀生，百姓全都安居樂業。

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莊王認爲楚國使用的錢幣太輕，就下令把小幣更改爲大幣，百姓們感到使用很是不便，就全都放棄了原來的職業。管理市場的市令就對楚相說：“市場混亂了，百姓們都不安心從業，秩序很不安定。”楚相說：“這樣亂了多久了?”市令答道：“已有三個月了。”楚相說：“別說了，我現在就讓它恢復原樣。”過了五天以後，朝會的時候，楚相對楚莊王說：“前些時更改幣制，認爲原先的錢幣太輕。如今市令前來報告說‘市場混亂了，百姓不安心從業，市場秩序不安定’。我請求就下令恢復原來的幣制吧。”莊王准許了，下令三天之後，市場就恢復了原來的狀況。

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

楚國百姓的習俗是喜好乘矮車，楚王認爲矮車不便於駕車的馬匹奔跑，就想下令把馬車加

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高。楚相説：“政令屢次下達，百姓們無所適從，這不行。大王您若是一定要把馬車加高，我請求先下令給鄉里，讓他們加高門坎。乘車的人都是君子士大夫，他們不會頻繁地下車。”楚王同意這樣做。過了半年，百姓們全都自動加高了他們的車子。

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這就是不用嚴令指教，而百姓也能受到感化，離他近的，親眼見到他的所作所爲而效仿他，離他遠的，從四處觀察之後來取法他。因此他屢得相位而并不沾沾自喜，知道那是靠自己的才能獲得的；而屢次罷相也并不懊悔，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罪過。

子産

子産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産爲相。爲相一年，竪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産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子産是鄭國的一位大夫。鄭昭君的時候，任用了他所寵愛的徐摯做相，使得國家混亂，上下不親近，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向國君進言，任用子産爲相。他擔任宰相一年，狂徒小子不敢再輕狂嬉戲，斑白老者不用再手提肩負重物，兒童也不用再犁田耕地。兩年之後，買賣没有人再預先算計價錢。三年之後，可以夜不閉户，路不拾遺。四年之後，耕田的農具都不必再帶回家中。五年之後，士民無須再服役當兵，國喪期間，朝廷不用下達政令也秩序井然。子産治理鄭國二十六年後去世，青壯年們號咷大哭，老人們也像孩子一樣悲啼，都説：“子産離開我們死啦！百姓們又將歸附誰呢？”

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與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公儀休是魯國的博士。憑着很高的名望擔任了魯國的相。他奉公守法，依理行事，没做任何變更，而百官都自覺端正言行。他能使領取俸禄的官吏不得與下面的平民百姓争奪利益，使享受很大福利的人不得再去牟取小利。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有個客人送魚給宰相，宰相不肯接受。客人説：“聽説您喜愛吃魚，送些魚給您，又爲什麽不肯收呢？”宰相答道：“正是因爲我愛吃魚，我纔不肯接受。如今我擔任宰相，能够供得起自己吃魚；如今若是收了你的魚被免了官，誰還會再送魚給我呢？我因此不能接受。”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

他吃自家的菜覺得很好吃，就把園中的葵菜

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都拔出來扔掉。見到自家織的布很好，就匆忙把家中的織婦趕出門去，燒掉那些織布機，說"讓農夫和織女們到哪裏去賣掉他們的貨物呢"？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石奢是楚昭王的宰相。他剛直廉正，不阿諛奉承，不曲從迴避。他巡行各地，遇見道上有個殺人犯，宰相追上一看，竟是他的父親。他放走了父親，回來後自縛請罪。派人對昭王說："殺人的是我父親。若是懲治父親來確立政紀，這是不孝的行爲；如果廢棄法紀，縱容罪犯，則是不忠的行爲；我罪該處死。"昭王說："追捕罪犯没有抓到，不該治罪，您還是去處理政事吧。"石奢說道："不袒護自己的父親，不算是孝子；而不奉行君主的法令，不算是忠臣。大王赦免我的罪，這是主上的恩惠；而我伏法而死，則是做臣子的職責。"於是他不去接受赦令，自刎而死。

李離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李離是晉文公的獄官。因聽信妄言而錯殺了人，他就把自己拘禁起來，判了死罪。文公就說："官職有貴賤之分，刑罰有輕重之别。這都是下屬官吏犯有過失，并不是您的罪過。"李離說："我擔任的官職是長官，没有讓位給下屬；我領取的俸禄很多，也并未分些好處給下屬。如今誤聽妄言錯殺了人，却把罪責推卸給下屬官吏，我從没聽過有這樣的道理。"他堅決推辭不肯接受赦令。文公說："您若是自認爲有罪，莫非寡人也有罪嗎？"李離答道："治獄辦案自有法紀，失察而誤判了刑，就要受到刑罰，失察而誤殺了人就要處死。您認爲我能够聽察微理決斷疑案，所以纔任命我做了獄官。如今我誤聽妄言，錯殺了人，罪該處死。"於是他没有接受赦令，伏劍自殺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太史公曰：孫叔敖一言出口，郢都的市場就得到了復興。子產病死，鄭國的百姓號咷大哭。公儀先生見到家中織出好布就趕走了家中的織婦。石奢放走了父親，自殺而死，楚昭王的威名得以確立。李離誤殺了人就伏劍自殺，晉文公因此整治了國法。

史記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六十

汲鄭列傳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吴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耻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汲黯字長孺，是濮陽人。他的祖先受到過古時衛君的寵幸。到汲黯時共七代，世代都擔任卿大夫。汲黯靠了父親的任官保舉，在孝景帝的時候做了太子洗馬，因爲嚴厲，很爲人所敬畏。孝景帝去世，太子即位，汲黯做了謁者。東越人互相攻打起來，皇上派汲黯前往視察。他没到東越，衹到了吴地就回來了，彙報説："越人自己互相攻打，他們的習俗本就是這樣，不值得屈尊天子使臣前往。"河内發生了火災，火勢蔓延燒毁了一千多家房屋，皇上就派汲黯前往視察。他回來彙報説："是平民家失火，蔓延到了鄰近的房屋，不值得擔憂。我路過河南時，河南的貧民因水旱災害毁傷了一萬多家，有的父子相食，我謹慎地做了靈活處置，持朝廷的符節打開了河南郡的糧倉，把穀米賑濟給了貧民。我請求把符節歸還朝廷，自認犯有假傳聖旨的罪行。"皇上認爲他很賢能，就開釋了他，調任他做了滎陽令。汲黯耻於做縣令，就稱病回了故里。皇上聽説後，就召他來擔任中大夫。因爲他屢次直言勸諫皇上，没辦法長期留在宫内，就又調任做了東海太守。汲黯研習黄老的學説，治理官吏百姓，喜好清静無爲，挑選了一些丞史書吏，委以政事。他治理政務，衹是督察施政大綱而已，并不苛求小的闕失。汲黯身體多病，常躺卧於寢室内不出門。過了一年多，東海得以大治。人們都大爲稱譽他。皇上聽到後，就召他來擔任主爵都尉，位居九卿之列。他治理政務衹是清静無爲而

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弃。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逾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已，推廣大的原則，不拘泥於法令條文。

汲黯爲人性情傲慢，缺少禮數，當面指摘别人，不能容忍别人的過失。對於和自己合得來的人，他就善待人家，而對於和自己合不來的人，却不肯耐心接見，士人們也都因此不去依附他。然而他喜好學習，愛行俠仗義，在家中品性端正、廉潔，喜歡直言進諫，屢次當面冒犯君王，他常羡慕傅柏、袁盎的爲人處世之道。他和灌夫、鄭當時以及宗正劉弃相友善。他也正因爲屢次直言進諫，没能久居高位。

這時期，正值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做丞相，中二千石級的官員前來拜謁他，田蚡不去答禮。可當汲黯謁見田蚡時就未曾行過拜禮，常常衹是揖手作禮。天子正招選文學儒生，皇上剛説道我要怎樣怎樣，汲黯就對答説："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却要在表面廣施仁義，又怎麽能效法唐堯、虞舜的治國之道呢！"皇上默不作聲，發了怒，臉色大變，罷了朝會。公卿大臣都替汲黯害怕。皇上退朝後，對左右的人説："汲黯憨直得也太厲害了！"群臣中有人責備汲黯，汲黯却説："天子設置公卿和輔弼的大臣，難道就是讓他們阿諛奉承，而把主上陷於不義之地嗎？况且我已身居其位，縱使想要愛惜自己的身體，可辱没了國家又當如何呢？"

汲黯體弱多病，病了將滿三個月，皇上曾數次賜他休假，却始終不得痊愈。他最後一次發病時，莊助替他請求休假。皇上就問道："汲黯是怎樣的一個人呀？"莊助答道："讓汲黯任職爲官，没有什麽過人之處。然而至於説到他輔助幼主，却能牢穩堅定地守住基業，别人無法誘他前來，也趕不走他，即使是自稱爲孟賁夏育的人也不能改變他的志向。"皇上説："是這樣的。古來就有輔弼社稷的臣子，至於汲黯這樣的，就近似於他們了。"

大將軍衛青侍奉宫中，皇上蹲在床邊召見他。丞相公孫弘私下裏進見皇上，皇上有的時候就連帽子也不戴。等到汲黯進見時，皇上不戴好帽子都不去接見他。皇上曾經坐在武帳中，汲黯近前面奏政事，皇上没戴帽子，遠遠望見汲黯來

了，就躲入帳中，讓别人代替批准了他的奏報。他被尊敬、禮遇到了如此地步。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張湯剛剛因爲參與改定刑律法令擔任了廷尉，汲黯就屢屢在皇上面前質問、指責張湯，他説："您身爲正卿，對上没能發揚先帝的功業，對下没能抑制住天下人的邪念，或是讓國家安定，百姓富足，或是使得監獄中犯人减少，這兩樣中一樣也没辦到。靠羅織罪名，使人受苦來辦案行事，靠任意斷案來成就功名，爲什麽竟要把高皇帝時的律令拿來亂加改動呢？您因爲這樣做會落得族滅無後的。"汲黯當時和張湯辯論争議，張湯争辯時常常在一些文辭細小處苛求探究，汲黯則伉直峻厲，高談闊論，却没能駁倒張湯，就忿忿地駡道："天下有所謂的刀筆小吏，不能讓他們做公卿，真是這樣。如果真如張湯所言，就將使天下人叠起脚來，站立不動，連眼睛也衹能斜視了。"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湯等數奏决讞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説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爲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

這時，正值漢朝征討匈奴，招撫四方蠻夷。汲黯務求省事，趁着皇上空閑之機，經常進言和匈奴和親，不去興兵征討。皇上正偏向於儒術，尊寵公孫弘。等到政事增多，官吏百姓取巧弄法。皇上分增了一些法律條文，張湯等人屢次把判决的案件上奏給皇上，因而受到了寵信。可是汲黯却常常詆毁儒術，當面責難公孫弘等人衹是心懷欺詐，外顯智巧來阿諛取悦於主上，而刀筆小吏們又專門深究律條、巧言詆毁，污陷罪責，使之難以恢復其真相，以穩操勝券作爲功勞。皇上因而更加尊寵公孫弘和張湯，公孫弘和張湯心中深恨汲黯，就連天子也不喜歡他，想要藉故殺了他。公孫弘擔任丞相，就向皇上進言道："右内史所管轄的地區有很多貴族皇親，難於治理，不是平素朝中的重臣不能擔此重任，請求朝廷調汲黯去做右内史。"汲黯擔任右内史幾年間，公事從没廢弛過。

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説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

大將軍衛青日益尊貴之後，他的姐姐做了皇后，可是汲黯還是和他行平等的禮節。有人就勸説汲黯道："從天子那裏要群臣都對大將軍謙恭自下，如今大將軍備受尊重、日益顯貴，您不應該不行跪拜禮。"汲黯説："讓大將軍有拱手見禮

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

的客人，反而不是更讓人敬重他嗎？”大將軍聞聽，更加覺得汲黯很賢能，屢次向他請教國家朝廷中的疑難問題，比平素更加看重汲黯了。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淮南王謀反時，畏懼汲黯，說：“此人喜好直言進諫，甘願守節，爲正義而死，很難用不法之事蠱惑他。至於勸說丞相公孫弘，就如同掀開蒙布、摇落樹葉而已。”天子已經屢次征伐匈奴，創下了功績，汲黯的話就更不被采用了。

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起初汲黯位居九卿之列的時候，公孫弘、張湯還衹是小官吏。等到公孫弘和張湯逐漸地更加顯貴起來，和汲黯同居高位時，汲黯又責難詆毁公孫弘、張湯等人。過後不久，公孫弘升到丞相，封爲列侯；張湯升到御史大夫；從前汲黯手下的丞相、史全都升遷到和汲黯同等之列，有的被重用還超過了他。汲黯爲人心地狹窄，不能不産生一些怨恨，朝見皇上時，他上前説道：“陛下您任用群臣有如堆柴草一般，後來的反擺在上頭。”皇上默不作聲。過了一會汲黯退下，皇上就説：“做人確實不可以不學無術，看看汲黯説的這些話，他是一天比一天過分了。”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虚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

過了不久，匈奴渾邪王率領部衆前來歸降，漢朝徵發了二萬乘車輛去接運。官家府庫没錢，就向百姓們借用馬匹。百姓中有人把馬藏匿起來，馬匹凑不齊。皇上發怒，想要斬了長安縣令。汲黯説：“長安縣令没有罪，衹有斬了我汲黯，百姓纔肯獻出馬匹。況且匈奴人背叛了他們的主上前來降漢，漢朝衹要慢慢地由各縣依次用傳車運送他們即可，又何至於讓天下人心騷動，讓國之中心陷於疲敝而來侍奉那些匈奴人呢！”皇上默不作聲。等到渾邪王到了，跟匈奴來降者做買賣的商人當中，犯法被處死的有五百多人。汲黯請求私下面見皇上，在高門殿受到了接見，他説：“匈奴人曾經攻打漢朝的當路要塞，斷絶和親之盟，中原發兵去討伐他們，死傷的人不計其數，費資數百萬。我愚笨，以爲陛下獲得了匈奴人，都應把他們當做奴婢賜給從軍戰死者的家屬；把繳獲來的財物，也都分給他們，也好慰藉天下人的勞苦，滿足百姓的心願。如今縱使不能這樣，而渾邪王率領數萬部衆前來歸降，却要掏

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

空了國家府庫大加賞賜，徵發善良百姓侍奉供養他們，如同奉養寵兒一般。無知百姓怎會知道買賣長安城裏的物品，會被舞文弄墨的法吏以妄自買賣貨物出邊關的罪名繩之以法呢？陛下縱使不能拿繳來的匈奴的物資來慰勞天下人，却又用隱約不明的法律條文斬殺無知百姓五百多人，這就是所謂‘庇護樹葉却使樹枝受到損傷’之類的事，我私下認爲陛下不宜采取如此做法。”皇上默不作聲，没有許可，説道：“我有好久没有聽到汲黯的話了，如今他又再次妄發議論了。”過了幾個月後，汲黯犯了小罪，正遇大赦，就被罷了官。這樣汲黯就隱居到田園鄉居去了。

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强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内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過了幾年，恰逢改鑄五銖錢，百姓中有很多人盜鑄錢幣，以楚地最爲嚴重。皇上認爲淮陽郡屬楚國地界，就召汲黯來任命他做了淮陽太守。汲黯伏地辭謝，不肯接受官印，詔令屢次强迫給他，這之後他纔接受了詔命。詔令召汲黯進見，汲黯向皇上哭訴道：“我自以爲將要身死溝壑之中，不能再見到陛下了，没想到陛下能再次收録起用我。我常患賤病，體力難以勝任郡中政事，我甘願做個中郎，出入於宫禁之中，負責替您拾遺補闕，這是我的願望。”皇上説：“您是不是輕視淮陽郡呢？我即刻就召您回來。衹是淮陽郡那裏官吏和百姓不大融洽，我僅想藉重您的威望，您足不出户就能治理好。”汲黯辭行之後，去拜望大行李息，説道：“我被拋棄到外郡去，没辦法參與朝廷議政。然而御史大夫張湯智謀足可以抗拒别人的勸諫，奸詐得足可以文過飾非，專會講取巧奸佞和强辯指責的話，不肯秉正爲天下説話，專門阿諛奉承主上的心意。主上心裏不想要的，他就跟着去毁謗；主上心裏想要幹的，他就跟着贊譽。喜好興起事端，舞弄法律條文，在朝中心懷欺詐來迎合主上的心意，在朝外則挾制酷吏惡人來維護威嚴。您位居九卿之列，如不早些進言皇上，您將會和他一道受到懲處了。”李息畏懼張湯，始終没敢進言。汲黯采用原來的方法治理淮陽，使淮陽政事清明。後來張湯果然事敗，皇上聽到汲黯對李息説的那番話，將李息判了罪。下令讓汲黯享受諸侯國相的俸禄在淮陽爲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官。七年之後他去世了。

汲黯去世之後，皇上因爲他的緣故，使他的弟弟汲仁做官做到了九卿，他的兒子汲偃官至諸侯國相。汲黯表姑母的兒子司馬安年少時曾和汲黯同做太子洗馬。司馬安深諳律令，工巧而善於做官，官位四次升遷做到了九卿，在河南太守任上去世。兄弟們因爲司馬安的緣故，有十人同時做了二千石級的官員。濮陽人段宏起初侍奉蓋侯王信，王信保舉段宏，段宏也因此兩度做官做到了九卿。可是衛地做官的人全都敬畏汲黯，對他甘拜下風。

鄭莊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

鄭當時，字莊，是陳縣人。他的祖先鄭君曾經做過項籍的將軍；項籍死後，他不久就歸附了漢朝。高祖命令所有原來項籍的臣子直呼項籍之名，惟獨鄭君不遵詔令。詔令任命所有直呼項籍的人做了大夫，而把鄭君給驅逐了。鄭君死於孝文帝的時候。

鄭莊以任俠自喜，脱張羽於厄，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莊好黄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

鄭莊以行俠仗義而頗爲自得，曾將張羽從危難之中解救出來，聲名傳遍梁楚之間。孝景帝時，他擔任太子舍人。每五天休假一次，經常在長安城郊各地設置驛馬，問候朋友，迎送賓客，忙得夜以繼日，直到天亮，他還常常擔心没辦周到。鄭莊喜好黄老之學，他敬慕忠厚長者有如惟恐見不到似的。他年紀輕，官職低，然而和他交游的知己却都是他的祖父輩，天下有名望的人士。武帝即位，鄭莊逐漸升遷做了魯國中尉、濟南太守和江都相，官至九卿擔任了右内史。由於武安侯、魏其侯廷議那件事，鄭莊被貶官做了詹事，後升遷做了大農令。

莊爲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産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説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

鄭莊擔任太史時，告誡他的門人説："客人到了，無論貴賤，都不要讓他們留在門口等候。"他信守賓主之間的禮節，以他高貴的身份而待人謙恭。鄭莊很清廉，又不置辦家産，依靠俸禄和賞賜的財物來供給諸位賓朋。可是他餽贈給人的，不過是一些竹器盛的食物而已。每逢朝見，等候皇上的空閑之時，言談中從没有不是稱道天下的忠厚長者的。他推薦士人和丞、史屬官時，稱道他們頗有美言，還時常把他們引爲比自己賢

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能的人。他從没有直呼過屬吏之名，在和屬官們談話時，總像是惟恐傷害了他們。他聽到别人好的言論，向皇上報告，衹怕有所拖後。殽山以東的士人諸公都因此一致稱贊鄭莊。

鄭莊使視决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

鄭莊出外去視察黄河决堤的情况，他自己請求用五天時間整治行裝。皇上説："我聽説'鄭莊出行，千里路程不用帶糧'，請求整裝又是爲了什麽呢?"然而鄭莊在朝之時，常常是附和逢迎皇上的旨意，不敢明言是非。到了晚年，漢朝征伐匈奴，招撫四方夷狄，天下耗資很多，財力日益匱乏。鄭莊保舉的賓客中有人在大司農手下服役運輸，虧欠了很多款項。司馬安擔任淮陽太守，揭發了這件事，鄭莊因此獲罪，贖罪後貶爲平民。不久，他又做了丞相長史。皇上認爲他老了，就讓他去擔任汝南太守。幾年之後，他在任官期間去世了。

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内行修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鄭莊、汲黯起初位居九卿之列，爲人清廉，居家品行嚴整潔凈。這兩個人中道罷官，家中貧寒，賓客們也都零落散去。等到做了郡守，死後家中没有剩下什麽財産。鄭莊的兄弟子孫因爲鄭莊的緣故，有六七人做官至二千石級。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太史公曰：憑着汲黯、鄭莊的賢能，有了權勢就會有十倍之數的賓客，没有了權勢就全没有了，又何况平常衆人呢！下邽人翟公有這樣的話，當初翟公做廷尉之時，賓客盈門；等到他罷了官，則是門可羅雀。翟公再次做了廷尉後，賓客們想再前往，翟公就在他家門上大書道："一死一生，纔知道彼此交情。一貧一富，纔知道結交的實情。一貴一賤，彼此的交情纔會顯現出來。"汲黯、鄭莊二人也是如此，真是可悲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强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以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

太史公曰：我讀考核條令，讀到廣泛激勵學者爲官的道路時，不曾不放下書來嘆惜。説：唉呀！周王室衰敗而《關雎》詩出現，周幽王、周厲王衰頹而禮崩樂壞，諸侯任意横行，政令由强大的國家把持。所以孔子憂傷王道廢弛而邪道興起，於是論定編次《詩》、《書》，修訂振興禮樂。他到齊國聽到《韶》樂，三個月品嘗不出肉的美味。他從衛國回到魯國，然後使音樂走上正軌，《雅》、《頌》樂歌各歸其位。當世由於混亂污濁而没有人能任用他，因此孔子游説七十多個國君都没有得到知遇，他説：“如果有任用我的，一年就行了。”魯國西郊有人獵獲了麒麟，孔子説：“我的路到盡頭了。”所以他依據歷史記録撰寫《春秋》，來替代聖王法令。由於文辭精深而意旨博大，後代學者很多人傳録它。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自從孔子去世後，他的七十多名弟子四散交游諸侯，成就大的當了師傅卿相，成就小的交結和教育士大夫，有的隱居不出現。所以子路在衛國，子張在陳國，澹臺子羽在楚國，子夏在西河，子貢在齊國終老。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類，都受教於子夏等人，成爲侯王的老師。這時衹有魏文侯愛好儒學。後來儒學漸漸衰落一直到秦始皇時代，天下人一起在戰國中争鬥，儒學已經被廢棄了，但在齊、魯一帶，學習的人單單不廢棄。在齊威王、齊宣王時期，孟子、荀卿等人，都繼承孔子的事業并加以潤色光大，憑着學識在當代顯揚名聲。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到秦朝的末年，焚毁《詩》、《書》，活埋儒

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生，“六藝”從此殘缺。陳涉稱王時，魯地的儒生們携帶着孔氏的禮器前往歸順陳王。於是孔甲當了陳涉的博士，最後和陳涉一同死去。陳涉從平民中興起，驅使臨時聚合的被罰去守衛邊境的罪徒，不過十天一個月就在楚地稱了王，不足半年竟又滅亡，他的事業十分微小淺薄，可是儒家士大夫之類却背着孔子的禮器去委身歸順作他的臣下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爲秦朝焚毁他們的安生立命之本，他們積下了怨恨要通過陳王來發泄。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到高皇帝誅殺項籍，帶領軍隊圍困魯地，魯地的儒生還在講誦經書演習禮樂，弦樂歌聲不斷，難道不是聖人遺留的教化，喜歡禮樂的邦國嗎？所以孔子出游在陳地，説：“回去吧！回去吧！我們鄉里的年輕人志向高遠，富有文采斐然可觀，不知如何去教導他們。”齊、魯一帶對於文獻學術，從古以來就是這樣，是他們的天性。所以漢朝興起，然後儒生們纔能開始研究他們的經術，講授演習大射和鄉飲的禮儀。叔孫通制定漢朝禮儀，因而擔任了太常，那些與他一起制定禮儀的儒生弟子們，都成了朝廷首先選用的對象，於是人們感慨地説儒學興起了。但當時還有戰事，還在平定全國，也没有時間顧及興辦學校的事。孝惠帝、吕后時，公卿都是靠武力建功的大臣。孝文帝時稍微徵用了儒生，但是孝文帝本來喜歡刑名學説。到了孝景帝時，不任用儒生，而且竇太后又喜歡道家黄老學説，因此那些博士空有官位等待咨詢，没有晋升的。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

到當今皇上即位，趙綰、王臧等人懂得儒學，而皇上也向往儒學，於是招納方正賢良文學人士。從這以後，講《詩》的在魯地有申培公，在齊地有轅固生，在燕地有韓太傅。講《尚書》的源自濟南人伏生。講《禮》的源自魯地高堂生。講《易》的源自菑川的田生。講《春秋》的在齊地、魯地源自胡毋生，在趙地源自董仲舒。到竇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擔任丞相，罷黜黄老、刑名等百家學説，延請文學儒生幾百人，而公孫弘由於精通《春秋》從平民升爲天子的三公，封爲平津侯。天下的學子像被風吹倒一樣歸

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向儒學。

公孫弘

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

公孫弘擔任學官，擔憂儒生進身道路滯結不暢，於是奏請説：

丞相和御史大夫説：詔書説：“聽説要用禮來引導人民，用樂來教化人民。婚姻，是居家的最重要的倫理。現在禮崩樂壞，朕很憂傷。因此遍請天下正直博學的人士，都到朝廷上來。命令禮官勉勵學習，講誦議論廣博見聞振興禮儀，來作天下的表率。太常商議，給博士配備弟子，增强鄉里的教化，來廣泛造就賢才。”臣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商議説：聽説三代的制度，鄉里有教育機構，夏代叫校，殷代叫序，周代叫庠。勉勵人們爲善，就讓他們在朝廷上得到顯貴的地位；懲戒作惡的人，就給他們施加刑罰。所以教化的推行，最好從京師開始樹立榜樣，再從内到外。如今陛下明白宣示最高的德行，施展特别開明的政治，與天地相配，以人倫爲本，勉勵學習研修禮儀，崇尚教化激勵賢才，來感化四方，這是太平的本源。古代政治教化没能協調，禮制不齊備，請允許利用原有的官職來振興它。替博士官配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們本人的勞役賦税。太常選擇百姓中十八歲以上、儀表端正的人，充當博士弟子。各郡、國、縣、道、邑有愛好文獻學術，尊敬長上，嚴守政教，友愛鄉里，出入言行不違背所學的人，縣令、侯國相、縣長、縣丞上報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謹慎考察認爲可以的人，應當和上計吏一同到太常那裏，允許像博士弟子一樣參加學習。一年後都要考試，能精通一門經典以上的，可補充文學掌故的缺官；其中成績名列前茅可以擔任郎中的，太常造册上奏。如有才能特别優秀的，隨時把名字上報。那些不認真學習或者才能低下以及不能通曉一種經典的，就罷免，并對舉薦不當的官吏進行懲罰。臣認爲詔書法令的下達，明辨天道人事的關係，貫通古今的道義，文辭雅正，教誨

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

言辭含義深厚，布施恩澤十分完美。下級官吏見識淺陋，不能深刻領會加以宣傳，無法明白地曉諭百姓。研究禮制研究歷史典籍的人，憑通曉文獻禮儀做官，晋升緩慢。請挑選那些俸禄相當於二百石以上的人，和一百石以上能通曉一種經典的小吏，升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俸禄相當於一百石以下的，升補郡太守卒史。各郡都定員二人，邊郡定員一人。優先選用講誦經書多的人，如果人數不够，就選用掌故補任中二千石級的屬吏，選用文學掌故補任郡太守的屬吏，使編制滿額。請把這些記入考選學官的法規。其他仍依據律令。

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皇上批示説："可以。"從此以後，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中就有了很多文質彬彬的經學儒生了。

申公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宫。吕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絶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申公，是魯人。高祖經過魯地，申公以弟子的身份跟隨老師進入魯地的南宫拜見高祖。吕太后時，申公到長安交游求學，和劉郢同拜一個老師。不久劉郢立爲楚王，讓申公做他太子劉戊的師傅。劉戊不喜好學習，怨恨申公。到楚王劉郢死後，劉戊立爲楚王，禁錮了申公。申公覺得羞耻，回到魯地，隱居家中教書，終身不出家門，又謝絶賓客，衹有魯王傳令召見纔去。從遠方來學習的學生有一百多人。申公衹對《詩經》作解釋來教學，没有寫闡發經義的傳注，有疑義的地方就留下來不講授。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蘭陵人王臧向申公學習《詩經》後，來事奉孝景帝，任太子少傅，後來免職離去。當今皇上剛即位，王臧就上書請求爲皇上值宿警衛，多次升遷，一年裏就當了郎中令。而代國的趙綰也曾向申公學習《詩經》，趙綰任御史大夫。趙綰、王臧請求天子，想要修建明堂召集諸侯來朝會，没有能力辦成這件事，就推薦老師申公。於是天子派使者帶着束帛玉璧駕着四馬拉的可以安坐的車迎接申公，學生二人乘着輕便馬車跟隨。到了京師，拜見天子。天子問他國家安定與動亂的事，申公當時已八十多歲，年紀已老，回答説：

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説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當政的人不在於多説話，衹看盡力實幹怎麽樣罷了。”這時天子正喜歡文詞，看到申公這樣回答，沉默不語。但已經把他召來，就任命他爲太中大夫，讓他住在魯王在京城的公館裏，商討建立明堂的事。太皇竇太后喜歡老子的學説，不喜歡儒學，找到趙綰、王臧的過錯來責備皇上，皇上於是停止了修建明堂的事，把趙綰、王臧都交給司法官，後來他們都自殺了。申公也因爲生病免官回家，幾年後去世。

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内史，夏寬至城陽内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内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申公的學生當博士的有十多人，孔安國官至臨淮太守，周霸官至膠西内史，夏寬官至城陽内史，碭縣魯賜官至東海太守，蘭陵人繆生官至長沙内史，徐偃任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任膠東内史。他們治理官民都有廉潔的節操，被稱爲喜歡學習。學官的弟子們品行儘管不完美，但做官至大夫、郎中、掌故的數以百計。他們講論《詩經》雖然有所不同，但本源大多出自申公。

轅固生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黄生争論景帝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清河王的太傅轅固生，是齊人。因爲研究《詩經》，在孝景帝時任博士。他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論。黄生説：“商湯、周武不是秉承天命而得天下，而是弒君篡位。”轅固生説：“不是這樣。夏桀、商紂暴虐淫亂，天下人心都歸向於商湯、周武，商湯、周武順應天下人心而誅殺夏桀、商紂，夏桀、商紂的百姓不爲他們所用而歸順商湯、周武，商湯、周武不得已而立爲天子，不是秉承天命是什麽呢？”黄生説：“帽子雖破，一定戴在頭上；鞋子雖新，一定穿在脚上。爲什麽呢？因爲有上下的區分。如今夏桀、商紂雖然無道，但他們是君主；商湯、周武雖然聖明，但他們是臣下。君主有過失，臣下不能够用正直的話匡正過失來尊奉天子，反而趁他的過失而誅殺他，取而代之南面稱王，不是弒君是什麽呢？”轅固生説：“一定像你所説，那麽高祖代替秦朝登上天子的位置，錯了嗎？”於是景帝説：“吃肉不吃馬肝，不能算不懂味道；談論學問的人不談論商湯、周武受命的事情，不能算是愚昧。”就停止了争論。這以後學者没人敢講明商湯和周武

受天命放逐夏桀誅殺商紂的。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竇太后喜歡《老子》書，召來轅固生問《老子》一書的問題。轅固生説：“這是家中下人的言論罷了。”太后生氣地説：“那還有獄吏囚徒的書嗎?”就讓轅固生進入猪圈裏刺殺猪。景帝知道太后生氣而轅固生是直言無罪，於是借給轅固生鋒利的兵器，到猪圈裏刺殺猪，正刺中它的心臟，衹一刺，猪應手倒斃。太后默不作聲，無法再加罪於他，就作罷了。過了不久，景帝認爲轅固生廉潔正直，任命他爲清河王的太傅。過了很長時間，因病罷官。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當今皇上剛即位，又用賢良的名義徵召轅固生。那些阿諛諂媚的儒生大多都嫉恨詆毀轅固生，説：“轅固生老了。”於是被罷免回家。當時轅固生已經九十多歲了。轅固生被徵召時，薛人公孫弘也被徵召，他斜着眼來看轅固生。轅固生説：“公孫先生，努力以正直學問來進言，不要用邪曲之説來迎合時世!”從這以後，齊地談論《詩經》都以轅固生的見解爲本源。齊人中那些因研究《詩經》而顯貴的，都是轅固生的學生。

韓嬰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韓生，是燕人。孝文帝時任博士，景帝時任常山王太傅。韓生推究《詩經》的意旨而撰寫内、外《傳》幾萬字，書中的説法和齊、魯之間對《詩經》的解釋不同，但歸旨是一致的。淮南的賁生向他學習。從這以後，燕、趙之間講論《詩經》的也源自韓生了。韓生的孫子韓商是當今皇上的博士。

伏勝　倪寬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

伏生，是濟南郡人。以前做過秦朝的博士。孝文帝時，想尋求能够研究《尚書》的人，天下没有。後聽説伏生能講授，想徵召他。這時伏生已九十多歲，老了，不能出行，於是就下詔令太常派掌故朝錯前往向他學習。秦朝焚書，伏生把書藏在墻壁裏。後來戰亂大起，四處逃亡。漢朝平定天下，伏生尋找他的書，丢失了幾十篇，衹找到二十九篇，就拿這些書在齊、魯之間進行講授。學者們從此頗能講解《尚書》，那些山東的經學大師無不涉獵《尚書》來教授。

教矣。

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决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説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

伏生教授濟南人張生和歐陽生，歐陽生教授千乘人倪寬。倪寬通曉《尚書》後，以文學的身份應郡裏的察舉，到博士門下學習，從師於孔安國。倪寬家貧没有資財日用，時常當學生們的厨工，并時時暗中出外給人做工賣力，來供給衣食。外出時經常帶着經書，休息時就朗讀温習。因考試成績的名次，補任廷尉史。這時張湯正愛好儒學，讓倪寬任奏讞掾。他根據古法審議判决疑難大案，張湯因此愛寵倪寬。倪寬爲人温和善良，清廉聰明，能自我約束，而且擅長著書、起草奏章，善於寫文章，但口頭不能闡述。張湯認爲他是忠厚長者，屢次稱贊他。到張湯任御史大夫，讓倪寬當屬官，向天子舉薦他。天子召見詢問他，很喜歡他。張湯死後六年，倪寬官至御史大夫。九年後在官任上死去。倪寬在三公的位置上，因爲温和善良順從皇上心意辦事從容而得以長時間任職，但他没有匡正勸諫皇上的過失。在官任上，屬下輕視他，不爲他盡力。張生也擔任博士。而伏生的孫子由於研究《尚書》被徵召，但他對《尚書》不能闡述清楚。

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從這以後，魯地的周霸、孔安國，雒陽的賈嘉，頗能講解《尚書》的内容。孔家有古文《尚書》，而孔安國能用今天的文字讀通它，因此創立了他的學派。失傳的《尚書》得到了十多篇，大概《尚書》從這時起逐漸增多篇目了。

高堂生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衆學者很多講論《禮》，而魯人高堂生最接近本原。《禮》本來從孔子時起經書就不完整，到了秦朝焚書，經書散失的篇目更多，如今衹有《士禮》，高堂生能够講解它。

徐生(等)

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

魯人徐生善於演習禮儀。孝文帝時期，徐生憑懂得禮儀任禮官大夫。他傳習禮儀給兒子直到孫子徐延、徐襄。徐襄，他天性善於演習禮儀，但不能明瞭《禮經》；徐延稍懂，但没有精通。徐襄憑藉懂禮儀任漢朝廷的禮官大夫，官至廣陵内史。徐延和徐家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都曾任漢朝廷禮官大夫。而瑕丘人蕭奮因爲通曉

《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禮》而當了淮陽太守。這以後能够講論《禮》演習禮儀的人，都出自徐家門下。

商瞿(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自從魯人商瞿向孔子學習了《易》，孔子去世，商瞿就教授《易》，傳了六代而傳到齊人田何，田何字子莊，而這時漢朝興起。田何傳授給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授給菑川人楊何。楊何因爲精通《易》，元光元年被徵召，官做到中大夫。齊人即墨成因爲精通《易》官至城陽國相。廣川人孟但因爲通曉《易》任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都因爲通曉《易》而官做到二千石。不過大體上説研究《易》的都本源於楊何這一家。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是廣川人。因爲研究《春秋》，在孝景帝時期擔任博士。他放下帷幕講授經典，弟子們根據入學時間的長短來依次輾轉相傳授，有的没見過他的面。董仲舒三年不到屋旁庭園游覽，他專心到這樣。出入時的儀容舉止，不合禮儀的就不做，學者們都像對老師一樣地尊敬他。當今皇上即位，董仲舒任江都相。他依據《春秋》記載的災害和特異現象的變化來推究陰陽錯亂的緣故，因而求雨時就關閉各種陽性事物，放縱各種陰性事物，消雨時的方法與此相反。在一個侯國推行，没有不實現預期效果的。他任職期間被貶爲中大夫，住在家裏，撰寫《災異之記》。這時遼東高廟發生火災，主父偃忌恨他，拿他的書上奏天子。天子召集衆儒生展示他的書，書中有指責譏諷的内容。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他老師的書，認爲是十分愚蠢的書。於是把董仲舒交給司法官，判處死刑，下詔赦免了。從此董仲舒終於不敢再談論災異。

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産

董仲舒爲人廉潔正直。這時朝廷正好要向外征伐四夷，公孫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公孫弘迎合世俗處理事情，官至公卿。董仲舒認爲公孫弘爲人阿諛逢迎。公孫弘忌恨他，就對皇上説："衹有董仲舒可以讓他去做膠西王國相。"膠西王平時聽説董仲舒有操行，也很好地對待他。董仲舒怕時間長了會獲罪，就告病辭職回家

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閑居。直到去世，他始終不置辦家産，把從事研究學問著書立説當作自己的事業。所以漢朝興起直到第五代期間，衹有董仲舒以精通《春秋》出名，他傳授的是公羊氏的《春秋》。

胡毋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胡毋生，是齊人。在孝景帝時擔任博士，因年紀大回家教授《春秋》。齊地講論《春秋》的人大多受教於胡毋生，公孫弘也向他學過很多。

江生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瑕丘人江生研究《穀梁春秋》。自從公孫弘受到重用，他曾經收集比較穀梁學和公羊學的經義，最後采用了董仲舒的解説。

褚大　殷忠　吕步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决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董仲舒的弟子中得志成名的，是蘭陵人褚大、廣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褚大官做到梁相。吕步舒官做到長史，手持符節出使去判决淮南王案件，對諸侯王敢於自行裁决，而不上報請示，根據《春秋》大義來公正斷案，天子都認爲很對。弟子中官運亨通的，做到了皇帝任命的大夫；擔任郎官、謁者、掌故的數以百計。而董仲舒的兒子和孫子都因爲精通儒學而做到大官。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酷吏列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盗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斫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孔子説:“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法來約束人民,人民會免於犯罪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制來約束人民,人民會有羞耻之心并且走上正道。”老子説:“德行高尚的不表現出德,因此有德;德行低下的總想不失去德,因此没有德。法令多而嚴,盗賊就越多。”太史公説:講得真對呀這些話!法令是政治的工具,却不是導致政治清明或污濁的根源。從前天下的法網曾經很嚴密,可是奸邪狡詐不斷發生。它發展到極點時,上下互相欺騙,以至於國家衰敗。在這時候,官吏的管理就像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一樣,不是强健嚴酷的人,怎麽能勝任他的職守而愉快呢?宣揚道德的人,喪失了其職責。所以説“審判案件,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不發生案件纔好”。“愚蠢淺陋的人聽到談論道德會大笑”。這些不是空話。漢朝興起,把方正有棱的改爲圓形的,把器物上雕刻的花紋削去而回歸質樸,法律寬鬆得像可以漏掉能吞下船的大魚那樣,可官吏的治績淳厚實在,不至於有奸詐行爲,百姓太平無事。從這點來看,治理國家在於寬仁而不在於酷刑。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晁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高后時,酷吏衹有侯封,苛刻欺凌皇族,侵犯侮辱功臣。吕氏敗亡後,朝廷就誅滅了侯封的家族。孝景帝時,晁錯性情刻薄嚴峻又多用權術來加强自己的才能,而七國的叛亂,就從對晁錯的怨恨開始,晁錯終於因此被殺。那以後還有郅都、寧成之類。

郅都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郅都，是楊縣人。他以郎的身份事奉孝文帝。孝景帝時，郅都任中郎將，敢於直言勸諫，在朝廷上當面斥責大臣。曾經跟隨皇上到上林苑，賈姬上厠所，有野猪突然跑入厠所。皇上用眼色示意郅都，郅都不肯去救。皇上想自己拿兵器去救賈姬，郅都跪在皇上面前說："失掉一個美女還會有一個美女進獻，天下少的難道是賈姬這樣的人嗎？陛下即使看輕自己，對宗廟和太后怎麼辦？"皇上轉身回來，野猪也離去了。太后聽說這事，賞賜給郅都一百斤金，從此看重郅都。

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濟南瞯氏的族人有三百多家，驕横奸猾，没有一任太守能制服他們，於是景帝就任命郅都爲濟南太守。郅都一到任就把瞯氏爲首作惡的人全家滅族，其餘的人都嚇得腿發抖。過了一年多，濟南郡中路不拾遺。附近十多個郡的太守像害怕上司一樣害怕郅都。

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郅都爲人勇敢，有力氣，公正廉潔，不拆看因私事而來的信件，從不接受禮物，從不聽人請托。常常自己說："已經背離父母來當官，自身本來就應該恪盡職守爲節操而死在任上，終究顧不得妻子兒女了。"

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郅都升任中尉。丞相條侯最尊貴而傲慢，而郅都見了他衹作揖就算了。這時民風樸實，害怕犯罪而守法自重，可郅都却獨自首先施行嚴酷的刑法，以致執法時不避帝王的内外親戚，列侯和皇族看到郅都都側目而視，稱他爲"蒼鷹"。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

臨江王被召到中尉府來審問，他想要筆墨寫信向皇上謝罪，可郅都下令官吏不給他。魏其侯派人暗中把筆墨給了臨江王。臨江王寫信向皇上謝罪後，就自殺了。竇太后聽說這件事，發怒，以嚴峻法令指責郅都，郅都被免官回家。孝景帝就派使者拿符節任命郅都爲雁門太守，讓他就近取道赴任，能够隨機處理事務。匈奴人平時聽説過郅都的節操，得知郅都在邊境任官，就爲此帶軍隊離去，一直到郅都去世都不逼近雁門。匈奴甚至做了一個像郅都的木偶人，讓騎兵們奔跑射擊，没有人能射中，被匈奴害怕到這種地步。匈

"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奴把郅都當作憂患。竇太后却最終用漢朝法律陷害郅都。景帝説:"郅都是忠臣。"想釋放他。竇太后説:"臨江王難道不是忠臣嗎?"於是就斬殺了郅都。

寧成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濕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歡。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

寧成,是穰縣人。以郎官、謁者身份事奉景帝。好意氣用事,做别人的小官,一定要欺凌他的長官;做人家的上級,控制下屬就像捆綁濕柴一樣嚴。狡猾凶殘任性使威。漸漸升到濟南都尉,而郅都是濟南太守。在這以前幾個都尉都是步行進入太守府,像縣令一樣通過府吏的傳達來參見太守,他們害怕郅都到這種地步。到寧成去見太守,徑直越過郅都走到他的上位。郅都平時聽説過他的名聲,於是友好地對待他,和他結成好友。過了很久,郅都去世,後來長安附近皇族有很多人暴虐犯法,於是皇上召來寧成任中尉。他的治理方法仿效郅都,但廉潔方面不如郅都,可皇族豪强人人都很害怕。

武帝即位,徙爲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脱,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産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武帝即位後,寧成調任内史。外戚們大都詆毁寧成的短處,他被判罪接受剃髮和用鐵箍套脖子的懲罰。這時九卿犯罪該死就殺掉,很少受刑罰,而寧成却遭受最重的刑罰,他自認爲朝廷不會再録用他,於是就解開刑具,僞刻符信出了函谷關回到家。他説:"當官當不到二千石,做買賣掙不到一千萬,怎麽可以和别人比呢!"於是借錢買了一千多頃方便灌溉的田地,租給貧民,奴役使用幾千户人家。幾年後,碰到大赦。他得到財産幾千金,爲人行俠仗義,掌握官吏們的陰私,出行時有幾十人騎馬跟隨。他驅使百姓的權威比郡太守還大。

周陽由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

周陽由,他的父親趙兼以淮南王舅父的身份被封周陽侯,因此就改姓了周陽。周陽由以外戚的身份當了郎官,事奉孝文帝和孝景帝。景帝時,周陽由擔任郡太守。武帝即位,官吏處理政事還推崇溫循謹慎,可是周陽由在二千石的官員中,最爲暴虐殘酷驕横放縱。他喜歡的人,就枉法讓他活下來;他厭惡的人,就歪曲法律誅殺他。他當官的郡,一定鏟除那兒的豪强。他擔任

治。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太守，把都尉視同縣令。他擔任都尉，就一定欺凌太守，侵奪太守的權力。他和汲黯都强狠固執。司馬安善於以法害人，同在二千石官員行列，他和周陽由同車時從來不敢和他平起平坐。

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争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

周陽由後來擔任河東都尉，當時與河東太守勝屠公争奪權力，互相告發對方罪狀。勝屠公被判處抵罪，他堅持道義不肯受刑，自殺而死，而周陽由被處死示衆。

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從寧成、周陽由以後，獄事更加增多，百姓用奸詐手段對付法令，大抵官吏治理政事多像寧成、周陽由一樣了。

趙禹　張湯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趙禹，是斄縣人。他以佐史的身份補任京城官府的官員，由於廉潔而擔任令史，事奉太尉周亞夫。周亞夫任丞相，趙禹任丞相史，丞相府裏的人都稱贊趙禹的廉潔公平。可是周亞夫不重用他，説："我很清楚趙禹無人能比，但他執法森嚴苛刻，不可以在高層官府當官。"當今皇上時期，趙禹因爲任主辦文案的官而積累功勞，逐漸升任御史。皇上認爲他有才能，提升他到太中大夫。他和張湯斟酌編定各種法令，制訂知情不告的懲辦條例，官吏們得以互相監視檢舉。法律越發嚴酷，大概從這時開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

張湯，是杜縣人。他的父親任長安縣丞，有一次出門，張湯還是小孩在家裏看守。回來後老鼠偷了肉，他父親很生氣，鞭打張湯。張湯挖洞捉到偷肉的老鼠和剩下的肉，就起訴老鼠的罪狀拷打審問，記録供詞反復審問，追究罪行上報判决，并且把老鼠和剩肉拿來，最後判案把老鼠在堂下分尸處死。他父親看到這事，看到他那判决文書像老練的法官所寫，十分吃驚，就讓他學習刑獄律文。父親死後，張湯任長安的官吏，做了很長時間。

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内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

周陽侯開始做一般卿官的時候，曾經被關押在長安，張湯盡力解救他。到周陽侯出獄封爲侯後，和張湯交往很密切，把張湯廣泛地引見給權貴人物。張湯在内史任職，擔任寧成的屬官，由於張湯的才能無人能比，將他推薦給上司，張湯調任茂陵尉，負責土建工程。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雖不合，然陽浮慕之。

武安侯擔任丞相，召張湯做内史，時常向天子推薦他，補任御史，讓他查驗辦理獄事。他處理陳皇后巫蠱案，深入查盡同黨。於是皇上認爲他能幹，逐漸提升到太中大夫。和趙禹一同制定各種法令，一味地嚴格法律條文，束縛管制恪盡職守的官員。不久趙禹升任中尉，又改任少府，而張湯任廷尉，兩個人友好交往，而張湯以對待兄長的禮節對待趙禹。趙禹爲人廉正傲慢，當官以來，家中没有食客。公卿登門拜訪他，趙禹始終不回訪答謝，刻意追求斷絶好友和賓客的請托，獨立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看到法令條文就照辦，也不重審，追查從屬官員的隱秘罪行。張湯爲人很奸詐，耍弄聰明來控制别人。開始任小官，就侵吞别人的財物，和長安的富商田甲、魚翁叔之流私下交往。到他位列九卿時，結交天下名士大夫，自己内心雖然同他們不和，但表面上却僞裝仰慕他們。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决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决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户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内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

這時皇上正向往經典學問，張湯處理大案件，想附會儒家經書的説法，就請求讓博士弟子研究《尚書》、《春秋》的擔任廷尉史，評議有疑問的法律條文。向皇帝奏呈可疑的事，一定預先給皇上分析好事情的原委，皇上認爲對的，就接受并記録下來作爲判案的法規以廷尉的名義加以公布，來頌揚皇上的聖明。上報的事情假如受到皇上的譴責，張湯就認錯謝罪，順着皇上的心意，一定列舉出正、監和掾史中有賢能的，説：“他們本來向我建議過，就像皇上譴責我的一樣，我没有采納，愚昧到這種地步。”他的過錯常被皇上釋免。有時向皇上呈上奏章，皇上認爲很對，他就説：“我不知道應這樣奏議，是正、監、掾史某某人所寫的。”他想推薦官吏，宣揚别人的好處，掩飾别人的過錯，到了這種地步。他所審理的案子假如是皇上想嚴辦的，就讓執法嚴酷的監史處理；如果是皇上想要釋免的，就交給執法輕而平和的監史處理。所處理的假如是豪强，就一定玩弄法令條文巧妙地進行攻擊；如果是平民百姓和弱小的人，就常常口頭向皇上陳述，即使按法律條文要判刑，但也請皇上明察裁定。於是皇上往往釋免了張湯所説的人。張湯做到大

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

官，是由於他自身修養好。與賓客飲酒吃飯不分彼此，對老朋友子弟當官的和貧窮的兄弟們，照顧得特别寬厚。他去拜問各位公卿，不避寒暑。所以張湯雖然執法嚴酷内心嫉妒辦事不完全公平，但得到了這樣的好名聲。而那些執法酷烈的官吏被他用作屬下的，依附於精通經典學問的人士。丞相公孫弘屢次稱贊張湯的美德。等到他處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謀反的案件，都窮追到底。嚴助和伍被，皇上想要釋放他們。張湯争辯説："伍被本來是策劃謀反的人，而嚴助是皇上親寵的出入宫廷禁門的護衛之臣，竟然暗中勾結諸侯到這種地步，不誅殺，以後就不好管理了。"於是皇上同意了張湯的判决。他處理案件排擠大臣自己邀功的事，大多如此。於是，張湯更受尊崇和信任，升任御史大夫。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虚。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奸吏并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碰上匈奴渾邪王等來投降，漢朝出動大軍攻打匈奴，山東發生水旱災害，貧苦百姓流離失所，都依靠官府救濟供給，官府倉庫空虚。於是張湯奉承皇上旨意，請求鑄造白金和五銖錢，壟斷天下的鹽鐵經營權，打擊富商大賈，頒發布告徵税令，鏟除兼并豪强之家，玩弄法律條文巧妙詆毁他們來輔助法律的推行。張湯每次上朝奏事，談論國家的財用，講到太陽偏西，天子忘了吃飯。丞相衹是空占職位，天下的事情都由張湯來决定。人民不能安居樂業，發生騷亂，官府興辦的事情，没得到利益，而奸官污吏一齊侵奪盗竊，於是就嚴厲地以法懲辦。從公卿以下，一直到平民，都指責張湯。張湯曾經生病，天子甚至親自去看望探病，他的尊貴到這個地步。

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吴、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宫閒，寒心者數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虚，邊民大困貧。由此

匈奴來請求和親，大臣們在皇上面前討論。博士狄山説："和親有利。"皇上問他説的有利是什麽，狄山説："戰争是凶器，不能輕易多次動用。高帝要攻打匈奴，被圍困在平城極度危險，於是就締結和親。孝惠帝、高后時期，天下安定和樂。到孝文帝想要對付匈奴，北方邊境騷擾不寧苦於戰争了。孝景帝時，吴、楚等七國反叛，景帝在兩宫之間往來商討，憂心忡忡有幾個月。吴、楚已被打敗，景帝終生不談論戰争，天下富裕充實。如今從陛下派兵攻打匈奴以來，國内已

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懾。

經空虛，邊境百姓十分貧困。由此看來，不如和親。”皇上問張湯，張湯説：“這是愚蠢的儒生，無知。”狄山説：“我的確是愚忠，像御史大夫張湯却是僞忠。像張湯處理淮南王、江都王的案件，用嚴酷的法律來放肆地詆毁諸侯，離間疏遠皇上的骨肉至親，因而使各封國藩王不能自安。我本來就知道張湯是僞忠。”於是皇上變了臉色説：“我派你駐守一個郡，能够不讓胡虜進來掠奪嗎？”狄山説：“不能。”皇上説：“駐守一個縣呢？”回答説：“不能。”皇上又説：“駐守一個要塞城堡呢？”狄山自己估計辯詞窮盡將被交給司法官治罪，就説：“能。”於是皇上派狄山前往邊塞守城。到那裏一個多月，匈奴人砍下狄山的頭而離去。從這以後，大臣們都震驚害怕。

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張湯的賓客田甲，雖然是商人，但有賢良的節操。當初張湯做小官時，和他以錢財相交，等到張湯當了大官，田甲責備張湯品行道義的過錯行爲，也有忠義之士的風範。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

張湯擔任御史大夫七年，敗亡。

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縱迹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盗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

河東人李文曾經跟張湯有隔閡，後來擔任了御史中丞，心懷怨恨，多次從宫廷文書内容中發現可以用來中傷張湯的問題，不肯爲張湯留餘地。張湯有個他喜歡的屬吏叫魯謁居，知道張湯對此憤憤不平，指使人呈上緊急奏章告發李文的壞事。這事下交張湯處理，張湯審理判決殺死了李文，而張湯内心知道是魯謁居幹的。皇上問：“上書告發緊急事件的綫索是從何而起呢？”張湯假裝驚奇説：“這大概是李文的熟人怨恨他。”魯謁居患病躺在鄉里房東家裏，張湯親自前往探望病情，替魯謁居按摩脚。趙國人以冶煉鑄造爲職業，趙王多次爲鐵官的事打官司，張湯常常打擊趙王。趙王尋求張湯的隱私事。魯謁居曾經檢舉趙王，趙王怨恨他，於是一并上書告發：“張湯，是大臣，小吏魯謁居有病，張湯甚至給他按摩脚，懷疑他和魯謁居一起幹了大壞事。”這事下交廷尉處理。魯謁居病死了，事情牽連到他的弟弟，他弟弟被押在導官署。張湯也到導官署處理别的囚犯，看見了魯謁居的弟弟，想暗地裏幫他，而假裝不理睬他。魯謁居的弟弟不知道，怨

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恨張湯，派人上書告發張湯和魯謁居密謀，共同策劃按緊急事變告發李文。這事下交減宣處理。減宣曾經和張湯有隔閡，到他抓住了這件事，就把這事追根究底，還没有上奏。恰逢有人偷挖漢文帝陵墓裏的殉葬錢，丞相莊青翟上朝，跟張湯約定一起謝罪，到了皇上面前，張湯想到衹有丞相按四季巡視陵園，應當謝罪，與我張湯没有關係，因而不謝罪。丞相謝罪後，皇上派御史查辦這件事。張湯要按知情條文處置丞相，丞相擔心這件事。丞相手下的三個長史都認爲張湯是禍患，想要陷害他。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床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内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强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奸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

起初，長史朱買臣，是會稽人，攻讀《春秋》。莊助讓人向皇上推薦朱買臣，朱買臣因爲熟悉《楚辭》而與莊助都得到皇上的寵幸，任侍中，擔任太中大夫，當權。而張湯衹是小官，在朱買臣等面前下跪聽候差遣。不久張湯當了廷尉，辦理淮南王案件，排擠莊助，朱買臣心裏當然怨恨張湯。待張湯當了御史大夫，朱買臣從會稽太守的職位上調任了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之中。幾年後，因犯法被罷官，暫任長史，去拜見張湯，張湯坐在椅子上，手下丞史一類的屬官不以禮對待朱買臣。朱買臣是楚地士人，深深怨恨張湯，常想把他整死。王朝，是齊地人。憑着儒家學説當了右内史。邊通，學習縱横家的學説，是個性格剛强暴烈的强悍之人。當官兩次做到濟南王的丞相。從前他們都比張湯的官大，不久丢了官，暫任長史，對張湯行跪拜之禮。張湯屢次代理丞相的職務，知道這三個長史原來地位很高，就常常凌辱欺負他們。因此三位長史合謀説："開始張湯同你約定一起向皇上謝罪，過後就出賣了你；現在又想用宗廟的事控告你，這是想代替你的職位。我們知道張湯的隱私事。"於是就派屬吏逮捕并審理張湯的親信田信等人，説張湯將要向皇上奏請政事，田信總預先就知道，然後囤積物資發財致富，同張湯分贓，以及其他壞事。有關此事的供辭有些被皇上聽到了，皇上問張湯説："我所要做的事，商人總預先知道，越發囤積那些貨物，這好像有人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他們一樣。"張湯不謝罪。張湯又假裝驚訝地

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

說：“的確像有這事。”減宣也上奏書報告張湯和魯謁居的犯法之事。天子果然以爲張湯心懷奸詐當面欺騙君王，派八批使者按記録在案的罪證審問張湯。張湯自己説没有這些罪過，不服。於是皇上派趙禹審問張湯。趙禹來了以後，責備張湯説：“你怎麽這樣不知本分？你辦理案件夷滅家族的有多少人呢？如今人家告你的罪狀都有證據，天子把你下獄很爲難，想讓你自己想法處理，何必多此一舉對證答辯呢？”張湯就寫信謝罪説：“張湯没有尺寸之功，從文書小吏做起，陛下寵幸讓我位列三公，無法推卸罪責，然而設謀陷害張湯罪過的，是三位長史。”於是自殺了。

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汚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

張湯死後，家裏財産價值不過五百金，都是所得的俸禄和皇上的賞賜，没有别的産業。他的兄弟和孩子們想隆重地安葬張湯，張湯的母親説：“張湯擔任天子的大臣，被惡言誣陷而死，厚葬什麽！”用牛車拉着，有棺材没有外椁。天子聽説這事，説：“不是這樣的母親不能生出這樣的兒子。”於是窮究此案誅殺了三個長史。丞相莊青翟自殺。釋放田信。皇上憐惜張湯，逐漸提拔他的兒子張安世。

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趙禹中途被罷官，不久又任廷尉。起初條侯認爲趙禹殘酷狠毒，没重用他。等到趙禹任少府，與九卿并列。趙禹做事嚴酷急迫，到了晚年，刑獄事情更多，官吏致力於施行嚴刑峻法，而趙禹執法變得輕緩，被稱爲平和。王温舒等後起之輩，執法比趙禹還嚴酷。趙禹因爲年老，改任燕國相。幾年後，犯有昏亂背逆之罪，被罷官回家。在張湯死後十多年，壽終正寢老死在家裏。

義縱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

義縱，是河東人。還是少年時，曾經和張次公一起搶劫，結夥爲强盗。義縱有個姐姐義姁，憑藉醫術得到王太后的寵幸。王太后問她説：“你有兄弟可當官的嗎？”他姐姐説：“有個弟弟没有品行，不可以當官。”王太后就告訴皇上，皇上任命義姁的弟弟義縱擔任中郎，後來補任上黨郡中的縣令。他處理政事敢作敢爲，缺少寬容氣度，縣裏没有積壓的公事，被推舉爲第一。升

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

任長陵和長安縣令，依法辦理政事，不避權貴和皇親。由於逮捕審訊太后外孫脩成君的兒子仲，皇上認爲他能幹，升任河内都尉。他到那裏就把穰氏一類的豪强家族全族滅除，河内郡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也當了郎官，因爲勇猛强悍從軍，敢於深入敵陣，有功勞，被封爲岸頭侯。

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内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脱"。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

寧成在家裏居住，皇上想讓他擔任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説："我在山東當小官時，寧成任濟南都尉，他處理政事就像狼放羊一樣。不能讓寧成治理人民。"皇上就任命寧成爲關都尉。一年多後，隸屬於關東各郡國的官吏往來過關的，都傳揚説："寧可看到哺乳期的母虎，也不想碰上寧成發怒。"義縱從河内升任南陽太守，聽説寧成家住在南陽，等到義縱過關時，寧成側着身子隨行迎送，可是義縱盛氣凌人，不以禮相待。到了郡裏，義縱就追查寧家的罪行，完全毁滅了他們一家。寧成被判有罪，跟孔氏、暴氏之流都奔逃了，南陽的官員百姓恐懼得縮手縮脚。而平氏人朱彊、杜衍、杜周作爲義縱的得力助手，得到任用，升爲廷史。朝廷軍隊多次從定襄出擊，定襄官員百姓受到擾亂生活不安，於是調義縱擔任定襄太守。義縱到任後，突然襲擊抽查出定襄獄中重罪輕罰的囚犯二百多人，以及他們的賓客兄弟私自入獄探視的也有二百多人。義縱一概拘捕治罪，定罪名説"爲死罪解脱"。這天總共判處死刑有四百多人。從那以後郡中人都不寒而栗，狡猾的人輔佐官吏處理政事。

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奸，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温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奸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

這時趙禹、張湯由於執法嚴峻刻薄而位列九卿了，可是他們施政還算寬鬆，刑罰是輔助法律來處理事情，而義縱用像鷹隼撲擊翅膀捕獵一樣嚴酷的手段處理政事。後來恰逢五銖錢白金起用，奸民鑄造僞錢，京城尤其厲害。於是任命義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王温舒最凶惡，他所做的事不預先告知義縱，義縱一定負氣凌辱他，破壞他的事情。他治理政事，殺的人很多，但是衹能取得小效果，奸邪更加不能制止。皇帝直接特派的官員開始出現了。官吏治理政事以斬殺抓人爲目標，閻奉因爲凶狠而被任用。義縱廉潔，他處理政事學習郅都。皇上巡行鼎湖，病了

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很長時間，病好後突然起身駕幸甘泉宮，沿途道路大多沒有修築好。皇上發怒説：“義縱以爲我不會再走這條路了嗎?”惱恨義縱。到了冬天，楊可正受命實施舉報逃税令，義縱認爲這樣會擾亂百姓，部署官吏捉拿了替楊可辦事的人。天子聽説了，派杜式處理這事，定爲廢棄敬君禮儀破壞天子大事，將義縱處死示衆。一年後，張湯也死了。

王温舒　*尹齊　楊僕*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奸。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盗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盗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盗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内太守。

王温舒，是陽陵人。他年輕時盗墓作歹。後來被試用補任縣裏的亭長，多次遭罷免。擔任官職，因爲善於處理案件而升到廷史。事奉張湯，升爲御史。督察拘捕盗賊，殺傷的人很多，逐漸升到廣平都尉。他選拔郡中豪獷果敢能辦事的官吏十多人，作爲得力助手，掌握了他們每個人隱秘的重大罪行，而放手讓他們去督察拘捕盗賊。如果能抓住王温舒想抓的盗賊使他心意得到滿足，這個人即使有百種罪惡也不加懲治；如果有所避忌，就依據他掌握的罪行殺死他，并且滅掉他的家族。由於這個原因齊地、趙地郊野的盗賊不敢接近廣平，廣平號稱道不拾遺。皇上聽説了，提升王温舒任河内太守。

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内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盗。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内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

王温舒往常在廣平時，完全瞭解河内豪强奸詐的人家，到他前往上任，九月就到了。他下令郡府準備五十匹私馬，從河内到長安設置了驛站，部署手下的官吏就像在廣平時所用的辦法一樣，捕捉郡中豪强奸詐的人，郡中豪强奸詐的人相互牽連獲罪的有一千多家。王温舒上書請求，罪大的直至滅族，罪小的也是處死，家裏財産全都没收抵償臟物。奏書送走没過兩三天，就得到可以照辦的批覆。宣判處决犯人，竟至流血十多里。河内人都覺得王温舒的奏書奇怪，認爲是神速。到十二月結束，郡中没有人敢説話，没人敢夜間走路，野外没有引起狗吠的偷盗。那些少數没有抓到的罪犯，逃到附近的郡國，等追捕抓來，正好春天到了，王温舒跺脚嘆息説：“唉呀！讓冬天再延長一個月，就够我辦完事了！”他喜好殺伐施展威武不愛惜人命到這個地步。皇上聽説了，認爲他能幹，提升他任中尉。他治理政事

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又仿效在河内的做法，調來那些有名的禍害奸猾的官吏和他共事，河内的有楊皆、麻戊，關中的有楊贛、成信等。義縱任内史，王温舒有所懼怕不敢任意行事。到義縱死了，張湯敗滅後，王温舒調任廷尉，尹齊任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盗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内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尹齊，是東郡茌平人。因擅長文書工作逐漸升到御史。事奉張湯，張湯多次稱贊他認爲他廉潔勇敢，讓他督察拘捕盗賊，他斬殺犯人不迴避權貴和皇親。尹齊任關内都尉，名聲超過了寧成。皇上認爲他能幹，提升他任中尉，而官吏和百姓更加困苦衰敝。尹齊爲人木訥倔强缺乏文氣，豪强凶惡的官員銷聲匿迹而善良的官員又不能處理好政事，因此政事大多廢弛，被判了罪。皇上又調王温舒任中尉，而楊僕因爲執法嚴酷而當上了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盗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

楊僕，是宜陽人。以千夫的身份當了小官。河南太守考察推舉官吏認爲他有才能，升任御史，讓他到關東督察拘捕盗賊。他處理政事仿效尹齊，被評論爲果敢凶猛。漸漸升到主爵都尉，位列九卿。天子認爲他有才能。南越反叛時，任命他爲樓船將軍，有功勞，被封爲將梁侯。後來被荀彘捆綁受辱。過了很久，病死。

而温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盗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盗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奸，置伯格長以牧司奸盗賊。温舒爲人讇，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奸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户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

而王温舒又當了中尉。他爲人缺乏文氣，在朝廷上昏憒糊塗，不善辯論，到了當上中尉纔心情開朗。他督察拘捕盗賊，平時熟悉關中的習俗，瞭解當地豪强和凶惡的官吏，豪强和凶惡的官吏全都又被他任用，爲他出謀劃策。官吏嚴苛督察，盗賊和凶惡少年用投書檢舉箱的辦法，收買告發違法的情報，設置村落長來負責督察奸邪的人和盗賊。王温舒爲人諂媚，善於巴結有權勢的人；如果没有權勢，就把人家看作奴僕一樣。有權勢的人家，即使奸邪的事堆積如山，他也不去碰；没有權勢的人，就是顯貴的皇親也一定要侵犯欺凌。他玩弄法律條文巧言詆毁下等人家的狡猾之徒，來脅迫大的豪强。他當中尉時就是如此處理政事。對奸邪狡猾的人一定窮究罪行，這些人大多都爛死在獄中，定罪判決没有一個出獄的。他的得力助手官吏像是衣冠猛虎。於是在中尉管轄範圍内的中等以下的奸猾之人都服服帖

帖，有權勢的人都替他宣揚名聲，號稱治理得好。治理了幾年，他的屬官大多都因有權力而富有。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脱卒，得數萬人作。上説，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

王溫舒攻打東越回來後，有一次議事不合天子的旨意，因有微小的違法行爲被判罪免官。這時天子正想建造通天臺却没有找到人做這事，王溫舒請求核查中尉屬下退役的士兵，找到了幾萬人來充當勞動力。皇上高興，任命他爲少府。調任右內史，處理政事和以前一樣，奸邪之事稍稍被禁止。後來犯法丢掉了官職。後來又任右輔，代理中尉的職務，還和以前的做法一樣處理政事。

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奸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一年多後，恰逢討伐大宛的軍隊出發，皇上下詔徵召豪强官吏，王溫舒把他的屬吏華成隱藏起來，又有人以緊急事變告發王溫舒接受在額騎兵的贜款和其他的壞事，犯的罪行嚴重到應當滅族，王溫舒自殺了。當時他的兩個弟弟以及兩個姻親之家也各自由於犯了其他罪而被滅族。光禄徐自爲説："可悲啊！古代有滅三族的事，而王溫舒犯罪到同時誅滅五族！"

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王溫舒死時，家産累計有一千金。幾年後，尹齊在任淮陽都尉期間病死，家産不足五十金。他在淮陽殺的人很多，到他死時，他的仇家要燒他的尸體，家人偷偷把他的尸體運回去安葬。

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綉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

自從王溫舒等人用嚴酷凶惡手段處理政事，郡守、都尉、諸侯和二千石的官員想處理好政事的，他們處理政事大多都效法王溫舒，而官吏和百姓更加輕率地犯法，盜賊不斷興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地有殷中、杜少，齊地有徐勃，燕、趙一帶有堅盧、范生一類人。大的團夥到幾千人，擅自建立名號，攻打城邑，搶奪武器庫中的兵器，放走死囚犯人，捆綁侮辱郡太守、都尉，殺死二千石官員，發布檄文讓各縣爲他們準備飯食；小的團夥有幾百人，搶劫鄉村的，不可勝數。於是天子開始派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主持剿滅他們。還是不能禁絶，就派光禄大夫范昆、各位輔都尉和原九卿張德等人穿着刺綉朝服，拿着符節虎符出動軍隊進攻他們，對於大的團夥斬首有的達到一萬多人，以及按法律殺死那些供給

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盗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他們飲食的人，誅連幾郡，多的達到幾千人。幾年後，纔略微捉到了幾個大首領。走散的士卒逃跑，又聚集成團夥倚恃山川險阻抗擊官兵的，往往群居一處，朝廷對他們没有辦法。於是朝廷頒行"沉命法"，説群盗産生而官吏没發現，或者發現而没有捕捉到規定數額的，二千石以下至小官員凡主持這事的都要處死。那以後小官怕被殺，雖然有盗賊也不敢上報，害怕捉不到，犯法被判刑又連累上級官府，上級官府也讓他們不要上報。因此盗賊更加多了，上下互相隱匿，玩弄法律條文逃避法律制裁。

減宣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厩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决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摇，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減宣，是楊縣人。因爲當佐史無比能幹被調到河東太守府任職。衛青將軍派人到河東買馬，看到減宣無比能幹，報告皇上，被徵召任大厩丞。當官做事出色，逐漸升到御史和中丞。被派去處理主父偃和淮南王造反的案件，用隱晦的條文深加誣陷，殺死的人很多，被稱爲敢於判决疑難案件。屢次被免官又屢次被起用，擔任御史和中丞差不多有二十年。王温舒被免去中尉，而減宣擔任左内史。他管理米和鹽的事，事情無論大小都要親自經過他的手，自己安排縣中各具體部門的財産器物，官吏縣令縣丞不能擅自改動，嚴厲地用重法來制裁他們。當官幾年，其他各郡都衹能辦好一些小事而已，惟獨減宣能從小事辦到大事。能憑藉威力加以推行，然而他的辦法難以當作規則。他中途被罷官，後來當了右扶風。由於怨恨成信，成信逃走藏在上林苑中，減宣派郿縣縣令擊殺成信，官吏和士兵擊殺成信時，弓箭射中了上林苑的門，減宣被交給法官判罪，認爲他犯大逆不道的罪，判處滅族，減宣自殺了。而杜周得到任用。

杜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内深

杜周，是南陽杜衍人。義縱擔任南陽太守時，把杜周當作得力助手，舉薦他擔任廷尉史。他事奉張湯，張湯屢次向皇上説他才能無比，升任到御史。派他調查邊境士卒逃亡的事，他判處死刑的很多。他上奏事情符合皇上的心意，被任用，和減宣互相接替，輪流任中丞十多年。他處

次骨。宣爲左内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理政事和減宣相似，但處事慎重决斷遲緩，表面寬鬆，實際用法深刻入骨。減宣任左内史，杜周任廷尉，他處理政事很像張湯但善於窺測皇上的意圖。皇上想排擠的，他就趁機陷害他；皇上想寬釋的，就長期囚禁待審暗中顯示他的冤情。門客中有人責備杜周説："你爲皇上公平斷案，不遵循三尺法律，專門以皇上的旨意來斷案。法官本來應該像這樣的嗎？"杜周説："三尺法律是從哪裏産生的呢？以前的國君認爲對的就寫成法律，後來的國君認爲對的就解釋成法令，適合當時的實際情况就對，哪裏有什麽古法！"

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到杜周當了廷尉，皇上命令辦的案子越發多了。二千石官員被拘捕的新舊相連，不下一百多人。郡國官員和上級官府送給廷尉辦的案子，一年多達一千多個。奏章所舉報的案子大的要牽連逮捕有關證人幾百人，小的也要幾十人；遠的要走幾千里，近的也有幾百里。會審時，官吏就要求犯人像奏章所説的那樣來招供，不服，就用刑具拷打定案。於是聽到有逮捕人的消息都逃跑隱藏起來。案件拖得久的甚至經過幾次赦免，十多年後還會被控告，大多數都誣陷爲大逆不道以上的罪名。廷尉以及中都官奉詔辦案逮捕的人多達六七萬，屬官增加的又有十多萬人。

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杜周中途被免職，後來當了執金吾，追捕盗賊，逮捕查辦桑弘羊、衛皇后兄弟的兒子，嚴苛酷烈，天子認爲他盡職無私，提升他任御史大夫。他家有兩個兒子，分别在黄河兩岸擔任太守。他們處理政事殘暴酷烈都比王温舒等人更厲害。杜周剛被徵召任廷史時，衹有一匹馬，而且配備不齊全；到了他長久作官，官做到位列三公，子孫都當了高官，家裏的錢財累積有好幾萬了。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

太史公曰：從郅都到杜周十人，這些人都以治政嚴酷暴烈而聞名。可是郅都剛直，能援引大是大非，來争辯國家重要的事情。張湯因爲懂得看皇上臉色，皇上和他上下配合，當時多次辯論國家大事的得失，國家靠他而獲益。趙禹時常依據法律堅守正義。杜周慫恿諂諛，以少説話爲

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重。從張湯死後，法網嚴密，辦案大多詆毁嚴酷，政事逐漸昏亂敗壞。九卿庸庸碌碌地履行自己的職守，補救過錯尚且不及，哪有時間研究法律以外的事情呢？但這十人中，那些廉潔的足可以作爲人們的表率，那些污濁的足可以作爲人們的鑒戒，出謀劃策教導人民，禁奸止邪，一切作爲也都斯文有禮恩威并施。執法雖然嚴酷，但這符合他們的官職。至於像蜀郡太守馮當凶暴摧殘人，廣漢郡李貞擅自肢解人，東郡彌僕鋸斷人的脖子，天水駱壁逼供定案，河東褚廣胡亂殺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狠如蛇鷹，水衡都尉閻奉拷打犯人逼人出錢請托，哪值得去説呢！哪值得去説呢！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列傳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大宛的事迹，從張騫開始瞭解。張騫，是漢中人。建元年間任郎官。當時武帝問投降的匈奴人，都説匈奴擊敗了月氏王，用月氏王的頭顱當作飲酒的器皿，月氏人逃跑遠去，而經常在心中怨恨匈奴，但没有人和他們一道攻打匈奴。漢朝正打算滅掉匈奴，聽到了這話，於是想派使者和月氏聯係。去月氏的途中一定要經過匈奴境内，就招募能够充當使者的人。張騫以郎官的身份去應招，出使月氏，同堂邑氏的胡奴名叫甘父的一起從隴西出發。在經過匈奴境内時，被匈奴人抓住，送往單于那裏。單于扣留了他們，説："月氏在我的北面，漢朝怎麽能派使者去呢？我想派人出使越國，漢朝能聽任我這樣做嗎？"把張騫扣留了十多年，給他娶妻，生了兒子，但張騫仍然手持漢朝的使節没有拋掉。

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并南山，欲

在匈奴居留期間，匈奴對他的監視日漸放鬆，張騫趁機和他的隨從逃向月氏。他們向西走了幾十天，來到大宛。大宛王早就聽説漢朝物産富饒，想要交往但没能辦到，見了張騫很高興，問道："你要到哪裏去？"張騫説："我爲漢朝出使月氏，却被匈奴人截留。現在逃出來，望大王您派人引導送我。如果真能到那裏，待我返回漢朝，漢朝贈送給大王的財物説不完。"大宛王認爲對，就讓他動身，爲他派出嚮導和翻譯，到達康居。康居又輾轉送他到大月氏。大月氏王已被匈奴殺死，立了他的太子爲王。已經征服大夏國居住下來，土地肥沃，少有寇賊，耽於安適享樂，又自以爲遠離漢朝，一點都没有對匈奴復仇

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之意。張騫從月氏到大夏，居然得不到月氏王的允諾。居留了一年多，動身回國。沿着南山，想從羌人地區回去，又被匈奴人抓住。居留了一年多，單于死去，左谷蠡王攻打單于的太子而自立爲單于，匈奴國內動亂，張騫和他的匈奴妻子及堂邑父一同逃回漢。漢任命張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騫爲人强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張騫爲人堅强有毅力，寬厚，以誠待人，蠻夷外族人都喜歡他。堂邑父本是匈奴人，擅長射箭，窘困時就射獵禽獸來供給食物。起初，張騫出發的時候有一百多人，在外十三年，僅他和堂邑父兩人得以回歸。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

張騫親身所到的地方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還從傳聞中知道這些國家附近有五六個大國，把這些都向天子報告了。說：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大宛在匈奴的西南方，在漢朝的正西方，離漢約有一萬里。那裏的風俗是定居，耕田，種植稻麥。生産葡萄酒。盛産良馬，馬出汗如血，它的祖先是天馬之子。有城郭房屋。附屬於大宛的城邑有大大小小七十多座，百姓約有幾十萬。它的軍隊使用弓矛善於騎馬射箭。它的北邊是康居，西面是大月氏，西南邊是大夏，東北邊是烏孫，東面是扜罙、于窴。于窴的西邊，河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于窴東邊的河水都向東流，注入鹽澤。鹽澤的水潛入地下，它南邊就是黄河源頭的起點。盛産玉石，黄河水流入中原。樓蘭、姑師都有市邑城郭，靠近鹽澤。鹽澤距離長安約有五千里。匈奴的右翼處在鹽澤以東，一直到隴西長城，南邊緊連着羌，隔斷了漢朝的道路。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約二千里，是游牧國家，隨牲畜遷徙，和匈奴的習俗相同。能拉弓射箭的士兵有幾萬，勇於作戰。以前歸服匈奴，到强盛後，僅保持名義上的臣屬，不肯前去朝貢會盟了。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

康居在大宛西北邊約二千里，是游牧國家，和大月氏的習俗大多相同。能拉弓射箭

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的士兵有八九萬。和大宛是鄰國。國家很小，南面臣屬事奉月氏，東邊臣屬事奉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奄蔡在康居西北約二千里，是游牧國家，和康居的習俗大多相同。能拉弓射箭的士兵有十多萬。臨近大澤，没有邊際，大概就是所謂北海吧。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强，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大月氏在大宛西邊約二三千里，處在嬀水的北面。它的南邊是大夏，西邊是安息，北邊是康居。不定居，隨着牲畜遷徙，和匈奴風俗相同。能拉弓射箭的士兵約有一二十萬。以前强大，輕視匈奴。到了冒頓即位，打敗月氏。到匈奴老上單于時，殺死了月氏王，用他的頭顱作爲飲酒器皿。當初月氏居住在敦煌、祁連之間，到了被匈奴打敗後，就遠遠地離開，經過宛，向西攻打大夏而使它臣服，於是在嬀水的北面建都，設置了王庭。那些餘留下來不能離去的小股百姓，守衛着南山羌，稱爲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安息在大月氏西邊約幾千里。那裏的風俗是定居，耕田，種植稻麥，生産葡萄酒。城邑如同大宛。它附屬有大大小小幾百座城，國土方圓有幾千里，是最大的國家。臨近嬀水，有集市，人民做買賣用車和船隻，運載貨物到附近國家有走幾千里的。用銀作爲錢，錢幣鑄成國王面容，國王死了就更换錢幣，是爲了要模仿新王面容。在皮革上横寫作記號作爲文字記載。它的西邊是條枝，北邊有奄蔡、黎軒。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條枝在安息西面幾千里，臨近西海。炎熱潮濕。耕田，種稻。有大鳥，産的蛋像酒甕一樣大。人口很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使管轄條枝，把它當作外番國。國人精通幻術。安息的老年人傳説條枝有弱水、西王母，可從没有見過。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君長，往往城邑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多里，嬀水南邊。那裏的風俗是定居，有城郭房屋，和大宛的習俗相同。没有大君長，城邑往往設置小君

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長。它的軍隊軟弱，害怕作戰。善於經商貿易。到大月氏西遷的時候，打敗了大夏，使整個大夏臣服。大夏百姓很多，約有一百多萬。它的國都叫藍市城，有集市販賣各種貨物。它的東南邊有身毒國。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强，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閒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張騫説："臣在大夏的時候，看到邛竹杖、蜀布。問道：'從哪裏得到這些？'大夏國人説：'我們的商人去身毒買的。身毒在大夏東南約幾千里。那裏的風俗是定居，大體與大夏相同，而地勢低下天氣潮濕炎熱。那兒的人民騎大象來作戰。他們國家臨近大河。'按我推測，大夏距離漢一萬二千里，位於漢的西南邊。現在身毒國又位於大夏東南面幾千里，那裏有蜀地的物産，那它離蜀地不遠了。如今出使大夏，從羌人居住區經過，地勢險要，羌人討厭這樣做；要是稍微向北走，就會被匈奴人俘獲；從蜀地走應該是直路，又没有强盜。"天子已經聽説大宛和大夏、安息之類都是大國，有很多奇珍異物，百姓定居，與漢朝人的生活很相似，而兵力薄弱，看重漢朝的財物；北邊有大月氏、康居之類，軍隊强大，可以用饋贈財物來給它們好處使它們來朝拜。況且如果真能用道義來使它們歸屬，就能够擴大萬里土地，經過輾轉翻譯，招徠不同風俗的人們，聲威和恩德就會遍及四海。天子高興，認爲張騫的話對，於是命令張騫從蜀郡的犍爲派遣秘密使者，四路同時出發：一路從駹出發，一路從冄出發，一路從徙出發，一路從邛、僰出發，都各自行走一二千里。北方一路被氐、筰阻隔，南方一路被嶲、昆明阻隔。昆明之類的國家没有君長，善於搶劫偷盜，總是殺害掠奪漢朝使者，漢朝使者終於没人能通過。但聽説它西邊約一千多里有個騎象的國家，名叫滇越，而蜀地的商人偷運出境物品時有的去過那裏，於是漢朝爲了尋找通往大夏的道路開始和滇國往來。當初，漢朝想和西南夷溝通，花費太多，道路不暢通，因此作罷了。到了張騫説可以溝通大夏時，就又重新從事溝通西南夷的事情。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

張騫以校尉的身份跟隨大將軍攻打匈奴，他知道有水草的地方，軍隊得以不受困乏，於是封

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張騫爲博望侯。這一年是元朔六年。第二年，張騫擔任衛尉，和李將軍一同從右北平出發去攻打匈奴。匈奴軍隊包圍李將軍，軍隊損失傷亡很多；而張騫誤期被判斬，花錢贖罪免爲庶民。這一年漢朝派驃騎將軍打敗了匈奴西域軍隊幾萬人，到達祁連山。第二年，渾邪王率領他的百姓向漢朝投降，而金城、河西的西邊沿南山一直到鹽澤一帶，空空的没有匈奴人了。匈奴有時派偵察兵來，但很稀少。那以後兩年，漢朝軍隊在大漠以北打跑了單于。

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弃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域。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

這以後，天子多次問張騫大夏之類的事。張騫已經失去侯爵，因而說："臣居留在匈奴時，聽說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的父親，是匈奴西邊一個小國的國君。匈奴人攻打殺死了他的父親，而昆莫出生時，被扔在野地。烏鴉叼着肉在他上面飛，狼跑去哺乳他。單于覺得奇怪，認爲他是神，就收養了他把他養大。到他成年後，讓他領兵打仗，屢有戰功，單于又將他父親屬下的百姓交付給昆莫，讓他長久地守衛在西域。昆莫收養了他的百姓，攻打旁邊的小城邑，能拉弓射箭的士兵有幾萬人，演習作戰。單于死後，昆莫纔帶領他的人民遠遠地遷移，中立，不願去朝拜匈奴。匈奴派出騎兵去攻打，没有獲勝，認爲昆莫是神而遠遠避開他，於是籠絡使他爲臣屬，不大進攻。如今單于剛被漢朝困住，而以前渾邪王的領地空虚没人。蠻夷的風俗是貪圖漢朝的財物，現在如果趁這個時機用豐厚的禮物來饋贈烏孫，招引他再往東來，居住到原渾邪王的土地，和漢朝結爲兄弟，從情勢來看應該能聽從，聽從了就是把匈奴右邊的一隻臂膀斬斷了。聯合了烏孫以後，從它往西大夏等國都可以招引來而作爲外臣屬國。"天子認爲對，任命張騫爲中郎將，率領三百人，每人兩匹馬，牛羊數以萬計，携帶錢財布帛價值幾千萬，還配備好多持節的副使，衹要道路可通，就派他們到旁邊其他國家去。

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慚，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

張騫到了烏孫後，烏孫王昆莫接見漢朝使者的禮節與拜見單于的相同。張騫非常羞愧，知道蠻夷貪婪，就說："天子賞賜禮物，大王不拜謝，就把禮物退回來。"昆莫起身拜謝賞賜，其餘禮

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禄，强，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禄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禄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禄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

節照舊。張騫説明自己出使的意圖説："烏孫能够向東居住到渾邪王的土地上，那麼漢朝就送一位公主給昆莫做夫人。"烏孫國家分裂，國王年老，又遠離漢朝，不知道它的大小，一直臣服於匈奴時間很長了，况且又接近匈奴，他的大臣都懼怕匈奴，不想遷走，國王不能獨自作出决定。張騫没有瞭解昆莫的意圖。昆莫有十多個兒子，排行居中的兒子叫大禄，强悍，善於指揮部衆，帶領部衆在别處居住有一萬多騎兵。大禄的哥哥是太子，太子有兒子叫岑娶，而太子很早就死了。臨死的時候他對父親昆莫説："一定要把岑娶立爲太子，不要讓别人替代他。"昆莫悲哀就答應了他，終於把岑娶立爲太子。大禄爲自己不能取代太子而發怒，於是糾集他的兄弟們，帶領他的部衆反叛，謀劃攻打岑娶和昆莫。昆莫年老，常常害怕大禄殺了岑娶，就給岑娶一萬多騎兵居住在别處，而昆莫有一萬多騎兵作自衛，這樣國家部衆一分爲三，而大體上仍是歸屬昆莫，昆莫也因此不敢對張騫獨自做主定約。

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

張騫於是分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和各個旁邊的國家。烏孫國派出嚮導和翻譯送張騫回國，張騫和烏孫派出的使者幾十人，馬幾十匹，回漢報答，趁機讓他們探視漢朝，瞭解它的廣大。張騫回到漢，被任命爲大行，官位列於九卿。一年多後，去世。

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

烏孫的使者看到漢朝人口衆多財物充足後，回去向他們的國家報告，他們的國家於是更重視漢朝。那以後一年多，張騫派出去溝通大夏等國的使者大都和所去國家的人一同回來，於是西北各國開始和漢朝交往。然而張騫是第一個開通交往的，那以後出使的人都號稱博望侯，以此來使外國信任，外國也因此而信任他們。

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

自從博望侯張騫死後，匈奴聽説漢朝和烏孫交往，很生氣，想進攻烏孫。到漢朝出使烏孫，那些使者從它南邊出使，接連到達大宛、大月氏等國，烏孫纔感到害怕，派使者向漢朝獻馬匹，希望能够娶漢朝的公主，同漢朝結爲兄弟。天子問大臣們意見，都説："一定要先讓他們送上聘

《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禮，然後纔派公主過去。”當初，天子打開《易》占卜，卜辭説：“神馬當從西北來。”得到烏孫的好馬後，命名叫“天馬”。到得了大宛的汗血馬，越發健壯，就把烏孫馬改名爲“西極”，把大宛馬命名爲“天馬”。而漢朝開始修築令居以西的長城，開始設置酒泉郡來和西北各國交往。於是加派使者到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喜愛大宛馬，出使的使者在路上彼此相望絡繹不絶。出使外國的使者一批大的有幾百人，小的有一百多人，他們所携帶的東西與博望侯時大致相同。那以後出使之事日益熟悉而人數漸少。漢朝通常一年中要派出的使者多的有十幾批，少的有五六批。遠的地方需八九年，近的幾年就回來。

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

這時漢朝已經消滅了南越，而蜀、西南夷都受到震動，請求漢朝派遣官吏加以管轄和入朝拜見天子。於是設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希望地界連成一片來向前通往大夏。於是一年就派使者柏始昌、吕越人等十幾批，從這些剛設置的郡出發到大夏，但又都被昆明阻攔，使者被殺，錢物被搶，終究没能到大夏。於是漢朝派遣三輔的犯人，再加上巴蜀士兵幾萬人，派郭昌、衛廣兩位將軍等前去進攻昆明阻攔漢朝使者的人，斬殺俘虜幾萬人後離去。那以後派出使者，昆明又進行搶殺，終於没能通過。而北邊經過酒泉到大夏，使者已經很多，而外國對漢幣日益滿足，不看重漢朝物品。

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争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絶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

自從博望侯由於開通與外國的交往道路而尊貴，那以後跟隨出使的官吏和士兵都争着上書，陳述外國奇珍怪物和利害得失，請求當使者。天子認爲外國極遠，不是人樂於前往的，就聽從他們的要求，頒給他們使節，招募官吏和百姓不問他們來的地方，爲他們配備好隨行人員送他們出發，來擴大溝通外國的道路。出使歸來而不能避免侵吞錢幣財物，以及使者違背旨意的，天子因爲他們熟悉西域情況，就深究審判成重罪，來激怒他們使他們想贖罪，再次要求充任使者。求使的念頭循環無盡，而他們也輕率犯法。那些官吏士卒也動不動就反復極力推薦外國出産的東西，

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絶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争遍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説大話的人被授予使節，説小話的人被授予副使，所以胡説八道没有品行的人都争着來仿效。那些出使的人都是窮人的孩子，把官府的贈送禮物占爲己有，想在外國低價收購貨物來獲取私利。外國人也討厭漢朝的使者人人言辭都輕重不實，料想漢朝軍隊離得遠不能來到，而斷絶他們的食物來使漢朝使者受苦。漢朝使者生活困乏食物斷絶而積怨，以至於相互攻擊。樓蘭、姑師衹是小國，處於交通要道，攻擊劫持漢朝使者王恢等尤其厲害。而匈奴的奇兵經常攔擊出使西域的人。使者争相遍談外國的災害，都有城邑，兵力薄弱容易進攻。於是天子因此派遣從驃侯趙破奴率領屬國騎兵和郡兵幾萬人，來到匈河水，想要攻打匈奴，匈奴軍隊都離去了。第二年，攻打姑師，趙破奴和輕騎兵七百多人先到達，俘虜了樓蘭王，接着攻陷了姑師。趁着勝利的軍威圍困了烏孫、大宛等國。回漢朝後，封趙破奴爲浞野侯。王恢屢次出使，被樓蘭害苦，向天子説起，天子派軍隊讓王恢輔佐趙破奴打敗了樓蘭，王恢被封爲浩侯。於是在酒泉修築亭障直到玉門關。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

烏孫用一千匹馬來聘娶漢朝公主，漢朝派皇族女子江都王的公主嫁給烏孫王作妻子，烏孫王昆莫讓她做右夫人。匈奴也派遣公主嫁給昆莫，昆莫讓她做左夫人。昆莫説："我年老了。"於是讓他的孫子岑娶娶江都王的公主爲妻。烏孫多産馬，那裏富人家的馬多至四五千匹。

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悦。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當初，漢朝使者到安息，安息王命令率領二萬騎兵到東部邊界迎接。東部邊界距離國都有幾千里。行走到邊界，要經過幾十座城，百姓相連人口很多。漢朝使者回來，安息就接着派使者跟隨漢使者來觀察漢朝領土的廣大，把大鳥蛋和黎軒善變魔術的人獻給漢朝。至於大宛西邊的小國驩潛、大益，大宛東邊的姑師、扜罙、蘇薤等國，都跟隨漢使者來獻貢品拜見天子。天子非常高興。而漢朝使者尋到了黄河源頭，黄河發源於于窴，那裏的山盛産玉石，使者們采運回來，天子考查古代的圖書，命名黄河發源的山叫崑崙。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

這時，皇上正多次到海邊視察，就每次都讓外國客人跟隨，人多的大城市就經過，散發財物

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

布帛來賞賜他們，用豐厚的酒肴厚厚地款待他們，來展示漢朝的富有。於是大規模舉行摔跤比賽，展示奇妙表演和各種怪物，招聚衆多圍觀的人，進行賞賜，聚酒成池挂肉成林，讓外國客人遍觀各倉庫的儲藏物資，表現漢朝的廣大，使他們傾慕吃驚。至於增加那些魔術的精巧技藝，摔跤和奇妙表演每年都有新變化，日益興旺，就從這時開始。

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宫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頿，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黄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

西北地區外國的使者，有來有去。大宛以西的，都自認爲離漢朝遠，還驕傲放縱安逸自適，漢朝還不能用禮來使他們屈服聽從管束指使。從烏孫以西到安息，因爲靠近匈奴，匈奴困擾過月氏，匈奴使者拿着單于的一封信，各國就都供給他食物，不敢阻留使其受苦。至於漢朝使者，不拿出錢幣布帛就不能得到食物，不買牲口就不能有坐騎。所以這樣的原因，是離漢朝遠，而且漢朝財物多，所以一定要買纔能得到想要的東西，但也是因爲他們怕匈奴使者甚於漢朝使者。大宛左右的國家都用葡萄造酒，富人家裏藏的酒多至一萬多石，年代久的幾十年都不壞。那裏民俗喜歡飲酒，馬喜歡吃苜蓿。漢朝使者把它們的種子拿回來，於是天子開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種植苜蓿、葡萄。等到天馬多了，外國使者來得多了，那離宫別苑旁邊都種上了葡萄、苜蓿，一望無際。從大宛以西到安息，各國雖然語言大不相同，可是風俗大體相似，彼此相互瞭解。那裏人都深眼窩，多鬍鬚，善於做買賣，銖錙必爭。當地風俗重視女子，女子説的話丈夫就絶對奉行。那裏都没有絲和漆，不懂得鑄造錢幣器皿。直到漢朝使者逃亡士卒投降他們後，教他們製作其他兵器和器皿。他們得到了漢朝的黄金白銀，常常用來作器皿，不用來作錢幣。

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

漢朝使者前往西域的多了以後，那些少年隨從大多都向天子彙報熟悉的情況，説道："大宛有好馬在貳師城，藏着不肯給漢使者。"天子已經喜歡上了大宛馬，聽了心裏很高興，就派壯士車令等人拿着千金和金馬來向大宛王求貳師城的好馬。大宛國已經有很多漢朝的東西，相互商議説："漢朝離我們很遠，而經過鹽水來我國屢次

草。又且往往而絶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强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

失敗，從它北邊來又有匈奴侵擾，從它南邊來又缺少水草。而且所過之處往往人烟城邑斷絶，缺乏飲食的情况多。漢朝使者幾百人一批地來，而常常缺乏食物，死亡超過半數，這樣怎麽能有大軍前來呢？他們對我們無可奈何。况且貳師城的馬，是大宛的寶馬啊。”於是不肯把馬給漢使者。漢使者生氣，怒駡，用椎擊打金馬而離去。大宛的貴人發怒説：“漢使者太輕視我們！”打發漢使者離去，命令它東邊的郁成國攔擊殺死漢使者，奪取他們的財物。於是天子大怒。幾位曾經出使過大宛的姚定漢等説大宛兵力薄弱，如果用漢朝軍隊，不超過三千人，用强弓射擊他們，就能全部擄掠攻破大宛了。天子已經派浞野侯攻打過樓蘭，浞野侯率領七百名騎兵先到了樓蘭，俘虜了樓蘭王，所以認爲姚定漢等人的話對，又想封寵姬李氏家人爲侯，就任命李廣利爲貳師將軍，調動屬國六千名騎兵，以及各郡國品行惡劣的少年幾萬人，率領前往進攻大宛。希望到貳師城獲取好馬，所以號爲“貳師將軍”。趙始成任軍正，原來的浩侯王恢當軍隊的嚮導，而李哆任校尉，掌管軍中大事。這一年是太初元年。而關東蝗蟲大作，向西飛到敦煌。

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貳師將軍李廣利的軍隊已經向西渡過了鹽水，沿途的小國感到驚慌，各自堅守城池，不肯供給食物。攻打它們没能攻下。攻下城來能得到食物，攻不下的過幾天就離開。等到了郁成，到達那裏的士兵不過幾千人，都飢餓疲憊。攻打郁成，郁成大敗漢軍，被殺傷的很多。貳師將軍和李哆、趙始成等商量：“到郁成還不能够攻下，何况到他們的國都呢？”帶軍隊返回。一去一回用了兩年時間。回到敦煌，士兵已經不超過十分之一二。派使者上書説：“道路遥遠常常缺少食物，并且士兵不擔心戰鬥，衹擔心飢餓。人數少，不足以攻取大宛。希望暫且退兵，增加派遣軍隊再前去。”天子聽了大怒，派使者到玉門關阻攔，説軍隊有敢進入玉門關的就斬首處死。貳師將軍害怕，就停留在敦煌。

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

那年夏天，漢朝與匈奴交戰損失了浞野侯的軍隊兩萬多人。公卿和議事的大臣都希望撤回攻

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絶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

打大宛的軍隊，集中力量攻打匈奴。天子已經攻打大宛，大宛這樣的小國不能攻克，那大夏等國就會輕視漢朝，而大宛的良馬也會斷絶不來，烏孫、侖頭就會輕易地讓漢使者受苦了，被外國耻笑。於是查辦了説攻打大宛不利的鄧光等人，赦免了囚犯和有能力的士兵，增加徵用品行惡劣的少年及邊地騎兵，一年多内從敦煌出發的達六萬人，這還不包括自帶衣食隨軍的人。牛十萬頭，馬三萬多匹，驢、騾、駱駝數以萬計。帶了很多糧食，兵器弓弩很齊全。天下騷動不寧，相互轉告奉命攻打大宛，共有五十多名校尉。大宛都城中没有井，都要汲取城外的流水，於是派遣水工改變了城下的水道，使城内無水。增加徵發了十八萬甲兵到酒泉、張掖北邊，設置居延、休屠兩縣來護衛酒泉。調遣全國七種犯罪的人，載運乾糧供給貳師將軍。轉運物資的人相互連接絡繹不絶直到敦煌。又任命兩位熟習馬匹的人做執驅校尉，準備攻克大宛後選取那兒的良馬。

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

因此貳師將軍後來又一次出征，軍隊多，而所到的小國没有不迎接的，都拿出食物供給軍隊。到了侖頭，侖頭國不投降，攻打了幾天，血洗侖頭。從這往西，暢通無阻到達宛城，漢軍到達那裏的有三萬人。大宛軍隊迎擊漢軍，漢軍射箭打敗了他們，大宛軍隊進入城裏憑藉城墻自守。貳師將軍的軍隊想前往攻打郁成，擔心行軍滯留而讓大宛更添詭詐，就先到了大宛，挖開它的水源，改變水道，那樣大宛當然深受困苦。包圍了大宛城，攻打了四十多天，大宛外圍城墻毁壞，俘虜了大宛貴人勇將煎靡。大宛人十分害怕，逃入内城。大宛貴人們互相商量對策説："漢朝進攻大宛的原因，是由於大宛王毋寡藏匿良馬而且殺死漢使者。現在殺了大宛王毋寡而獻出良馬，漢軍應該會解圍離去。如果不解圍，再奮力戰鬥而死，也不晚。"大宛的貴人們都認爲對，一起殺死了他們的國王毋寡，拿着他的頭派貴人出使到貳師將軍那兒，相約説："漢軍不再攻打我們。我們把良馬全都獻出，任由你們選取，并供給漢軍食物。如果不答應，我們就把良馬全部殺掉，而康居的救兵快要到了。救兵來

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

到，我們在裏面，康居軍隊在外面，和漢軍作戰。希望漢軍仔細考慮，何去何從?"這時康居偵察漢軍，認爲漢軍還强盛，不敢前進。貳師將軍和趙始成、李哆等人商量："聽説大宛城内剛找到了漢人，懂得挖井，而他們城内糧食還很多。我們來這裏的原因，是誅殺首惡毋寡。毋寡的頭已送來了，像這樣還不答應撤去軍隊，那麽他們頑强守衛，而康居偵察到漢軍疲乏而來救援大宛，打敗漢軍是必然的了。"軍官們都認爲對，答應了大宛的要求。大宛於是獻出他們的良馬，讓漢人自己挑選，并且拿出很多食物來供給漢軍。漢軍選取了他們的良馬幾十匹，中等以下的公馬母馬三千多匹，又立了大宛貴人中以前對待漢使者友好的人名叫昧蔡的作爲大宛王，和他訂立盟約而撤兵。漢軍最終没能進入大宛的内城，就撤軍回還。

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偩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脱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

當初，貳師將軍從敦煌西邊出發，認爲人多，沿途的國家不能供給食物，就分爲幾支軍隊，從南北兩路前進。校尉王申生、原鴻臚壺充國等一千多人，從另一條路到了郁成。郁成人堅守城池，不肯提供食物給他的軍隊。王申生離開大部隊二百里，以爲有所依仗而輕視郁成，責問郁成。郁成人不肯獻出糧食，探知王申生的軍隊一天天減少，在早晨用三千人進攻漢軍，殺死了王申生等人，漢軍被打敗，幾個人逃脱，跑到貳師將軍那裏。貳師將軍命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前往攻破郁成。郁成王逃亡到康居，上官桀追擊到康居。康居聽説漢軍已經攻克了大宛，就把郁成王獻給上官桀，上官桀命令四名騎兵把郁成王捆上押解到貳師將軍那裏。四人互相商議説："郁成王是漢朝痛恨的人，如今活着送去，突然發生意外就耽誤大事了。"想要殺了他，没人敢先下手。上邽騎士趙弟年紀最小，拔出劍來砍去，殺了郁成王，帶上他的人頭。趙弟、上官桀等人追趕上了貳師將軍。

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

當初，貳師將軍後一次出兵，皇帝派使者告訴烏孫，多派兵和漢軍合力進攻大宛。烏孫派了二千名騎兵前往，徘徊觀望，不肯前進。貳師將軍東歸，沿途經過的各小國聽説大宛被攻破，都

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録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禄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

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

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派他們的子弟跟隨漢軍到漢朝進貢，拜見天子，就把他們留在漢朝作人質。貳師將軍攻打大宛，軍正趙始成奮力作戰，功勞最多；至於上官桀勇敢深入作戰，李哆爲他出謀劃策，軍隊進入玉門關的有一萬多人，戰馬一千多匹。貳師將軍後一次出兵，軍隊不缺乏糧食，戰死的人也不能算多，而將官貪婪，大多不愛惜士兵，侵吞軍餉，因此死亡的人很多。天子因爲他們萬里遠征討伐大宛，不記他們的過錯，封李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親自斬殺郁成王的騎士趙弟爲新畤侯。任命軍正趙始成爲光禄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中位列九卿的有三人，任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的一百多人，任千石以下的一千多人。奮勇參戰的人封的官超過他自己的願望，因犯罪受罰去參戰的人都將功贖罪不計功勞。對士卒的賞賜價值四萬金。攻打大宛兩次往返，共花了四年纔罷兵。

漢軍討伐大宛後，立昧蔡作大宛王後離去。一年多後，大宛貴人認爲昧蔡善於阿諛，使自己國家遭受屠殺，於是一起殺死了昧蔡，立毋寡的兄弟名叫蟬封的當大宛王，而派他的兒子到漢朝作人質。漢朝於是派使者贈送禮物來安撫大宛。

漢朝派遣使者十幾批到大宛以西的那些國家，搜求奇異物品，趁着出行考察來炫耀征伐大宛的威德。在敦煌設置酒泉都尉，西邊直到鹽水，路上往往有亭障。而侖頭有屯田士卒幾百人，於是漢朝在那裏設立使者保護田地積蓄糧食，來供給出使外國的人。

太史公曰：《禹本紀》說："黄河源出崑崙。崑崙山高二千五百多里，是太陽月亮交相隱蔽放出光明的地方。山上有醴泉、瑤池。"如今從張騫出使大夏之後，探尋到黄河的源頭，哪裏能看見《本紀》所説的崑崙呢？所以談論九州山川，《尚書》接近事實。至於《禹本紀》、《山海經》所記載的怪物，我不敢去談論它們。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韓非子說："儒家用文章擾亂法治，而游俠憑藉武力觸犯禁令。"兩者都被譏諷，而儒生多被世人稱贊。至於像用權術來謀取宰相卿大夫的職位，輔助他的君主，功名都被記載在史書中，本來没有可説的。至於季次、原憲，是平民百姓，讀書懷有特異君子的品德，行爲不和當代同流合污，當代人也嘲笑他們。所以季次、原憲一生住在徒有四壁的草屋中，連粗衣淡飯都不足。死了四百多年了，而他們的弟子却不知疲倦地懷念他們。如今的游俠，他們的行爲雖然不依循於正當的道理，但他們言必信，行必果，已經答應的一定誠心去做，不惜自己的身軀，去救助别人的困急，既已出生入死，却不誇耀自己的才能，羞於炫示自己的功德，大概也有足以讓人稱贊的吧。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説匿於傅險，吕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况且危急的事，是人們常會遇到的。太史公説：從前虞舜在淘井和修糧倉時遇到危急，伊尹背着鼎俎當厨師，傅説藏身在傅險當苦力，吕尚在棘津遭困厄，管夷吾被戴脚鐐手銬，百里奚喂牛，孔仲尼在匡地被困，在陳、蔡兩國餓得面有菜色。這些都是儒生所説的有道德的仁人，尚且還遭到這樣的災難，何况依靠中等才能而經歷亂世的普通人呢？他們遭遇的災難怎麽可以説得完呢！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

鄉下人有俗話説："什麽叫懂得仁義，已經享受其利益的就是有道德。"所以伯夷以吃周粟爲可耻，餓死在首陽山，可文王、武王不因爲這個原因而有損王者的聲譽；盗跖、莊蹻凶暴乖

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戾，而他們的信徒却不斷稱贊他們的義氣。由此看來，"偷衣帶鈎的被殺頭，偷國家的被封侯，受封侯的人家自有仁義"，不是假話。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現在拘泥所學的人有的抱着狹隘的道理，長久地孤立於世俗以外，哪比得上降低論調與俗等同，和世人共沉浮而取得榮耀名聲啊！而平民百姓，作取捨承諾，千里傳誦正義，冒死而不戀人世，這也有長於人的地方，不是隨便就行的。因此士人在困窘的時候能托命給他們，這難道不是人們所説的賢人和豪俠之間的人物嗎？假如讓民間的游俠，與季次、原憲比較權勢大小能力高下，比較對當世的貢獻，那就不能同日而語了。總之要以功效表現説話守信，俠客的仁義怎麽可以缺少呢！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强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古代平民中的俠客，不能够聽到了。近代延陵、孟嘗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爲是君王的親屬，依靠着有封地和身爲卿相的富足，招攬天下賢人，在諸侯中顯揚名聲，不能説不是賢才。好比順風呼喊，聲音没有加快，那是風勢使之加速。至於居民區中的俠客，修養行爲磨煉名節，名聲遍及天下，没有不稱贊他們賢能的，這是難以做到的。可是儒家、墨家都對他們排斥擯棄不加記載。從秦代往前，平民俠客，湮没無聞，我很遺憾。依據我所聽到的，漢朝興起以來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等人，雖然時常觸犯當朝的法網，但他們個人的行爲符合道義廉潔謙讓，有值得稱揚的。名聲不憑空而樹立，士人不會憑空去附和。至於結成幫派的豪强互相勾結，用錢財來役使貧苦人，藉豪强暴力來欺凌孤單勢弱的人，隨心所欲來滿足自己，游俠也認爲這是可耻的。我哀傷世俗之人不明白其中真意，却錯誤地把朱家、郭解等人和强暴的人視爲同類而一同加以耻笑。

朱家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

魯地的朱家，和高祖同時代。魯人都以儒家學説進行教育，可朱家因爲行俠聞名。他隱藏和救活的豪傑人士數以百計，其餘普通人多得説不完。但始終不炫耀他的本領、爲他的恩德沾沾自喜。對他曾給予過恩惠的人，惟恐再見到他們。

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脱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

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兄、陜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

救濟不富足的人，先從貧賤人家開始。家裏没有剩餘的錢財，衣服没有多種顔色，吃飯没有兩樣以上的葷菜，乘坐的不過是小牛車。專門去救助別人的危急，超過爲自己辦事。暗中使季布將軍擺脱困境後，待到季布尊貴，終身不見季布。從函谷關以東，没有人不伸長脖子希望和他結交。

楚地的田仲由於行俠仗義而聞名，喜歡劍術，像服侍父親一樣服侍朱家，自認爲行爲比不上朱家。田仲死後，雒陽有個劇孟。周地人以做買賣爲生活的資本，而劇孟憑藉行俠在諸侯中顯揚名聲。吳、楚反叛時，條侯任太尉，乘坐驛站快車快到河南時，找到了劇孟，高興地説："吳、楚起兵而不找劇孟，我知道他們没有能力做什麽了。"天下動亂，宰相得到他就像是得到一個對等的國家一樣。劇孟行爲大體像朱家，而喜歡玩六博，多爲少年的游戲。可是劇孟的母親去世，從遠方來送喪的大概有上千輛車。到劇孟去世，家裏没有剩下十金的錢財。而符離人王孟這時也因爲行俠在江、淮一帶受到稱頌。

這時濟南的瞯氏、陳地的周庸也因爲豪俠而聞名，景帝聽説後，派使者把這些人全殺死了。那以後，代郡的白氏各族、梁地的韓無辟、陽翟的薛兄、陜地的韓孺，紛紛又出現了。

郭解，是軹縣人，字翁伯，是擅長給人相面的許負的外孫。郭解的父親因爲行俠，在孝文帝時被誅殺。郭解爲人短小精悍，不喝酒。小時候陰狠毒辣，心中憤怒不高興時，親手殺死的人很多。拿自己生命給朋友報仇，藏匿逃犯違法搶劫，没事就私自鑄錢盜墓，類似之事真是不可勝數。却遇到上天保佑，在危急中常常能擺脱出來，像是遇到了赦免。到郭解年紀大後，改變操行爲人檢點，以德報怨，施給別人的多寄期望於別人的少。但他自己喜歡行俠更加厲害。已經救了別人性命，不炫誇自己的功勞，而他的內心仍然狠毒，突然由於小事而發作行凶還和以前一樣。而少年人仰慕他的行爲，也常常爲他報仇，不讓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兒子仗郭解的威勢，和人飲酒，讓人乾杯。人家不勝酒量，他就强迫一

不得。”弃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定要灌人家。那人生氣，拔出刀來刺殺了郭解姐姐的兒子，就逃跑了。郭解姐姐生氣地說：“憑着翁伯的義氣，人家殺了我兒子，却捉不到凶手。”把尸體扔到路上，不埋葬，想藉此來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打聽到凶手的去處。凶手没辦法自己回來了，把實情全部告訴郭解。郭解說：“你殺他確實應該，我的孩子没有道理。”於是放走那凶手，把罪責歸於他姐姐的兒子，就收尸埋葬了他。人們聽說了這事，都稱贊郭解的道義，更加依附於他。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脱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郭解每次外出或歸來，人們總躲避他。有一個人獨自岔開雙腿傲慢地坐着看郭解，郭解派人去問他的姓名。郭解的門客想殺死那人。郭解說：“在家鄉居住竟然不被人尊敬，這是我的德行不好，他有什麽罪！”於是暗中囑咐尉史說：“這個人，是我急需的，輪到他值更服役時免了他。”每到值更服役，多次輪到這個人，縣吏都没有要求他去。這人覺得奇怪，問縣吏原因，纔知是郭解讓他免除解脱的。這個原來岔開雙腿傲慢地坐着的人就袒衣露體來謝罪。少年人聽到這事，更加仰慕郭解的行爲。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

雒陽人有相互結仇的，城中賢能豪傑從中調解的人數以十計，他們始終不聽。門客們就來拜見郭解。郭解連夜去見結仇的人家，仇家心存委屈而聽從了郭解的勸告。郭解於是對結仇的人家說：“我聽説雒陽很多人物在這裏調解，你們大都不肯聽從。如今你們幸而聽從了我的話，我怎麽能從别的縣跑來奪取人家地方賢能大夫的權呢！”於是連夜離去，不讓人知道，說：“暫且不要聽我的話，等我離去後，讓雒陽的豪傑從中調解，再聽他們的。”

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郭解爲人恭敬，不敢坐車進入他們縣衙門的庭院。到附近的郡國，替别人請托辦事，事情可以解脱的，就解脱；不能的，使各方滿意，然後纔敢吃酒飯。大家因此十分尊敬他，爭着爲他效力。城中少年和附近縣的賢人豪傑，半夜上門來拜訪的常常有十多輛車，請求把郭解的門客帶到自己的家中去供養。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

到了遷徙富豪到茂陵去時，郭解家裏貧窮，

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

不符合遷徙的資財標準，官吏害怕，不敢不將他遷徙。衛將軍爲他說話："郭解家裏貧困不够遷徙標準。"皇上說："平民有權勢使得將軍替他講話，這是他家不窮。"郭解家於是被遷徙了。大家爲郭解送行出資一千多萬。軹縣人楊季主的兒子任縣掾，舉報遷徙郭解。郭解哥哥的兒子砍掉了楊縣掾的頭。從此楊家和郭家結仇。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歡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晋。臨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郭解遷徙進關，關中的賢人豪傑認識和不認識郭解的，聽到他的名聲，都争着和郭解結好。郭解爲人矮小，不喝酒，出門從不騎馬。後來又殺死了楊季主。楊季主的家人上書，有人又在宫門下把他殺死。皇上聽說了，就下令官吏捉拿郭解。郭解逃走，把他母親家室安置在夏陽，自己來到臨晋。臨晋人籍少公本不認識郭解，郭解假冒他人，於是請求出關。籍少公把郭解送出關後，郭解輾轉到了太原，他經過的地方常常把自己的情況告訴留他居住的主人家。官吏追捕他，跟踪查到籍少公。籍少公自殺，口供斷絕了。過了很久，纔抓到郭解。深入調查郭解所犯罪行，被郭解所殺的人，都在赦免令之前。軹縣有位儒生陪同使者閑坐，有人稱贊郭解，儒生說："郭解專門用奸詐來觸犯國法，怎麽可以稱賢人!"郭解門客聽到了，殺了這個儒生，割斷他的舌頭。官吏拿這事責問郭解，郭解實在不知道誰是殺人的人。殺人的人也始終無影無踪，没有人知道是誰。官吏向皇帝上書說郭解没有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論說："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俠弄權，由於小事而發作殺人，郭解雖然不知道，這罪過比他自己殺人還嚴重。該判大逆無道罪。"於是就誅殺了郭解翁伯全族。

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盗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從這以後，行俠的人特别多，但都傲慢而没有值得說的。但關中長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趙王孫、長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鹵公孺、臨淮的兒長卿、東陽的田君孺，雖然行俠却恭敬謹慎有謙讓的君子風範。至於像北道的姚氏，西道的幾位杜氏，南道的仇景，東道的趙他、羽公子，南陽的趙調等人，這是處在民間的盗跖罷了，哪裏值得說呢！這是從前朱家那樣的人感到羞耻的。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太史公曰：我看郭解，相貌比不上中等人，語言也沒有可取之處。但天下不論是賢人和不賢的人，知道和不知道他的，都仰慕他的名聲，自稱爲俠的人都引以爲榮。俗話說："人的相貌榮譽名聲，難道有窮盡嗎！"唉呀，可惜呀！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佞幸列傳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俗話說："努力種田不如碰上好年景，善於做官不如遇上投緣的君主。"本來就不是憑空説的。不僅是女人靠姿色獻媚得寵，而且在士人宦官中也有這種情況。

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

過去靠姿色得到寵幸的人多了。到了漢朝興起，漢高祖最爲暴烈剛直，但籍孺靠諂媚得到寵幸；孝惠帝時有個閎孺。這兩個人不是有才能，衹是靠着順從諂媚纔顯貴寵幸，和皇上同卧同起，公卿都要通過他們向上陳説。因此在孝惠帝時，郎官侍中都戴着用錦鷄羽毛裝飾的帽子，束着用貝殼點綴的腰帶，塗着胭脂香粉，仿效着閎孺、籍孺這類人。閎孺和籍孺兩人把家遷到了安陵。

鄧通

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黄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説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游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

孝文帝時宫中的寵臣，士人就是鄧通，宦官就是趙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由於是仁慈愛人的忠厚長者，而趙同憑着會占星望氣而被寵幸，經常充當文帝的陪乘人員；鄧通没有技藝才能。鄧通，是蜀郡南安人，因爲會划船當上了黄頭郎。孝文帝做夢想要上天，上不去，有一個黄頭郎從身後推着他上了天，孝文帝回頭看見那個人衣服的腰帶向後繫。夢醒以後來到漸臺，按照夢中的情景暗地裏用眼睛尋找推他上天的黄頭郎，就看見了鄧通，他的衣帶向後繫，正是夢中見到的樣子。召見鄧通詢問他的姓名，姓鄧，名通。文帝喜歡他，一天比一天尊寵他。鄧通也老實謹慎，不愛好和外人交往，即使皇上賜他休假，也不想外出。於是文帝賞賜鄧通億萬錢財有十多

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次，官位至上大夫。文帝經常到鄧通家游玩。然而鄧通没有别的才能，不能推薦什麽士人，祇是自身謹慎來諂媚皇上罷了。皇上派善於相面的人給鄧通看相，説：“會因貧窮餓死。”文帝説：“能够使鄧通富裕的在於我，怎麽説會貧窮呢?”當時就把蜀郡嚴道銅山賜給了鄧通，允許他自行鑄錢，“鄧氏錢”流通天下。他的富足達到了這樣的程度。

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慚，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盗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没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文帝曾經患了癰疽，鄧通經常爲他吸吮膿水。文帝不高興，從容地詢問鄧通説：“天下誰是最愛我的人呢?”鄧通回答：“應該没有人比得上太子。”太子進宫探問病情，文帝叫他吸吮癰疽，太子吸吮膿水但面露難色。過後聽説鄧通經常爲文帝吸吮癰疽，心中慚愧，從此怨恨鄧通了。等到文帝去世，景帝即位，鄧通被免職，在家閑居。過了不久，有人告發鄧通偷偷到塞外鑄錢。案子下交給司法官吏審問，真有這種情況，於是結案，全部没收鄧通家産入官，還負債數億萬。長公主賜給鄧通錢財，官吏總是隨即把它没收入官，連一根簪子也不得留在身上。於是長公主就派人借給他糧食衣服。竟不能占有一個“鄧氏錢”，寄食死在别人家裏。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

孝景帝時，宫中没有寵臣，然而祇有郎中令周文仁，周文仁的受寵遠遠超過一般人，却不深厚。

韓嫣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今上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

當今天子宫中的寵臣，士人就是韓王信的曾孫韓嫣，宦官就是李延年。韓嫣，是弓高侯的庶孫。當今皇上做膠東王的時候，韓嫣和皇上一起學習書法友好相愛。等到皇上做了太子，就更加親近韓嫣。韓嫣擅長騎馬射箭，善於諂媚。皇上即位，想發兵討伐匈奴，而韓嫣事先學習了胡人的兵器陣法，因此更加尊貴，官位高至上大夫，賞賜的錢財和鄧通相類似。當時韓嫣經常和皇上同卧同起。江都王進京朝見，有詔令讓他跟隨皇上到上林苑中打獵。天子的車駕清道警戒還未起程，就先派韓嫣乘坐副車，率領幾十上百個騎士，奔馳去觀察野獸。江都王望見，以爲是天子，就讓隨從避開，在道旁伏地拜見。韓嫣直驅

比韓嫣。”太后由此嗛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説，其弟也，亦佞幸。

過去視而不見。車隊過去後，江都王發怒，對着皇太后哭泣説：“請允許我歸還封國，進宮來值宿警衛，和韓嫣一樣。”皇太后從此怨恨韓嫣。韓嫣侍奉皇上，進出永巷不受限制，因爲奸情被皇太后知道，皇太后發怒，派使者賜韓嫣自殺。皇上替他謝罪，最終未能得到赦免，韓嫣於是自殺。而案道侯韓説，是他的弟弟，也是靠諂媚得到寵幸。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説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寖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

李延年，是中山人。父母和他自己以及兄弟姐妹，原來都是歌舞藝人。延年犯法受了腐刑，在宮中養狗。而平陽公主向皇上説延年的妹妹擅長舞蹈，皇上召見，心裏喜愛她，等把她納入了後宮永巷，就召見延年讓他顯貴。延年善於唱歌，創作了新的歌曲，而皇上正在興建天地祠，想創作配樂的詩歌演奏歌唱。延年善於逢迎皇上心意，演唱新創作的歌曲。他的妹妹也得到寵幸，生了兒子。延年佩帶着二千石級的官印，號稱協聲律。和皇上同卧同起，非常顯貴寵幸，等同於韓嫣。過了好久，逐漸和宮女淫亂，進出皇宮驕横放縱。等到他的妹妹李夫人去世後，寵愛漸減，就擒拿誅殺了延年及其兄弟。

自是之後，内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從此以後，宮中受寵幸的臣子大都出自皇上的外戚家族，但不值得數説。衛青、霍去病也由於是外戚而顯貴寵幸，但是他們很能憑才能使自己被提升。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太史公曰：受到寵愛或憎恨的時運是多麽可怕啊！從彌子瑕的行爲，足可以觀察到後人靠諂媚得到寵幸的結果了，即使是下推百代也是可以預見的。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孔子説："六經對於治理國家來説都一樣有用。《禮》用來規範人的言行，《樂》用來啓發人和睦融洽，《書》用來叙述古往的事迹，《詩》用來表達人的情意，《易》用來明辨萬物的神奇變化，《春秋》用來闡明人間的道義。"太史公説：天地道義恢宏無邊，難道不大嗎？言談委婉而能切中事理，也能排解糾紛。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并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説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淳于髡，是齊國的一個上門女婿。身高不到七尺，滑稽善辯，多次出使諸侯各國，不曾受過屈辱。齊威王在位時喜歡隱語，好荒淫無度地徹夜宴飲，沉溺酒中不治國事，把國事委托給公卿大夫。文武百官荒淫，諸侯各國都來侵犯，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身邊的大臣没有人敢進諫。淳于髡便用隱語勸齊威王説："國都中有一隻大鳥，栖息在大王的庭院，三年不飛又不叫，大王知道這隻鳥是怎麽回事？"齊威王説："這隻鳥不飛則罷，一飛就直衝天際；不叫則罷，一叫就使人吃驚。"於是接見各縣縣令縣長七十二人，獎賞一人，誅殺一人，又激勵軍隊出兵迎敵。諸侯各國震驚，都把侵占的土地歸還齊國。齊威王的聲威持續了三十六年。這些話記載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説乎？"髡

齊威王八年，楚國大舉發兵侵犯齊國。齊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趙國請求救兵，讓他帶上禮品黄金百斤，駟馬車十輛。淳于髡仰天大笑，把帽帶子都笑斷了。齊威王説："先生認爲禮物少嗎？"淳于髡説："哪裏敢！"齊威王又説："你這麽笑

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難道有什麽説法嗎?"淳于髡説："今天臣子我從東方來，看到路旁有祭祀田神的，拿着一隻猪蹄，端着一杯酒，祈禱説：'貧瘠旱地的收獲能裝滿筐籠，低窪水田的莊稼裝滿車輛，五穀豐登，豐盛滿家。'我看他拿的祭品少而想要的東西却多，所以笑他。"於是齊威王就把禮品增加到黄金一千鎰、白璧十對、駟馬車一百輛。淳于髡告辭起程，到了趙國。趙王給他精兵十萬，戰車一千輛。楚軍聽到這個消息，連夜率兵離去。

威王大説，置酒後宫，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説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齊威王非常高興，在後宫擺下酒宴，召見淳于髡，賞賜給他酒。齊威王問道："先生能喝多少纔醉?"淳于髡回答説："我喝一斗也會醉，喝一石也會醉。"齊威王説："先生喝一斗就會醉，怎麽能喝一石呢? 其中的道理可以讓我聽聽嗎?"淳于髡説："在大王面前得到賜酒，執法官在旁邊，御史在身後，我驚恐害怕伏地飲酒，不過一斗就醉了。如果雙親有貴客，我捲起衣袖曲身跪坐，在席前侍奉飲酒，客人不時賞給我殘酒，我高舉酒杯敬酒祝壽，多次起身，喝不到兩斗就醉了。如果朋友交游，久不相見，突然相會，歡快地追述往事，相互傾談私人情誼，可以喝上五六斗就醉了。至於鄉里的聚會，男女雜坐，勸酒留連，玩六博賽投壺，呼朋唤友，男女握手不處罰，雙目對視也没有禁忌，前面有墜落的耳環，後面有遺失的髮簪，我内心喜歡這樣，可以喝上八斗酒纔有兩三分醉。天晚酒殘，把剩下的酒菜歸并到一起人也靠坐在一起，男女同席，鞋子交錯相混，杯盤狼藉，堂上火燭熄滅，主人留下我而送走了客人，絲織短上衣的衣襟解開，微微聞到香氣，在這個時候，我心裏最歡暢，能喝上一石。所以説：'酒極生亂，樂極生悲。'一切事物都是這樣。"就是説做事不能做到極點，做到極點就會走向衰敗。淳于髡用這些話委婉地勸諫齊威王。齊威王説："好。"就停止了通宵達旦的宴飲，任命淳于髡爲接待諸侯賓客的主客官員。皇家宗室舉行酒宴，淳于髡常在旁作陪。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從這以後一百多年，楚國出了個優孟。

優孟

優孟，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

優孟，原來是楚國的歌舞藝人。身高八尺，

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綉，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争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凑，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善辯，常用談笑的方式委婉地進行勸諫。楚莊王時，有一匹喜愛的馬，給馬穿上錦綉衣服，把它安置在華麗的房子裏，用没有帷帳的床給它作卧席，拿棗脯喂它。馬因爲肥胖病死亡，讓大臣們爲馬治喪，準備用棺椁盛殮按大夫的葬禮來安葬它。身邊的大臣勸諫他，認爲不能這樣做。莊王下令説："有膽敢爲葬馬的事來進諫的，罪當處死。"優孟聽説了這件事，走進殿門，仰天大哭。莊王吃驚而問他哭的原因。優孟説："馬是大王所愛的，憑着堂堂的大楚國，有什麽要求辦不到，却用大夫的葬禮來安葬它，薄待它了，請按君王的葬禮來安葬它。"莊王説："那怎麽辦呢？"優孟回答説："我請求用雕花的美玉做棺材，有花紋的梓木做外椁，拿楩、楓、豫、樟等貴重木材做護棺的題凑，派遣士兵挖掘墓穴，老人和孩子背土築墳，齊國、趙國在前面陪祭，韓國、魏國在後面護衛，建立祠廟用猪牛羊各一頭的太牢禮來祭祀，撥一個萬户的城邑來供奉。諸侯各國聽説這事，都知道大王把人看得很低賤而把馬看得很貴重了。"莊王説："我的過失竟然到了這種地步嗎？那該怎麽辦呢？"優孟説："請讓我替大王用對待六畜的方法來埋葬它。用土竈做外椁，用銅鍋作棺材，拿薑棗調味，再加進木蘭，用稻米作祭品，用火光作衣服，把它埋葬在人的肚腸裏。"於是莊王就派人把馬交給主管膳食的太官，不要讓天下人長久地傳揚這事。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

楚國的國相孫叔敖知道優孟是賢人，對他很好。孫叔敖病重將死，囑咐他的兒子説："我死了，你一定會貧困。你前去拜見優孟，説'我是孫叔敖的兒子'。"過了幾年，孫叔敖的兒子貧困得靠背柴度日，碰見了優孟，對他説："我是孫叔敖的兒子。父親快要去世時，囑咐我貧困時去拜見優孟。"優孟説："你不要到遠處去。"隨即穿戴上類似孫叔敖的衣服帽子，模仿孫叔敖的言談舉止。一年多後，活像孫叔敖，楚王和他左右的大臣都不能分辨出來。莊王舉行酒宴，優孟上前敬酒祝壽。莊王非常驚訝，認爲孫叔敖復活了，想任命他爲國相。優孟説："請允許我回去和妻子商量一下這件事，三天以後再來就任國

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奸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此知可以言時矣。

相。”莊王同意了。三天後,優孟又來了。莊王説:“你妻子怎麽説?”優孟説:“我妻子説千萬不要做,楚國的國相不值得去做。像孫叔敖做楚國的國相,盡忠廉潔來治理楚國,楚王得以稱霸。如今死了,他的兒子無立錐之地,貧困得靠背柴來維持自己的飲食。一定要像孫叔敖那樣,不如自殺。”接着又唱道:“住在山野耕田受苦,難以得到食物。奮起做官,自身貪婪卑鄙的積有錢財,不顧羞耻。自己死後家庭富裕,又害怕受賄枉法,爲非作歹犯大罪,自身處死家室遭誅滅。貪官怎麽可以做呢!想做清官,奉公守法盡忠盡職,到死不敢做違法的事。清官哪裏能做呢!楚國國相孫叔敖保持廉潔直至去世,現在妻兒窮困得靠背柴糊口,不值得做啊!”於是莊王向優孟謝罪,就召見了孫叔敖的兒子,把寢丘四百户封給他,用來供奉祭祀孫叔敖。後來傳了十代都不斷。優孟這種智慧可以説是説話能抓住機會了。

優旃

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那以後兩百多年,秦國出了個優旃。優旃,是秦國的侏儒藝人。善於説笑話,然而都符合大道理。秦始皇時,有次舉行酒宴而天下雨,殿階下持盾衛士們全都淋雨受寒。優旃看見了可憐他們,對他們説:“你們想休息嗎?”殿階下的持盾衛士們都説:“非常希望。”優旃説:“我如果喊你們,你們要趕快回答説‘諾’。”過了一會兒,朝臣向秦始皇祝壽高呼萬歲。優旃靠近欄杆大聲喊道:“殿階下持盾的兒郎們!”兒郎們答:“諾!”優旃説:“你們雖然身材高大,但有什麽益處,衹有幸在雨中站立。我雖然矮小,却有幸在屋裏休息。”於是秦始皇就讓殿階下的持盾衛士們分兩半輪流替代。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秦始皇曾經計劃要擴大畜養禽獸的苑林,向東擴至函谷關,向西擴至雍縣、陳倉。優旃説:“好。多多在裏面放養禽獸,敵寇從東方來,命令麋鹿用角去頂他們就够了。”秦始皇因此停下了。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

秦二世即位,又想要油漆城墻。優旃説:“好。主上即使不説,我本來就要請求您這樣做

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了。油漆城墻雖然給百姓帶來愁苦耗費，但美啊！油了漆的城墻光溜溜的，敵寇來了爬不上來。就是要做成這事，油漆容易，衹是建一個給漆過的城墻遮太陽的房子難。”於是秦二世笑了，因爲這個原因停止了。過了不久，秦二世被殺死，優旃歸順漢朝，幾年以後死去。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摇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因而橫行天下。優孟摇頭唱歌，背柴爲生的人因此得到封地。優旃靠近欄杆高呼，殿階下持盾衛士得以減半輪值。難道不也偉大嗎！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褚先生說：我幸運地因精通儒家經學而做了郎官，但愛好閱讀六經以外的各家雜說。私下不自量力，又寫了六章滑稽故事，把它們編排在下面。可以展示見聞體現意志，把它們留給後世好事之徒閱讀，來愉悦心胸刺激耳目。特把它們附在上面太史公三章滑稽故事之後。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

漢武帝時，有一個被寵幸的藝人郭舍人，説話陳辭雖然不符合大道理，但能使君主和悦愉快。漢武帝小時候，東武侯的母親曾經用乳汁喂養過漢武帝。漢武帝長大後，稱她爲“大奶媽”。大奶媽大約每月上朝兩次。上朝的奏章送進宫，漢武帝就有詔命派親信侍臣馬游卿拿五十匹絲帛賜給奶媽，又送酒菜食物奉養奶媽。奶媽上書説：“某處有公田，希望能把它借給我。”漢武帝説：“奶媽想得到它嗎？”把公田賜給了奶媽。奶媽説的話，漢武帝没有不聽從的。有詔命讓奶媽能乘車在御道上行走奔馳。在這個時候，公卿大臣都敬重奶媽。奶媽家裏的子孫奴僕侍從們在長安城中橫行霸道，當街攔截别人車馬，搶奪别人衣服。消息傳到宫中，漢武帝不忍心用法律處罰他們。主管的官員請求把奶媽的家室遷走，安置到邊疆。奏章被批准。奶媽應當入宫到漢武帝跟前，當面辭行。奶媽先拜見郭舍人，對着他流淚哭泣。郭舍人説：“要是進宫面見武帝辭行離

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譖譖之者。

去，快步退出而多次轉身回頭看。"奶媽按照他的話，向武帝辭行，快步退出却多次轉身回頭看。郭舍人大聲罵她說："呸！老太婆！爲什麽不快走！陛下已經長大了，難道還要靠你的乳汁來活命嗎？還回頭看什麽！"於是武帝可憐奶媽爲她悲傷，就下詔令制止，不准遷徙奶媽，處罰了説她壞話的人。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説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弃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漢武帝時，齊地有位東方先生名叫朔，因愛好古代史傳書籍，喜好儒家經學，閲覽諸子百家的著作很多。東方朔初到長安，到公車府給皇上上書，共用了三千枚書寫奏書的木簡。公車府派兩個人一起去抬他的奏書，剛剛能抬得起。君主到尚方府讀東方朔的奏書，休息時，就在那裏作個記號，讀了兩個月纔讀完。下詔任命東方朔爲郎官，經常在宫中皇上身邊侍候。多次召他到跟前談話，君主没有不高興的。時常下詔賞賜東方朔在皇上面前吃飯。吃完飯，東方朔把剩下的肉全部揣在懷裏拿走，衣服全被油污了。多次賜給他綢絹，他扛着挑着搬走。僅用賞賜的錢財絲帛，娶長安城中年輕美貌的女子爲妻。大多娶了一年左右就拋棄了，重新再娶妻。賞賜得來的錢財全部被女人花光。君主身邊的各位郎官有一半人叫東方朔爲"狂人"。皇上聽説了這件事，説："如果東方朔爲人做事没有這種行爲的話，你們這班人哪能趕得上他呀！"東方朔讓自己的兒子當郎官，又升遷爲侍中的謁者，經常手持符節出使各國。東方朔在殿上行走，有個郎官對他説："人們都認爲先生是狂人。"東方朔説："像我這樣的人，就是所謂在朝廷裏避世隱居的人。古代的人，纔在深山裏避世隱居。"有次坐在酒席上，酒酣之後，坐在地上唱道："隱居於塵俗中，避世在金馬門。在宫殿中可以避世隱居保全自身，何必要到深山之中，茅廬之下。"金馬門，是宦官署的大門，大門旁邊有銅馬，所以叫它"金馬門"。

時會聚宫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

當時朝廷召集學宫各位博士先生參與商議國事，他們共同責難東方朔説："蘇秦、

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内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争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説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説，并進輻凑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户。使張儀、蘇秦與僕并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宫，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説，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

張儀一遇上擁有萬乘戰車的大國君主，就身居卿相位置，恩澤傳到後代。如今先生您學習了先王的法術，仰慕聖人的仁義，背誦着《詩經》、《尚書》等諸子百家的言論，不能一一列舉。在竹簡絲帛上撰著文章，自己認爲是天下没有第二個，就可以説是見聞廣博聰明善辯了。然而竭力盡忠來侍奉聖明皇帝，曠日持久，累積幾十年，官職不過侍郎，地位不過持戟，想來您還有什麽不好的行爲吧？其中的原因是什麽呢？”東方朔説：“這本來就不是你們能完全瞭解的。彼一時，此一時，哪能相提并論呢！張儀、蘇秦的時代，周王室十分衰敗，諸侯不去朝覲，憑藉武力争奪權勢，使用兵器相互擒鬥，兼并爲十二國，還没有分出雌雄，得到智士的就强大，失去智士的就敗亡，所以能言聽計從計謀能實現，身居尊貴地位，恩澤傳到後代，子孫長久榮華。現在不是這樣了。聖明的皇帝在朝廷之上，恩德流傳天下，諸侯臣服，威震四方夷狄，把四海之外的疆土像席子一樣連成一片，比覆置的盤盂還要安穩，天下統一平均，合爲一家，舉動行事，好像在手掌中運轉。賢和不賢，憑什麽來區别呢？現在由於天下廣大，士民衆多，那些竭盡精力馳騁游説，像車輻凑集到車轂一樣向朝廷進獻謀略的，數都數不過來。竭力仰慕道義，却被衣食所困，有的找不到進身的門路。假如張儀、蘇秦和我同時生活在當今的時代，他們連一個小小的掌故官都得不到，怎麽還敢奢望當常侍侍郎呢？古書上説：‘天下没有災害，即使有聖人，也没有施展他的才能的機會；上下和睦同心，即使有賢人，也没有立功的機會。’所以説時代不同事情就不同。雖然如此，哪裏可以不努力修養自身呢？《詩經》説：‘敲鐘在宫裏，鐘聲傳宫外。’‘鶴鳴幽深沼澤，叫聲飄揚上天。’如果能够修養自身，還擔憂不會榮華？姜太公身體力行仁義七十二年，遇上周文王，得以施行自己的學説，受封在齊國，傳國七百年

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而没有斷絶。這就是士人所以日夜孜孜不倦，研究學問推行道義，而不敢停止的緣故。現在世上的隱士，當代雖然不被任用，超然獨立，安然獨處，遠觀許由，近察接輿，謀略如同范蠡，忠誠符合子胥。天下和平，以道義自持，缺朋少友，本來就是正常的。你們對我還有什麽疑問呢！”於是各位先生默默地無言以對。

建章宫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飱臣，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建章宫後閣的雙重欄杆中有一隻動物鑽出來，它的樣子像麋鹿。把這個情况向皇帝報告了，漢武帝前往那裏觀看，詢問身邊群臣中熟習各種事物精通經學的人，没有一個人能知道是什麽。下詔令讓東方朔去看它。東方朔説：“我知道這個動物，希望賞賜美酒好飯讓我大吃一頓，我纔説。”下詔説：“可以。”東方朔吃飽喝足後又説：“某地有幾頃公田、魚池、蒲葦地，陛下把它賞賜給我。臣子纔説。”下詔説：“可以。”於是東方朔纔肯説，説：“這就是人們所説的騶牙。遠方有人來歸順仁義，騶牙纔會事先出現。它的門牙前後一樣，整齊相等没有臼牙，所以叫它騶牙。”那以後一年左右，匈奴混邪王果然帶領十萬民衆來歸降漢朝。就再次賞賜東方朔很多錢財。

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到了老年，東方朔快要死時，進諫説：“《詩經》説：‘嗡嗡的蒼蠅，落在籬笆上。和樂近人的君子，不要聽信讒言。讒言没有盡頭，惑亂四方國家。’希望陛下遠離奸詐諂媚的小人，斥退讒言。”漢武帝説：“現在東方朔反而多説好話了嗎？”感到這事奇怪。過了不久，東方朔果然病死。古書説：“鳥兒將要死，它的叫聲悲哀；人將要死，他的言談善良。”説的就是這個情况。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宫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是衛皇后的哥哥，被封爲長平侯。率軍出擊匈奴，打到余吾水邊纔回還，斬敵首抓俘虜，有功歸來，皇帝下詔賞賜黄金千斤。衛將軍走出宫門，齊地人東郭先生以方術人士的身份在公車府待詔候命，他當道擋住衛將軍的車，拜見

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

說："希望能稟告一件事。"將軍停下車把他請到車前，東郭先生靠在車旁說："王夫人最近得到皇上的寵愛，她家境貧窮。現在將軍得到黄金千斤，如果把其中一半賜給王夫人的父母，皇上聽說了這件事必定高興。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奇妙而便捷的計策。"衛將軍感激他說："幸虧先生把這便捷的計策告訴我，請允許我遵從您的指教。"於是衛將軍就用五百斤黄金爲王夫人雙親祝壽。王夫人把這件事告訴了漢武帝。漢武帝說："大將軍不懂得做這種事情。"詢問衛青從哪裏得來的計策，回答說："從待詔候命的東郭先生那裏得來的。"漢武帝下詔召見東郭先生，任命他爲郡都尉。東郭先生長期在公車府中待詔候命，貧困飢寒，衣服破爛，鞋子不完整。在雪地中行走，鞋子有面無底，脚板完全踩在雪地上。路上行人譏笑他，東郭先生回答他們說："誰能够穿着鞋子在雪地中行走，讓别人看上去，他的脚上面是鞋子，他的鞋子下面却像人脚的呢？"等到他被任爲二千石的官，佩着青綬帶走出宫門，向房東辭行，過去同樣跟他一塊待詔候命的人，分批依次在都門外爲他設宴送行。一路上榮華，在當代立名。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身穿粗布衣裳懷裏揣着珍寶的人呀。當他貧窮的時候，没有誰去看望他；到他富貴了，纔争着依附他。俗話說："考察馬因外表消瘦而失誤，考察士因生活貧窮而失誤。"大概說的就是這種情况吧？

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王夫人病重，君主親自前往探望她說："你的兒子應當封王，想把他安置在哪裏？"回答說："希望安置在洛陽。"君主說："不可以。洛陽有武器倉庫、儲糧敖倉，正當交通關口，是天下的咽喉要道。自從先帝以來，相傳不在洛陽封王。不過關東地區的封國没有哪一個比齊國更大，可以封爲齊王。"王夫人用手拍擊額頭，呼喊道："太好了。"王夫人死了，號稱爲"齊王太后逝世"。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

從前，齊王派淳于髡出使到楚國貢獻天

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鵝。出了都邑城門，半道上天鵝飛走了，衹好舉着空籠子，編造了一套假話，前往拜見楚王說："齊王派我來敬獻天鵝，從水上經過，不忍心天鵝口渴，放它出來喝水，天鵝就離開我高飛逃跑了。我想要剖腹上吊而死，又恐怕别人議論大王因爲鳥獸的原因使得士人自我傷殘。天鵝，是長羽毛的動物，有很多相類似的，我想買一個來代替它，這是不誠實而欺騙大王。我想逃亡到别的國家，又痛惜我們兩國國君的這次通使不能完成。所以前來認錯，向大王叩頭認罪。"楚王說："好。齊王有這樣忠信的賢士！"豐厚地賞賜淳于髡，賞賜的錢財比有天鵝進獻的還多一倍。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宫下，待詔宫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户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内遥語。"户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盗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於治北海，令盗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

漢武帝時，徵召北海郡太守到皇帝行宫。有一位掌管文書的小吏王先生，自己請求跟太守同行："我對您有好處。"太守答應了他。太守府中各位屬吏功曹向太守報告說："王先生嗜酒，說的多實幹少，恐怕不能與他同行。"太守說："先生想同行，不可違逆。"於是和王先生同行。來到宫門外，在宫府門待詔候命。王先生衹是懷揣着錢去買酒，和衛隊的長官一起喝，天天醉酒，不看望他的太守。太守進宫跪拜，王先生對守門郎官說："請幫我叫我的太守到宫門内讓我遠遠地跟他說句話。"守門郎官替他叫太守，太守出來，看見王先生。王先生說："天子假如問您用什麽方法治理北海郡，使那裏没有盗賊，您怎麽回答？"太守回答說："選擇賢能人才，根據他們的才能分别任用他們，獎賞成績優異的，懲罰不賢的。"王先生說："像這樣回答，這是自我贊譽自我誇功，不可以。希望您回答說：'不是臣子我的力量，都是陛下神靈威武帶來的變化。'"太守說："好吧。"受召入宫，來到殿階下，下詔問他說："用什麽方法治理北海，使得盗賊不出現？"叩頭回答說："不是臣子我的力量，都是陛下神靈威武帶來的變化。"漢武帝大笑，說："啊呀！怎麽用忠厚長者

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

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

的話來稱贊！從哪裏聽到的？”太守回答說：“從掌管文書的小吏那裏聽到的。”漢武帝說：“他現在在哪裏？”太守回答：“在宮府門外。”下詔召見任命王先生爲水衡丞，讓北海太守擔任水衡都尉。古書説：“美好言辭可以出賣，高尚品行可以給人。君子用美言相贈，小人用錢財相送。”

魏文侯時，西門豹任鄴縣令。西門豹來到鄴縣，會見年長老者，詢問他們百姓感到疾苦的事情。年長老者說：“苦於給河伯娶媳婦，由於這個緣故民衆貧窮。”西門豹詢問其中的原因，回答說：“鄴縣的三老、廷掾常年向百姓徵收賦税，獲取百姓的錢財達數百萬，用其中的二三十萬給河伯娶媳婦，和巫婆共同瓜分那些剩餘的錢財拿回家。當給河伯娶媳婦時，巫婆就巡行查看小户人家女孩長得俊美的，説‘這個女孩應當做河伯的媳婦’，就下聘娶走。給她洗頭洗澡，爲她縫製新的絲綢彩衣，讓她獨居齋戒；替她在黄河岸邊建造齋戒的房子，張挂赤黄和大紅的帷帳，讓女孩住在裏面。給她準備了牛肉酒食，折騰十多天。大家共同替她梳妝打扮，如同嫁女兒那樣的床席讓那女孩坐在上面，漂浮在水中。開始浮在水面，漂流幾十里纔沉没。那些有漂亮女孩的人家，恐怕大巫婆替河伯娶了她，因爲這個緣故大多帶着女孩遠遠逃亡。因爲這個緣故城中漸漸空虚無人，更加貧困，從開始以來已經很久遠了。老百姓的俗話説‘假如不給河伯娶媳婦，洪水來了漂流淹没，淹死那裏的人民’等等。”西門豹説：“等到給河伯娶媳婦的時候，希望三老、巫婆、父老們都去河邊送那女孩，希望來告訴我，我也去送那女孩。”大家都説：“好。”

到那時，西門豹到河邊和大家會合。三老、官吏、豪紳、鄉里的父老們都聚集在一起，前來觀看這事的百姓有二三千人。那個巫婆，是個老女人，已有七十歲。跟從的女弟子有十來個人，都穿着絲綢祭服，站在大

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巫婆身後。西門豹說："叫河伯的媳婦出來，看看她長得漂亮還是醜陋。"就扶着女子從帷帳中出來，來到西門豹跟前。西門豹看了，回頭對三老、巫婆、父老們說："這女子不漂亮，麻煩大巫婆替我進去稟報河伯，要重新尋求漂亮女孩，後天送上。"於是派官吏士卒一起抱起大巫婆投進河裏。過了一會兒，說："巫婆怎麼去了那麼久？弟子去催催她！"又把一個弟子投進河裏。過了一會兒，說："弟子怎麼去了那麼久？再派一個人去催催她們！"又投了一個弟子到河裏。一共投了三個弟子。西門豹說："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不會報告事情，麻煩三老替我進去稟報此事。"又把三老投進河裏。西門豹把毛筆似的簪子插在頭上像石磬似的彎腰作揖，面對黃河站立等待了很久。長老、官吏和旁觀的人們都驚恐害怕。西門豹回過頭說："巫婆、三老不回來，怎麽辦呢？"要再派廷掾和一個豪紳進去催他們。廷掾和豪紳都叩頭，把頭都叩破了，額頭上的血流到地上，臉色像死灰一樣。西門豹說："好吧，姑且留下再等他們一會兒。"過了一會兒，西門豹說："廷掾起來吧。看樣子河伯留客要很久，你們結束儀式離開這裏回家吧。"鄴縣官吏和百姓非常驚恐，從此之後，不敢再說給河伯娶媳婦。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絶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西門豹隨即徵發民衆開鑿十二條水渠，引漳河水澆灌百姓農田，農田都得到灌溉。在那時，百姓對開渠稍嫌煩勞，不想幹。西門豹說："百姓可以與他們一起享受成功，不能和他們商量創新。現在父老兄弟雖然認爲我讓他們勞苦，但百年以後一定要讓父老的子孫懷念我說的話。"直到今天都得到河水利益，百姓因此供給富足。十二條水渠穿斷御道，到漢朝建立，地方官吏認爲十二條水渠上的橋梁阻斷了御道，相互靠得近，不行。想要合并渠道，并且把靠近御道的三條合爲一條共架一橋。鄴縣百姓父老不願聽從長官的意見，認爲那是西門先生規劃開鑿

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

的，前代賢人的法式制度不能更改。官吏們終於聽從擱置了合并渠道的計劃。所以西門豹擔任鄴縣縣令，名聲傳遍天下，恩澤流傳後代，没有斷絶終止的時候，難道能説他不是賢良大夫嗎？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别之。

傳曰："子產治理鄭國，百姓不能欺騙他；子賤治理單父，百姓不忍欺騙他；西門豹治理鄴縣，百姓不敢欺騙他。"三位先生的才能誰最賢明呢？謀劃治理國家的人當然能够分别出來。

史記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决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自古以來承受天命纔能爲王，帝王的興起何嘗不是用卜筮的方法來取决於天命呢？這在周朝尤其興盛，到了秦朝還可見到。代王入京繼位，聽任於占卜的人。太卜官的興起，從漢朝興起就有了。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

司馬季主，是楚地人。在長安東市占卜。

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遍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

宋忠擔任中大夫，賈誼擔任博士，他們同一天一起出朝休假，相互跟隨邊走邊議論，講述先王聖人治國的道理方法，廣泛探究世道人情，相互看着嘆息。賈誼説："我聽説古代的聖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定在卜者醫師之中。現在我們已經見識了三公九卿以及朝中的士大夫，全都能瞭解了。試着到卜筮人中去觀察一下風采。"兩人隨即一起乘車前往市裏，在卜筮店鋪裏游覽。天剛剛下過雨，路上行人很少。司馬季主閑坐着，三四個弟子在旁侍候，正談論天地間的道理，日月的運行，陰陽吉凶的本源。兩位大夫向司馬季主兩次拜揖。司馬季主看他們的模樣，像是有知識的人，就向他們還禮，叫弟子迎接他們入座。坐下後，司馬季主重新解説前面所講的內容，分辨天地的終止和起源，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排列仁義順序的交合，陳述吉凶的徵兆，説了好幾千字，没有不順理成章的。

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

宋忠、賈誼驚異而有所領悟，理齊冠帶正襟危坐，説："我們看先生的樣子，聽先生的言辭，晚輩私下觀察當世，未嘗見過。現在先生爲什麽

何居之卑，何行之污？”

居於這樣卑下的地位，爲什麽做這樣污穢的事呢？”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污長者？”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説：“看兩位大夫像是有道術的人，今天説話爲什麽這樣淺陋，言辭爲什麽這樣粗野呢？先生們認爲現在賢能的是什麽人呢？認爲高尚的是什麽人呢？今天憑什麽認爲長者是卑下污穢的呢？”

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説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污也。”

兩人説：“高官厚禄，是世人所尊重的，賢能的人處於那種地位。現在你所處的不是那種地位，所以説這是卑下。説話不真實，做事没效果，索取不正當，所以説這是污穢。卜筮是世俗看不起的。世人都説：‘那些占卜的大多誇誇其談以虚言荒誕來迎合人情，虚假地抬高求卜人的錢財命運來取悦人意，隨意胡説災禍來傷人心，假傳鬼神的話來騙盡人財，貪求厚重的謝禮來爲自己求利。’這些是我們認爲耻辱的，所以説這是卑下污穢的。”

司馬季主曰：

司馬季主説：

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别賢與不肖者寡矣。

先生們姑且安坐。先生們見到那披散着頭髮的童子嗎？日月照着他們就走路，不照就止步，詢問他們日月的瑕疵吉凶，而不能説出道理。由此看來，能懂得識别賢與不賢的人太少了。

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

賢者行事，遵循正道直言勸諫，多次勸諫不被聽從就引身退位。他贊譽人不希望别人回報，舉報人不顧忌别人的怨恨，以便利國家和有益百姓爲己任。所以官職不是自己能勝任的就不做，俸禄不是自己的功勞就不接受。看到人不正派，即使他顯貴也不尊敬他；看見人有污行，即使他地位尊貴也不屈居其下。得到了不因而歡喜，失去了不因而遺憾。不是自己的罪過，即使遭受捆綁囚禁的侮辱也不感到羞愧。

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

今天先生們所説的賢者，都是可以爲他們感到羞耻的人。卑躬自責地趨奉，奴顔婢膝地説話；用權勢相勾引，用私利相誘導；結黨營私擯棄正人君子，來求得尊寵聲譽，來享受公家的俸禄；謀求私利，歪曲王法，剥削農民；依靠官位作威作福，把法令當作

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

自己的工具，求取私利逆行殘暴；這好像與手持利刃搶劫他人的没什麽不同。剛當官時，竭力玩弄巧詐手法，粉飾虛假功勞拿着空洞的文書來欺騙皇上，靠這些爬上顯赫地位；做官不肯讓賢反而自誇功勞，見到虛假的就把它加工成真的，把無變作有，把少改成多，來求得權勢高位；大吃大喝驅車馳馬，携帶美姬歌女，不顧父母親人，違犯法紀殘害人民，耗盡公家錢財；這是那做强盗却不拿利矛木弓的人，是攻擊他人却不用刀箭的人，是欺凌父母却不被判罪而弑殺君主却不被討伐的人。憑什麽認爲他們是高人賢才呢？

盗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奸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托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

盗賊作亂不能禁止，蠻夷不臣服不能威懾，奸邪興起不能遏阻，官府虧損混亂不能治理，四季不和不能協調，年成五穀不登不能調濟。有賢才却不去做，這是對上不忠；没有賢才却虛托官位，貪圖皇上的俸禄，妨礙賢能的人做官，這是竊取官位；有靠山的人進用，有錢財的人受禮遇，這是虛僞。你們難道没有看見猫頭鷹和鳳凰一起飛翔嗎？蘭芷芎藭被遺棄在曠野，青蒿艾蕭茂密成林，使君子隱退而不能在大衆中顯露才華，你們這類人就是這樣的啊。

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産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

傳述而不創作，是君子的道義。現在占卜的人，必定效法天地，根據四時變化，順應仁義，分辨龜策確定卦象，旋轉栻盤端正筮狀，這樣之後纔解説天地之間的利害，人事的成敗。從前先王安國定家，必定要先用龜策占卜日月，然後纔敢代天爲政；選準吉日良辰，然後纔敢進家；生孩子必定要先占卜吉凶，然後纔養育孩子。自從伏羲創作《八卦》，周文王演化爲三百八十四爻從而天下大治。越王勾踐仿效文王的《八卦》來破滅敵國，稱霸天下。由此説來，卜筮有什麽可負疚的呢！

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

况且卜筮的人，灑掃庭階設置座位，端正帽子腰帶，然後纔講解事情，這是有禮。通過講解鬼神因而得以享用祭品，忠臣因此

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

得以事奉自己的君主，孝子因此得以贍養自己的雙親，慈父因此得以撫養自己的孩子，這是有道德的表現。求卜的人出於道義給占卜人幾十上百個錢，生病的有的因此痊愈，快死的有的因此生還，禍患有的因此而避免，事情有的因此而成功，嫁女兒娶媳婦有的因此得以生養，這些作爲功德，難道衹值幾十上百個小錢嗎！這就是老子所說的“有至上道德的人不以有德自居，因此他纔有德”。現在那些卜筮的人給人的利益大而得到的酬謝少，老子的說法難道和這種情況有什麼區別嗎？

莊子曰：“君子内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莊子說：“君子内無挨餓受凍的災禍，外無搶劫掠奪的憂患，身居高位恭敬謹慎，位居人下不爲禍害，這是君子的道義。”如今卜筮的人從事這個行業，積蓄錢財没有成堆，儲藏物資不用倉庫，遷徙遠方不用輜車，背負行裝不沉重，住下來使用它們却没有窮盡的時候。擁有取用不盡的東西，在没有窮盡的世界裏遨游，即使是莊子的行爲也不能比這更好了，你們爲什麼說我不可從事卜筮呢？上天的西北不足，星辰就移向西北；大地的東南不滿，就把大海作爲水池；太陽升至中天就必定向西移落，月亮圓滿之後就必定趨向虧損；先王的道術，忽存忽亡。而先生們要求卜筮的人說話必須真實，不也是令人迷惑不解嗎！

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强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

先生們見過那些能言善辯的人嗎？考慮事情決定計劃，必定是這些人。然而他們不能用一句話使君主高興，所以說話必稱先王，談論必道上古；考慮事情決定計劃，就誇飾先王的成功，議論他們的失敗和禍害，來使人主的意念志向有所恐懼或喜歡，以求達到自己的欲望。話多虚妄，没有什麼比這更加厲害的了。然而要想使國家富强事業成功，對皇上盡忠，不這樣不行。現在卜筮的人，是解除迷惑教化愚昧的人。那些愚昧迷惑的人，怎麼能靠一句話就使他們聰明起來呢？所以說話不要厭煩反復多說。

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所以駿馬不能和疲驢同駕一車，鳳凰不跟燕雀同在一群，賢人也不與不賢的人同處一列。所以君子身處卑下隱密之地來避開大衆，自我藏匿來避開世俗人倫，暗中察看道德規律來除去各種禍害，來表明上天本性，幫助皇上養育下民，他們的功績多，但不追求尊寵美譽。先生這類人是些衹會嘰嘰喳喳的人，哪裏知道長者的道義呢！

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

宋忠、賈誼恍惚若有所失，茫然面無人色，悵然失意閉口不能再説什麽。於是提衣起身，向司馬季主拜揖了兩次辭別。懶洋洋地走着，出門後僅能自己爬上車去，趴在車前横欄上低着頭，始終不能舒氣。

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

過了三天，宋忠在殿門外見到了賈誼，便拉着他避開衆人相互交談各自感嘆説："道德越高越安全，權勢越高越危險。身居顯赫的地位，喪身就將指日可待了。卜筮有不靈驗的，不會被奪去口糧；替君主謀劃不周密，就没有立身之地。這相差太遠了，就好像是頂天的帽子和着地的鞋子似的。這就是老子所説的'無名是萬物的本源'啊。天地廣闊無邊，萬物熙熙攘攘，有的安全有的危險，没有人知道自己該身居何處。我和你，哪裏够資格預測他們呢！他們時間愈久愈安樂，即使是曾子的主張，和他們的也没有差别呀。"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過了很久，宋忠出使匈奴，没有到達就返回了，被判罪。賈誼擔任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從馬上摔下來去世，賈誼絶食，含恨而死。這些是追求浮華而斷送了性命根本的人啊。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太史公曰：古代卜筮的人之所以不被記載的原因，是他們的事迹大多不見於文獻典籍。待到司馬季主，我記述他的言行而著録下來。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顔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

褚先生説：我任郎官時，在長安城中游覽觀察，見到從事卜筮的賢明大夫，觀察他們的起居行動，誓必端正自己的衣帽纔去接待鄉下人，具有君子風範。看到性情隨和輕鬆浪漫的婦人來占卜，面對着她們臉色嚴肅，不曾露齒而笑。自古以來，賢能的人逃

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黄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

避世俗，有居住在荒蕪大澤的，有居住在民間而閉口不説話的，有隱居在卜筮行當中來保全自身的。司馬季主，是楚國賢明的大夫，在長安城中游學，通曉《易經》，學習闡述黄帝、老子的道義，博聞遠見。觀察他對兩位大夫貴人説的話，稱述引用古代明王聖人的道術，本來就不是淺薄的見聞小小方術的才能。至於靠卜筮立身而且名揚千里的人，往往到處都有。

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黄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絶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

傳曰："富足爲上等，尊貴次之；已經顯貴了，還要各自學會一技之長使自己能立身。"黄直，是位大夫；陳君夫，是位婦人；他們靠擅長相馬聞名天下。齊地的張仲、曲成侯因善於擊刺精通用劍而聞名天下。留長孺憑會相猪聞名。滎陽的褚氏憑相牛聞名。能靠技能聞名的人很多，都有高於世俗超越常人的風範，哪裏能够説得完呢。所以説："不是合適它的土地，種了它也不會生長；不是他自己的意願，教導他也不會成功。"家庭教育子孫，應當觀察他愛好的事物，愛好如果符合生活的道義，要因勢利導使他成功。所以説："建造住宅教育孩子，從中足以觀察士人；兒子有了安身處世的職業，父親可以稱爲賢人。"

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决，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我任郎官時，和太卜官待詔爲郎的人同在一個衙署，他們説："孝武帝時，召集占卜專家問事，某日可以娶媳婦嗎？五行家説可以，堪輿家説不可以，建除家説不吉利，叢辰家説大凶，曆家説小凶，天人家説小吉，太一家説大吉。争辯不定，把這種情况向皇上報告。皇上命令説：'避開各種死凶忌諱，以五行家爲主。'"於是人們采用了五行家的意見。

史記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

太史公曰：自古以來聖明君王將要建立國家承受天命，興辦事業，何曾不重視卜筮來助成善事！唐堯、虞舜以前的，不可能記述了。從三代的興起，各自都憑據着吉祥的徵兆。塗山的卜兆吉利因而夏啓世襲了王位，飛燕的卜兆吉順因此殷族興起，百穀的筮兆吉祥因而周室稱王。君王决定各種疑難時，用卜筮加以參考，用蓍草龜甲進行推斷，是不能改變的方法。

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

蠻、夷、氐、羌各族雖然没有君臣上下的秩序，也有决斷疑問的占卜。有的用金石，有的用草木，各國風俗不同。然而都可以根據占卜來决定征伐攻擊，進軍求勝。各自相信自己的神靈，來預測未來的事情。

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决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

大略聽到過夏、殷時代想占卜的，就取用蓍草龜甲，占卜完畢就丢棄它們，認爲龜甲收藏起來就不靈，蓍草用久了就不神。到了周王室的卜官，常常珍藏着蓍草龜甲。另外對使用蓍草龜甲的大小先後，各有所尚，總之他們的目的都是相同的。有的人認爲聖王遭遇事情没有不能確定的，决斷疑難没有不明白可見的，他們之所以設置求神問卜的方法，是認爲後代衰敗式微，愚蠢不師從聰明的人，人們各自求安，分化爲百家，大道散亂而無邊際，所以把事理推演歸納到最爲精微的地方，總括規範於精神。有的人以爲靈龜的特長，聖人不能和它們相爭。它們處理吉凶，辨别是非，大多比人準確。到了漢高祖時，沿襲秦朝制度設立了太卜官。天下剛剛平定，戰爭尚未止息。待到孝惠帝，在位日子很少，吕后是女

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絶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閒，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

君主，孝文帝、孝景帝沿襲舊制，來不及研究試行。儘管有的父子都是掌管天文曆算卜筮的疇官，代代相傳，但其中的精微深妙，多有遺亡失散。到當今皇上即位，廣開藝能之路，全面招延百家的學問，精通一技的人都能使自己效力，技藝絶倫超群出奇的人位列尊上，没有什麽偏私的，幾年之間，太卜大爲聚集。恰逢皇上計劃攻擊匈奴，西進掃除大宛，南下收服百越，卜筮非常精確地預見了各種徵兆，事先謀劃有利對策。待到猛將持節衝鋒，在各地獲勝，而用蓍草龜甲占卜時辰日子也對此大有幫助。皇上特别重視，賞賜有的高達幾千萬錢。像丘子明這類人，富裕滿溢尊貴寵幸，壓倒朝廷公卿大臣。至於用卜筮來推測蠱術，指出的巫蠱有時也頗準確。平時與卜官有小嫌隙的，被他們假公行私而殺害。隨心所欲進行傷害，而被破族滅家的，不能數得清。百官惶恐不安，都説龜甲蓍草能説話。後來卜官害人的事情被發覺奸計用盡，他們也被誅滅三族。

夫摓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谿之敗。兆應信誠於内，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排列蓍草來斷定氣數，灼燒龜甲來觀察徵兆，變化無窮，因此選擇賢人來進行占卜，可以説是聖人慎重去做的事情吧！周公三次用龜甲占卜，而周武王病愈。商紂王爲政暴虐，因而大龜甲不出現吉兆。晉文公將要穩定周襄王的王位，占卜時得到黄帝吉兆，終於接受了天子賜予征伐之命的彤弓。晉獻公貪戀驪姬的美色，占卜時徵兆有齒牙爲禍之象，那禍害竟然流傳了五代。楚靈王將要背叛周王室，占卜龜甲得到不祥之兆，終於遭受了乾谿的敗績。徵兆應驗誠實於内，而當時的人明察事理表現於外，能不説是兩相吻合的嗎？君子認爲那些輕視卜筮，不相信神明的人，是荒謬的；背棄人道，迷信祥瑞的人，鬼神得不到公正的對待。所以《尚書》確定解決疑難問題的方法，提出五種途徑而卜筮占了其中兩種，五人占卜信從其中多數人的判斷，表明設有卜官但不專斷的道理。

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

我到了江南，觀察當地的行事，詢問那裏的長老，説龜活到千歲纔在蓮葉上游動，蓍草長滿百條枝莖還是共一條根。另外它們生長的地方，

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野獸中没有虎狼，草叢中没有毒蟲。長江邊的居民常常養龜來飲食，認爲能疏通筋絡滋補元氣，對防衰養老有益，難道不可信嗎！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宫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窺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

褚先生説：我由於通曉經學，跟隨博士學習，研究《春秋》，由於成績優秀被任命爲郎官，有幸能够在宫中值宿警衛，進出宫殿已有十多年了。我私下喜好《太史公傳》。太史公的《傳》説："三代君王占龜的方法不同，四方蠻夷卜筮的習俗各異，然而各自用來决斷吉凶。我大致瞭解其中的要領，所以寫下了《龜策列傳》。"我往來於長安城中，尋求《龜策列傳》而没能得到，因此到太卜官那裏，又向熟悉龜策之事的文學長者們詢問有關掌故，記下了龜策占卜的事情，編録在下面。

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决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静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

聽説古代的五帝、三王要行動辦事，必定先用蓍草龜甲做决斷。古書説："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蓍，下有神龜。"所謂茯苓，在兔絲的下方，形狀好像飛鳥的樣子。新雨過後，天氣清静無風，在夜晚把兔絲割除，隨即用燈籠照着此地，燭火滅後，就記下它的位置，用四丈新布把它環繞起來，天亮後就挖取茯苓，入地四尺到七尺可得到它，超過七尺就不能得到。茯苓，是千年松樹的根，吃了它能不死。聽説蓍草生滿一百條枝莖的，它的下方必定有神龜守護着，它的上方經常有青雲籠罩着。古書説："天下和平，王道施行，而蓍草的莖長一丈，它一叢生滿一百莖。"當今取用蓍草的人，不能符合古代的法度，不能得到滿百莖長一丈的蓍草，取得八十莖以上，蓍長八尺的，就是難得的了。百姓喜好占卦的，取得滿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的蓍草，就可以用了。古書記載説："能够得到名龜的，財物歸於他，家裏必定大富至千萬錢。"第一種叫"北斗龜"，第二種叫"南辰龜"，第三種叫"五星龜"，第四種叫"八風龜"，第五種叫"二十八宿龜"，第六種叫"日月龜"，第七

"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

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内以爲神寶。

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

南方老人用龜支床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

種叫"九州龜"，第八種叫"玉龜"，一共是八種名龜。古書中龜圖上各有文字寫在龜腹下方，文字説的是，這是某某龜。我大略記述了它們的要旨，不摹畫它們的圖形。取得這些名龜不必身滿一尺二寸，百姓得到身長七八寸的，可以當作寶物了。如今那些珠玉寶器，即使加以深藏，也必然現出它們的光彩，必然顯示它們的神明，大概説的就是這個吧！因此美玉在山而樹木潤澤，深淵生珠而岸不枯裂的原因，是珠玉滋潤給它們帶來的。明月一般美麗的珍珠出自江海，藏在蚌中，蛟龍伏在它上面。君王得到它，能長久擁有天下，四方夷族臣服。能够得到長滿百莖的蓍草，并且得到蓍草下面的神龜來占卜的，百言百中，足以決斷吉凶。

神龜出自長江水中，廬江郡經常每年按時把二十隻身長一尺二寸的龜繳納給太卜官，太卜官便在吉日剔取龜的腹下甲殼。龜活千歲纔滿一尺二寸。君王調兵遣將，必定在廟堂之上鑽鑿龜甲占卜，來決斷吉凶。現在高祖廟中有龜室，珍藏收納龜甲把它們當作神寶。

古書説："取龜的前足臑骨穿起來佩在身上，取龜懸挂在室内西北角，這樣走進深山老林中，不會迷路。"我擔任郎官時，看過《萬畢·石朱方》，書上説："有神龜在江南的嘉林中。嘉林，是走獸中没有虎狼，飛鳥中没有鴟梟，草叢間没有毒蟲，野火燒不到，斧頭砍不着，這就是嘉林。龜在嘉林中，常在芳蓮上築巢。左脅下寫有文字説：'甲子年日冕重光，得到我的，百姓可爲君主，成爲有封地的官長，諸侯得到我的可爲帝王。'在白蛇蟠杅林中尋求神龜的人，齋戒而待，恭恭敬敬，那樣子就像有人來告訴神龜的消息，再用酒灑地祭神散披頭髮，乞求三夜而得到。"由此看來，難道不偉大嗎！因此我們對龜可以不尊敬嗎？

南方有位老人用龜支墊床腿，過了二十多年，老人死了，移開床，龜還活着没死。

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

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綉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

龜能够行氣導引調節呼吸。問的人說："龜如此神靈，但是太卜官得到活龜，爲什麽就殺死它取它的甲呢？"近年長江上有人得到名龜，畜養它，家中因而大富。和别人商議，想把龜放出去。有人教他把龜殺掉不要放走，放了龜會使他家破人亡。龜托夢給他說："送我回水中，不要殺我。"那家人最終還是殺了它。殺龜以後，主人身死，家中不利。百姓和君主的道理不同。百姓得到名龜，看樣子似乎不宜殺死。按往昔的舊事來說，古代的明王聖主都是把龜殺死而利用它。

宋元王時得到過一隻龜，也是把它殺死而利用它。我謹把這件事連綴記述在下面，讓好事的人從中選擇觀察吧。

宋元王二年，長江神派遣神龜出使黄河，到了泉陽，漁夫豫且撒網得到神龜把它拘禁起來，放在籠子裏。半夜，龜托夢給宋元王說："我爲長江神出使黄河，但是魚網擋住我的去路。泉陽的豫且抓到了我，我不能離開。身在患難之中，没有人可以求告。君王有德義，所以特來告訴。"元王驚奇地醒了。於是就召見博士衛平問他說："今晚我夢見一位男人，伸着脖子長長的頭，穿着黑色綉衣乘坐着輜車，來托夢給我說：'我爲長江神出使黄河，但是魚網擋住我的去路。泉陽的豫且抓到了我，我不能離開。身在患難之中，没有人可以求告。君王有德義，所以特來告訴。'這是什麽人物？"衛平就拿過栻具站起來，仰望天空觀看月光，觀察北斗星斗柄指的方向，推斷太陽所處的位置。用圓規矩尺輔佐，再加上秤錘秤杆。四維確定之後，八卦彼此相望。觀察其中的吉凶之象，甲殼動物首先顯現。這纔對宋元王說："昨夜壬子時，太陽位於牽牛星宿。黄河大水相會，鬼神相謀。天河正當南北走向，長江神和黄河神原本有約，南風新到，長江神的使者先來。白雲壅塞了天河，萬物全被滯留。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太陽，長江神

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

的使者當被囚禁。穿着黑色衣服并且乘坐輜車，它的名字叫龜。君王趕快派人去打聽尋求它。”宋元王說：“好。”

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

於是宋元王就派人飛馳前往問泉陽縣令說：“漁民有多少家？誰的名字叫豫且？豫且得到一隻龜，龜托夢給君主，所以君主派我來尋求它。”泉陽令就派縣吏查閲户籍簿觀看城邑圖，水上漁民有五十五家，上游有間廬舍，主人名叫豫且。泉陽令說：“好。”就和使者急馳前往詢問豫且說：“昨夜你捕魚得到了什麽？”豫且說：“半夜時撒網捕得一隻龜。”使者說：“現在龜在哪裏？”說：“在籠子裏。”使者說：“君主知道您得到這隻龜，所以派我來尋求它。”豫且說：“行。”就把龜拴住從籠中取出，獻給使者。

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黄；雷雨并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

使者載龜而行，出了泉陽城門。大白天什麽也看不見，狂風暴雨天昏地暗。雲彩覆蓋在上方，呈青黄五彩之色；雷雨交加，風兒推着車走。進入王宫端門，在東偏殿進見宋元王。龜身如流水，潤澤有光。龜望見宋元王，伸長脖子向前爬行，爬了三步然後停下，縮回脖子向後倒退，回到它原來的位置。宋元王見了對此感到奇怪，問衛平說：“龜見了我，伸長脖子向前爬行，爲什麽望我呢？又縮着脖子退回原處，這是表示什麽呢？”衛平回答說：“龜在患難之中，整夜被囚禁，君王有德義，派人救活了它。現在它伸長脖子向前爬行，來表示感謝，又縮着脖子向後退，是想趕快離開。”宋元王說：“好啊！龜的神靈竟然到了這種地步嗎？不可久留它，趕快駕車送龜，不要使它耽誤了期限。”

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黄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

衛平回答說：“龜是天下的寶物，先得到這龜的人能成天子，而且十言十中，十戰十勝。龜生在深淵，長在黄土。知道上天的大道，明白上古的人事。游歷了三千年，不超出它居住的地域。安静平和，行動不用氣力。壽蓋天地，没有人知道它的極限。它和

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黄，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萬物一起變化，隨着四季改變顔色。居住自我藏匿，伏着不吃食物。春天青色夏天黄色，秋天白色冬天黑色。明辨陰陽，審察刑德。預知利害，明察禍福。用它卜事必中，用它卜戰必勝。君王若能把它作爲國寶，諸侯都會來歸服。您不要送走它，以它來安定國家社稷。”

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

宋元王説：“這龜十分神靈，自天而降，身陷深淵。在患難之中，認爲我賢德，認爲我仁德敦厚而忠誠信實，因此來求告我。我如果不送走它，這就是漁民了。漁民用它的肉體謀利，我貪圖它的神力，在下的不仁，在上的無德。君臣無禮，從哪裏來福氣呢？我不忍心，怎麼能不送走它！”

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遍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

衛平回答説：“不是這樣。我聽説大德不須回報，貴重的寄存物不必歸還；天授予的不接受，上天將奪回它的寶物。現在這龜周游天下，還歸它的住所，上至蒼天，下近泥途。游遍九州，不曾受到愧辱，没有什麽地方被稽留。現在到了泉陽，漁民侮辱并囚禁了它。君王即使送走了它，長江神和黄河神也一定惱怒，務必謀求報仇。龜由於自己受到侵犯，便會和神謀劃。久雨不晴，洪水不可救治。或是乾旱，颳風揚塵，蝗蟲暴生，百姓耽誤農時。君王施行仁義，那懲罰必然來臨。這没有其他原因，那妖祟就在此龜。以後即使後悔，怎麽能來得及呢！君王不要送走它。”

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强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强，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强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

宋元王感慨而嘆，説：“阻撓别人的使者，破壞别人的計謀，這不是殘暴嗎？奪取别人所有的，把它作爲自己的寶物，這不是强横嗎？我聽説過，突然得到的必定突然喪失，强行奪取的必定後來没有功效。夏桀、商紂殘暴强横，身死國亡。如今我聽您的，這就没有了仁義的名聲而有了强暴的做法。長江神、黄河神成了商湯、周武，我成了夏桀、商紂。没有見到它的利益，恐怕會遭到它的災難。我懷疑不决，怎能事奉這個寶物，趕快駕車送龜，不要使它久留。”

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閒，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强。暴强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匆匆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爲單薄。聖人别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内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别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禄。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强不至。故曰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商賈不强，不得其贏；婦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勢不成；大將不强，卒不使令；侯王不强，没世無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强，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

衛平回答説："不是這樣，君王請不要擔憂。天地之間，堆積石頭成爲高山。山高但不倒塌，大地得以平安。所以説事物有的看似危險反而安全，有的看似輕微却不可移動；有的人忠實誠信却不如欺詐荒誕的，有的醜惡却適宜作大官，有的美貌佳麗却成爲衆人的禍患。不是神聖的人，没有人能全部講清。春秋冬夏，有暑有寒。寒暑不和，邪氣相侵。一年之中季節不同，是時令使它這樣。所以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有人仁義，有人强暴。强暴有發作的對象，仁義有施行的時機。萬物都是這樣，不可能探究完。大王聽我的，我請求詳盡地説説這件事情。上天呈現五色，用來辨别白天黑夜。大地生長五穀，用來知道善惡。人民不知道辨别，就和禽獸相似。居住在山谷洞穴，不懂得種田耕作。天下禍亂，陰陽互相顛倒。匆匆忙忙，男女通婚不加選擇。妖孽屢次出現，傳宗接代身單力薄。聖人區别萬物的生存，使它們不要相互捕食。禽獸有公母，把它們安置到山林原野；飛鳥有雄雌，把它們分布到樹林水澤；有甲殼的昆蟲，把它們安置到小溪山谷。所以治理人民，爲他們建築城郭，城内劃分街巷道路，郊外劃分田間邊界。夫妻男女，分給他們田地住宅，排列他們的房屋。爲他們繪圖造册，分别他們的姓名家族。設置官吏，用爵位俸禄勉勵他們。用桑麻織布做衣讓他們穿，用五穀讓他們吃。耕田翻土，鋤地除草。人們嘴裏吃到嗜好的食物，眼睛看到美好的東西，身受其利。由此看來，不靠强力達不到目的。所以説農夫不强，穀倉不滿；商人不强，不能贏利；婦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吏統治不强，他們的權勢不能形成；大將不强，士卒不聽從命令；侯王不强，終生没有名聲。所以説强這東西，是事業的開始，是名分的道理，是萬物的法則。以强力追求的，没有什麽不能有。大王認爲不是這樣，大王難道没有聽説過玉匣雉鳥，出自昆山；明月珍珠，出自

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强，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

四海；鑿鐫玉石剖取蚌珠，到市場傳遞販賣，聖人得到它們，把它們當作貴重寶物。寶物在他手的，就成爲天子。現在您自己把留龜看作是殘暴，其實還不如從大海裏剖取蚌珠；自己把這看作是强横，其實還比不上到昆山鑿鐫玉石。鑿取寶物的人没有罪過，珍藏寶物的人没有禍患。現在神龜使者來自投羅網，遇上漁民而得到它，托夢自我介紹，這是國家的寶物，大王擔心什麽呢?”

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争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床。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

宋元王説：“不是這様。我聽説過，諫諍是幸福，阿諛是禍害。人主聽信阿諛，這是愚蠢迷惑。儘管這様，災禍也不會没原因地降臨，幸福也不會平白無故到來。天地聚合元氣，來産生各種財富。陰陽有别，離不開四季，十二個月，日子到了就是一個周期。聖人明白這個道理，自身纔無災難。明君運用這個道理，人們没有誰敢欺騙他。因此説幸福的到來，是人們自己創造的；災難的降臨，也是人們自己造成的。災難和幸福同在，刑罰和賞賜成雙。聖人明察這個道理，因而知道吉凶。夏桀、商紂的時候，他們和上天争功，遏阻鬼神，使它們不能來往。這本來已經是無道了，而讒諛臣子又很多。夏桀有個讒諛臣子，名叫趙梁。教唆夏桀做無道的事，鼓勵他貪婪凶狠，把商湯囚禁在夏臺，殺了關龍逢。夏桀身邊的人害怕被殺死，苟且在旁邊阿諛奉承。國家已經比累卵還危險，但全都説没關係。歡樂地高呼萬歲，迷惑説國運未盡。蒙蔽夏桀的耳目，和他一起欺詐癲狂。商湯終於討伐夏桀，夏桀身死國亡。夏桀聽信了他的讒諛臣子，自身獨受禍殃。《春秋》記載了這件事，至今令人不忘。商紂有讒諛臣子，名字叫左彊。誇誇其談而善於目測，教唆紂王建造象牙廊。象牙廊高及雲天，又安置了玉床。用犀牛角和美玉雕刻器物，拿象牙筷子吃飯。聖人被挖掉心臟，壯士被砍掉小腿。箕子害怕被殺死，披散頭髮佯裝癲狂。殺死周太子歷，拘禁了周文王姬昌。把文王投進石室，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很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

準備從夜晚囚禁至天明。陰兢救出文王，和他一起逃走。文王進入周地，得到了太公望。發動士卒聚集兵器，和商紂交戰。文王病死，部下載着他的尸體前進。太子發代替父王爲將，稱爲武王。在牧野開戰，在華山南面大敗紂軍。紂王不勝，兵敗逃回，武王把他圍困在象廊。紂王在宣室自殺，身死却不得埋葬。頭被懸挂在車子横梁上，被四匹馬拉着走。我一想到紂王如此的情景，内心就像沸水一樣翻騰。這些人都是富有天下而且貴至天子，但是太傲慢。欲望没有滿足的時候，辦事好高騖遠，貪婪狠毒而驕横。不任用忠誠信實的人，聽信阿諛奉承的臣子，而被天下人耻笑。現在我的國家，處在諸侯國之間，連秋天新生的毫毛都不如。辦事如不妥當，又怎麽能逃脱災難！"

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强也。故云取之以暴强，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强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强。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

衛平回答説："不是這様。黄河雖然神靈賢明，不如崑崙山；長江水流通暢，不如四海。然而人們尚且要奪取崑崙山和四海的珍寶，諸侯爭奪它們，戰爭由此而起。小國被滅亡，大國危險，殺害他人的父母兄弟，搶奪别人的妻子兒女，破人國土毁人宗廟，來爭奪這些寶物。攻打爭奪，這是强暴。因此説奪取它靠强暴武力，而治理它靠文明教化。不違背四時，必能使賢士親近；隨陰陽變化，鬼神能被役使；與天地溝通，和它成爲朋友。諸侯臣服，民衆殷實歡喜。國家安寧，與社會一起除舊迎新。商湯、周武行使這種辦法，就取得了天子王位。《春秋》記載了這件事，把它作爲規範準則。大王不自稱商湯、周武，却把自己比作夏桀、商紂。夏桀、商紂施行殘暴强横，本來就把這些當作常事。夏桀建瓦室，商紂造象廊。徵斂絲帛當柴燒，一心勞民傷財。徵收賦税没有限度，殺害百姓没有法則。殺了百姓的六畜，拿熟皮做成袋子。用皮袋盛滿了牲畜的血，與别人一起懸挂起來射它，跟天帝爭强。違背了四時，搶先在祭祀神鬼之前品嘗鮮味。勸諫的人總是被殺死，讒諛的臣子留在身

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并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絶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强，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王。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

旁。聖人隱伏藏匿，百姓没有人行動。上天頻頻乾旱，國家常有妖孽。蝗災年年發生，五穀不登。百姓不能安居，鬼神不能享祭。大風天天颳，白晝昏天黑地。日食月食同時出現，熄滅無光。群星不循軌而亂行，全都亂了秩序。由此看來，哪裏能長久？即使没有商湯、周武，到時也本該滅亡。因此商湯伐桀，武王克紂，是時勢使他們這樣。他們成爲天子，子孫世代相繼爲王，終身没有災禍。後代稱贊他們，直到現在也没有停止。這都是適應時勢而行動，遇事而强，纔能成就他們的帝王事業。現在這隻龜，是貴重的寶物，爲聖人出使，傳給了賢王。神龜不用手脚，雷電擁隨它，風雨護送它，流水運載它。侯王有仁德，纔配得上它。現在君王有仁德而配得到這個寶物，却害怕不敢接受。大王如果送走它，宋國必有災禍。以後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

元王大悦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横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强，龜之力也。

宋元王非常高興歡喜。於是宋元王面向太陽拜謝，兩次下拜後接受了神龜。選擇吉日進行齋戒，甲、乙兩天最吉祥。就殺了白雉以及黑羊，在祭壇的中央用它們的血澆灌神龜。又用刀割剥神龜，龜身完好一點也没受傷。獻上乾肉和酒以禮相待，打開龜的肚腸。用荆木枝灼燒龜甲占卜，直到形成它的裂紋。事理從龜甲的紋理中呈現，紋理交錯。讓卜官占卜，所説的都相符。國家有福藏有重寶，名聲傳到鄰邦。殺牛剥取皮革，蒙在鄭國産的桐木上做成鼓。草木全都分别變爲甲胄兵器。戰必勝攻必克，没有人比得上宋元王。宋元王時，衛平任宋國國相，宋國最爲强大，靠的是神龜的力量。

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剥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

所以説龜的神靈達到能托夢給元王，而不能自己從漁民的牢籠中逃脱。自身能够十言全中，不能通使黄河神，還報長江神。才能能够使人戰必勝攻必克，不能自己從刀鋒之下解脱，免除被剥割的災難。聖明智慧能够先知先覺敏鋭預見，而不能讓衛平不説話。預言事情百説全中，至於自身却被人捆

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内高外下　四月　首仰　足開　肣開　首俯大　五月　横吉　首俯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

絏攣屈。碰上的時機不利，又怎麽事奉賢明的人！賢明的人有一定之規，士人有合適的言行。因此視力好也有看不見的，聽力好也有聽不到的。人即使聰明，也不能同時左手畫方，右手畫圓；日月明亮，而有時會被浮雲遮蔽。后羿號稱善射，却不如雄渠、蠭門；大禹號稱善辯智慧，却不能戰勝鬼神。地柱斷折，天本來就没有椽子，又怎能對人求全責備呢？孔子聽説了這件事，説："神龜知道吉凶，而骨頭中空乾枯。太陽遍施仁德而君臨天下，却被三脚烏鴉侮辱。月亮主施刑罰來輔佐太陽，却被蛤蟆吞食。刺猬被喜鵲凌辱，騰蛇神通却遭難於蜈蚣。竹子體外有竹節紋理，腹中空虛；松柏是百樹之長，却在看守大門。日辰不全，所以有孤虚法則。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情有疾速的，也有緩慢的。萬物有被限制不能到達的，也有能據以立足的。網眼有細密的，也有稀疏的。人有可寶貴的，也有不如意的。怎麽可以能恰好合適呢？萬物怎麽可以求全呢？上天尚且不全，因此世人建造房屋，要少放三塊瓦片而住它，來對應上天的不完全。天下有臺階，萬物不完備纔能生存。"

褚先生説：漁夫撒網捕得神龜，神龜自己托夢給宋元王，宋元王召見博士衛平把夢龜的情狀告訴他。衛平運轉卜栻，測定日月位置，分辨輕重長短，觀察吉凶，占卜得知神龜和宋元王夢中之物顔色相同。衛平勸諫宋元王留下神龜，把它作爲國家的重寶，美妙啊。古代卜筮必定稱道龜的原因，是由於龜有好名聲，這由來已久了。我記述下來寫成這篇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内高外下　四月　首仰　足開　肣開　首俯大　五月　横吉　首俯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占卜的禁忌説：子時、亥時、戌時不可以占卜和殺龜。中午如有日食要停止占卜。

龜之徵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爲祖。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黄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黄昏龜兆不明，不能占卜。庚時、辛時可以殺龜，還可以在龜甲上鑽鑿灼孔。經常在每月初一祓除龜的不祥，先用清水給龜洗澡，用鷄蛋摩擦它爲它祈禱，然後就持龜占卜，有把這作爲常法的。人們要是占卜後不應驗，都用鷄蛋祓除龜的不祥，面向東方站立，用荆枝或硬木燒灼龜甲，又用土做成蛋形向它指三次，再持龜用鷄蛋環繞它，祈禱説："今日吉利，謹用粱米、鷄蛋、焍木、黄絹祓去玉靈神龜的不祥。"玉靈神龜必定守信真誠，預知萬事情形，辨别兆紋都可以占卜。不守信真誠，就燒掉玉靈神龜，揚棄它的骨灰，來警告後來的龜。占卜時必定面向北方，龜甲必須一尺二寸長。

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箣，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某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首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首足滅去。"

占卜先要在竈旁鑽鑿燒灼龜甲，在龜甲的中間鑽鑿以後，又灼燒龜的頭部，鑽灼各三次；又重灼燒鑽鑿的中部，叫做"正身"；灼燒龜的頭部，叫做"正足"，各三次。隨即持龜繞竈三周，祈禱説："藉重玉靈先生。先生玉靈，荆木灼燒你的心，使你先知先覺。上行於天，下行於深淵，各種神靈蓍策，没有誰像你靈驗。今天是吉日，占一次好卜。某人想卜問某事，如果卜得吉兆就歡喜，不得吉兆就惱悔。如果得到吉兆，請對我顯示長大的兆紋，首足收斂起來都對稱向上。不能得到吉兆，請對我顯示曲折的兆紋，裏外不相稱，首足消去不見。"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巫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内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内外自垂。可得占。"

用靈龜占卜，祈禱説："藉重靈龜，五巫五靈，不如神龜靈驗，預知人的死，預知人的生。某人占好卜，某某欲求某物。如果能够得到，請顯現兆頭露出兆脚，内外相稱；如果不能得到，請仰起兆頭收斂兆脚，兆象内外各自垂下。可以得到占卜結果。"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内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

爲生病的人占卜，祈禱説："現在某某病重。如果會死，請將兆首張開，内外交錯，兆身節節曲折；如果不會死，請將兆首仰起兆足收斂。"

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

爲生病的人卜問有無妖祟，祈禱説："現在病人如有妖祟，兆象就不呈現；如無

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者。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

妖祟，兆象就呈現。兆象如果妖祟在家中就呈現內兆，如果妖祟在家外就呈現外兆。”

卜問被囚禁的人能不能出獄。假如不能出獄，兆象爲橫吉安；如果能够出獄，兆足分開兆首仰起有外兆。

卜問謀求財物，他是否能得到。假如能得到，兆象爲首仰足開，內外相稱；如果不能得到，兆象呈現出首仰足斂。

卜問買賣臣、妾、馬、牛的事。如果買賣得成，兆象爲首仰足開，內外相稱；如果不成，兆象爲首仰足斂，呈現出像橫吉安的兆象。

卜問攻擊的强盜聚集了若干人，在某處，現在某某率領士卒若干人，前往攻擊他們。如果能够取勝，兆象爲首仰足開身正，兆紋自內高起，外低下；如果不能取勝，兆象爲足斂首仰，身首內下外高。

卜求應不應該出行。如果能够出行，兆象爲首足張開；如果不能出行，兆象爲足斂首仰，如同橫吉安，安則不宜出行。

卜問前往攻打强盜，能否碰到。如果會碰見，兆象爲首仰足斂有外；如果不會碰見，兆象爲足開首仰。

卜問前往偵察强盜，能否碰見。如果會碰見，兆象爲首仰足斂，斂勝有外；如果不會碰見，兆象爲足開首仰。

卜問聽説有强盜，來不來。如果來，兆象爲外高內低，足斂首仰；如果不來，兆象爲足開首仰，如同橫吉安，强盜將在預測時間之後到來。

卜問升遷調動丢不丢官。如果會丢官，兆象爲足開有斂外首仰；如果不會丢官，自己辭官，兆象就爲足斂，呈現的兆象如同橫吉安。

卜問居官是否還吉利。如果吉利，呈現的兆象爲身正，如同橫吉安；如是不吉利，兆象爲兆身節節曲折，首仰足開。

卜問居家吉利不吉利。如果吉利，呈現的兆象爲身正，如同橫吉安；如果不吉利，

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内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强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强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内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自橋；不得，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横吉。

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

兆象爲身節節曲折，首仰足開。

卜問今年莊稼豐收不豐收。如果豐收，兆象爲首仰足開，内自高起，外自下垂；如果不豐收，兆象爲足斂首仰有外。

卜問今年百姓有瘟疫没瘟疫。如果會有瘟疫，兆象爲首仰足斂，身節有强外；如果没有瘟疫，兆象爲身正首仰足開。

卜問今年有戰争無戰争。如果無戰争，呈現的兆象如同横吉安；如果有戰争，兆象爲首仰足開，兆身作外强情狀。

卜問求見貴人吉利不吉利。如果吉利，兆象爲足開首仰，身正，内自高；如果不吉利，兆象爲首仰，兆身節節曲折，足斂有外，如同空虚無物。

卜問求見他人有收獲没收獲。如果有收獲，兆象爲首仰足開，内自高起；如果没收獲，兆象爲首仰足斂有外。

卜問追捕逃犯抓得到抓不到。如果抓得到，兆象爲首仰足斂，内外相稱；如果抓不到，兆象爲首仰足開，如同横吉安。

卜問捕魚打獵有收獲没收獲。如果有收獲，兆象爲首仰足開，内外相稱；如果没收獲，兆象爲足斂首仰，如同横吉安。

卜問出行遇見强盜遇不見强盜。如果會遇見，兆象爲首仰足開，兆身節節曲折，外高内低；如果不會遇見，兆象爲呈兆。

卜問天下雨不下雨。如果下雨，兆象爲首仰有外，外高内低；如果不下雨，兆象爲首仰足開，如同横吉安。

卜問天下雨晴不晴。如果放晴，呈現的兆象爲足開首仰；如果不放晴，兆象爲横吉。

兆象命名叫“横吉安”。用它占問病情，病情嚴重的一天之内不會死；病情不重的在占卜當天會痊愈，不會死。被囚禁的人重罪不能出獄，輕罪馬上出獄；過了一天不出獄，長久不會受傷害。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的，一天之内立即獲得；過了一天不能獲得。出行的人不宜出行。要來的人很快來

盗不行，行不遇。聞盗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霽不霽。

到；過了吃飯的時間還没有來，就不來了。攻打强盗的不宜前往，前往不會和强盗相遇。傳聞要來的强盗不會來到。調任官職的不會得到調任。居官、閑居在家，都吉利。當年莊稼不會豐收。百姓不會發生瘟疫。年内没有戰争。求見他人的應當成行，不成行就不歡喜。拜謁他人的不去就没有收獲。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没有收獲。出行不會遇到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占卜放晴不會晴。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兆象命名叫“呈兆”。生病的人不死。被囚禁的人可以出獄。要出門的人可以成行。要來的人會來到。去市場買東西可以買得到。追捕逃犯可以抓到，過了一天就追不到了。卜問出行的人能否到達則不會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兆象命名叫“柱徹”。預測病情不會死亡。被囚禁的人可以出獄。要出門的人可以成行。要來的人會來到。去市場買東西買不到。憂愁的人不用憂愁。追捕逃犯不能抓到。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盗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兆象命名叫“首仰足斂有内無外”。占問病情，病情危重但不會死。被囚禁的人可以解脱。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不能獲得。要出行的人聽到傳言不成行。要來的人不會來到。傳聞要來的强盗不會來到。傳言要來但不會來到。調任官職的聽到傳言但不會調任。居官有憂患。居家多災難。當年莊稼有中等收成。百姓有疾疫多病。年内有戰争，聽到傳言不會開戰。求見貴人吉利。拜謁他人不宜前往，前往得不到好話。追捕逃犯抓不到。捕魚打獵没有收獲。出行不會遇見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大雨。占卜放晴不會放晴。所以兆紋的字形都像“首備”。詢問得到回答説：“備就是仰。”所以把它定爲首仰。這是我私下記録的。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盗不見。聞盗來，

兆象命名叫“首仰足斂有内無外”。占問病情，病情嚴重但不會死亡。被囚禁的人不會出獄。卜求錢財或買奴隸不能獲得。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攻打

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强盗不會遇見强盗。聽説强盗要來，内部自己驚恐，强盗不會來。想調遷官職的不能調遷。居官、閑居在家，吉利。當年莊稼不會豐收。百姓有疾疫病情嚴重。年内没有戰争。求見貴人吉利。拜謁他人、追捕逃犯不能獲得。丢失了財物，但財物没有被運出，能追獲。捕魚打獵没有收獲。出行不會遇到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占卜放晴不會放晴。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兆象命名叫"呈兆首仰足斂"。用它占問病情，病人不會死。被囚禁的人未能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不能獲得。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攻打强盗不會遇見强盗。聽説强盗要來但不會來。想調遷官職的不會得到調遷。做官時間久的多憂患。閑居在家不吉利。年内莊稼不會豐收。百姓有病疫。年内没有戰争。求見貴人不吉利。拜謁他人没有收獲。捕魚打獵收獲少。出行不會遇見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占卜放晴不會放晴。不吉利。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兆象命名叫"呈兆首仰足開"。用它占問病情，病重會死。被關押的囚犯可以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不能獲得。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來的人會來到。攻打强盗不會遇見强盗。聽説强盗要來但不會來。想調遷官職的會得到調遷。做官不會長久。閑居在家不吉利。年内莊稼不會豐收。百姓會有疾疫但是很少。年内没有戰争。求見貴人不見吉利。拜謁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没有收獲。出行會遇見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天會放晴。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

兆象命名叫"首仰足斂"。用它占問病人，不會死。被囚禁的人時間長久，但不會受傷害。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不能獲得。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攻打强盗的不宜前往。要來的人會來到。傳聞要來的强盗會來到。聽説要調遷官職但不會得到調遷。閑居在家不吉利。年内莊稼不會豐收。百姓會發生疾疫但很少。年内没有戰禍。求見貴人

雨。霽不霽。吉。

能見到。拜謁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沒有收獲。出行會遇見强盜。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占卜放晴不會放晴。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内”。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兆象命名叫“首仰足開有内”。用它占問病人，會死。被囚禁的可以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不能獲得。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來的人會來到。攻打强盜可以前往但不會遇見强盜。聽説强盜要來但不會來。想調遷官職的能得到調遷。做官不會長久。閑居在家不吉利。年成豐收。百姓會發生疾疫但很少。年内没有戰争。求見貴人不吉利。拜謁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没有收獲。出行不會遇見强盜。占卜下雨和放晴，放晴小吉，不放晴吉利。

命曰“横吉内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兆象命名叫“横吉内外自高”。用它占問病情，占卜當天不愈而死。被囚禁的人無罪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能獲得。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來的人會來。進攻强盜會與强盜交戰不分勝負。傳聞要來的强盜會來到。想調遷官職的能得到調遷。閑居在家吉利。年成豐收。百姓不會發生疾疫。年内没有戰争。求見貴人、拜謁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會有收獲。出行會遇到强盜。占卜下雨和放晴，下雨後放晴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兆象命名叫“横吉内外自吉”。用它占問病情，病人會死。被囚禁的人不會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追捕逃犯、捕魚打獵，不能獲得。出行的人不會來到。進攻强盜但不會遇見。傳聞要來的强盜不會來。想調遷官職的能得到調遷。居官有憂愁。閑居在家、求見貴人、拜謁他人，不吉利。年内莊稼不會豐收。百姓會有疾疫。年内没有戰争。出行不會遇見强盜。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占卜放晴不會放晴。不吉利。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

兆象命名叫“漁人”。用它占問病情，病人病情嚴重，不會死。被囚禁的人可以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攻打强盜、拜見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有收獲。出行的人會出行來到。聽説强盜要來但不會

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來。想調升官職的不會得到調遷。閑居在家吉利。年内莊稼不會豐收。百姓會發生疾疫。年内没有戰争。拜謁貴人吉利。出行不會遇到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占卜放晴不會放晴。吉利。

命曰"首仰足肣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兆象命名叫"首仰足斂内高外下"。用它占問病情，病人病情嚴重，不會死。被囚禁的人不會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有收獲。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會來到。攻打强盗可以獲勝。想調遷官職的不會得到調遷。居官有憂愁，但不會受傷害。閑居在家多有憂患疾病。年成大豐收。百姓會有疾疫。年内有戰争但不會到本地。求見貴人、拜謁他人不吉利。出行會遇到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占卜放晴不會放晴。吉利。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兆象命名叫"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用它預測久病的人不會死亡。被囚禁的人不會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没有收獲。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到。攻打强盗的不宜前往，前往不會見到强盗。聽説强盗要來但不會來。想調遷官職的不會得到調遷。閑居在家、拜謁貴人，吉利。年成大豐收。百姓會有疾疫。年内没有戰争。出行不會遇見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占卜放晴不會放晴。大吉。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役，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兆象命名叫"横吉榆仰"。用它占問病情，不會死。被囚禁的人不會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根本没有收獲。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到。攻打强盗的不宜前往，前往也不會見到强盗。聽説强盗要來但不會來。想調遷官職的不會得到調遷。閑居在家、求見貴人，吉利。年成豐收。年内會有疾疫，没有戰争。拜謁他人、追捕逃犯，没有收獲。捕魚打獵根本没有收獲。出行不會有收獲。出行不會遇見强盗。占卜下雨放晴不會放晴。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

兆象命名叫"横吉下有柱"。用它占問

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病情，病情嚴重不能很快痊愈但不會死。被囚禁的人可以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拜見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没有收獲。要出行來到的人不會來到。攻打强盗不會和强盗交戰。聽説强盗要來就會來。調遷官職、在職做官，吉利，不長久。閑居在家不吉利。年成不豐收。百姓没有疾疫。年內没有戰爭。求見貴人吉利。出行不會遇見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天放晴。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兆象命名叫“載所”。用它占問病情，可以很快痊愈不會死。被囚禁的人可以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拜見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能有收獲。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來的人會來到。攻打强盗可以遇見但不會交戰。聽説强盗要來就會來。想調遷官職的能得到調遷。閑居在家有憂患。求見貴人吉利。年成豐收。百姓没有疾疫。年內没有戰爭。出行不會遇見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占卜放晴會放晴。吉利。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兆象命名叫“根格”。用它占卜病人，不會死。被囚禁很久但不會受傷害。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拜見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没有收獲。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到。攻打强盗，强盗離去不會交戰。傳聞要來的强盗不會來。想調遷官職的不會得到調遷。閑居在家吉利。年內莊稼有中等收成。百姓有疾疫但不會死。求見貴人不能相見。出行不會遇見强盗。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内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兆象命名叫“首仰足斂外高内下”。用它占卜有憂患，但没有妨礙。要出行的不會來到。病久了會死。卜求財物的不能得到。求見貴人的吉利。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兆象命名叫“外高内下”。用它占問病情，不會死，有妖祟。到市上買東西不能買到。居官在家不吉利。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被囚禁的時間長久但不會受傷害。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

兆象命名叫“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

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用它占卜病人，有起色。被囚禁的人可以出獄。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來的人會來。卜求財物能得到。吉利。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兆象命名叫“呈兆首仰足開”。用它占問病情，病情嚴重會死。被囚禁的人可以出獄，但有憂患。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拜見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没有收獲。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不會來到。攻打强盜不會和强盜交戰。聽説强盜要來就會來。想調遷官職、居官、閑居在家，不吉利。年成不好。百姓會有疾疫但不會死。年内没有戰争。求見貴人不吉利。出行不會遇見强盜。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天放晴。不吉利。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兆象命名叫“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用它占卜病情，不會死，有外來的妖祟。被囚禁的人可以出獄，但有憂患。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能見到但不會成功。要出行的可以出行。聽説要來的不會來到。攻打强盜會獲得勝利。聽説强盜要來但不會來。調遷官職、居官、閑居在家、求見貴人，不吉利。年成適中。百姓有疾疫。有戰争。拜謁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没有收獲。聽説有强盜就會遇上强盜。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天放晴。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兆象命名叫“首仰足斂身折内外相應”。用它占問病情，病情嚴重但不會死。被囚禁的人很久不能出獄。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捕魚打獵，没有收獲。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攻打强盜會有辦法取勝。聽説强盜要來就會來。想調遷官職的不會得到調遷。居官、閑居在家，不吉利。年成不豐收。百姓有疾疫。年内有戰争但不會到本地。求見貴人大喜。拜謁他人、追捕逃犯，没有收獲。會遇上强盜。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兆象命名叫“内格外垂”。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病人會死。被囚禁的人不會出獄。卜求財物不能得到。求見他人不得相見。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兆象命名叫“横吉内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足斂”。用它占問病情，病情嚴重但不會死。被囚禁很久但不會抵罪受罰。卜求財物、買奴隸牛馬、拜謁他人、追捕逃犯、捕魚打獵，没有收獲。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居官、閑居在家、求見貴人，吉利。想調遷官職的不會得到調遷。年成不會大豐收。百姓會有疾疫。有戰争，有戰争但不會遇上。出行會遇上强盜。聽説的傳言不會實現。占卜下雨不會下雨。占卜放晴會放晴。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内外自垂”。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兆象命名叫“頭仰足斂内外自垂”。占卜憂愁患病的人，病情危重但不會死。做官的做不成。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到。求取財物得不到。求人的没有收獲。吉利。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兆象命名叫“横吉下有柱”。占卜要來的人會來到。如果占卜當天没有來到，就不來。占問病情，病人過了一天不痊愈就會死。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求取財物得不到。被囚禁的人可以出獄。

命曰“横吉内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兆象命名叫“横吉内外自舉”。用它占卜病人，病得很久但不會死。被囚禁的人很久不能出獄。卜求財物能獲得但很少。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來。求見貴人能見到。吉利。

命曰“内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兆象命名叫“内高外下疾輕足發”。求取財物得不到。要出行人的可以出行。病人會痊愈。被囚禁的人不會出獄。要來的人會來。求見貴人見不到。吉利。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兆象命名叫“外格”。卜求財物得不到。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被囚禁的人不會出獄。不吉利。病人會死。卜求財物得不到。求見貴人能見到。吉利。

命曰“内自舉外來正足發”。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兆象命名叫“内自舉外來正足發”。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來的人會來。求財物能得到。病人病得很久但不會死。被囚禁的人不會出獄。求見貴人能見到。吉利。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舉足

這個兆象是“横吉上柱外内自舉足斂”。

肸”。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用它占卜有求必得。生病不會死。被囚禁的人不會受傷害，但不能出獄。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到。拜見他人見不到。百事都吉利。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這個兆象是“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用它占卜有求必得。病重將死的很快痊愈。被囚禁拘留的不會受到傷害，馬上出獄。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拜見他人見不到。百事吉利。可以發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這個兆象是“挺詐有外”。用它占卜有求不會有得。生病不會死，多次有起色。被囚禁的因禍致罪。聽説了傳言但不會受到傷害。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留禍罪，無傷，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這個兆象是“挺詐有內”。用它占卜有求不會有得。生病不會死，多次有起色。被囚禁拘留的因禍致罪，但不會受傷害，可以出獄。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求見他人見不到。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這個兆象是“挺詐內外自舉”。用它占卜有求必得。生病不會死。被囚禁的人不會獲罪。要出行的可以出行。要來的人會來。耕田、買賣、捕魚打獵，都喜。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這個兆象是“狐狢”。用它占卜有求不會有得。生病會死，難有起色。被拘留的沒有罪，很難出獄。可以在家裏居住。可以娶媳婦嫁閨女。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拜見他人見不到。占卜有無憂愁，沒憂愁。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這個兆象叫“狐徹”。用它占卜有求不會有得。病人會死。被囚禁拘留的會抵罪。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拜見他人見不到。聽到的傳言會被證實。百事都不吉利。

此“首俯足肸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這個兆象叫“首俯足斂身節折”。用它占卜有求不會有得。病人會死。被囚禁拘留的會獲罪。希望回來的出行人不會回來。要出行的人可以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拜見他人見不到。

此“挺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内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首俯足詐有外無内”。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俯”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這個兆象是“挺内外自垂”。用它占卜有求不會清楚。生病不會死，難有起色。被囚禁拘留的没有罪，難以出獄。要出行的不宜出行。要來的人不會來。拜見他人見不到。不吉利。

這個兆象是“横吉榆仰首俯”。用它占卜有求很難有得。生病很難有起色，不會死。被囚禁的難以出獄，但不會受傷害。可以在家裏居住，可以娶媳婦嫁閨女。

這個兆象是“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内外自舉”。用它占問病人，占卜當天不會死，過了一天纔死。

這個兆象是“横吉上柱足斂内自舉外自垂”。用它占問病人，占卜當天不會死，過了一天纔死。

“首俯足詐有外無内”。病人在龜占還没結束時就急速死亡。占卜的輕失去的大，一天之内不會死。

“首仰足斂”。用它占卜有求不會有得。而被囚禁的會獲罪。人們用傳言使他恐懼但不會受傷害。要出行的人不宜出行。拜見他人見不到。

大論曰：“外”是他人，“内”是自我；“外”是女人，“内”是男人。“首俯”是憂患。“大”是兆身，“小”是指兆紋的細枝。大體方法是：占問病人，“足斂”的活，“足開”的死。占問出行的人，“足開”的會來，呈“足斂”的不會來。占問出行的人，“足斂”的不宜出行，“足開”的可以出行。占問求某物，“足開”的有收獲，“足斂”的没有收獲。占問被囚禁的人，“足斂”的不會出獄，“足開”的會出獄。占問病情，“足開”而死的，是“内高而外下”卦象。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老子》説:“天下大治的極點,是鄰近國家互相望見,鷄鳴狗吠聲相互聽見,人民各自認爲自己的食物甘美,認爲自己的衣服漂亮,安於自己的習俗,樂於自己的行業,直至年老死亡也不相互往來。”一定把這些作爲努力的目標,在近代除非堵住人民的耳目,那就幾乎是無法實行的。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説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太史公曰:神農氏以前的事,是我不知道的。至於像《詩》、《書》所記述的虞、夏以來的情況,是耳目要極享音樂女色的美好,嘴巴要嘗盡肉食的美味,身體安於閑逸快樂,而心裹誇耀着權勢的榮華。用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很久了,即使用美妙的理論挨家挨户地勸説,終究不能感化。因此最好的辦法是順應他們,其次是因勢利導,其次是教誨他們,其次是整頓約束他們,最下等的方法是和他們相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謡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

山西盛産木材、竹子、穀木、纑麻、牦牛、玉石;山東多出魚、鹽、漆、絲、音樂美女;江南出産楠木、梓木、生薑、桂花、金、錫、鉛、朱砂、犀牛、玳瑁、珠璣、象牙皮革;龍門、碣石以北多有馬、牛、羊、毛氈皮裘、獸畜的筋角;銅、鐵則是在千里之内,山中往往出産,礦山星羅棋布。這是物産的大致情況,都是國中人民喜好的,是俗話説的穿着飲食、養生送死的物品。因此要依賴農民種地來生産,依賴掌管山林水澤的虞人送出,依賴工匠製造,依賴商人流通。這些難道要有官府的政令教化來調發徵召約期相會嗎?人們各自發揮自己的才能,竭盡自己

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的力量，來求得自己所需要的。所以物品價格低賤時就到别處求得高價售出，價格昂貴時就到外地求得低價購進，各自努力從事自己的行業，樂於做自己的事，就像水流趨向低處，日夜没有休止的時候，不用徵召就自動前來，不用强求民衆就會生産出物品來。這難道不是符合於道，順應自然的驗證嗎？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强至於威、宣也。

《周書》説："農民不種植就會使其糧食缺乏，工匠不製造就會使其器物缺乏，商人不貿易就會使三寶隔絶不通，虞人不生産就會使財物匱少。"財物匱少而山林水澤就不能開發了。這四個方面，是人民穿衣吃飯的本源。源大就富饒，源小就匱乏。上就可以使國家富强，下就可以使家庭富足。貧窮或者富足的道路，没有人能奪取或給予，然而聰明的人富裕有餘，笨拙的人貧窮不足。從前太公望受封在營丘，土地鹽碱，人民稀少，於是太公鼓勵那兒的婦女從事女紅，使其技巧達到極高，又開通了魚鹽貿易，於是百姓和財物歸向他，像襁帶相接車輻集聚一樣前來。所以齊國衣帶鞋帽遍布天下，東海與泰山之間的人都束好衣袖前往齊國朝拜。那以後齊國中道衰落，管子修訂整治，設置管理財物錢幣的九府，於是齊桓公因此稱霸，會合諸侯，匡正天下；而管子也有了三歸臺，地位雖在陪臣，却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因此齊國的富强延至威王、宣王的時代。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户之民乎？

所以説："倉庫富實從而知道禮節，衣食豐足從而知道榮辱。"禮儀從富足中産生而在貧困中廢棄。所以君子富有，就好施行他的仁德；小人富足，就會發揮他的能力。水深了魚就生在裏面，山深了野獸就前往那裏，人富了仁義就會歸附他。富人得勢更加顯赫，失勢了門客就没有前來的，因而不高興。夷狄民族更加嚴重。諺語説："家有千金的子弟，不會在鬧市被處死。"這不是没憑據的話。所以説："天下紛紛擾擾，都是爲求利而來；天下哄哄鬧鬧，都是爲求利而往。"那些擁有千乘戰車的君王，封有萬户食邑的列侯，享有百家封地的君子，尚且擔憂貧困，何况被編入户籍的平民百姓呢？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强吴，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於是重用范蠡、計然。計然説：“知道會争鬥就要做準備，知道按時使用就要瞭解物品，這兩樣清楚了那麽各種貨物的情况就可以掌握看出了。所以歲星在金位，五穀豐登；在水位，有水災；在木位，有饑荒；在火位，乾旱。乾旱時就要儲備舟船，水澇時就要儲備車輛，這是事物的道理。六年一次豐收，六年一次乾旱，十二年一次大饑荒。出售糧食，每斗二十錢就會使農民受損害，每斗九十錢就會使商人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流通，農民受損害土地就不被開發。每斗上不超過八十錢，下不少於三十錢，那麽農民和商人都能獲利。平價售糧調整物價，過關入市貨物不缺，是治理國家的道理。積貯的道理，一定要積貯完備的貨物，不要有滯積的錢幣。用貨物相貿易，容易腐敗被蝕的貨物不要留，不敢囤積以求高價。議論各種貨物的有餘或不足，就知道物價漲跌。物價向上漲到極點就下跌，向下跌到極點就會上漲。價高時抛出貨物要像抛糞土一樣快，低價時購取貨物要像收珠玉一樣急。貨物錢財要使它像流水一樣周轉。”治國十年，國家富足，厚賞戰士，戰士們冒着箭矢飛石前進，就像口渴時得到水一樣，終於向强大的吴國報了仇，又在中原地區檢閱軍隊，號稱“五霸”之一。

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産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范蠡已經洗雪了會稽被困的耻辱，就慨然長嘆説：“計然的計策有七項，越國運用了其中五項就實現了意願。既然已經在治國上施行，我想用它來治家。”就乘一葉扁舟，漂浮在江湖之上，改名换姓，到了齊國叫做鴟夷子皮，到了陶地稱爲朱公。朱公認爲陶地是天下的中心，與諸侯四面相通，是貨物交易的場所。就治理産業囤積居奇，抓住時機求利而不責求於人力。所以擅長治理産業的人，能够選擇人力而把握時機。十九年之中三次賺到千金錢財，兩次分散給貧賤的朋友和遠房的兄弟。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富裕了就喜好施行仁德的人。後來年老體衰而聽任子孫，子孫治理産業使它生息發展，於是達到億萬家産。所以人們談論富翁時都稱説陶朱公。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

子貢在孔仲尼那裏學成後，回到衛國做官，

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閑居時在曹國、魯國之間買賣貨物，孔子的七十位高徒，端木賜最富有。原憲連糟糠都吃不飽，隱居在偏僻小巷。子貢車馬相連，帶着束帛重禮去聘問進獻諸侯，所到之處，國君沒有哪個不和他分庭抗禮。使孔子的名聲傳揚天下，是子貢在人前人後幫助的結果。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得勢而更加顯赫吧？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吕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時，李克追求用盡地力，而白圭喜歡觀察時機變化，所以用別人放棄我收取，別人收取我給與的辦法。年成豐收就購進糧食，售出絲、漆；蠶繭產出時就購進帛、絲綿，售出糧食。太歲星在卯位，大豐收；第二年歉收。到午位，乾旱；第二年收成好。到酉位，大豐收；第二年歉收。至子位，乾旱；第二年收成好，有雨水。到卯位，囤積的貨物大概要比往年多了一倍。想要手中錢多，就購進下等的糧食；想要手中糧食多，就購進上等的糧種。能够不講究吃喝，抑制嗜欲，節儉衣服，和手下的奴僕同甘共苦，趨赶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凶禽獵取食物那樣突發迅猛。所以說："我經營生產，像伊尹、吕尚施行謀略，像孫子、吳起用兵，像商鞅變法那樣。因此一個人的智慧不足以隨機應變，勇氣不足以決斷，仁德不能够正確取捨，堅强不能够有所保守，即使想學習我的方法，我終究不會告訴他的。"因此天下的人說到經商之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吧，能够嘗試而又有特長，并不是隨便就能做到的。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猗頓靠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的郭縱靠冶煉鐵器成就家業，與帝王同等富有。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烏氏縣的倮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衆多，就賣掉，求購珍奇彩綉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用十倍的財物回贈，送給他牲畜，牲畜多得要用山谷爲單位來計算牛馬數量。秦始皇帝讓倮與封君并列，按規定時間和列臣一起朝見。而巴地的寡婦清，她的祖先得到丹砂礦，獨攬其利益已經好幾代，家產也不可計量。清，是寡婦，能够守住她的家業，用錢財自衛，不被侵犯。秦始皇帝把她尊爲貞婦用賓客的禮節來待她，爲她修築了女懷清臺。倮是邊境之人畜牧之長，清是窮鄉

僻壤的寡婦，能够和擁有萬乘兵車的君主分庭抗禮，在天下揚名，難道不是依靠財富嗎?

漢興，海内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强族於京師。

漢朝興起，海内統一，關卡開放，開發山林水澤的禁令鬆動，因此富商大賈周行天下，交易貨物没有什麼不流通，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於是遷徙地方豪傑、諸侯、强大家族到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德、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却戎翟，東通三晋，亦多大賈。孝、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凑并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關中地區從汧縣、雍縣以東到黄河、華山，膏壤沃野千里，從虞、夏徵收貢賦時把那兒作爲上等田地，而公劉遷徙到邠地，太王、王季居住在岐山，周文王修建豐邑，周武王修治鎬都，所以那裏的人民還有先王的遺風，愛好稼穡，種植五穀，以土地爲重，不敢幹邪惡之事。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居住在雍邑，地處隴、蜀貨物交流的要道而有很多商人。秦獻公遷都到櫟邑，櫟邑往北使戎狄却步，往東和三晋相通，也有很多大商人。秦孝公、昭公修治咸陽，加上漢朝的都城長安以及附近的皇帝陵墓，四方八面的人像車輻凑聚一樣來相聚，地小人多，所以那裏的民衆日益玩弄智巧從事工商之類的末業。南面就是巴郡、蜀郡。巴郡、蜀郡也是肥沃原野，土地盛産梔子、生薑、朱砂、石、銅、鐵、竹、木器。南控滇、僰，僰地多出奴僕。西近邛、笮，笮地出産馬、牦牛。然而四面閉塞，靠棧道千里，無處不通，惟有褒斜像車轂約束道口，用多餘的貨物交换短缺的貨物。天水、隴西、北地、上郡和關中的習俗相同，然而向西有羌中的便利，往北有戎狄的畜牧，畜牧業爲天下第一。但是土地很貧瘠險惡，衹有京師控制它的通道。所以關中的土地，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不過十分之三，然而估計它的財富，十成占了六成。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

以前唐人在河東建都，殷人在河内建都，周人在河南建都。這三河地區位於天下的中心，就像鼎的三隻脚，是帝王們更迭居住的地方，建國各有數百上千年。土地狹小，人口衆多，是都城封國諸侯聚會的地方，所以當地的民俗吝嗇節儉熟習世故。楊、平陽的民衆向西到秦、戎狄地區作買賣，向北到種、代地區作買賣。種、代地區，在石邑北面，地近匈奴，屢次遭受寇掠。人民驕横强直，喜好鬥氣，行俠爲奸，不從事農耕

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閒，得所欲。温、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宫，遍諸侯。

商業。但靠近北夷，軍隊經常來往，從中原地區運送來的物資時有剩餘。那裏的民衆身如健羊强悍不安，從晉國還没分裂時本來就已經對他們的强悍感到擔憂，而趙武靈王使他們變得更加厲害，他們的風俗還有趙國的遺風。所以楊、平陽的百姓在這中間經商買賣，得其所欲。温、軹地區的百姓向西到上黨做買賣，往北到趙、中山做生意。中山土地貧瘠人口衆多，還有沙丘一帶殷紂王當年淫樂遺址的後裔，民俗急躁，靠投機謀利生活。男人相聚游戲，慷慨悲歌，行動時就相隨着用椎殺人搶掠，休息時就去盜墓造假做奸詐淫亂的事，多有美色的人，去做倡優。女人們就彈奏着瑟，拖拉着鞋子，在權貴富豪中游走獻媚，進入後宫，遍及各地諸侯。

然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衞。鄭、衞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衞之風也。

然而邯鄲也是漳水、黄河之間的一個都市。北通燕、涿，南有鄭、衞。鄭、衞的習俗和趙相類似，但靠近梁、魯，稍微莊重而注重氣節。衞國從濮上城邑遷徙到野王，野王的風俗喜好鬥氣行俠，是衞國的遺風。

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那燕都也是勃海、碣石之間的一個都市。南通齊、趙，東北鄰近匈奴。從上谷到遼東，土地遼闊，人民稀少，屢次遭受寇掠，民俗大體和趙、代相似，而民衆像雕那樣强悍，少思慮。盛産魚、鹽、棗、栗。北面鄰近烏桓、夫餘，東面有控制穢貉、朝鮮、真番的有利地勢。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

洛陽向東可以到齊、魯做買賣，向南可以到梁、楚做買賣。所以泰山的南邊就是魯，它的北邊就是齊。齊地山海環繞，膏腴之地方圓千里，適宜種植桑麻，人民大多生産彩綢、麻布、絲帛、魚、鹽。

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摇，怯於衆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臨菑也是東海、泰山之間的一個都市。那裏的風俗寬容豁達，而足智多謀，愛好議論，以土地爲重，難以動摇離散，從軍戰鬥膽怯，單身持刀行刺勇敢，所以多有搶劫他人的，這是大國的風尚。當地士、農、商、工、賈五色人等俱全。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

而鄒、魯兩地濱臨洙水、泗水，還有周公的遺風，民俗喜好儒學，禮儀完備，所以那裏的百姓小心謹慎。多有桑麻的産業，但没有山林水澤的富饒特産。土地狹小人口衆多，人們節儉吝

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於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説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

嗇，害怕犯罪遠離邪惡。待到他們年老時，喜好經商趨利，比周地的人還厲害。

從鴻溝以東，芒山、碭山以北，連到巨野，這是梁、宋地區。陶、睢陽也是一個都市。從前堯在成陽勞作，舜在雷澤捕魚，湯在亳定都。那裏的風俗還有先王的遺風，莊重忠厚多有君子，喜愛農耕稼穡，雖然没有山林大川的富饒，但能節衣縮食，來得到積蓄儲藏。

越、楚則有三種風俗。從淮北沛、陳、汝南、南郡，這是西楚。那裏的民俗剽悍輕率，容易發怒，土地瘠薄，少有財物的積聚。江陵是原先的郢都，西面通達巫、巴，東面有雲夢的富饒。陳在楚、夏的交接處，流通魚、鹽之類的貨物，那裏的民衆多爲商人。徐、僮、取慮的民俗則清廉嚴謹，重視自己的諾言。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是東楚。那裏的民俗和徐、僮相似。朐、繒以北，民俗則和齊地相似；浙江南面則和越地相似。吳自從闔廬、春申君、吳王劉濞三人招攬來天下喜好游蕩的子弟，東面有海鹽的富饒，章山的銅礦，三江、五湖的便利，也是江東的一個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那裏的習俗大體和西楚相似。郢都後來遷到壽春，也是一個都市。而合肥連接南北河流，皮革、鮑魚、木材在這裏集散。和閩中、于越的習俗相混雜，所以南楚的百姓喜好言辭，花言巧語缺少信用。江南地勢低下氣候潮濕，男人短命早死，盛産竹木。豫章出産黄金，長沙出産鉛、錫，但是礦藏量很少，開采所得不足以抵償花費。九疑、蒼梧以南到儋耳一帶，民俗與江南大體相同，而多與楊越相似。番禺也是那裏的一個都市，是珠璣、犀牛角、玳瑁、水果、葛布的集散地。

潁川、南陽，是夏人的居住地。夏人爲政崇尚忠厚質樸，還有先王的遺風。潁川人敦厚善良。秦朝末年，遷徙不法之徒到南陽。南陽西面通達武關、鄖關，東南連接漢水、長江、淮河。宛也是一個都市。風俗雜亂好事，多以經商爲業。那裏的百姓行俠仗義，和潁川交往，因此至

"夏人"。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謡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没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

今稱他們爲"夏人"。

天下的物産有少有多，人民的習俗，山東吃海鹽，山西吃池鹽，嶺南、沙北本來處處産鹽，情况大體如此吧。

總之，楚、越地區，土地廣闊人口稀少，以稻米爲主食魚類作菜羹，有的地方燒火耕種灌水除草，瓜果螺蛤不用買就很富足，地力使食物豐富，没有饑荒的憂患，因此人們苟且偷生，没有積蓄而多有貧窮。因此長江、淮河以南，没有挨餓受凍的人，也没有千金財富的人家。沂水、泗水以北，適宜生長五穀、桑麻、六畜，土地狹小人口衆多，多次遭受水旱災害，民衆喜好積蓄儲藏，所以秦、夏、梁、魯愛好農耕重視民衆。三河、宛、陳也是這樣，還加上經營商業。齊、趙的民衆玩弄智慧巧技，靠投機謀利爲生。燕、代的民衆以種田放牧養蠶爲業。

由此看來，賢人在宗廟裏深謀遠慮，在朝廷上争議辯論，那些堅守信義死守節操隱居深山岩穴中的人士設法抬高自己名望的要歸向何處呢？是要歸向富貴。因此清廉的官吏能任職長久，長久了更加富貴，清廉的商人終歸致富。財富，是人的情性所在，是人們不用學而都想得到的東西。所以壯士在軍隊裏，攻城時搶先登攀，衝鋒陷陣殺退敵人，斬將拔旗，前進冒着箭林石雨，不怕赴湯蹈火危險的，是被重賞所驅使。那些住在民間里巷的少年，攻擊剽掠用椎殺人埋人，搶劫犯奸，挖墳盗墓私鑄錢幣，行俠兼并財物，代朋友報仇，在幽暗隱蔽的地方逃避追捕，不避法律禁令，像快馬奔馳似地在死路上跑的，其實都是爲了財用罷了。如今那些趙女鄭姬，修飾容貌，彈奏鳴琴，揮動長袖，拖着尖鞋，用眼色挑逗用情意勾引，外出不遠千里，不分老少的，是要投奔富貴啊。游手好閑的公子，裝飾帽子佩劍，連接車子坐騎，也是顯示富貴的模樣。捕魚打獵的人，起早貪黑，冒雪披霜，奔波在深坑峽谷，不躲避猛獸的傷害，是爲了得到野味。賭博游戲賽馬馳逐，鬥鷄比狗的人，勃然變色争相誇耀，必定争勝的，是看重輸錢呀。醫生方士各種靠技術吃飯的人，焦思苦慮極盡其能，是爲了求

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得豐厚的報酬。官吏文士舞文弄法，私刻印章僞造文書，不避刀鋸誅殺，是被賄賂饋贈迷惑了。農、工、商賈、畜牧業，本來就是爲了追求富貴增加財富。這樣衹有智慧用盡能力完結纔罷休，終究是不會留下餘力而放棄財富的。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歲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争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俗語説："百里之外不販賣柴，千里之外不販賣糧。"在一個地方居住一年，可種植穀物；居住十年，可種植樹木；居住一百年，要用仁德引來人。仁德，説的就是人才。現在那些没有官職俸禄的奉養、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快樂能與有俸禄封邑的人相比的人，被叫作"素封"。有封邑的人吃封邑的租税，每年每户二百錢。有千户封邑的君主就有二十萬，朝覲天子聘問諸侯祭祀供享都從其中支出。庶民百姓從事農、工、商賈，每年每一萬錢也有利息二千，有一百萬的人家就有二十萬，而雇人服役租税徭賦的費用都從其中支出。吃穿上的欲望，能任意地享受自己喜歡的。所以説在陸地養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七十頭，養羊二百五十隻，在水澤中養猪二百五十頭，水中占有年産千石魚的魚塘，山中擁有千棵成材的大樹；有安邑的千棵棗樹，燕、秦的千棵栗子樹，蜀、漢、江陵的千棵橘樹，淮北、常山以南，黄河、濟水之間的千棵楸樹，陳、夏的千畝漆樹，齊、魯的千畝桑麻，渭川的千畝竹林，以及名都萬户的大城，和城郊畝産一鍾的千畝良田，近千畝的梔子、茜草，千畦生薑、韭菜。這樣的人財富可與千户侯相等。這樣説來這是富足生活的資本，不用去市場察看，不要到外地奔波，坐而待收，本身有隱士的名義而又得到富裕收入。假如到了家境貧窮雙親衰老，妻子兒女瘦弱，逢年過節没錢祭祀聚餐，吃穿鋪蓋不足以養活自己，這樣還不慚愧羞耻，那就没有什麽可比的了。因此没有錢財就要出力謀生，稍有錢財就要鬥智求富，已經富饒了便要追逐時機獲利，這是它的基本規律。現在不會危及自身就能發財致富，那麽賢人也會努力。所以靠農耕本業致富爲上等，靠工商末業致富爲次等，靠奸詐致富爲最下等。没有隱居山野奇士的德行，而又長期貧窮低賤，愛好空談仁義，也够耻辱的了。

凡編户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綉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凡是編入户籍的普通百姓，財富和别人相差十倍就會對别人卑躬屈膝，相差百倍就會懼怕别人，相差千倍就會被别人役使，相差萬倍就會做别人的奴僕，這是事情的常理。以貧求富，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綉文彩不如倚門出賣。這裏説的工商末業，是窮人致富的手段。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一年内要釀酒千瓮，醋醬千缸，飲料千瓶，屠剥牛、羊、猪皮千張，販賣穀物千鍾，柴草千車，擁有的船隻連接起來長達千丈，木材千根，竹竿萬枝，馬車百乘，牛車千輛，上漆的木器千件，銅器千鈞，不上漆的木器、鐵器及梔子、茜草千石，馬七十六匹，牛二百五十頭，羊、猪二千頭，僮僕一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帛、絲絮、細麻布千鈞，有花紋的彩色絲織品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麴、鹽、豆豉千罐，鮐魚、刀魚千斤，小雜魚千石，咸魚千鈞，棗、栗千石的三倍，狐皮、貂皮千張，羔羊皮裘千石，氈毯千條，其他水果蔬菜千鍾，放貸的利息錢千貫，掮客出價，貪婪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三，廉潔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五，這樣的財富也比得上有千乘戰車的諸侯之家了，這是大概的情況。其他雜業的利潤如果達不到十分之二，就不是我們追求的財富了。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請讓我大略地説説當代方圓千里之内，賢能的人用來致富的方法，使後人能够觀察選擇。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争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趙人，由於煉鐵致富。秦國攻破趙國，遷徙卓氏。卓氏被虜掠，衹有夫妻兩人推車，走到遷徙地點。許多被遷徙虜掠的人稍有些餘財，都争相送給官吏，乞求安排在近處，安排在葭萌。衹有卓氏説："這裏地方狹小土地貧瘠。我聽説汶山下面有肥沃田野，地裏長着像蹲鴟似的大芋頭，人們到死也不會挨餓。百姓擅長做買賣，便於經商。"於是請求遷徙到遠處。結果把卓氏遷徙到了臨邛，卓氏大喜，就在有鐵礦的山裏鼓風鑄造，運籌謀劃，充分利用滇、蜀的百姓，豪富達到有僮僕千人。享受田園池林射獵的快樂，能和君主相比。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程鄭，是從山東遷徙來的俘虜，也從事冶煉鑄造業，把鐵器産品賣給梳椎形髮髻的土著居

民，豪富和卓氏相同，都居住在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宛地孔氏的祖先，是梁人，以煉鐵爲業。秦國攻打魏國，孔氏被遷徙到南陽。他大規模冶煉鑄造，規劃治理池塘，乘着成隊的車騎，在諸侯中周游，藉此開通經商的便利，博得了游閑公子樂善好施的行爲和名聲。但是他的贏利超過了賜予的，勝於吝嗇小氣的商人，家中的財富多達數千金，因此南陽人經商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度。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魯人的風俗節儉吝嗇，而曹地的邴氏尤其厲害，靠煉鐵起家，財富多達億萬錢。但是家中從父兄到子孫一致約定，俯有所拾，仰有所取。放債經商遍及各郡國。鄒、魯因爲這個緣故多有放棄文獻學術而去追逐財利的人，因爲受曹地邴氏的影響。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齊地的民俗是認爲奴僕低賤，衹有刀閒喜愛重視他們。凶暴狡猾的奴僕，是人們所害怕的，衹有刀閒收留他們，讓他們去謀求漁鹽商賈的利潤。有的人駕着成隊的車騎，去結交郡守國相，而刀閒更加聽任他們。終於得到他們的幫助，發家致富達數千萬錢。所以説"寧願放棄官爵也不要放棄到刀家爲奴"，説的是刀閒能使有才能的奴僕自己富裕而又竭盡其力。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周人已經很吝嗇，而師史尤其厲害，運貨車輛數以百計，在郡國間經商，無處不到。洛陽街市位居齊、秦、楚、趙的中心，窮人學習效仿富裕人家，拿外出經商時間長、數次路過洛陽却不進家門來相互誇耀。能任用這樣的人，所以師史能得到七千萬錢。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宣曲任氏的祖先，擔任督道倉吏。秦朝衰敗時，豪傑都爭相奪取金玉，衹有任氏把糧倉的米粟藏在窖裏。楚、漢兩軍在滎陽相持對抗，百姓不能耕種，每石米的售價高達萬錢，而豪傑們的金玉全都歸了任氏，任氏靠此發家致富。富人爭相奢侈，但任氏放下架子辦事節儉，致力於農田畜牧。對於田地牲畜人們爭相購買價格便宜的，衹有任氏買價格貴而好的。富有延續了數代。然而任公的家規，不是自家農田畜牧出産的不穿不吃，官府的公事没有完成就不能喝酒吃肉。憑這個做鄉里的榜樣，因此他富有而皇上器

重他。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邊塞向外開拓時，衹有橋姚已有馬千匹，牛是馬的兩倍，羊一萬頭，糧食要以萬鍾計算。吳、楚七國起兵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隨從軍旅出征，需要借有息貸款，放錢的人認爲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國在關東，關東戰事勝負未決，沒有人肯借貸。衹有無鹽氏拿出千金借貸，他的利息高達十倍。三個月後，吳、楚被平定。一年之中，無鹽氏的利息就多達十倍，由於這個緣故他的富裕與關中相等。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關中地區的富商大賈，大體上都是田氏，像田嗇、田蘭等。韋家的栗氏，安陵、杜縣的杜氏，家産也有億萬錢。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這些都是特别顯著突出的。都不是有官爵封邑俸禄或犯法行奸而致富，都是能推究事理决定去就，抓住時機俯仰應變，獲得他的贏利。靠工商末業發財，用農耕本業守財，靠武力一時獲取，用文明方法保持，變化而有章法，所以值得記述。至於像那些致力農耕、畜牧、手工、開發山澤、商貿等行業，靠權變獲利來發財致富，大的富蓋一郡，中的富蓋一縣，小的富蓋鄉里的，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節儉勤勞，是謀生的正道，而富有的人必定要出奇制勝。種田務農，是笨拙的行業，而秦揚憑這個富蓋一州。盜墓，是犯法的事情，而田叔以此起家。賭博，是惡劣的行業，而桓發以此致富。沿街叫賣，是男子漢認爲低賤的行業，但雍地的樂成以此富饒。販賣脂粉，是耻辱的事情，而雍伯獲得千金。賣漿水，是小生意，而張氏賺錢千萬。磨刀，是淺薄的技能，而郅氏以此能列鼎而食。羊肚，是微小的食品，而濁氏賣這個有了成隊的車騎。醫治馬病，是淺薄的技術，張里以此鳴鐘而食。這些都是對自己的行業誠心專一所致。

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由此看來，致富沒有一定的行業，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使財富像車輻一樣聚集歸己，無能的人使財富土崩瓦解。千金之家可以與一都之君比富，億萬富翁就能與國王一樣享樂。難道這就是通常所説的"素封"者嗎？不是嗎？

史記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七十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從前顓頊帝時，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在唐堯、虞舜的時代，接續重、黎的後代，讓他們繼續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時期。所以重氏、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周代，程伯休甫便是他們的後裔。在周宣王時，他們的後代失去了掌管天文地理的官職而成爲司馬氏。司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周襄王期間，司馬氏離開周朝前往晉國。晉國中軍隨會逃到了秦國，而司馬氏遷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自從司馬氏離開周朝前往晉國，便分散開來，有的在衛國，有的在趙國，有的在秦國。在衛國的，做過中山國的國相。在趙國的，因傳授有關劍術的理論顯名，蒯聵是這一支的後代。在秦國的名叫司馬錯，和張儀爭論，於是秦惠王派司馬錯率軍攻打蜀國，後來攻下蜀地，於是就鎮守蜀地。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這時少梁改名叫夏陽。司馬靳和武安君活埋趙國在長平戰役中的降兵，回到秦國與武安君一起都被賜死在杜郵，安葬在華池。司馬靳的孫子是司馬昌，司馬昌是秦朝主管煉鐵的官。在秦始皇時期，蒯聵的玄孫司馬卬擔任武信君的部將而攻占過朝歌。諸侯分封王時，在殷地封司馬卬爲王。漢攻打楚時，司馬卬歸降漢，漢把司馬卬原有的封地改爲河內郡。司馬昌生司馬無澤，司馬無澤擔任漢的市長。無澤生司馬喜，司馬喜被封爲五大夫，死後，都安葬在高門。司馬喜生司馬談，司馬談擔任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

太史公師從唐都學習天文，師從楊何學習

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易》，師從黄子學習道家理論。太史公在建元、元封年間做官。憂慮學者不能通曉各家學術要義而鑽研謬論，於是專論六家的要旨説：

《周易·繫辭》："天下一致而謀慮有多種，目標相同而途徑不一。"陰陽、儒、墨、名、法、道德，都是想治理天下的，衹是所遵從的學説不一樣，有清楚和不清楚的罷了。我曾私下分析陰陽家的法術，注重預兆而忌諱多，使人受拘束而恐懼的事多；但它排列四季變化的大順序，不可丢失。儒家學説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多而功效少，因此它提倡的事很難完全信從；但是它排定君臣、父子相處的禮儀，區分夫婦、長幼之間的禮節，不能改變。墨家儉省而難以遵守，因此他們主張的事不能完全遵循；但是他們加强實力節約費用的主張，不可廢棄。法家嚴酷而缺少恩惠；但是他們明確君臣上下的名分等級，不能更改。名家使人拘泥於名而容易失去真實；但是他們辯證名實關係，不能不明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符合無形的規律，使萬物豐滿充足。它的學術，是依據陰陽家四時變化的大順序，采納儒家、墨家的長處，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點，隨着時勢而發展，順應事物而變化，倡導風氣用於辦事，没有不適宜的，意旨簡明容易掌握，用力少而收效多。儒家就不是這樣。認爲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提倡而臣下附和，君主先行而臣下跟隨。這樣就君主勞累而臣下安逸。説到大道的要旨，是要除去剛健貪欲，廢棄聰明智慧，放棄這些而用道術。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體和精神動蕩不安，想與天地共長久，没聽到過。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

陰陽家對於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各有條規教令，順從條規教令的昌盛，違反條規教令的不死就亡。未必是這樣，所以説陰陽家"使人受拘束而恐懼的事多"。春天萌生夏天成長，秋天收穫冬天儲藏，這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不遵守就無法

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擬定天下的綱紀，所以説“四季變化的大順序，不可失”。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弗能易也。

儒家以“六藝”作準則。“六藝”的經文傳文數以千萬計，累計數代不能精通它的學問，一人畢生不能詳究它的禮儀，所以説“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多而功效少”。至於排定君臣、父子相處的禮儀，區分夫婦、長幼之間的禮節，即使是百家學説也不能改變。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强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墨家也崇尚唐堯、虞舜之道，引述他們的道德品行説：“殿堂衹有三尺高，土階衹有三級，茅草房子不修剪，原木屋椽不刮削。用土盆吃飯，用土碗喝湯，粗米做的飯，野菜做的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送葬死者，桐木棺材厚不過三寸，哭喪不過於悲哀。傳教喪禮，一定用這來作萬民的表率。如果天下的規矩都像這樣，那尊卑就没有區别了。時代不同時間轉移，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説“儉省而難以遵守”。它的要領是加强實力節約費用，確是人們興家致富的途徑。這是墨子的長處，即使是百家的學説也不能廢棄。

法家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不區别親疏，不區分貴賤，一律依法決斷，這就使愛護親屬尊重長者的恩愛斷絶了。可以用它作爲一時之計，但不可長久運用，所以説“嚴酷而缺少恩惠”。至於主張使君主尊貴臣子卑下，明確名分職守不得相互超越，即使是百家學説也不能更改。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名家苛刻細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反省思考明白它的旨意，專以名稱決斷事物而違反人情，所以説“使人拘泥於名而容易失去真實”。至於依據名稱探求實際，交錯比較避免失誤，這不能不明察。

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虚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

道家主張無爲，又説無所不爲，它的主張容易實行，但它的文辭不好理解。它的學術以虚無爲根本，以順應自然爲方法，没有固定的態勢，没有常存的形狀，因此能够推究萬物的情理。不在物前，不在物後，所以能成爲萬物的主宰。立法不立法，順應時勢

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決定；立制度不立制度，依據事物與它相合。所以說："聖人不衰敗，堅持順應時代的改變。虛無是道的規律，順應時勢是君主的綱領。"大臣們一齊來到，君主要讓他們各人明確職責。他的實際和他的名稱相符合的叫做端正，實際和他的名稱不相應的叫做空虛。空虛的話不去聽信，奸邪就不會產生，賢才與庸才自然分清，白與黑就顯露原形。就在於想要運用罷了，什麼事辦不成！這樣就符合大道，混混沌沌。光輝照耀天下，重又回歸於無名。大凡人生命的存在是依賴精神，寄托的是形體。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精神和形體分離就會死亡。死去的不能活過來，分離的不能重新回來，所以聖人重視這個。由此看來，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却說"我有用來治理天下的能力"，憑什麼呢？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太史公掌管天文，不治理民事。有個兒子叫司馬遷。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

司馬遷出生在龍門，在黃河以北龍門山以南耕種放牧。十歲就誦讀古文經書。二十歲時往南方游歷長江、淮河一帶，登上會稽山，探尋禹穴，窺察九疑山，在沅水、湘江上泛舟；到北方渡過汶水、泗水，到齊、魯的大都市講學，考察孔子遺留下來的風教，在鄒縣、嶧山參加鄉射大禮；在鄱縣、薛縣、彭城等地經歷困難，經過梁地、楚地回到家鄉。這時司馬遷出任郎中，奉命出使西部征討巴、蜀以南地區，向南攻略邛、筰、昆明等地，回到朝廷覆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行漢朝的封禪大典，而太史公因事滯留在洛陽，不能跟隨天子參與典禮，所以發憤得病將死。他的兒子司馬遷恰巧在這時完成使命回來，在黃河、洛水之間拜見了父親。太史公握着司馬遷的手哭着說："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在上代唐堯、虞舜時曾功名顯赫，主管天文事務。後代中途衰落，將會斷送在我的手中嗎？你假如能再擔任太史，那就可以繼承我們祖先的事業了。現在天子繼承千年的大

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業，在泰山封禪，而我不能隨行，這是命運啊！是命運啊！我死了，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記我想要完成的論著啊。再説孝道從侍奉雙親開始，中間表現在侍奉君主，最終落實在立身成名。在後世傳揚名聲，來使父母顯耀，這是孝道中最重要的。天下人稱頌周公，説他能論述歌頌文王、武王的道德，宣揚周公、召公的風尚，表達太王、王季的思想，再上推到公劉，來使后稷受到尊敬。幽王、厲王以後，王道殘缺，禮樂衰微，孔子編修舊有的典籍振興被廢棄的禮樂，論述《詩》、《書》，創作《春秋》，學者到今天都效法他。從魯哀公十四年獵獲麒麟以來四百多年，諸侯相互兼并，歷史記載散逸斷絶。現在漢朝興起，海内統一，明主賢君忠臣爲道義而死的人士，我作爲太史而没有加以論述記載，廢棄了天下的歷史文獻，我非常惶恐不安，你要記着呀！”司馬遷低頭流淚説：“小兒雖然不聰明，請讓我詳細論撰先人所編的史料佚聞，不敢缺略。”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死後三年，司馬遷擔任太史令，綴集史書以及國家在石室金匱的藏書。五年後正是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初一天明時分冬至，漢朝開始改創曆法，在明堂宣布改曆，諸神接受太初曆。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太史公司馬遷説：“先父説過：‘從周公去世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後到現在五百年了，是有人能繼承清明盛世，訂正《易傳》，接續《春秋》，闡述《詩》、《書》、《禮》、《樂》精義的時候了嗎?’意思是就在這時了！意思是就在這時了！小子怎敢辭讓呢?”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

上大夫壺遂説：“從前孔子爲什麽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太史公説：“我聽董仲舒先生説過：‘周朝王道衰敗廢頽，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忌恨他，大夫阻礙他。孔子知道自己的學説不能被采用，道義不能實行，就在《春秋》中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的事物加以褒貶，作爲天下的準則，貶抑天子，斥責諸侯，聲討大夫，想用這個達成王道而已。’孔子説：‘我與其另立空洞的説教，不如通

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過史實來説明而更加深刻透徹。’《春秋》，往上闡明了三王之道，往下辨别了人事紀綱，辨别嫌疑，明斷是非，論定猶豫不決的事，稱贊好的貶斥壞的，尊重賢才輕視庸人，保存滅亡了的國家，連接斷絶了的世系，補救衰敝振興被廢棄的事業，是王道最重大的要領。《易》論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所以長於變化；《禮》規範人倫，所以長於行事；《書》記述先王的事迹，所以長於政治；《詩》記載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長於諷喻；《樂》是創作音樂的依據，所以長於和諧；《春秋》辨别是非，所以長於處理人事。因此《禮》用來規範人的言行，《樂》用來啓發人的和睦融洽，《書》用來叙述古往的事迹，《詩》用來表達人的情意，《易》用來明辨萬物的神奇變化，《春秋》用來闡明人間的道義。平定亂世使它回歸正道，没有什麽著作能比《春秋》更切近實用。《春秋》文字數萬，其中旨意數千。萬物的離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之中，被弑殺的君主有三十六人，遭滅亡的國家有五十二個，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有自己的國家的數不勝數。考察其中的原因，都在於他們丢掉了根本。所以《易》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説：‘臣子弑君主，兒子弑父親，不是一早一晚的緣故，它的發展過程很長久。’所以擁有國家的君主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則就會前有讒諛小人而不見，後有亂臣賊子而不知。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則就會在位辦事而不知道適當的辦法，遭遇變故而不知道權宜之策。做人的君主、父親的不通曉《春秋》大義的，必定蒙受最惡的名聲。做人的臣子、兒子的不通曉《春秋》大義的，必定陷入簒位弑君的罪惡而被殺，蒙受死罪的名聲。實際上他們都自以爲是行善，做了却不知它的道義，蒙受無端譴責却不敢辯解。不明白禮義的要旨，就會弄到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被冒犯，臣子不像臣子就被誅殺，父親不像父親就没慈愛，兒子不像兒子就不孝順。這四種行爲，是天下的大過失。把天下大過失的罪名加

在他身上，就衹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這部書，是禮義的根本。禮是在没有發生之前禁絶壞事，法是在壞事已經發生之後施行。法所起的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禁絶壞事的作用難被認識。”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壺遂說：“孔子時，上没有聖明君主，下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寫《春秋》，流傳空洞的史文來裁斷禮義，當作帝王的法典。現在先生上遇聖明天子，下得當官任職，萬事已經具備，全都各得其所，先生所論著的，想要闡明什麽呢？”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太史公說：“嗯嗯，不是的，不完全這樣。我聽先父說過：‘伏羲最純樸忠厚，創作《易》《八卦》。堯、舜盛明，《尚書》有所記載，禮樂在那時創制。商湯、周武隆盛，詩人歌頌。《春秋》揚善貶惡，推崇三代的盛德，褒揚周朝王室，并不僅僅諷刺譏斥而已。’漢朝興建以來，至當代英明天子，得到祥瑞徵兆，舉行封禪大典，改訂曆法，更换服飾顔色，承受美好天命，恩澤流布無邊，海外不同風俗的國家，輾轉翻譯到邊關來叩塞門，請求前來拜見天子進獻禮物的，説都説不過來。臣子百官盡力歌頌聖德，仍然不能完全表達心意。再説賢能的人才不被任用，是擁有國家的君主的耻辱；君主聖明而他的仁德不能廣泛傳揚，是有關官員的過失。况且我曾擔任主管的官職，放棄天子聖明的盛德不予記載，埋没功臣、世家、賢能大夫們的功業不予傳述，忘却先人的遺言，罪過没有比這更大的了。我衹是人們説的綴述舊事，整理世代傳承的材料，不是人們説的創作，而您把這與《春秋》相比，錯了。”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

於是論述編寫那些史文。七年後太史公遭遇替李陵申冤的大禍，被關進監獄。於是慨然嘆息說：“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被毀傷没有用了啊！”退一步深思説：“《詩》、《書》含意隱晦文字簡短的原因，是想要表達他心中的思慮。從前西伯被拘囚在羑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在陳、蔡之間被困，創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著成了《離騷》；左丘明失明，纔撰有《國語》；孫子被處以刖刑，而論述

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了兵法；吕不韋被流放到蜀地，世代流傳《吕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説難》、《孤憤》問世；《詩》三百餘篇，大都是聖人賢士發憤而創作出來的。這些人都是心中有鬱悶積結，不能通暢地發表出來，所以纔追述往事，思考未來。”於是就叙述陶唐以來，到漢武帝獲得麒麟爲止的歷史，從黄帝開始。

維昔黄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從前黄帝，效法天地，顓頊、帝嚳、堯、舜四位聖人遵循自然，各自制定法度；唐堯讓出帝位，虞舜不樂；這些帝王的美好功績，萬世傳載。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大禹的功業，使九州同享安寧，光照唐、虞時期，功德流傳後代子孫；夏桀荒淫驕横，被流放到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説，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契建立商，相傳直到成湯；太甲在桐居住，盛德歸於阿衡；武丁得到傅説，纔被稱爲高宗；帝辛沉湎酒色，諸侯不再朝拜進獻。作《殷本紀》第三。

維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弃發明種穀，功德隆盛是西伯；武王在牧野作戰，這就安撫了天下；幽王、厲王昏庸暴亂，喪失了酆、鎬；衰落傳到赧王，洛邑斷絶了祭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黄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秦的祖先，伯翳輔佐大禹；穆公思義，悼念覆滅於崤山的軍隊；用人殉葬，詩人吟咏《黄鳥》；昭襄王奠定了秦的帝業。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即位，兼并六國，銷毁兵器鑄成銅鐘，想停息戰争，尊號稱皇帝，耀武揚威憑藉武力；秦二世承受國運，子嬰投降做俘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秦朝喪失道義，豪傑并起造反；項梁發動反秦事業，項羽接續這個事業；殺死慶子冠軍救了趙國，諸侯擁立他；誅滅子嬰背叛懷王，天下指責他。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項羽暴虐，漢王建功施德；發憤於蜀、漢，回軍平定三秦；誅滅項籍奠定帝業，天下安寧，改革制度移風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諸吕不台；崇强禄、

惠帝早年殞逝，諸吕不得民心；尊崇重用吕

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吕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吴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强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閒，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閒，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强胡，南誅勁越，征伐夷

禄、吕產，諸侯圖謀鏟除他們；殺害趙隱王、趙幽王劉友，大臣恐懼，於是導致宗族禍患。作《吕太后本紀》第九。

漢朝初建，帝位繼承人不明確，迎立代王即位，天下人心歸附；廢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施恩惠，他被稱爲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横放肆，吴王首先叛亂，朝廷發兵誅討，七國叛軍伏罪，天下安然，太平富裕。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朝建國五代，隆盛出現在建元年間，對外排斥夷狄，對内修正法度，舉行封禪大典，修訂曆法，改變服飾顔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三代很久遠了，年代不可推考，大體上從傳世譜牒和古代文獻中取材，以這些爲依據，從而略加推算，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王、厲王以後，周朝王室衰微，諸侯擅自爲政，《春秋》有没記載的；而譜牒記載大略，五霸更替盛衰，想要考察周朝諸侯世系的先後，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諸侯國内大夫的家臣執政，强大的諸侯國相稱王；到了秦，終於吞并中原各國，没收封地，自立始皇帝稱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朝暴虐，楚人發難，項氏接着動亂，漢王就仗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有三次帝位更替，事情繁雜變故很多，所以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朝興建以來，直到太初這一百年，諸侯或廢或立或被分割或被削地，譜書記載不清楚，主管官員也没連續記載，根據諸侯國的强弱來斷代。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高祖創建帝業的元勛，輔佐的得力大臣，剖分符節封賜爵位，恩澤流傳到後代子孫，忘了繼承血統遠近，有的人被殺國被滅。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帝、景帝之間，增封功臣宗屬的爵位和食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向北征討强悍的匈奴，往南誅滅强勁的越

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人，征伐蠻夷，因武功被封侯。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强，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諸侯已經强大，七國聯合叛亂，諸侯王子弟衆多，没有爵位和封邑，朝廷下令推恩行義，使王國勢力削弱，使恩德歸於朝廷。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國家有賢相良將，是民衆的師表。看到原有的漢朝建立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對賢能的人就記載他們的政績，不賢的人就披露他們的事情。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三代的禮制，增減的各有不同目的，但要領都在於切近人情，疏通王道，所以禮制根據人情而節制文飾，大體順應古今的變化。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

音樂，是用來移風易俗的。從《雅》、《頌》樂聲興起，人們就已經喜好鄭國、衛國的音樂，鄭國、衛國的音樂由來已經很久了。人的感情受到音樂的感召，遠方異俗的人就會歸附。參照《樂書》來論述自古以來的音樂。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吴、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没有兵力就不强大，没有道德就不昌盛，黄帝、商湯、周武因此而功業興盛，夏桀、商紂、秦二世因此而滅亡，能不慎重嗎？《司馬法》從產生以來就受到重視，太公、孫子、吴起、王子成甫能够繼承并加以闡發，切合近世情况，極明人事變化。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閒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

律居於陰而可以牽制陽，曆居於陽而可以牽制陰，律、曆交替相互牽制，中間不容許絲毫疏忽。五家曆法文辭互相矛盾，祇有太初元年所編曆法較爲正確。作《曆書》第四。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講星象氣數的書，多參雜着吉凶禍福徵兆的内容，不合經典；推究這些書的文辭，考察它的應驗，没什麼特殊。集合專家討論星氣運行的事，用星辰運行的軌道度數驗證編排。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承受天命成爲帝王，順應符瑞而封禪的事不輕易舉行，舉行封神大典就一切神靈没有不祭祀的。追溯祭祀名山大川諸神的典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决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大禹疏通河流，使九州同享安寧；到了建築宣防宫時，疏通河道溝渠。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争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錢幣發行，是爲了疏通農、商交易；交易的極點就出現了玩弄智巧的弊端，兼并擴張，争相投機牟利，捨本逐末。作《平準書》來觀察世事變化，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吴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吴世家》第一。

太伯避讓季歷，逃到江南蠻地；文王、武王興起，發展古公王業。闔廬殺死吴王僚，降服楚國；夫差戰勝齊國，伍子胥被用皮袋盛尸抛江；聽信伯嚭的話與越國親善，吴國被滅。贊許太伯讓國的美德，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番番黄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争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申、吕衰微，尚父起步時微賤，最終歸順西伯，文王、武王師奉他；功勛超過群公，在暗中周密謀劃；頭髮斑白，受封於營丘。不背棄柯地的盟約，齊桓公因而昌盛，多次會合諸侯，霸業顯赫。田常、闞止争寵，姜姓瓦解滅亡。贊許尚父的謀略，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争强，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有的依順有的違背，周公安撫他們；發憤實行文德教化，天下響應附和；輔佐保護成王，諸侯尊崇周天子。魯隱公、魯桓公時争鬥，這是爲什麽呢？三桓争强，魯國於是不昌盛。贊賞周公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噲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武王滅紂，天下還没有太平便逝世了。成王年紀幼小，管叔、蔡叔懷疑他，淮夷背叛他，於是召公用道德做表率，安定團結周王室，使東方得到安寧。燕王噲禪讓王位，導致國家的禍亂。贊賞《甘棠》這首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蔡叔輔佐武庚，想要安定商朝舊地；等到周公旦攝政，二叔不再享爵禄；殺管叔鮮放逐蔡叔度，周公主持盟誓；太任生了十個兒子，周朝因此宗族强大。贊許蔡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絶，舜、禹是説；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先王後代不絶，悦服舜、禹；他們功德美好清明，後代蒙受祖先功業。百代享受祭禮，到周朝封爲陳國、杞國，楚國滅掉了它們。齊國田氏興起，舜是什麽樣的人！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

收容殷的遺民，康叔受封開始有衛邑，用商朝亂政來提醒，寫《酒誥》、《梓材》來警告，到

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强，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晋國以秏。嘉文公錫珪、鬯，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産之仁，紹世稱賢。三晋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晋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

了朔出生，衛國傾危不寧；南子厭惡蒯聵，造成父子名分顛倒。周朝統治日益衰微，戰國七雄日益强盛，衛國因爲弱小，角獨在他國之後而亡。贊賞那《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可惜箕子啊！可惜箕子啊！正直的言論不被采納，却反而成爲奴僕。武庚死後，周朝分封微子。襄公在泓水受傷，君子稱贊誰？景公有謙遜美德，使得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國纔滅亡。贊許微子請教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逝世後，叔虞受封在唐邑。君子譏諷晋侯給兒子取名不當，最終被武公消滅。驪姬受寵愛，禍亂了五代；公子重耳不得志，纔成就了霸業。六卿專權，晋國因此衰亡。贊許文公得到天子賞賜圭玉、黑黍酒，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創建功業，吴回繼承延續；殷朝末年，粥子記入譜牒。周朝任用熊繹，熊渠繼承他。莊王賢明，恢復陳的國號；赦免鄭伯後，因華元説出實情而退兵。懷王客死他鄉，子蘭讒害屈原；喜歡阿諛聽信讒言，楚國被秦國吞并。贊許莊王的道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的兒子，封地靠近南海。紋身剪髮，與黿鱓相處，守在封禺山，奉祀大禹。勾踐在那兒被困，於是重用文種、范蠡。贊許勾踐身在蠻夷而能修養他的道德，消滅强大的吴國來尊奉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向東遷徙，采用太史的建議。到侵犯周土奪取莊稼，王朝臣民非議他。祭仲被脅迫訂盟，鄭國長期不昌盛。子産的仁政，歷代稱贊他聖明。三晋侵犯，鄭國被韓吞并。贊許厲公接納周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祇有驥、騄，纔能體現造父的技能。趙夙事奉獻公，趙衰繼承他的功業。輔佐文公尊奉周王室，最終成爲晋國的輔臣。襄子被困辱，於是滅了智氏。主父親身被圍，掏雀窩抓小鳥充飢被餓死。趙王遷邪僻淫亂，貶斥良將。贊許趙鞅討平周王室内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被封在魏，占卜的人知道。到了魏絳侮辱楊干，戎、翟與他議和。文侯仰慕仁義，子夏

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絶立廢，晋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晋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吴。營陵激吕，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

做他的老師。惠王驕傲自誇，齊國、秦國攻打他。懷疑信陵君後，諸侯不再幫助魏國。最終丢失了大梁，魏王假當了僕役。贊許魏武子輔佐晋文公創立霸業，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暗地施德，趙武得以復興。延續已斷絶的重立被廢置的，晋人尊崇他。昭侯名顯諸侯，是由於用了申子。懷疑韓非而不信任他，秦國攻襲韓國。贊許韓厥輔佐晋君匡正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前往齊國求援，暗中布施恩惠五代，齊國人民歌頌田氏。成子奪得齊國政權，田和成爲諸侯。齊王建意志動摇，纔被遷到共邑。贊許威王、宣王能挽救亂世而獨尊周王室，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衰微後，諸侯恣意行事。仲尼痛悼禮樂崩廢，追修經術，來宣揚王道，匡正亂世使它返歸正道，通過他的著作立説，爲天下制定禮儀法度，留下"六藝"綱紀給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夏桀、殷紂喪失他們的道義而商湯、周武興起，周朝失去道義而《春秋》創作出來。秦朝喪失它的政治，而陳涉發動事業，諸侯造反，風起雲涌，終於滅亡了秦朝皇族。天下的開端，從陳涉發難開始。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臺，是薄氏興起的基地。竇姬被遣到了代地，因此使竇氏家族顯貴。栗姬依仗尊貴，王氏纔遂心願。陳后太驕傲，終於使衛子夫尊貴。贊許衛子夫德行如此好，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高祖施用詭計，在陳逮捕韓信；越、楚民俗剽悍輕捷，就封弟弟劉交做楚王，在彭城建國都，來加强淮、泗地區，作爲漢朝宗室的屏藩。劉戊陷於邪念，劉禮又被封接續楚王。贊許劉游輔佐高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漢高祖起兵，劉賈參與其事；被黥布攻擊，失去了他的荆、吴封國。營陵侯言辭打動吕后，就被封爲琅邪王；被祝午欺騙輕信齊王，前往而不得回還，就向西入關，遇上迎立孝文帝，又獲封爲燕王。天下没有安定，劉賈、劉澤因是高祖

燕世家》第二十一。

宗族，成爲漢朝廷的屏藩輔佐。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内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天下已經平定，皇室親屬寡少；悼惠王先長大，被封鎮守東土。哀王擅自興兵，發怒征討呂氏族人，駟鈞殘暴乖張，朝廷大臣不擁戴他。厲王親屬内部淫亂，主父逼迫成禍。贊許劉肥是高祖的得力輔佐，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絶，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楚人在滎陽圍困我，相持三年；蕭何鎮撫山西，出謀不斷徵兵、供給糧食，使百姓愛戴漢王，不樂意爲楚王出力。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與韓信一起平定魏地，打敗趙軍攻占齊地，於是削弱楚人的勢力。接替蕭何做相國，不改不變，百姓得以安定。贊許曹參不誇功不逞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在營幕之中出謀劃策，在無形之中克敵制勝。子房謀劃這些事，没有機智的名聲，没有勇敢的功勞，從容易處着手解决難題，從細微處入手做成大事。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使用了六個奇計，使諸侯賓服漢朝；消滅呂氏的事，陳平是主謀，終於使皇室平安，使國家安定。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吴、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厄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諸呂互相勾結，圖謀削弱皇室，而周勃違反常義切合權變；吴、楚叛亂，周亞夫在昌邑駐兵，來扼制齊、趙的軍隊，而放棄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捍；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七國叛亂，保護京都的，衹有梁；倚仗寵信自誇功勞，幾乎遭受大禍。贊許他能抵抗吴、楚，作《梁孝工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五宗被封王後，親屬融洽和睦，諸侯大小都是王室的屏藩，各得其所，越位比擬皇上的事逐漸減少了。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三位皇子被封爲王，策告文辭值得觀賞。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争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末世人人争利，而他們却奔赴仁義；互相推讓國君權位而餓死，天下人贊揚他們。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

晏子儉樸，管夷吾則奢侈；齊桓公靠管仲而

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稱霸，齊景公靠晏子而國家大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凈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李耳主張無爲自然教化，清静自然正確；韓非揣度事物情理，遵循時勢和道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自古以來帝王就掌有《司馬法》，穰苴能闡明它。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吴起列傳》第五。

不守信、廉潔、仁慈、勇敢就不能傳授兵法講論劍術，與道相符合，内可以修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把這看作德。作《孫子吴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吴。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太子建遭遇讒言，禍殃連及伍奢，伍尚營救父親，伍員逃往吴國。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傳述文獻，弟子振興大業，都成爲師傅，崇尚仁德激勵行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强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商鞅離開衛國前往秦國，能闡明他的主張，使秦孝公强盛稱霸，後世遵循他的法令。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强。作《蘇秦列傳》第九。

天下都擔憂秦國連横貪得無厭，而蘇秦能保全諸侯，合縱來抑制秦國的貪婪强横。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説，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六國已經合縱親近，而張儀能闡明他的主張，又使諸侯解散。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秦國所以能向東推進稱雄諸侯，是靠樗里、甘茂的計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控制河山，圍攻大梁，使諸侯束手而事奉秦國，是魏冉的功勞。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向南攻下鄢郢，向北摧毁長平，繼而包圍邯鄲，武安君是主帥；攻破楚國滅亡趙國，是王翦的計謀。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絶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涉獵儒家、墨家的遺文，闡明禮義的綱領要點，制止梁惠王求利的念頭，列述往世的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捍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喜歡賓客愛好士人，士人歸往薛地，替齊國抵禦楚國、魏國。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馳説之士南鄉走楚者，黄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訽於魏齊，而信威於强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强齊之仇，雪其先君之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强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説解患於圍城，輕爵禄，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吕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内，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内，弱楚權，

用權變爭得馮亭，到楚國求救解除邯鄲的圍困，使他的國君重新立名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身份處在貧賤的人之下，賢能而屈居平庸的人之下，衹有信陵君纔能够做到。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君主，因而從强大的秦國逃脱，使游説的人士向南奔赴楚國，是黄歇的忠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受魏齊的羞辱，而在强大的秦國樹立威信，推薦賢能辭讓相位，二位先生是這樣。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領頭施展他的謀略，聯合五國軍隊，替弱小的燕國報了强大齊國的仇，洗雪了先君的耻辱。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够在强横的秦王那裏隨意陳説，而在廉頗面前彎腰忍讓，來盡忠他的國君，二人都在諸侯裏有好名聲。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齊湣王已丢失臨淄逃到莒城，衹有田單憑藉即墨打敗驅逐騎劫，於是保存了齊國江山。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用巧言詭辯解除被圍城池的患難，看輕爵位利禄，喜歡隨心所欲。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創作辭章來諷喻進諫，用同類的事物作比喻來伸張道義，《離騷》是這樣。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爲子楚結交，使諸侯國人士紛紛爭相前往事奉秦國。作《吕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沫拿出匕首，魯國收回它的土地，齊國表現出誠信；豫讓守義没有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闡明自己的計劃，順應時勢輔佐秦國，於是在海内實現意志，李斯是主謀。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國開拓疆土增加民衆，向北擊敗匈奴，憑藉黄河修建要塞，靠着山嶺加固防守，建置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鎮守趙國據守常山來拓寬河内，消弱楚國的

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絶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脱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强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顔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勢力，在天下彰明漢王的威信。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集西河、上黨的兵力，跟隨漢王到達彭城；彭越侵襲梁地來困擾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率領淮南一帶背叛楚國歸順漢王，漢王利用他得到大司馬周殷，終於在垓下打敗項羽。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把我圍困在京、索，而韓信攻取魏、趙，平定燕、齊，使漢分天下爲三份而占有其中二份，而消滅了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在鞏、洛一帶相對峙，而韓信爲漢鎮守潁川，盧綰截斷項籍的軍糧。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叛離項王，衹有齊在城陽牽制項羽，漢王得以乘機攻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取城池在野外作戰，獲得軍功回來彙報，樊噲、酈商有功，不衹爲漢王執鞭策馬，而且爲漢王解脱過危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朝初定天下，文法律理不明確，張蒼擔任主計官，統一度量衡，編訂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交盟約互通使節，籠絡諸侯；諸侯都來親附，歸順漢朝成爲藩屏輔臣。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想詳細瞭解秦、楚時的事，周緤常跟隨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遷徙豪門强族，建都關中，與匈奴議和結約；修明朝廷禮節，排列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化剛硬爲温柔，終於成爲大臣；欒公不屈服於强勢的威脅而背叛死人。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於冒犯皇上進言來實現自己的主張，不顧自身安危，爲國家樹立長遠的計劃。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遵守法律不失大體，稱述古代賢人，增長君主的聖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敦厚慈愛孝順，言辭遲鈍，辦事敏捷，致力謹慎謙恭，是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堅持節操誠懇正直，守義足以稱得上廉潔，行爲足以激勵賢能，擔任重要職位而不能用不合常理的事來讓他做。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循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論醫，是醫家的宗師，醫術精明；後世遵循，不能改變，而倉公可説是接近他的了。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厥濞王吴，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閒。作《吴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劉仲被削貶封爵，那劉濞被封爲吴王，正逢漢朝初定天下，讓他鎮撫江、淮一帶。作《吴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吴、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吴、楚叛亂，宗室親屬中衹有竇嬰賢能而喜好結交士人，士人歸向他，率軍在滎陽抗擊山東叛軍。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智謀足以應付近世的事變，寬厚足以得人心。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勇於抗擊敵人，對士兵仁愛，號令不繁雜，部衆歸向他。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强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從三代以來，匈奴經常成爲中原的禍害；要知道它强弱的時候，設法戒備進行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平定塞外，拓寬河南，攻破祁連，開通西域，壓倒匈奴。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大臣宗室以奢侈浪費互相炫耀，衹有公孫弘以節衣縮食爲百官表率。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漢朝平定中原後，而趙佗能安撫楊越來保衛南方藩屬，納貢盡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吴國反叛，東甌人斬殺劉濞，保衛封禺山，成爲漢朝的臣屬。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

燕太子丹的部衆散亂在遼東地區，朝鮮王

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滿收聚他逃亡的百姓，他們聚集在海東，來聯合真藩，保衛邊塞成爲漢朝的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筰之君請爲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唐蒙出使經略溝通夜郎，而邛、筰的君長請求做漢朝的内臣并接受朝廷派來的官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説，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子虛賦》中的事，《大人賦》的頌辭，詞藻華麗大多誇張，但其宗旨在諷喻勸諫，歸向無爲而治。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黥布反叛，高祖封兒子劉長爲淮南王，來鎮守江、淮以南，安撫剽悍的楚地百姓。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奉行法律遵循事理的官吏，不自誇功勞自稱賢能，百姓没有什麽稱譽，也没有什麽錯誤行爲。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説，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衣冠端莊在朝廷立身，而群臣没有人敢説虚浮的話，汲長孺莊重；喜好推薦人才，稱爲長者，鄭莊有節操。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從孔子去世，京城没有人重視學校教育，衹有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燦爛。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百姓背棄本業大多巧詐，奸詐不軌的人玩弄法令，善良的人不能感化，衹有一切嚴厲懲治能約束規範他們。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内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漢朝派使者溝通大夏以後，西方極遠的蠻族，都向往内地，想觀察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從危難中解救人，救濟别人的貧困，在仁的方面有表現；不失信用，不背棄諾言，在義的方面有可取之處。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説主耳目，和主顔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事奉君主能使君主耳目愉快，使君主臉色温和，而得到親近，不僅是由於美色被人喜愛，技能也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不争權奪利，上下没有什麽阻礙不通，没有人傷害他們，由於道義被任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齊、楚、秦、趙占卜的人，各有不同風俗的用法。想總體上考察他們的要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窺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三代君王不用同樣的占龜方法，四方蠻夷占卜的風俗不同，但都用來判斷吉凶。粗略考察它的要點，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平民百姓這樣的人，不危害政治，不妨礙百姓，選取時機買賣來增長財富，在智慧方面有可取之處。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絶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我們漢朝繼承五帝遺風，上接三代中斷了的大業。周朝王道衰敗，秦朝抛棄古文，燒毁《詩》、《書》，因此造成了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書典籍的散失零亂。這時漢朝興起，蕭何修訂法令，韓信申明兵法，張蒼創立規章制度，叔孫通制定禮儀，於是文學儒士漸被任用，《詩》、《書》古籍往往在各地陸續發現。自從曹參推薦蓋公講論黄帝、老子，而賈生、晁錯闡明申不害、商鞅的學問，公孫弘因儒家學説而顯貴，一百年之間，天下的遺文古事無不彙集到太史公那裏。太史公仍父子相繼掌管這個職守。説："哎呀！我的先人曾經掌管這事，在唐、虞時代揚名，到了周朝，又掌管這一職務，因此司馬氏世代掌管天文事務。到了我了，謹記在心啊！謹記在心啊！"搜集天下散失的舊聞，帝王興起的原因，追根究源探究始終，考察興盛觀察衰敗，論述考訂他們的事迹，簡略上推三代，記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現在，著十二本紀。已經科分條列了，同時異世，年代相差不明晰，作十表。禮樂增減，律曆改變，兵法權謀、山川形勢、鬼神祭祀，天人之間的關係，接續衰敗貫通改變，作八書。二十八星宿環繞北極星，三十根車輻湊聚在同一車轂，運行無窮，得力的輔佐大臣與它們相配，忠實守信推行道義，來侍奉皇上，作三十世家。扶持正義風度倜儻，不使自己失去時機，在天下立功名，作七十列傳。總計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叫做《太史公書》。序述大略，來拾遺補充六藝，成爲一家之言，協調"六經"不同的傳述，整齊百家雜説，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師，留待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太史公曰：我叙述的從黄帝以來到太初而止，共一百三十篇。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史记　第二册
作者=BEXP
页数=772
SS号=
加密地址=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安平秋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1570
【读秀号】000005764544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72-5　/　K204.1/A152
【原书定价】　315.00（全二册）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纪传体　史记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安平秋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史记　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